丑后无敌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Chapter 1
- Chapter 2
- Chapter 3
- Chapter 4
- Chapter 5
- Chapter 6
- Chapter 7
- Chapter 8
- Chapter 9
- Chapter 10
- Chapter 11
- Chapter 12

Chapter_1

带着牙套也穿越：丑后无敌

作者：沫痕

逼宫1

锦阳宫内满地的狼藉，一个粉红色为底，淡白色花纹，外罩轻纱套装的宫衣的女子，头发散乱的坐在地上。

珠钗叮叮当当的发出悲哀的声音，像是在述说着此时它主人的凄凉境遇。

那女子，一张精致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除了那双桃花眼，与站着的白衣女子有些不一样外，倒找不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

而此时，坐在地上的女子，更多了分柔弱，更让人心疼。

“送娘娘去紫淤宫。”那个站着的白色衣着的女子，趾高气昂的吩咐身边的宫人。看也不看地上那个与她有着相似面颊的粉色衣着的女子。

那绝美的脸上，印满了骄傲的笑容。

一身纯白的宫服虽然把她那绝美的容颜寸托的清纯无比，却把她那颗狠毒的心寸托的淋漓尽致。

表面纯洁无瑕，如婴儿般无害，却狠毒的如罂粟花一般，让人吸一口，就永世不得翻身。

那个纯洁的脸，此时却是如此的丑陋。

粉色宫衣的女子气急，反笑：“没想到本宫一心维护的妹妹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那笑声中带着些悲凉，更带着绝望。她二十一世纪的骄傲呢?

她没想到自己却如书中所说的农夫，而最可悲的却是，这条毒蛇却是她的妹妹。是那个为了她的一句话，而牺牲自己的一生的人。

当初，她记得小玉和她说，只因为她喜司马宜君，而她就舍弃了自己心爱的男人，与她合谋，让她嫁给了她心爱之人。而自己却冒着

生命危险嫁入皇宫。

可是没想到，她的妹妹就是如此报答她。

这也许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吧！

谁让她犯了一次错误，没有悔悟，还继续把她收留在宫中呢。

在她收留她的时候，她就应该想到今天的结果。

可是一切都晚了，一切都晚了。

要不是她撞见那个口口声声说已经深爱她的男人，正在和自己的妹妹在她的床上缠绵，打死她她都不会相信，她爱的男人会和自己曾经一而再帮助的妹妹厮混在一起的。

逼宫2

要不是她撞见那个口口声声说已经深爱她的男人，正在和自己的妹妹在她的床上缠绵，打死她她都不会相信，她爱的男人会和自己曾经一而再帮助的妹妹厮混在一起的。

“怎么，皇后娘娘还不肯移驾去紫淤宫么？难道要侍卫带路？本宫认为那样会很不好吧？”穿着白色宫装的女子围着粉色宫衣的女子打量着她。

“你为什么要如此的逼迫我？难到你不知道我深爱着剑澜？”粉色宫装的女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和她的妹妹道，声音中充满了哀求。希望她还看在她是她的姐姐的份上，有一丝恻隐之心。

她，想以她以前为她的牺牲，来唤醒她的良知。

“姐姐，本宫最后一次称你为姐姐。只要你喝了打胎药，本宫保证不逼迫你。”白色宫装的女子俯下身，一脸笑意的道。那种势在必得的样子，犹如一个骄傲的孔雀。

“你为什么非要本宫打掉孩子？”粉色宫衣的女子痛苦的眼神中，体现了她彻底死心。

其实她早就料到，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只是现在她真的说出来了，她的心还是冷不及防的像被人撕了条大大的口子。

“为什么，哈哈，你真可笑，居然问我为什么？难道你真的要我说出来么？”白色宫衣的女子笑的花枝乱颤。言语中也带着：‘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寓意。

“你这个丑女怎么和我争？你拿什么和我争？”白色宫装的女子继续道，言语中尽是诋毁之意。

“好，既然皇后的位置对你如此的重要，那我给你！”粉色宫衣的女子一擦眼泪，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手也轻轻抚摸着腹部，眼神流露出一股轻蔑的神色。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休想要我为了皇后之位，舍去我的孩子。

当粉色宫衣的女子从容的从白色宫衣的女子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白色宫衣的女子眼神中流露出了得意之色。

逼宫3

当粉色宫衣的女子从容的从白色宫衣的女子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白色宫衣的女子眼神中流露出了得意之色。

她早就料到她为了孩子会放弃皇后之位，可是她就算放弃了皇后的位置也别想保留下那个孩子！

雪，在粉衣女子离开锦阳宫的时候，悄无声息的慢慢飘落。

像是在为她的离开而哭泣，而粉衣女子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那种笑，有种说不出来的美和凄凉。

一抹明黄，如当初她进宫时候一样出现在她的眼中。微微福身施礼。

司徒剑澜手一抬，冷冷的声音响起：“皇后不必施礼，先把这碗药喝下去再说。”

随着他的话落下，一个宫人端着黑乎乎的汤药至她的面前。

她那迷人的桃花眼轻轻一眯，一抹苦笑绽放在她的脸上，什么话都没说，她只感觉心底一股如刀绞一般的疼痛延伸至心脏。

听听，多冷的话啊，多么“柔情的爱”啊？原来他们早就是联合起来，一个知道她不会为了皇后的位置而放弃孩子。一个知道她必定会

顺从的听从他的话，真是合谋的天衣无缝啊。

曾经的溺爱，成为现在的利剑，一点点割着她身上的肉。

没有言语，她一扬手，一端碗，一抹浅笑在嘴边随着药碗而消失。

他居然亲自给她送药，那么她为什么不成全他呢。那些诺言，那些甜言蜜语，此时都成了穿肠毒药，让她的五脏六腑如同被浸泡在了硫酸中。

她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腹部开始疼痛，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从此她与他一刀两断，永不原谅。

她没有停顿，他亦没有回头。

雪越下越大，一路的脚印下，殷红的血迹，一直延伸至紫淤宫。

腹部疼的厉害，眼泪模糊了视线，她再也坚持不住了，轻轻一扬嘴角，一抹苦笑绽放在那绝美的容颜上，她的世界从此黑暗了，她如秋天的落叶般，旋转着，划着优美的弧，倒落在紫淤宫的宫门前——

错嫁

腹部疼的厉害，眼泪模糊了视线，她再也坚持不住了，轻轻一扬嘴角，一抹苦笑绽放在那绝美的容颜上，她的世界从此黑暗了，她如秋天的落叶般，旋转着，划着优美的弧，倒落在紫淤宫的宫门前——

天辰年六月十六日，北皇朝的皇帝和三王爷同时纳妃，全国上下举国欢庆。

宰相府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到处都张贴着具有喜庆代表性的色彩——大红。因为宰相张启健今日要同时嫁两个女儿，一个为未来的皇妃，一个是王妃。

如不隆重，岂不落人嘴舌?

繁花似锦，暗香残留，微风轻扫，芬芳索绕，飘至西厢。西厢内，仆人丫鬟各个眉开眼笑形意非凡，像是天上真的掉了馅饼一样。

一身火红的嫁衣，一张精致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满脸含笑，身后的丫鬟也不停的帮她加上纯金打造步摇。

碧草茵茵，清香满盈，微风轻扫，清香索绕，飘至东厢。东厢内，虽也是同样的喜庆，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担忧神色，和西厢内相比，差异之大无言而能概之。

张梦莲看着凤冠霞披，眼波流动，默不作声。真的要结婚么？这是她唯一的思想。满目琳琅的珍珠宝石，放着夺目的光芒，对她却似最嘲讽的嘲笑。

张小玉（古代的丫鬟和仆人都和主人家姓）看着还未施粉的小姐，迟迟不敢开口劝说。

“也罢！”张梦莲起身指了指大红的嫁衣，“帮我穿上吧。”她之所以看似没礼貌，只因为她还不知道怎么称呼眼前的小丫头。

她是今天一早才发现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古代千金小姐。还来不及多多了解，就被突如其来的婚姻冲晕了头脑。刚才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内她一直在发呆，就是考虑自己要嫁还是不嫁。

想想，如今自己已为人女，若是不嫁，得罪了那什么王的，她那还没见过面的老爹，可就惨兮兮了。所以她大发慈悲，决定为了那素未谋面的老爹牺牲了。

不是她伟大，牺牲自我，顾全大局。之所以会为身体主人的老爹考虑，完全是因为前世的父母。

火红的盖头遮挡住了张梦莲的视线，那黄金打造的凤冠压的她抬不起头来。

错嫁

不是她伟大，牺牲自我，顾全大局。之所以会为身体主人的老爹考虑，完全是因为前世的父母。

火红的盖头遮挡住了张梦莲的视线，那黄金打造的凤冠压的她抬不起头来。

丫鬟轻轻扶着她的胳膊，随着丫鬟的脚步，张梦莲觉得自己是步步生莲。虽然自己以前走过猫步，但是和现在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芯儿——”一个声音带着哭腔的女子叫道。

张梦莲没有停住脚步，因为她还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叫什么。

并且身边的丫鬟也没让她停下的意思。那么叫的也就不是她了。

突然张梦莲身子一紧仿佛被人抱住了。“芯儿——”还是刚才那个声音，只是轻轻叫了句芯儿，没有下文。

张梦莲以为这就是自己现在主人的身体的名字，也没有多说什么。

于此同时，同样一身大红嫁衣的张梦芯轻轻从张梦莲身边走过，像是一股清风飘过，侧身进了左边的花轿。

“飘飘，女儿要出嫁快松开。”张启健轻拍夫人的肩膀，扶过哭的像个泪人儿般的柳飘飘。

张梦莲身子顿时轻松，拜别父母，本想在福身的时候偷看她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无奈天公不作美，没有半丝的风波。

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分为两批，同时从张宰相家出发了。

轿子内的张梦莲好生郁闷，为什么她穿越了就穿越了，还带着牙套呢？她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灵魂出窍了，还是整个人也穿越了。因为还来不及照镜子，她就出嫁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有时间照镜子，她有那个心思么？直接属于被冲昏了头脑，还来不及思考类型的。

但是根据还黏在牙齿上的牙套，她可以肯定的认为，她是整个人都穿越了。

可是她一想还是不对，为什么那些人没有认出她呢？她张梦莲又怎么成了那个什么芯儿了？

难道她和那个芯儿张的是一摸一样？

话说，她小说看的很多，穿越小说也没少看，特别是女主穿越后，和某某家的女儿张的一摸一样，这简直就是让人喷血的小说内容么！可是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她却有点不舒服。

错嫁

难道她和那个芯儿张的是一摸一样?

话说，她小说看的很多，穿越小说也没少看，特别是女主穿越后，和某某家的女儿张的一摸一样，这简直就是让人喷血的小说内容么！可是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她却有点不舒服。

这是什么朝代? 她又是顶替了什么人的身份?

她只记得身边的那个丫头一直说自己将成为王妃，可是她看她身边的人貌似没有一个很是高兴的，那表情，那感觉，哪里像是她要嫁?

说的难听的简直就是要去死，不然那些人怎么都是一幅伤心又难过的样子?

越想越是郁闷，张梦莲干脆在轿子上打起盹来，虽然头上的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压的她抬不起头。可是犯困的双眼，就算此时拿着小木棒也撑不起来张梦莲的双眼。

“落轿——”一声刺耳的男音让张梦莲顿时从美梦中惊醒。

张梦莲连忙手忙脚乱的扶正头上的凤冠，擦擦嘴角，她敢肯定就算再让她做一个小时，她也睡不着了，因为刚才那个声音足以让她不再打瞌睡。

“难道是太监? ”张梦莲如梦初醒般自言自语。

对，一定是太监，她记得王爷也会有太监斥候的。想到这，张梦莲浑身发麻。

那种感觉就像让她嫁给太监一样，说不出的怪!

她感觉自己的脑子里一直回荡着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像是被人捏住了嗓子，叫不出声音一般。说不出的难受，和恐怖。

尽管她心神不宁，她还是坚持到最后，特别是整个礼节是那么的繁杂和漫长，更让她昏沉沉的，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直到她被人搀扶着进了新房，才理出些头绪来。但是一转悠，她又昏沉沉的，什么都忘记了。

“吱呀——”一声的关门声，整个屋子里只剩下张梦莲。现在她终于可以好好理理自己的思绪了。

如果古代也能用分秒来计算，张梦莲的线头则在半小时以后才理出来。

错嫁

“吱呀——”一声的关门声，整个屋子里只剩下张梦莲。现在她终于可以好好理理自己的思绪了。

如果古代也能用分秒来计算，张梦莲的线头则在半小时以后才理出来。

暗影流动，烛光闪烁，跳跃的火焰像张梦莲的绝美的容颜。嘴角轻扯，一抹举世无双的笑容绽放在那比花还娇的容颜上。

一切都让从她变成芯儿开始遗忘吧，那个二十一世纪的张梦莲只能过古代芯儿的生活了。如果她想不开，她能改变事实么?

嫁个王爷也不错，并且还是个王妃，以后只要自己能拴得住那个什么王的心，不是和二十一世纪一样么?

如此想，她的心也渐渐放开了。

“吱呀——”

门带着一阵风开了，张梦莲的心有种被人揪住的感觉，那神经的紧张，让她有点喘不过气来。

“芯儿——”一声非常磁性的声音随着主人的身体移动，也慢慢从远到近。

张梦莲有些紧张，这可是王爷，看样子，这个芯儿和这个王爷真是情投意合啊? 那她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表现她与他重逢的雀跃呢?

不能露出破绽，为了以后的生活绝对不能!

看着一步步慢慢靠近的人，张梦莲更加紧张。

“我们先来喝交杯酒。”温柔磁性的声音像是施了魔咒一般，让张梦莲的心也为之荡漾。

俗话说声如其人，那么这位王爷定也是个美男子了！

随着司徒剑澜的慢慢靠近，张梦莲觉得身体也慢慢的变热，这是紧张的感觉，她知道。

隔着盖头，张梦莲看到了一双白皙的双手，伸到了她的面前。轻轻抬起柔荑，接过酒杯正要往嘴边送，只听那像是施了魔咒一般的声音再次响起：“诶，我们应该喝交杯啊！”声音无一不透露出体贴温柔之意。

让张梦莲更加的高兴，看来自己还是押对宝了。虽然一穿越过来就嫁人，但是老天总归对她不薄，给了她如此之好的丈夫。

喝完酒，司徒剑澜轻轻掀起了张梦莲的盖头。

张梦莲轻轻扬起头，一抹娇美的笑容绽放在脸上。

错嫁

喝完酒，司徒剑澜轻轻掀起了张梦莲的盖头。

张梦莲轻轻扬起头，一抹娇美的笑容绽放在脸上。

她微微有点发愣，这个男子怎会如此夺目？她感觉自己的全部心神都被他的帅气所震撼。

那乌黑的头发，那恰到好处的鼻子，那比星辰还亮的漆黑眸子，那精雕细琢般的精致五官，她是在做梦么？

可是他为什么穿的是明黄色的？王爷难道可以穿着皇帝代表的颜色么？

司徒剑澜见眼前的张梦芯根本就不是他朝思暮想的，而是她的姐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一把抓住张梦芯的衣服，猛的一提，眼睛瞪视着张梦莲。

“怎么会是你？你怎么来了？芯儿呢？”眼前帅气的男子，眼镜顿时从清澈变的血红。像随时都要把张梦莲吃了一样。

张梦莲被突如其来的态度吓的有点迟钝，她缩了缩了脖子，困难的咽了口口水道：“你是皇上？”

虽然能从他的衣着看得出他就是皇帝，但是张梦莲还是多此一举的问了一句。

听了这话，司徒剑澜眉毛一拧，手猛的松开，张梦莲跌落在了地上。

“呲——”张梦莲龇牙咧嘴的轻轻一瞥眉，满脸的不高兴。

“什么叫怎么是我，难到我不是芯儿么？”张梦莲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心虚。难道是他看出了她不是真的芯儿么？

或者说她张的不像那个芯儿？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她和那个芯儿张的不像，那原来芯儿身边的丫鬟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既然能认出，那么为什么不追问那个芯儿的下落？

张梦莲有些不明白，原本理清楚的思路此时又成了一堆乱麻。

“哼，你以为你张梦莲张的和芯儿差不多，我就会把你们弄混了？快说，芯儿哪去了，不然休怪我不客气！”司徒剑澜满脸的暴溴之色，一点也不像是善类。

张梦莲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但是听到他说出张梦莲三个字的时候，她居然不顾屁股的疼痛，兴高采烈的站了起来。

暴君

张梦莲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但是听到他说出张梦莲三个字的时候，她居然不顾屁股的疼痛，兴高采烈的站了起来。

高兴的道：“你怎么知道我叫张梦莲，难到你也是穿越的？哈哈，原来是老乡啊，诶，你怎么混的，混的这么好——”

“休得胡言，你以为你装疯卖傻我就会相信么？原本以为你是温文尔雅娴熟而不可多得女子，此时看来全是假的。你这个口蜜腹剑的女子，难道不怕我抄你满门？”司徒剑澜愤怒的打住了张梦莲要说的话，不给她半点说话的机会。

什么叫她口蜜腹剑，她有那么坏么？

不了解她就乱下定论，真是昏君。

但是她还是压住心底的怒气“我，我是张梦莲，我不知道芯儿去哪了，你能好好听我解释么？”张梦莲一改前世的作风与性格，有点哀求司徒剑澜的意思。

她发觉，她穿越到古代，居然变化这么大。要是以前，她定和那人吵得满天飞，不让对方道歉誓不罢休。

可是一听到满门抄斩，她怕了，她怎么能连累芯儿的一家呢！

都是自己不好，干什么不在没有出嫁前表明身份呢？更何况她现在还带着牙套，尽管她张的再像那个芯儿，她也能说清楚自己真的不是芯儿啊，更不会嫁给这个昏君。

现在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突然张梦莲脑海闪过丫鬟和她说的，“芯儿小姐要嫁给王爷的。”

那个芯儿不是要嫁给王爷么？怎么会到了皇帝这里，难道是皇帝抢了亲？

原本以为自己占了芯儿的身体，而芯儿就是自己。

可是现在看来不尽然，但是那个女人为什么也叫自己芯儿？

看来她是理不清楚这其中的关系了，只能找那个陪嫁过来的丫鬟了。

迟钝的张梦莲可能是被吓傻了吧，居然直接问道：“我，我不记得芯儿是要嫁给王爷么？怎么会是你呢？”

暴君

迟钝的张梦莲可能是被吓傻了吧，居然直接问道：“我，我不记得芯儿是要嫁给王爷么？怎么会是你呢？”

“你，你个贱人！”“啪——”

随着司徒剑澜的声音，落下的是一个耳光，张梦莲华丽的挨一巴掌。

顿时眼冒金星，痛的她破口大骂：“妈的，天下没有王法了，让你随便打啊！”说着张梦莲一扬手，然后“啪！”的一声，同样的声音再次

在房间里响起。

可能是司徒剑澜没有想到张梦莲会张口大骂他，更没想到是张梦莲不仅骂他，还敢打他。总之他实实在在的挨了张梦莲的一巴掌。

司徒剑澜满脸通红，张梦莲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才打了他一半的脸，反而他整个脸都红了？

“你，你竟敢打朕。”司徒剑澜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手一伸，轻而易举的掐住了张梦莲的脖子。

可能是他司徒剑澜长这么大没被人打过吧，今天居然被一个女人打了，作为皇帝，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他现在的心情非常的糟糕，他不仅气自己被耍了，还气眼前的女人如此的胆大妄为，以下犯上！

“混蛋，你快放了我。”张梦莲手舞足蹈的拍打着司徒剑澜的手臂，使出浑身的力气叫嚣着。

“哼！你胆敢辱骂皇帝，还打朕，就算死个千回万回也挽回不了你的罪过！”司徒剑澜见张梦莲还有力气辱骂他，手上的力气更加的用力。

他恨不得一下捏死眼前的女人。

张梦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满脸胀红，嘴巴张的很大，舌头也往外伸，可是不管怎么样，她都逃脱不了。而那个神经病般的皇帝，此时根本没有放了她的意思。

“太后驾到——”

当张梦莲被司徒剑澜捏的实在无法坚持的时候，一声张梦莲永生难忘的声音响起。

这是她听过最特别的声音，但是此时确是最好听的声音，虽然她在白天的时候曾经被此声音吓的没了瞌睡，可是此时却让她顿时两眼放光，因为她看到了希望。

太后救命

这是她听过最特别的声音，但是此时确是最好听的声音，虽然她在白天的时候曾经被此声音吓的没了瞌睡，可是此时却让她顿时两眼放光，因为她看到了希望。

“皇儿，还不快放手！”威严带着慈爱般的声音响起，张梦莲也连同这个声音跌落在地。

“儿臣参见母后。”司徒剑澜向庄仪皇后施礼后，转眼冷冷的看着还在地上喘个不停的张梦莲。

“澜儿，真是胡闹，还不快把她扶起来。”庄仪太后脸上的表情十分的严肃。但是在看到张梦莲的那一刻，眼神柔和了许多。太后在心底感慨。

“母后，你可知她是谁？”司徒剑澜见庄仪太后不惊讶反而帮她，心下更是不爽。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他不是梦莲么！要不是我碰到了小玉，我还不知道你要闹出多少事端呢！”庄仪太后说着，亲自去扶起张梦莲。

而张小玉也连忙去扶自家的小姐。

还好她碰到了庄仪太后，不然自己家的小姐今天定被皇上掐死。真是的，小姐干嘛答应二小姐和她对换呢！她就知道一定会出事，没想到小姐差点丢了小命！

张梦莲感激的冲庄仪太后和张小玉友好的微笑，这一笑不要紧，她的那米字形的牙套顿时全部曝光。

“呀，小姐你的嘴巴里是什么？”张小玉首先发话。说完她赶紧低下了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要知道这可是皇宫，何时轮到她说话的分上了！

“牙，牙套啊！”话一说完张梦莲赶紧闭了嘴巴，丫的，她怎么能把这事说出来？

真是不长记性，刚才差点没了命，现在就忘记了？

牙套他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到时候定又会问她，一问，她该如何解释？

现在她头脑一团乱，首先就不说自己为什么从张梦莲变成了芯儿，然后又从芯儿变成了张梦莲。

其次是，芯儿本是嫁给王爷的，为什么成了皇帝?

对身份的迷惑

现在她头脑一团乱，首先就不说自己为什么从张梦莲变成了芯儿，然后又从芯儿变成了张梦莲。

其次是，芯儿本是嫁给王爷的，为什么成了皇帝?

而自己又不是芯儿，定是嫁给皇帝的，但是好像从皇帝那里，又好像是芯儿嫁给他。

光是一个问题就够她受的了，他们为什么也知道她叫张梦莲？难道他们都认识她?

不对，他们不可能认识她。她可是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类！

难道是她和那个张小玉家的小姐重名？然后又好巧不巧的和她张的一样，只是多了副牙套?

这世间也太巧了吧?

头开始很不厚道的疼了起来，然后张梦莲也觉得自己开始看不清楚了，再然后，她华丽的再次倒下——

当醒来时，她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华丽的房间中，相对于之前的房间更多的是一种女人味。

揉揉头，她觉得自己有点难受。

“皇后娘娘醒了，皇后娘娘醒了。”一个小宫女跑着出去叫道，像是什么大喜的事情一样。

张梦莲觉得奇怪，那个宫女是在说她么？那为什么又称自己为皇后?

难道这是自己在做梦？张梦莲使劲摇摇头，哎，她这是怎么了?

她明明记得自己前一刻还在担心自己不会被那个昏君杀死，怎么后一刻就被人叫成了娘娘?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把她越弄越糊涂?

不行，她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可不想自己一辈子活在别人圈出的世界里，更不想自己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

“小玉，小玉。”张梦莲起身下床叫道。

应声而来了六七个宫女，都看着张梦莲，然后一个比较机灵的宫女说道：“娘娘，小玉姐姐在皇太后那，还没回来呢！”

张梦莲被他们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到，她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为她使唤过，现在还真让她有点习惯不了。

“那，那好吧，等小玉回来了，你通知我下。”张梦莲指着刚才反映比较快的小宫女道：“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糊里糊涂成皇后

“那，那好吧，等小玉回来了，你通知我下。”张梦莲指着刚才反映比较快的小宫女道：“还有，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乐清。”乐清微微福身，以表礼貌。

“好了，乐清，你先带他们下去，没我的吩咐你们别进来，要是小玉回来了，你让她直接找我。”张梦莲亲切的道，看着她们，她估计她们还没她大呢，可怜的孩子啊。这要是在二十一世纪，她们说不定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跑到皇宫里干着弄不弄就会掉脑袋的差事呢！

顿时张梦莲的同情心泛滥，以后她可是要多要一些宫女来。

目的不是为了伺候自己，而是保护她们，她简单的想。

不过多时，小玉就回来了。张梦莲当然要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她一见张小玉，就兴奋的把她拉到桌边坐下。

“小姐，我不能坐。”张小玉受宠若惊，赶紧站了起来。小姐虽说以前对人很好，但是总归没有这样好过啊。

“没事，这里又没有人。”张梦莲连忙又把她拉坐下。

张小玉见张梦莲一张一合的嘴巴里那个奇怪的东西，又好奇的盯着她的嘴巴问道：“小姐，你嘴巴含的是什么啊？昨晚你说是牙套，可是什么是牙套啊？”

张梦莲一听，心顿时一惊。但是随即装出一幅难受的样子道：“小玉啊，我平时待你如何？”张梦莲声音哀愁，有点淡淡的伤感。

“小姐待奴婢如亲姐妹一般。”张小玉慌忙站起来，看上去有种不安。

“小玉，你不必慌张，有些事我要和你说清楚。”张梦莲见张小玉那般慌张，轻轻拉住她的手道。

“我今天问你的事，只要你为我保密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见张小玉点点头，张梦莲继续道：“你知道么，小玉。我出嫁那天，一醒来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我叫张梦莲，然后我要嫁给谁，我也不清楚，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我叫张梦莲，你清楚么？”

假装失忆

见张小玉点点头，张梦莲继续道：“你知道么，小玉。我出嫁那天，一醒来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我叫张梦莲，然后我要嫁给谁，我也不清楚，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我叫张梦莲，你清楚么？”

张梦莲一边陈述，一边问道。

张小玉“恩“了一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满脸的迷茫之色。

“好吧，我这么和你说，你仔细听好了。”张梦莲无奈的叹口气道。

“我呢，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然而我还记得我自己叫什么，我甚至连你都忘记了。你明白么？”说完张梦莲看着张小玉，满脸的紧张之色，生怕张小玉又没听懂她的意思。

“恩。”张小玉点了点头道：“小姐的意思是你失忆了。”张小玉点点头，一语惊醒梦中人。

“失忆？”张梦莲装作不懂，但是心里乐开了花。哈哈，她终于让这句话从张小玉口中说出来了。

要是她自己说，那不是很假？而张小玉说出来就不一样了。

“对的，小姐一定是伤心的失忆了。”张小玉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好像是她失忆了一样。

张梦莲有些不忍心，但是为了《明天会更好》，她决定一定要《谎言》到底。

“那我为什么会失忆你知道么？还有，你给我讲讲我之前的事情怎么样？”张梦莲趁热打铁。

“小姐，你真的什么都忘记了么？”张小玉，吸着鼻子道。

张梦莲点点头，期待着看着她。

“其实，小姐不应该嫁给皇上的，应该是宜王爷的。可是二小姐意中宜王爷已经很久了，所以小姐在二小姐那住一夜后就答应了二小姐，和她换亲。

具体的二小姐和您说些什么，奴婢也不知道，只知道小姐你回来后哭了整整一夜，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您才睡下。

不过也许是老天可怜小姐，才会让您失忆的，让您忘记宜王爷。”张小玉一边哭一边述说着她所知道的内情。

前任张梦莲的历史

不过也许是老天可怜小姐，才会让您失忆的，让您忘记宜王爷。”张小玉一边哭一边述说着她所知道的内情。

张梦莲一下子来了兴致，什么叫忘记宜王？什么又叫做老天可怜她？难道她和那个王爷之间有段不可切断的情缘？

那么她又有什么理由答应自己的妹妹，而嫁给皇帝呢？

这更加的让她迷茫了。

“小玉，你能慢慢的和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么？我全都忘记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张梦莲紧紧的拉住了张小玉的手，激动的道。

她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个感人而又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她一定要挖掘出来。

张小玉见张梦莲如此关心自己的前尘往事，点点头哽咽的恩了一声，然后开始了她长达一天的叙述。

原来张梦莲有个妹妹，叫张梦芯，是她的姨娘柳飘飘的女儿。也就是那天为什么有人称她叫芯儿的原因。

而张梦芯爱慕司徒宜君很久，一直和她这个姐姐说，而巧合的是，司徒宜君却喜欢上了张梦莲。

而张梦莲虽然碍着妹妹的原因不敢说出来，可是她明白自己的心。

她和司徒宜君两人是情投意合。

当司徒宜君向张梦莲提亲时，张梦芯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她不仅没有责怪姐姐，而且还和和张梦莲感情更好。

虽然柳飘飘一直对张梦莲不好，可是张梦芯却没有因为母亲的原因与她感情淡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张梦芯被皇帝看中，居然赐婚，要封她为皇后。

这下张梦芯可不干了，原本她和张梦莲商量好了，等她嫁过去，要司徒宜君纳她为侧妃的。这下可好，不仅连与心仪之人心没抓到，还被招进了宫。

接到圣旨后，张梦芯找到了张梦莲，不知道和她说了些什么，张梦莲从出了西厢就没有笑过。

大家都以为张梦莲不喜欢宜王，可是没想到是，她居然答应了妹妹嫁与皇帝，为了张梦芯，他们居然欺君，以下犯上。

前任张梦莲的历史

接到圣旨后，张梦芯找到了张梦莲，不知道和她说了些什么，张梦莲从出了西厢就没有笑过。

大家都以为张梦莲不喜欢宜王，可是没想到是，她居然答应了妹妹嫁与皇帝，为了张梦芯，他们居然欺君，以下犯上。

而至于，张梦莲的生母更是与张梦芯的生母却是亲生姐妹。同样的事情是他们姐妹都嫁给了张启健，而张梦莲的生母柳飘瑶则因为与柳飘飘发生不快的事而自尽。

所以也就是柳飘飘为什么不喜欢张梦莲的原因。

柳飘瑶没死前，张启健的全心都在她身上，从来不问柳飘飘的事，所以也就产生了柳飘飘痛恨他们母女俩。

时间能改变一切，柳飘飘经过六年的不离不弃，终于获得了张启健的心。

不过从此张梦莲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是张启健独宠的女儿了。因为她的亲姨娘也有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俗话说爱屋及乌，她张梦莲是没有了母亲的孩子，当然也少了父亲的爱。

柳飘飘处处针对她，把她对姐姐的恨全部加与她的身上。不过好在，张梦芯却一直对张梦莲不错。

所以这也许就是先前那个张梦莲为什么会答应和妹妹对换的原因吧。

不过巧合的是，张梦莲不仅名字和先前的张家小姐一样，就连长相，也没有人能分辨的出来。

只是多了牙套。其他并无异样。

哎，老天为什么如此捉弄她呢?

让她一穿越就嫁人，并且还是和人“预谋”了换亲的事，这下，先前的那个张梦莲倒好，什么事也没有，而她呢，就要承担一切的责任！

甚至有可能被打入冷宫，永世没有出头之日。想到昨晚那个比野兽还凶狠的皇帝，张梦莲缩了缩脖子。

千万不要再让她见到那个皇帝，不然她的脖子可是一不小心，就与身体分了家。

张小玉还告诉她，皇帝叫司徒剑澜，是北皇朝的第十三任皇帝。文韬武略，才气非凡，不知道多少女子想嫁入皇宫。

前任张梦莲的历史

张小玉还告诉她，皇帝叫司徒剑澜，是北皇朝的第十三任皇帝。文韬武略，才气非凡，不知道多少女子想嫁入皇宫。

可是皇帝偏偏只点了张梦芯。不知道张梦芯哪根筋抽了，偏偏咬住司徒宜君不放，一心只做宜王的王妃。

这让张梦莲更加的好奇，为什么张梦芯放弃了眼前的帅哥和荣华富贵，和那任人垂涎的皇后的位置，选择了不无法相比的王爷。

难道那个司徒宜君真的那么好么?

可是以后她的日子可苦了，要时刻提心吊胆。

不过好在，张小玉又告诉她，她们上个月去寺庙上香，无意中救过皇帝的母亲——庄仪皇后。

所以昨天才会出现皇后救命的场景。

不过还是她张梦莲命不该绝，张小玉无意中撞翻了庄仪皇后的晚膳，本以为自己一命呜呼了，没想到却让庄仪皇后发现她就是上个月无意救她的小丫头。

高兴之余，不仅没有怪罪她，还救了自己家的小姐。

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看来先前的那个张梦莲也积累不少的德。

这皇宫的路以后虽然步步艰难，但是有个庄仪皇后这个保护伞，她想她和张小玉的命是保住了。

“皇上驾到——”

随着声音，一抹明黄出现在张梦莲的视线。

完了。这是张梦莲的第一反应。

在她还没有来的急思考要怎么面对那个恶霸时，司徒剑澜笑呵呵的走到她身边，温柔的道：“既然你是芯儿的姐姐，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

司徒剑澜的话听在张梦莲的耳朵里就是：既然你是张梦芯的姐姐，那也就是我的姐姐，我绝对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了。

再往下深究，就是：你以后也就是我的姐姐了。

张梦莲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她本以为自己会被眼前的男人再次送到阎罗殿门前。

没想到，他却把自己送到了天堂的门前。真是世事无法预料啊。

嘴巴里的东西叫牙套

张梦莲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她本以为自己会被眼前的男人再次送到阎罗殿门前。

没想到，他却把自己送到了天堂的门前。真是世事无法预料啊。

“谢谢。”张梦莲一张嘴，就看到司徒剑澜惊讶之色。

她赶紧捂住嘴巴，小心的看着司徒剑澜，生怕他又抓住她的脖子问道：你是谁？张梦莲呢？

擦！

那是多么可笑的问题啊！

“爱妃的嘴巴？”司徒剑澜侧眼看着张梦莲。说出了一句让张梦莲能吐血的话。

张梦莲在心里想到过司徒剑澜用千种方法逼供她，张梦莲怎么变成了她。而唯一没想到是，她不仅没有追问，还是称爱妃。

真是让人吐血！

“我说的话你信不信？”张梦莲试探性的问道。

司徒剑澜听到张梦莲不仅没有自称臣妾，还你我的自称，和叫他。

想他九五之尊，她怎么如此的不懂礼貌？

张梦莲见司徒剑澜微微不悦的皱起了眉头，艰难的咽了口口水，心道：千万别又反复无常啊，那么她的脖子可是不保。早知道就不问他，直接编织一堆《谎言》好了。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但说无妨。”司徒剑澜压住要发火的冲动，调整一下自己的态度说道。

“真的？”张梦莲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补了一句。

“说罢。”司徒剑澜有点不耐烦。

“我是在嫁你之前的前一天的晚上，突然之间有了这个东西的。”张梦莲边说边观察司徒剑澜的脸色。末了又补充了一句：“明白么？”

司徒剑澜突然之间哈哈大笑道：“张梦莲啊，张梦莲，外界一直传言你知书达理，娴熟有才，没想到谎话也编得一流啊。”

“我没有说谎话，是真的，那天醒来，我就有了。”张梦莲理直气壮的反驳。

“哈哈，哈哈”张梦莲的话一说完，就听的到司徒剑澜哈哈大笑的声音。

这时，张梦莲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什么叫有了啊。真是笨到家了。

“好了，朕不追问你这些事情了，你只要记住，以后笑不露齿就行了。”司徒剑澜止住笑，然后严肃的道。

女人要笑不露齿，行不露足

“好了，朕不追问你这些事情了，你只要记住，以后笑不露齿就行了。”司徒剑澜止住笑，然后严肃的道。

她的长相真是让人倒胃口，怎么同样是一个爹生出来的，怎么就差那么远呢？

“why？”张梦莲再次不知死活的问了一句。

“外？什么意思？”司徒剑澜，见张梦莲又说出奇怪的话，反问道。

“为什么？”张梦莲连忙捂住嘴，生怕司徒剑澜又要拿她的牙套做文章。

“在我这里没有为什么。不过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我还是准备告诉你，因为女人要笑不露齿，行不露足。”说完话，司徒剑澜起身转身就走。

留下还在诧异的张梦莲。

“靠，笑不露齿，行不露足？那我以后怎么活啊！”张梦莲悲哀的在心底叹道。

好在那个喜怒无常的司徒剑澜，已经出了她的房间。

仙群殿内。

一个满身大红色的女子依着床榻，慵懒的神色一扫，漫不经心的道：“张梦莲，算你走运。”

这个皇帝也真是的，不仅不追究她和她妹妹欺君，还把皇后的位置给了她。

她可是缠了皇上很久，都没能把皇后的位置抢来，没想到，居然输给了一个假张梦芯手里。

这个皇帝也真是的，明明知道她不是真的张梦芯，还把皇后的位置给她，是不是真的疯了！

林仙儿不甘心。

“走，起驾锦阳宫。”她站起身来，趾高气昂的道。

她倒要看看那个什么张梦芯的姐姐到底是怎么货色，居然能让皇帝蒙羞后，还给她皇后的位置。

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锦阳宫内，刚送走一个瘟神，就听到贤妃驾到。张梦莲顿时来了精神，哟呵，看来她这个锦阳宫还真是招人喜欢呢！

这个贤妃是何许人，她是不知道，但是不用她知道，她也能猜得出，来者不善！

“哟，这就是皇后姐姐啊，真是漂亮啊。”林仙儿一进宫就冲张梦莲大呼小叫，半点没有她是皇后而自己是妃嫔的感觉。

妃子的示威

“哟，这就是皇后姐姐啊，真是漂亮啊。”林仙儿一进宫就冲张梦莲大呼小叫，半点没有她是皇后而自己是妃嫔的感觉。

就像真的是她的姐姐一般，既让张梦莲无法怪罪，又把她轻蔑了一回。

张梦莲心底暗笑，果然是个厉害的角色。

“哟，是贤妃啊，你我之前有认识么？”张梦莲毫不客气的反问，不给她留半点颜面。

张梦莲见林仙儿听了话后，脸色渐渐难看，话锋一转：“哦，不过之前不认，从这以后我可就认识了。”

“姐姐说的是。”林仙儿咬着牙，假装微笑道。心底恨得直想冲上前把张梦莲的嘴巴撕烂，一解心头之气，今日之辱。

“来，坐。”张梦莲微笑道。“小玉上茶。”

“谢谢皇后姐姐了。”林仙儿面无波痕的道，眼睛也上下打量着张梦莲。

“姐姐生可真好看啊？妹妹我都被姐姐的风韵所折服，赶明姐姐教教我怎么套牢皇上的心，如何？”林仙儿满口的讽刺，但是话中却是恭维。

张梦莲暗自咬牙，看来真是一如侯门深似海啊，这还没和皇帝怎么样，就有人上门来挑衅。

这个贤妃可真是厉害，言辞之中尽是些糖衣炮弹，满口的恭维，实则为讽刺。

看看那个司马剑澜都娶了些什么样的女人，而自己，一来，就被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不知道那个司马剑澜是真心的给她这个皇后的位置，还是存心的整她，耍她。

眼神与眼神的碰撞，和言语与言语的的言辞，张梦莲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心眼小，嫉妒心又重，报复心又强的女人。

她更知道，此后自己的生活将“多彩斑斓”，不再“寂寞”。

贤妃在锦阳宫小待了些时间，就告别了张梦莲，那种得意的样子，另张梦莲顿感宫廷身活的无聊，与反感。

怪不得，古代宫廷是女人葬身的最多的地方。从刚才那个情形看，眼神能杀人，她早被那个贤妃万箭穿心了。

暴君的宠幸

怪不得，古代宫廷是女人葬身的最多的地方。从刚才那个情形看，眼神能杀人，她早被那个贤妃万箭穿心了。

和两个超级变态的夫妇暗斗之后，张梦莲觉得自己很累很累。

鞋子也不脱，直接躺在了床上。

尽管晚膳的时间到了，张小玉如何叫她，她都不起身。

迷糊糊，迷糊糊。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直到感觉到有人在她脸上亲吻，她才从梦中醒来。

“啊——”张梦莲猛的大叫，一把推开在自己身上的司徒剑澜。

连忙往床里面缩，满眼的惊讶：“你，你怎么来了我的床上？”

那种指控十分滑稽。

“你——”司徒剑澜满眼的怒意，手指着张梦莲道。

她居然敢推开他？这个女人怎么如此不知好歹？ 。

不知道有多少妃嫔想要他的宠幸，而她却如厌恶一般把他推开，还理所当然那的指控他为什么会在她的床上。

“难道我连宠幸我的妃嫔都不行么？”司徒剑澜收住心底的怒意，装作漫不经心的道。

他要她为她的行为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从一开始，他决定不杀她时，他就决定了，要她此生生死不如，受万人敌对，然后后半身在孤苦与遗忘中，伴着孤独而过。

这就是她代嫁而该承受的代价，敢戏弄他？那他就叫那个人永远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宜王府内，表面比起皇宫内就差远了，不是环境与景物，而是那对新婚的小夫妻。

张梦芯万万没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嫁进来，却受尽司徒宜君的白眼。

那个平时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司徒宜君，在揭开她的盖头时，那种迷惑与绝望的神态。让她此身难忘，难道她就那么比不上她的姐姐么?

就算她装作不知所措的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嫁到宜王府，而不是皇宫，会不会是抬轿的人弄错了的时候。司徒宜君依然是满脸的鄙视。

他愤怒的离开了新房。

姐妹婚后的区别1

就算她装作不知所措的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嫁到宜王府，而不是皇宫，会不会是抬轿的人弄错了的时候。司徒宜君依然是满脸的鄙视。

他愤怒的离开了新房。

张梦芯一人，以泪过了她的新婚之夜。

她恨，恨，老天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明明是她先喜欢上的人，怎么能一心系在了自己的姐姐身上。

她更恨，为什么她们调换了后，张梦莲不仅没有和自己一样，第二天就被封为了皇后?

而那个雷行风速的皇帝，怎么能口口声声说要娶她，而转眼就封了自己的姐姐为皇后。

如今，她不仅要面对司徒宜君的冷漠，还要她承担丢失了爱的沉痛!

难到是她错了么？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小时候她才几岁，不被父亲重视，是不公平的，现在她们同时都嫁人了，还是不公平。

难道她怎么都比不过她么？她不认命，她不认命。她要翻覆一切的一切。

暮色已尽，张梦芯看着那淡蓝色的天空，轻轻的描着柳叶般的细眉。

她要好好打扮，然后尽展自己的风韵。

可是流沙慢慢滑落，时间慢慢的流逝，天色慢慢黑了，却不见司徒宜君的影子。

桌子上备的酒菜已经开始泛凉了，也许是无聊的等待，她也开始犯困了。

“王爷，这边，这边。”

“不，我要去书房。舒强难道你忘记了我的话。”司徒宜君说完，头也不回的往反方向踉跄的走去。

张梦芯一个机灵站了起来，心头一喜，慌忙往外跑，可是她却被后者冷冷的声音打入海底。

难道她真的那么不堪么？令他如此的不屑！

心再次如别刀子狠狠的剜了一刀一般，疼的令她无法呼吸。

“啊——”张梦芯一声长怒，使劲一挥，桌子上的酒菜被她一扫而落。

这样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她要怎么做，他才能忘记姐姐，来接受她？

姐妹婚后的区别2

“啊——”张梦芯一声长怒，使劲一挥，桌子上的酒菜被她一扫而落。

这样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她要怎么做，他才能忘记姐姐，来接受她？

“郝宜君，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看我一眼！”张梦芯嚎啕大哭，可是除了陪嫁过来的丫鬟在她身边不敢说话外，再也没有任何人陪她。

“小姐，小姐。”张小平胆怯的叫着张梦芯，她不敢上前去搀扶她。要知道，她的小姐发起火来可不是她能应付的了的。

“叫我王妃，叫我宜王妃！”张梦芯大声叫道，狠狠的发泄着她心里的痛。

“可是，可是——”张小平迟疑着。明明宜王没有封自己家的小姐王妃，她怎么敢叫呢?

她家小姐这不是把她往死里推么！

“可是什么，难道你是要提醒我，我现在还不是王妃? ”张梦芯一把拉住张小平的衣服，大声咆哮道。

“不是，不是的小姐。”张小平连忙下跪，现在的小姐，和往日那个完全两样。

她知道，她家小姐嫁进来受尽了委屈，可是她又帮不上忙。

要怪只能怪她自己好好的皇后不做，偏偏要跑来做什么王妃，这下好了，人家宜王只喜欢大小姐，对她根本就不理不问。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是我自作孽，我不该奢求他的爱，我更不该换亲，以上犯下。”张梦芯松开了张小平的衣服，哭倒在地上。

她的眼泪就像关不住的闸门，一倾而下，又像天宫里的弱水，一开天门，永无收住一般。

“小姐，小姐别哭了，小姐。”张小平搂住自家的小姐，也哭的跟个泪人似的。

“小姐，如果你想换回王爷的心，一定要好好保重啊，不然以后拿什么来换回他的心呢！”张小平边抽咽边道。

张梦芯一听张小平这么说，心里一个机灵，想想一个丫鬟都明白的道理，她怎么忘记了?

“好，小平，你去厨房弄些饭菜，我要振作。”张梦芯擦干眼泪道。

她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和行动来感动司徒宜君。

暴君也能做谦谦君子

“好，小平，你去厨房弄些饭菜，我要振作。”张梦芯擦干眼泪道。

她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和行动来感动司徒宜君。

司马剑澜离开锦阳宫后，张梦莲的担忧总算是放了下来。好在那个司马剑澜还算君子，并未强求，只是威胁她说：想在后宫立足，必须要学会讨好他。

司马剑澜之所以没有强占张梦莲并不是因为他是君子，而是他看到张梦莲口中那个牙套后而退缩的。

他觉得那个东西看着实在倒胃口，更别说要了她！

容他先把自己的思想工作做好再说。虽然张梦莲长的有倾国倾城之色，但是她一张嘴，就成了大大不折扣的丑八怪。

他封她为皇后就够后悔的了，所以他司马剑澜还没有品味那么差，去抢占一个丑八怪皇后。

这天，张梦莲没有像以往一样呆在寝宫里，而是支开了宫女，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宫中漫步。

她要好好享受一下宫廷生活，然后实在不行，她再溜之大吉，去他的皇后，去他的皇上，统统都滚出她的世界。

那种没有安全的日子给她她也不想要，还不如送给别人，那样她不仅保住了一条小命，还能成人之美。

微风微扬，吹起她身上的轻纱，那种飘渺和乱飞的绸缎，很好的满足了张梦莲的心里。

她一向喜欢复古的东西，现在自己身上的这身古装，大大的满足了她的心里。

御花园真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就如同司马剑澜的后宫，各个千奇百态，令人赏心悦目。

晚风微凉，让这个夏天不是很热。晚上，到处都是虫鸣，像是置身于大自然之中，那种无法言语的轻松与惬意，令人心旷神怡。

突然，张梦莲发现远处有个秋千，在两颗坚韧挺拔的不知名的树下。

张梦莲提起裙子，轻快的跑了过去，她在秋千上抚摸一遍，轻声道：“真是好东西，以后不寂寞了。”

说完高兴的坐了上去，然后慢慢荡起秋千，享受起那种流动的风，那种磨擦过皮肤的感觉，轻柔而舒服。

与君相遇1

说完高兴的坐了上去，然后慢慢荡起秋千，享受起那种流动的风，那种磨擦过皮肤的感觉，轻柔而舒服。

看着天空的星辰，她觉得上天还是带她不薄的，虽然没有给她一个好的丈夫，可是却给了她权势，和短暂的自由。

虽然她不知道这样的自由会什么时候消失，但是此时却是自由的，所以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与其郁郁寡欢以后的生活是多么的苦闷，不如好好享受现在快乐。

那甚蓝的空中，点点闪烁的星星，是多么的美啊。

“它们是自由的。”张梦莲的秋千越荡越高，眼镜也闭了起来，她要好好的感受这么美丽的夜晚，和这么惬意的环境。

“就像星星落在地面七彩闪烁时间，游乐园颜色像卡片。旋转木马带我们在飞我的手让你牵，爱情原来是最香浓咖啡杯。摩天轮褙面独处的时间，我心情有刻谁都了解，背包的左边票根的背面，我趁你不注意，偷写下心愿。

祈祷今夜天空星星不熄灭，在心里约定陪你到永远，抬头看一遍星星眨眼，现在你就在我身边。我祈祷就让地球停在这瞬间，不聊天静静散步也很美。抬头看一遍，你的侧脸，想到微笑挂你唇边。

就像城堡前的花园，爱的幸福感觉，能不能这样都不变。拍张我们合照的相片野火停在天边，你的好也停在我的心褙面。爆米花香味带著一种甜，喜欢你开心大笑的脸。背包的左边票根的背面，我趁你不注意偷偷写下心愿。祈祷今夜天空星星不熄灭，在心里约定陪你到永远。抬头看一遍星星眨眼，现在你就在我身边(我就在你身边)。

我祈祷就让地球停在这瞬间(停在这瞬间)，不聊天静静散步也很美(有你才美)。抬头看一遍你的侧脸，想到微笑挂你唇边(有你到永远)。

我祈祷今夜天空星星不熄灭(它不会熄灭)，在心里约定陪你到永远(我陪你到永远)，抬头看一遍星星眨眼，现在你就在我身边(我永远在你身边)”

与君相遇2

我祈祷今夜天空星星不熄灭(它不会熄灭)，在心里约定陪你到永远(我陪你到永远)，抬头看一遍星星眨眼，现在你就在我身边(我永远在你身边)”

张梦莲轻声哼出了星光游乐园的歌，轻快而美妙的歌曲，在静静的夜，却是格外的清晰。

此情此景，却是如此的符合。

“啪！啪！啪！”

三声有力的掌声惊醒了正在闭目养神的张梦莲，她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掌声所感动，而是浑身一颤，手一松，已经荡起老高的秋千，顿时把她扔了出去。

张梦莲忘记了尖叫，瞪大了眼睛，长大了嘴巴，只觉得一抹白影，腰间一紧，一个非人类的人抱住了她纤弱的细腰。

之所以被她称为非人类，不是那人长的怎么恐怖，而是那人长的简直就不人，就一神！

那眼睛比天空中的星辰还要闪亮，再配上那双浓黑的剑眉，整个人看上去意气奋发，那鼻子，像是经过精雕细琢了一般完美，那嘴巴，不薄不厚，殷虹的像血一般，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看看是不是能“血流不止”，那皮肤，尽管是在夜里也是那么的白皙，那脸型，是多么的刚毅，曲线分明，多么的精致啊。

她找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眼前的男子。

如中了魔咒一般，她忘记了要他松开，她忘记了说谢谢，忘记现下孤男寡女荒无人烟他们这样的姿势很危险。

两人就那么四目以对，一阵微风轻轻吹来，张梦莲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这才把两人惊醒。

“谢谢。”张梦莲礼貌的道谢，轻轻脱离了他的怀抱。

司徒翊（yi）尴尬的低下了头，“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他没有看她，当然也没有发现她微笑时的牙套。张梦莲突然想到自己的那个给容貌大大打折扣的牙套有多么的煞风景时，心里有点悲凉。

不管她曾经多么的认为武后的那句“以美色君岂能长久”是多么的对，现在都成为了一句庸俗的话。

如果一个人对你的第一样印象没有太多的好评，那么你还有什么筹码与他深入了解?

尴尬的牙套

如果一个人对你的第一样印象没有太多的好评，那么你还有什么筹码与他深入了解?

以前为了矫正牙齿，张梦莲甚至不惜花完自己所有的工资。而带上牙套后更是每日每夜的高兴，等到满了三年她就能以一口整齐洁白牙齿，微笑每一天了。

可是上天好像是故意捉弄她一样，居然让她年满三年后依然不能取牙套。

听了医生的“再多带半年对你的牙齿有更好的效果”的话后，她又乖乖的带了半年。

带了就带了吧，三年都过去了，还在乎那半年么?

可是当她带牙套的时限到的时候，准备取牙套，却好巧不巧的在医院的楼梯上摔了下去，这一摔虽然没让她一命呜呼，却让她赶上了时下最流行的穿越。

穿越就穿越吧，她还赶上了一穿就嫁的风潮。

这也就算了，嫁就嫁吧，可是老天居然让她一嫁就欺君！

这些都算了，毕竟她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取得了皇后的名衔。

这次上天总算眷顾了她一次，没让她落的悲惨被砍头的下场。可是为什么老天不愿意给她一个完美的结局呢?

当公主遇到王子，公主却一笑吓死老百姓，那可是很不好地！

哦不，她这是皇后遇到王子，所以她只能微微一笑，隐藏她那一口“漂亮”的牙！

悲哀，悲哀！

她那美丽的容颜成为了，最丑的象征！

好在没人说她是妖怪，不然她真是欲哭无泪啊。

司徒翊看着在他面前，百般沉思，见一句话也不说的张梦莲，忍不住问道：“不知道姑娘刚才的曲子是何人作词。”

“啊，哦，我自己作的。”还神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张梦莲恍然惊醒，哦啊的撒了个谎。

如果她不撒谎，难道要她说这是twins的么？难道还要和他解释自己并非古代人么?

哦，买噶的，她可没那个心思去解释那么多，浪费口水，说不定眼前的帅锅不仅听不懂她的解释，反而以为她是神经病呢！她可不想做那些吃力却对自己不利的事。

我是宫女

哦，买噶的，她可没那个心思去解释那么多，浪费口水，说不定眼前的帅锅不仅听不懂她的解释，反而以为她是神经病呢！她可不想做那些吃力却对自己不利的事。

“姑娘才情。”司徒翊高兴的看着眼前的张梦莲。

只见她峨眉轻扫，额间半点朱砂，朱唇微启，皮肤白皙而细腻，脸颊光洁的像是一快上好的玉，没有半点瑕疵。

淡雅而没有经过刻意修饰的容颜，如清水出芙蓉般。

虽然夜色已近，但是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她那绝世的容颜。

看着她身上的衣着，不是嫔妃亦不是宫女，司徒翊的微微升起一盏明亮灯。

但是，却又有些迷茫。她是什么身份，成了他此时心头一块石头。

皇室一向以家事来衡量他们的婚姻，那么她的出身如何呢?

司徒翊暗自苦笑，自己什么时候也这么俗气了？不管她是什么出身什么身份，只要她愿意，他都会带她一起远走高飞。

“公子过奖。”张梦莲微微低了下头，以表礼貌。其实她还有一个私心，那就是不能让眼前的帅哥看到她满嘴的牙套。

连她自己有时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牙套都感慨煞风景，更别说一个古代男人了，他可是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就算吓不到他，也足以让他呆愣一分钟。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娘娘，你在哪里？”起伏不断的呼唤声，随着张梦莲的话而响起。

张梦莲心底一惊，完了，她们开始找她了，她没有时间和眼前的帅哥继续聊天了。

“公子告辞。”张梦莲慌张的像司徒翊说道，然后不等他说话，提起裙子就跑了起来。该死，怎么才出来这一会，就找她了，看来皇宫还真不是怎么好地方。

“姑娘为何这么慌张？”司徒翊不知道为什么她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

“皇后娘娘不见了，我要去找皇后娘娘。”张梦莲停顿了下身形，没有回头。

“姑娘是皇后的宫女？”司徒翊问道。

“是，我在锦阳宫做事。”张梦莲抛下一句话继续跑了起来。

她没有看到她身后的司徒翊微微笑了笑。

暴君也能变温柔?

“是，我在锦阳宫做事。”张梦莲抛下一句话继续跑了起来。

她没有看到她身后的司徒翊微微笑了笑。

张梦莲慌张的逃避着找她的宫女，边躲边往锦阳宫溜去。她可不想让她们找到后，然后又在万般的拥簇下回到那个表面风光，实际到处都是冷箭的宫殿。

她怕高调，可是老天非要她高调，那么她只能自己制造点低调的生活。

人站的太高敌对的人也就越多，人越是得意，那么她失败的就越快。

她不想自己完完，只像昙花一样，一夜辉煌。

她宁愿做那冬日也不凋谢的冬青，永远的平淡又快活。

“到哪去了啊。”一声冷冷的声音，打断了还在为自己的溜回宫，而雀跃的张梦莲。

她猛的一惊，顿时觉得五脏六腑的血液倒流。妈呀，打死她都记得此声的主人，那个主宰她生死大全的冷酷皇帝！

他，什么时候又回到她这来了？难到她一走，他就又转回头了？

事实证明张梦莲的猜测不仅仅只是猜测，因为司徒剑澜阴着脸道：“朕等你都等了一个时辰了，你好大的架子！”

他冰冷的声音，太有穿透力，因为张梦莲只觉得心口一紧，居然有点痛。好似他那冰冷的目光变成了两把寒冷的利剑，直射向她的胸膛。

她是第一次有点怕别人，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与她拜过堂，明媒正娶她的人！

一个时辰？她有走那么长时间么？他居然说他等她一个时辰，怎么可能！

张梦莲觉得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明白着是找她的麻烦。

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她干嘛要做缩头乌龟！这么想着，她也大胆的问道：“我走有一个时辰么？”

她可记得以前的语文老师说过，一个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

她怎么可能走了那么长的时间！

“你——”司徒剑澜恼怒的看着张梦莲，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硬生生的把后面半句话吞了进去。

暴君也能变温柔？2

“你——”司徒剑澜恼怒的看着张梦莲，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一样，硬生生的把后面半句话吞了进去。

张梦莲紧张的看着司徒剑澜要发火，又憋住的样子，她不知道她下面会不会又一把捏住她的脖子，然后威胁道：以后不准你出锦阳宫半步，不然我就一刀卡擦了你。

“好，爱妃没有出去一个时辰，是我记错了。”司徒剑澜一变脸色，换了个态度。完全和刚才那个怒火冲天的样子，判若两人。

张梦莲觉得，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然刚才还在那指控她不在，现在又好言说她没有出去那么久，而忍气吞声呢?

要不，就是那些宫廷剧里面的演法太过血腥了，不然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是伴君如伴虎呢?

不对啊，张梦莲顿时又觉得自己的推算不对。因为她清楚的记得那天他差点把她捏死的情景。

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定是没有错，一定是那个司徒剑澜又在再什么坏主意，想要定她的罪。她可不能上当受骗。

“爱妃怎么了？”司徒剑澜温柔的道，手也搭在了张梦莲的腰上，一脸的暧昧。

“停——”张梦莲做个stop的手势，连忙苦兮兮的道：“皇上，我的好皇上啊，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要杀要刮，您一句话，别这样笑里藏刀的吓唬我啊，我胆子小，经不起您的吓。”

她觉得司徒剑澜这样做，定是要给她狠狠的致命的一刀，然后还让她点头称谢，谢谢他的那把带毒的刀结束了她的生命。

人们都说笑面虎最可怕。

看来这个司徒剑澜觉得，一把捏死她不过瘾，所以他要一刀一刀的把她凌迟，而她还要感谢他的赐死。

这样想，张梦莲顿时又觉得，此时司徒剑澜的笑是多么的邪恶。

她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想象力，不过俗话说得好，宁愿错杀一百，也不错放一人，而她是宁愿错意曲解，也不愿意自作多情。

“我对你好，难道你不高兴么？”司徒剑澜的笑意更浓了，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对牛弹琴

“我对你好，难道你不高兴么？”司徒剑澜的笑意更浓了，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一个人开始怕你了，那说明她的眼里已经有你了。

他最恨的是别人对他不仅不怕，还一副：你也只不过如此的样子。

相比那天的张梦莲，司徒剑澜更中意眼前她犹豫的模样。

“您可以废除我的皇后位置，您也可以把我贬为平民，永世不得进宫，您更可以一到圣旨把我送入冷宫，我只求你，别这么对我笑，可以么？”张梦莲边说边给司徒剑澜倒茶。

这个男人职位太高，危险；长得太帅，危险；笑的太肆意，更加的危险。

她怎么能相信一个身上处处都是危险的人呢？那不是自找死路么！

“你这话是何意？”司徒剑澜脸上的笑容慢慢的变成了不明之意。

她到底要搞什么鬼？为什么宁愿不要那令人垂涎的皇后宝座，也愿意甘心为平明，更不惜被扁进冷宫，也不要他对她的好呢？

难到她看出了他的用意？

不，不可能，他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除了那天新婚，他没有作出任何伤害她的事啊。他先是封她为后，再是给她锦阳宫，而现在又等她足足一个时辰。

为什么她没有半点感动之处，反而一幅我不想要的态度呢?

“我的意思是说，皇上你放过我吧，我玩不起。”张梦莲肩膀踏，一幅泄气的样子。

他怎么如此愚钝呢? 她为了给他保存面子，婉转谢绝，而他倒好，居然不明白她的用意。

真是对牛弹琴啊，悲哉！悲哉！

“哈哈。”司徒剑澜不怒反笑，张梦莲惊讶的张开嘴巴，一幅吃惊模样看着他。

司徒剑澜走到张梦莲身边，一俯身，一把抱起了还在发愣的张梦莲：“今晚就留宿锦阳宫了。”

“什么？”张梦莲吃惊的叫道，可是由于太用力，牙齿猛的咬到了自己的舌头上，疼的她的话，在哎呀之中淹没。

而司徒剑澜把她往床上一放，用自己的嘴巴顺势覆盖了她的声音。

微风撩起轻纱罗帐，里面若隐若现的两人，引人遐想连连。

宫人一大群1

而司徒剑澜把她往床上一放，用自己的嘴巴顺势覆盖了她的声音。

微风撩起轻纱罗帐，里面若隐若现的两人，引人遐想连连。

天不知道何时亮了，而张梦莲却如熟睡中的婴儿，没有半点醒来之意。

直到快到中午十分，她才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打着呵欠起了床。

昨晚，其实他除了偷腥没偷成外，还招了一身的灾。

想着，昨晚他的舌头被自己的牙套上的钢丝滑破，她就想笑。

上天总算对她不薄一次，让她也能为自己讨回一次公道。

不过让她奇怪的是，那个司徒剑澜好像真的和先前有很多的不一样。

比如他会对她温柔的笑，比如他会不生她的气，不追究她的责任，又比如他昨晚居然真的君子一般抱着她睡了一夜。

如此看来，这个司徒剑澜，还是有让她心动的资本。

一起来就发现锦阳宫多了许多人，原本只有几个宫女，现在都一排排的站在那，细数，居然有了二十几人。

这让张梦莲大吃一惊。

难道昨晚她开玩笑的话，他当真了?

当时明明是她的一句玩笑话么，他怎么会如此的放在心上?

要不是她发现人多了，说不定连他自己都会忘记了那些话。

“娘娘，该梳洗了。”一个陌生的丫鬟轻声道。

看她那样子定是个聪明伶俐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张梦莲问道，眼神也上下打量着她。

“我叫墨玉，是皇上今天刚派来伺候娘娘的。”墨玉如实的说。

“墨玉？”张梦莲疑惑的叫了遍她的名字，这名字，可真不错啊，人如其名啊，看那眼睛，真的如一块墨玉一般。

墨玉随着张梦莲的话而微微俯身，一看就是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机灵人儿。

“难道皇上真的调了二十人给我？”张梦莲一脸不可相信的模样问道。

墨玉的眼神微微有点异样，然后道：“是的。”她忍了忍又道：“皇后娘娘，您应该称自己为本宫，而不是我。”

“天啊，二十人，那她们的名字我不是很难记住？”张梦莲根本就没在意墨玉的纠正，反而说了句让墨玉更跌掉眼睛的话。

宫人一大群2

“天啊，二十人，那她们的名字我不是很难记住？”张梦莲根本就没在意墨玉的纠正，反而说了句让墨玉更跌掉眼睛的话。

“皇后娘娘您要是觉得记住奴婢们的名字麻烦，可以不必记住，只要知道她们是任你吩咐的就好。”墨玉又道，那样子如同最称职的丫鬟。

可是张梦莲的目的不在于此，她想要在宫中过的自由自在，然后又能保护一大堆的人。

“好了，墨玉我知道了，你先把他们叫进来，我有话要说。”张梦莲一挥手，转身拿了个布条，三下五除二的把一头如墨般的头发系住。

墨玉没有再多言，福身转身，一声呼唤，二十几名，当然也包括之前就在锦阳宫的宫女，全部进来了。

张梦莲让他们排成两排，不加墨玉正好24人，刚好排成两组12人的队伍。

张梦莲点点头，看来宫里的宫女都是按照标准招进来的，不然怎么个子都差不多呢?

“现在，我要宣布一件事，以后你们都我锦阳宫的人了。”

张梦莲的话刚说完，低下就有几人躁动不安的低低笑出声来。那浮动的肩膀让她们抖颤不已。

“咳咳。”张梦莲刻意咳了下嗓子，把刚才那种尴尬一扫而光：“我的意思是，以后大家都是锦阳宫的人了。”

“呵呵。”

张梦莲的话还没说完，又有人笑了起来。

“我的话还没说完，先别笑了。”张梦莲有点无奈，这些丫头，看似一个个精明能干，怎么如此的不淡定！

“你们人多，我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所我要重新给你们编一个。大家看如何？”张梦莲说完话，搓着手道。

见众人没有说话，张梦莲又道：“从左到又，从一开始，以后你就叫小一，你就叫小二，然后以此类推，大家的队伍以后也就这么站。”张梦莲继续她的编名论。

她知道自己这么叫她们的名字很逊，但是没办法，她以后要收纳的人还要多，到时候记不住名字可就完了。

“奴婢们谢皇后娘娘赐名。”宫女们异口同声，像是专业训练过的军人一般。

赐名

“奴婢们谢皇后娘娘赐名。”宫女们异口同声，像是专业训练过的军人一般。

这次可让张梦莲大跌眼睛了，本以为她们又像刚才那样乱作一团，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的异口同声。

“咳，好，很好，那你们先报一下自己的名字给我听听，我看看你们是否都记住了。”张梦莲微笑道。

“一。”

“二。”

“三。”

“四。”

“停——”张梦莲赶紧打住，像是在军训报数的宫女。然后无奈的翻翻白眼道：“这样吧，你们在你们的名字前面加上个小字。”

“小一。”

张梦莲一说完话，就听到一个宫女道。

跟着就出列一个宫女，张梦莲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些宫女真的很聪明，一点就通。

“小九。”

随着声音的落下，第九个宫女也出列了。

“好，很好，为了奖励大家，今天从小一到十二放假一天。”张梦莲等待着她们欢呼雀跃的叫声。

可是却看到的是二十几个宫女齐刷刷的跪了下来，连墨玉也下跪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张梦莲惊讶道，心想，难到给她们放假，她们会如此感激?

没有人回答她的话，张梦莲把目光放在了墨玉身上，然后道：“墨玉，你来说。”

“回皇后娘娘，我们跟着您，不需要要放假，我们要时刻伺候您。”墨玉有板有眼的道。

这下张梦莲可不乐意了，原本以为这个皇后是说什么，大家都听的，可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难道本宫的话你们也不听了么！”张梦莲装模作样的道。

说的有鼻子有眼，和电视上的那些演皇后的人一样，振振有词。

本来她还想说：你们居然不听我的话，都反了是不是。

可是转念一想，这话可不能说，这明显是反角色讲的话，她可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怎么能沦为恶毒的名衔呢！

“奴婢们不敢。”又是异口同声。

“既然不敢，那就都起来吧。”张梦莲道。

我要保护你们

“奴婢们不敢。”又是异口同声。

“既然不敢，那就都起来吧。”张梦莲道。

宫女们听到此话都起了身，张梦莲眼中爬满了笑意道：“既然都起来了，那小一，你带着你们一队先去休息吧。”

她的话一说完，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才恍然大悟。然后各个又乖乖的道：“奴婢们遵命。”

张梦莲真觉得头疼，要她们去休息，像是要她们赴刑场一样。要把这么多人训练成一支现代版的服务生，该要花费多少时间啊！

本来她的计划是像司徒剑澜要一批人，以自己的微薄的力量保护一批人，然后顺便把他们训练成现代的按摩师，和点心师，以备自己

以后在宫中无聊之用。

可是没想到，她的计划还没出来，司徒剑澜就已经分了批人给她。

还真是有点措手不及呢！

宫女们退出锦阳宫一支，另支站立不动，等待着张梦莲的吩咐。

张梦莲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最后一停："你们也去休息吧，我暂时还没想好要你们做些什么。"

宫女们被张梦莲的话惊住了，不知道是走还是不走。虽然眼前的这位是皇后看上去有些古怪，又有些莫名，可是她的话终究是懿旨。

一时间她们依然立在那里，纹丝不动。

"好了好了，留下两个，其他的都下去吧。"张梦莲见她们都不听自己的，一时也不知道拿什么理由要她们下去了，只好认命的晃晃手。

谁让她有事没事的在那个莫名其妙的皇帝那说自己要批人呢，要人也就要人吧，谁让她在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说出来呢。

真是心里什么事都装不下，还那么的猴急。为什么穿越了还让她带上牙套和那猴急的性格呢？老天真是不公平！

宫女们应声而退出了，另两个训练有余的也站在了旁边。

张梦莲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了一般瞪大了眼睛，原来她们并不是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啊！

妃子们的不满

张梦莲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了一般瞪大了眼睛，原来她们并不是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啊！

哎呀，看她这是在想什么呢？宫女要是不训练有素，怎么可能被挑到主子门那伺候呢！

张梦莲拍着脑门，像是为自己刚才觉得她们是不可用，不好训练而懊恼一样。

两个宫女见她那个模样，对看一眼，满眼的惊讶，然后又迅速的低下了头。

他们在宫中早就训练成了能不看的就不看，看到的就当作没看到，不然她们早死于非命之中了。

仙群殿内，一群女人在那唧唧咋咋，林仙儿坐在最上方，一脸的笑容可掬。

“各位姐妹，你们也知道了，那个锦阳宫的张梦莲，她算什么东西啊？皇上不仅把皇后的位置给了她，赐予她锦阳宫，今天一大早就给她拨了二十余宫人。我们何时有这种待遇啊！”林仙儿斯文满理的说，那话虽然看上去不服气，可是那样子却是不紧不急。

“就是，皇上也太偏心眼了，我听说皇上当初可是钦点张梦芯的，本以为这下有好戏看了，没想到却又让她张家占了个便宜。”一个淡紫色宫服的女子紧接着林仙儿的话道。

她是华阳殿的徐美人，进宫有半年有余，依然是个美人。

“徐妹妹，这话就是你说的不对了。皇上喜欢谁，当然会对谁好。不管她是张皇后还是张梦芯，可不是占了便宜这么简单的事啊！”贾一怡一贯见不的徐清零那副拍马屁的样子，在她的话一说完，就接了上来。

她是半月殿的贾妃，惟一一个与林仙儿齐位的妃子。也是众妃中最少参合争宠的，要不是今天的事情太过轰动，她还想在自己的半月殿好好的休息呢。

现在见这些不安分的人，又在那说三道四，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是终归都是皇上的妃子。

要是让哪个嘴快的宫女太监把话传了出去，她们这帮人定少不了被训示，严重的还会出人命。

妃子们的不满2

要是让哪个嘴快的宫女太监把话传了出去，她们这帮人定少不了被训示，严重的还会出人命。

“贾妃说的对，徐美人，张皇后虽然是张梦芯的的姐姐，但是现在已经贵为皇后，可不是我们这些妃嫔级别的人能叫名讳的。”林仙儿一扫贾一怡，心知肚明她是在提醒她不该直呼张皇后的名讳。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没有在讨论的余地，林仙儿一笑道：“好了，我们也别在这瞎说了，大家该回宫的都回宫吧。”

还没有发言的其他两个美人，也没有再多言，和贾妃与徐美人一一拜别。

锦阳宫内，张梦莲正拿着毛笔，在纸上画着，张小玉帮她磨墨，样子专注而开心。

原本以为自家的小姐会因为欺君被打进冷宫一辈子只能孤老与宫中，没想到她是因祸得福，不仅贵为了皇后，还得到了皇上的加倍疼爱。

现在就连她，在宫里的位置也是日升中天。

“皇后娘娘，贾妃求见。”

当张梦莲正苦恼的看着纸上的布局时，一个宫女像她通报有人求见。

“那让她进来吧。”张梦莲随口道。

她从来都没有拒人于门外过，大大咧咧的摆摆手。

宫女们都对张梦莲的话语以及动作见怪不怪了，当下低头退下。

“小姐，小姐，你应该说，让她稍等，本宫这就出去。”张小玉连忙放下手中的砚，装模作样的道。

“你啊。”张梦莲放下手中的笔笑道。

“皇后娘娘吉祥。”贾一怡微微做了个福身的动作。

贾一怡没想到张梦莲的性格居然如此的随和。

“别吉祥不吉祥了，来贾妃过来帮我看看。”张梦莲和善的拿起自己的图纸，向贾一怡道。

其实她在这宫中时间岁短，但是也略知一二，贾一怡是宫中有名的才女加娴熟。从来不和人争夺什么。

这也是张梦莲为什么没有和她摆架子，还很和善的和她说话的原因。

后宫妃嫔的波涛暗涌之争

这也是张梦莲为什么没有和她摆架子，还很和善的和她说话的原因。

其实在张梦莲听说那个司徒剑澜有5个宠爱的妃嫔后，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现在她已经嫁给了司徒剑澜，在古代她就是皇后，而那个司徒剑澜虽然是皇上，可是如果要她心甘情愿的爱上她，和他共度一生，她想，她还是不能接受他的三妻四妾，妻妾成群。

“皇后娘娘这是皇宫，您的一行一言都会受人评判，臣妾知道皇后娘娘不在意这些虚头，可是您若是想在皇宫安全的待下去，就必须学会尊别有别，不然落了人的口舌可就不好了。”贾一怡有板有眼的说道。

“哈哈，哈哈，好一个贾妃，居然教训起本宫来了。”张梦莲哈哈大笑后突然严肃的道。

“臣妾不敢。”贾一怡连忙跪下。

“哈哈，哈哈，快起来，来，起来。”张梦莲笑弯了腰，连忙扶起贾一怡。

贾一怡不明所以的看着张梦莲那突如其来的变化。

“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张梦莲看着贾一怡不明的眼神，解释道。

“皇后娘娘您以后可不能和臣妾这么般开玩笑了。”贾一怡心有余悸的道。

“好了，来，以后在我面前，哦在本宫面前不需要这么多礼节，听说啊，你是后宫里的不可多得的才女，过来帮本宫参谋参谋吧。”张梦莲拉着贾一怡往桌子旁边走。

“皇后姐姐这是在画什么呢？”贾一怡从皇后娘娘的叫法变成了皇后姐姐，又让人更感亲切。

“你看看就知道。”张梦莲神秘的拉着她指着纸。

“我觉得这样好。”贾一怡手持起笔画着。

“是诶。”张梦莲和贾一怡两人的身影越靠越紧，然后认真的研究起来。

贾一怡去了锦阳宫，在第二天就传的后宫人人尽知。

林仙儿气愤贾一怡的表里不一，明明来了她的宫，转眼就跑到张梦莲那示好。她怎么能咽的下这口气?

要她咽下这口气，必须从贾一怡身上争来！

与君再会1

要她咽下这口气，必须从贾一怡身上争来！

被张梦莲编成两组的宫女每天都学者张梦莲那千奇百态的动作与理论。

转眼七天都过去了，每晚司徒剑澜都会拥她入睡，而张梦莲也开始打开心扉慢慢的接受这个第一次见她就要杀她的男子。

或许他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吧，她常常半夜醒来这么想。

都说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他能如此的拥着她入睡，而对她百般忍让，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吧！

这天，乘着夜色还早，张梦莲再次的躲开了宫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寻找那天的秋千。

晚风扶起她白色的宫服，让张梦莲看上去更添了几份风采。

秋千在风中微微的抖颤几下，像是在和她招手，天蓝的空中没有星光，朵朵白云在风中游走。

轻轻荡起，耳边传来了《星光游乐园》的笛声，张梦莲高兴的跳下秋千，想去寻找声音的来源。

可能是上天嫉妒她在宫中的生活太过平静了吧，居然在她跳的时候，没有注意脚下的长裙，人不由自主的往前倾。

“小心！”一声惊呼，张梦莲的眼前再次出现了一抹白影，腰间被人紧紧的抱住。

旋转着，飘落。

风很大，扶起了两人的长衫，渐欲迷人眼。

“第二次了。”眼前的男子开口道，眼角漾满了笑意。

“谢谢公子。”张梦莲连忙收回自己的心思，轻巧的把自己从他手中移开。

司徒翊眼角的笑意更浓了。

“刚才的歌是你吹的么？”张梦莲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突然脑子里响起了刚才那悠扬的笛声。

他怎么会吹《星光游乐园》的歌呢?

“在下不才，让姑娘见笑了。”司徒翊拱手道。

“你吹的很好，不过这首歌不适合笛子。”张梦莲笑道。“你是宫中乐师么？”微笑划过脸颊，真诚而又羡慕。

宫廷的乐师各个是音律高手，而自己只是闲来无事把歌哼，却一点也不懂音乐。

与君再会2

宫廷的乐师各个是音律高手，而自己只是闲来无事把歌哼，却一点也不懂音乐。

如果以后她的锦阳宫的“花容店”开业了，可以找找宫中乐师给庆贺一番啊。

这个帅气而又迷人的男子要是乐师，定是首领，如此年轻又是那么的有才气，真是难得啊！

“是，我是乐师。”司徒翊笑道。

面对一个宫女，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不然估计连佳人的面都见不到了。

以她的姿色，想要得到皇上的垂怜，那是轻而易举，可是她还是个宫女，可见，她对荣华富贵和那些虚无缥缈的权势并没有太多的喜爱与渴望。

如果他告诉她他真正的身份，那不是要吓跑身边的她么。

“你刚才说这首曲子是歌？什么意思？”司徒翊见张梦莲没有说话，继续问道。

“歌，就是——”张梦莲突然不知道怎么解释，然而微微一笑。

司徒翊微微愣住，看着眼前的女子的笑容，那种眼神有稀奇，有不解，更多是好奇。

张梦莲赶紧把嘴巴闭上，沮丧的嘟起嘴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牙套很难看啊，其实我自己都不喜欢，更别说你了。”

“牙套？那是什么东西？”司徒翊自认为见多识广，可是他还真的没有见过她嘴巴里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粘在牙齿上，来固定牙齿的整齐度的。”张梦莲解释道。

“哦，原来如此。”司徒翊温柔的一笑，露出一排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

张梦莲伸长了脖子看着他：“你的牙齿好漂亮哦。”

司徒翊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也微微泛红，像个没长大的小男孩一般。

“哈哈，乐师大人，你好可爱啊，哈哈。”张梦莲大笑道，毫不顾及形象。

“你真美。”司徒翊由衷的感叹道。

张梦莲猛的止住笑，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暴力皇上司徒剑澜虽然每天都拥着她入睡，可是还从来没有说过让她心跳脸红的话呢。

与君再会3

张梦莲猛的止住笑，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暴力皇上司徒剑澜虽然每天都拥着她入睡，可是还从来没有说过让她心跳脸红的话呢。

她感觉眼前的乐师是那么的帅与迷人，如果她有选择的机会，她想她定会和他远走高飞。

可是泱泱大国，天子脚下，那个司徒剑澜会放走他钦命的皇后么？

“来，我给你唱另首歌，你可要注意听哦。”张梦莲一把拉起司徒翊的手，往秋千跑去。

她虽然没有自由得到渴望的爱，那就让她的回忆中有美好的画面吧。

秋千的大小刚好坐下张梦莲与司徒翊，两人把秋千荡的很高很高，风呼呼的从他们的指尖发梢溜走。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哦...，一起写，我们的，结局。”

唱完一遍，司徒翊也跟着歌调一歌词唱了起来，张梦莲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乐师，他的接受能力是多么的快。

两人迎着风唱着歌，好不快活。没有言语，只有眼神的交流。

动情1

两人迎着风唱着歌，好不快活。没有言语，只有眼神的交流。

唱累了两人躺在草地上，张梦莲给他讲歌词中的天使。

“天使啊就是每个女孩的守护神。会在女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出现在她的面前。”张梦莲指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司徒翊。

“你叫什么呢？”她问着司徒翊。

“我叫司——司翊。”司徒翊差点把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不过好在他又省了一字。

“哈哈，是司仪还是四姨啊。”张梦莲笑道，笑的那么肆无忌惮。

“司翊啊，不是四姨。”司徒翊有点迷茫，他的名字就这么让她觉得好笑么？

“哈哈，你知道司仪和四姨的意思么？”张梦莲问道。

“我的名字啊，还有什么意思么。”司徒翊突然侧起身子，用手支住，看着躺在地上的张梦莲。

“四姨呢，是姨娘的意思，是排在第四个姨娘，所以叫四姨，难到你是女的么？哈哈”张梦莲说完哈哈大笑。

“好哇，你居然拐个弯骂我不是男人。”司徒翊也笑着手手去捞张梦莲。

“哈哈，哈哈，司乐师，小女子不敢了，哈哈。”张梦莲边躲边求饶。

“那好，我饶了你，你给我说下司仪在你们那又是什么意思？”司徒翊又道。

“你真的要听？”张梦莲故作神秘的看着司徒翊道，那样子极度认真。

“快说吧，我相信这次绝对不是女人了。”

“司仪呢在我们那里是别人成婚的时候主持婚礼的，就叫做司仪。”张梦莲满眼的笑意道。

“那我们成亲的时候也找个司仪吧。”司徒翊无比认真的道。

“啊——”

在张梦莲还没反应过来时，司徒翊的身子已经俯下，嘴巴堵住了她的声音。

夜，静谧的没有任何声音。

就连那平时总是出没的昆虫，此时也没有来打扰他们。

张梦莲没想到自己的初吻没有给了那个夜夜拥她入睡的皇帝司徒剑澜，而是给了这个才见了两次面的乐师。

难道她喜欢上了他?

动情2

动情2

难道她喜欢上了他?

吻在张梦莲快喘不上气的时候，结束了。

司徒翊拥着张梦莲，两人没有说甜言蜜语，也没有约定何时再见，只是彼此听着彼此的心跳。

张梦莲知道，

Chapter_2

她这样做，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可是，面对他的时候，她居然忘记了那些人伦道德，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她愿意为他沦陷，她愿意暂时的忘记一切，好好的与他厮守。

司徒翊则想该怎么把她从锦阳宫接出，然后像皇帝要赐婚。

一时两人的心不谋而合。

当张梦莲幸福的回到锦阳宫时，她才发现司徒剑澜居然正趴在她白天画“花容店”的桌子上睡着了。

她的心莫名的跳的厉害，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其实她真的做出了司徒剑澜最讨厌的事，不光是司徒剑澜，是所有的男人都讨厌的事——一只脚踏两只船！

轻轻的蹑手蹑脚的拿过司徒剑澜手中的书。

可是，她还是把他吵醒了。

“去哪了？”司徒剑澜醒来见立在那的张梦莲，强压心底的怒火，一展笑容道。

张梦莲更加的难受自责了，她被着他，出去和人约会，而他却对她笑的那么的无害，那么的温柔。

其实她现在真想司徒剑澜宠幸其他的妃嫔，这样她的自责就会少很多，也减轻了她的罪恶感。

她的这种行为叫什么？在古代叫红杏出墙，在现在叫出轨偷情。

“我，我出去逛逛。”张梦莲说的有点结巴，不敢正眼看司徒剑澜，生怕他从自己的眼神中看出睨端。

“哦，那以后爱妃出去的时候，朕陪着你吧。”司徒剑澜不以为然的说，然后起身手放在了张梦莲的肩膀上。

司徒剑澜多日没有碰女人，这几日一直搂着张梦莲入睡，其实他的心早就飞到花前月下与美人缠绵去了，现下见张梦莲面色红润，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早就像把她吃了。

后宫不能专宠

司徒剑澜多日没有碰女人，这几日一直搂着张梦莲入睡，其实他的心早就飞到花前月下与美人缠绵去了，现下见张梦莲面色红润，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早就像把她吃了。

其实他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只是当他想到张梦莲联合张梦芯耍他，他就有种报复的心。

可是要他面对一个满口是牙套的女人缠绵，那确实到他的胃口。

“朕听说爱妃与贾妃关系不错，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什么花容店的事？”司徒剑澜问道。

关于花容店只有宫廷传言，但是大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至于贾妃与她一起，更没人去愿意花时间过问。

顶多会有人说贾妃见皇上宠爱张皇后，而故作接近她，想得到皇帝的雨露。

“是啊，明天我让墨玉去伺候皇上。”张梦莲笑道，没想到皇帝的消息这么灵通。

“怎么，爱妃要帮我推给别人？”司徒剑澜一脸的不高兴。

“哪有，我是说让墨玉给你揉揉背，让你感受一下，花容店的人的技术。”张梦莲见司徒剑澜说变脸就变脸有些害怕。

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谁和他在一起就得多放二十个心，以免一不小心就把他给得罪了。

“技术，什么是技术？”司徒剑澜问道。

“就是捶背的手艺啊，哎呀到时候你就知道。皇上，臣妾和你商量个事。”张梦莲现在不敢面对司徒剑澜，如果可以，她希望他以后再也不来她的宫殿，然后把她淡忘，这样她就可以和那个乐师双宿双飞了。

“爱妃有何事求朕？”司徒剑澜疑惑，这个张梦莲平时从来没见她这么认真过啊，怎么今天自称为臣妾了？

真是让他好生好奇。

“这后宫啊，是皇上的后宫，如果皇上连自己的后宫都雨露不均匀了那后宫能太平么？”张梦莲拐个弯的说他专宠。

其实他这哪是专宠啊，明明是无聊，好在他是无聊，不然她可就惨了。

“皇后是说让朕离开锦阳宫？”司徒剑澜脸色一变，完全和刚才还笑嘻嘻的人是两个人。

不能一只脚踏两只船

“皇后是说让朕离开锦阳宫？”司徒剑澜脸色一变，完全和刚才还笑嘻嘻的人是两个人。

“嘿嘿，臣妾也不想啊，可是后宫妃嫔们都好久没有见到皇上了，她们很是想念皇上呢。”张梦莲列个嘴笑道。

司徒剑澜顿时觉得没有必要再和她纠缠下去，一见她笑就倒胃口。

自己真是疯了，居然这么折磨自己。

一向自负又自傲的他，就算没有皇帝这个位置，也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等着他去拥抱。他为什么要每天面临这个胆大包天，欺君犯上又丑的女人呢?

“好。”司徒剑澜轻声道，脸上的笑容消失，一副不心甘的模样。

“走吧，她们还等着你呢。”张梦莲推着司徒剑澜。

司徒剑澜猛然脸色沉了下来，他每次在面对她的时候，都是一忍再忍，难道换回的就是这个结果么?

刚想发作，只听张梦莲又道：“臣妾可不想独占皇恩，那样我可就是后宫的千古罪人了。”

她眼见眼前的男人面色的改变，生怕他察觉了什么，赶紧的补充道，她可不想他一个不高兴，又不走了，或许一发疯，她就成了他的口中食了。

司徒剑澜的心稍微的满足了一下，看来她不是不想留他，而是怕后宫人的矛头都指向她。

“好。”司徒剑澜道。那就让他慈悲一次，仅此一次。

张梦莲微笑着送走了她眼里的瘟神，好在白天的贾一怡已经告诉她那个林贤妃已经按耐不住了，若要是再让那个司徒剑澜在自己的房间过夜，恐怕她的安宁日子可就真的没了。

且不说那些争宠的妃子们，就今晚的事，她也决定要与司徒剑澜划清界限。

她怎么能做那么不道德的事呢，一只脚踏两只船。她不能对不起司翊。

想到司翊，张梦莲笑了。

他好像没有嫌弃她的牙套诶！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真的喜欢上了她。

张梦莲抱着自己的美梦，甜蜜的笑了，笑的那么的真诚和甜蜜。也许这就是恋爱的味道吧——

训练

张梦莲抱着自己的美梦，甜蜜的笑了，笑的那么的真诚和甜蜜。也许这就是恋爱的味道吧——

翌日清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

“好，今天就做到这里。”墨玉认真的检查二十四个宫女做的体操。

“娘娘，您觉得她们做的怎么样？”

“恩，不错。”张梦莲拿着根绳子，不停的跳着，穿着的衣服也是被她剪短了裙子。

虽然还是有些不方便，但是比起那带着长长的尾巴宫服好多了。

本来她是要穿宫女装的，可是没有一人赞成，后来经过人伦化的二十四比一，她只能穿被她改良过的宫服。

“娘娘您确定今天请皇太后过来做实验？”墨玉有些害怕，皇后胆子还真大，居然要拿皇太后做她的实验品。

原本墨玉对于试验品是不了解的，经过张梦莲的解释，她不仅是恍然大悟，还是更加的担心。

虽然说皇后教她们的是不错，她们平时也互相帮助试试，用皇后的话来说，毕竟她们今天是第一次帮服务。

万一出了差错，谁担当的起呢?

“好了墨玉，去把小玉叫来，你们两个可是我的顶梁柱啊，要是你们都过不了关，那我们的花容店将如何上市。”张梦莲把绳子慢慢收起来，慢条斯理的说。

墨玉巧笑道：“皇后娘娘可折煞奴婢了，奴婢这还不全是和娘娘您学的。”

“就知道凭嘴。”张梦莲笑着伸了伸腰。

“墨玉，这里就交给你和小玉打理了，我出去散散步。”张梦莲突然想起昨晚和司翊说的话。他可是答应她的，会为她演奏一曲。

这下该是他还的时候了，想罢，她赶紧去房间偷偷的换了身宫女服，好在她平时让小玉留了两套，给她备用，不然她还真的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呢。

经过御花园，张梦莲决定先采些花，做两个花篮，怎么说也算的上是营业啊，如果没有花篮，那该多失色啊。

在皇宫营业

经过御花园，张梦莲决定先采些花，做两个花篮，怎么说也算的上是营业啊，如果没有花篮，那该多失色啊。

不管是什么花，只要好看，张梦莲就扯，扯了一堆，然后一束一束的捆绑，凑合的把花弄成花篮的模样，只是没有花篮的形状。不过怎么说都是比没有花篮好多了，她如是的想。

把花藏了起来，然后一路打听去找乐师院。

“请问公公司乐师在么？”张梦莲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太监正在扫地。

“司乐师？没有啊，我们这没有姓司的乐师。”小太监疑惑的道，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张梦莲：“你是哪个宫的啊？”

“没有？”张梦莲疑惑。怎么可能没有呢？她明明记得那个司翊和她说她是乐师院的啊？

不会这个小太监不认识他？

“是的啊，我们这只乐师可多了，就是没有司乐师。”小太监确认道。

“会不会是你不认识啊？”张梦莲质疑道。

“笑话，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告诉你，别的不说，就说着人缘吧，我小乐子可是很好的。”自称小乐子的小太监自豪的道。

“你确定没有？”张梦莲再次的问道。

“那是当然。”

“哦。”张梦莲点点头，难道司翊是在骗她？

这宫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司翊骗她又怎么不可能呢？

张梦莲半信半疑的离开了乐师院，小太监更是疑惑的抓着自己的头自言自语道：“我们乐师院什么时候来了个司乐师啊，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是我的消息不灵通了？”

张梦莲有点失落，司翊为什么骗她？不，司翊肯定没有骗她，或许司翊是新来的，定是那小太监不知道。

这么想，张梦莲的心也放开了，回去的路上抱着她的两大束鲜花。

仙群殿，一个小宫女跪在地上，头沉的很低。

林仙儿一脸的疑惑，然后哈哈的大笑道：“清华，打赏。”

随着她的话，清华上前给了跪在地上的小宫女一包东西。

那小宫女连忙磕头谢恩道：“谢谢贤妃娘娘。”

阴谋

随着她的话，清华上前给了跪在地上的小宫女一包东西。

那小宫女连忙磕头谢恩道：“谢谢贤妃娘娘。”

“你下去吧。”林仙儿摆摆手道。

待那小宫女退出后，只见清华上前一步道：“娘娘有何高见？”

“张梦莲她是自找死路，待我亲自去查清楚她是否采摘了皇太后心爱的芹夜花后，再去禀报太后。到时候恐怕就算是她曾经救过太后，太后从此也不会给她好脸色了吧。”林仙儿把手中的茶杯轻轻放下，妖媚的笑道。

她倒要看看这次那个张梦莲是不是真的有三头六臂，以后这个后宫就是她的天下了，哈哈。

林仙儿越想越高兴，然后后哈哈的大笑起来。

张梦莲虽然没有找到司徒翊有些失落，但是她都已经通知了皇太后，说好了要来她这“享受享受”怎么能要她失言做不到?

“哎，没找到就没找到，光是她们这些足够让太后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张梦莲在心里说道，也同时给自己打气。

庄仪太后得到了消息，就往锦阳宫去。

远远的她就看到了粉红色的芹夜花在锦阳宫门口整齐的排放着，顿时满身的怒气，这个张梦莲仗着她救过她，居然敢把先皇为她种的芹夜花给采摘下来。

气，满身的怒气。

“太后驾到——”老太监用力的喝道，好像他不管有多老，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样。

“参见太后。”

声音一片，跪倒在一旁的墨玉觉得太后的神色不对，一想，就知道了定是张皇后采摘了她最心爱的芹夜花而导致。

她在心里默念：皇后啊皇后，你什么花不采摘，偏偏采摘芹夜花啊，这下可好，惹怒了太后，那可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当下墨玉低声道：“太后您觉得今天的花好看么？这是奴婢奉皇上之命特意为太后您准备的。”

墨玉撒了谎，不要以为她的胆子大，而是她确实有皇帝的口谕可以先斩后奏。

疼子不疼媳！

墨玉撒了谎，不要以为她的胆子大，而是她确实有皇帝的口谕可以先斩后奏。

她在心里默默的道：“皇后娘娘就让我替我的不忠做出些弥补吧。”虽然她是皇帝的人，但是现在她被派给了张梦莲。

俗话说以臣不伺二主，要忠心也只能对一人忠心，对那个值得她忠心的人忠心，然后誓死不背叛。

其实皇帝之所以会派这么多人给张梦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监视。

二十人中就有十五人是他的眼线。

而墨玉其实根本就不用管此次的事情，只要等庄仪太后发怒然后怪罪，皇上再来解救就行了。

可是她在和张梦莲相处以后，开始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不光是她一个，连其他的眼线都改变了初衷的目的。

“皇上？”庄仪太后疑惑道。

“是，皇上说如果把芹夜花移到锦阳宫，能让太后您感觉倍加的亲切，也好好的在锦阳宫放松放松。”墨玉敢把责任都挪到司徒剑澜的身上是因为她知道，庄仪太后是不会怪罪他的。

而皇后就不一样了。

“好，好，还是哀家的皇儿孝顺，知道哀家喜欢芹夜花，还把它们特意采摘过来。”庄仪太后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然后她又转头问墨玉：“皇上经常来锦阳宫么？”

“是。”墨玉回答道。

“好，好，要知道他们的感情会好起来，我这个做娘的也不会天天操心了。”庄仪皇后心里再次乐开了花。

庄仪太后的话，让旁边的宫女太监五一不吃惊。

皇上要娶的是张皇后的妹妹，却好巧不巧的娶了张皇后，而太后那么疼爱皇上，居然是向着张皇后的，这还真是奇怪。

这可是天大的消息啊，看来他们的皇后并不是因为张的好看拴住了皇上，而是因为太后的恩泽啊。

说实在的，他们的张皇后人长的不难看，就是那口中奇怪的“保持器”。大大的煞风景。

要不是张皇后自己解释说那个能让她的牙齿更加的漂亮，他们还真的觉得他们的皇后不正常。

马屁拍对了1

要不是张皇后自己解释说那个能让她的牙齿更加的漂亮，他们还真的觉得他们的皇后不正常。

庄仪太后进了锦阳宫，然后又进了花容店。然后在一片惊讶声中被拥在了玉砌成的长长的单人床上。

不仅是庄仪太后惊讶，就连墨玉她们那帮宫女，各个都长大了嘴巴。

她们的皇后可没有告诉她们那长长的玉是用来给人躺的，更没有她告诉她们那普通的浴池和房子，居然也被她们的皇后装修的美轮美奂。

一颗硕大的夜明珠用金丝线和银丝线优美的悬挂在玉床上方，不规则的镂空碎玉在银丝线的悬吊下，在风中旋转着发出清脆的“丁叮铃铃”的悦耳的声音。

轻纱飘渺，缠绕着四根用粉色丝绸包裹的大柱子，像天宫里仙子居住的地方。

也许是太过惊讶，连庄仪太后都忘记了自己接下去要做些什么。

“咦？”

张梦莲见一个个都只站着，不做事，惊奇的咦了一声，拿着手中的花束往床边走去。

她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只站着，并没有开始给庄仪太后按摩，于是道：“墨玉，你们快扶太后坐下啊，怎么都愣在那呢。”

边说着边把花往一个精致的花瓶中插去。

宫女们开始忙活起来，该干嘛干嘛去，而庄仪太后则好奇的打量着张梦莲。

她不知道她怎么可以把花插的那么好看：“皇后，你这种插法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哦，会太后的话，我在是新插法，要是太后喜欢，以后我可以教教您。”张梦莲干脆的回答道。

教她？庄仪太后一愣，然后心里一笑，看来张梦莲还真没心计。说出这样的话，要是喜欢拍马屁的人，定会借花献佛，然后每天自己亲自送花过去。

毕竟有讨好人的方法不用，还真是少见。

“每天和花花草草多多接触，会心神神怡的，还会年轻呢。”张梦莲插好花，笑着说道，然后上下大量了庄仪太后两眼。

马屁拍对了2

“每天和花花草草多多接触，会心神神怡的，还会年轻呢。”张梦莲插好花，笑着说道，然后上下大量了庄仪太后两眼。

那眼神既不放肆，又很认真。“母后是怎么保养的啊，赶明教教儿臣？”张梦莲纯真的笑着。

如果这是放在平时，被人如此打量，庄仪太后早就废了她。但是在张梦莲这，她感觉到了从所未有的真诚和亲切。

看着长着有点娇媚的张梦莲，怎么给人如此的单纯和柔和呢？也许是因为曾经的她救过她吧。庄仪太后如是的想。

“今儿就让儿臣给母后开开背。”张梦莲洗干净双手，把庄仪太后轻轻的扶躺下。

“皇后，你贵为一国之母，怎么能让你来帮哀家按摩呢？”庄仪太后听了张梦莲那么说，脸色微微一变，有点严肃。

这皇后，怎么如此的自降身份？怎么如此的不懂规矩？

张梦莲知道庄仪太后的责备为何意，然后轻轻起唇笑道：“哎呀，母后，既然儿臣为母后的媳妇，那孝敬您是应该的，什么身份不身份，百善孝为先，有谁能说个不是？”

“这？——”

庄仪太后被张梦莲说的没话，本想再想想再反驳，可是却被张梦莲连拉带扯的按下了。

“母后平时脖子这里可会疼？”张梦莲边说边帮庄仪太后按摩后背。

原本脱光光，洗澡习惯的庄仪太后，第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她的背后还有块白色的丝绸布为遮掩。

“恩，是有点，怎么你怎么知道？”庄仪太后问道，声音有些不自然。

“哦，没什么，这个开背啊，就是要给您治好这个病。”张梦莲随口说着，边敲着庄仪太后的后被，边小声的哼着歌。

好不开心，一想到庄仪太后成为她的第一个实验者，以后在宫中说一不二，她就高兴的忘记了东南西北了。

“诶皇后，你这唱的歌谣，曲调好奇怪啊，哀家从前怎么没听过？”庄仪又对张梦莲唱的歌有了兴趣。

太后被绑架1

“诶皇后，你这唱的歌谣，曲调好奇怪啊，哀家从前怎么没听过？”庄仪又对张梦莲唱的歌有了兴趣。

“要是母后喜欢，以后儿臣可以教母后啊。”张梦莲答非所问，她卡怕太后待会打破沙锅问到底，那可就是自找苦吃了。

又是这样的语调，又是这样的随意。

庄仪太后暗自摇头，她这样，在后宫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母后，好了，我开始给您开背了，您可要忍着点啊，不然就是功亏一篑了。”张梦莲偷笑，这个古代的太后，等会在开背的时候，会不会疼的满头是汗，然后大呼小叫，像是杀猪的一样，一点也没有太后的样子呢?

她还真期待。

偷偷的说，其实她很是邪恶。

林仙儿得意的赶到锦阳宫想去看张梦莲的笑话，可是锦阳宫外并没有什么异状，而是一派和祥。

她暗自咬牙，心里很是不服气，正要转身走人，身边的清华轻轻像前一步道：“主子，我们何不进去看看情况呢？”

本来林仙儿就不高兴，听她这么一说更加的来气：“看什么看，看她讨太后的欢心受到奖励么？”

说完后又补一句：“太后真是偏心。”

她记得曾经自己的一个宫女不小心打破了芹夜花花盆，被庄仪太后拖出去打了个半死，后来那个小宫女是不治而死。

而现在呢？现在纵使她张梦莲摘了那么多，也没得到一丝惩罚，难道因为她是皇后？又或者又是因为她曾经救过那老家伙?

她的心里不平衡，更不认输！

“主子，我们进去看看，我觉得这么静必定有问题。”清华道。

一语惊醒梦中人，林仙儿突然觉得清华说的不无道理。当下决定进去看看。

刚走进就听到庄仪太后的叫唤声：“哎哟，哎哟，快，快放开我，放开我。”

“快，快按住，不能动。”张梦莲的声音。

林仙儿一愣，顿时心底一慌，完了张梦莲绑架了太后。

太后被绑架2

“快，快按住，不能动。”张梦莲的声音。

林仙儿一愣，顿时心底一慌，完了张梦莲绑架了太后。

以她那欺君的胆子，相必绑架太后也不足为奇吧。

“哈哈，张梦莲居然对太后用刑。”林仙儿那妖媚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

清华一听慌了，连连道：“主子，我们快救驾吧，定是大功一件。”

“蠢，走，去找皇上！”林仙儿瞪了宫女清华一眼，直径走人。

还在为主子出谋划策的清华一愣，当下明白了林仙儿的意思，一笑道：“主子英明。”

张梦莲边滑动这手，边道：“母后，再坚持一会就好了，以后只要每月做一次，保证您的肩膀不会疼了。”

旁边的宫女虽然按着庄仪太后，但是心底都害怕，这个皇后的胆子可真大，居然敢如此对待太后。

“什么？每月一次？不，不，哎哟，快，快放了哀家，现在就放了哀家。”庄仪太后一听，眼睛一瞪，惊讶无比，只是他是趴着的，根本没人看的到她的眼神。

“不许松手。”张梦莲看到有宫女迟疑，大声说道。

然后又好声好气的对庄仪太后说：“母后，儿臣知道，会有点痛，但是儿臣这可是为了您好，您再坚持一会。”

庄仪太后一听，心下一急，出口道：“哀家的懿旨你也不听了，哀家——”

张梦莲听她还有力气“发威”当下心底一笑，直接在庄仪太后的背后使劲一按，只听庄仪太后还未说完的话变成“哎哟！”一声。

“啪啪——”

张梦莲一收手，连续拍了两下手道：“OK！”

司马剑澜一听林仙儿说庄仪太后被张梦莲绑架了，放下手中的书，急急忙忙的跟着往锦阳宫跑去，还带了一批御林军。

那样子，真的像是有人要夺宫一般。

司马剑澜心底怒气冲冲，真不应该养虎为患，这下他可有理由直接灭了她张家！

不是他和张家有仇，只是那欺君之罪一直窝在他的心里，眼下她张梦莲又威胁太后，是可忍孰不可忍！

太后被绑架3

不是他和张家有仇，只是那欺君之罪一直窝在他的心里，眼下她张梦莲又威胁太后，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是他和张家有仇，只是那欺君之罪一直窝在他的心里，眼下她张梦莲又威胁太后，是可忍孰不可忍！

“哐——”花容店的门毫无预兆的被人撞开。

司马剑澜满脸怒气，而林仙儿则得意洋洋。

庄仪太后拉着张梦莲的手，原本是笑容满脸的，但是此时却满脸的诧异。

“澜儿，你这是要干嘛？”庄仪太后诧异的问着司马剑澜。

看到张梦莲和庄仪太后相处的非常融洽的样子，司马剑澜挂在脸上的怒气变成了迷茫。

而林仙儿更是沉不住气的道：“你，你不是绑架了太后么？”她指着张梦莲道，完全没有半点礼数。

绑架？张梦莲和庄仪太后面面相觑，连宫女都满脸的疑惑。

司马剑澜冷眼看了林仙儿一眼，真够蠢，居然说出这么白痴的话，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太后和皇后无比的亲热。

“哦，是儿臣唐突。”司马剑澜马上笑脸相迎：“没想到莲儿的动作这么快就把这装修的美轮美奂。等朕有空也要来享受享受。”

司马剑澜说完话，还特意看向张梦莲，那意思再冥想不过了——你得伺候我！

“好了，你也不用多说什么了，既然是误会，贤妃你以后可要注意了，别无事生非！”庄仪太后在宫中生活了大半辈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林仙儿的用意？

她不过是想借此事来给自己增加分量。只是她也太无中生有了。绑架？查清楚都不查清楚，真是汗颜！

估计若是自己真的绑架了，等她找到皇帝，她的老命也没了！

林仙儿委屈的低下了头，暗暗的瞪了张梦莲一眼，若要是那眼神能杀人，她定把她碎尸万段！

绑架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张梦莲依然过她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打理着她的花容店，时不时的和宫女们打打闹闹，好不快活。

还记得上次那个司马剑澜说过要她伺候他的，那她得好好的训练一批训练有素的宫女出来，这样她就不用亲自动手了。

没见过的妹妹1

还记得上次那个司马剑澜说过要她伺候他的，那她得好好的训练一批训练有素的宫女出来，这样她就不用亲自动手了。

本来么她就属于懒人，现在要她去伺候那个司马剑澜，心底多少有点不爽。

如果说是她自己愿意的，主动的，那她还会干的乐意，可是眼下是他命令的，那就别怪她故意不听话。

再说了她又不是她的女婢，凭什么什么都听他的？

阳光透过天窗洒进了屋里，琉璃瓦上点点水珠折射出万道光芒。

天气有点热，不是很适合在外出行，张梦莲总是窝在花容店里，因为这里其他地方都要凉爽的多。

不知道那个皇帝是用什么建造的，居然如此凉快，并且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天然温泉，泉水还是自动调换，每天都是新鲜的水。

她也经常在里面洗澡，整个池都是用玉砌成的，真是奢侈！

“皇后姐姐——”

张梦莲还在沉思研究这个皇帝为什么如此的奢华，就听到一声娇滴滴的声音。

皇后姐姐？又是那个破皇帝的哪个嫔妃？

张梦莲一脸的无奈，哎！这就是生在帝王家的儿媳的“好处”！——美女一大把，看也看不完！

“姐姐这怎么连个宫女也没有？”张梦芯见锦阳宫一路走来一个宫人也没见，心里很是疑惑。

原本就在王爷府听说她的姐姐是万般受宠，可是怎么会如此寒酸？连个可以使唤的宫女也没有？

张梦莲抬头像声音的来源看去顿时觉得气流倒转，一口气呛的她喘不过气来。

这人，怎么和自己长的这么像？

突然司马剑澜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哼，你以为你张梦莲张的和芯儿差不多，我就会把你们弄混了？！”

她还记得他当时满脸的暴溴之色，那样子十分恐怖。

看来眼前这个和她有众多相似的女子就是张梦芯了！

当下张梦莲就收起心底的疑惑，柔和的一笑：“妹妹，你怎么来了？”

没见过的妹妹2

看来眼前这个和她有众多相似的女子就是张梦芯了！

当下张梦莲就收起心底的疑惑，柔和的一笑：“妹妹，你怎么来了？”

伪装她当然也会，就从张小玉那里得知，她张梦芯居然让她的姐姐和她一起欺君，就证明她对姐姐的爱根本就是“心怀不轨”。

不过张小玉也说了，张梦芯本来还指望姐姐能把她也带到王府，然后姊妹共同服伺一夫。可是没想到她却被那个霸道的皇帝看中。

哎！到底张梦芯是真心对她，还是假意呢？

“呵呵，我好久都没和姐姐见面了，想姐姐了。”张梦芯笑的无害，一双天真的丹凤眼眨巴眨巴的，非常可爱。

“再说了，我和姐姐很少这样分开过，难道姐姐不想我么？”张梦芯又道，亲昵的抱住张梦莲的手臂。

要说张梦莲是妖妖美丽，那么张梦芯就是天真无邪。

两人最大的区别莫过于眼睛和风格。

“哦，怎么会？”张梦莲抽出自己的手臂，她有点不习惯张梦芯的撒娇。因为她还不清楚眼前这个妹妹到底是笑里藏刀还是惺惺相惜。

张梦芯立刻像是领会到了什么，强颜一笑道：“皇后娘娘吉祥，是臣妾唐突了。”

张梦莲一愣，笑道：“妹妹何须多礼？”。

心下当即就觉得这个张梦芯果然心计很深，和表面上的单纯真是相差甚多。

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之前的那个张梦莲会什么都听从她的。难道是之前的那个张梦莲太笨太傻?

傻到欺君都敢?

不，应该不会那么不堪，但是又是什么原因呢？张梦莲想不通。难道真是他们姐妹情深?

张梦莲笑容可掬的打量着张梦芯，笑道：“妹妹如今新婚燕尔，怎么没见妹夫呢？”

张梦莲不知道王爷府的事情，当然也不知道司徒宜君冷落张梦芯。当下一言，张梦芯心底一股气流，满心难受。

----------小痕分割线----------

希望亲们多多给与意见，要是喜欢小痕的文文顺便投上几票，谢谢！

没见到过的妹妹3

张梦莲不知道王爷府的事情，当然也不知道司徒宜君冷落张梦芯。

当下一言，张梦芯心底一股气流，满心难受。

她故作镇定的道：“姐姐难道不知宜君对你的情谊么？”说完还特意的用她那清纯无害的眼睛扫了张梦莲两眼。

“妹妹这是何意？”张梦莲摆动了下厚重的水袖，坐正了身子，不以为然的道。

张梦芯见张梦莲故意支开话题，咬咬牙，想把事情全盘托出。却响起了张小玉的声音：

“芯妃有所不知啊，皇后娘娘自从那日从你那回房后就失忆了，所以一切的事情她都忘记了。”

张小玉边说，边倒茶，眼睛还含笑意的盯着张梦芯，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你还想怎么脱我家小姐下水?

虽然张梦莲没有把一起的事情都和张小玉都说了，而聪明的她又怎么不知道张梦芯的阴谋呢?

只是先前的那个张梦莲太傻，不相信一心对自己好的妹妹会为了她自己的私欲放弃姐姐和整个家族。

如果那个司马剑澜突然大怒，要治她张梦莲一个欺君之罪，杀了她，那她也是死不足惜?

而张家上下，除了她张梦芯一人能逃脱厄运，又有谁能幸免?

她的算盘打的太精了。只顾她自己，而以前的那个张梦莲也太信任她了，太傻了！

“这，这——”张梦芯有点慌张，她又有点不知所措：“姐姐，你没事吧？”

“芯妃这可是皇宫，说话可得注意些啊，我们皇后是不会介意的，但是这后宫眼线纵多，您可是要被定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

张小玉又端起桂花糕，轻轻地推向张梦芯。

言语看似好意，分明就是要她注意自己的身份。

“小玉！”

张梦莲呵斥着，然后笑着说：“芯妃别介意，小玉是什么性格你也是知道的，不过这宫中的规矩确实过多，为了不让人说我们张家无礼，我们还是多注意些。”

波涛暗涌1

张梦莲呵斥着，然后笑着说：“芯妃别介意，小玉是什么性格你也是知道的，不过这宫中的规矩确实过多，为了不让人说我们张家无礼，我们还是多注意些。”

动作亲昵的拉起张梦芯的手，巧笑嫣然，如同真的和她姊妹情深一般。

但是两人又怎么不知道是逢场作戏，故作亲昵?

张梦芯心底一股怒气，但是也不好发作，毕竟自己连个王妃都不是，凭什么和皇后平起平坐?

心底的不服，渐渐加深，凭什么男人的心在她的身上，而权利又在她那?

她要把属于她的一切都拿回来！像娘亲把属于她的都拿回去一样！

“呵呵，皇后说笑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到侯门的规矩。只是我一见姐姐，高兴的都忘了。”张梦芯笑着，亲手为张梦莲倒上一杯清茶。

张梦莲满眼的笑意，欣赏似的点头。

两人聊了片刻，都说些不疼不痒的话题。

张梦芯终于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在张梦芯走到门口的时候，张梦莲说了一句话：“梦芯，不管以后怎么样，不管我还记得不记得你，只要你不做对不起我的事，你永远是我的好妹妹！”

这句话像是警告，也像是宣告：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那么我也不会再对你这个妹妹不客气。

又像是安慰：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心中有我，我定会依然爱你！

只是一语双关。

张梦芯的身形一愣，眼泪哗哗的流了出来，她哽咽的道：“姐姐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难忘。”

一句话说的千百回肠，那一刻，张梦莲觉得眼前的妹妹是真的爱“她”这个姐姐的！

“小姐不去看看宜王爷么？”张小玉见张梦芯走后，张梦莲一脸落寞。边收拾茶具边道。

“宜王？”张梦莲笑了。

她又不认识这个宜王，她为什么要去呢?

如果她是要对那个宜王投怀送抱，那她想她不必了。

波涛暗涌2

她又不认识这个宜王，她为什么要去呢?

如果她是要对那个宜王投怀送抱，那她想她不必了。

一入侯门深似海，她本就想逃离皇宫，又怎么会想去王爷府，和自己的那个“妹妹”同伺一夫呢?

“是啊，难道小姐不想再见见宜王么？”张小玉眨着她那清澈的眼睛问道。

“情情纠结何时了？”张梦莲笑看张小玉：“难到你以为你家的小姐这么不知道分寸么？”

一切之在不言中，一切之是到此为止！

张小玉低头，有些理解，又有些觉得她家小姐和以前相差太多。

不过反过来想，她说的也不为错，如果再继续相互纠结下去，下场只是两边难受，更悲惨会直接砍头。

看来她家小姐看的比较透彻，也是非常豁达，不然那相思苦只能忍进口中，吞进肚子里。

司马宜君本想借着张梦芯还在锦阳宫去看看那让她朝思暮想的人，但是他刚离开皇太后的慈宁宫，就一脸笑容的张梦芯。

“王爷。”张梦芯福身行礼。

司马宜君张张口，想说话，但是终究抬抬手，一佛袖道：“起来吧。”

他有些恼怒，怎么姐妹俩人见面却不多多相处，怎么快就回来?

他承认自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他就是被掉亲这档子事堵得慌，他怎么也无法释怀，自己娶了自己喜欢人的妹妹。

而自己喜欢的人，却成为了他的皇嫂！

张梦芯知道司马宜君为何如此的生气，她心底的怒火再次燃烧，凭什么她的夫君如此的对自己的姐姐恋恋不忘?

凭什么明明是喜欢她的男人却如此的厚待张梦莲?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不公平！

“皇上有旨，宣召芯妃去御花园一同赏花。”

正在张梦芯愤愤不平的时候，一个太监小跑着来到他们的身边道。

张梦芯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但是眼下司马宜君可在她的面前，难道皇帝就这么不顾及他们的兄弟之情?

皇帝的试探1

张梦芯知道皇帝是什么意思，但是眼下司马宜君可在她的面前，难道皇帝就这么不顾及他们的兄弟之情?

如果说皇帝没有下旨说要封她为皇后，此时倒不显的不安。但是，没有如果。

皇帝对她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张梦芯左右为难，看着司马宜君不知所措。

这时一个小太监又从另个方向一路小跑而来。

“王爷，皇后有请，请王爷去尝尝她酿制的雨荷露珠茶。”小太监言完毕恭毕敬的站在那等着宜王。

但是低下的头却目光闪烁。

“皇后？”司马宜君有些惊喜，又有些迷茫。

张梦芯见他那惊喜的眼神，咬咬牙，一甩头，往御花园方向走去。

这就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默契？一个心里恋恋不舍，一个心里百般焦急?

凭什么她要苦了自己？她一定要他为自己的做法付出代价！

张梦莲在贵妃椅上闭目养神，长长的青丝沿着贵妃椅的边缘一泻而下，那绝美的容颜印着血红的宫服，她异常的娇艳。

唇不点而朱，颜不黛而媚。

弯弯的柳叶眉不稀不疏，有一股自然形成的天然之美。

细密而卷翘的睫毛，如蝴蝶羽翼般在微风中微微的抖颤。

锦阳宫内，空无一人。

司马宜君轻轻移动着脚步，远远的就看见那个他朝思暮想的人在那闭目养神。

他不知道如今该如何和她说话。

听说皇兄对她很好，呵护有加，听说皇兄为了她一句酣睡后的戏言，给她派发二十余名宫女任由她使唤。

听说皇兄曾经等了她足足一个时辰，却未对她发火，听说皇兄总是想方设法让她开心，夜夜拥她入睡。

这是何等的情怀？

她那么单纯善良，当然会得到别人的惜爱，他该去打破她的这一切看似平衡的一切么？

虽然她总是妖艳而闪耀，但是又有谁明白她有颗堪比菩萨的心？

相反，她的妹妹，他的妻，虽然天真无邪，可是她的心，她早就看穿。

皇帝的试探2

相反，她的妹妹，他的妻，虽然天真无邪，可是她的心，她早就看穿。

从他掀起她的红红的盖头起，从他第一次碰到她惩罚丫鬟起。

张梦莲总觉得有一双赤诚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缓缓地睁开眼睛，顿时惊的半点睡意也没。

四目相对，她眼里没有相逢的惊喜，他眼里却有期待之意。

“你——”

“你——”

轻启丹唇，两声重叠，却不唐突，也不尴尬。

张梦莲轻笑：“这里是锦阳宫。”

她的意思在明显不过：这里是皇后的寝宫，你是谁?

“莲儿，你——”司马宜君轻抬脚步，神情专注的盯着眼前的人儿。

他想问她还好么，可是话到了嘴边却又说不出来。

他以为她会像他一样，有着千言万语，却又一句也说不出。

可是他发现她的眼神中，自己却是那么的陌生。

“你是？”张梦莲，见眼前的男人刀削般的俊颜，深如潭水般的眸子，那深情款款的神态，儒雅帅气，心底顿时想到了张小玉口中的司马宜君。

司马宜君那帅气的脸上顿时印上淡淡的苦涩，笑的牵强：“皇后娘娘叫臣前来有何事。”

本想着有千种万种开口场白，却没想到他的话却是如此的心痛。自己心爱的女人，是他的皇嫂。

张梦莲见着眼前的男子痛楚的表情，心底淡淡的划过一丝悲伤，她想伸手抚平他那纠结在一起的眉头，她想抚平他心口的伤痕。

可是她不是他的张梦莲！

她无法代替张梦莲来所她的事，她想开口说，但是却是无言。

突然司马宜君抬头笑对着张梦莲：“不知皇后让臣来品茶，茶在何处？”

急促中略显的仓促。但是他又用话来接下去呢？难道还是一股相思水直涌出来，以泻自己的苦水?

不，他不是那样的人。

既然错了，那就错下去吧，既然她不愿再提起前程往事，那就让它们都随风消散吧。

我不是她

既然错了，那就错下去吧，既然她不愿再提起前程往事，那就让它们都随风消散吧。

“茶？”张梦莲有些吃惊。“是谁告诉你的我请了王爷你喝茶？”张梦莲双眼微眯，不以所然。

司马宜君也眯起了眼睛，看着张梦莲口中那银光闪闪的米字形牙套，却并没听见张梦莲的话中满是诧异。

“你？”

司马宜君惊讶的说了个你字，不知下面的话该如很说出。

张梦莲知道他想问什么，轻轻站了起来，慢慢的走像司马宜君，轻声道：“我是张梦莲，但是不和你相恋的张梦莲。”

“你的张梦莲带走了关于你的所有记忆，而我却带给了这个身体唯一能证明我不是张梦莲的理由。”说完，张梦莲指着自己的牙套，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

司马宜君一愣，身形微颤：“这就是你给我的诀别话？”疑问中充满了质疑。

“诀别？”张梦莲妖媚的笑，抬起头后又把目光紧紧的锁定在了司马宜君的眼睛上，一个一个字的道：“你看清楚了，我的眼里有没有对你的情？”

一字一字坚定而绝情，一下下，一刀刀慢慢的打进司马宜君的心底。

是的，她和他的张梦莲是不一样，除了张的一样外，其他一律不符合。

不，她连张的都不像，因为他的张梦莲口中没有那奇怪的东西，她一笑倾城，而她呢？

她敢笑的她那么的明媚么？她笑的有她那么无情么？

司马宜君被张梦莲打败了，他有些失魂落魄，而她却感觉自己也有些心疼。

她也许只是同情，而他却是伤心！

张梦莲觉得自己的话太伤人，如果她说的婉转点，用皇权来压他，那么他就不会这般的难受吧。

但是自己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心软而又害了一人，我不杀伯乐，伯乐却因为我而死。

张梦莲闭眼抬头，让泪水不下流。这般的情感，为什么张梦芯为了自己一己私欲而让她的姐姐断送?

我不是她2

张梦莲闭眼抬头，让泪水不下流。这般的情感，为什么张梦芯为了自己一己私欲而让她的姐姐断送?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让人不择手段?

不知何时，张小玉轻轻的拿起手帕，送到张梦莲的面前，她低头不语。

在她的心底一直以为她的小姐真的是忘记了宜王爷，但是从刚才的情形看，并非如此。

原来不管是做小姐的她，还是做皇后的她，她总是处处为人着想。

“小玉，你说我是不是太无情了。”张梦莲接过手帕道。

其实她在见司马宜君的那一瞬间有种与君相识的感觉，只是她知道自己，对他没有刻骨铭心的爱，有的只是淡淡的歉意和同情。

如果说，张梦莲本人没有被自己这个假张梦莲代替了，那么他们的爱情受否真的能感化天地，还是被双双诛杀?

“娘娘这是成全。”张小玉轻轻把茶送到张梦莲的手中。

她的主子怎么会是绝情呢? 要知道深宫里她虽然才来不久，但是她早在进宫的第一晚上就明白了此地的险恶。

如果你不小心，那就是万劫不复。

再说了，就算她家的小姐和宜王爷真心相爱，能越过皇上那道坎么?

要怪只怪那个生性娇惯的二小姐，活该她连王妃也没有坐上。

她并不是以前就不喜欢张梦芯的，但是从自家的小姐那知道的，虽然小姐没有点破二小姐的话，但是她小玉再怎么笨也不会不理解二小姐的居心。

以前在张府她就觉得为什么夫人对小姐不冷不热，甚至是恶言相讥，但是二小姐却是热情相待。

原来都是在利用她家的小姐啊！

“成全？”张梦莲喃喃自语。

“对了小玉，帮我去查一下刚才是谁宣召宜王的。”突然张梦莲想起了刚才司马宜君的话。

他说，是她宣召他来品茶。

可是她根本没有宣召过啊？

难道他是想见她，说了谎话？

爱一个人难道有错么？

可是她根本没有宣召过啊？

难道他是想见她，说了谎话？

可是他不像那样的人啊？

难道是有人假意传旨？想让她被皇帝捉奸？

张梦莲的眼神变得悠远深长，这个宫中到处都是野心和心计。一不小心就掉进无底洞，万劫不复。

是谁要陷害她呢？她一定要查出来。

张梦芯一人出了宫，眼神迷离而散漫。

她本以为她和他一起入宫，然后经过太后的调节，他们会一起回家，然后从此他对她日渐生情。

可是，他却去见了姐姐。

张梦芯脸上印了一丝的苦笑。原来他今天肯进宫，完全是因为她啊？

那她算什么？

为什么她不爱的人对她死死相缠，而她爱的人却是对她不闻不问？她难道和姐姐的差别就那么大么？

刚才皇帝对她依依不舍，含情脉脉的样子，她历历在目。

他在她下跪福身的时候，迫不及待的扶她起身。

他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紧紧的抓住她的手。

他在她没有半点危险意识的时候，紧紧的拥住了她，含住了她的唇。

他还在她咬破他的唇的时候，依然温柔款款的道：只要你愿意，我宁愿放弃整个江山与你携手共游。

他还说，他赐她姐姐为皇后，其实只为了将来她能回到他的身边。

可是她的心只在司马宜君。

就像司马宜君的心只在姐姐的身上一样。

其实姐姐那看似风光的外表也是苦水一堆。只是她不知，而她知！

她没有理由去嫉妒她。都是一样的可怜人啊，若不是皇权，估计他们还可以共伺一夫，估计她也不会这么苦，被司马宜君当成小人。

难道真的是她错了么？她不该劝解姐姐成全自己，她不该怂恿姐姐和自己调换，欺上瞒下。然后四人一起痛苦。

与其四人痛苦，那么她为什么不让她一人痛苦，而成全别人呢？

可是，她觉得她做不到成全别人，而苦了自己。

可怜人

与其四人痛苦，那么她为什么不让她一人痛苦，而成全别人呢？

可是，她觉得她做不到成全别人，而苦了自己。

雨倾盆的大雨，毫无预兆的下了起来，扬起的灰尘很快被雨水再次的打压下去。

她仰天长啸，苦涩的心难受之及。

是的，她没有姐姐的善良，却比姐姐多了副善良的面孔。

可是谁人不自私？若是人不自私，那么司马剑澜就不会不经过她的同意，执意要立她为后。

全天下那么多的女人，为什么他就偏偏选自己？

张梦芯没有坐马车，一脚深一脚浅的在雨中行走，身上的月白色的宫衣到处都是淤泥。

那绝美的容颜像是水中独傲的青莲。

如果她和张梦莲调换，按就是绝配，可是她叫梦芯，不叫梦莲。

雨如瀑布般，扬起的雾气迷了张梦芯的眼，终于她晕倒在宜王府的门前。

当张梦芯醒来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小平，小平——”她嗓子干涩，想叫她随身的丫鬟张小平为自己倒茶。

可是她喊了两声依然没有见张小平的影子。

不得不自己起身，颤颤谔谔的倒了杯水，喝后，又慢慢往床边挪去，躺下。

身子沉重的无法形容，眼泪从眼睛里悄悄的流出。

她在张府从来都是被宝贝的，可是现在呢？连一个丫鬟也没有。而她从张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却也不知去向。

苦涩的泪，被她咽到肚子里。

张小平在司马宜君的书房里微微颤颤，她不知道宜王为什么如此的不喜欢她家小姐，就算不喜欢也不应该不让她把小姐抬进房啊。

再怎么说小姐晕倒在宜王府门口，她能不救么？就算不是她的主子，她也要救啊！更何况是自己的主子？

满身酒气的司马宜君拿着酒杯，怒眼看着低着头的张小平。

“你——”司马宜君指着他，眼神一漾，一抹笑意。

说是笑不如说是伤心，从皇宫回来他就因为张梦莲的事伤心难过，现下一个小丫鬟也这么的对他视若未睹，敢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做主，把张梦芯抬进屋。

一夜成妃1

说是笑不如说是伤心，从皇宫回来他就因为张梦莲的事伤心难过，现下一个小丫鬟也这么的对他视若未睹，敢不经过他的同意就擅自做主，把张梦芯抬进屋。

那他还有什么颜面可言?

他爱的女人装作不认识他，而他讨厌的女人却偏偏赖着他不放。

现在就连一个丫鬟都敢不听话，那好，他就让张梦芯后悔骗婚，知道什么是欺骗他的代价。

司马宜君嘴角一扬，一抹笑意一扬而上，看了直让人腿脚发麻。

“小平？”司马宜君抬眼看着张小平，然后勾勾手指。

张小平依言往前走了几步，停在了司马宜君的面前。

“你叫小平？”司马宜君笑着问道，那笑容如同摄动人心的蛊毒，深深的印在他的脸上。

张小平抬起头，看着司马宜君那迷人的笑，心渐渐跳动，越来越快。

他刚毅帅气，他如画中人般儒雅，他笑的那么摄动人心，他是高高在上的王爷。他是多少少女梦寐以求的夫君对象。他从来没对过小姐笑。

可是他却冲她笑了，那笑，带着浓浓的魔力，带着深厚的诱惑力，让她欲罢不能，迷失自我。

“真好听。”司马宜君调侃着，又端起了手里的酒杯，一扬头又喝了一杯。

张小平嘴角微微扬起，心底的那道防护随着司马宜君的话消失殆尽。

“你想当王妃么？”司马宜君诱惑着，他用粉嫩的舌尖舔了舔他那殷红的唇，轻轻的呼出一口气在张小平的耳边。

说完他呵呵地笑了起来，借着酒意看着眼前不知所措的女子。

“给。”司马宜君把酒杯举起，往张小平面前举：“想当就把它喝了。”

他吐气如兰，唇齿之间带着淡淡的酒香，却是那么大胆着勾引着刚刚情窦初开的张小平。

张小平咬咬牙，一举杯喝了他刚才喝过的女儿红。

“咳咳。”她从未喝过酒，却被浓浓的酒香和辣的酒水呛到。她咳嗽的有点抖颤，但是她的眼睛却倔强的迎向了司马宜君。

一夜成妃2

“咳咳。”她从未喝过酒，却被浓浓的酒香和辣的酒水呛到。她咳嗽的有点抖颤，但是她的眼睛却倔强的迎向了司马宜君。

司马宜君一把横抱起张小平，褪去她的衣服，扫过书桌上的书，热烈的唇吻上了她。

春宵一刻，他没有在罗帐之下。她亦没有尝试到雨露的甘甜。因为他在褪去她全身的衣服时，却猛然的看到了张梦莲对着他笑。

他匆匆的跑出了书房，丢下还躺在书桌上衣衫不整的她。

清泪划过脸颊，落在青丝上。

一夜，她就躺在书桌上，天微微发亮时，她才穿上那身粗布衣，有些不甘，又有些失落。

为什么到手的却就这么收场？为什么他给了自己的希望又把她深深打入谷底？

蹒跚的走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很多丫鬟下人在搬她的东西。

她苦笑，难道她得不到，还要把她撵出去？

“侧妃。”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熟悉的丫鬟对她微微福身。

张小平有些不知所然，看看身边，又看看身后，再看看周围，没见一人。

“侧妃您找什么？”这时那丫鬟又道。

“我？——”张小平指指自己。

“从今往后侧妃您就搬到藏星阁了。”那个女子又道。

侧妃？张小平有些发愣，藏星阁？他给了她妃子的名誉，也给了她比自家小姐还好的住处。

但是她的心怎么会是如此的疼？

她该庆幸还是悲伤？

庆幸自己终于成为他的妃子，悲伤他只给了自己一个虚名？

不，这对于她来说就够了，只要自己以后好好的伺候他，他总会对自己好起来。

张小平单纯的想，但是她却忘记了她的那个擅长嫉妒的主子——张梦芯。

她也没想过张梦芯日后会如何待她，她只是一度的沉浸与自己编织的爱情的围墙，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甜蜜爱情里。

想着昨晚看着司马宜君那漾人心神的微笑，惹得她一脸娇红。

不要你的假心假意

想着昨晚看着司马宜君那漾人心神的微笑，惹得她一脸娇红。

锦阳宫里，张梦莲一只手拿着剪刀，一只手拿着花枝，一根根的修剪那娇艳欲滴的花儿。

这是她为庄仪太后准备的，所以她倍加的小心。

要知道庄仪太后可是救过她的命的人。

司马剑澜自从被张梦芯拒绝后，就一直闷闷不乐，跑到了林仙儿那，两人缠绵在一起。但是他的心却不在此人身上。

也许之前，在没有遇到张梦芯之前，他对林仙儿算的上是眷顾，但是现在，她什么都不是。

一早，他就往锦阳宫跑去。

“砰——”的一声门开了。

张梦莲愣愣地看着还没上早朝的司马剑澜，手中的剪刀啪的一声掉落到地上。

“咝——”张梦莲倒抽一口气。连忙蹲下查看自己的脚趾。

司马剑澜本以为到了和自己朝思暮想的人长的像的张梦莲这，他就会好受点，可是他却微微愣住了。

有那一刻他觉得眼前的人儿才是他的芯儿，而不是张梦莲。

可是她明明是张梦莲，不是张梦芯。

看着她弯下腰，那殷红的血在她的手指间绽放。

“来人，宣太医。”说完他一佛袖子，转身带着淡淡的风，离开了锦阳宫。

张梦莲愣愣地看着离开的司马剑澜，满眼的不甘，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别假好心了，要不是你突如其来，我怎么会被剪刀扎到?

可是她面对的是他的背影，她的愤怒的眼神只是射向他的背影。

慈宁宫内，庄仪太后慈爱的拉着张梦莲的手，满脸笑容，边心疼的道：“都受伤了，还亲自送花。随便叫个宫人不就好了。”

“以后啊，这些活都让下人去干吧。身为皇后，你可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不然这后宫的事，你怎么能顾及的到呢？”

庄仪太后的话虽然听着有淡淡的责备之意，但是眼神却是异常的欣慰与甜蜜。

准备寿礼1

庄仪太后的话虽然听着有淡淡的责备之意，但是眼神却是异常的欣慰与甜蜜。

张梦莲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见到司翊了，好像是有三天了，不，加今天是四天。

她躺在贵妃椅上，比划着手指，要不是她那明媚妖艳的容颜，那样子还真是天真无比。

听宫里传言，再过几日就是庄仪太后的生辰了，她想，那么她就能在乐队里见到他了。

她真的期望庄仪太后的生辰快点到来。她还想好了，若是那天的机会充足，她就和他私奔。只要离开这个闷人地方，要她做什么她都

愿意。

更何况是跟着司翊呢?

想到此，张梦莲甜蜜的笑容绽放在她的嘴角。

“其实你不笑会更好看些。”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张梦莲一跳。

抬眼一看，正是司马剑澜。

笑? 张梦莲象征性的捂住自己的嘴。该死的牙套，她暗自骂了一句，但是当下站了起来，走到司马剑澜的身边，一展牙齿：“谁说我笑不好看，你看，你看，你仔细的看么？”

张梦莲指着自己，逼着司马剑澜。

司马剑澜一把楼主张梦莲的细腰，薄薄的唇狠狠的压上了张梦莲的粉唇上。

张梦莲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呆了，忘记了推开他，也忘记了闭眼睛，就那么的紧张的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像只受了惊吓的小鹿，更多的是不知所然。

司马剑澜在她口中探索着，淡淡的清香他有点沉迷。

他猛地一惊，一把推开了张梦莲。

张梦莲嘟起嘴巴心里很是纳闷：凭什么你想吻就吻，想推就推啊！

当然这只是她的小小的不满，但是一展颜笑道：“怎么？爱上我拉？哈哈爱上我这个丑八怪啦？”

她是在报复刚才他间接说她丑。

司马剑澜被张梦莲的话咽住了，然后轻扫她一眼，那眼神中带着轻蔑和浓浓的不屑，那意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也不拿只镜子，好好的照照自己！

准备寿礼2

司马剑澜被张梦莲的话咽住了，然后轻扫她一眼，那眼神中带着轻蔑和浓浓的不屑，那意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也不拿只镜子，好好的照照自己！

一眼扫完，他马上掉头就走，丢下一句：“为了给母后祝寿，身为皇后也要准备个节目。”说完，卷着一股风，风风火火的离开了。

“记住，可别让我失望。”远远的，淡淡的声音传来。

“靠。”张梦莲万分窝火，一脚踢在贵妃椅上：“为了给母后祝寿，身为皇后也要准备个节目。”

她冲着贵妃椅阴阳怪气的学着司马剑澜刚才对她说的话。

然后一转头，卷起水袖，往前走几步，顿住，侧身，手指着贵妃椅：“记住可别让我失望。”

然后抹了一把自己的鼻子，气冲冲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完全没有皇后的模样。

“靠，要老娘祝寿？凭什么？”她有些不满。

又想起刚才司马剑澜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占了他便宜，占便宜也就不说，关键是他占了便宜后还恶狠狠的一把把她推开。

靠，这算什么事儿啊？

脚上缠着的布慢慢的溢出血，张梦莲苦恼的蹲下身子，嘴里还边埋怨道：“该死的司马剑澜，这笔帐我会记住的！”

——

宜王府内。

张梦芯奄奄一息的躺在榻上，气若游丝，辗转难动。

轻轻动动手指，感觉力不从心。

从那晚回来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勉强自己喝点水。也找不到张小平。

但是外界的传言却不绝于耳，都说张小平成了侧妃，但是她不信。

凭什么张小平成了侧妃，而自己却被人遗弃？

她张小平只不过是她的陪嫁丫鬟，而自己乃宰相之女，张府千金，国色天香，倾城倾国。而她资质平庸，怎么能和自己比？

蹒跚的爬起床，她倒要看看那个贱人到底在干什么，两天没有见到她人了，她不想活了么?

刺眼的浓情蜜意

蹒跚的爬起床，她倒要看看那个贱人到底在干什么，两天没有见到她人了，她不想活了么?

司马宜君在书房发呆，而他身旁立着的张小平手中端着的是桂花糕，发出诱人的清香，可是对于他来说，只是空气。

“王爷——”张小平身穿金花长丝袍，素白的袖口轻轻挽了起来，一看微知道刚才是她亲自做的糕点。

司马宜君摆摆手，示意她放下。

“芯妃，芯妃，王爷吩咐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门外响起了舒强的声音。

司马宜君皱皱眉，有些不悦，但是随即轻轻接过张小平手中的盘子，拿起一块糕点往嘴里送。

“恩。”司马宜君点点头称赞。“平侧妃你的手艺不错。”

说完拿起一块往张小平嘴里塞，张小平受宠若惊，“咳咳——”一不小心呛到，身体咳嗽的有些抖颤。

司马宜君扶助她的肩膀，轻轻的端起茶水送往她的嘴边道：“侧妃怎么如此不小心，来本王给你倒杯水，快些喝了。”

说完温柔的看着她。

张小平满脸含笑的接过水，喝完：“谢王爷厚爱。”

“诶，你我夫妻，何须客气。”司马宜君拿起手帕轻轻的擦拭着张小平刚才喝水，嘴边留下的水迹。

张小平娇羞不，低下了头。

司马宜君伸出素白修长的手指，轻轻勾起张小平的脸，然后轻轻俯下脸，吻上了她的唇。

这些都被刚踏进书房的张梦芯看到，她不能容忍张小平的背叛，她接受不了她喜爱的男子当着自己的面吻了她的丫鬟。

这，对于她来说是奇耻大辱，更是割心之痛。

为什么，为什么司马宜君要这么对她？为什么？

她不甘心，她不甘心。

张梦芯只感觉头晕目眩，身体越来越软，眼前一黑，再次倒下。

扑咚一声，与此同时司马宜君放开了张小平，绷着脸道：“交给你了。”

说完，甩了下水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书房，只留下还沉浸在甜蜜中的张小平，和地上躺着的张梦芯。

皇帝的用意

说完，甩了下水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书房，只留下还沉浸在甜蜜中的张小平，和地上躺着的张梦芯。

锦阳宫里，张梦莲无聊的趴在自己的榻上，想着司马剑澜那个大混蛋交给她的任务。

“做，不做，做，不做，做，不做——”张梦莲掰着手指，一般又一遍的数着。

“哎呀——”她一翻身，爬了起来。

“真够无聊的，数来数去，还不是十个手指？还能多出来一个？”她不满的使劲扯了下身上的衣服。

看看着深红的宫服，闷不闷？

她还这么年轻，穿的半老徐娘一般真是讨厌！

“娘娘有什么烦心的事啊。”张小玉端着一盘水果轻轻放在了张梦莲的床头的桌子上。

“哎呀，还不是司马剑澜那个大混蛋给我出的难题。”张梦莲愤愤的道，还不忘扯一把她的大红宫服。

“嘘——”张小玉紧张的把十指放在唇前，示意张梦莲不要说了。“我的好小姐，你怎么能提皇上的名讳呢？你还，你还骂皇上——。”

张小玉说不下去了，她可不敢说出‘大混蛋’那三个字。

“大混蛋——”张梦莲接过张小玉的话，大声吼着。

锦阳宫内回荡着张梦莲那粗暴的声音，久久回荡不已。

翌日。

林仙儿从宫人那得到消息，皇后也要出席表演为太后祝寿，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这皇上真是胡闹，自古以来哪有皇后自己表演的？说出去他不怕被人笑话么？

不对，她停下笑，暗自揣摩。

这皇帝平时对张梦莲就好的没话说，怎么会害她呢？

难道皇上是想让她更加的讨得太后的欢心，所以才只要她一人准备，而后宫妃嫔没有一人得到消息？

林仙儿暗自得意，好在她安插的有眼线，不然这次又便宜了张梦莲。

想到此，她也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在太后的寿礼上把张梦莲比下去，把皇上的心拉回来。

阴谋

想到此，她也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在太后的寿礼上把张梦莲比下去，把皇上的心拉回来。

舞，早就听说张梦莲擅长的是舞，她不能让她舞成。

想罢她吩咐人去叫司马剑澜去锦阳宫，然后当下就叫着清华和自己一起也往锦阳宫走去。

林仙儿远远的就看到张梦莲在那扭动身子，不知道为何舞，但是她一刻也不怠慢，恨不得一下飞到张梦莲身边，一把推到她，让她无法在练习。

“臣妾给皇后请安。”林仙儿半蹲着给张梦莲行礼。眼睛去飘忽不定。

张梦莲停下体操练习，歪着头，看着林仙儿。

这是她认识的那个高傲的贤妃么？怎么如此乖巧，还给她行礼？

张梦莲憋眉，又次打量她。她定是心存鬼胎，不然怎么会如此的乖巧?

这后宫谁人不知，她林仙儿向来霸道不可一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现在怎么会给她请安?

林仙儿面带笑容任由张梦莲叫她起身再那打量，心里却骂着：该死的，本宫给你请安，你还拽起来了，不但不搭理本宫，还在那悠闲的打量着。

等着，等本宫覆手后宫的时候，就是你张梦莲的“好日子”来临的时候。

暂且忍一时，我看你还嚣张到何时！

“哦——”张梦莲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句，然后像是想明白一般：“贤妃啊，不要多礼，不需多礼。”张梦莲话虽那么说，却没有直接叫起林仙儿。

自顾自的接过旁边十一递过来的毛巾擦了起来。

然后又拿起十二泡的花茶喝了两口，拿起十三手里盘子上的绿豆糕塞进口里。

“恩，好吃。”边吃，边说着。

“来贤妃，来尝尝十三的手艺，那可不是盖的。”

说完，并没看到林仙儿前来吃绿豆糕，

诧异，转头。却见林仙儿还在那半蹲着。

“贤妃？”张梦莲的声音中充满了诧异。

她对林仙儿的不起身有些不解，若要是换做平时那林仙儿恐怕早就起身了，有时甚至连请安都不请安直接冲着自己说话。

阴谋2

她对林仙儿的不起身有些不解，若要是换做平时那林仙儿恐怕早就起身了，有时甚至连请安都不请安直接冲着自己说话。

可是今天怎么回事？张梦莲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人的变化啊！

“皇后未让臣妾起身，臣妾不敢越规。”林仙儿悠悠的到，声音细腻甜美，一幅好不乖巧的模样。

但是她心底早已经没把张梦莲放在眼里了，但是这戏还得演下去不是?

“哦？”张梦莲不仅眼底惊讶，就连声音都盛满了惊讶：“贤妃今日和往日还真有些不同。”

林仙儿心底一惊，以为她看出了睨端，连忙起身：“皇后不是说让臣妾品尝绿豆糕么？”

说着向张梦莲走去，可是由于半蹲着的时间过长，她的双腿根本就不听使唤了。

身体一歪，正好往张梦莲倒去。

“啊——”

张梦莲还没叫，就听见林仙儿杀猪般的叫声。

眼疾手快的清华赶紧扶住自己的主子，而张梦莲这边的宫女也不差，也一把扶住了她。

“咝——”只听张梦莲闷哼一声，却站立不直了。

林仙儿眼底闪过一丝得意，然后满脸的慌张，连忙的下跪，口中直称道：“都怪臣妾，皇后姐姐责罚臣妾的莽撞吧。”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司马剑澜见两人一个一脸苦色，一个一脸歉意的要下跪。

“皇上，皇上，都是臣妾的错，臣妾给皇后姐姐请安，结果皇后姐姐让臣妾尝尝绿豆糕，臣妾由于时间长，腿脚不听使唤，一不小心撞到皇后姐姐，好在，好在。”林仙儿边说，边看向司马剑澜。“好在皇后姐姐被宫人扶住，没什么大碍。”

司马剑澜的眼睛一直放在张梦莲的身上，林仙儿一句话说的那是——醋坛子打翻，万般难受。

张梦莲暗笑：好个林仙儿，原来一切都是她的苦肉计。早就叫好了司马剑澜前来看这出戏。

那句话中，更是千万不是，就都是她张梦莲的错！

为何对我这么好？？

那句话中，更是千万不是，就都是她张梦莲的错！

女人还真能折腾，这皇宫还是早早的离开的好。

司马剑澜又如何听不出林仙儿的话，但是他现在只维护张梦莲，当下道：“贤妃顶撞皇后，处罚三天之内不许离开仙群殿半步。”。

话，很严厉。手，却疼惜的扶住了张梦莲。

林仙儿的眼睛里可以喷出了火，口中道：“臣妾这就去禁足。”当下一摔袖愤怒的离开。

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明明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为什么皇上还帮着张梦莲！

“梦莲，怎么样了。”司马剑澜关切的声音。

“也没什么，就是脚崴了。”张梦莲道。

远处的林仙儿更是愤怒，真是替他人做嫁衣，她不甘心，不甘心！

三天的禁足后，太后的生辰已过。不知道皇帝为什么这么对她！

不过好在，张梦莲的脚不是也崴了么？

从此以后，我林仙儿和你张梦莲势不两立！林仙儿高傲的抬着头，心底嘲笑着。

司马剑澜扶着张梦莲进了锦阳宫，声音中充满关切：“梦莲，你好好的休息吧，以后不要再和贤妃走的太近。”

言外之意，“林仙儿不是好东西”一般，话中也无一不流露出关怀。

张梦莲恍惚中，觉得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这个还是结婚当晚那个掐着她的脖子威胁道，要杀了她的司马剑澜么？

“你为何这般看着朕？”司马剑澜见张梦莲盯着自己的脸不说话，疑问道，手也在自己的脸上摸了摸：“朕脸上有东西？”

“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张梦莲问道。

司徒剑澜一愣，估计是没有想到她会这般问他一样。

“你是朕的妻子，朕的皇后，平明百姓尚且知道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互相关怀，朕岂能不知？”话中满是理所当然，但是心底却是两番境界：为何对你这么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你是朕的妻子，朕的皇后，平明百姓尚且知道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互相关怀，朕岂能不知？”话中满是理所当然，但是心底却是两番境界：为何对你这么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林仙儿，贤妃的事情，没有人再来找张梦莲的麻烦。

谁都怕，一不小心被皇帝禁了足。

太后的生辰在即，谁愿意丢掉这么好的机会？谁不愿意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然后能抓住皇帝的心？

皇宫内外处处都张灯结彩，大红的灯笼，大红的地毯，就连色彩斑斓的花儿也相继绽放，像足了后宫的嫔妃为了争宠，而开的千姿百态。

张梦莲坐在铜镜面前，一会龇牙咧嘴，一会摆首弄姿，一会轻轻扯着红唇露出个蒙拉丽莎的微笑，一会露出那难看的米子形的银色牙套。

“哎！”

最终她长叹一口气，趴在了梳妆台上。

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司马剑澜突然对她这个丑女起了兴致，还关心备至。

明明那两排牙套她自己看着都觉得扫兴，可他司马剑澜愣是放着林仙儿、贾一怡那样的美女和才女不瞄一眼，而独宠她一人。

他司马剑澜当真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还取的是她这瓢最难看的？

“娘娘。”张小玉轻轻唤了张梦莲一句。

“恩？”张梦莲懒懒的坐正了身。

张小玉轻轻笑了笑，拿起了凤冠带在了张梦莲盘好的头发上。

“真美。”张小玉感慨着。

听了张小玉的话，张梦莲对着铜镜把牙一露，道：“美么？”

“娘娘！”张小玉笑着推了下张梦莲，一幅不依的模样：“娘娘本就是天下无双，只可惜，也不知道那牙套何时能从娘娘口中脱落。”

“听听，听听。”张梦莲转头看着张小玉。“你都说着牙套萨风景，还说我最美，矛盾不矛盾？”

张小玉理亏，低下了头，但是还小声的道：“娘娘您本来就美么，都是那牙套的错。”

原来他是七王爷1

张小玉理亏，低下了头，但是还小声的道：“娘娘您本来就美么，都是那牙套的错。”

“哈哈，哈哈。”张梦莲笑的毫无章法，一点也没有皇后的模样。

设宴时间被安排在晚上，来了很多朝中大臣，和王亲贵族。

炮竹声不绝于耳，烟花四放，到处都洋溢着欢快。

歌舞升平，奏乐声彼伏不断，好一派热闹景象。

“太后驾到。”一声通告，大小亲臣全部跪拜。

庄仪太后走到凤椅上，坐了下来。司马剑澜也座落，接着是张梦莲，嫔妃大臣。

张梦莲的心思不在有多少人前来祝贺，也不在别人送了什么，而自己又准备了什么。

她一心想从乐队里找出司马翊，可是不管她如何找，都不曾找到。

司马剑澜见身边的张梦莲魂不守舍，不知道她在找什么，眼神也跟着她寻找，可是张梦莲的目光根本就没有定点，他也无法找到她到底在看什么！

司马剑澜小心的扯了扯张梦莲的衣角，想问她在找什么。

可是张梦莲除了拉回自己的衣角外，什么也没做，更没有向司马剑澜看。

这让司马剑澜很不舒服，什么人比他还重要？难道是司马宜君？

对一定是他，因为除了飘忽不定的老七外，司马宜君也没到。

而老七她根本就不认识，更别说找他了。

推算到此，司徒剑澜心底一阵气氛，好个张梦莲，平时他对她也不薄，以为会让她把司马宜君忘掉，没想到到此时她还是对他恋恋不忘！

“宜王到——”一声通传声，打断了张梦莲的寻找。

宜王？也就是和先前的张梦莲有所牵扯的？这样想，她也不免有些别扭，什么先前的张梦莲，现在的张梦莲。不如直接说宰相的大小姐，恩对，就是宰相的大小姐。

张梦莲来张梦莲去的，把她自己都拐进去了！

司马剑澜见张梦莲的神色变了，顿时心底更气：她果然是在找老三。

原来他是七王爷2

张梦莲来张梦莲去的，把她自己都拐进去了！

司马剑澜见张梦莲的神色变了，顿时心底更气：她果然是在找老三。

司马宜君身边跟着的是张小平和张梦芯，而张梦芯则是一般的妃子，而她以往的丫鬟却成了侧妃，这使她的面子上多少有点过不去。

众人表面上当作理所当然，私底下却咋开了。

“没想到传言宜王立了张梦芯的丫鬟当侧妃居然是真的。这下宰相的面子可往哪放啊。”一个大臣说着往一边的张启健看去。

“嘘——声音小点。”另个大臣道：“还听说是因为张梦芯和自己的姐姐调换了出嫁才会被宜王抛弃的。不过现在看来皇后的日子怎么说都比她强上百倍。”

那个大臣压低了声音，和旁边的人窃窃私语。

“就是，这次的欺君，皇上也抹了黑，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只好以错将错。”

张启健的脸色也不好看，他绷着脸不说话，拳头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咳咳——”庄仪太后听着下面的议论不得不假意咳嗽两声。

“众位爱卿，能给哀家祝寿，哀家十分的高兴，现在起乐。”庄仪太后为了缓和大家的议论，不得不亲自宣好。

音乐随着庄仪太后的话，响了起来。

而司马剑澜脸色并不好看，他早思暮想的人儿，居然连个丫鬟的身份高都没。让他心里能怎么样平衡。

司马宜君好大的胆子，他给了他心爱的人最高的权利和位置，而他呢？居然拿个丫鬟来侮辱她。

心疼的厉害，他猛地拉过张梦莲的手，使劲的握着，愤怒的眼神恨不得穿过司马宜君的胸膛。

既然你如此待她，那我也不会让你好受。司马剑澜默默在心底说道。

眼睛始终盯着张梦芯，而张梦芯一直乖巧的跟着司马宜君，他往哪她就到哪，她的眼里只有司马宜君，甚至她都没察觉有双火辣的眼睛一直盯着她。

原来他是七王爷3

眼睛始终盯着张梦芯，而张梦芯一直乖巧的跟着司马宜君，他往哪她就到哪，她的眼里只有司马宜君，甚至她都没察觉有双火辣的眼睛一直盯着她。

张梦莲吃痛，不悦的憋起眉毛，看着他的眼睛，追踪到了张梦芯的身上。她暗自苦笑，他们之间的三角恋情，倒扯上了自己。

哎，看来这个皇宫，她真的是一刻也无法继续呆下去。

司翊，司翊，你在哪，快点出来，快点带我走吧！张梦莲在心底呼唤着。

“宜王寿礼，芯妃一舞。”太监拉长的声音，尖着桑道。

众人不明所以，不知道宜王这是在干什么，难道真是要把张宰相的面子扫完，一点也不留？还是又要给张梦芯难堪？

司马宜君见张梦芯未动，把目光投向她，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快上！

张梦芯咬咬唇，一脸的委屈。然后轻轻扯了下经过可以化妆成为的殷红的唇。

她大病还未愈，他本不要她来，嫌弃她。但是倔强高傲的她怎么会就此罢休？

她染红的双唇，画了胭脂，只为他能带上她。

可是他却如此让她出丑。

司马剑澜见张梦芯缓缓站起的身子，手又握紧了几分，满眼的怒火。

张梦莲吃痛，动了动被司马剑澜握紧的手，也不敢言语。

现在的司马剑澜，像足了成亲那晚的样子。她怕自己一不小心惹怒了眼前这个暴君，说不定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捏死她都有可能。

而司马宜君的眼睛却死死的盯着司马剑澜和张梦莲紧紧相扣的双手上。

司马剑澜像是发觉了什么，然后看一眼张梦莲，然后一把搂过她的肩膀，轻佻的挂起一抹笑容。

那样子不像是恩爱，倒像是故意在司马宜君面前挑衅，调戏张梦莲。

司马剑澜的手里搂着张梦莲，但是他的眼睛里只有张梦芯，而张梦芯的眼睛里只有司马宜君，司马宜君的眼睛里只有张梦莲，张梦莲的心却想着司翊。

五角情！

司马剑澜的手里搂着张梦莲，但是他的眼睛里只有张梦芯，而张梦芯的眼睛里只有司马宜君，司马宜君的眼睛里只有张梦莲，张梦莲的心却想着司翊。

四人各怀鬼胎。

这不是三角了，成了五角！

今天本是为庄仪太后祝寿，可是眼下看来，却成了皇室的笑话。

众人都看着往台上走去的绝色美人——张梦芯。

而司马宜君的眼神却是紧紧的盯着张梦莲。可是张梦莲的眼神却是飘忽不定。

张梦芯轻轻摔起长纱，挽起百花甩出，收回，身体旋转，脚抬起，凌空而跃——

轻纱围绕着她，她飞舞着，像是开在火红的花海里的一株百合，清纯，无暇。

香艳全场，倾尽人心。

最后身体的不支，张梦芯旋转着，趴倒在舞台上。

而人们却以为她是在舞，都静静地等待着美人再次起身，再为他们一舞。

可是，片刻后，她仍未起身。

司马剑澜察觉不对，猛地松开了张梦莲的手，连忙起身，大步跨上台去，一把抱起张梦芯。

众人哗然。

看向司马宜君，却见他目光紧锁当今皇后张梦莲。好在皇后的目光却是飘忽不定，不然定有是一场宫闱之乱了！

庄仪太后对一边的太监说了些什么，只见那太监点点头，像司马剑澜跑去。

伸手去接张梦芯，却见司马剑澜不肯放手。

“皇上，哀家的寿礼还没完呢？皇上想先行么？”庄仪太后本就对司马剑澜的冲动行为有所不满，现见他不肯松手，当下就严厉的道。

在司马家族里，太后生辰极为重要，作为人子，必须从始至一。

司马剑澜知道这个道理，当然不会硬和太后对着干，再说如果他今日真的把张梦芯抱走，那么明日定为京城蜚语。

回到位置上，心却跟着张梦芯的人走了，他坐立不安。

而身边的张梦莲依然是眼神飘忽不定，好像在寻找什么。

虚伪的情爱

回到位置上，心却跟着张梦芯的人走了，他坐立不安。

而身边的张梦莲依然是眼神飘忽不定，好像在寻找什么。

众大臣们经过皇帝刚才的闹剧，各个都伸长了脖子，想看他们英明神武的皇帝，又有什么不雅之举，哪还有心思去新上歌舞呢？

“众卿家都听说过朕的皇后会舞。”司马剑澜突然说道，然后得意的看向司马宜君。那眼神满眼是挑衅，写满了：和我斗？那我也让你心爱的女人做回舞姬！

众大臣一听此话，又诧异开来，窃窃私语。

庄仪太后“咳咳——”了两声，示意司马剑澜不要闹下去。

“朕的皇后舞艺超群，比起宜王的芯妃可是有之过而无之不及啊，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的皇后为大家舞一曲。”司马剑澜说完定定的看着张梦莲。

嘴角的笑容直接扩大，眼睛里也写满了柔情蜜意，可惜这一切在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已经被言语击的粉碎。

张梦莲拉回视线，倒抽一口气。

这司马剑澜明显是在报复。那他平时怎么对自己怎么那么的柔情蜜意？

张梦莲一句话也没说，站了起来，然后看向舞台，轻扯嘴角，露出笑容。

这一笑不当紧，她那完美的外表，被牙齿上的银光闪闪的牙套把属于她的美挥霍的一无尽无。

有人笑了，有人憋着，有人议论他们的皇后嘴巴里怎么有如此怪异的东西。

嘈杂一片。

突然一声笛音响起，同时有人报道：“七王爷到——”

只见一人白衣飘飘，墨发上带着同样颜色的玉冠，倒退着身子，望舞台上走去。

熟悉的旋律“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故人相见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众人痴迷了，没有回过神，虽然很多大臣，王亲都是上了年龄的人，但是谁没有年轻过?

他们也有过爱，也有过属于自己的浪漫，被奇妙的旋律岁迷惑，所震撼。

张梦莲傻傻的站着，为什么这人回吹这首曲子?

“儿臣参见母后，儿臣来迟望母后见谅。”温文有礼的声音，司马翊轻轻弯下腰。

“好，好，好。翊儿能来，母后高兴都来不及呢，岂有怪罪之礼？”庄仪太后本来为司马剑澜让张梦莲上台献艺着急，没想到当下来个救兵，打破了刚才的僵局，救了皇家颜面的场子。

她当然高兴。

司马翊抬起头，看到了一身红宫装的张梦莲。

张梦莲本就对这个神秘的七王爷有所好奇，不想他抬起头来，既然是他。看着白衣飘飘，手持玉笛的男子。

这不就是她寻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的司翊么?

刚才那太监说他是什么身份来着？七王爷？他怎么成了七王爷?对，庄仪太后也叫他翊儿。

故人相见2

刚才那太监说他是什么身份来着？七王爷？他怎么成了七王爷?对，庄仪太后也叫他翊儿。

她不明白，她迷茫了。

难道他也向她一样隐瞒了自己的身世?

“我叫司——司翊。”

突然她脑海里传过那天在草地上说的话。

天啊，司翊，司马翊。她怎么那么笨，只差一个字，并且他那天说话还是吞吞吐吐的，她怎么就没想到他是隐瞒了一个字呢。

亏她当时还嘲笑人家是司仪，和四姨。

怪不得她在宫廷乐队里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原来他是高高在上的七王爷！

司马翊很快就回归神来，然后想旁边的位置走去，而张梦莲还傻站在那，痴痴的看着司马翊。

司马剑澜发觉张梦莲的不对，站起来，轻轻揽过张梦莲的肩膀，往位置上坐。

而张梦莲则傻傻的跟着他，如木偶一般。

“该死的！”司马剑澜，见她那个样子，在心底狠狠的骂了一句。

他的皇后居然如此风流，招惹了一个三王爷，又去攀七王爷。

两个王爷长的都是倾国倾城，比自己是油质过而无知不及。

嫉妒心理蔓延着，怒气也滋生着。

司马宜君也心知肚明，原来他的莲儿早就不再喜欢自己了。

刚才他们互相看的眼神，他早已读出了其中的含义，他们的互为惊讶，有说明了他们之前根本就不了解对方的身份。

也许这样的爱情会比自己的和莲儿的长久吧。

司马宜君的心是苦涩的，难受的。为什么他苦苦等来的不是自己心爱的人，而是她的妹妹?

为什么自己心爱的人也会移情别恋？是她不忠，还是自己不够优秀?

司马翊的这段小插曲很快就过了风头，皇宫内依旧歌舞升平，依然为庄仪太后庆祝着生辰。

张梦莲没有心情继续听，看看司马翊的位置，却不见了人。

刚才他还在呢？怎么此时却不见了?

宜王的纠缠1

张梦莲没有心情继续听，看看司马翊的位置，却不见了人。

刚才他还在呢？怎么此时却不见了?

张梦莲想向司马剑澜说自己想出去透透气，但是一扭头却也没有看见司马剑澜。

当下起身，离开了宴席。

外面比宴席内凉快许多，张梦莲四处寻找着，希望能找出司马翊。

悠悠笛声随着风送进了张梦莲的耳边，她心头一喜当下往声音那边寻去。

突然胳膊一紧，被火热有力的手拉住。

张梦莲一惊，以为是司马剑澜。回头，却见是司马宜君痴情的盯着自己。

“宜王——”张梦莲惊讶道，边挣扎着，把自己的手腕从司马宜君的手中抽出。

“莲儿。”司马宜君痴痴地看着张梦莲，眼神中更多的是不信。他的莲儿怎么会如此的称呼自己?

她曾经也和自己一样称呼对方是那么的亲昵，叫自己宜君，可是为什么才一个月都不到，她就称自己王爷?

难道她真的不再爱自己了？他不信，他认识的莲儿是个多情多义的女子，不似眼前这般陌生。

失忆？难道他的莲儿真的失忆了？真的忘记了自己?

司马宜君觉得胸口有些疼。

“宜王，我不是你说的莲儿，我叫张梦莲，请你放手。”张梦莲见无法挣脱，直接把话挑明。

她的心早已经飞到了司马翊的身边，她要问清楚他，到底喜欢不喜欢她。

如果喜欢，那么她就会和他走，她不要呆在这充满怨气和嫉妒的后宫中，还陷在五角恋的畸形恋中。

司马宜君见张梦莲到处张望，眼里完全没有自己的存在，一把搂过张梦莲的纤腰。

张梦莲一惊，脸一转。

司马宜君的唇狠狠压了上来。

“呜——呜——”张梦莲使劲拍打着司马宜君，可是司马宜君却不为所动，依旧紧紧的固定着她。

张梦莲一抬腿，准确的踢往司马宜君的腹部。

司马宜君吃痛，猛地松开了张梦莲。

宜王的纠缠2

张梦莲一抬腿，准确的踢往司马宜君的腹部。

司马宜君吃痛，猛地松开了张梦莲。

张梦莲狠狠地擦了一把自己的唇，然后恶狠狠的道：“我不管以前的张梦莲与你是什么关系，我也不不管以前的我和你有多么深厚的情，我只请你记住，我现在是皇后，你的皇嫂。”

说完张梦莲觉得自称“我”有些不符合自己的身份，然后又补一句达到：“本宫先走了，你好自为之！”

一阵风吹来舞起了张梦莲的衣角，大红色的颜色在这静谧的夜晚妖艳的浮动人心。更是给张梦莲那妖媚的容颜添加了无限的色彩。

司马宜君站在那一动不动，心也开始渐渐往下沉。她真的不是他的莲儿，先不说她嘴巴里那闪闪发光的银色物体。

就连性格也是相差甚多，他的莲儿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他说出那么无情的话。

他的莲儿虽倾国倾城，妩媚妖娆，但是却心地善良。那日相救，他历历在目，怎么会忘记她见自己流的血，在那小声的哽咽哭泣。

如果不是她，也许早就没有了宜王。

司马宜君低头，苦笑。

也许这样对他来说算最好的结局，因为他的莲儿已经成为了他的皇嫂。

如若不是张梦芯，他又怎么会与他的莲儿分开？怒气，全部都转移到了张梦芯的身上。

司马宜君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即转身，他要找到司马剑澜，然后和他协商，他要把张梦莲换回来！

司马剑澜，深情的看着躺在床榻上的张梦芯，那如花般的容颜，那纯洁无瑕的脸颊，是他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也无法触及的的啊。

眼下这容颜就在他的眼前，触手可得。

他轻轻的抚上那如百合般纯洁的面颊，她如此的纯洁无暇，为什么自己得到的永远不是自己想要的?

当初，因为皇位，他的初颜和他的弟弟二王爷走了。

而当他遇到张梦芯的时候，去不想，她又嫁给了三王爷。

兄弟之间的争风吃醋

而当他遇到张梦芯的时候，去不想，她又嫁给了三王爷。

为什么，都是他的弟弟，亦是他的臣子，他连他们都不如么?

伸手，轻轻地拉开她胸前的蝴蝶结，看着她那憔悴的容颜，他的心如针扎一般难受。

“如果，当初没有嫁错，你

Chapter_3

也不会如此。”司马剑澜喃喃地道，一行清泪从那深幽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皇上说的对，如若是她自己不知惜福谁也帮不了她的忙。”司马宜君接着司马剑澜的话说道。

司马剑澜闻言身体一动，站了起来：“三弟。”话带着惊讶，她没想到司马宜君会找到此地，更没想到他见到自己和他的妃子在一起会如此的平静。

不过想想也是，他根本就不爱张梦芯，当然也不会在意她到底和谁在一起，更何况是自己找她，而不是她找自己的。

他当然也没有理由说什么，就算有理由，以他的性格，他一样不会说。

“你这话是何意？以你的意思，她们姊妹错嫁都是芯儿的错？”司马剑澜满脸严肃的反问道。

“哼，皇兄以为张梦芯是无辜的么？若不是她的阴谋诡计，我的莲儿如何会嫁给皇兄？”司马宜君毫不落下风。言语之间全身对张梦芯的不满。

“你——”司马剑澜恼怒：“不许你诋毁芯儿，你又何证据？”

“难道皇兄希望臣弟找到证人，来证明你的芯儿是‘无辜’？”司马剑澜嘲笑，特意在无辜两字加重了音调。

“你——”司马剑澜气的拍案而起：“这是你和朕说话该有的态度么？”

见司马剑澜怒气冲冲，司马宜君咽下肚子里的气：“臣弟不敢。”

“不敢就好，朕就怕你嘴上不敢，心里却不服。”司马剑澜得理不饶人。

司马宜君默不作声，突然想起自己来的目的，当下立即道：

“皇上，臣弟有话。”声音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目光诚恳地看着司马剑澜。

你对她的爱也只不过如此

司马宜君默不作声，突然想起自己来的目的，当下立即道：

“皇上，臣弟有话。”声音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目光诚恳地看着司马剑澜。

司马剑澜眯起眼睛，示意他说。

司马宜君看了看躺在皇榻上的张梦芯，开口道：“既然皇兄如此喜爱芯妃，那臣弟怎可夺人所爱。臣弟决定把芯妃献给皇兄。”司马宜君了口气又道：“我只要莲儿。”

这是交易，不是献。

司马剑澜又如何不知道，他的脸色咻地暴溴起来，眼睛眯起，看着眼前那个温文尔雅温润如玉般的男子。

他的三弟何时变的这般的不理智？难道张梦莲真的有那么好？居然让他变得如此的失魂落魄胡言乱语？

芯妃献给他，自然好，自然可以。可是要让他把张梦莲归还他，那天下的人又不是傻子，怎会不明白之其中之意？

“怎么了？皇兄不敢了么？”司马宜君冷眼看着司马剑澜。

他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眼神看过他，他心底顿时升起一丝寒意。他的三弟何时变的连他都不认识了？

只为了张梦莲么？

哈，他多蠢啊，当时为了想报复张梦莲，特意给了她个皇后的位置，可是他没想到眼前的宜王却要拿他的芯妃，来换自己的皇后。

亏他想得出！如果当时他没有封她为皇后，他想此事办起来定是轻而易举。可是——

“朕的皇后怎是你的芯妃能比的！”司马剑澜背过身，扬起头，高傲的道。

虽然他爱芯儿，但是他的帝王的尊严是不能辱没的。

今天他宜王用他的芯妃换自己的皇后，明天还不知道谁要用什么人来换他看中的人或物呢！

他怎么能允许别人偷窥他的东西？即便是他不要的，他也不许别人偷窥垂涎。

除非是他赏赐的。

“哈哈，原来皇上对芯妃的爱也只不过如此。”司马宜君知道再说下去也是无用，大笑一声，丢下一句话，扔下张梦芯独自而去。

你对她的爱也只不过如此2

“哈哈，原来皇上对芯妃的爱也只不过如此。”司马宜君知道再说下去也是无用，大笑一声，丢下一句话，扔下张梦芯独自而去。

司马剑澜身形愣了下，如果今天来的不是老三，他定当一刀砍了他，可是他偏偏是老三，老三又偏偏如此不给他留尊严。

张梦芯流着泪，起身。他们的对话，她全部都听到了。

原来她在他的心里连个人都不算，只算他要换回姐姐的筹码。

而口口声声说爱他的男人，也变了。好在自己没有那么傻，信了他的话。如果他如真的想要自己，皇后怎么了？难道就换不得么？

只要一道圣旨，把姐姐贬为美人，再过段时间把她送给司马宜君，别人又有什么异言？

她苦笑，自己深爱的人，对自己不屑一顾，而爱自己的人，却又是假情假意。

“芯儿——”司马剑澜见张梦芯起了身，惊讶道。

难道她都听到了自己和老三的对话？看她那伤心的模样，他的心也好疼。他在心底吼道：芯儿，不是我不愿一要你，只是，我的尊严你可曾想过？

“臣妾谢皇上的厚爱，臣妾要回王府了。”张梦芯没有抬头看司马剑澜，微微福身，然后不等司马剑澜说话，轻轻的避开了他伸过来扶自己的手。

再然后迅速的退出了司马剑澜的寝宫。

如果她抬头，她会发现司马剑澜的眼睛里的悲伤，他眼睛里的自己。

她会发现司马剑澜的眼神里是那般的无奈与怜惜。

可是没有如果，如果有如果，她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她宁愿自己嫁给自己不喜欢的司马剑澜，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让司马宜君那般的痛苦。

是的，这就是她的爱，她宁愿自己哀愁一生，她也不要她爱的人痛苦。

可是这个原本善良的心，不知道在何时早就面目全非。

也许是在她哀求自己的姐姐和自己掉婚，也许在她发现自己喜欢的人喜欢了自己的姐姐，又也许在小的时候，只见自己的爹爹只爱姐姐和大娘不爱自己和自己的娘亲。

不要拒绝我与千里之外

也许是在她哀求自己的姐姐和自己掉婚，也许在她发现自己喜欢的人喜欢了自己的姐姐，又也许在小的时候，只见自己的爹爹只爱姐姐和大娘不爱自己和自己的娘亲。

不过一切都是过去，明天她会用行动来让对不起她的人统统都下地狱。

如果司马宜君依然冷漠对她，她想，她也不会心慈手软。

———————————

张梦莲终于在御花园里的角落的地方找到了司马翊，他正一人坐在他们之前一起坐的秋千上。

张梦莲内心激动无比，她想让他带她走，她慢慢的向司马翊走去。

“皇后莫要往前行。”突然司马翊冲她说道，他没有抬头看她。

“司翊——”张梦莲心底一荡，一股难以控制的难受一拥而上。

“本王叫司马翊。”司马翊忍住心底的难受，故作镇定的道。但是心底的那道伤口却越撕越大。

本想着，今晚趁皇兄高兴时问他要了她。没想到她却是他的皇后。

那火红的装扮，那耀眼的凤冠，都一幕幕刻入他心底，打上千百只孔。

“本王——司马翊——”张梦莲幽幽的重复着司马翊的话。苦笑道：“哈哈，原来你是高高在上的王爷。”说完满脸清泪，痛不欲生。

司马翊也不作声，任由她在那嘲笑。

张梦莲抽噎这，半天后才喃喃地道：“可是我不介意，只要你愿意带我走，我愿意放弃皇后的位置，和你远走他乡，离开后宫。”

话中多半带着祈求，那声音如斯如裂，听着人心痛不已。

司马翊从秋千上站起来，使劲握着自己的手，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可是心底的声音出卖了他，他抬头看着张梦莲。

张梦莲见司马翊终于肯看自己了，心头一喜，跑过去抱住了他的腰就抽噎起来。

司马翊闭上眼睛，像是做出万般难舍的抉择一般，轻轻地掰开了张梦莲索绕在自己的腰上的素白纤手，然后转过身背对她。

我介意你非完璧之身

司马翊闭上眼睛，像是做出万般难舍的抉择一般，轻轻地掰开了张梦莲索绕在自己的腰上的素白纤手，然后转过身背对她。

然后闭上了眼睛，眼角滑下一行清泪：“可是我介意。”

张梦莲一把又抱住了他，“我不管，我不管你介意他的皇权，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什么都无所谓，哪怕和你下地狱，我都不怕。”

泪水打湿了司马翊的衣服，粘在他的身上。

“我介意你已非完璧之身。”无情的话，从司马翊的口中缓缓流出。

张梦莲身形一晃，脸上浮上一抹苦笑。她的手轻轻地从他的腰上滑落下来。

原来他不是介意皇权，不是介意皇家的尊严无处可放。他介意的是自己的身体，是否还是完璧。

多么可笑的爱啊？多么荒唐的期望啊？

原来本以为自己对眼前的人爱只是浅爱，还需要继续发展，才能深爱。

可是他的这句话，让她悲痛不已。

原来自己早在不知不觉中对他情根深扎，慢慢的沦陷。

但是眼前的爱她能接受么？虽然她是完璧的，可是她能把自己的幸福交给眼前的男人么？

哦，对了，她忘记了，眼前的男子他是古人，古人不都是注重处子之身么？

如果，就算她和他解释，他可能相信她么？

不会，有谁会相信皇帝的皇后会完璧？说出去多么可笑啊！若她是男人，也不会相信皇帝的皇后还是个处子。

并且皇宫上下，没有一人不知皇帝夜夜留宿锦阳宫。

“既然如此，我们从此不要再见。”张梦莲忍着心底的痛楚，闭上眼睛，任由泪水侵透脸颊。

她转身，一步步往前走，她走的力不从心，她没有力气在多留一刻。可是她的心却驻扎在那个大男子主义的男子身上。

这不能怪他，谁让他生长在这封建的王朝？

要怪，只怪他们无缘。缘分太浅，自然是无法在一起。

有缘无份

这不能怪他，谁让他生长在这封建的王朝？

要怪，只怪他们无缘。缘分太浅，自然是无法在一起。

司马翊的泪水也沿着眼角，一颗颗滚落而下。

其实他知道她是完璧的，虽然他不知道皇兄会一直留着她的完璧之身是何用意，但是她手臂上的那点朱砂是最好的证明。

他又何尝不知这话有多伤人心？可是他必须这样说。

他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让皇兄陷入两难。他不能为了自己私欲，让她跟着他离开皇宫，放弃皇后的位子被皇兄追杀，和他颠沛流离。

他只要她能幸福。

但是听到她那充满绝望的声音时，他后悔了，后悔自己说出那样的话，伤了她的心。

司马翊几步追上张梦莲，一把抱住了她，头潜伏在她的秀发上，一颗颗眼泪像珍珠一样，落在她的发上。

张梦莲心底一动，身子微微发颤。

最后她还是像他掰开她的手一样，轻轻的也掰开了他的手，一步步蹒跚的离开了御花园。

司马翊看着慢慢消失在自己眼前的张梦莲喃喃地道："对不起。"

夜色琉璃，星空繁绕，可是伊人已去，他不管说什么，她都听不到。

花香扑鼻，沁入心扉，可是他却不觉得花儿是香的。

他的心跟随着她离开了，离开了这个身体，离开了这副皮囊。

如果她不是皇后，不是皇兄的妃子，他才不管她是不是完璧之身，他也一定带她走的。

可是这没有如果。她是皇后，这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为什么他们相识的不够早，为什么要让他和她都担负着如此的情深，然后让他们无法相恋在一起?

既然老天安排了他们相识，为什么不早点让他们相识。既然让她嫁于皇兄，那么老天又为什么还让他们相识?

这是惩罚还是考验?

是惩罚，那么惩罚什么?

是考验，那么有考验什么?

他和她之间，还有何值得考验的?

皇后又怎么样?

是考验，那么有考验什么?

他和她之间，还有何值得考验的?

庄仪太后的寿辰已过去三天。

张梦莲还是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样，而司马剑澜在这三天里也没有去锦阳宫。

后宫中都传开了，皇上对宜王的芯妃张梦芯是恋恋不忘。甚至冷落了一度宠爱的皇后。

仙群殿。

林仙儿依然一身的大红纱衣，懒懒的靠在贵妃椅上，嘴角绽放着得意的笑。

“看来真是老天助我。哈哈，张梦莲，终究是张梦莲，就算当上了皇后，也无法取走皇上的心。”林仙儿对着身边的清华笑道。

清华随着主子的话，也扬起了笑容，附和着：“主子现在要去锦阳宫么？”

林仙儿扫了清华一眼道：“哈哈，清华，我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我们要去找皇上。”她扬起头高傲的道。

她可不是徐清零，蠢到这个时候去冷嘲热讽耀武扬威。她可得好好的抓牢了机会，抓住皇帝的心。

至于，那些不痛不痒的事，就交给那个蠢笨无极的徐清零去管好了。

“贤妃，徐美人求见。”小太监向林仙儿通传着。

林仙儿眼神一变：这个徐美人，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要在她要去见皇上的时候求见，真是麻烦。

“让她进来吧。”林仙儿看了看清华，见清华冲自己点了点头，知道她的用意，便也答应了。

“呵呵，姐姐，妹妹来看姐姐了。”徐清零一进里屋就笑道，那样子别提有多兴奋了，就好比见到了皇帝一样。

“哦，妹妹啊，今儿有什么事把妹妹高兴成这样啊？”林仙儿笑道。

“本来清零早就该来看姐姐的，只是前段日子太后的生辰，妹妹我在张罗着，也没空。这太后的生辰过完了吧，我又有些累了，所以今天才来看姐姐。”徐清零说着，边坐了下来。

那样子好似：我今天来看你已经很不错了。

密告1

我又有些累了，所以今天才来看姐姐。”徐清零说着，边坐了下来。

那样子好似：我今天来看你已经很不错了。

林仙儿心底暗骂：好你个徐清零，一副好人样，其实也是个没情没义的主，和我打起马虎眼了，哼，你还嫩着呢。

但是当下就道：“呵呵，妹妹的心，姐姐我知道，这都是皇上的妃嫔，当然得为他多想着，妹妹能来看姐姐，姐姐就很高兴了。”

“来，这是我送姐姐的桂花糕，是皇上亲自送到我华阳殿的，来，姐姐也尝尝。”徐清零边笑着边说。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皇帝亲自送的糕点，可有你的份？

林仙儿眼神忽明，心底一股气憋着。怒眼看了清华一眼，清华很快低下了头。

“哦，皇上亲自送的，当然好吃，来清华，你尝尝。”林仙儿故作惊讶样，然后拿起糕点递给身边的清华。

徐清零见状也不生气，笑着亲自給林仙儿倒了一杯茶，然后压低声音道：“姐姐，今儿我卖给你个消息，日后，姐姐发达了，可别忘记妹妹我啊。”

“那是当然！”林仙儿眯着眼睛疑惑的看着徐清零，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徐清零压低了声音道：“皇后与七王爷有染。”简单一句话，很好的勾起了林仙儿的欲望。

林仙儿不明的看着徐清零：“此话当真？”

徐清零拿出一直耳环道：“千真万确。”

“这是紫欣在太后生辰那晚，在御花园捡到的，并且她还亲眼看到了皇后与七王爷幽会，两人紧紧的抱着。”徐清零把身子往前顷了顷，压低了声音道，满脸的得意。

林仙儿接过徐清零手中的耳环，看了看：“妹妹这话可不能胡说，待我先调查清楚，再一起呈给皇上。”

徐清零点点头眼睛得意的看着林仙儿。

又聊了片刻，徐清零留下了桂花糕，离开了仙群殿。

林仙儿立马叫上清华，两人秘密的往御书房前去。

密告2

又聊了片刻，徐清零留下了桂花糕，离开了仙群殿。

林仙儿立马叫上清华，两人秘密的往御书房前去。

徐清零她这个大笨蛋，多好的机会啊，居然放弃了，给了她，待她铲除了皇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好好的谢谢她，留她一条性命，让她后半身在紫淤宫好好的度过。

御书房。

林仙儿手中呈着徐清零给她的耳环。

“贤妃，朕记得太后生辰，你不是在禁足么？”司马剑澜懒懒地说道，连看都没看林仙儿手中的耳环。

林仙儿咬咬牙，心一狠道：“臣妾当天确实被皇上禁足，但是臣妾实在憋闷的慌，所以，——”

“但是真是臣妾亲眼所见，请皇上严查此事。”林仙儿不慌不忙的说着。

她现在可不能说这是徐清零给她的，要不然到时候不仅犯了欺君之罪，还让功劳都被徐清零那个蠢人得去。

司马剑澜停下手中的笔，看了林仙儿一眼，当下目光被吸引了。

这，这不是张梦芯的耳环么？怎么会到了贤妃的手里？

他记得当晚张梦芯就带着的是这个耳环，并且自己抚摸她的脸时还不小心碰到上面。

林仙儿见司马剑澜吃惊的眼神，暗自得意，她眼前浮现出张梦莲被打入冷宫的场景，自己搬进锦阳宫的情景。

嘴角慢慢绽开笑容。

“贤妃，你说的是真话？你真的是亲眼所见七王爷和皇后幽会？”司马剑澜的声音有些冷，听上去不得不让心底一寒。

不过这些都是林仙儿想要的，她就希望看到司马剑澜生气，然后一怒之下废除张梦莲的皇后。

“贤妃此事莫要在继续过问，也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把耳环给我。”司马剑澜沉寂片刻后道。

这耳环不是张梦莲的，就算是，没有当场抓人，现在前来告状，岂不是无事生非？

“皇上？”林仙儿一愣，从自己虚构出的场景中脱离出来，不明为什么司马剑澜会这么平静。

密告3

“皇上？”林仙儿一愣，从自己虚构出的场景中脱离出来，不明为什么司马剑澜会这么平静。

“我说给我，贤妃无需在细追究此事。”司马剑澜有些不耐烦。

“皇上你为什么要维护皇后，她与男子幽会，可是杀头之罪，为什么皇上要维护？”林仙儿指责着司马剑澜，几乎是咆哮着。

“大胆贤妃！”司马剑澜没想到林仙儿会如此的狂妄，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当下怒道。

“哼，臣妾不服，臣妾要到太后那里去，让她给臣妾做主，看看这皇后的罪行是不是要废除她的皇后之位！”林仙儿气势逼人，一点也不退让，正好符合她平日里的嚣张气焰。

“放肆！都是朕平时太宠你了，让你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司马剑澜气冲冲的站了起来。

“皇上如此说来，那么臣妾们都可以深夜幽会男人。”

“啪——”

林仙儿的话还没说完，司马剑澜就一巴掌扇了过去。

“臣妾不服！”林仙儿大吼一声，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臣妾定要告到太后那里。”林仙儿气疯了，那里还顾及司马剑澜的面子，仍然咆哮道。

“难到你非要朕把你贬入冷宫你才罢休？”司马剑澜威胁道。

林仙儿笑道：“皇上不要忘记了你对臣妾的誓言？”

曾经，林仙儿刚进宫的时候，司马剑澜为了博得美人的开心，曾经许下永不怪罪的誓言，现在林仙儿拿出来压司马剑澜。

司马剑澜当下就怒道：“来人，把贤妃拖下去，送入清宫。”

他本来就在为张梦芯的事烦，而眼前这个林仙儿如此逼迫，他当然受不了。如若今日不罚她，那么日后的后宫都和她效仿，那么他岂不是没有安宁日了？

见来人真的把她拉下去，林仙儿慌了神，连忙跪下去道：“皇上，皇上曾经答应臣妾的，皇上不能失言。”

————————————————沫痕分割线————————————————

希望喜欢文的亲们多多支持，把票票多多给小痕哦。小痕今天单休，码了一天的字，除了吃饭外，哪都没去，55，手都抽筋了！

今晚还有两更，亲们要是等不及，明天在看，呵呵！木啊，亲亲！

遇刺1

见来人真的把她拉下去，林仙儿慌了神，连忙跪下去道：“皇上，皇上曾经答应臣妾的，皇上不能失言。”

司马剑澜一听，更加烦了，这个林仙儿，他早就受不了她的嚣张气焰，好几次都为先前的情分忍了下去，如今更胜从前，他岂能再忍？

如果这事，真的闹开了，太后过问了此事，岂不知道了自己偷偷把张梦芯接到自己的寝宫了?

当下一句话也不说，就挥挥手让人把林仙儿拖了下去。

御书房外传来了林仙儿的痛不欲生绝望的呼叫声，只是没有人为她求情，而司马剑澜更是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

贤妃被皇帝一怒打入冷宫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后宫。

张梦莲对这件事惘若未闻，总是发愣坐在自己的寝宫里，对外界的事情一概不问。

这几日由于她神态不佳，锦阳宫的人全部都在，轮流着哄她开心。

墨玉拿着花束，往鼻子边上一抹，“好香，来娘娘，您闻闻。”说着就把花儿往她鼻子边一晃。

可是张梦莲还是不动，像傻了一般。

她的心底一直停留在那晚司马翊的话里，还未回来。

突然一抹黑影，直窜了进来，众人惊呼，只见一道白光，那黑衣人一刀了结了宫女的性命。

“啊——”

大家炸开了锅，慌乱的叫着，保护着身后的张梦莲。

“张梦莲，出来受死吧！”那黑衣刺客，晃动着剑向宫女们杀了过来。

张梦莲猛的拨开护住她的人，笑着往刺客走去。

此时的黑衣刺客已经杀了一片宫人，只想杀了张梦莲，见她自己不要命了当下就一剑往她刺去。

突然身边的宫女一下扑到在张梦莲的身上，护住了她。

由于这边的呼叫声，和救喊声，与此同时，大队锦衣卫赶到。

那黑衣人狠狠地挖了张梦莲一眼，越窗而逃。

“十一，十一。”护主的是十一。

张梦莲见因自己的寻死，害死了十一，痛苦的叫道。

遇刺2

“十一，十一。”护主的是十一。

张梦莲见因自己的寻死，害死了十一，痛苦的叫道。

等她想要揪出刺客的时候，那黑衣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身边一片的人都倒在了血滩里。

经过这么一折腾，张梦莲体力不支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所有的血迹和人都被清理好了。

而司马剑澜就趴在她的床边，依然睡着。

心底一惊她突然想起了为她挡了一剑的十一，慌慌张张的爬起身，一不小心绊到了趴在床边的司马剑澜。

人一下失去了重心，往前倒去，还睡的迷迷糊糊的司马剑澜，一个惊心，一伸手轻巧的扶住了差点帅哥狗吃屎的张梦莲。

“十一。”张梦莲神经质般的呓语着，根本没有注意此时还搂着她的司马剑澜，整个脸色变的异常的难看。

“死了。”司马剑澜心底的怒气和口中的话不谋而合，他真的很生气，本来以为守护她一夜，她醒来定会感动的淋漓尽涕。

可是却不想为了个宫女，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天知道他强忍着，爬在床边睡觉是多么的痛苦。他从来没有这样睡过，想她九五之尊，何时为了守护一个女人而如此劳神伤身?

为的不就是博红颜一笑么？可是她呢，失魂落魄，哪里像个皇后?

失策，失策。

“十一——”张梦莲一把推开司马剑澜，鬼哭狼嚎般不要命的要往外跑。

“碰——”

与此同时司马剑澜被张梦莲无心的一推，头撞到了雕花窗栏上。

殷红的血，顺着司马剑澜那白皙的额头往下流。

张梦莲也傻傻的转过头，愣愣的看着司马剑澜，心底一慌，忙上前去擦。

“怎么样，怎么样？”张梦莲没有想到又一次因为自己，伤到别人，她很内疚，但是又于事无补。

她白绸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司马剑澜本是恼怒的，但见她如此的难受，还一个劲的给他擦血迹，心底慢慢升起一股暖气。

被关心的感觉是如此美好

她白绸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司马剑澜本是恼怒的，但见她如此的难受，还一个劲的给他擦血迹，心底慢慢升起一股暖气。

眼前的她是慌张的，是自责的，是关心他的，却又是他想得到的结果。

也许心底那丝的满足，只因为他希望她这般对他。

‘张梦莲，我要你爱上我。’司马剑澜嘴角轻佻，一丝坏坏的笑容油然而生。

“你，你怎么还笑的出来？”张梦莲的话中带着些哭腔，他怎么还能笑的出来？

要是平时早就捏着她的脖子大声的叫着，要杀了自己，难不成被碰傻了？“难不成被碰傻了？”

血擦不干净，因为她再怎么擦依然是往外涌的。

“太医，太医，快传太医！”张梦莲见司马剑澜依然笑着，看着自己，慌张的对外嚷嚷着。

司马剑澜就任由她把自己扶到床边坐下，温柔的看着她焦急的神色，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

他的话脱口而出，她微微一愣。她没想到他之所以只笑不语，是因为她关心着他，他在感受着那份被关心的感觉。

心底微微触动，鼻子一酸眼泪毫无征兆的流了出来。

“你，你怎么哭了。”司马剑澜也慌了神，连忙用手去擦拭她脸颊的泪水。

“你真傻。”张梦莲破涕而笑。

太医赶到的时候，张梦莲已经用自己的手帕给司马剑澜止住了血。

包扎好后，太医吩咐司马剑澜好好休息，不要人打扰。

而早朝却为止取消。

庄仪太后听闻皇帝受伤，也急忙赶到锦阳宫，见司马剑澜躺在床上休息，也没有打扰。

只叫了几个丫鬟出去问事。

张梦莲也跟了出去。

庄仪太后严肃的看着每一个人，要知道皇帝受伤不能早朝，这是多大的事啊，自从司马剑澜登基，就没有因为任何事而没有早朝过。

皇上是我伤的1

庄仪太后严肃的看着每一个人，要知道皇帝受伤不能早朝，这是多大的事啊，自从司马剑澜登基，就没有因为任何事而没有早朝过。

昨天连刺客都没有上到她，而早上却无缘无故的受伤，如今却伤的却是奇怪。

“说，是哪个不想活的伤到了皇上？”庄仪太后凌厉的看着排成一排的宫人。

没有人敢说话，当然，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后的寝宫一向很少有人在，这都是皇后定的规矩。

庄仪见众人读不说话，眼神瞄向了张梦莲。

只见她一脸的愧疚，并未说话。

庄仪太后是何等人，当下一眼就看出了睨端：“皇后，皇帝是在你的寝宫受伤的，你看是谁最有可能啊？”

矛头很明显，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指张梦莲。

“奴婢该死。”

远处传来张小玉的声音，她连忙跑了过来，然后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

张梦莲惊讶的瞪着眼睛，忘记了说话。

“大胆奴才，居然敢伤皇上，来人啊，拉出去砍了。”庄仪太后怒眼看着跪在那里的张小玉。

皇帝是她从小疼到大的，她都不忍心骂上一句，舍不得大上一下，却如今被个奴才伤到，能叫她不动怒么?

尽管眼前这丫头，她很是喜欢，但是她始终是丫头，既然是丫头，那就不能伤到主子半分丝毫。

大家都不敢喘气，生怕一起被连累了。

“住手。”张梦莲喝声道，突然响起这是宫里，连忙改口道：“母后请收回成命，一切都是臣妾的错。”

比起先前的声音与气势少了半分威严与硬气，多了几分哀求与怯弱。

要知道，在皇家，你太强悍，或者是太硬，那死的会很惨很惨。

更何况如今对的是皇太后，皇上的亲生母亲！

“皇后有何话要说？”庄仪对眼前的张梦莲多少有些不满，原本对这丫头挺喜欢的，可是自从那晚自己的寿宴后，她就对她很不满。

皇上是我伤的2

“皇后有何话要说？”庄仪对眼前的张梦莲多少有些不满，原本对这丫头挺喜欢的，可是自从那晚自己的寿宴后，她就对她很不满。

别以为她什么都看不出来，先是宜王，后是皇帝，最后是七王。

一个女人怎么能如此的水性杨花?

先前的事她就不计较了，必经是出错了，但是后来的事呢？由如何要她释怀?

今天皇帝受到伤害，往好的想，是不小心，往坏的想是弑君夺位。

张梦莲低了低头，响起了司马剑澜的话：别和母后说，是你错手伤了我，不然她定会罚你。

心底微微有丝感动："是臣妾不小心推倒了皇上，使他的额头碰到了床柱上。"

话一说完，就听到了宫女倒抽口气的声音，张梦莲也有些害怕了。

虽然这个皇太后平时对自己不错，自己平时也献殷勤，可是事关重大，她岂能不怕?

当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那也没用，砍脑袋的事，那熊心豹子胆有个屁用？能救活自己么?

"不，是奴婢不小心把皇上绊倒了，然后摔倒在床边的柱子上。"张小玉依然抢着为张梦莲脱罪。

庄仪太后笑了，眼前这个丫头还着户主，那好，为了皇后的颜面，和皇上的颜面，那就牺牲她了。

"来人啊，把她拖下去。"庄仪太后毫不留情的叫道。

众宫人都紧张的看着张小玉和张梦莲，不敢说一句话。

"太后难道要冤枉人么？"张梦莲不紧不慢的说道，然后也慢慢的站了起来。

庄仪太后看着这个平时对自己很好的女子，眼角又多份凌厉。

难道是因为自己平时对她太好，居然敢冒犯她的尊严?

"皇后说的是，按照皇帝头上破的程度来看，定是有人故意推开撞到所致，怎么可能是不小心绊倒的？"庄仪太后不在给张梦莲机会。

既然她自己不想活，她也没办法。她不会因为是皇后，因为救过自己，因为对自己很好，不挣不抢，而宽容她。

皇帝的庇护1

既然她自己不想活，她也没办法。她不会因为是皇后，因为救过自己，因为对自己很好，不挣不抢，而宽容她。

只要伤到了皇上，她谁都不会放过！

“太后明鉴。”张梦莲屏住呼吸，等候发落。

要知道，张小玉伤了皇上会被砍头，而自己肯定不会，顶多日后会受到排斥。

不过那正好，她正好没有理由出走，寻找自己的路，如果后宫没有人再注意她，那么她走的岂不是自由自在，无人问津?

“把皇后带下去，送去宗人府！”庄仪太后喝道，眼底没了往日的柔和，多了几分凌厉和残忍。

宗人府？要知道历代去了宗人府，能活着回来的没有几个。她这么做就是不要她活！

张梦莲心底划过一丝冷笑，这就是她以为的她在宫里的唯一的保护伞?

这个保护伞却将她亲手送入死亡的牢笼。

侍卫闻言，上前一把抓住了张梦莲。

“皇后，皇后。”张小玉连忙起生去拨开侍卫，而其他的宫女则默默的看着。

张梦莲的心有些凉，这些人，她平日里待他们也不差，怎么除了问题了个个都成了陌生人?

不过也好，这样她就不欠别人的情了。都说情债难换，那么她岂不是一身轻松?

“母后——”这时传来了司马剑澜的声音，大家一愣，都回头看着。

“皇上吉祥——”跪倒声一片。

司马剑澜慌张的走到了张梦莲的身边，怒喝道：“还不松开！”

侍卫闻言，看看庄仪太后，然后松开了张梦莲。

“母后，今天儿臣受伤不管皇后的事，也不关任何人的事，是儿臣不小心，自己伤到的。”司马剑澜眼神温柔的看着张梦莲，深情款款的道。

“皇上，维护妻可以，但不是皇上这般的维护法。伤害龙体，十恶不赦，皇上难道不为自己着想么？那么今后的后宫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伤害皇上了？”庄仪太后的话很刻薄，一针见血。刺痛了张梦莲的心。

皇帝的庇护2

“皇上，维护妻可以，但不是皇上这般的维护法。伤害龙体，十恶不赦，皇上难道不为自己着想么？那么今后的后宫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伤害皇上了？”庄仪太后的话很刻薄，一针见血。刺痛了张梦莲的心。

这就是她每日百般讨好的太后？这就是就她与危难的太后？怎么前后相差如此之大？

“母后说的是，但儿臣在声明一次，儿臣的伤不管任何人的事，是儿臣自己不小心所伤。”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司马剑澜满脸维护的看着张梦莲。

那脸色上写满了关怀，与真情，那眼神好似在说：别怕，有我再，不会有人伤害你，就算是太后也不行。

张梦莲微微有些错意，这还是那个对自己恨之入骨，想捏死自己的皇帝么？

怎么他们母子俩的变化这么大？一个从对恩人的心态变成仇人，一个从仇人的心态变成了“恩人”。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皇帝，你当真这般的维护？”庄仪太后和张梦莲的想法是一样的，当初那个张梦莲，要不是自己来的及时，早就死在了他的暴怒下。

可是眼前的他，怎么会对他恨之入骨的女人这般的袒护？这女人用了什么妖法？

“儿臣该死，不该惊动母后，儿臣还要静养，儿臣恭送母后回宫。”司马剑澜间接的下了逐客令。

庄仪太后恼怒的看着司马剑澜足足十秒钟，然后一笑道：“好，皇上好好养伤，要是下次在一个不小心伤到了什么地方，哀家定不会轻

易放过任何人。”

说完还对张梦莲狠狠的瞪了一眼，那样子分明就是伤的就是她一般。

看着浩浩荡荡的人离去，张梦莲的心也放宽了。

这一母一子的还真是变幻无常，看来这以后的保护伞真是谁都不能指望了，自己得万事小心。

不然等自己指望的时候，说不定就像变色龙一样，早就变色了。

————————————————沫痕分割线————————————————

哈哈，今天上班是最忙的一天，但是小痕会坚持十更的，甚至会更多，希望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投票！

我会好好保护你

不然等自己指望的时候，说不定就像变色龙一样，早就变色了。

一天张梦莲都在内疚中度过，一是因为自己害死了很多宫人，二是因为自己的的存心寻死，害死了十一，三是自己的莽撞害的司马剑澜不能上早朝，耽误大事。

她能不内疚么？这下她可成了名副其实的害人精了。

晚上司马剑澜留宿锦阳宫，依然又是一道流言蜚语。

司马剑澜依旧抱着张梦莲入睡，这夜张梦莲可睡不着了，眼见司马剑澜一日比一日待自己好。

说实话，她不可能没有感动。但是她对司马翊的感情又放在那，她也不可能放弃。

但是眼下她还是皇后，她就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而司马剑澜后宫三千，自己真的能接受他么？

她想，她是不能的。

“梦莲，梦莲。”司马剑澜呓语着，使劲楼住了张梦莲。

张梦莲心底一惊，侧头看看司马剑澜，见他眼睛紧闭，没在说话。

她轻笑，原来他在梦中叫自己啊。

“梦莲，以后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也不会让锦阳宫再出任何事。”

张梦莲心底微微一漾，她知道他是何意。他知道自己因为宫人被杀而自责，所他说不让锦阳宫再出任何事。

他的心，他的情，是那么的真，可是自己呢?

越想，张梦莲就越觉得对不起他。

迷糊中她进入了梦乡，往他怀里钻了钻。

黑夜中，他那俊美夺目的容颜上，印出了骄傲的笑容。

这几日，司马剑澜没有再来锦阳宫，张梦莲有些奇怪，他平时不是总爱往自己这来么?

为什么都三日也不见他来?

突然张梦林发现自己开始注意他了，心底一漾，心中道：“坏了。”，她怎么能想他呢?

他一代帝王作拥后宫三千，而自己只不过溺水三千中的不起眼的一滴，自己在奢望什么?

更何况自己是喜欢司马翊的，而司马翊也喜欢自己，这才叫两情相悦。

心口不一

更何况自己是喜欢司马翊的，而司马翊也喜欢自己，这才叫两情相悦。

想到这里，她突然想起自己有几日未见他了，他还好么？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遇刺的事么?

心底泛起连连涟漪，她渴望知道他的情况，她实在太想他了。

刚要起身，就听到一声通报：“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张梦莲有些失望。看来她又溜不出去了。

见到了司马剑澜，张梦莲没有因为自己刚才的想法而雀跃欢喜，而是微微难受。

她这是怎么了？刚才也有想他啊，为什么会难受?

“哎，这些个大臣们！”司马剑澜叹声道。

“臣妾给皇上请安。”张梦莲福身。

“快起来。”司马剑澜连忙过来扶起张梦莲，那心疼的样子，生怕她累着了。

张梦莲心里又涌起了愧疚之意。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端了杯茶轻轻的递过去。

“梦莲，这些都让宫人们去做吧。”司马剑澜满脸幸福的道

张梦莲低下了头，没来由的乖巧。

她想自己也许是因为愧对司马剑澜而变的听话。

“皇上刚才有什么烦心的事啊。”张梦莲问出此话，心底一阵后悔。真是爱管闲事，怎么问他这个来了?

心口不一，面上也有些别扭。

司马剑澜拉过张梦莲的手，轻轻的抚摸着。

张梦莲动了动，想抽出来，但是又没有动了，她想就让这次的牵手当作补偿吧！

司马剑澜眸子底有丝无人察觉的波澜，他知道张梦莲想抽回自己的手，他的眼神暗了一下，但是很快就恢复了。

“这些你就不必要知道了，省的烦心。”司马剑澜温柔的道。

眼底却出现了冷意，他讨厌心口不一的她，本就对她没有太多好感，偏偏自己非要自己对她好点，他早就厌倦了。

说不定那天，她再对他如此，他真的憋不住。

张梦莲动了动眼球，然后笑道：“既然如此，皇上也别放在心上。”

心口不一2

张梦莲动了动眼球，然后笑道：“既然如此，皇上也别放在心上。”

他不愿意对自己说，她亦不愿去追问，一切顺其自然，岂不快在？何必自寻烦恼？

“我去给你做点点心。”张梦莲起身离开了司马剑澜的身边。

“朕若想吃，何须皇后动手？”司马剑澜有些不快，为什么他的计划总是偏离？他何时才能摆平她？

“皇上有所不知，这是臣妾新学的手艺，皇上若不让臣妾去做，臣妾怎么能献艺呢？”张梦莲不慌不忙的解释道。

她现在想离开他静一静，可是她能说：皇上先请，让我静一会么？

不能，因为这是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她也算是臣的一部分。

听言司马剑澜笑了，看来不是他的计划出了问题，而是他没理解她的意思。现在她不是在讨好他的么？

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可以让她生不如死，让她也尝尝被骗的感觉。

现在朝野上下都说她的妖姬在世，魅惑皇帝。让皇帝不能早朝，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不上朝的真正目的？

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张梦莲，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先来招惹我，我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司马剑澜眼神幽深而又精锐。

他仿佛看到了张梦莲在地上哀求自己，让自己原谅她当时换婚，欺上瞒下，以下犯上的欺君之罪。

张梦莲离开了锦阳宫顿时感觉清新气爽，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司马剑澜对她的好，都不真是。

或许是因为自己对他没感觉的原因吧，要是他是司马翊，估计她会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吧，她如是的想。

晚风轻抚，让这个夏天没有了凉意。她身穿白色宫袍，轻纱轻飘。没有了那大红色的张扬，也没有了那妖艳似火的妖娆，看上去像

神仙一般飘渺虚无。

----------沫痕分割线----------

亲们多多投票哦，谢谢拉。

求长评！好的，小痕会加精的！嘻嘻~

秋千情缘1

晚风轻抚，让这个夏天没有了凉意。她身穿白色宫袍，轻纱轻飘。没有了那大红色的张扬，也没有了那妖艳似火的妖娆，看上去像神仙一般飘渺虚无。

又想起了与司马翊相聚的那晚，两人雀跃着，欣喜着，这辈子她都无法忘记那绝色容颜。白皙的皮肤，刚毅的脸颊，如星辰的眸子，像天空那闪耀的星辰。

可是伊人还在，君在何处?

又想起，那晚，人声鼎沸，他踏着音乐而来。

他被人们称为七王爷，她惊愕了，她的希望打破了，他不再是她幻想中的白马王子了。

秋千，秋千，你做了次月老，但是我们的情却不长久。

秋千，秋千，你做了见证人，但是我们的情却是不堪的。

秋千，秋千，你做了次好人，但是我们却无法领会你的情。

秋千，秋千，你做了次好事，但是我们却让你的意思傅水东流。

秋千，秋千，你做了什么？其实不说我们也知道，因为你，我们相识！

秋千，秋千，你做了什么？其实那晚的风不该扬的太高，你飞的太高，我们都迷失了自我。

秋千，秋千，你做了什么？其实没有人记得，那晚是否有人偷偷的看到我们相并的背影，是紧紧地靠在一起。

秋千，秋千，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没有你，也许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但是我庆幸有了，因为我很快乐。

秋千，秋千，你知道不知道，也许你的出现是错误的，但是我宁愿你错误的迷失了我那颗火热的心，让我和他有过回忆的美好。

秋千，秋千，你知道不知道，虽然你拉了红线，做了红娘，可是你却忘记了宫闱的规矩，我是皇后，他是七王，你成了千古乱点鸳鸯。

秋千，秋千，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以因为你的乱点鸳鸯，我的心没有了半点思考，也许它早已经停止了跳动，也许它就不应该再跳动，因为我背叛了一个对我好之又好的君王。

秋千情缘2

秋千，秋千，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以因为你的乱点鸳鸯，我的心没有了半点思考，也许它早已经停止了跳动，也许它就不应该再跳动，因为我背叛了一个对我好之又好的君王。

秋千，秋千，希望你下次，下次在点鸳鸯，鸳鸯两命相连，不在错乱。

秋千，秋千，系住你的红线，牵在手中，把好关卡，鸳鸯不要系错了郎和娘。

闭上眼睛，可以感觉的到心跳，原来没死。张梦莲失神的笑了笑，想赶走那静止不动在心底的容颜。

什么样的情能让她刻骨铭心？她想，这就是吧。

也许他们真的只是有缘五份，因为谁让他是他的弟弟？他会背叛自己的哥哥么？

上天牵起他们的手放在一起时，就是在捉弄她，所她牵错了手，挽错了胳膊，所以她心痛了，不想在活了，所以她害死了十一。

站在湖边，张梦莲有种想跳下去的冲动，闭上眼睛深呼吸，也许死了真的会好受很多！

人微微往前倾，她笑了，笑的时候没有露出那银光闪闪的牙套，因为她要死的时候最少美上一会。

身体突然被人抱住，一股暖流，有力的手，结实的胸膛，熟悉的气味，那熟悉的心跳，那熟悉的感觉。

是他！

转身，抬眸。

眼翦中呈现出她朝思暮想的人，伸手，抚摸，真实的温度。伸手，抱住，怕他随时会逃跑。

真的，真的是他。她朝思暮想的人儿啊！她等待了几日，却像几年。

突然她想起，那个暴溴的君王，猛的伸手推来司马翊："不，我皇后，我们无法在一起，不要，不要。"

司马翊听着她喃喃自语，心底一难受，眼角涌上了泪花："我不怕，只要你愿意，我愿意带你远走高飞。"

张梦莲被他的话诱惑到了，她真的能带她远走高飞么？真的么？"你真的能带我远走高飞么，真的能带我远走高飞么？飞往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然后一起快乐的生活么？"

秋千情缘3

张梦莲被他的话诱惑到了，她真的能带她远走高飞么？真的么？"你真的能带我远走高飞么，真的能带我远走高飞么？飞往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然后一起快乐的生活么？"

不确切的声音，好几个反问，就像她睁着的眼睛，写满了疑问。

她想，是谁，谁都会这般的问吧，因为他和她真的太不可能了，天下虽大，莫非王土，他们有那个可能么？

"只要你愿意，我会和母后皇兄解释清楚，他后宫三千，不差你一个，也不多你一个。"司马翊被几日来的相思苦折磨的没有了毅力。

他是多想见她啊，可是他是王爷，而她是皇后，他们之间的渺茫，比沙漠里的沙粒还小。

虽然那日，他无法接受她穿着大红色的朝服，凤冠，可是他明白，自己已经爱上这个看着妖娆艳丽的女子了。

她虽然不是最美，但是在他这，她就是最美。

听闻被刺后，他的心别提有读难受了。他后悔了，后悔那日自己不该那么绝情的抛下她。

如果他那日带她走了，那么也许她就不会被刺杀。

听闻皇帝为了她不上早朝，他的心底，竟比打翻了醋坛子还酸。

他们为夫妻，但是他的皇兄从来没有为谁而不早朝。所以他吃醋了，他难受了，他更后悔了。

如果他把她带走了，那么每天抱着她拥着她入睡的就是自己。

更何况她还喜欢着自己?

他不会忘记那日在星光下相遇，她被甩了出去，他救了她。

他不会忘记那日在星光下相会，他吻了她，她笑了，笑的是那么的美丽动人。

虽然有众多的传言，她甚至连宫里的宫女的姿色都不如，但是他就是喜欢她。

他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评判的，难道不笑就不美么?

虽然皇朝以笑评美，以露五颗牙为最美，但是她在他的眼底，还是无法相比的。

“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带你走。”司马翊笑道。

被皇上撞见1

虽然皇朝以笑评美，以露五颗牙为最美，但是她在他的眼底，还是无法相比的。

“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带你走。”司马翊笑道。

张梦莲觉得司马翊的笑很好看，那五颗洁白的牙齿，甚是可爱。想想自己，总带着牙套，为什么他不嫌弃?

突然间，她想起了很多时候，张小玉，墨玉他们都是笑的姹紫嫣红，五颗笑白牙是那么可爱，自然。

也许是因为牙齿不好吧，她承认她特别观察别人的牙齿，就和前世一个样。

“古语有云，女子笑不露齿，不知道为什么墨玉他们总是笑的五齿皆露。”张梦莲问出心中所想。

“因为我们皇朝没有这个说法，皇朝选美的标准不是这么选的。”司马翊解释道，但是他没有告诉她皇朝的女子笑容都是自然可掬的，不会刻意也不会做作。

皇朝选美有个传说，传说第一代皇帝曾经在梦中见到一位仙女，她长的倾城倾国，一笑颠倒众生，再笑万物失色。她拥有一口洁白无瑕的皓齿，她那半掩半见的贝齿，把笑容显得更加的甜蜜迷人。

所以他们皇朝从来都没有笑不露齿的说法。

“那是怎么选的？”张梦莲来了兴致，继续问道。

“以后我再告诉你，我们先离开这。”司马翊不知道该怎么说此事，好像张梦莲根本就不知道一般。

他奇怪，这是皇朝人都知道的事，她若不知道，也许她真的是失忆的原因吧。

不过这样也好，省的她胡思乱想。

两人一转身，看到了铁着脸的司马剑澜。“还不放开！”司马剑澜命令道。

他的皇后说给自己做糕点，自己一等两个时辰，居然还不来。

他本以为她出了什么状况，没想到却与自己的弟弟在此花前月下，甜言蜜语。

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皇上。”张梦莲轻轻松开了司马翊的手。

她知道眼前的男人发起飙来可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她不能再惹他不高兴，要不然她和他都别想离开。

被皇上撞见2

她知道眼前的男人发起飙来可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她不能再惹他不高兴，要不然她和他都别想离开。

既然事情被他知道，他也不怕他发怒，当下就拉起张梦莲的手道：“皇兄后宫佳丽三千人，就让我和莲儿一起，比翼双飞吧。”

司马翊说的好像他和张梦莲真的是双苦命的鸳鸯一般。

“哈哈，七王爷好像忘记了她可是皇后啊？”司马剑澜有些不满，这就是他想看到的结果么？不，不是，他要看到的是她求他，求他说自己做错了。

“我知道要让皇兄选择很难，那么我们就让莲儿来选择。”司马翊说的理所当然，他以为他们的情比过天。

可是最为难的是张梦莲，一个是爱她的，一个是她爱的。

若在二十一世纪，她定当选择她爱的，也爱她的。可是眼前的男子，她实在没有更多的力量与他抗衡。

虽然他也是王爷，但是他总归是他的臣。

“来人啊，把七王爷拖下去。”司马剑澜没等张梦莲开口就大声道。

凭空跳出了几个黑衣装束的男人，对司马剑澜拱手，然后上前去拖司马翊。

司马翊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当下抽剑反抗。

司马剑澜一把拉过张梦莲，单手掐在她的脖颈处，喝声道：“再不住手，我先送她一步。”

司马翊一愣，他没想到司马剑澜居然会拿张梦莲来威胁自己，就那么片刻，他就被他的黑甲护卫擒住。

其实司马翊没有想到不止是司马剑澜拿张梦莲威胁自己，还有就是他动用了黑甲护卫，可是他从他的眼睛里除了看到了愤怒什么都看不到。

“司马翊——”张梦莲失声道。

“哼！”司马剑澜听到张梦莲关心的呼唤，一把扛起她，扭头就走，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司马剑澜，你放开我，放开我。”张梦莲见司马剑澜扛着自己，不知道司马翊会怎么处置司马翊，心急如焚，使劲拍打着司马剑澜的背后。

你缺男人么？1

“司马剑澜，你放开我，放开我。”张梦莲见司马剑澜扛着自己，不知道司马翊会怎么处置司马翊，心急如焚，使劲拍打着司马剑澜的背后。

背后一疼，张梦莲被司马剑澜点住了穴道，她说不出话来。司马剑澜任由她的拍打。

锦阳宫内的宫人见皇上扛着皇后，都以为出了什么事，一嗡而上。

“都滚！”司马剑澜暴怒的大吼，他现在心情直接想捏死他们和眼前的张梦莲。

宫人们都无声无息的退下，他们可是很了解自己的皇帝，翻脸的速度比他轻功的速度还好，还快。

谁要是热火了他，就死无葬身之地。

司马剑澜狠狠的摔下张梦莲，张梦莲眼冒金星，眼泪直流。但是她却发不出声音。

张梦莲怒目看着眼前阴晴不定的司马剑澜，但是司马剑澜根本就不看她，直接褪去自己的衣衫，一件件，慢慢的逼向张梦莲。

张梦莲慌了，她没想到眼前的人会使出这种手段，眼神变得不可思议与惊慌。

司马剑澜嘴角一扬，笑容绽放在她的嘴角，邪恶的像个恶魔。“你不是想要男人么？那好，我满足你。”

“既然你想离开我，那我就只好用这种手段来使你留下，就算留不下你的心，你的人也别想走。”司马剑澜说话的时候有些发抖，只是微微的，他不知道自己是气的还是有些心酸。

眼前这个女人，不仅胆大到欺君，居然还明目张胆的和别的男人幽会。

皇宫的规矩，她死上千回万回，都不多。可是他不想她就这么死了，死了他的计划都是空。死了，不如当初就不留下她。

所以他要留下她，就算心留不下，人也要留下。

张梦莲摇头，往里缩，她不希望司马剑澜做出如此天理不容的事，但是她说不出。

如果自己牺牲了，那么他会放过司马翊么？会么？

心底的复杂，她已分不清楚是不是为了司马翊，她妥协了。

你缺男人么？2

如果自己牺牲了，那么他会放过司马翊么？会么？

心底的复杂，她已分不清楚是不是为了司马翊，她妥协了。

但是看到一步步逼近的自己的司马剑澜，她心又疼了。难到她和他真的是有缘无份？

邪恶的笑依然绽放在司马剑澜那精致的容颜上，手一把托起张梦莲的脸，坏坏的一笑，俯下头，狠狠的吻着，强占性的索取，霸道而有力，带着狠狠的惩罚与不甘。

起初的强烈反映，使张梦莲很快没了力气。挣扎无用，张梦莲不再挣扎。

她安静的躺在床上，任由他的侵占，任由他的发泄。

她知道，自己再怎么反抗都是无用的，司马翊生死未卜，她的心也死了。

又想起为了她而死去的人，张梦莲的眼泪再次滑落。

感觉到冰凉的眼泪，司马剑澜猛地一愣，心底有半分的慌张，但是很快仇恨和报复又盖住了他的心声，她在她的身上索取着，发泄着。

锦阳宫内灯光闪烁，落了一地的血色，像是躺在床上的张梦莲的血一般。

微风轻扫，划过了张梦莲一丝不挂的身体，抚摸她身上被他啃咬的痕迹，有些凉有些痛，更有些迷茫。

就这样，这就是帝王的爱，帝王的情?

呵呵，张梦莲在心底嘲笑。司马剑澜离开了锦阳宫，但是他的心却失落了。

他本以为自己的步步为营，会让她彻底沦陷，但是他好像没有一次成功。

好像他司马剑澜注定就斗不过她一般。

他要让她痛苦不止只是要她爱上他，他还可以一道诏书，送给司马翊！

只要他让司马翊远离京城，去北方为他上战场，为他守家卫国，那么他们就永远隔开。

还有一个司马宜君，他也要永远不能回京城！

夜很静，如水般沁凉。

张梦莲躺在床上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床顶的幔帏，她就像那轻纱，风怎么吹，她就怎么倒，因为她根本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爱情。

你缺男人么？3

张梦莲躺在床上眼睛一动不动的看着床顶的幔帏，她就像那轻纱，风怎么吹，她就怎么倒，因为她根本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爱情。

可笑的司马剑澜，口口声声的爱，每一次的保护，居然就这的把她占有。

那她的爱情呢？难道不值钱？难道司马剑澜你的爱就是必须占有？占有不成，就强占?

悲哀！悲哉！

宜王府接到圣旨是三天后，不是让宜王出征，而是让张梦芯进宫。

张梦莲在寝宫三天都是不吃不喝，尽管宫人们给她穿了衣服，又把她扶起，但是他们却不能硬逼她吃喝。

她们都是干着急，没有人能劝动张梦莲。

她像丢了灵魂的木偶，没有了生机，也没有了思想。

这和平常那个开心开朗的她反差甚大，宫人们一时半会都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的主子开口说话了。

她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那天司马剑澜生很大的气，而生气后，和皇后春宵一度。

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为什么皇后会这般没了魂儿一样?

平时皇上就很宠她，爱她，日日夜夜都来锦阳宫，也没有见皇后如此的失魂落魄啊！

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小玉姐姐。”墨玉偷偷的把张小玉叫到一边，她要从张小玉那打听到皇后的事，然后她才好来劝解皇后。

张小玉见状应了墨玉的话，出去了。

“皇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张小玉开头就是这句话。

墨玉有些吃惊，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怎么了？她还想问她呢。“原来你也不知道，我本来想从你这打听点消息的，没想到你也不知道。”

墨玉有些惋惜，有些哀叹。

张小玉想想自己的小姐不是失忆了么？她不是忘记了宜王？难带她恢复了记忆？“会不会因为王爷？”

张小玉自言自语，一脸的思考样。

“王爷？”墨玉惊讶道，声音很大。

失忆1

张小玉自言自语，一脸的思考样。

“王爷？”墨玉惊讶道，声音很大。

“嘘，你小声点，要是让别人听到了，皇后还有的活么？”张小玉赶紧打住。这个墨玉，平时看着很机灵，怎么大了关键时刻尽出岔子。

“难道传言是真的？”墨玉问道。

她一直听到有人说皇后和一个王爷有奸情，她本以为是传言，毕竟皇上日日夜夜都陪伴着皇后，皇后哪来的时间？认为传言不可信，但眼下见来并不是空穴来潮。

“墨玉，你知道？”张小玉惊讶道，她没想这事连墨玉都知道了。难道自己的小姐真的恢复了记忆？

“恩，不过小玉这事可要打住，我会处理好的，皇后那我也会让她尽快忘记王爷的。”墨玉一脸警惕的道。

张小玉点点头，突然她问道：“你知道是谁么？”

“七王爷啊。”墨玉白了张小玉一眼，这不是多此一问么！

“什么七王爷啊，乱点鸳鸯谱，我家主子是和宜王。”张小玉叹道。

话中之意好似她家小姐和别人偷情倒成了正确的了。

墨玉赶紧捂住张小玉的嘴道：“小玉，你可别在这胡说，皇后和别的男人可不能扯上关系，不管他是谁。”

说完，她好似觉得还有什么不妥，又道：“现在皇后身为国母，她不能有任何的逾越，我们还是想办法把皇后的情丝斩断，让她彻底忘记宜王。”

张小玉掰开墨玉的手，大吸一口气道：“你说的对，我也觉得是这样，主子原先不管和谁好，可是现在她为皇后，就不能和宜王再扯。我们一起想办法。”

两人商量好后，回了锦阳宫。

但是却发现张梦莲不见了，墨玉第一个反映过来，大叫道：“娘娘，娘娘？小玉姐快快找人，找娘娘。”

张梦莲被张梦芯搀扶着，在御花园里散步，张梦芯是不是的呵呵笑道：“姐姐，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放纸鸢么？”

失忆2

张梦莲被张梦芯搀扶着，在御花园里散步，张梦芯是不是的呵呵笑道：“姐姐，你还记得我们以前一起放纸鸢么？”

那眼神好像放纸鸢是昨天才发生的一般，那脸颊，纯洁的比池中的睡莲还无暇。

张梦莲像个毫无思想一般，一句话也不说，眼神迷离，根本就没有焦距。

她现在的心是空的，思想也是空的，只停留在那晚的心痛中。

张梦芯暗自咬唇，她该如何才能让她恢复往日的神采?

姐姐这一词她叫了多年，但是这样的张梦莲她还真的没见过。

不管是大娘死，还是爹爹不再疼爱她，都没见她流一滴眼泪。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神色。

走到池塘边，张梦芯指着池塘里的睡莲道：“姐姐，你以前最喜欢的花，你还记得么？”

她还记得曾经因为她喜欢睡莲，自己傻乎乎的去给她捞，但是由于人太小，风太大，却滑落池中。

而也因此娘亲不要自己再和她玩，娘亲说，她是害人精，和大娘一样，只会害人。

曾经她不信，但是她却抢了她的心上人。

然后扶着张梦莲往池边走去，粉粉的睡莲，开了一池。

张梦莲微微扬起嘴角，轻轻笑了，这个颜色是她最喜欢的，但是自从来到这个朝代，她从来没有穿过这个颜色的衣服。难道她就要受那个人的摆弄？不，她也可以继续做回以前的自己。

风掠过池水，一池的水泛起一波波的涟漪，朵朵睡莲好看之及。

张梦莲慢慢松开张梦芯的手，一步步走像池边，轻轻弯腰，捧起水，水在手中慢慢滑落。

再捧起，又流失。

张梦莲有些失落。过去的她无法挽回，她能做的就是救还不知道生死的司马翊。

起身，头有些晕，眼前有些发黑，一股风一带，她落入池水中。

一池的睡莲扑闪着，张梦莲挥动双手使劲扑打着，可是越扑打，越往下沉。

失忆3

一池的睡莲扑闪着，张梦莲挥动双手使劲扑打着，可是月扑打，越往下沉。

岸上的张梦芯叫喊着，脸色慌张着，但是眼角却有丝笑意。

——

张梦莲看着玲琅满目的珠宝和绸缎，眼睛一眨不眨的，嘴巴呈吃惊状，这些的珠宝都是给她的?

“娘娘，该梳洗了。”墨玉笑着，轻轻的扶着张梦莲。

“我真的是皇后？”张梦莲蒲扇着眼睛，问道。

“是啊，主子您当然是皇后。”墨玉笑着，但是心底却难受的很。不过若是皇后能因为失忆忘记一些不快的事，那不是更好?

张梦莲闻言抓抓头，有些迷惑的问：“那你又叫什么呢？”

“哎！”墨玉叹了一口气，皇后本是聪明的，为什么总是记不住自己的名字?

“奴婢叫墨玉，墨水的墨宝玉的玉。”墨玉重复着自己已经说了三遍的名字。

“哦——”张梦莲了悟了般，长长的哦了声。

墨玉小心的摇摇头，心底万分的酸痛。

皇后失忆的事，整个皇宫都知晓了。张梦芯更是因为皇后失忆的事直接搬进了皇宫。

庄仪太后本来因为上次的事，对张梦莲就有所不满，如今又因为她的事，张梦芯也搬进来，她更加的不高兴。这张家儿女想毁了他们

的皇室么?

先是皇上看中了妹妹，妹妹不嫁偷龙转凤。

虽然姐姐她开始还有些好感，但是她做出的事，和那些传言，让她实在无法再好生对她。

皇帝的心思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梦芯呢，她却宁愿嫁给王爷也没有选择皇上，看来对皇上是半点意思也没有，这样一来，后宫又要有场血雨腥风了。

当下好在张梦莲失忆。在她眼里张梦莲的失足落水，并非是无意的，而是有人策划，那个人估计只有张梦芯了。

“哎！”仗义太后重重的叹一口气，她能管的，她都管了，她管不了的，也只好任由发之。

嚣张的张梦芯1

“哎！”仗义太后重重的叹一口气，她能管的，她都管了，她管不了的，也只好任由发之。

只要不伤害到她的儿子，管他什么天塌下来的事呢！

司马宜君接到了圣旨，是要他去北方战场，和司马翊一起杀敌报国。

可是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司马剑澜的一手调虎离山之计，她的目的只是想得到张梦芯。

在他眼里，张梦芯不算什么，但是张梦莲要是能和自己一起就好了。

可是司马翊的下场他也是见到了，先是被关押，再是被分配到北方。

好在有自己的的陪同，皇帝也不算是故意打压。但是他心知肚明，自己也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如果没有他要娶张梦莲的事，估计正常风波自然没有，但是世界上没有如果，一切都是定居。

回想着与张梦莲相处的点点滴滴，那短暂的快乐，永远印记在他的脑海里。

“王爷。”张小平端着碧螺春小心的放在司马宜君的面前。

听说他就要出征了。他能带上自己么?

皇后因失足落水，小姐去陪伴了，现在府上她也敢到处走动了。

想起那些日子，自己因为被封为侧妃，小姐对自己大发雷霆，说自己吃里扒外，抢了她喜爱的人。

可是她也是人啊，她也喜欢王爷啊，为什么她就必须要比她低一等?

她记得那日，她狠狠的抓着自己的头发，使劲的拽，大声的指责：“贱人，你说我对你如何，你为什么要抢了王爷。要不是我，能有你今天的地位么？你倒在我的面前摆起架子了，是谁给你的权利？”

“贱人，你忘记了，你是我的陪嫁丫头，你最多只能做通房，做个暖床的丫鬟，你凭什么比我还高一等？”

“贱人，我会把你从王妃上的位置拉下来的，这个王妃迟早都是我的，你别得意，我会让你死的很惨很惨。你以为王爷会真的看上你么？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幅模样，你也佩！”

试探1

“贱人，我会把你从王妃上的位置拉下来的，这个王妃迟早都是我的，你别得意，我会让你死的很惨很惨。你以为王爷会真的看上你么？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幅模样，你也佩！”

然后她打了自己几巴掌，而自己却无法还手，因为自己始终都是她的丫鬟。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丫鬟的命就要那么苦？为什么?

“下去吧。”司马宜君的一句话，把张小平拉回现实。

她轻轻的低头，退下了。

其实她知道，王爷是不会喜欢自己的，他之所以会纳自己为妃子，只不过在气小姐换了大小姐，代嫁王府。

而自己却成了他们之间的牺牲品，这是幸还是不幸?

她不知道，也许，就算被人当成挡箭牌，对与她来说比做丫鬟至少要好上多少倍。

以前总是担心，做错事没有饭吃，被小姐罚，现在虽然是挡箭牌，但是至少这点不用怕。

宜王府内灯火通明，但是却没有了宜王的热闹气息。司马宜君坐在桌边，一次又一次的喝着酒，叹着气。

真的就这么与她别了么？他要不要再去看她最后一面?

但是深宫禁严，没有圣旨，他又如何进去?

“圣旨到，宜王接旨。”太监带着那略尖酸的声音长长的尾音道。

司马宜君一个机灵，酒醒了大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夜宣召宜王进宫，与芯妃叙旧，以免日后两地无法相聚而牵挂，在战场上分了心，以避免误了国家大事，钦此！”

那太监读完诏书，笑眯眯的对着宜王道：“宜王请接旨。”

“司马宜君，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司马宜君现在的心情和刚才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司马剑澜会这么好心?

不，当然不是，他知道他的目的，是想试探自己，也试探张梦莲。

他知道，他试探自己是无需画这么多的心思，无非是想确认她到底失忆没失忆。

试探2

他知道，他试探自己是无需画这么多的心思，无非是想确认她到底失忆没失忆。

一想到这，他的眼睛又米了起来，张梦芯，你个歹毒的女人，居然对自己的亲姐姐下此毒手。

如果要他想到不是她，而张梦莲自己无缘无故又怎么可能跌落到水中？明明就是因为她，她才掉落水中。

而皇上好像一点都不怀疑，干脆让她住下。

他知道司马剑澜的心思，但是他这么做也太不公平了吧。他不能再让张梦芯伤害他心爱的人了。

他这就过去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花招，看看她知不知道悔改！

晚风有点凉，皇宫内到处灯火通明，比起他的宜王府，真是小巫见大巫，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萤火虫像流星一样，一会华过一只，然后在花草中一闪一闪，比起那天空的的繁星还要耀眼。

没有一只，都像有言语一般，一会一只只各闪各的，一会几只一起发光，一会又连续隔着几只，然后又是一闪，可爱极了，美丽极了。

他想起，曾经的她也是喜欢的，现在的她会忘记了么？

想到这，他的心又失落了。

锦阳宫里，张梦芯陪着张梦莲，讲述着她以前的事，而司马剑澜就在一旁看着她们相处的融融洽洽，笑的那么的开心。

他想，如果能永远这样，那该多好啊。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开始喜欢这样的安静了。

只是张梦莲牙齿上的牙套始终都提醒着他：都是她，你才不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的，你不能原谅她，不能，永远都不能。

“禀报皇上，宜王到。”太监通传着。

宜王这一词刚说完，张梦芯就身体一滞，不由自主地心已飘向外界。

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期盼着他出现在她的面前啊，可是每次都没有。

她故意搬进宫里，以照顾姐姐为名，目的就是想他注意，然后会接自己回去，如今他来了，他是为谁来的呢？她不禁有些担忧。

试探3

她故意搬进宫里，以照顾姐姐为名，目的就是想他注意，然后会接自己回去，如今他来了，他是为谁来的呢？她不禁有些担忧。

司马宜君进了内殿，看着张梦莲笑嘻嘻的看着自己，眼神中无半点杂质，纯净的比山泉还要透明。

一汪清泉般的眼神，让她那桃花眼更加的明媚动人。

当初就是这双眼睛迷住了自己，虽然她的容颜总透着丝妖娆，但是却总是给他恰到好处，安心的感觉。

他想，她的容颜早已埋在他的心底，别人是永远也无法代替，和磨灭她在他心中的位置。

只是佳人不在身边。

“朕先出去走走，你和芯妃好好聊聊，以免去了战场却不能把心思放下，到时候可别怪朕。”司马剑澜说的轻描淡写，好像这事与他无关。

但是眼神扫过张梦莲，那似笑非笑的样子，像足了一直狐狸。

张梦莲看着司马剑澜，突然道：“本宫有要出去走走，本宫陪皇上。”

她的话把在场的人都惊了一下，谁也没有想到她也会擦眼观色。

大家似乎都把她当成了傻子。

可是大家都忘记了，她只是失忆了，并不是变成了傻子。

“我们不能打扰他们。”张梦莲冲到司马剑澜的身边，悄悄地道，样子十分的可爱。

司马剑澜蓝没想到张梦莲会如此举动，也愣了下，直到张梦莲拉拉他的衣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真是失忆了，不然上次他才刚刚抢占了她，为什么她一点都不记仇？

以他对她的了解，她绝对的记仇，可是眼下她却像没有发生一般，还和自己如此的亲密。

这事不正是他所想要的？可是他的心却没有喜悦。

“你，确定？”司马剑澜问的小心，眼神又飘像了司马宜君，他看到司马宜君满脸的不可思议，和愤怒。

他笑了，然后轻轻的挽着她的腰，在她耳边儿语着：“我们一起散步，不要打扰他们。”

试探4

“你，确定？”司马剑澜问的小心，眼神又飘像了司马宜君，他看到司马宜君满脸的不可思议，和愤怒。

他笑了，然后轻轻的挽着她的腰，在她耳边儿语着：“我们一起散步，不要打扰他们。”

样子十分亲密，像甜蜜的正在谈恋爱的情侣。

月光柔和的洒了一地，像是把地渡了一层银色的地毯，两个人影慢慢的靠近，互相依偎着。

张梦莲指着天空数着星星，笑着唱着儿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欢快的气氛中，司马剑澜的心却早已经飞到了锦阳宫。他不知道他心爱的人儿，会和自己的弟弟怎么告别。

他为什么那么蠢，还把他宣召进宫，明明过几天他就永远的离开自己的视线，他也可以毫无顾忌的抢回自己的所爱，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难道真的仅仅为了试探张梦莲么？那么他为什么不选择司马翊？是他心虚么？怕司马翊又和张梦莲牵扯不清，然后两人又是死去活来？

那样不是更好？自己可以活生生的把他们拆开，然后自己不是可以笑看她的跪求？

“皇上，你在想什么呢？”张梦莲发现司马剑澜心不在焉，伸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示意他不要神游。

“朕在想贤妃的事。”司马剑澜拉回了神游的心，笑着看着张梦莲。

“不过这后宫的事都是爱妃你管的，我这个皇帝也管不着啊！”他感慨着，贤妃的事确实让他为难。

是他亲自把她打入冷宫的，但是现在她的哥哥镇国大将军却拿出若不放了自己的妹妹他定不罢休。

他也知道，上次锦阳宫遇刺也和他有关，本来林竟认为自己的妹妹被打入冷宫全都是皇后张梦莲的原因，所以他就夜闯锦阳宫，为的就是为妹妹出一口气。

这要是放在别人那，恐怕早就被司马剑澜砍头抄家了，可是他偏偏曾经在娶林仙儿的时候，答应过这位大将军，要善待他的妹妹，如果将来有什么事，他也会给足他林家的面子。

为皇帝解忧1

这要是放在别人那，恐怕早就被司马剑澜砍头抄家了，可是他偏偏曾经在娶林仙儿的时候，答应过这位大将军，要善待他的妹妹，如果将来有什么事，他也会给足他林家的面子。

这也就是林仙儿为什么那么嚣张的原因，而自己为什么又那么放纵她胡作非为。

张梦莲听出了他话中的为难，心底一沉，原来他还有个贤妃啊，自己不是他唯一爱的人，那么自己为什么当初嫁给他了呢?

在她记忆深处，自己有爱过一个人，并且是一见钟情的，但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嫁给那人，反而成了他的皇后？她不明白，但是她却没有问出来。

她记得自己本来什么都不记得了，而墨玉说自己是皇后，张小玉是自己的从小到大的贴身丫鬟。

自己因为无意的十足掉进水里，头部受了伤，所以才忘记了以前的事。

但是她想不明白的是，掉进了水中为什么会伤到头部？难道是有人袭击她，打了她的头?

可是她的头并没有受伤啊？她也没有觉得不适。

当时她就记下了墨玉和张小玉的话，决定以后会慢慢的查清楚。

眼下看来自己的伤肯定和这个贤妃有关系，不然皇帝怎么会为了她的事为难?

张梦莲轻轻的一笑道："皇上既然为难，就让臣妾来帮忙处理好吧。"说完她看着司马剑澜，然后她生怕他不放心又补充一句，"放心吧，臣妾会为你处理好这件事的，保证皇上满意。"

说完又是展容一笑。

司马剑澜看着张梦莲甜甜的笑，轻轻的把手抚上她娇美的容颜："如果你不笑，将为天下第一美女。"

痴痴的看着她，他喃喃地道，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其实她很美，不是吗？若不是那煞风景的保持器，她笑的真很美。

张梦莲有些不懂了，为什么她的嘴巴里会有那个银晃晃的东西，而别人没有。"你能告诉我什么只有我有这个东西么？"

为皇帝解忧2

张梦莲有些不懂了，为什么她的嘴巴里会有那个银晃晃的东西，而别人没有。"你能告诉我什么只有我有这个东西么？"

张梦莲指着自己的牙套，天真的问司马剑澜。

司马剑澜一笑，像是要把自己刚才的失态甩开一样道："其实也没什么，有没有这东西，你都是我喜欢的。"

他拉她入怀，但是说那句'你都是我喜欢的'时候，眼睛闪过一丝无人察觉的阴狠。

是的，她那个曾经被她称为保持器东西，确实是让他记住她曾经带给自己屈辱的东西。

皇朝的女子都以笑为美，却很少像古书上说的，笑不露齿那般，而他却昧着良心的和她说，其实她不笑更美。

这就说明了他内心的黑暗。

但是这些张梦莲却不知道，她总是天真的认为自己之所以嫁给他，他又之所以封自己为皇后，都是互相喜欢的原因。

但是她总觉得自己对眼前的他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惧怕，不过她又想不出为什么。

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她估计自己不会嫁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而是先择一个能只爱她一人的男人。

可是没有如果，她更没有选择。

“你能和我说说我们是怎么相识的么？”张梦莲依偎在司马剑澜的怀里说道。

司马剑澜一愣，她还是和以前一样，不习惯称自己为皇上，自称臣妾。

看来她除了记忆消失外，什么都无法改变。

“以前，我们相识在洞房花烛。”司马剑澜毫不避讳的道。

是的那个洞房花烛夜他是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那夜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但是却等到的是屈辱，等到是他此身最大的骗局。

眼前这个看似温柔，娇媚的，柔弱的女子给了他史无前例的羞辱感，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所以他被太后阻止杀她后。

他做了个最阴狠的决定，他要收了她的心，然后再把那颗心丢出去。

为皇帝解忧3

他做了个最阴狠的决定，他要收了她的心，然后再把那颗心丢出去。

不给她任何的怜惜和原谅，这就是得罪他，欺骗他的后果。

“洞房花烛？”张梦莲疑问道，这真是奇怪，还有人相识在洞房花烛的？

这样想，她也这样的问了出来：“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就不认识，你就娶我呢？而且还给了我皇后。我听说你是在第二天就封我为后的。”

“这——”司马剑澜没想到她会问出如此古怪，自己又无法回答的话。

这个谎话该怎么来圆?

“哦，我知道了，定是太后的旨意。”张梦莲见他无法回答，聪明的道，也许在他那有难言之隐。

“但是太后好像并不喜欢我的样子，估计她也不会赐婚啊。”张梦莲又反驳回了自己的话。

“好了，别多想了，很多事记不得那又怎么样？只要你我能在一起，那就够了。”温柔的话，本是想说给张梦芯的，但是他却又次的做了次违背心声的事。

清风总是温柔的抚摸着万物，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变成了狂风大雨的前奏，就像司马剑澜一样，总是对张梦莲温柔之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对她露出真正的面目。

这是个未知，也没有人能猜透。

司马宜君找到了司马剑澜，见张梦莲与他亲密无间的样子，心在疼。

她失忆了，真得不记得自己了，那么他和她之间的情呢？他该如何唤醒他和她之间的情?

不，他是无法唤醒了，他还记得她没有失忆前，她都能和他一刀两断，更何况现在?

只是他担心他的皇兄会为了惩罚她，而故意把她捧得高高的，然后狠狠的把她摔下，让她万劫不复。

他太了解他的这个皇兄了，他明明喜欢张梦芯的，但是他总是装出也很喜爱他的莲儿一般。

可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别人也许没有发现，敏感的他却发现了，他在看张梦莲的时候虽然总是笑意连连，但是没有看张梦芯那样的热切。

条件1

可是他的眼神出卖了他，别人也许没有发现，敏感的他却发现了，他在看张梦莲的时候虽然总是笑意连连，但是没有看张梦芯那样的热切。

他真的很担心她。如果自己真都离开了京城，张梦芯又被接进了宫，那么她的日子可能真的是万劫不复的开始。像张梦芯那般的有心计，又顶着纯洁面善的面孔，又有谁会相信她其实是心如毒蝎?

自己本来就不信，若不是自己亲自看到，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相信那般的纯洁人儿会作出那么残忍的事。

而他也曾经听到张梦莲提过自己若是嫁入王府，希望妹妹也能去，因为张梦芯也喜欢自己。

当初他没有答应，但是也没有反对，只是和她说到时候再说。

可是他没想到皇兄看上了张梦芯，他本就对张梦芯无意，这样一来对于他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而皇兄和自己又是同一天成亲。

当时他也没有注意，只是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要同时成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她又在他的面前演了一出戏。

她成功的嫁给了自己，而他的莲儿却嫁给了自己的皇兄，成了自己的嫂子。

御书房内，司马剑澜看着心神不定的司马宜君，眼睛闪烁，默不作声。他在等他先开口。

房间里很静，没有一个宫人。他知道他要说什么，从小他就很了解自己的这个弟弟，总是不给自己任何情面，讲出那些大逆不道，又能一针见血的话。

“出征可以，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司马宜君开口就谈条件，眼睛定定的看着他的皇兄。

司马剑澜轻扯了下嘴角，微微的笑了笑，他就知道他找他是为了张梦莲的事：“说吧，只要符合常理，我都会答应的。”

他的言外之意，只要你不让我难堪，我会满足你的。

“张梦芯我没有碰过，我是帮你预留的，但是我想用这个人情换回莲儿的自由。”司马宜君道，毫不避讳他的内心真情。

条件2

“张梦芯我没有碰过，我是帮你预留的，但是我想用这个人情换回莲儿的自由。”司马宜君道，毫不避讳他的内心真情。

“哈哈。”司马剑澜哈哈大笑：“你真是有心了，不过朕和你一样，只要是朕之爱的，朕不管她是不是处子之身，朕都不会嫌弃，所以你的筹码不够。”

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就没想过她是否还是完璧，他只在乎她能不能归自己所有。

“你不要逼人太甚！”司马宜君拽起拳头狠狠的道，眼神充满了挑衅和激烈的情感。

司马剑澜见一向温文尔雅的弟弟，会为了自己的皇后而这般的激动，心底一横当下道：“你是在威胁朕？”

他眯起眼睛，一闪而过的笑容如鬼魅一般令人发指。

司马宜君抬抬头，继而道：“你可以不答应我，但是我定会让你后悔。”

简单的一句话，轻而易举的瓦解了司马剑澜的威信。

是的，他们之间有个永远不可磨灭的秘密。

“你难道不知道张梦莲的心已经不在你这了，到了老七那儿。难道你这样做，你不觉得不值么？”司马剑澜叹了口气，嘲笑道。

他之所以叹气，完全是因为司马宜君会拿那个筹码与他谈条件，嘲笑又是因为笑他傻，他爱的人，却已经不爱他了。

“这个不用你提醒。”司马宜君怒道。

“哈哈，若是我定会找她问个明白，为什么那么快就移情别恋。可是你不敢。”司马剑澜并不放过司马宜君。

他讨厌威胁自己的人，包括司马宜君。所以他不会让他那么容易就妥协与他。

“我只要她幸福。”司马宜君闭上了眼睛，心底作出了疼痛的选择。

若是问他如何舍取，他定以她为先，只因为他爱她，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好，我答应你，你没有回来之前，我是不会对她怎么样的。不过我先和你说好，七弟也被我发配到了北方，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快影响到了朝廷，那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可以威胁到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条件3

“好，我答应你，你没有回来之前，我是不会对她怎么样的。不过我先和你说好，七弟也被我发配到了北方，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快影响到了朝廷，那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可以威胁到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本来选择把他们放在一起，要他们去北方战场，就没打算要他们再回来。

但是他们不能回来，不打算让他们丢了自己的疆土。可是他又怕司马翊为了张梦莲谋反，所以他必须以敌制敌。

他答应不会伤害她，又没有说怎么样伤害?

就算他答应他真的不伤害她的身体，他也会去伤她的心。报复一个人不是要她身体怎么样受伤，而是整个灵魂，整颗心！

“哈，我不会像你那么卑鄙。”司马宜君说完掉头就走，不等司马剑澜再说什么。

因为他了解他，他既然答应他就不会反悔。如果他想反悔，那他就不会答应。

就算他日后真的反悔，他还是有他的把柄。更何况这次自己又多了个同一条战线上的司马翊！

虽然他们之前的关系一直是一般的，但是他相信为了同一个人，他们会合作的很好的。

至于司马剑澜说的情况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他们心爱的女人都在一咯情敌手中，所以他们只有联合，才能确保她的安全。

司马宜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爱，狠狠爱，如果不爱，那就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御书房内，司马剑澜沉思着，该如何考验一下张梦莲和司马翊。

他要确保她真的不会再爱上别人，不然他的计划又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

天牢里。

司马翊靠在天牢的栏杆旁，一言不发，他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见到张梦莲了。

天牢里，他分不清楚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自己醒着都会想着她，他不知道她过的还好么。

那日的一别，她定是受了很多苦，司马剑澜是不会放过她的。

熟悉的背影

那日的一别，她定是受了很多苦，司马剑澜是不会放过她的。

想着自己与她的相识，当初还高兴的以为她是锦阳宫的宫女，自己还想像皇兄讨回家。

可是上天好像故意作弄他一番，故意让他为了她而疯狂。

他们在一起本身就是个错误，但是这不是他和她的错，错只错在他们相识太晚。

她的一颦一笑都印在他的心里，他还记得那晚他们甜蜜的相拥着，讲述着天使。

自己还说要做他的天使，守护着她，可是现在呢?

他连自己都无法解救，何来的保护她?

锦阳宫内，张梦芯已经退下。张梦莲接到通知，皇上要她在御花园的碧月亭等他。她不知道这么晚了他叫她去那干什么。

并且刚才自己才和他分开，半夜弄的这么神秘，她感觉似乎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月儿已经爬到半空中，圆圆的一轮银月，在黑暗的夜晚万分的美丽。

几个稀疏的星星也不时的跳跃着，属于它们的光芒。

一真风吹来，舞起了她单薄的衣衫。发丝也在风中飞舞，像极了正在张扬着，要跳舞的女郎。

到处都是虫鸣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分外的响亮.

张梦莲远远地看到一个白色衣着的男子，背对着她，负手而立。在月光下，他那月白色的衣服更加的明亮。

他不是皇上，他是谁?

好熟悉的背影，好熟悉的感觉。

突然她心头一酸，有点想流泪。难道他们之前有相识? 淡淡的忧愁像是正在生长的藤蔓，慢慢的爬上她的心房。

张梦莲停住了脚步，没有再前进。她没有再向前走不是因为她害怕，而是她没有找到司马剑澜。

————————————————————沫痕分割线————————————————————

每天的留言小痕都会看，昨天腾讯网出了点问题，所发了文会有重复的。

小痕已经删除了很多重复的，没想到还是有漏网之鱼。其实昨天遇到我这样的情况的不止小痕一人，也有很多作者说了这个情况，小痕一般发完文就忙着工作了，也没有检查造成的不便小痕向亲们道歉。

你认识我? 1

张梦莲停住了脚步，没有再前进。她没有再向前走不是因为她害怕，而是她没有找到司马剑澜。

这时站在亭子里的司马翊好像察觉了附近有人，他缓缓地转过身，四目相对，虽然在黑夜，他们仍然感觉到了对方那热烈的眸子是互相锁住对方的。

张梦莲轻轻的垂眸，她没有在看他。因为她总觉得自己好像曾经认识他，但是不知道为

Chapter_4

什么自己又不敢面对他。

她好想离开这里，回自己的锦阳宫。

“莲儿——”司马翊终于叫出了他朝思暮想的人儿的名字，只是看到她垂眸的那一刻，他觉得他们之间好像少了什么。

难道她不想见到自己么？还是不敢与他相见？

张梦莲听他叫自己莲儿，心想以前必定和他很熟悉，不然她身为皇后，他怎么叫他莲儿呢？

这可是大不敬的死罪，除非她和他是旧相识，并且关系很好。

她缓缓走向亭中，轻轻一笑：“本宫是等皇上的，你是何人？”

真诚的眼眸对上他迷惑的眼神。

她为何好似不认自己一般？她要等皇上，那他不是被皇上叫来的么？

皇上这到底是在耍什么把戏？难道是故意安排他们见面然后再给她和自己定罪？司马翊想不明白。

“莲儿，你怎么了？”司马翊上前一步，走进她，凝视着她。

张梦莲只觉得心神一晃，一种奇妙的感觉好似被压在了心底：“我是皇后。”她重声着自己的身份，好似怕他不明白一般。

司马翊轻佻嘴角，似笑非笑道：“我当然知道你是皇后，但是你还是我的莲儿。”

最后半句话，说的他心都碎了，她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一般，她怎么了：“莲儿，你好像都不记得我了，你到底怎么了？”司马翊问出心中所想。

“你真的认识我？”张梦莲问道，她没有说本宫。

一是她不习惯，二是她觉得眼前的男子真的没有说谎。

你认识我？2

一是她不习惯，二是她觉得眼前的男子真的没有说谎。

“他是七王爷。”“七弟，皇后失忆了。”司马剑澜不知何时已经到了，突然插道。他的话简单明了，但是让两人一听即懂。

在场的两人都是吓了一跳，两人都福身道：“皇上吉祥。”

张梦莲对司马剑澜的出现并不足奇，因为他约了她。

但是司马翊顿时了悟了，原来他叫他来的目的是想看看莲儿是不是真的失忆了，因为他怀疑她，所他才通知他们两人都来。

司马翊心很疼，他想问她是怎么失忆的，但是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话说，可是却是一句也会所不出来。

“原来是七弟，怪不得我说怎么有点熟悉。”张梦莲笑道，却没有看司马剑澜的脸色有点异样。

只是他很快就掩藏好了，连在场的司马翊都没有发觉。

“你是怎么失忆的？”司马翊不能接受张梦莲失忆的事实，他不相信她会忘记了自己。

他更不想相信她会凭白无故的就那么失忆了，定是发生了什么，不然好好的一个人儿，说失忆就失忆？

那么为什么自己没有失忆，而失忆的是她？

张梦莲有些为难的看看司马剑澜，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

“哦，皇后失忆也就在前不久，七弟你不用太担心了。”司马剑澜道，然后搂过坐在自己旁边的张梦莲的肩膀，满脸的幸福与暧昧。

司马翊的心在滴血，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一会是自己喜欢的人变成自己的嫂子。自己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和她见上一面，但是刚和自己和喜欢的人约会，就被司马剑澜当场抓住。

然后是自己比关押起来，在牢房里苦苦的熬出来了，自己心爱的人却失去了记忆，忘记了自己。

并且还和自己的哥哥一脸的幸福。

是啊，她是皇后，当然和皇帝相亲相爱，可是他怎么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

————————————————沫痕分割线————————————————

有亲问失忆后的张梦莲是否还是穿越过来的，我真是无语了。

不知道是我的表达能力不好，还是我写的太烂。我根本没有说以前的张梦莲回来了，更何况我的穿越是人穿越来的，而不是灵魂，不可能以前的张灵魂回来了。

既然有牙套，我想我都不作多解释，也差不多能理解，这本书的穿越为人穿越。

至于以前的张梦莲，后面我会讲到，只是现在还没必要交代。

林竟的威胁

是啊，她是皇后，当然和皇帝相亲相爱，可是他怎么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

皇上的戏也该演完了吧，他心底嘲笑他。

“皇上若是没有什么事，臣弟先退下了。”司马翊知道自己也问不出什么，所以他不问了，他要亲自调查清楚。

“哦，北方的边疆总有番人来犯，朕命你和三弟后天一起去查看一番，不知你可愿意？”司马剑澜微微笑道，这是他的另一步棋。

司马翊愣了愣，他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把他支开，看来他把他从天牢里放出来的目的就在此。

当下拱手道：“臣弟岂有不遵之礼？”

说完深深的看了张梦莲一眼道：“臣弟这就退下，回府准备。”

张梦莲看着退下的司马翊，总觉得有些不舍，但是又说不上原因。难道是因为她和他以前相识的原因?

司马剑澜见司马翊慢慢消失在黑夜中，也笑道：“皇后，该回宫了。”

然后张梦莲点点头，和司马剑澜一起往锦阳宫走去。

翌日。

林竟跪在地上恳求司马剑澜能把贤妃从冷宫里放出来，这是他唯一的亲人了，他不想在失去。

他林竟为皇家在战场上厮杀多年，难道连自己的妹妹的命都保不住么？他不信！

“起来吧！”司马剑澜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这些天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他一次次被人威胁？本来他上次说过要他放出贤妃，自己都给了他暗示，只须时间，但是他居然能今天又来威胁他。

看来自己最近真的遇到煞星了。

“皇上不答应放了贤妃，臣就长跪不起。”林竟倔强的道。

头又低了几分，看上去显然和他说的话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你这是在威胁朕！”司马剑澜终于忍受不了了，宜王可以威胁他，七王爷也有筹码，可是连个将军都不听自己的话了，拿着手中的权利来威胁自己，自己这个皇帝做的还真窝囊。

林竟的威胁2

“你这是在威胁朕！”司马剑澜终于忍受不了了，宜王可以威胁他，七王爷也有筹码，可是连个将军都不听自己的话了，拿着手中的权利来威胁自己，自己这个皇帝做的还真窝囊。

“臣不敢！”林竟的话依然很是生硬。

司马剑澜没有再说什么，拿起桌子上的书，垂头看了起来。这事他昨天才交给张梦莲，他可不想去垂，坏了自己的计划，除非他林竟能拿出点什么比较有力的筹码。

两人就那么僵持着，林竟跪在地上，司马剑澜则看自己的书。

这时候的御书房内若要是能掉上一根针，也能听的清楚明了。

不多时，一个小太监进来了，然后走到司马剑澜的旁边耳语几句，只见司马剑澜的眉毛顿时展开，看看小太监，又看看跪在地上的

林竟，然后哈哈大笑道：“林将军，你先回去，朕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说完不等林竟谢恩就和小太监风一般的消失在御书房。

仙群殿内林仙儿半躺在床榻上，眼睛紧闭着，司马剑澜紧张的握着林仙儿的手，脸上的笑容万分的迷人。

张梦莲默默的站到了一旁，心底有丝难言的苦涩，不似吃醋，也不似无所谓。

不多时林仙儿美目慢慢睁开，一脸惊讶的看着握着自己手的司马剑澜：“皇上——”

说着就要起身福身，那模样叫司马剑澜看着都有些心疼。

在冷宫里待了那么久，她有些瘦了，不似先前的红润，脸色微微有些惨白，神情也没了往日那股逼人的气势。

“爱妃别动，御医说爱妃需要多多修养，以免再动了胎气。”司马剑澜阻止她要行礼。

林仙儿好似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一般，顿时满脸的喜悦加疑惑的神色：“皇上，你说臣妾有身孕了？”

司马剑澜刮了下林仙儿的鼻子，笑道：“是啊，爱妃如今是要做母亲的人了，高兴不高兴？”

“臣妾，臣妾高兴，高兴。”林仙儿激动的抓着司马剑澜的胳膊，一个劲的道。

城府太深，深藏不露

“臣妾，臣妾高兴，高兴。”林仙儿激动的抓着司马剑澜的胳膊，一个劲的道。

“好了，朕就不打扰爱妃了，朕和皇后先出去，爱妃好好的休养。”司马剑澜轻轻地拍了拍林仙儿的手。

林仙儿的眼神有些暗淡，只是那一眨眼的功夫，她就恢复了轻轻的点点头。

看着司马剑澜和张梦莲两人肩并肩的一起出去，她的心底又升起一丝嫉妒。

但她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对付张梦莲，而是徐清零那个贱人，若不是她，自己怎么会被打入冷宫?

以她现在有了护身符，她还会怕了她不成?

她还记得那日徐清零去了冷宫，她以为她是来看她的，想救自己出去，却没想到那贱人是去像她示威的。

她还记得她得意的样子，趾高气昂的样子。

她没想到一向看似蠢笨的徐清零，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相对于徐清零，自己的城府还是没有她的深，不然怎么连自己都上了她的当?

那日她华服来到冷宫，命人带了食物，她本以为她会以往日的情面给她带吃的了。没想到她伸手去接的时候，徐清零却说：难道贤妃你不谢谢本宫么？哦，不，现在你不是贤妃了，只是个被打入冷宫的人。

她像是故意在她伤口上撒盐一般的讽刺道。

她的顿住了，笑容也僵硬在脸上，她听到自己很没有骨气的说了句‘谢徐美人赏赐’。

她不知道自己的鼓起都到哪去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捉出那么低声下气的话。

可气的不是她徐清零让她谢恩，而是她居然把饭菜都倒在了地上，说道‘你若想吃，可以，自己捡着吃吧’。

‘你以前怎么对我，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利用我？你以为我真的是那么傻？哈哈，你错了、你错了’说完就哈哈大笑的离开了冷宫。

只留下她一个人在那错愕，她当时还怀疑那个人是不是徐清零。

嘲笑1

只留下她一个人在那错愕，她当时还怀疑那个人是不是徐清零。

而事后她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有种人她就喜欢装，然后伪装成了她的保护伞，所以就算她害了人，也没有人知道是她害的。

那么看来自己进冷宫徐清零那个贱人定是早已计划好的，怪不得她当时自己不去密报，而是先和她说。

原本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没想到却是徐清零的陷井。

她发誓只要自己能出的了那冷宫，她定不会放了那贱人。跟她斗？她会让那贱人死无葬身之地。

林仙儿怀孕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后宫，徐清零自然是不会在去祝贺，她没想到她还能咸鱼翻身。

只是冤家路窄，她在去慈宁宫的路上却也碰到了林仙儿。

她高傲的挺着自己那没有变化的肚子，像是怀孕很久的孕妇一般，眼神无一不充满了做母亲的喜悦与甜蜜。

她见徐清零从另个岔路口往这边走，故意加快了脚步，她要走在他的前面，要让她知道自己以后不是她随便欺负的。

徐清零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她也加快了脚步，心底暗笑，‘看你走那么急，等会摔了一跤有你好受的。’

两人同时来到了主路，林仙儿侧目看了徐清零一眼，微微笑道：“本宫现在怀了身孕，哪个不张眼的奴才若是不小心碰到本宫了，动了胎气有她好受的。到时候说不定一不小心也被打入冷宫。”

林仙儿见徐清零在那暗暗生闷气，又笑道：“哎呀，打入了冷宫后那生活可不是人过的，不过好在本宫有上天的眷顾，有了龙种，本宫琢磨着要是哪个奴才进了冷宫，可就没本宫这么好的运气了。”

徐清零本想忍一时风平浪静，可是她哪里受的了林仙儿这般的挖苦示威？当下也冷言冷语道：“哎哟。这不是林美人吗？怎么，这么快就出了冷宫了？本宫听说林美人怀了身孕。

————————————————沫痕分割线

————————————————

沫痕之所以写张梦莲真正的失忆，只是桥接，目的是要她慢慢的喜欢上司马剑澜。

如果不失忆，以她的性格不容易喜欢一个人后又喜欢一个。

不可能每个情节都如你们所想的，我也是人，写出的东西定有瑕疵，请亲们见谅

后面的情节肯定会更加的精彩，没一个桥段肯定有起有伏，这样才能扇动人心，谢谢亲们的支持！谢谢！

嘲笑2

徐清零本想忍一时风平浪静，可是她哪里受的了林仙儿这般的挖苦示威？当下也冷言冷语道："哎哟。这不是林美人吗？怎么，这么快就出了冷宫了？本宫听说林美人怀了身孕。

我觉得真是奇怪，为什么没有打入冷宫前的贤妃没有怀孕，反而进了冷宫就怀孕了？正琢磨着——"

"徐清零，你别欺人太甚。"林仙儿一口打断徐清零还没有说完的话。

她的那一口一个'林美人'，她每说一句她的心都在流血。

本来她比她要高上一阶，没想到现在倒和她平等了，还有她那间接的挑衅，分明就是说她怀的龙种有问题。

"哟，林美人，你可别动怒，伤到了胎气，可别怪本宫没有提醒你。"徐清零说完话，没等林仙儿回话就一摇一摆的从她身边走过。

留下还在原处生闷气的林仙儿。

张梦莲自从庄仪太后那次寿宴后，就不再得庄仪太后的喜欢。

而失忆了的张梦莲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为太后对她本就如此，所以她也没有怎么在意。

倒是皇上对她疼爱有加，总是说些过去他们之间的事，希望她能尽快恢复记忆。

而她总觉得妹妹张梦芯看她的眼神有些怪怪的，但是她又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张梦芯总是在皇宫里待段时间，又回宜王府，从不住在皇宫里，然后过段时间，皇帝又以陪伴自己的理由宣她入宫。

就这样反反复复，来来去去，张梦芯倒成了宫中长客。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张梦莲过的生活依旧和翻书一个样，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大事，也没有芝麻蒜皮的小事，就像她和的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

偶尔有些美人之间的小事，但是很快就没了只是她宫中多了两个常客，一个是林仙儿林美人，一个是徐清零徐美人。

但是她们两人很少一起来她的宫中，倒是两人偶尔相遇了也是你顶我我冲你的，像是是仇人一般。

宫中怪事1

但是她们两人很少一起来她的宫中，倒是两人偶尔相遇了也是你顶我我冲你的，像是是仇人一般。

这日，张梦莲和张梦芯一起吃饭，皇帝没有来。

平日里张梦莲就比较喜欢吃鸡肉，所以她的菜里总会有她喜欢的，今天不是这，就那。

张梦莲刚想夹块鸡肉，肚子里一阵难受，有种想吐的感觉，放进碗里是看了更是难受，她捂着胸口难以在吃下去。

张梦芯发现了异样道：“姐姐怎么了？”言语听上去有些关心，但是神色却有点凝重，她不会是——?

张梦莲拍拍胸口，喝了杯参茶笑道：“也没什么，可能是胃不太好，最近总是这样，看到自己喜欢吃的，就算是很饿了也会难受，吃不下去。”

“没有找御医前来看看？”声音里充满了质疑，按说皇后和皇上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少，为什么皇上没有发觉她的异样?

“这点小事，没有必要惊动别人，我想过些日子会好的，好了，我不吃了，你慢慢吃。”张梦莲亲切的道。

她总在皇帝那听到有关她们姐妹之间的情谊，张梦芯也经常说她们在没有成亲前关系很是要好，时常在一起吃饭睡觉。

可是他们说的那些，她一点也记不得。当她问她是不是认识司马翊七王爷的时候，张梦莲总会摇摇头说不知道，然后又盯着她看问道：“你是不是喜欢七王爷？”

这时张梦莲会很小心的嘘道：“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是被人听到了，就算是假的，也会被人误会。

张梦莲有时觉得司马剑澜看自己的眼神和看张梦芯的眼神有些不一样，看自己的总是没有看妹妹的眼神那般的热切。

她问过张梦芯，为什么皇上会把宜王调离京城，而张梦芯的回答却很是淡然：“他是他的臣子，一切都要听他的，没有把他的东西都送给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沫痕分割线————————————————

今天还有一更就不更了

宫中怪事2

她问过张梦芯，为什么皇上会把宜王调离京城，而张梦芯的回答却很是淡然：“他是他的臣子，一切都要听他的，没有把他的东西都送给他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句话张梦莲听着很是奇怪，为什么宜王要把自己的东西都让给皇帝呢?

这个时候张梦莲总会拉起她的手安慰道：“好了，别难过胆囊管南日皇上高兴了，我让他把宜王调回来，这样你就不用每天煎熬相思之苦了。”

张梦芯看着自己的姐姐走向床榻，心底有了个想法，她不能让她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自己的身子司马宜君连碰都没碰过，而自己的姐姐却怀孕了，这对于她来说不公平。

论姿色，她比姐姐漂亮，论文采她不比她差，凭什么她每次都输给她?

她不甘心，她要让她也尝尝失去的痛苦。

“姐姐，我想搬进宫里来住。”张梦芯放下筷子笑道。

张梦莲听她这么一说，身子一顿，心里有丝不祥的预感：“怎么，想到宫里来？”

“姐姐的身子好像不是很好，我搬进来不是更好的照顾你么？”张梦芯笑道，跑过去扶住了张梦莲。

“呵呵，妹妹何须照顾我，我宫中的宫人已经够多了，你只要照顾好自己，等着宜王回府就好了，到时候宜王回来没见到妹妹你人，定回担心了。”张梦莲看着张梦芯，见她没有说话，又拍拍她的手，好似：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这句话听在张梦芯的耳朵里就格外的刺耳，成了另番意思。

心道：难道你真的忘记了么？忘记了司马宜君爱的是你，而不是我，你这是在像我间接是示威还是挑衅?

当下就笑道：“姐姐难道不想我搬进来？”

“我——”

“当然可以，芯妃当然可以进宫，这样皇后日后也有个伴，再说了宜王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再宫中也好有个照应，以免三弟在外不能放心。”张梦莲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刚进锦阳宫的司马剑澜接了过去。

宫中怪事3

“当然可以，芯妃当然可以进宫，这样皇后日后也有个伴，再说了宜王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再宫中也好有个照应，以免三弟在外不能放心。”张梦莲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刚进锦阳宫的司马剑澜接了过去。

“谢皇上恩典，这样梦芯日后又可以和姐姐在一起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得到了大人给他的糖一样兴奋，看上去那么快乐和单纯。

张梦莲见状也不好说什么，只好笑道：“你啊，都是做妻子的人了，还和个孩子似的。”

但是在司马剑澜的眼里，她的这种纯真活泼正是他所爱的地方。

当天张梦芯就搬进了皇宫，住在了张梦莲不远处的玉新殿。

这消息很快又在宫内引起大的轰动，庄仪太后对张梦莲更加的不满，当下就到锦阳宫去。

还在陪同妹妹的张梦莲那里晓得自己闯了这大的祸？还在玉新殿同张梦芯话家常。

庄仪太后去锦阳宫扑了个空，更加的生气，转个头往玉新殿去。今天她不把那个闹得皇室不得安宁的小狐狸精点颜色看看，日后的后宫定不会安宁。

“太后驾到——”

太监的声音，在玉新殿尖锐的响起。

张梦莲和张梦芯慌张的出来接驾，她们没想庄仪太后会来，看来这庄仪太后定是对张梦芯的进宫不满。

两人也当下心知肚明。

“皇后，起来吧。”庄仪太后故意为难张梦芯，只叫起了张梦莲。

不在她偏爱张梦莲，而是她身为皇后，她不可能不给她一点颜面，若要是给她的掩面扫尽日后的麻烦事肯定会更加得多。

张梦莲本就个七王爷有暧昧不明的情愫，如果她把她逼急了，她还怕这个皇后不安分的给皇家的颜面扫尽。

但是对于张梦芯，她就不必要顾及那么多了，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宜王的妃嫔，连个侧妃都不算。

张梦莲看看还在跪着的张梦芯，要咬唇想说什么。

宫中怪事4

张梦莲看看还在跪着的张梦芯，要咬唇想说什么。

但是却见庄仪太后轻轻扫了一眼自己道：“皇后让芯妃搬进宫这么大的事，也不让哀家知道，当真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

庄仪太后的话字字尖锐，毫不留情。

“臣妾不敢。”张梦莲又跪了下去。

“皇后不用跪，既然芯妃来了就在宫中住些日子，宜王为了我皇朝去了北方边疆，我当然也不会苛刻的不让她孤独，既然芯妃是皇后的妹妹来皇宫住也是情理之中的。”庄仪太后依然不紧不慢的道。

然后扫了还跪在地上的张梦芯一眼又道：“关键是皇后也这么不知礼数，你可知道只要带有“殿”字的住处都是给皇帝的妃子们准备的，而芯妃乃宜王的妃嫔怎可住与此地？”

“母后息怒，这不是皇后的错，她也和儿臣说这样不妥，让芯妃住与她哪就好，是儿臣让芯妃搬进玉新殿的。”张梦莲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听见了司马剑澜为自己解围，心底有半丝的高兴。

“皇帝你难道忘记了先皇的遗训？”庄仪太后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再次为了张梦芯姐妹俩来和自己说情。

“儿臣知道，可是母后，就如同您刚刚说的，宜王为了皇朝才去了北方边疆，难道作为皇兄的我，没有义务来对他的妻子稍有照顾？”司马剑澜微微福身，那样子生怕庄仪太后又要生气发怒。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在维护皇后，但是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好，既然皇上这么说，那哀家也就破了这个例，以后不管是哪宫的妃嫔的亲戚，来了皇宫，都可搬进玉新殿。”说完没等司马剑澜回话就道：“回宫。”

“儿臣恭送母后。”

“臣妾恭送母后、太后。”

“奴婢、奴才恭送太后”

跪倒声一片。

刚走出几步庄仪太后又顿住身道：“以后这玉新殿就改名为‘聚亲阁’。”皇帝的那点心思她当然知道，可是不能坏了皇室的规矩，所以她在暗示他不能胡来。

宫中怪事5

刚走出几步庄仪太后又顿住身道：“以后这玉新殿就改名为‘聚亲阁’。”皇帝的那点心思她当然知道，可是不能坏了皇室的规矩，所以她在暗示他不能胡来。

聚亲阁？顾名思义成为了聚亲的地方，也就不是皇帝专门为张梦芯准备的宫殿。

庄仪太后的这招够狠，一招抓住要害，让司马剑澜的算盘落空。

他本来就是觉得这个宫殿正好有个“新”字，谐音“芯”，又离皇后的寝宫近，所是一举两得。没想到就被太后亲而一举的推翻，心底不免有些失落。

众人都散了，张梦莲一直陪着张梦芯，刚搬进来就弄这么大的动静，这不怪她，但是难免她心里难受。

所以这个做姐姐的不陪她，那么就没有人会陪她了。

张梦芯晚膳在锦阳宫里用膳，和姐姐也聊的很愉快。对于她来说她的第一步计划就是让张梦莲慢慢的相信自己，对自己毫无防备，然后她才可能实行第二个计划。

看来再多加时日，她定对自己完全信赖。

这已是十月，桂花到处飘香，空中总是残留着余香，索绕在人的鼻息之中，让人沉醉在沁人心肺的甜蜜中。

而张家姐妹也是一样，张梦莲是因为生活的无忧愁，很恬静。

而张梦芯却断然不同，她的心思只在于该如何摧毁姐姐的幸福。

因为在她认为自己的幸福都是被她夺走的，她就是她的克星，娘亲曾经和她说过，她长的一幅狐狸精的模样，专门抢被人的幸福，和她的大娘一样，出生就是让自己痛苦的。

以前她没有认为娘亲说的对，但是当她看到父亲只爱大娘和张梦莲的时候，她觉得娘亲的话有些对了。

可是几年后大娘死了，爹爹最后又对自己和娘亲也如当初对大娘和姐姐那般，她又觉得娘亲的话不对。

所以她会市场背着娘亲对姐姐好，因为她觉得以前爹爹不疼爱自己，而自己还有娘亲疼爱。

宫中怪事6

所以她会市场背着娘亲对姐姐好，因为她觉得以前爹爹不疼爱自己，而自己还有娘亲疼爱。

可是姐姐呢？她没了爹爹的爱。连大娘的爱也没有了，她成了一个无人疼爱的孩子。

她曾经感受过没有爹爹疼爱的感受，那很难受，现在没有一个人爱姐姐了，那她不是很可怜？

她知道，自己曾经不喜欢她，她霸占了自己的父爱，可是她应该去给她一点关心，让她对自己没有恨只有爱。小小的她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心计，玩弄人于鼓掌之中。

但是时间久了，她和姐姐的感情也超越了当时。

她以为自己是真的与姐姐和平共处了，而自己的姐姐也是真的疼爱自己这个妹妹。

可是她没想到一切都变了，就因为一个男人，司马宜君。

这个男人让她看清楚了她的面目，原来狐狸精永远是狐狸精，她永远只会抢走属于别人的东西。

所以她让姐姐帮忙牵红线的时候，她却输给了她。

她没有想到自己意中的人会喜欢上自己的姐姐。

也许是以为自己太大意了，疏忽了，才会让她得了便宜，占了她的心上人。

但是她不会再做错事了，她要谨记娘亲的话，她要夺回原本属于她的爱。

所以当她的心上人到府上下礼要娶姐姐的时候，她没有和她翻脸，反而一脸相诚的理解。

然后再说服她，利用她内疚的心里要她答应她把她也带如王府，就算做个侧妃，她也愿意。

所以当皇帝下旨要她进宫的时候，她知道自己赢了，因为这就是她偷龙转凤的好时机。

她利用她愧对自己的心里，留她住了一夜，她利用她对她的疼爱，要求她和自己调换。

可是她想不到的是，不管自己怎么样算计，都输给了她。

那晚司马宜君走之前说的话，让她震惊，让她难受，更让她痛苦。

原来她在他的眼底连她的脚指头都不如。

宫中怪事7

那晚司马宜君走之前说的话，让她震惊，让她难受，更让她痛苦。原来她在他的眼底连她的脚指头都不如。

“张梦莲你到底什么地方比我好？”张梦芯喃喃地道。为什么她每次都能赢自己，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现在你怀孕了是吗？哼，我就要夺走属于我的。

夜很静，但是她的心却是很明亮，因为她的目的已经在脑海里比那灯火还亮，时刻的提醒她她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突然她的腰被一双有力的手抱住，她猛的一惊，正想叫出声。

却听那人道：“别叫，是朕。”

皇上？她心底有丝害怕，又有丝庆幸。

“芯儿，我的芯儿，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朕的妃子。”司马剑澜好像喝了酒，说话吐气之间都带着些酒味。

“你可知道我爱你，我很爱你。”司马剑澜又道，搂着张梦芯更加的紧了。

张梦芯微微扭动了下身子，但是又动弹不得。

“皇上你醉了。”她不能为了夺回自己的东西，而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之身，那么她和司马宜君之间那就真的完了。

虽然他现在不爱她，但是她要让她以后爱上她，所以她必须得有筹码。

身子的清白很重要，所以她不能失身与司马剑澜。不然她连第一个筹码也没了，还拿什么来博得他的爱?

“别动，别动。”司马剑澜慢吞吞的道，把头垂进了张梦芯的秀发之中。

张梦芯依言没有再动，任由他抱着。

“我只抱一会，一会。”司马剑澜又道。

张梦芯的心开始触动了，这要是司马宜君和她说的那该多好啊，可是他不是他。

就算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她依然不会为所动摇。因为她要的，只是她爱的！

夜很静，很凉。

桂花香气伴随着风一路的飘摇，像及了相亲相爱的情侣。

许久后，司马剑澜松开了在他怀里一动不动的张梦芯。“我喝多了。”他解释道。

宫中怪事8

许久后，司马剑澜松开了在他怀里一动不动的张梦芯。“我喝多了。”他解释道。

“我知道。我是你的弟媳，不是么？”她言语有些理解，又有些诱惑。

理解他是喝醉了，诱惑他，我若不是你的弟媳呢?

“是，你是宜王府的芯妃，不是我后宫的芯妃。”司马剑澜道，言语中掺杂着不明之意。

司马剑澜说完头也不会的离开了，但是在他的心底，已经有了个声音，那声音在说：总有一天你不再是宜王府的芯妃，而是我后宫的芯妃。

能以让他如此的容忍，也实属可贵，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吃了他的手掌。

他能清楚的记得那日在掀开张梦莲盖头的那种感觉，他对她毫不手下留情，一把捏住了她那细长的脖颈。

要不是庄仪太后，他估计那日就是张梦莲的忌日。

可是对她，他却下不了那个手。或许连强迫她的心，他都没有。

他只想她能真正的爱上自己，愿意和他携手。

聚亲阁内，没有一丝光亮。张梦芯把所有的蜡烛都灭了，她喜欢黑夜，只有黑夜，她才能清楚的记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笑容在黑夜里绽放，明天她将要走出第一步，她绝对的不能再心慈手软。

张梦莲，她那亲爱的姐姐，你会为你所拥有的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大早的徐清零就端着她亲自为张梦莲做的莲子银耳汤，她的目的很明显，得罪了林仙儿，当然要找个更强大的靠山，以免日后有人欺负了，都没人帮自己一把。

这是她精挑细选的莲子和银耳，加了皇帝赏赐她的波斯进贡的糖。

她命人好好地看着火候，以免做出的东西不和口味了。

刚进锦阳宫就见张梦芯也在。

徐清零笑呵呵地把食盒叫宫女拿上来：“听说近日皇后姐姐的身体不适，妹妹我亲手为姐姐做了莲子银耳汤。虽然算不上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喝了保管姐姐你还想喝。”

宫中怪事9

徐清零笑呵呵地把食盒叫宫女拿上来：

“听说近日皇后姐姐的身体不适，妹妹我亲手为姐姐做了莲子银耳汤。虽然算不上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喝了保管姐姐你还想喝。”

徐清零的话刚说完，就听到外面的小太监传话，说：“启禀娘娘，林美人前来请安。”

张梦莲看看张梦芯又看看徐清零，然后笑着数：“今儿还真热闹，大家都赶到一起了。”

言外之意，这些天大家都喜欢往她这跑，这不，都碰上了吧。

“让她进来吧。”张梦莲笑着说。

徐清零一听林仙儿也来了，暗叫不好，真是冤家路窄，上次自己碰上她就没有好果子吃，今天可得小心了。

当下就道：“皇后姐姐，臣妾先放这了，你等会一定要喝啊。”说完就望外走去。

张梦芯也笑：“这徐美人，好像和林美人不合一般。”

然后看了看她端来的银耳莲子汤笑道：“她可真有心，可是姐姐妹妹也给你做了碗汤，你可一定要喝啊。”

说完从食盒里拿出了和徐清零的那只一摸一样的碗。

（古代的装汤碗都带着盖子，所看不到里面放的是什么。）

“妹妹你这是何必呢自己的身子也不好，你可要多休息啊，姐姐的锦阳宫的宫女五六个，不缺人手。”张梦莲呵呵的笑着。

“姐姐，我知道你这锦阳宫不缺人手，可是这是妹妹的心意啊。”张梦芯笑道。

“皇后姐姐，你们这是在吃什么啊？”随声而入，林仙儿一身的大红，顶着微微隆起的肚子，来到了张梦莲的身边。

不请自坐，然后端起刚才徐清零放下的碗盅就喝。

“姐姐真是好福气，有个芯妃这样对自己好的妹妹就不说，连徐美人也来给姐姐送东西。想我怀了龙种都没有人这样待我。”

林仙儿边说边喝，由于是酸梅汤，她最近就是喜欢喝酸的，所以一口气喝完了。

宫中怪事10

林仙儿边说边喝，由于是酸梅汤，她最近就是喜欢喝酸的，所以一口气喝完了。

而张梦莲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怪她，本来徐清零送她的汤她就没有胃口喝，没有想到林仙儿喜欢，那就做个顺水人情了。

“林美人就不用挖苦本宫了，本宫可不愿大家都对我像自家姐妹这般照顾，给本宫送汤。有一个送，我都吃不下，何况更多的。”张梦莲依旧笑着。

张梦莲也端起了张梦芯递给她的酸梅汤。

喝了酸梅汤，张梦莲开口道：“其实这汤适合林美人喝，她怀有身孕，定然会喜欢吃酸的。”

林仙儿一听立即道：“臣妾刚才喝的就是酸梅汤啊？”眼神闪烁着看着张梦莲。

“哦？刚才徐美人不是说是银耳莲子汤么？”张梦芯道，然后疑惑的盯着张梦芯。

张梦芯摇摇头表示不知。

“看来这徐美人真是糊涂，自己做了酸梅汤说是银耳莲子汤。”说完张梦莲笑了。

张梦芯和林仙儿也笑了。不多时，林仙儿也回了自己的仙群殿。

而张梦芯这时才发现林仙儿刚才喝的那碗汤怎么那么像她放了红花的碗。

而张梦莲喝的这碗虽然从碗的颜色上看是和那个碗一样，但是仔细就不难发现两个碗的区别。

自己当时为了区分，把碗做了记号，而林仙儿喝的那碗，正好就有自己做了的记号。

再检查张梦莲的这碗，却是没有。

张梦芯的心一沉，该死，那个林仙儿干嘛那么嘴馋，活该她倒霉。

明明是给张梦莲准备的，偏偏她也来搀和，真的要小产了，可不能怪她！

但是刚才徐清零说自己做的是银耳莲子汤，可是为什么两碗都是酸梅？

难道他们都端错了？她端错了别人做的酸梅，而徐清零端成了她做的酸梅，而另外一个人端成了徐清零做的银耳莲子?

张梦芯慌称还有事，先回了聚亲阁。

宫中怪事11

张梦芯慌称还有事，先回了聚亲阁。

她要去查查那个端错碗的人是谁，不过这次看来徐清零要完蛋了。

就算林仙儿真的小产，也查不到她的头上，要么是徐清零倒霉，要么是另外那个人倒霉。

半月殿。

贾妃端起宫女送来的酸梅汤，掀开一看，顿时没了胃口。

“贾玲，把汤倒掉。”贾一怡吩咐着，她从来不喝银耳，这个贾玲，居然端错了汤。

“娘娘，你不喝了么？”贾玲问道。

“不喝了，要喝你喝。”贾一怡没有多言，继续看她的《女传》。

贾玲打开碗盖，正要喝，只听她啊了一声道：“怎么变成了银耳，我也不喝。”说完就端着碗出去，倒在了外边的花草中。

进来后，只听贾一怡笑道：“看你以后做事还马虎，居然端错了汤。”

“主子，不是我端错了，是我去的时候，只有这也碗汤了，我以为就是我们殿的，所以——”

“所以你就看也不看的端了回来？”贾一怡笑道。

“主子以后我会小心的。”贾玲小声的道：“哎，真浪费，可惜了，我随着主子的喜好也不喜欢吃银耳。”然后摇摇头，退了下去。

贾一怡放下书，笑了一下。

仙群殿。

林仙儿在床榻上滚来滚去，肚子疼的死去活来，满额头的汗珠一颗颗顺着她那惨白的脸往下流。

仙群殿里的宫人都惊呆了，叫御医的去叫御医，通知各个宫的，还有帮忙擦汗的，忙的不亦乐乎。

司马剑澜听说林仙儿出事了，慌忙往仙群殿去。

当他赶到时，庄仪太后已经到了，而御医正在为林仙儿把脉。

林仙儿在床榻上不停的呻吟着，好似生死不如一般。

“御医，林美人到底怎么样？”司马剑澜见御医站了起来连忙上前去问。

“皇上，林美人小产。”御医低头道，额头上也渗出了汗水。

轰——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一声雷声，一滑而过。

宫中怪事12

轰——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一声雷声，一滑而过。

小产？怎么会平白无故小产？

庄仪太后闭上了眼睛，痛苦的道：“为何会出现这种事？”

太医为难的看看司马剑澜，小声的道：“可能是因为美人误食了红花。”

红花在宫内是禁止给孕妇接触的，而林仙儿怀了身孕，还误食了，这样的消息估计对皇上的打击很大吧。

后宫本来就是勾心斗角的地方，很多人用红花不知道杀死多少皇族的子嗣。

这次的事情肯定又会让后宫的嫔妃血洗深宫，但愿不要死太多的人。

“红花！”司马剑澜怒道，他最讨厌的名词。

曾经的他也受到红花的迫害，要不是母后的小心，恐怕就没有今日的司马剑澜！

而庄仪太后怒地站起，“此时一定要测查清楚。”

而躺在床上的林仙儿像是没了灵魂一般，眼神呆滞的看着帷帐，喃喃地道：“皇儿，我的皇儿。”

声音悲惨，无人不闻之而欲涕。

“林美人，你放心哀家一定会还你个公道，也会为哀家那还未出世的皇儿讨回个公道。”庄仪太后上前安慰着：“你好生修养着。”

说完，就示意大家都退下，留下司马剑澜和她。

“仙儿——”司马剑澜轻轻的拉起林仙儿的手，痛苦的道。

他的子嗣本就稀薄，至今未有一儿半女，如今林仙儿好不容易怀上了，却被该死的红花所害。

“皇上，皇上，臣妾的皇儿没了，他没了。”林仙儿哽咽的道，眼泪顺着眼角滑落到青丝上。

司马剑澜闭上眼睛，内心很是难过。

如果他多关心一下她，也许结果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皇上，你说皇儿会不会怨我没有保护好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无能，连他阿斗保护不好。？”林仙儿问着司马剑澜，眼神空洞无神，和昔日那个娇蛮蛮横的她完全成反比。

宫中怪事13

宫中怪事13

“皇上，你说皇儿会不会怨我没有保护好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无能，连他阿斗保护不好。？”林仙儿问着司马剑澜，眼神空洞无神，和昔日那个娇蛮蛮横的她完全成反比。

“不会，皇儿怎么会怪你呢，仙儿，你身子虚弱，多休息会，朕在你身边看着你。”司马剑澜轻拍着林仙儿的手，嘴角绽放出一丝苦笑。

难道这是上天惩罚他？让他不要再算计别人？

可是他算计别人，也是别人先算计他啊，难道做为帝王就不能以怨报怨？

“皇上，臣妾不想睡，臣妾这几日一直梦到皇儿和我说话，说他以后长大了好好的孝敬我，可是如今皇儿没了，我若再梦到他，他定会

怨恨我，定会怨恨我。”林仙儿吸了吸鼻子，小声的哽咽道。

她怕她一睡着了，皇上走了，而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先前有宝宝，她没有觉得孤单，可是现在呢?

万一宝宝真的在梦中找她，她该如何是好?

“仙儿别怕，我不会走的，要是皇儿来找，我会陪着你，和他一起玩，告诉他都是朕的错，是朕没有保护好他。”司马剑澜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受伤的林仙儿，只好好言相劝。

“那好，皇上臣妾睡了，皇上可不能离开臣妾。”林仙儿用她那可怜兮兮的眼睛目不专盯的看着司马剑澜。

她要的是一个承诺，如果以孩子来换回皇上的宠爱，那也算的上是有得有失。

张梦莲觉得此时有些蹊跷，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误食了红花? 难道是有人蓄意陷害? 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突然她顿感不妙，上午林仙儿刚刚从自己这回去，并且还喝了碗酸梅汤。

对，酸梅汤。那碗酸梅汤是徐清零送来的，难不成?

不，徐清零是送给自己的，不可能是她的糖出了问题。但是如果要查，定会从自己这查。

那么自己又如何脱得了干系?

宫中怪事14

不，徐清零是送给自己的，不可能是她的糖出了问题。但是如果要查，定会从自己这查。

那么自己又如何脱得了干系?

心事重重的她，回到了锦阳宫，她在想自己要不要去告诉太后。

如果告诉太后，太后能信么?

不行她只能等他们来查，查到这她才能说，不然她的嫌疑就最大。

“姐姐，你觉不觉得是徐美人那碗酸梅汤惹的祸？”张梦芯坐到张梦莲的身边。

刚才她离开了锦阳宫，去了几个美人妃子那打探了一番。结果，她在半月殿发现了宫女倒掉了银耳莲子汤。

也就是说，既然有人倒了那汤，定是端错了，而那人又定是不喜欢银耳莲子。

看来自己能脱身的条件只能在贾妃和徐美人之间了，若要查起来，她只能维护一边。

徐美人她见过，也认识，而那个贾妃听说知书达理，从不与人结怨。而只有眼前的徐美人是最好的替罪羊。

因为她与林仙儿总有些或多或少的过节，若要说她谋害皇帝的子嗣，那是最适合不过了。

“芯儿，这事可不能乱说，若要是冤枉了好人，那可就罪过了。”张梦莲不喜欢张梦芯把责任推的干干净净。

明明她也端了汤，并且也是酸梅汤，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徐清零？这事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她记得徐清零说过一句话，她记得她说：‘听说近日皇后姐姐的身体不适，妹妹我亲手为姐姐做了莲子银耳汤。虽然算不上什么名贵的药材，但是喝了保管姐姐你还想喝。’

对徐清零做的是银耳莲子汤，当时她还觉得是徐清零搞错了，看来并不是她弄多了，而是有人可以加害她。

但是加害她的人又会是谁？出了徐清零本人和自己，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嫌疑。

当然皇帝本人和庄仪太后是不可能的，或许是林仙儿想嫁祸自己，于或许是身边的张梦芯，还有一个贾妃。

宫中怪事15

当然皇帝本人和庄仪太后是不可能的，或许是林仙儿想嫁祸自己，于或许是身边的张梦芯，还有一个贾妃。

贾妃一向性情寡欲，与世无争，也没有和徐清零结太大的梁子，她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而自己身边的这个妹妹，就更不可能了，她是那么的纯洁，又和后宫扯不上任何关系。

难道是林仙儿自己？不，还是不对，若要是她自己，她又有什么理由让自己小产呢？

只需出一点点血，这事就够轰动的了，何必需要牺牲她的骨肉？

张梦莲越想越觉得不对，这都乱了套，什么跟什么。

“芯儿你陪我出去转转，呆在殿里有些闷得慌。”张梦莲和旁边的张梦芯道。

“姐姐有心思出去玩？”张梦芯不解，眼看着徐美人的事会从自己的头上查起，她真的有那个兴致去玩。

张梦莲轻轻的站了起来，走到了铜镜边，拿了支碧玉步摇，插进了自己的秀发之中：“如果我们憋在宫里，那就更不可能查出点什么了。”

张梦莲笑道，言外之意，说不定我们到处走走能有收货呢。

“可是姐姐身为皇后，出去定会惹人注意，能查得到什么？”张梦芯疑惑道。

“呵呵，这你就不懂了吧，就因为我是皇后，所以才没人注意我到底在干什么，也有人会认为是我毒害了徐美人。”张梦莲慢条斯理的道。

张梦芯惊讶：“那你还出去，到处的走动，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销毁证据呢！”

“就是因为想让人误以为我是在销毁证据，所以我才好查处真正的凶手。”张梦莲笑着点了下张梦芯的头，一幅‘你懂了吧？’的样子。

张梦芯的心一跳，心底暗暗嘲笑，她真是小看自己的姐姐了。若要是她不告诉自己，自己真的会去掩饰那些证据，她还真的会被她揪出来也说不定。不过如今看来，她要做的事可真的少了很多。

宫中怪事16

张梦芯的心一跳，心底暗暗嘲笑，她真是小看自己的姐姐了。若要是她不告诉自己，自己真的会去掩饰那些证据，她还真的会被她揪出来也说不定。不过如今看来，她要做的事可真的少了很多。

“走吧，发什么愣。”张梦莲拉起张梦芯，一副好心情的样子。

秋天的树叶开始凋零，总给这个季节带来多多少少的哀愁，就像这后宫般样的沉思寂静。

一池的水，被秋风一扫，带起阵阵涟漪。给了人们无限的遐想，像是这后宫，有人的一株红花，就引起人们无限的惶恐。

而林仙儿就像那受到秋风挑拨的池水一般，风停了，她受伤了，也寂静了。

张梦莲看到了御花园的角落里有个秋千，顿时心神一晃，有中熟悉的感觉。

难道她曾经来过此地?

轻轻的穿过花草，走到了秋千边，她轻轻的抚摸着秋千，嘴角一扬一抹笑容绽放。

“姐姐为何笑的如此开心？”张梦芯走到她旁边道。

张梦莲摇摇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见了这秋千就觉得特别的高兴：“我也不知，只是见了这秋千就感觉很温馨。”

张梦芯看了看这架和一般无异样的秋千，叹声道：“哎，定是姐姐想起以前我们一起荡秋千的日子，所以才觉得这秋千亲切熟悉。”

张梦莲觉得她说的不对，因为她什么也没有想起，但是她口上却说：“也许吧，不过那些日子都过去了，只能留在记忆深处。”

“姐姐这话好深奥啊，妹妹不懂。”说着张梦芯就坐在了秋千上。

轻轻荡起的秋千，让她又想起以前的时光。那个时候，她的落院里有个秋千，而张梦莲的落院没有，她就要她为自己荡秋千。

然后荡了一百次，她会带她坐在上面。过段时间她有要她为几荡，如此反复。

那个时候，她们都还小。她就能捏住她，让她为自己做这做那，难道现在不行么？

宫中怪事17

那个时候，她们都还小。她就能捏住她，让她为自己做这做那，难道现在不行么？

“姐姐，你给我推下。”张梦芯笑道，伸开双手，迎着风。

“你啊，还是如此的孩子气，快吧手扶好。”张梦莲笑着说。

“姐姐你想起了以前的事了？”张梦莲问道。

张梦莲摇摇头，轻笑：“也许这辈子都想不起来了。”话中有淡淡失落。

“来，我们一起荡。”张梦芯停下了荡起的秋千，然后拉着张梦莲一起坐上去。

张梦莲连忙摆手道：“不行，这秋千会禁不起我们的。”

“不会。”张梦芯笑道，硬把她往上拉。

若要是真的和她说的那样，这秋千断了，那岂不是正好？自己被甩了出去，只不过摔了一跤。

而她呢？定会小产！只可惜啊，她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胃口不好！

两人玩至天黑才回各自的宫殿。而张梦莲好似换了一个人似的，性格顿时比先前开朗了许多。

一回到锦阳宫就见庄仪太后在那，“臣妾给母后请安。”张梦莲看着她满脸的胀红，知道事情不妙。

只见旁边的墨玉一个劲的冲自己使眼色，而张小玉却不知道到了何处。

“皇后，哀家有话要问你，你们都退下吧。”庄仪太后威严的一扫在场的人。

宫人们都默默的低下了头，退了出去。

“母后请说。”张梦莲抬起头，眼睛看着庄仪太后。

四目相对，庄仪太后凌厉的眼神无一不透露出失望之色。

“今天林美人是不是在你这喝了酸梅汤？”庄仪太后直切主题。

“是。”张梦莲乖巧的回答，然后眼睛依然盯着庄仪太后，那眼神中写着：太后，您认为是我在汤中放了红花？

“那你今天下午又去了何处？”庄仪太后吸了口气，被张梦莲的眼神震住。

那不该是害了人该有的眼神。那眼神清澈无杂质，如婴儿一般纯洁无害，怎么会是她呢？她想不明白。

宫中怪事18

“那你今天下午又去了何处？”庄仪太后吸了口气，被张梦莲的眼神震住。

那不该是害了人该有的眼神。那眼神清澈无杂质，如婴儿一般纯洁无害，怎么会是她呢？她想不明白。

“臣妾今天与芯妃在御花园。”张梦莲松了口气。

庄仪太后没有再说话，而是紧紧地盯着张梦莲。“我知道那红花不是你放的，我问你，你觉得那红花会是徐美人放的么？”

张梦莲没有想到庄仪太后查的如此之快，这么快就查到了徐美人送汤给自己。

看来她很快就会把目标锁定在她们几人的身上，可是她们这几人，最不可能的就是徐美人，最有可能的也是徐美人。

如果这事不好好测查清楚，很容易冤枉好人。

“母后能把事情交给臣妾来处理么？”张梦莲说道。

庄仪太后笑了：“你以为你让我放心么？其实你的嫌疑和很大，只是我没有证据而已。”

她的嫌疑很大？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林仙儿曾经和自己的关系不是很好么？

庄仪太后好像看出了张梦莲的疑问，然后严肃道：“如果林美人真的生出了皇上的第一个皇子，那么你的后位可是不保的，你认为我怀

疑的有错么？”

张梦莲的心顿时一惊，看来自己杂别人眼里真的有此动机。

可是，仅仅因为这一点恐怕说服不了所有人吧?

“哀家知道，仅凭这一条条件你是不会心服的，但是你别忘了林美人是在你锦阳宫回去后，才会小产的。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你，你认为我会把这件案子教给你么？”庄仪太后又一针见血。

张梦莲默默的低下了头，庄仪太后说的对，林仙儿的却是从锦阳宫回去后就小产的，自己的嫌疑也确实比较大。

“我希望你没有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哀家今天先回宫了，日后你可得小心了，别又一个不小心给谁和了什么汤，害的我们皇家丢失了一个皇子皇孙。”庄仪太后的话很毒，很霸道。

宫中怪事19

“我希望你没有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哀家今天先回宫了，日后你可得小心了，别又一个不小心给谁和了什么汤，害的我们皇家丢失了一个皇子皇孙。”庄仪太后的话很毒，很霸道。

那意思就分明是：这件是除了你，也不会是别人。如果真的不是你，你以后也要给我小心了，别又无缘无故害了皇室的皇子皇孙。

张梦莲生了闷气，但是又无从发泄，凭什么这件事那么多人，就一定非得怨她?

难道就是因为太后对自己有成见？话说回头，所有人，就自己是冤大头，一个动汤，一个喝汤，一个送了个情给自己，一个解了谗。而自己得到了什么？怀疑？警告?

“皇上驾到——”

庄仪太后刚走，司马剑澜就来到了锦阳宫。

张梦莲顿时感觉自己好委屈，凭什么他们都怀疑自己，而自己又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

见到司马剑澜到了，张梦莲也不行礼，懒洋洋的问道：“不在林美人那陪着她，怎么到了锦阳宫？”

言语中无一不透露着尖酸之一。

司马剑澜笑着上前拥住了张梦莲："身正不怕影子歪，皇后这般的说词倒让朕难以做了！"

张梦莲掰开司马剑澜的拥抱，转身坐到了旁边的凳子上："我也知道对于每个人来说，被怀疑是在情理之中，警察破案不是也这样？可是我不喜欢太后那般的审问，像我真的就是凶手一般。"

"警察破案？什么意思？警察是谁？"司马剑澜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警察破案那一名词上了。

他还没有听说有这等人物，如果哦他能破了这次宫中的命案，他定当赏赐。当下就道："朕立马去贴皇榜请警察到宫中走一朝。"

"哈哈。"张梦莲差点笑喷了，这皇上也真可爱，她随便说的一句话也能让他如此的激动。

在她脑海里好像有种职业叫警察，对，是警察。

宫中怪事20

"哈哈。"张梦莲差点笑喷了，这皇上也真可爱，她随便说的一句话也能让他如此的激动。

在她脑海里好像有种职业叫警察，对，是警察。

可是那些人好像又不在，因为她也记不清楚了是在梦里见过还是在生活中见过。

总之，'警察破案'这句话只是她脱口而出的，并不能说明真的有。

"爱妃你笑什么？"司马剑澜疑惑。

"皇上真可爱，臣妾的一句话，你就当真，你以为真的有警察这个人么？这只不过是臣妾的一个比喻，比喻。"张梦莲笑着，跳动了下眉毛，样子很是可爱。

司马剑澜满脸的黑线，他没想到张梦莲会说自己可爱！

自己都是皇帝了，还可爱？她是她忘记了自己的可怕之处。

“既然皇后觉得朕好，按朕今晚就留下了，在锦阳宫就寝！”司马剑澜把他那宽大的袖子往手臂上撂了一下。

“可是——”张梦莲有点犹豫，如今林美人刚刚小产，皇帝不去陪她，这妥当么?

“皇后不必可是，朕意已决，你叫宫人们先去准备晚膳吧。”司马剑澜自从那次强行占有了她，还真的没有再碰过她，若是这样下去，可不行，自己的计划何时能完成?

红烛闪烁，在微风中微微抖颤。帷帐之中两个身影缓缓靠近，然后慢慢倒向一侧。留给外界无限的思考——

一番云雨过后张梦莲侧身，背对着司马剑澜：“皇上今日怎么有兴致留宿臣妾这里？”

后面半句话淹没在司马剑澜的话中：“就是因为林美人的事，朕倍感心痛，朕到现在连个公主皇子都没有。朕希望皇后能带给朕一个。”

张梦莲沉默了，半晌道：“过几日臣妾为皇上挑选一些秀女，好为皇家延续香火。”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心里有些难过，是苦涩的。

可是她不这么说，还能说什么?

“不，朕不要，只要有你，朕不需要什么秀女延续香火。”司马剑澜打断了张梦莲的话。

宫中怪事21

可是她不这么说，还能说什么?

“不，朕不要，只要有你，朕不需要什么秀女延续香火。”司马剑澜打断了张梦莲的话。

“你难道怀疑我么？连太后都怀疑我，认为我很有动机杀害林美人的孩子，难道你不觉得我的动机最大么？”张梦莲侧过身，看着眼前这个让她有些心动的男子。

可是他是皇帝啊，她和他之间注定会以后宫佳丽三千人为阻碍！他的承诺又值几份钱?

“朕谁都会怀疑，永远不会怀疑你。”司马剑澜凝视着张梦莲的眼睛，那深幽的眸子，不管如何看，都看不出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但是对于张梦莲来说，他的话都是真的。因为恋爱中的女人的智商为零！

如果他把你捧上了天，你就会觉得在这天底下就你最美，你就是天上的仙。此时的张梦莲就是如此。

“其实朕已经查出了一半，这件事可能是徐美人所为。”司马剑澜道。

他知道这件事没有表面上的简单，但是他不想再查下去，因为有种直觉告诉他，张梦芯会与此事有所联系。

可是他又不信，梦芯那般的纯洁，怎么会害人？难道她是为了张梦莲？还是受张梦莲的唆使？

不管怎么样，既然和张梦芯有牵扯，他就会给她一个最好的结果。

包括给张梦莲一次怀孕的机会，和舍掉徐美人。

第二天，徐美人被送如天牢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后宫。

张梦莲觉得奇怪，这案子才刚刚查，为什么就确认是徐美人所为？

难道是因为昨晚司马剑澜和自己说的那番话？他要给自己一个清宁的后宫？

不，不可以这样，不能轻易的就把徐美人下狱，因为这件事一定要测查清楚，如果真的是徐美人所为，那么她不会插手管此事，可是她的直觉让她觉得此事并非如此。

她想要揪出幕后黑手，还给徐美人和林美人一个公道。

当下就吩咐几个宫女中最聪明的小五。

小五这个名字，她听说是自己以前给她取的，不过张梦莲也觉得这样叫很是亲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宫中怪事22

小五这个名字，她听说是自己以前给她取的，不过张梦莲也觉得这样叫很是亲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小五心细如尘，再加上这个女孩子又是那么的聪明，相信交给她定会查出个蛛丝马迹。

张梦芯来到锦阳宫就叫着要去御花园那荡秋千，而且还兴奋的告诉张梦莲说："姐姐你知道吗，原来真的是徐美人陷害林美人，就连她身边的宫女都说，听见了她诅咒林美人的孩子流产。"

"芯儿，你说什么？徐美人那有证人？"这对于张梦莲来说吃惊不小，她没想到这真的是徐美人所为。

可是徐美人为什么要害林美人呢？又为什么想她的孩子流产？只因为她嫉妒？

不，徐美人不像会因嫉妒而杀人的人。

"我也不相信啊，可是徐美人身边的宫女都说了，林美人流产的前一天，徐美人诅咒林美人流产。"张梦芯抬起她那纯洁无害的脸，笑道。好似这件事并不是一件杀人行凶案，而是游戏一般。

张梦莲心底划过一丝担忧，太后和皇上最好不要这么快就定了徐美人的死罪，她还想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芯儿那个宫女叫什么啊？"张梦莲随口一问，但是她心底暗暗打算晚上她和小五去找一下那个宫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宫女叫碧如。"张梦芯一说出这话就后悔了，万一她去查怎么办？

俗话说你往往越怕什么，什么就来，只见张梦莲道："芯儿不是要去荡秋千么？走，我们去，不过晚我要去问问那个小宫女说的可是实话。说不定能查出些蛛丝马迹呢！"

张梦芯一愣，顿时没有了兴致，看来她得在她找到小宫女之前把她处置了。

晚上小五回来告诉张梦莲自己约了徐美人的宫女碧如，碧如说徐美人被治罪确实是因为自己的话。

可是徐美人平时经常诅咒林美人，但是并没有做出什么危害人的事啊。

宫中怪事23

可是徐美人平时经常诅咒林美人，但是并没有做出什么危害人的事啊。

只是不知道是谁断章取义，这会徐美人下了天牢，都是自己这张嘴。

所以她答应了小五，晚上会在池边等皇后，把她知道的说出来。

当下张梦莲高兴的连吃了两碗饭。

夜很静，黑云遮住月亮，给这个夜带来了一丝压抑，更让人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张梦莲和小五在池边等了半柱香的时间，都不见徐美人的宫女碧如前来。

“主子，你先回宫吧，奴婢在此等就行了，要是碧如来了，我会小心的把她带到锦阳宫的。”小五见等了多时也不见碧如心不免也有丝焦急。

“那好吧，我先回宫了，要是等不到，你也不要急，也许小丫头害怕，等她想通了肯定会找你。”张梦莲接过小五手中的灯笼道。

她还真的有些急了，向来不喜欢等人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失忆而改变。

司马剑澜在张梦莲刚走就到了锦阳宫，张梦莲等了碧如多少时间，而司马剑澜就等了她多少时间。

见张梦莲提着灯笼，姗姗来迟，有些不悦，可是她再次的把怒气吞进了肚子里。

如果他发火，那他做的一切都功亏一篑，当下笑脸相迎：“爱妃这是去了何处啊？”

关心的接过张梦莲手中的灯笼递给了一旁的宫人。“怎么没有人陪着么？”

张梦莲笑着拿起一块糕点道：“我和小五去找一个指认徐美人是凶手的宫女，可惜我等到她，不过小五在等。”张梦莲边说，边把糕点往司马剑澜的嘴里塞。

“皇上定等急了吧，别说话，多吃点。”张梦莲又倒了一杯茶递到司马剑澜的面前。

司马剑澜压住了她递过来的茶笑道：“为什么叫朕多吃点，爱妃不吃呢？”

张梦莲娇笑道：“皇上等了臣妾一个时辰了，定会急了，臣妾当然要用糕点来堵住皇上的嘴巴，不然臣妾定会挨骂的。”说着又拿起一快糕点往司马剑澜的嘴里塞。

宫中怪事24

张梦莲娇笑道：“皇上等了臣妾一个时辰了，定会急了，臣妾当然要用糕点来堵住皇上的嘴巴，不然臣妾定会挨骂的。”说着又拿起一快糕点往司马剑澜的嘴里塞。

“哈哈——咳咳——”司马剑澜笑了，然后又被自己口中的糕点呛住。

“慢点，又没人和你抢，吃完了再笑啊。”张梦莲半责怪半关心的拍着司马剑澜的后背为他顺气。

那样子真的和相爱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司马剑澜有些慌神，如果没有那出骗婚记，他想他也会被这种温馨所感化，可是没有如果。

他逼迫自己不要再想太多，他现在的目的就是先拿到她的心。然后怎么样，那就看他以后是怎么想的。

至少他有点改变自己的初衷。

张梦莲拍着拍着，她的手就被司马剑澜温柔的抓在了手中。两人四目相对，慢慢的靠在了一起。

一个热吻过后，司马剑澜把张梦莲抱到了床边，两人的身影在帷帐之中格外的清晰。

还在御花园池边的小五还在等着碧如前来见自己，可是过去多时，也没有见到，正打算离开，突然发现不远处两个白影扭在一起。

突然一个白影不见了，另个白影也慢慢的飘走。

小五揉揉眼睛，再看时，什么也没有看到。

“原来我看花了眼睛。”她嘀咕着，往锦阳宫走去。只是她随身带的香囊却丢失在了地上。

一夜无梦。

当张梦莲醒来的时候，墨玉上前对她说道：“主子，徐美人的宫女碧如上吊自杀了。”

“哐当——”

张梦莲拿在手里的杯子，掉落在地上，洒的地上一片碎片。

习惯性的弯下腰去要拣，指尖在触碰瓦片的瞬间针刺般的疼了一下，连忙缩回手，已经被瓦片划破。

“主子，您怎么样？”墨玉急了。连忙把张梦莲的手指拿过就往嘴里塞。

张梦莲看着给自己吸允着手指的墨玉，垂眸：“我早就该想到，她这般的来见我们，没有出现定是出了事，没有想到我还是疏忽了。”

宫中怪事25

张梦莲看着给自己吸允着手指的墨玉，垂眸：“我早就该想到，她这般的来见我们，没有出现定是出了事，没有想到我还是疏忽了。”

“主子是说您约了碧如？”墨玉拿出白色的布条，有条不紊的帮张梦莲包扎起手指。

“墨玉，碧如杂尸体现在在何处？”张梦莲没有回答墨玉的话，反问道。

墨玉见张梦莲那般的迫切，停顿了下道：“说来也奇怪，碧如不是死在宫女的住处，也不是死在徐美人的宫殿，却是穿着白衣吊死在御花园池边的一棵垂柳树上。”

“御花园？”张梦莲喃喃的道。

“走，陪我去看看。”说着，连忙用一根碧钗挽住头发。

墨玉见张梦莲那般的急切，也没有多说，就跟了出去。

当张梦莲赶到御花园的时候，没有见到碧如的尸体。向别人打听才得知，一个宫女死了并算不上什么，直接被人拉去火葬，说不定骨灰已经被洒进了冷宫的枯井中。

这叫什么？草菅人命？

张梦莲欲哭无泪，看来徐美人还真的没有救了。连唯一能证明她无罪的宫女也被凶手杀害了。

头很疼，心里很难过，但是她空为后宫的一宫之主，反而什么事也干不了。

刚回到锦阳宫，张梦芯就气喘吁吁的跑来道：“姐姐，姐姐，不好了，徐美人要被赐死了。”

张梦莲听到消息一滞（zhì）大脑有些恍惚。她一扯唇笑道：“我明知道徐美人不是凶手，但是我还是救不了徐美人。我更没想到事情居然来的这么快。”说完，她看向张梦芯。

“芯儿，准备了的送行酒了么？”

张梦芯点点头，示意已经准备好。

张梦莲也点点头，“走，我们去送徐美人最后一程。”再怎么说她也是皇上的妃子。

她也曾经多次向自己讨好，这后宫，去讨好一个人，不就是想自己能在深宫中有人撑腰帮助么？

她没有给她撑过腰，连帮助她，她好像也是力不从心。

宫中怪事26

她没有给她撑过腰，连帮助她，她好像也是力不从心。

这后宫真是鱼多潭深，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个徐美人这样的妃子，更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个碧如那样没了主子的奴婢。

徐美人的死是她无能为力，无法救她。可是碧如的死呢？碧如的死是因为自己要给徐美人查案。是自己间接害死的。说到底都是自己

的无能，无能还去逞强！

可是当她到了刑房的时候，却什么人都没看到。墨玉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徐美人的尸体已经拉去火化。

再问火化为何地时，那人则轻佻的道：“像她这样的妃子，还死了皇家的子嗣，死了能给她火化，然后给她洒进枯井就不错了，还指望死后再做妃啊，那是不可能的。”

墨玉见刑房牢头是如此的轻视自己，当下道：“大胆奴才，你可知道这是谁？”

那牢头没有当回事，笑嘻嘻的道：“谁啊！”

“墨玉别和他理论了，我们去送徐美人一程。”张梦莲没有心思和别人计较太多，当下也没有管他们在说什么。

“皇后娘娘！”墨玉转头向张梦莲走去，“我来拧吧。”

那牢头听墨玉那么说，当下愣在那，不敢再动，原来那小丫头说的是锦阳宫的人啊！

心想：都说皇后娘娘长得十分丑陋，但是却迷倒了当今的皇上，宜王和七王爷。

他一直以为传言是假的，没想到今日看来确实如此。虽然他没有注意到皇后长什么样，光靠她这么温柔，就能想象出她绝对也是个大美女。

再看那妙曼的身姿，会丑到哪里去?

枯井在一处人稀少的地方，不远处就是个冷宫。枯井周围不仅没有人，连树、草也难得见得到。

张梦莲洒下酒水，纸钱，为徐美人送行。

清泪沿着脸颊一颗颗像穿了线的珠子般，一串串的坠落。

“徐妹妹你走好。我知道都是我的无能才害你受冤，你放心我会为你查下去这个案子的，我相信只要我不会放弃，定能帮你找大真凶。

宫中怪事27

“徐妹妹你走好。我知道都是我的无能才害你受冤，你放心我会为你查下去这个案子的，我相信只要我不会放弃，定能帮你找大真凶。

是我对不起你，连你的一个重要的证人都保护不好。不过这样也好，碧如比你先去，她会在路上陪伴你。

既然是她的话，害你这么早就被定罪，还你死的这么早，她已经为她说的话负责了，因为她比你先上路，为你开道，也算你没有白做一个美人。

下次轮回，如果又做了女人，你可千万别入宫。

就算你一不小心入了宫，千万别乱说话，不然又像今生这么惨烈。

连死了都不被皇上看一眼，再怎么说你都曾经和他同床共枕，再怎么说你也是他曾经所爱。

可是，可是——

可是他为什么如此的无情？不给你个像样的葬礼？”

张梦莲一句一字的说着，旁边的墨玉也在那抽噎着。

张梦芯低着头，看不出是何神色，她的手是一直挽着张梦芯的胳膊，但是却微微发着颤。

张梦莲拍拍张梦芯的手，安慰道：“芯儿别难过了，徐美人她走了其实她才是幸福的，因为她解脱了后宫生活的约束。我们该为她高兴。”

“恩——”张梦芯轻声应着。

墨玉拿起竹篮，扶着张梦莲，三人离开了枯井。

司马剑澜早就在锦阳宫内等候着张梦莲，见三人回来立马上前扶住张梦莲，关心的问：“爱妃怎么了？”

但是眼神却飘向一边的张梦芯的脸上。但见她脸上并无半丝波澜，他才尴尬的收回那双眼睛。

也许这个秋天是个多事的秋天，张梦莲失忆，林贤妃被扁、又小产，徐美人死，连她身边的小宫女也逃脱不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么？会太平一阵子么？

小五总算查出了蛛丝马迹，就在她联想昨晚自己看到的白影，和碧如的死。

她终于发现杀死碧如的人和一个人很像，想到那个人，她却惊了。

宫中怪事28

她终于发现杀死碧如的人和一个人很像，想到那个人，她却惊了。

皇后能相信自己么？如果没有有力的证据，她又如何说明林美人小产和徐美人没有关系？

晚间为了壮胆子，她带上了好友春熙，也就是小三。

“春熙你在暗处为我把风，我去去就来。”小五把春熙安置在花丛中，吩咐着她道。

春熙点点头，应了声道：“你放心，如果发现可疑的人，我会学猫叫的。”

小五在碧如死的那棵树不远处的花丛中躲了起来，她相信今天那个杀害碧如的人定会来此地找她遗失的东西——一只耳坠。

小五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终于等到了那个白影，像昨晚一样，她看不清楚那个白影到底长什么样。

不管她怎么努力的要去看仔细，可是她的眼睛都是什么也看不清，只能看的模模糊糊。

但是不怕，只要那人去拣她事先放好的耳坠，她就能把她揪出来。

那人好像找了一会，觉得找不到，索性不找了，而是掉头，往御花园那边走。

不知道是不是她发现了有人监视她，她居然放弃了寻找自己的耳坠。

小五不明白为什么那人会放弃，于是就远远的跟着那人。

她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躲在花丛中的春熙等到半夜，实在等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了住处。

这夜司马剑澜是拥着张梦莲而睡的，又像先前一样，他没有碰她。她睡的很香。

也许是真的累了，所以她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张梦莲梳洗完毕后，突然想起，自那日她要她去查徐美人的事，就没有再见到她，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怎么还没有见到？难道她也出事了？

想到这，张梦莲的心慢跳了半拍。

“墨玉，我们去，去看看小五。”她有点担心小五的安慰，所以她必须亲自去看她，以确定她没事，那样她才能放心。

墨玉也觉得奇怪，最近基本就没有见到那丫头。

宫中怪事29

墨玉也觉得奇怪，最近基本就没有见到那丫头。

平日里就数她比较细心，皇后的事她基本上都会过问，以保呈给皇后的是最好的。

可这两日好像没有见到她了，她还记得前天晚上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有些奇怪。

现在想来，还真是有很多疑点。

当张梦莲到了小五的住处的时候，发现和她一个房间的小三正在那哭泣，手里拿着小五的衣服。

“怎么了，小三，怎么了？”张梦莲急切的问道。心里一丝不祥的预感油然而升。

“皇后——”小三见张梦莲来了，连忙从床边起身，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

“快起来，不必行礼。”张梦莲说着，挥了下手示意墨玉去扶起小三。

“春熙你知道什么都和皇后说吧，不然清言了。”墨玉说的都是小三和小五的本名。

而张梦莲因为曾经给他们赐过名，所他们在就算皇后失忆了，依然说自己的被她赐的名字。

“春熙？清言？”张梦莲有些不明白。

墨玉见张梦莲不知道，简单的解释道：“娘娘小三和小五不是她们的本名，奴婢叫习惯了她们的本名，忘娘娘原谅。”

“没事。”张梦莲现在不管什么名字，她只关心小五的生死。

见小三那个样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昨晚清言要我和她一起去找证据，她说她查出了害徐美人的真正凶手，她让我躲在花丛中给她放哨。

可是她离开后，好久我都没有看到她回来找我。我以为她忘记了回来叫我，于是我自己就回来了。

没想到今天早上，我却在门口看到她的衣服，不知道人在什么地方。”说完春熙又抽噎了起来。

张梦莲沉思着，心中明白了，小五说不定也遭到不测了。她闭上了眼睛，没有说话，站在那一动不动。

“皇后，都怪我，都怪我不好，明明知道清言晚上了眼睛不好，我还让她一个人去冒险，让她也被那个恶人害死了。”春熙又责备自己。

宫中怪事30

“皇后，都怪我，都怪我不好，明明知道清言晚上了眼睛不好，我还让她一个人去冒险，让她也被那个恶人害死了。”春熙又责备自己。

什么？眼睛不好？“小三，你是说小五的眼睛不好？她眼睛是什么情况？”张梦莲连忙的问道。

春熙见张梦莲那么激动，然后看看张梦莲又低下了头：

“清言眼睛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东西，就算光亮很好，她有时也看不清楚，这个毛病很多人都知道，连墨玉也知道。”春熙说完，看着墨玉。

墨玉冲张梦莲点点头：“清言眼睛到了晚上是不好，所以她也没有晚上当班的时候。”

听墨玉这么说张梦莲才想起，是没有见小五晚上当过班，哎呀，自己真是糊涂啊，怎么连这点也没注意！

她顿时明白了原因：“小五是不是白天的时候眼睛看什么都没有问题，到了晚上就看不清楚了？”

“恩。”墨玉和春熙两人一起点头。

“哎！”张梦莲谈口气，若是小五真的出事了，自己又害了一个人。

“她那是青光眼，所到了晚上就看不清楚东西，她定是看不清楚那凶手是什么样，为了确保看清楚那凶手，她定跟这凶手很近，所以才会遇害，不然以她的细腻、沉着和机灵，是绝对不会落入凶手的手中的。”张梦莲分析着。

大家都不明白张梦莲口中的‘青光眼’为何意。

墨玉当下就问：“娘娘，清光眼为何意？”

“就像小五那样，白天眼睛很好，或者有点不清楚，到了晚上就更加的不清楚了。”张梦莲一次说完了问题。

她像知道她们还会问自己一般，又解释道：“这些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知道。总之你们以后会明白的。”

锦阳宫内，张梦芯边给张梦莲倒茶边安慰道：“姐姐放心，皇上已经派了很多侍卫去寻找小五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

宫中怪事31

锦阳宫内，张梦芯边给张梦莲倒茶边安慰道：“姐姐放心，皇上已经派了很多侍卫去寻找小五了，相信很快就能找到。”

张梦莲推开她倒的茶，她现在不想喝，她只想知道小五到底到哪里去了，最起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

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见到，见到的只是小五的衣服。

一整天张梦莲都没有吃一点东西，张梦芯见状关心的道：“姐姐，就算为了我，你吃点东西好么？”

张梦莲看着张梦芯淡淡的摇摇头，没有说话。

“姐姐，我知道小五可能遇到不测了，可是你也不能这般的惩罚自己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和皇上想想啊，我们都是爱你的人，我们见你这样，我们会心疼的。”张梦芯说着小声的抽噎起来。

张梦莲见状，接过站在一旁墨玉手中的碗。

她先把开胃的酸梅汤喝了，又吃了些点心。

张梦芯见状笑道：“姐姐要保重身体才好啊，等会我们去荡秋千吧。”

张梦莲听她说去荡秋千，眼神明亮了一下。她不知道为什么秋千总是对她有很大的牵引力。

于是她笑道：“好！”

众人见皇后终于笑了，都跟着笑了。

只要皇后笑了，他们就放心了。

秋风有点凉，夜不是很静。

在灯光不是很亮的御花园角落——秋千那里，不时的总是有些虫鸣。

远远地看着秋千在风中轻轻的晃着，看上去是那么的寂寞，就如同被人遗弃了的孤女。

张梦莲向来不喜欢一大群人跟着自己，只带着春熙和墨玉两人。

若是平日里，她来此荡秋千绝不会带一人。可是眼下宫中是非多，墨玉不放心，所以张梦莲也让她跟着了。

张梦芯总是温柔的挽着张梦莲的手，好一幅姐妹情深的画面。

两位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显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张梦芯清纯无邪，张梦莲有些妖娆。

宫中怪事32

张梦芯总是温柔的挽着张梦莲的手，好一幅姐妹情深的画面。

两位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显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张梦芯清纯无邪，张梦莲有些妖娆。

看那身形，相比之下，张梦莲更显的纤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容颜却总比张梦芯多了分说不明的媚。

张梦芯扶着张梦莲，轻轻的坐在了秋千上，慢慢的荡起秋千。

“姐姐，你可抓好了秋千哦。”张梦芯娇笑道。

“恩。”张梦莲轻声应着，心思不知道飘到何处。

秋千一次比一次荡的高，张梦芯的笑声也在风中一次比一次的兴奋。

张梦莲也有少许的感染，脸上的神色终于缓和了。

墨玉给春熙使眼色，示意她看：“春熙，你看芯妃的办法还真好，主子的脸上终于见到笑容了。”

“小三，墨玉，你们也去玩吧，这里有芯妃就好了。”张梦莲见两人站在那里，吩咐道。

春熙和墨玉互看一眼道：“主子尽管玩吧，奴婢们在看着主子开心，奴婢们也开心。”

“哈哈，姐姐，她们那叫爱屋及乌，只要是你喜欢的，她们都喜欢，只要你开心，他们都开心。”张梦芯接过话，把秋千荡的更高。

“小三，过来，给皇后推秋千。”张梦芯吩咐道，眼神中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笑意一划而过。

春熙依言过去，笑着轻轻的推着秋千。

“哎呀，还没我们自己荡的高呢。”张梦芯埋怨着，然后嘟着嘴巴，一脸的不满。

春熙咬咬牙道：“主子太高了，我怕不小心伤到你。”

“不会伤到姐姐的——”张梦芯的话中带着更多的不满：“好了，算了你去拿些点心过来，我们自己荡吧。”

春熙依言松了荡秋千的活，和墨玉一起回去拿点心。

张梦芯见墨玉与春熙都走了，笑着和张梦莲说：“姐姐，你知道不知道，以前只要我不高兴就来荡秋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在不高兴的时候也去荡秋千么？”

宫中怪事33

张梦芯见墨玉与春熙都走了，笑着和张梦莲说：“姐姐，你知道不知道，以前只要我不高兴就来荡秋千，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在不高兴的时候也去荡秋千么？”

“不知道。”张梦莲如实回答。

“我就知道姐姐不知道，因为啊，我觉得烦恼和忧愁能跟着荡起的秋千一起被甩出去。小时候大多都是姐姐为我荡，今天我来给姐姐荡。保证姐姐的烦恼与忧愁全部都随着风消失的无影无踪。”张梦芯边说，边下了秋千。

走到秋千的后面，说着就要动手去荡。

这时张梦莲捉住她的手，心疼的道：“如今你我身份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以为芯妃，虽然我贵为皇后，可是我怎么舍得要你为我荡秋千呢？”

张梦莲端详着张萌新的的手又道：“看看，多美的一双手啊，要是因为给姐姐荡秋千而变的粗造，那宜王回来定不会饶了姐姐的。”

本来只是心疼打笑的话，可是听在张梦芯的耳朵了却成了讽刺与嘲笑。

当下就抽出还放在张梦莲手中的手道：“只要能给姐姐消愁，我做什么都愿意，姐姐，你可做好了，要是皇后有什么闪失，皇上一定不会放了我。”

说完就呵呵的笑着，荡起了秋千。

张梦莲只好任由着她荡，笑容在风中显的有丝勉强。

秋千越荡越高，张梦莲觉得自己有点要飞起来的感觉，而张梦芯却笑着说：“姐姐有没有觉的忧愁和烦恼被抛出了的感觉啊？”

说完又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张梦莲被她的快乐感染着，先前的不快多多少少有些消失，当秋千一再的变高时，她觉得真的如飞起了一般。心情也随之雀跃。

她扭过头，笑着说：“芯儿，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

“坐好喽，我可要把你荡的更高哦，姐姐你怕不怕啊。”说完手上又加上了几分力气。

“怕，我当然怕，可是我更喜欢飞起来的感觉。”张梦莲笑道，声音中也夹杂着尖叫。

宫中怪事34

“坐好喽，我可要把你荡的更高哦，姐姐你怕不怕啊。”说完手上又加上了几分力气。

“怕，我当然怕，可是我更喜欢飞起来的感觉。”张梦莲笑道，声音中也夹杂着尖叫。

“好，我把力气放小点。”张梦芯说道。

秋千在风中发着“吱吱”的声音，但是玩的正兴起的张梦莲确没有听到。

远远的墨玉和春熙向这边走来，两人手中端着点心和茶水，也是满脸的笑容。

当秋千往回荡的时候，张梦莲在秋千上伸开手，好像在迎接墨玉与春熙的回来。

可是她没有察觉秋千就在她松手的那一刻，由于无法承受，而断开了。

“啊——”

春熙手中的点心洒落一地，她突然想起那晚和清言一起在御花园里查凶手，而最后没等到清言而在回去的路上见到的一幕。

那人穿着白衣，手中拿这把刀，在秋千上——

那人怎么怎么那么熟悉，有点像？——

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见张梦莲已经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墨玉也惊呆了，连忙往前跑，那样子好像像接住飞出的张梦莲一般。

而张梦芯手一把抓住飞出的张梦莲的衣服，只听“哧——”的一声，衣服被碎了。

张梦莲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很多画面，有自己穿越出嫁那天的画面，有被驷马剑澜捏着脖子的画面，有自己在秋千上荡出去后被司马翊借助的画面。

什么都，总之她突然的恢复了所有的记忆，那些被她遗忘了几个月的事情，此刻全部都毫无预兆的一拥而上。

但是她还来不及多想，身子就落在了地上，然后眼前一黑。

“啊——”张梦芯像是被张梦莲的飞身带了一把，身子一歪，也摔倒在地。

“主子。”与此同时墨玉已经跑到了张梦莲的身边，一把拖住张梦莲，好似要给她减轻痛苦一般。

“你——你——”春熙站在那不动，手指着张梦芯，半天说不出话来。

宫中怪事35

“你——你——”春熙站在那不动，手指着张梦芯，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梦芯猛的把目光对上她，然后眼色一转，娇声道：“姐姐，姐姐。啊——”

像是要去关心张梦林，但是又叫了一声，好似在提醒别人，自己也受伤了。

“春熙，还愣着干嘛，快扶起芯妃啊。主子，主子你怎么样？”墨玉边招呼着春熙，边关切的看着已经昏过去的张梦莲。

“我，皇后——”春熙想说她那天看到的事，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说。

刚才芯妃看她的样子和眼神，让她联想到了那晚的白衣人。

可能是这边的动静太大，一会就跑来几个小太监。

“春熙，有什么话，以后再说，我先把皇后带回去，皇后已经昏迷了。”墨玉丢下话，就指挥着小太监帮忙把张梦莲抬回去。

春熙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张梦芯不给她半点机会：“姐姐是你主子，难道我芯妃叫不动你么？”

“你，你是——”春熙结结巴巴的道。

“哎呀——”张梦芯装模作样的叫着；“我是芯妃啊，还不快扶我回宫。”说完又叫了起来。

春熙不在说什么，抖颤着上前，然后扶起张梦芯。

张梦芯眼闪过一丝得意的笑，把身体尽量的望春熙身边靠。

哼，你以为我不明白你要说什么？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我不会让你多活一个时辰。张梦芯心底暗暗的发誓。

锦阳宫里张梦莲躺在床上，经过御医的确诊没有什么大碍，可能只是受到了惊吓而暂时的昏厥。

司马剑澜了解了缘由，当即下令人拆了那秋千。

春熙从张梦芯那里回到锦阳宫，像是丢了魂一般，站在那总是没精打采的。

墨玉暗暗摇摇头，这才经历多大点事啊就把她吓的跟掉了魂一样。

要是皇后真的有事，那她还不吓的在地上站不起来?

也没有多问她就对哦啊：“春熙，你先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和小玉，还有林悠在这就好了，你和锦儿明天再当班。”

宫中怪事36

要是皇后真的有事，那她还不吓的在地上站不起来?

也没有多问她就对哦啊：“春熙，你先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和小玉，还有林悠在这就好了，你和锦儿明天再当班。”

春熙蠕动了下嘴角，看着墨玉想说什么，但是却又低下了头，什么都没说，然后转身走了。

“咿——这丫头今天是怎么了。”从里面才出来的张小玉疑问到。

“可能与刚才皇后从秋千上甩出来有关，定是吓傻了。”墨玉没有太在意，随口的一说，就往张梦莲的寝宫内进。

她不怕春熙说出她知道，她相信她会守口如瓶。

她现在只想明天听到姐姐小产的消息，其实她无意杀她，她只要她流产，这样她的心里就平衡了。

“芯儿，芯儿——”突然外面传来了司马剑澜的声音。

很轻，很小心。

张梦芯嘲笑，这个时候他来做什么？难道是来看自己?

呵呵，这个男人啊，她真很难看透，就像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司马宜君会喜欢姐姐而不喜欢自己一样。

本以为姐姐在宫中的日子和自己在王府的日子会一样，但是她没有想到，自己在宜王府连个侧妃都当不上，而她却成了万人敬仰的皇后。

想到司马宜君，想到他为了羞辱自己赐给了张小平的侧妃身份，她就万分难受。

她要把所有的属于她的全部都要回来，包括她不要的爱——司马剑澜。

张小平她早晚都会收拾，可是不是现在。

“芯儿，我能不能进去。”司马剑澜的声音再次的响起。

“皇上，这么晚了臣妾睡了。”张梦芯回到，想想又觉得不妥一般道：“半夜三更的，皇上不会锦阳宫到聚亲阁干什么，到时候有人不小心碰到，臣妾就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您知道，这后宫人多口杂，我可不想姐姐听到子虚乌有的一事，与您关系紧张。”她继续道，她知道这句话对于司马剑澜有着施加压力的作用。

宫中怪事37

“您知道，这后宫人多口杂，我可不想姐姐听到子虚乌有的一事，与您关系紧张。”她继续道，她知道这句话对于司马剑澜有着施加压力的作用。

听了这话，司马剑澜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觉得一肚子的窝火，当下说道：“那朕就先回宫了。”

那

Chapter_5

话听在张梦芯的耳朵里，多少有些不情愿，想要自己留下他，可是他以为他是皇帝就有特权么?

只可惜自己是宜王的妃子，自己只爱司马宜君，所以就算他对自己有多么的爱慕，那也为空!

依床而坐的张梦芯，看着黑乎乎的房间发愣。

她没有点蜡烛，因为她习惯了黑，习惯了在黑暗中看着一切。

张梦莲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脑海里全都是这几日的画面。

失忆前，失忆后，她全都记得。这前前后后，发生了太多的事。徐美人被人陷害，她的宫女也死了，现在连小五都生死不明。

这事看来不管在她失忆前，还是失忆后，都一样的复杂。

昨天，好在司马剑澜没有到锦阳宫里留宿。想起那些日子，和他一起缠绵，她的心底有着淡淡的哀愁。

自己居然在失忆的时候会接受司马剑澜，而那日司马翊的践行宴，她居然没有对他说自己喜欢他。

这一切的一切是谁的错?

她该如何面对现在的事? 是和司马剑澜携手与共，还是继续等待司马翊?

起身梳洗后，她打量着锦阳宫的人。原本很是热闹的宫中，确没有几个人。她记得失忆期间，她见到的有小三，小五，小七，小九，墨玉，小玉。

她估计其他的人可能都被那日的此刻杀死，心底又生气一丝惆怅。

“主子。”张小玉从外进来看了张梦莲欲言又止。

张梦莲把目光落在她的身上笑着道：“什么事小玉。”

张小玉忍了忍道：“小五找到了。”

“找到了? 她在哪? ”张梦莲喜道。

宫中怪事38

张小玉忍了忍道：“小五找到了。”

“找到了？她在哪？”张梦莲喜道。

“她的尸体在御花园的池中找到。”说完张小玉的头低了下来，脸上也带着丝难过。

“尸体？”张梦莲的笑容僵在嘴角边，为什么是尸体？难得哦啊她听错了？

“主子——”张小玉脸色有点担忧。

张梦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小玉你确定是小五？”声音有些发颤，嘴角也哆嗦着。

张小玉轻轻的点点头，眼神中也带着一丝难过：“主子，我不会认错的。”她的言语中透着极大的肯定。

张梦莲的身形一晃，有种站不稳的感觉，思想一片混乱。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只要和徐美人扯上关系都会死？

难道她不该帮徐美人查案么？越是这样，她就越怀疑徐美人是冤枉的。

如果那个凶手是偷偷的掩盖自己的罪恶，不去伤害其他的无辜的人，她想她也不会这么怀疑徐美人是冤枉的。

不，不是她怀疑徐美人被冤枉，而是徐美人就是冤枉的。

不然怎么她死后，这后宫还不平息，而是死了一个又一个？

难道从自己遇刺的那晚，就注定这后宫将不会太平么？

那晚的血洗锦阳宫，没有能把自己除去，而是死了那么多的宫人，原本二十多个宫人只剩下眼前的几个。

她清楚的记得那刺客是要杀她的，而自己当时也不想活了，然而牺牲了十一。

难道那人知道她一定会插手徐美人的事？所以他随便找个替死鬼？

然而那个替死鬼就是徐美人，但是那人最终的目标是自己？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一步步到自己？

她何时得罪了人？能让那人这么恨自己？

张小玉见张梦莲不动，上前扶住张梦莲，轻声道：“主子，您不去看看小五，送她最后一程么？”

张梦莲这才回过神，看着张小玉道：“去，她在哪？”

宫中怪事39

张小玉见张梦莲不动，上前扶住张梦莲，轻声道：“主子，您不去看看小五，送她最后一程么？”

张梦莲这才回过神，看着张小玉道：“去，她在哪？”

小五的尸体打捞起来后，就放在了御花园的池边，因为她是锦阳宫的人，所以她没有被人直接拉去火化掉。

小五的尸体上有两块大石头，石头用布包裹着，另一头缠在她的身上，所以她死后尸体没有飘上来。

但是被常年待在庄仪太后那的张美人发觉，她之所以发觉，是因为她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当她闻到池里不属于睡莲的味道时，她知道出事了。当打捞上来的时候真的如她想像的一样。

张梦莲赶到御花园池边的时候，张梦芯和司马剑澜已经在那了，甚至还有一个张梦莲没有见过的道姑。

看着用白布盖好的尸体，张梦莲犹豫了片刻。她不是不想确认那人是小五，而是她怕那白布下的是她。

那个心思细致，温柔秀丽的小五。

那个前两天还跟在自己身边的人，可是此时却已经躺在了地上，还发着酸味。

“爱妃，你看小五的尸体怎么处理？”司马剑澜走到张梦莲的身边，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张梦莲已经恢复了记忆。

不仅是他不知道，除了她自己，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从秋千上飞出的那一瞬间，她想起了被她遗忘的一切。

“皇上有什么发现没？”张梦莲镇定的问道。

“没。”司马剑澜摇摇头说道。

听到司马剑澜的话，众人脸上都露出了失望之色。

而张梦莲像是知道就会这样一样，不泣反笑道：

“我就知道凶手不会留下证据，要不她陷害徐美人的时候就不会又杀了她的宫人碧如。”

张梦莲这话说出来的时候，张梦芯的心扑咚扑咚的跳的厉害。

但是她看向张梦莲，见她无怀疑自己时，又放平了心态。

宫中怪事40

张梦莲这话说出来的时候，张梦芯的心扑咚扑咚的跳的厉害。

但是她看向张梦莲，见她无怀疑自己时，又放平了心态。

看来她的这个姐姐失忆后确实变聪明很多，要是以前的她，绝对不会想到，要不她就不会答应和自己调换成亲了。

“是谁最先发现尸体的，尸体上有什么特点？”张梦莲继续问，她一定要查出个蛛丝马迹。

这时张美人走出人群道：“是我。”

张梦莲随声而望去，只见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女子，一身素衣，手中拿着串佛珠，却不是尼姑。

张梦莲轻轻憋眉，上下打量了一番，正要开口，只听司马剑澜道：“爱妃这是父皇的张美人。”

张美人？先皇的？

张梦莲疑惑，这人的身份还真特殊。既然是先皇的妃子，为什么现在还出来走动？

按照皇朝的规定，如果皇帝死了，除了皇后和西宫娘娘其他人不是殉葬就是被送到了皇家尼姑庵，怎么这个张美人会再皇宫？还随意的行走？

司马剑澜像是看出了张梦莲的心事一般道：“爱妃关于张美人朕日后会和你说，现在你看看还有什么要问张美人的，她还要去慈宁宫。”

张梦莲轻轻的点点头：“母妃，您是怎么发现小五的尸体的？”

“或者说小五的尸体你是如何知道在水中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两块大石是绑在小五的尸体上的！”张梦莲指指清言身边的石头问道。

在她看来，小五的尸体被人沉浸水中，还绑了石块，目的就是不让尸体漂浮上来，可是这个张美人却发现了，这点足够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凶手做的不够好，而是这个凶手和她有关系。

“呵呵，皇后这话的意思是不是怀疑我呢？”张美人道。

“母妃多虑了，梦莲的意思是既然母妃能发现尸体，那说明这个凶手一定露出了弊端，所以才没能瞒天过海。”张梦莲惊讶她的心思居然如此缜密，连忙解释道。

宫中怪事41

“母妃多虑了，梦莲的意思是既然母妃能发现尸体，那说明这个凶手一定露出了弊端，所以才没能瞒天过海。”张梦莲惊讶她的心思居然如此缜密，连忙解释道。

“恩。”张美人赞赏的点点头。“说起这点，我还真的经历过类似的事。”

说到这，大家都疑惑的看着她。

她嫣然一笑：“这对于我以前来说可能是个噩梦，但是现在想来这后宫出现这样的事也不足为奇，既然对你查处凶手有帮助，我就慢慢的和你说说。

曾经先皇的后宫像我这样的美人数不胜数，可是能得到先皇的喜爱的没有几人，但是先皇对我一直很好，这样就会有人看不下去。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贴身宫女不见了，由于平时我们主仆关系很好，我开始担心起来。

但是问了其他的宫人，他们都说她生病了，见她一直在床上躺着。

当时的我想想也没有太注意，于是到了第二天她还没有来，我也没有去过问。

直到当天晚上，见她还没来，我准备去找找她，看她的病如何了，可是她住的地方并没有她。

于是我就求助先皇，先皇答应我给我找，可是找了一晚上也没有找到人。

第二天我一个人坐在池边发呆，不知道她到底去哪了。突然我在池边看到她平日里带的耳坠，当下我就觉得不妙命人打捞。

结果不粗我所料，她已经死了。死的情况和小五是一样，但是她的尸体是被人装进了袋子，袋子里有石块。

最重要的是，我在池边问道了一股酸味，这个酸味正好和我今天在这闻到的一样。

当下我就命人打捞，没想到真的打捞上一具尸体。

这就是我为什么知道池中会有人，而且还陈在水底的原因。”

张美人刚说完，不远处就来了个小太监。

“那母妃你怎么闻到这个味道的了，为什么我没有闻到？”张梦莲吸吸鼻子问道。她确实没有问道张美人所说的酸味。

宫中怪事42

“那母妃你怎么闻到这个味道的了，为什么我没有闻到？”张梦莲吸吸鼻子问道。她确实没有闻到张美人所说的酸味。

“好孩子，我还有事，下面的让皇上为你回答吧。”张美人说完不等张梦莲再问，就像那小太监走去。

“诶——”

“爱妃，那是母后的宫人，定是来叫母妃的，你别叫她了，接下来的朕和你说。”张梦莲的话还没说完，司马剑澜就接道。

张梦莲投去个疑问的眼神：你也知道？

“爱妃，朕先命人把清言的尸首火化了，在安排她的家人，朕帮你处理好她的后事，我们先回宫，朕慢慢给你讲讲张美人的事。”司马剑澜道。

张梦莲看了看小五的尸体，又看看旁边的墨玉和张小玉，然后点点头，和司马剑澜离开了池边。

回到宫中，司马剑澜就开始讲了起来：“张美人原名张夏夜，她是父皇晚年最爱的一个妃子。她和父皇相识是父皇被人追杀的时候。

那年父皇出宫游山，不知道朝廷里是谁泄露了出去，当时有一帮反贼正想刺杀父皇，有这么好的机会他们当然不会放弃。

对方人手虽不多，但是各个武艺高强，父皇随身带护卫不多，都死了。

当时父皇逃到一个渔村，潜在水里。那个渔村也就是当时张美人居住的地方。

张美人家世代以打鱼为生，当时张美人在水里发现了已经昏迷的父皇，于是她就把父皇救回了家。

可是不久那帮人就找到了渔村，张美人为了救父皇，背着父母把他送到了山洞里藏起来。

可是等她回家时，全渔村的人都被那帮人杀害了。后来父皇等那批人走了后下山，才知道因为自己的一跳命牺牲了全渔村的人。

而张美人一家也在被害之中，于是父皇就告诉了张美人自己的身份，要带她进宫。

但是的张美人虽然不想进宫，可是她却爱上了父皇，又加上无依无靠，她就到了宫中。

宫中怪事43

但是的张美人虽然不想进宫，可是她却爱上了父皇，又加上无依无靠，她就到了宫中。

后来因为父皇非常宠爱张美人，被人嫉妒，在她怀孕时下了红花，使她流产。

而她的贴身宫女和小五一样，是个聪明的女孩，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比张美人地位还高的妃子有些异象。

于是她就暗中查看那个妃子，结果真的是她害的张美人流产。

可是这个妃子却早就发现了张美人的宫女在调查她，并且有了证据，于是就把她杀害了。

后面的，爱妃你已经知道了，朕就不多说。”司马剑澜讲完轻轻的叹声道：“这后宫本就是非多，如果要彻查，那又要血洗后宫了，这后宫也没有几个人能活。”

“所以张美人她对味道特别敏感，多年前是她发现了池中的味道不对，多年后，又是她发现池中的味道不对，虽然又了睡莲，但是也无法瞒过她的鼻子。”张梦莲接着司马剑澜的话道。

司马剑澜点点头道：“是啊。”

“当年的事定是并非那么简单，而皇上却只处决了那个妃子，其他的人都因那妃子的死而得到保全。所以今天这样的事，也会像当年一样，因为一个徐美人的死而完结。”张梦莲又道。

司马剑澜又点了点头道：“是啊。”

说完后，突然像想了什么一样：“不，不是，今天的事，和当年的事不是一样的事，徐美人是自掘坟墓，而也没有帮手，是她一人害的林美人流产。”

张梦莲轻轻一笑，没有说什么。她能说什么？她能说她的小五本来就是因为查到了蛛丝马迹而被人杀害么？

刚才的故事本就讲到张美人被接进宫，就是最完美的结局了，可是他却要把后面的宫中的争斗也讲了进来。

不就是给她暗示么？如果她再查下去，又能查到什么呢？

就算查到了少许，那也只会害死身边的更多的人。

宫中怪事44

不就是给她暗示么？如果她再查下去，又能查到什么呢？

就算查到了少许，那也只会害死身边的更多的人。

“主子，主子——”人还没到就听到了小九慌张的叫喊声。

在见到司马剑澜的那一刻才立马止住道：“奴婢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梦莲看看司马剑澜问道：“小九，何事让这般的慌张？”

小九抬起她红扑扑的小脸，一脸的难过道：“有人发现春熙的尸体了，春熙她死了。”

“尸体？死了？”张梦莲连连挫败，眼神飘向司马剑澜，然后摇摇头。

司马剑澜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眼神也飘忽不定。刚刚他还想让张梦莲不要再查此事，没想到这么快又发生了命案，而且又是锦阳宫的人。

在小九的带领下张梦莲和司马剑澜来到了御花园的花丛中，小三的尸体是在花丛中发现的。

张梦莲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想到小三也参与了调查徐美人的这个案子，而如今她也遇害了，她才想起小三曾经说过，小五让她一起陪同她查徐美人的案子，而她当时就是躲在这花丛中。

为什么她也会死？难道是她也知道凶手是谁？那她为什么昨天没有和自己说？

小三的尸体现场保护的很好，还没有人动过，只是张梦莲不明白为什么她的胸口上还插着一把匕首。

小三的身上虽然有多处刀伤，但是不难发现她的致命伤在胸口那处。

古代虽然没有先进的技术去提取人的指纹，可是这凶手也太张狂了，居然把凶器都留在现场。

是想考验她的办案能力还是在向她示威？

张梦莲向小三的尸体挪进了，她赫然发现小三的右手边有血字，一个草字头，下家一横。

再根据尸体来看可能是她遇害后，没有断气前写下的。

难道是她想告诉自己是谁杀了她？那么那个草字头又是何意？

宫中怪事45

再根据尸体来看可能是她遇害后，没有断气前写下的。

难道是她想告诉自己是谁杀了她？那么那个草字头又是何意？

司马剑澜抓住了张梦莲的手臂，阻止他继续往前走。

张梦莲回头看着司马剑澜，只见司马剑澜对她摇摇头，示意她不要在往前走了。

“为什么？”张梦莲不可置疑的问着。她不明白为什么司马剑澜阻止自己上前查看。

“这事就交给内务府处理了，爱妃就不用插手了，以免犯冲。”司马剑澜的眼神有种关心。

张梦莲犹豫了下，她不知道他是真的关心自己，还是另有目的，故意袒护凶手。

张梦莲看了看小三的尸体，又看看一边的墨玉，眼神流露出了征问。

要知道，这后宫的事墨玉要比她懂的多的多，也许司马剑澜不要她插手此事是有原因的。

墨玉轻轻的点点头示意她听皇上的话，这写动作看在司马剑澜的眼底有点刺眼。

怎么说他也是皇帝，连这么点威信都没有？还不如她身边的宫女？

但是另一边又有些庆幸，因为墨玉是他这边的人，如果有什么事，她也会告诉自己的，不是么？

回到锦阳宫，张梦莲基本没有笑过，眉头紧锁。

张梦芯下午才来到，一到锦阳宫就关心的拉起张梦莲的手，问道：“姐姐，昨天都怪我，让你受到惊吓了，你还好么？”

说完她把眼神向张梦莲的肚子上瞄去，似乎要看什么一样。

当然张梦莲也看到了她的眼神，也看了看自己的肚子道：“妹妹，我肚子没有受伤，受伤的是这里。”

说完张梦莲指指自己的心脏，意思是说我人虽然没有大碍，但是心却凉了。

“姐姐这话何意？”张梦芯眼神闪烁，有些不自然，然后又道：“姐姐从秋千上掉下来，是秋千绳子断了，是意外，姐姐身子没有受伤妹妹自然高兴。可是姐姐说心受伤，妹妹就不知为何意了。”

宫中怪事46

“姐姐这话何意？”张梦芯眼神闪烁，有些不自然，然后又道：“姐姐从秋千上掉下来，是秋千绳子断了，是意外，姐姐身子没有受伤妹妹自然高兴。可是姐姐说心受伤，妹妹就不知为何意了。”

张梦莲眼睛轻轻垂下，叹口气道：“本宫心疼是因为小五和小三，至于妹妹你——”张梦莲说到这忍住了，看着她，见她神色紧张的看着自己，然后像是做了多大的决定一样道：“不要多想了。”

一句话说的让张梦芯紧张万分，只是话锋一转，她就松了口气。

“姐姐说的事，我这还不是为了姐姐而担心么，以后妹妹再也不小孩子脾气了，让姐姐受惊。”张梦芯脸色恢复正常后，嬉笑道，恢复了以往的孩子气。

“好了，我也该休息了，妹妹也该回王府了，不然宜王找到皇宫来要人我这个做姐姐的可就很尴尬了。”张梦莲说这话的时候，特意注意了张梦芯的脸色。

虽然她怀疑这次自己从秋千上摔下来是和她有关，可是她为什么要那么做?

她一向不是说她和自己的关系很好么？难道好还要陷害自己?

如果她刚才没有看错她的眼神，她应该是在看自己的肚子。

肚子？难道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秋千被她做了手脚是可以理解的。

那日她和司马翊两人都没有能把秋千压断，而她给自己荡却断了。

还有，小三的那个草字头为何意？难道是要写“莲”字？

如果这么想是对的，整件事明了多了。但是如果是这样，那张梦芯定和徐美人的案子多少是有牵连的。

可是她想不到她为什么要陷害徐美人？又为什么害林美人流产？

难道一切都是冲自己来的？是因为司马宜君？

张梦莲恍然大悟，如果这次的秋千事件和林美人的事件，再加上司马宜君连在一起成立的话，那整个事情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宫中怪事47

张梦莲恍然大悟，如果这次的秋千事件和林美人的事件，再加上司马宜君连在一起成立的话，那整个事情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张梦芯以为自己怀孕了，本想借机用红花害自己，而那天偏巧不巧的林美人喝了那碗酸梅汤。

正好徐美人也端了“银耳莲子汤”也就是被人掉包成了酸梅汤，所以徐美人说自己熬的是银耳莲子变成了酸梅，就很容易解释了。

而倒霉的林美人就喝了那碗带红花的酸梅汤。

可是徐美人的银耳莲子汤是被人换了还是端错了？如果端错了，那么那碗银耳莲子汤去哪了？

如果换了，是谁换的？或许是张梦芯换的，因为她的目的是自己。

可是她为什么又多此一举，也端了碗酸梅汤？

如果她也不知道自己端的酸梅汤没有红花，那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她也不知道自己端错了。

那整件事简单多了：本有两人熬了酸梅汤，加上徐美人的银耳莲子是三分，而张梦芯端错了另外一个人的酸梅汤，而徐美人却端了她的酸梅汤，剩下的那个人就端了徐美人的银耳莲子。

酸梅汤的事可以这么理解，那么下面的事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自己过问了徐美人的事，而那个知情的小宫女就被杀害了，而小五定是查到了证据，然而也被杀害了。

剩下的小三，她说不定也发现了什么，所以也死了。

那整件事串起来：那晚自己和小五约碧如在池边见面，自己先走了，小五等到半夜没有等到碧如。

但是却看到了有人也去了池边，然而第二天碧如就被吊死在池边的树上，这是给小五的警告，也是给她的警告。

可能是小五定是猜出那人是谁，但又不敢确认，所以她晚上又带上小三，又去查看。

可是她这一去又是有去无回，被杀害丢到池中。

那么当晚没有等到小五的小三又看到了什么呢？或许是她又知道了什么呢？

宫中怪事48

可是她这一去又是有去无回，被杀害丢到池中。

那么当晚没有等到小五的小三又看到了什么呢？或许是她又知道了什么呢？

但是小三第二天还见了自己，如果她见了什么定和自己说，可是她没有。

那就剩下最后秋千这事了，难道是她知道了秋千断和那个人有关，所以她也遇害了？

那这件案子只有张梦芯一人有动机了？可是她那么善良会是她做的么？

想到这张梦莲又迷茫了，以她在前世的二十一世纪接触的人中，她觉得人不可貌相固然重要，可是她是张梦芯的姐姐啊？

她针对自己难道一切都是司马宜君？但是自己和司马宜君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不是先前的那个张梦莲。

难道她没有看出自己对司马宜君无意么？

如果真的和自己的猜测是一样的，这一切都是张梦芯所为，那么她到底改如何做呢?

揪出她？证据呢？只靠自己的猜想？不揪出她，那么死的人该如何才能申冤?

夜很静，很凉。

张梦莲不知道她说完话后，张梦芯是何时走的，她想事想的太入迷了，居然没有见到她离开。

她要不要找张梦芯谈谈？让她自首?

可是自己真的没有证据，这一切只不过为猜想。

“主子，皇上在碧月亭等着你呢。已经叫上了七王爷。”墨玉说到七王爷的时候，声音有点小。

她也听到外界传言七王爷和皇后的关系，虽然现在的皇后失忆了，可是她还是怕说七王爷，万一伤到了皇后，可不是她愿意看到的。

司马翊？张梦莲听到这个名字时，眼睛顿时有些湿润，心底泛起丝丝涟漪。

如今她恢复了记忆，再提起他的名字却有种淡淡的忧愁。

想着在失忆的日子里，她夜夜和司马剑澜的缠绵，她更加的难过。

当然她也不会忘记司马剑澜抢占了她的事，可是自己是他的皇后，他要了自己，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宫中怪事49

当然她也不会忘记司马剑澜抢占了她的事，可是自己是他的皇后，他要了自己，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他对她的一切都是真心的，那么曾经他给过自己机会，让自己去适应她，夜夜拥着自己入睡。

知道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弟弟有暧昧，有私情，所以作为帝王的他受不了了。

他抢占了她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是自己的脾气，她想自己也会这样吧。

突然她发觉自己居然对司马剑澜无法怨恨，难道自己开始爱上这个霸道又有些暴力的帝王?

不，张梦莲暗自摇头。她不是爱上了她，而是被他的爱而感动。她是个很容易被人感动的人，不是么?

那她与司马翊的情呢? 让他情何以堪?

“主子——”墨玉见张梦莲子啊发呆，不由的又叫了一声。

张梦莲如梦惊醒，然后笑笑：“我没事，只是我突然觉得皇上叫我去参加他们兄弟的聚会，我有些不明白。”

墨玉一展那一口整齐皓白的牙齿笑道：“这说明皇上心里有主子您啊。”

然后墨玉拿了件披风轻轻的放在张梦莲的肩上。

张梦莲轻轻拉住墨玉的手，抬头侧起脸问道：“真的是这样么？”

言语中多少有些质疑。

墨玉一愣，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一笑：“那当然了，如果皇上不是宠爱主子您，他尽可不要您去啊，您想想他们兄弟二人在一起有多少政治上得失要说啊。为什么其他的妃嫔没有叫，反而叫上您呢。？”

张梦莲淡淡点了点头：“希望如此吧。”

她的感觉告诉她，司马剑澜叫她去的目的难道真的这么简单么?

当张梦莲到碧月亭的时候，司马翊和司马剑澜已经到了。

司马剑澜见张梦莲来了，脸上挂着浓浓的笑意，而司马翊却露出微微惊讶的神色。

这些张梦莲都看在眼里，如果她没猜错的话，司马剑澜没有告诉司马翊自己会来。

宫中怪事50

这些张梦莲都看在眼里，如果她没猜错的话，司马剑澜没有告诉司马翊自己会来。

张梦莲正要想司马剑澜行礼，司马剑澜已经站起来扶着她的肩膀道：“爱妃这边没有别人，无需行礼。七皇弟有无需行礼。”

他温柔的拥着她的肩膀，脸上的笑容是那般的幸福。

他看她的眼神是复杂的，脸上的神色带着淡淡的忧愁。

张梦莲知道司马剑澜叫自己来是故意做给司马翊看的，要他死心。如果那样，能让司马翊不痛苦，她愿意和他一起演一出戏。

可是她的心也疼啊，虽然她现在名义上也成了司马剑澜的皇后，可是她对他的情谊，怎么可能因为自己一次失忆，然后灰飞烟灭?

但是如果她不这样做，她会让他更痛苦。

熟话说长痛不如短痛，那么她既然和他没有了希望，为什么不断了自己和他的念头?

也许那样，他很她都会减少痛苦的时间。

“本宫敬七王爷一杯，这杯酒敬你为皇朝立下汗马功劳。”张梦莲不忍看司马翊的复杂的眼神和脸色，刻意拿酒来掩饰自己的内心。

司马翊的嘴角轻轻扯出一丝苦笑，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一仰头，把酒喝了。

“好，来，朕以兄长的名义也敬七弟一杯。”司马剑澜看着两人的神色，非常满意。看来张梦莲真的遗忘了他，作为帝王来说，满足了他的占有欲。

作为男人来说，他保住了自己的尊严。

这次的洗尘，没有司马宜君，但是不代表司马剑澜就没有想到试探他和张梦莲。

只是碍于张梦芯，所以他没有叫司马宜君。

一想到张梦芯知道司马宜君回来后，就回了宜王府，他的心又是阵阵抽搐。

秋风有点凉，虽轻，但是却能把人的忧愁带走，也能把人的烦恼带来。

于司马剑澜来说，他的忧虑被秋风带走，但是对于司马翊和张梦莲来说，却是又一个痛苦的开始。

醉梦恋人1

于司马剑澜来说，他的忧虑被秋风带走，但是对于司马翊和张梦莲来说，却是又一个痛苦的开始。

宜王府。

像往常一样，司马宜君对张梦芯除了冷淡还是冷淡。他对她的不满全都表现在脸上，相反而张梦芯对他的爱也全都表现在脸上。

相比张梦莲在宫内与爱人互相装作无情而言，张梦芯更加的难受。因为她面临的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对方却是流水无情。

张小平虽然归为侧妃，表面上比张梦芯风光，可是在面对张梦芯坐在自己的对面，她的内心更加的惶恐。

其实她可以不选择做侧妃，但是她为了荣华富贵，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仿佛一切的错误都在司马宜君这个男人身上。可是细细想来，却不然。

站在司马宜君的角度来讲，这些全是张梦芯的的错。

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她为了目的拆散鸳鸯，她为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做。

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宁愿顶着全家被杀的罪名也要想法设法的嫁给自己。

只是他没想过这不是她的，错就错在她太爱他，错就错在她为了爱不惜牺牲所有，错就错在她为爱可以放弃一切。

相反她对爱而言是伟大，但是她那伟大的爱体现的抬自私。所以适得其反！

司马宜君没有吃饭的欲望，他不明白为什么皇上宣了司马翊，而不叫自己。

他是多么想见到他朝思暮想的人啊，可是老天好像就听不到他的心声一样。不仅不给他一点希望，还连连让他失望。

她居然不记得自己，而且还和七王爷暧昧不明。

他不知道她这是故意做给他看的，还是真的把自己忘了，喜欢上了自己的弟弟。

夜色中好像也带着丝凄凉，因为不知何时的半月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天空中一片黑——

司马宜君在书房里自己一个人喝着闷酒，他无法释怀，更无法忘记与张梦莲的一切。

醉梦恋人2

夜色中好像也带着丝凄凉，因为不知何时的半月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天空中一片黑——

司马宜君在书房里自己一个人喝着闷酒，他无法释怀，更无法忘记与张梦莲的一切。

张梦芯一直站在司马宜君书房外，看这里面的影子喝着酒，一杯接着一杯，心底油然而生一个念头。

如果她趁他醉酒后进去，然后和他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怀上他的骨血，就不怕他对自己冷漠了。

到时候要是运气好的话，生个儿子，她有了那张王牌，不怕他不封自己为王妃。

司马宜君醉眼朦胧，看着门口的张梦莲，轻轻笑了。她怎么来？难道是上天听到了自己的呼唤，把她送来了么？

站起身，轻轻走向张梦芯，笑着道：“莲儿，是你么？”然后一把抱住她。

张梦芯对他把自己看成姐姐，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此时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当下就道：“是我，我来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

进宫，你知道的。”

她感觉抱着她的司马宜君有那么片刻发愣，然后她听到司马宜君激动的声音响起：“莲儿，我的莲儿，真的是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以为刚才在做梦，没想到真的是你。”

司马宜君搂着张梦芯眼泪轻轻的滑落。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他的泪是欢喜的泪，他的泪是喜极而泣。

张梦芯的手僵硬了下，然后慢慢抬起，眼角也流泪了：“我再也不会走了，只要你不撵我走，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司马宜君轻轻抬埋在张梦芯肩膀上的起头，然后无比动情的看着她：“你说的都是真的？”

“恩！”张梦芯含泪点点头。

司马宜君一笑，轻轻的闭上眼睛，低头吻住了张梦芯的唇。

慢慢的张梦芯一点点褪去自己的衣衫，司马宜君一把抱起她就往床边走去。

这是他在书房临时设的床，此时却用上。

张梦芯被司马宜君温柔的放在床上，这是她从所未有感觉到他是如此的温柔。

醉梦恋人3

这是他在书房临时设的床，此时却用上。

张梦芯被司马宜君温柔的放在床上，这是她从所未有感觉到他是如此的温柔。

轻轻启唇：“王爷莲儿永远不离开你。”

正准备亲张梦芯的司马宜君神情一愣，不可思议的看着床上的张梦芯，怒道：“怎么是你？莲儿呢？不，不可能是你，刚才，莲儿刚才还在的。”

他在她趁他为王爷时清醒了，他在她自称莲儿时清醒了。

虽然他喝醉了，可是他的莲儿从来都不趁自己为王爷，他的莲儿自己为“你”就算是她的莲儿失忆，也是这么称呼自己。

他的莲儿从来不自称莲儿，他的莲儿自称梦莲。只有他会亲昵的叫她莲儿。

可是刚才的话，没有一个是符合他的莲儿的习惯。所以他犹豫了，没想到他最不想见的人，居然被他认错了。

差点酿成大错，差点让她得逞。

他毫不怜惜的一甩袖，扬长而去，任由她在激励的叫自己，任由她撕心裂肺的想挽回自己。

本以为自己对她不该如此，可是他却在自己的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心计。

他讨厌心计深的人，他更不会妥协与他。

所以他在离开书房后，毫不犹豫的向张小平的落院走去。

张梦芯看着扬长而去，对自己不闻不问的司马宜君，心底难受极了。

他为什么这样对她？他为什么要她如此难堪？自己哪点不如姐姐？容貌自己不属于她，至于现在的张梦莲根本就没有资本与自己比，可是他还是爱着她。

她真的有那么好么？她不甘心，更不服气。

她追了出去，跟着他，远远的跟着他。

他进了张小平的房间，她清楚的听到张小平惊讶的叫他王爷，然后就看到他一把抱起了张小平，烛影摇曳，他们两人双双倒在了地上。

张梦芯咬着自己的手，强忍着心里的难受，闭上眼睛，落魄的回到了他的书房。

落魄1

张梦芯咬着自己的手，强忍着心里的难受，闭上眼睛，落魄的回到了他的书房。

因为这里还有他的味道，因为就在刚才，他还紧紧的把自己抱住。

可是一切都去的那么快让她还没来得品味，他已经抱着她的丫鬟一度销魂——

让她情何以堪?

让她情何以堪?

无泪，一人对着烛影到天亮，蜡炬成灰泪始干，难道她的命运就像蜡烛一样么?

淡淡的影子，在她的头顶形成一个淡淡的黑影，抬头一她等了一夜的人现在终于回来了。

只是他在看自己的那瞬间眼神中无疑全是厌恶之色。

骄傲如她，曾几何时有谁这般对她? 她的委屈，她的不甘心如洪水猛兽一般一拥而上。

“哐——”她一把把书桌上的书连同杯子全都一扫而下。

洒了一地的书，一地的墨。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般的对我！？”她嘶吼着，她质问着。

为什么所有的不公屏都在她这，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被姐姐占去，从小是父爱，长大是爱人。

为什么她就赢不了她。

“阿强，把她给我赶出去！”他一见到她就想起她昨晚的行为，想到她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他其实也动摇过，要不要稍微对她好点，毕竟她是因为爱自己。可是她的行为，他实在无法苟同。

现在又这般的蛮横无理，以为他真的任由她的摆布?

他本温文尔雅，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可是唯有对她，他无法释怀她当初对他的欺骗，和她最后对他的嚣张。

如果，如果她能安静的等，或许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会慢慢接受她。

可是她不甘寂寞，一出出戏，一道道计，让他对他只有讨厌没有爱。

“你凭什么赶我，凭什么？”张梦芯张狂的笑道。

“我是你八抬大轿娶进门的，你不立我为王妃，却立了我的陪嫁丫鬟。你为什么这般的羞辱我，为什么？”

落魄2（43更）

“我是你八抬大轿娶进门的，你不立我为王妃，却立了我的陪嫁丫鬟。你为什么这般的羞辱我，为什么？”

她一步步走到司马宜君的面前，然后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衣服，使劲的摇晃。

像个疯子一般的咆哮，没有了平日里的端庄娴熟。那张看似纯洁的脸也扭曲的厉害。

“疯子——”司马宜君一把挣开她的手，气愤的道。

她这般好似一切都是他的错一样？明明是她，如果不是她，他怎么会和他的莲儿分开？

“你告诉我——”张梦芯不放弃，她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你真的要我告诉你？”司马宜君猛地转过头，定定的看着张梦芯。

张梦芯神思一愣，她突然害怕了起来，但是还是说道：“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司马宜君嘴角轻轻一扬，一抹难以在他脸上出现的笑容，绽放，如鬼魅一般，又像是在嘲笑一般：

“那我就从我初识你说起。

我见过你为了一个秋千把你姐姐推进池中，那是冬天。

而你做了事后，还把责任推到一个丫鬟的身上，后来那个丫鬟被活活的冻死。

你曾经在皇宫里打破了太后的玉佛，你却把责任推到和你一起进宫的哑巴丫鬟身上，那哑巴丫鬟最后被活活的打死。

你为了得到父皇的赞赏，把你姐姐作的画偷过来，还偏你姐姐说她的画被风吹走了。

而为了嫁给我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擅自作主张，联合你母亲拖住莲儿，你上了我的轿子。

可是你曾想过，你这么做，会害死很多人?

欺君之罪的责任，由谁去付？”司马宜君指责着，他每说一句，每说一个她的阴谋，张梦芯都摇着头说着“不。”

她以为那些小的时候的事，没有人知道，她以为她因为嫉妒姐姐，把她推入池中没人看到。

她以为她为了摆脱责罚，把责任推到丫鬟的头上，无人察觉。

落魄3

她以为她为了摆脱责罚，把责任推到丫鬟的头上，无人察觉。

她以为自己偷了姐姐的画去骗取皇上的赞赏不会有人看到，更不会有人知道，毕竟那是她小时候的事啊。

有谁会记得那么的清楚?

可是偏偏他全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他会知道?

“那些，都是小时候的事，那时我不董事，做错了什么，难道不值得原谅么？”她哭着说，她想挽回。

“哈哈，小时候？小时候就心计之多之狠毒，现在会比以前少？”他看够了她的丑恶嘴脸他不想在和她纠结下去。

当下那出抽屉的纸，沾着地上未干的墨汁，刷刷的写下张休书。

“既然我把你看的如此清楚，我想你也无颜面留在宜王府了。我当初八抬大轿是娶莲儿，就算如今给她个颜面，我给你张休书，算承认你曾经在王府呆过，你等会收拾收拾离开吧！”司马宜君说完手扬，那张未干的休书飘飘然，从张梦芯的头上往下落。

“哈哈，哈哈——”张梦芯大笑着，伸手接住了休书。

她摇着头：“你以为我会接受你的休书？休想！”说完把休书撕个粉碎。没撕一下，都带着咬牙切齿的恨。

听听他的话，把她诋毁的一文不值，而他写了休书给她，还是看在张梦莲的份上！

给自己休书，自己好像还要感觉是一件至高无上的荣耀事。

张梦芯在心底咆哮着：张梦莲，张梦莲，为什么什么都是张梦莲？为什么他的眼底只有张梦莲？张梦莲我不会放过你，是你毁了我的幸福，是你，都是你！我永远都会记住你带给我的痛苦，我一定会千倍万倍的还给你！

她手一扬，被撕成碎片的休书洒在空中，飘飘扬扬的落下。

她头也不回的往门外走去：“我就算死，也要死在宜王府，你休想把我赶出去，休想！！”

嚣张的声音，飘落在书房的每个角落。留下空洞的回音，一波又一波。

其实我们可以相互扶持1

嚣张的声音，飘落在书房的每个角落。留下空洞的回音，一波又一波。

锦阳宫里，张梦莲正拿着木头，在刻着字。

这是她向司马剑澜要来的，她要亲手为小五小三刻块牌位。算是对于她们的死，她给与的补偿。

其实这一事件算是大案，一案五命，加上林美人还未生出的孩子。

她虽不能为他们查出真凶，但是只要是她能做到的，她一定要做。

更何况怀疑从没在她脑海里断过。

晚间司马剑澜来到锦阳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的来到这里。

他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如林仙儿，贾一怡，还有新进宫的黄秋云去她们那，他不是更加的开心么?

他好像故意给自己找气似的，明明知道自己见了她心底就不高兴，可是却又控制不住自己。

难道这是因为他太恨她了？可是吐过恨他应该不想见到她啊?

司马剑澜理理自己的思绪，罢了罢了，先不想那么多，就当自己把她当成了自己心爱的芯儿好了。

“北方边疆最近的事可不少啊，皇上怎么会把宜王和七王爷都掉了回来？”张梦莲摆弄桌子上的被子，然后倒了两杯茶道。

她既然决定忘记司马翊，那她就得接受司马剑澜。因为只有这样，在这封建王朝，在着吃人的权利底下，她才有一丝的活下去的希望。

不是她怕了权势，怕了这封建王朝，而是她发觉司马剑澜的身上也有着让她去喜欢的优点。

不知道是不是受失忆那段时间的影响，反正她就是觉得自己对眼前的这个明明有着霸道而又有着暴力倾向却对自己极度的仍让和温柔的司马剑澜有了好感。

他除了那晚发现自己不是他所想娶的人对自己动粗，和因为自己的背叛而抢占了自己外，每次他都温柔的看着自己，体贴的照顾自己。

做为一个皇帝，这样的他无疑给自己加了几分。

其实我们可以相互扶持2

做为一个皇帝，这样的他无疑给自己加了几分。

她不是个不知道惜福的人，当初能喜欢上司马翊，是因为在深宫中没有个说话的人，再加上他们的巧遇是那么的浪漫，所以她和他都掉进了爱河。

可是当爱情有了阻力，他们的爱情又是怎么样的?

她和他也许只有那么一点点相识的缘分，但是她和他就不一样了，因为她是他明媒正娶，公告天下的皇后。

她得不到他的同意，她就无法离开，就算她偷跑了，但是他一样会把她追回来，不管是天涯海角，只要他不同意，她永远也无法逃出他的手掌心。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除非她死，不然在这皇朝，她依然是他的皇后。不，就算她死，她也依然是他的皇后！

而他只是个王爷，这个王爷的头衔不仅隔绝了他们不能在一起的可能性，还让他们更加的远离。

只因为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比起她这个人还重要，男人之间往往不都是这样么？

平淡而与充满斗争的后宫生活还没有几天，很快张梦莲就听到司马剑澜又把司马宜君和司马翊谴到了北边边疆的消息，只是她没想到他既然让他们回来了为什么又让他们走了。

难达到真是皇朝的疆土有人侵占了？就算有人侵占了，也不应该是两王爷去啊，将军呢？怎么没听有去的？

“哎！”张梦莲暗自叹口气，她不能再想这写令他头疼的事了，不然晚上又要彻夜无眠了。

听说最近“聚亲阁”来了不少妃嫔的亲戚，好像还挺热闹的。

虽然她的锦阳宫离聚亲阁不是很远，但是她深居简出的对外界的消息又不怎么打听，自然是与外界隔绝了。

她也该到外面走走了，外界隔绝的感觉可不好受，都有点孤立的感觉了。

本来皇后就在后宫为众首之及，很容易成为大家拉下水的对象，像她这样的很容易落下马。

其实我们可以相互扶持3

本来皇后就在后宫为众首之及，很容易成为大家拉下水的对象，像她这样的很容易落下马。

她也该出去透透气了，她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她也要自己处事的风格，再怎么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类，她总不能就这样消沉在一个没有记载的王朝后宫里吧?

必须有点作为，对必须！

拿得起放得下一直是她做事的原则，该遗忘就遗忘，司马翊只是她生命里的过客，他们也只是有缘无份！

既然她决定跟定了司马剑澜，那她就要对他的后宫有所了解。就算不为了争风吃醋，她也要了解。

因为她做人的原则还有一条，那就是——一生一代一双人

偷偷的换了身之前问墨玉要的宫女服，她溜出了锦阳宫。

这后宫听说最近特别热闹，什么林美人把他的表妹给接进宫了，什么贾妃那来了个表哥，听说和还是个音律高手。

还有乱七八糟，她没有见过，甚至都没听过的才人的亲戚都来了不少。

这皇宫不知道何时成了她们后宫女人聚亲的地方了，也许是因为她们不平自己把张梦芯接进宫。

而皇帝又特意给她分了座宫殿的原因吧！现在庄仪太后又说这是聚亲的地方，那她们还不抓住时机，好好的笼络皇帝的心?

张梦莲暗自摇头，这些妃嫔啊，怎么一个个看似都聪明绝顶，怎么尽做出些傻不拉唧的事呢?

要是自己绝对不做这等蠢事，要知道司马剑澜先前对张梦芯是爱慕，所以他才赐给他宫殿。

可是她们这样做，不是适得其反么?

要自己是司马剑澜绝对的会更加的冷落她们，找个没有拉亲结派的才人美人什么的好好宠幸一回，让她们都傻眼。

不过她还真的不希望司马剑澜对其他人宠幸，因为她要把他的心抓紧！

所以她不会留给别人任何的机会，她要好好的考察这些后宫曾经得过宠的人的背景！

巧遇舞儿1

所以她不会留给别人任何的机会，她要好好的考察这些后宫曾经得过宠的人的背景！

古筝的声音悠扬而长绵，飘扬而至，丝丝扣入人心弦。

张梦莲偷偷的拨开树枝，赫然发现一个身着粉色长衫的女子，一头乌黑的青丝，在风中轻轻的飘扬着。

她是背对着她而坐的，张梦莲看不到那女子的脸，但是从她身姿和背影来分析，这女子绝对的是个绝色。

难道是林美人的表妹?

可是如果是她表妹，白天怎么不去接近皇上，或者在仙群殿和林仙儿一起谋划如何接近皇上？反而藏在无人的地方，独自弹琴?

带着疑问，张梦莲偷偷的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完全忘记了自己出来的初衷。

琴声轻快动听，像是少女怀春般另人兴奋。张梦莲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耳边轻轻的，有个毛毛的东西一直在骚扰她，痒痒的，像是有什么虫子往她耳朵里专一样。

虫子？张梦莲猛的一惊，完了要是虫子进了自己的耳朵了，那就一命呜呼了。

她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人说如果蚂蚁进了一个人的耳朵，定会爬进那人的脑袋里喝了那个人的脑浆，这时候那人必死无疑。

虽然这句话无凭无据，可是她还是害怕。

她猛地睁开眼睛，耳边却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定睛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个弹琴的女子。

张梦莲愣愣地看着她，一张清秀的脸不施粉黛，却是显的灵动清雅，她笑着看着张梦莲说道：“那你吓着了吧？你是哪个宫的宫女？”

张梦莲愣愣的张张嘴，没有说话。

“呵呵，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她以为张梦莲没有告诉她她是哪个宫的是因为她怕她告状般解释道。

“我，我锦阳宫——”张梦莲本就是处于半睡状态，又被这女子的热情吓到，结巴的道。

“啊——”那女子惊慌的跌坐在地。“你，你是皇后？”她不确切的问道。

巧遇舞儿2

“啊——”那女子惊慌的跌坐在地。“你，你是皇后？”她不确切的问道。

张梦莲心咯噔的跳了一下，这女子怎么会猜出她是皇后？“你觉得呢？”张梦莲双眼紧紧地盯着她，紧张的问道。

“呵呵——”那女子突然笑了。“我觉得你不像，虽然你长的很美，但是，但是你的这里有这。”她说着指着自己的嘴巴，示意张梦莲她嘴巴里的东西。

但是她那句话着事让张梦莲觉得尴尬，什么叫虽然你长的很美，但是却有这啊？

这意思就是她有了牙套就很丑？汗，真是汗颜！

“不过，不过我听说皇后嘴巴里也有个怪东西，你是——”她见张梦莲没有说话，继续疑问道。

“我不是，我只是个宫女。”张梦莲见她紧张的样子，笑道。

本来她就是出来了解情况的，要是到处宣扬自己是皇后，谁会把真话告诉自己？

“呵呵，我也觉得你不像。”那女子笑道，她突然觉得自己说话有些不妥，毕竟评论一个女子的容貌，说别人长的不好，很不礼貌，她连忙道：“我，我不是说你长的不好看，我是说——”

话一出口，又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她没有再说下去，尴尬的看着张梦莲，不知道自己要怎么说。

张梦莲被她的直白说的满脸是汗，虽然未流出来，但是心里的汗也能成为了小溪！

“呵呵，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说的，但是你难道不知道么，现在宫里很是流行带这个呢！”为了掩饰自己不是皇后，她又补充了一句。

“流行？”她不明白张梦莲的话为何意。

“就是很风潮，这是一种潮流。”张梦莲装作半认真的解释。“听说这后宫很多人都带了呢。”她半开玩笑的道。

“哦，原来是这样啊。本来我就觉得你不像皇后，哦，不，我的意思是皇后怎么可能穿宫女服，还坐在着睡觉，并且，并且——”

她觉得自己前面的半句话有些莽撞，没有在说下去，而是不好意思的笑着看着张梦莲。

————————————————沫痕分割线————————————————

沫痕有话：

亲们都先看虐皇帝是吧？嘿嘿，这点会让你们如愿以偿的，沫痕这文本就没准备让皇帝好过。

后面会写到的，只是沫痕还要工作，晚上才能码子。

一天能更十章就不错了，而且我每天不止十章，都是熬夜熬出来的。有时候写着写着困的不行就去洗把脸。看到有人说脏话，骂我还不更新，我真的想把他拉出去暴打一顿。

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貌似我我是机械一样除了打字还是打字？

某人邪恶的笑笑——都收藏给票票吧！如果每天收藏过一百，我会在当天更文的基础上加一更的。

巧遇舞儿3

她觉得自己前面的半句话有些莽撞，没有在说下去，而是不好意思的笑着看着张梦莲。

“并且什么？”张梦莲疑惑的在自己的脸上摸，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原来她流口水了。

“并且还流口水。”于此同时那女子咯咯的笑着道。

汗，张梦莲满脸是汗，这丫头这怎么说话这么不给人留颜面?

就算她真的不是皇后，难道她就这么直白么?

她好像看出张梦莲的尴尬了，笑着说：“其实没有什么啊，我睡觉也有过流口水啊。”她把头轻轻的挨近了张梦莲笑道。

“哈哈！”张梦莲也哈哈大笑起来，这丫头还真是可爱，和她的外表相差真远。明明是个清秀人儿，说话却这般搞笑。

“嘘——”她把手指放在嘴边道：“不许告诉别人哦，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好，好，我肯定不会说，肯定不会说。”张梦莲笑着看着她。“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看上去不是宫女啊！”

“你叫我舞儿吧，陈舞。”陈舞眨着她那丹凤眼，认真的道。

“陈舞？舞儿，真好听的名字。”张梦莲笑着赞赏着。

陈舞半做思考状，想了想道：“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张梦莲指指自己。陈舞点点头。

“你就叫我宫女姐姐好了。”张梦莲说完哈哈大笑起来。那样子明显是：看，我占便宜了吧！

“姐姐你好坏哦，不告诉人家名字，要是人家想找你了怎么办？”陈舞撒娇道，样子十分可爱。

说完话后，陈舞像突然想起什么一样脸色一边道：“哎呀，我不能和你再聊了，忘了正事。”

那，满脸的懊恼，像是有很大的事忘记办一样。

张梦莲正想问她是什么事，陈舞突然停下动作，疑惑的问：“姐姐在锦阳宫，那姐姐见过皇上么？”

张梦莲没想到她会这么问，神情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巧遇舞儿4

张梦莲没想到她会这么问，神情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姐姐没见过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她见张梦莲神色不对，以为是她没见过，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而难受，当下打圆场。

“你问这干嘛？难道你是为皇上而来的？”张梦莲试探着，心底涌上一丝酸味，她才刚刚决定要和司马剑澜好好过，这又来了个大美人。

“不，不，不是的。”陈舞干脆又回到张梦莲身边，用一种很神秘的口气道：

“你知道么，其实我不想来皇宫的，但是，但是不来又不行，我知道皇上会有很多的妃子，也不多我一和，也不少我一个，可是，万一，万一，我是说万一皇上看中了我，我不留也得留。”陈舞说的有点凄凉。

她的样子像是不想来宫里，又不得不来一般。

“你真的不想当妃子？”张梦莲疑问道。这陈舞还真奇怪，要是别人不高兴死了，她却像是无可奈何一般。

陈舞点点头，但是过了片刻又摇摇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张梦莲不明白她为什么点了头又摇头。

“哎我也说不清楚，我又想着能见到皇上一面，但是我又怕他真的选中我，而我不喜欢他。”陈舞遗憾着，好像只有别人能挑她，但是她又不能挑别人一般。

“你到底是想做皇上的妃子呢，还是不想做呢？”张梦莲问出了一直憋在自己心底的问题，紧张的看着陈舞。同时心里也祈祷这，她可不想以后她们见面尴尬。

陈舞猛地抬起头，连连否认：“我才不要做妃子呢，听说很多妃子要是不得皇帝的宠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我可不想自己就这样终老宫中，并且，并且——”

“并且舞儿已经有了心上人是不是？”张梦莲接过她的话，打趣道。

“姐姐，你好坏，知道人家有了心上人，还取笑人家。”陈舞撒娇道，那甜蜜的样子，让张梦莲顿时放下了悬着的心。

张梦芯再次入宫1

“姐姐，你好坏，知道人家有了心上人，还取笑人家。”陈舞撒娇道，那甜蜜的样子，让张梦莲顿时放下了悬着的心。

“好了，我真的不能在留在这了，我要走了。”陈舞起身笑着对张梦莲说。

然后过去抱起她的古筝，冲张梦莲淡淡的一笑，让周围的花儿都失了色彩。

当陈舞走了后，张梦莲这才想起自己要办的事，她懊恼的一拍脑门：‘哎，今天白出来了。”

当张梦莲回宫的时候，愕然看见张梦芯在她的锦阳宫。

心情顿时凝重了起来，这个张梦芯，看着一脸的纯真，她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再说了，拿这次后宫私人事件，她本就疑心一切为她所为，她到至今都没想明白为什么小三死时却写了个草字头。

按理推，张梦芯的名字也有草字头，但是自己的名字更加的贴近小三临死前写的，因为草字头下还有一横。

而“芯”字却没有，又不是自己杀的她，难道是她想告诉自己什么？

“姐姐——”张梦莲还在想小三的事的时候，张梦芯突然带着哭腔道，那声音带着明显的哭意。

很伤心，像是从心底发出。

张梦莲为之一愣，不知道为何事。

“姐姐。”张梦芯上前一把抱住了张梦莲伤心的哭道。

张梦莲愣愣地任由她抱着，手也不自然的下垂着，她不知道是反抱着她安慰着，还是礼貌的把她推开。

虽然她现在顶着张梦莲的名字进了宫，但是她毕竟不是张梦莲。

哎，真是搞不懂，明明自己就叫张梦莲，偏偏又不是张梦莲，真是郁闷之及。总之一句话——此张梦莲非彼张梦莲。

真是拗口！世间的巧合，也太狗血了！

“怎么了？”张梦莲最终还是问出了口，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拒绝她，尽管她依然怀疑她。

张梦芯松开了张梦莲，叹口气道：“哎——，皇上又把王爷派去了北方边疆。”

张梦芯再次入宫2

张梦芯松开了张梦莲，叹口气道：“哎——，皇上又把王爷派去了北方边疆。”

她自言自语着：“不知道他这一去又是何时回来，相思之苦我一日也受不了了。”

张梦莲的心微微动了下，其实她早知道司马剑澜把司马宜君和司马翊打发去了边疆，但是当司马翊走的时候，她却没有张梦芯说的这种感觉。

难道她就这么放弃了？虽然她拿的起放的下，但是她不相信自己会如此的绝情。

如果和张梦芯比，自己的爱算爱么？

她不得不审视之前对司马翊的爱，她也不得不怀疑自己到底和他的是不是爱。

她又不是少女怀春，一下子冲动，要与君生死不离。但是为什么当初想和他一起远走高飞，现在却对他的离去毫不担心，和伤心呢？

张梦芯见张梦莲低下了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然后轻声问：“姐姐你是不是还喜欢着他？”

轻声的质疑，带着担忧，但是又有些释然的味道。

张梦莲迷糊了，为什么她质疑担忧自己依然还喜欢司马宜君，口气里却有释然的味道?

张梦芯像是看出了她的疑问一般，犹然一笑：“当我听到有人说你和七王爷好上的时候我就不信，因为我知道你和宜王的爱有多深，现在看来还是我了解你。”

“不，我不爱宜王，你别瞎想。”张梦莲立马否定掉，笑话，她和司马宜君仅仅见过几次面，为什么会爱他?

她连自己对司马翊的爱都质疑，她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见过几次面又没有说过几句话的男人?

张梦芯轻轻笑了一下，擦了擦眼角的泪：“好了，不说了，姐姐我想在宫里住些日子。”

张梦莲刚想说话，只见张梦芯把手一搭，放在了张梦莲的手背上：“姐姐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姐姐在想我会不会勾引皇上，呵呵，姐姐放心，我之所以不想回王府是因为侧妃张小平。”

张梦芯再次入宫3

张梦莲刚想说话，只见张梦芯把手一搭，放在了张梦莲的手背上：“姐姐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姐姐在想我会不会勾引皇上，呵呵，姐姐放心，我之所以不想回王府是因为侧妃张小平。”

说到这里张梦芯有些无奈：“姐姐也知道我个性好强，什么都要争个第一，但是这次我认了，是我自己走错了路，但是我不后悔。

可是张小平现在是侧妃，你让我的颜面何在？要是宜王在府内我倒也无所谓，可是他不在，我和张小平怎么能和平相处?

一个丫鬟比主子的地位还高，呵呵，我——”说到这，张梦芯只是苦笑着，并没有再说什么。

张梦莲真是汗颜，张梦芯的这么段话，最让她出乎意外的是她的那个“勾引”一词。

她没想到一个古代女子也会这般的说话，汗，要是以前打死她都不信古代的大家闺秀说话也有点太妹的强调。

不过她的心底的苦却也是明了，这就是身在古代的悲哀啊！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张梦莲低下了头，她的同情心泛滥。

但是话一说出来就后悔了，她这是在做什么啊，明明之前还在怀疑她是否是杀害人的真凶，现在却同情起了她。

“姐姐——”张梦芯再次一把抱住了张梦莲，声音哽咽：“我就知道姐姐对我最好，一直都是你对我最好，一直都是。”

张梦莲被她弄的有些哭笑不得，这叫什么？这叫南辕北泽，心里和实际两个状态！

就让自己为原始的张梦莲做一会姐姐吧，她在心里安慰自己，手也轻轻的拍了拍张梦芯的后背。

她想，如果真的张梦莲在，那么她也会这般呵护她吧！

刚好进屋的锦儿看到张梦芯脸上一划而过的笑意，眉毛轻轻一蹙，一脸的迷茫。

芯妃那笑，虽然很美，但是好奇怪啊！她怎么觉得有些说不明的意味？锦儿轻轻摇了摇头，强制自己不要多想。

张梦芯再次入宫4

芯妃那笑，虽然很美，但是好奇怪啊！她怎么觉得有些说不明的意味？锦儿轻轻摇了摇头，强制自己不要多想。

要知道，这后宫上上下下谁人不知这皇后和芯妃的姐妹情深，那是毋须置疑的。

“娘娘，这是吐番进贡的水果，皇上让我给您送来解解馋。”锦儿轻轻的笑着。

“小——”张梦莲刚叫出一个小字，就马上忍住：“锦儿啊，你每样留下一份，其他的都分给姐妹们尝尝鲜。”

张梦莲之所以叫了个“小”字又没有叫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她也是二十多人之内的。

她当时排行七，所以叫小七。

但是自从小五和小三死后，她再也不叫他们的排名了，而是直接叫她们的原名。

刚开始大家都吃惊，为什么皇后突然又改回了她们的名字，但是经过张梦莲的解释，她们都明白了，他们也很感动，也更爱这为主子了。

“这怎么行，是皇上赐给主子您的，我们拿去吃了，这不是欺君么。”锦儿连连推脱，他们已经吃了皇上赐给皇后的很多东西了。

这是稀有的水果，整个皇宫也没有多少，她们怎么能贪吃?

“不碍事的，谁吃不是吃啊，你们吃的开心我也就高兴了。”张梦莲叹口气“哎，要是我好好保护你们，也不至于——”

“主子！”张梦莲的话才说了一半，就被刚进屋的墨玉打断：“主子，您老说这些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这不是好好的么！再说了能为您这样的主子效命，那是我们的福分。”

墨玉知道皇后又要说其他姐们的事，她明白皇后这是再自责，但是这些都不关她的事啊！

“好了，墨玉你来的正好，把这些水果端下去好好洗洗，做个水果拼盘，大家一起享受。”张梦莲说完冲一边看着自己的张梦芯一笑。

“妹妹刚来，别介意她们有时候会忘记些礼仪。”

张梦芯再次入宫5

“妹妹刚来，别介意她们有时候会忘记些礼仪。”

“姐姐！”张梦芯拉长了音，话里有些不满，有点像撒娇：“姐姐这样说就是你的不对了，姐姐待人一直这般的和气，我怎么会不高兴了，能和她们相处的如姐妹一般，妹妹我还羡慕呢！”

但是话归话，她觉得眼前的张梦莲和自己的姐姐相差真的很大，虽说表面上长的没什么区别，可是性格有时真得不像。

不，长的也不像，她嘴巴里的东西姐姐没有。但是姐姐呢?姐姐去哪了?

如果她不是姐姐，可是她嫁到皇宫这又作何解释?

并且眼前的这个人会的东西还真的很奇怪，很多都是她没有见过的。

虽然以前有时自己与她的交流少，但是只要她会的，她基本都会。什么琴、棋、书、画她没有一个差与她。

“好了，不要这么认真，到了我锦阳宫大家就要不能太计较，虽然这是宫廷，但是就因为是宫廷我们才要更加的随和，不然这后宫可会闷死人的。”说完，张梦莲呵呵呵的笑着拍拍张梦芯的手，那意思是：只要你不计较，别人也会善待你。

其实她这是给她的一次暗示，她不知道张梦芯能不能明白。

就算只是猜测，她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猜测！

一句话叫做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更何况她没有一棒子打死人，而是经过细心的研究和合理的怀疑。

只差没有证据，所以她这只是猜测，并没有下结论，尽管她非常怀疑她，但是她还是给她机会。

张梦芯在锦阳宫待了段时间，按照宫里的规矩，回了聚亲阁。

虽然现在聚亲阁和她当初住的多了些人，但是她住的那间房间始终没有人去住。

房间依旧靠东，干净的一尘不染，张梦芯嘴角微扬，看来这个后宫比她在宜王府都还有容身的价值，至少她不用住在没人问津的地方，更不用看着自己的丫鬟的地位比自己高。

巧遇1

房间依旧靠东，干净的一尘不染，张梦芯嘴角微扬，看来这个后宫比她在宜王府都还有容身的价值，至少她不用住在没人问津的地方，更不用看着自己的丫鬟的地位比自己高。

她一向是那么的要强，可是司马宜君不仅不爱她，还拿自己的丫鬟来羞辱自己。

她不甘心，她更不会放弃！

她迟早都要夺回属于她的一切！

悠扬的箫声在聚亲阁内不断的传来，悠扬而委婉，像清泉，像微风，轻轻的扫过张梦芯的心。

淡淡的喜悦悄悄爬上她的嘴角，一抹发自内心的笑绽放在她那如花般的容颜上。

顺着声音，她找到了一个园子，园子很小，但是却清秀雅致，像那个人儿一样。

他一身的浅蓝，高高束起的头发在微风中随意的扬起，再落下。那通亮的玉冠如耀眼的星辰，修长的身姿在风中有种飘飘欲仙的味道。

舞起的衣厥伴随着音乐快乐的跳动着，张梦芯轻轻的挽起袖子，摆着娇柔的身姿，舞起。

她如蝴蝶一般翩翩起舞，像一直在风中的蝴蝶，那种柔弱那种轻盈，婀娜的身姿，是那般的顾盼生辉。

她如蝴蝶一般挥动着美丽的臂膀，像要舞出属于她的精彩与美丽。

渐渐地的声音听了，她一甩水袖，然后收回挽起那宽大的袖子，轻轻举起升至头的上方，一抹风情万种的笑在那干净的容颜上绽放。

他早就感觉有人，他回了身，见到她在舞，他吹着萧为她伴奏。

天地绝配，无与伦比。

她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他看着她惊讶的表情，不明所以。

“王爷——”张梦芯的心像被眼前的男子摄走了一样。人也随着脚步的移动慢慢向前。

他一愣，微微皱起了眉。那浓浓的剑眉，被皱在一起。

张梦芯突然一个激灵，身子颤动了下。不，他不是司马宜君，虽然他和他相似，但是他不是，虽然司马宜君的脸上永远挂着温和的笑，而他也是。

巧遇2

张梦芯突然一个激灵，身子颤动了下。不，他不是司马宜君，虽然他和他相似，但是他不是，虽然司马宜君的脸上永远挂着温和的笑，而他也是。

但他虽神似，但是貌不似。

张梦芯轻轻福身算是打招呼，然后抬眸轻轻扫视着他的面庞，若有所思。

伍逸桀（jie）轻轻拱手，略含首，以礼回之。

两人微笑，但是落尽张梦芯心底的却是凄凉。

当伍逸桀准备要进一步和她打招呼的时候，只见张梦芯身子轻轻一侧，巧妙的转个身，当然她没有见到他的欲言又止。

伍逸桀心神一晃，笑了笑。她的舞学的真好，可惜他们之间少了交流，不然她定能成为他的粉红知己。

张梦芯低着头，眼底有了笑意。

“碰——”

她撞到了一个人，来人也是匆匆，力气太大把她震的一踉跄。

“啊——”

她的声音还没发完，就被眼前的男子扶助肩膀。定睛一看，他魁梧如个驰骋沙场的将军，她黝黑的眼中满是诧异。

“皇后——”

她还没说话，他就跪下了。

皇后？张梦芯疑惑的看着眼前的男子：“你是说我么？”轻轻的声音像是微风扶过，让人心神一颤。

那男子抬头，疑惑的看着张梦芯，然后轻轻的点点头：“恩！”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他也怕她认出了自己。但是看她那神色，好像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份。

他微微皱起了眉，心底却有丝异样。他不明白这是他第二次见她，为什么没有杀意，反而觉得很亲切很想呵护她。

刚才他不经意的碰撞，她那轻盈婀娜的身姿，在风中有点微微飘扬。

他又偷偷看着她，她比那日他见到的要胖些，脸色也红润些。

“将军不需多礼，我乃宜王府的芯妃，不是姐姐。”她轻声细语，像少女有的娇羞。与平时在宜王府只会发怒，只会吃醋截然不同。

巧遇3（十六更）

“将军不需多礼，我乃宜王府的芯妃，不是姐姐。”她轻声细语，像少女有的娇羞。与平时在宜王府只会发怒，只会吃醋截然不同。

芯妃？他微微愣住。

她就是传言中宜王娶进门，却没名分的张梦芯？

她温柔娇柔的性格，她清纯无暇的面孔，如那山间百合。

“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将军。”他诧异，平生第一次说话结巴了起来。

就连刚才他以为她是当今皇后张梦莲，他都没有因为紧张而结巴，而此时却不自然的结巴起来。

“呵呵。”张梦芯巧笑着，欲语还休。无害的脸上闪出一丝笑意：“我当然知道你是将军，而且我还知道你的秘密。”张梦芯轻笑着。

林竟心底一抽，一脸的不可置疑，心道：难道她知道那晚刺杀张梦莲的是他？可是不可能啊，当时他根本就没有在场。

“你是镇国大将军。“张梦芯眼睛一闪一闪，一脸的纯真，眼底是说不明的灵气。

林竟一愣，脸上浮出一丝笑意。她真聪明，不仅知道自己是将军，还知道自己是林竟。

“那芯妃是如何知道末将的身份的？”林竟试探性的问着，在说“芯妃”一词的时候，心底却有丝难受。

张梦芯用眼神轻轻扫过林竟的腰，然后娇羞的一笑。

林竟立马明白过来。

张梦芯说完话，轻轻一福身，低头侧身从林竟身边走过。

风过人走，林竟的心却空落落的。

宜王怎么会如此待这般美妙的人儿呢？若是他，定当好好爱护，好好呵护。

“林兄——”伍逸桀见林竟愣愣的在那发呆叫道。

“恩？”“哦是伍兄啊。”林竟故做不经意。

“怎么了，看什么呢？看的那的那么出神？”伍逸桀问道，笑着拍拍林竟的肩膀。

“哈哈，我能有什么，没什么，走今天可不能再给我推迟了，今天我一定要一饱耳福，好好欣赏你的‘微波’。”林竟转移话题，拍着伍逸桀的肩膀道。

失望

“哈哈，我能有什么，没什么，走今天可不能再给我推迟了，今天我一定要一饱耳福，好好欣赏你的‘微波’。”林竟转移话题，拍着伍逸桀的肩膀道。

“哈哈——”伍逸桀哈哈大笑，十分爽快。

当张梦芯回到了住处时，那绕耳的箫声又响起，她脑海里辗转着刚才那个与司马宜君神似的人。

她微启唇角，若要他是他该多好啊，可惜不是！

今晚司马剑澜没有来锦阳宫，张梦莲有些失望。平日里不盼着他来，他天天来，可如今想着他来却不来。

这就是男人，特别是在女人堆里的男人。她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她真的想狠狠地扇自己两耳光。

要自己记住别对危险的男人动情！

可是如今她和他已为一体，他会放过自己么？就算放过自己，司马翊会接受自己么？

古代不是讲三从四德么？什么贞洁，什么从始至终！

靠！她越想越起，恨不得马上把那个司马剑澜从哪个女人屋子里拉回来，然后罚他跪搓板！

想到跪搓板，张梦莲咯咯的笑了起来，若真的要司马剑澜跪了搓板，那她还真的成了母老虎了。

只是司马剑澜真的有那么好摆平么？她真的很佩服自己这还真能想，都这个时候，还想些没用的东西！

“你笑什么——”

正当张梦莲自娱自乐的时候，司马剑澜一身的酒气，进了她的房间。

张梦莲疑惑的看着他，秀眉轻轻蹙起，一脸的迷茫：“你喝酒了？”

那一脸的无奈，加上疑惑的口气，让司马剑澜不由的一愣道：“朕喝酒，朕高兴！”

一句话，有半句话是酒话。张梦莲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立马板着脸：“你高兴，有种就别来我这！”

她当真要做一次母老虎，母夜叉！

司马剑澜眼睛红着想张梦莲走来，一步步有些不稳，但是步步都逼近张梦莲。

“你，你要干什么？”张梦莲说话没有了底气，她又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先前他掐着她的脖子，那样子她记忆犹新。

纳妃

“你，你要干什么？”张梦莲说话没有了底气，她又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先前他掐着她的脖子，那样子她记忆犹新。

虽说这么久他没有对自己用刑，或者对自己大大出手，可是她还是怕。

都说男人在醉酒的时候，会故意打人骂人，以慰问自己平时的鸣不平。

人虽醉，但是心里却如明镜一样清晰，这是很多人都说过的一句话。如果那人在醉酒时又打又骂一个人，那说明那个醉酒的人，平时就想打骂那人！

更何况这个司马剑澜有前科，对自己动粗。如果他现在对自己真的动粗了，也不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打上瘾了！

或者是故意的！借酒装疯！

“你怕我？”司马剑澜打一个打酒嗝，疑惑的问道。

“怕？我干嘛要怕你？”张梦莲反问，眼神警惕的看着他，怕他趁自己不注意，一把勒住自己的脖子不放！

要是那样她可就一命呜呼了，当初有个庄仪太后来救，现在呢？庄仪太后早就不知道在何时对自己爱理不理，甚至有些不喜欢。

她还能指望她？不，现在她只靠自己，只有自己不会出卖自己。

“那你那般的眼神看胗，那么警惕！”司马剑澜又移动着脚步。“我告诉你，母后要我纳妃，哈哈，母后要我纳妃！”

“纳妃？”张梦莲震惊，为什么要他纳妃？难道后宫的人还少？

张梦莲被司马剑澜的话吓到，他这般喝酒难道是因为太后要他纳妃，他不高兴？

不，他刚才说自己高兴，他不可能不高兴，是个男人都会高兴，他凭什么不高兴？

心里酸酸的，说不上来的难受！

“对，母后要我纳妃，好为皇家延续子嗣。”司马剑澜的话有些心酸，有些苦涩。

“那我呢？”张梦莲憋了半天，终于问出了她心中所想。

如果，她想如果他要纳妃，那她就杀了他，她原本就放弃了与司马翊在一起的信念，若是这样她一定不原谅他。

惭愧

如果，她想如果他要纳妃，那她就杀了他，她原本就放弃了与司马翊在一起的信念，若是这样她一定不原谅他。

司马剑澜借着酒意，慢慢走向张梦莲：“朕，你是说朕的想法？”他明知故问，眼角一丝苦笑。

张梦莲轻轻地点头，她在等他的答案。他觉得他的那丝苦笑，告诉了她，他不愿意，可是她还是想听他亲口告诉自己。

“朕只要你！”轻声的一句话，他轻轻的吻上了她的唇，轻轻的抱起她。

张梦莲惊愕了，受宠若惊，在他怀里，娇羞的一动不动的低着头。

他眼角划过一丝笑意，很快，让人无法擦觉“朕只要你为我生的皇子。”

原本肉麻的话，被他说出来却是如此的柔情。

如那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一般浪漫与感动人心。

当然张梦莲也感动了，心中的那池为司马翊准备的水，扬起了朵朵涟漪。

清风吹动着帷帐，他轻步移至床边，轻轻的把她放在床上，眼睛里盛满了浓情蜜意。

然后眨眨眼，慢慢地俯身，唇触到她的唇，软软的。

张梦莲却突然感觉他身体已沉，压在了她的身上。

她轻轻的动了动，用手指戳了戳他。他没动，他居然醉倒！

张梦莲脸上出现一丝无奈的表情，但是脸上立马绽放一抹笑容，在黑夜了妖艳无比。

他，是真的爱上了自己。都说酒后吐真言，看来他对自己确实是至真至情。

失去司马翊的爱，不，是她放弃了司马翊的爱，现在又得到了司马剑澜的爱，她是得了还是失了？

一想到司马翊，她心底就有点点愧疚，化作一波波的浪花冲击着她的心底。

她有想过自己会后悔没有抓牢司马翊，但是她没想过自己会得到司马剑澜真诚的爱。

司马剑澜被张梦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放平在床榻上的时候，微微动了动身子，侧了身继续睡了起来。

无微不至

司马剑澜被张梦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放平在床榻上的时候，微微动了动身子，侧了身继续睡了起来。

嘴边还不停的唠叨："我只要你，永远，永远只要你！"说完，嘴边是甜蜜的笑，但是在黑暗里那笑的末尾却有些狞狠。

只是张梦莲却沉静在美好的甜蜜中，这一夜她无眠。她要忘记前程往事，她要接受现状，她还要考虑未来。

所以她睡不着，她要考虑的事太多。

当黎明到来时，她进入了梦想。梦中自己和司马剑澜回到了现代，他说只爱她一人，白头到老，海枯石烂情缘在。

她虽不相信承诺，但是她却感觉很幸福。仿佛真的看到暮年之时，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当她醒来时，已近中午，张梦莲慌张的洗漱边吩咐着墨玉为她准备衣服："墨玉，快帮我准备些体面的衣服，现在赶去慈宁宫。"

墨玉应声而到："主子，去慈宁宫干什么啊？"墨玉手中拿着一件秀金边的大红袍。

张梦莲愣了下，然后转头，从上到下把墨玉打量个遍，然后走到她跟前，伸手在她饿额头上一摸："你这丫头，发高烧呢还是傻掉了？"

墨玉歪着头，把张梦莲的手拿掉："墨玉不明白，为什么说我傻掉了？"她一脸的疑问，很是认真。

张梦莲一把从墨玉的手里接过衣服，看了看，叹口气："哎！又是大红，平生最讨厌的颜色，妖艳似火。"

然后转头："我是谁？"她问着墨玉。

墨玉二丈的和尚摸不着后脑：“您是皇后啊！”话一说完，她立马把嘴巴张成了“O”字型。

“这回明白了吧，我看你这丫头平时也挺机灵的啊，怎么今天傻了？”张梦莲嘲笑着，手还不慌不忙的在她的额头又试了一下。

那样子，好像只能的怀疑墨玉是否病了一般。

“主子，皇上已经吩咐过了，您不用去慈宁宫请安了。皇上知道您昨晚定没睡好觉，所以让我们都不要叫醒你。”墨玉叹口气道，但是说那话的时候，还是满脸的幸福。

幕后1

“主子，皇上已经吩咐过了，您不用去慈宁宫请安了。皇上知道您昨晚定没睡好觉，所以让我们都不要叫醒你。”墨玉叹口气道，但是说那话的时候，还是满脸的幸福。

好似皇帝要她休息不用去伺候人一样。

张梦莲围着墨玉转着看了一圈，眼里满是疑问：“你这丫头，不会看上皇上了吧。”

一句平凡的玩笑话，却把墨玉吓的“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主子，墨玉从没有这个心思，墨玉这辈子都不嫁，要守着主子您终老。墨玉从没有想过要攀高枝，请主子明鉴。”

墨玉说完好像觉得这样说还是不完整，不妥一样继续道：“墨玉要是真的想攀高枝，那也看我有那个资本没啊，像奴婢这般的人，若不是主子您的厚爱，恐怕在这宫中定要受罪了。”

墨玉的下半句话说的是事实，这后宫是吃人不眨眼的猛兽，像她这样的，明里是张梦莲的人，暗里却是司马剑澜的眼线。

如果不是在张梦莲这样的主子手下，恐怕早就被主子遗弃，死在后宫中了。

其实她一直都认为先前的那些宫女，都是因为没有给司马剑澜报信，没起到他要的作用，所以那么多眼线里就她一人活了下来。

而春熙（小三）、清言（小五）、锦儿（小七）、林悠（小九）她们几个不是皇帝的眼线，所以一个都没死。

而自己又因为是皇后身边比较器重的人，所以她没事。所以她一直都认为那些宫人，都是皇上派人杀了。

因为她知道，对于皇上而言，没用的人活着只会碍着他的事。

可是她又反复的想了想，这些人的死又并不像是皇上安排的。因为她们刚开始派来前，皇上曾经说过，如果他们之间有谁因为监视被发现，但是又不得不死的，他会安排大家与家人见一面的。

皇上向来说话算数，并且那次的此刻杀人的目的不是他们这些宫人，而是皇后——张梦莲。

幕后2

皇上向来说话算数，并且那次的此刻杀人的目的不是他们这些宫人，而是皇后——张梦莲。

所以她一直都把那些宫人的死停留在皇上与林美人之间，因为此刻来的那时，正好林美人因为皇后而进了冷宫。

可是她又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林美人进了冷宫还能找到杀手。这点就像为什么皇上会毫无前兆的要杀她们一样，所以她只能那个又推翻了，只是一直搁在心底罢了！

张梦莲砸吧砸吧了嘴，叹了口气道：“哎，看来皇上对我还真有心。”说这话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幸福。

“那是，皇上对主子您当然上心。要知道这后宫的嫔妃啊，没有一个人因为睡懒觉，而不去给太后请安的，更何况是皇上亲自为您求情！”张小玉端着酸梅汤，进来了，笑道。

看到跪在地上的墨玉“咦——”了一声后，惊讶的问：“墨玉，你做错事拉？”

墨玉听到张小玉说这句话，把头又低了低不说话。

“肯定是做错事，要是没做错事，她用的着跪着来请罪么？小玉，你这个脑袋瓜子连这点都想不明白，你主子我什么时候平白无故的罚

过人啊！”说完端起酸梅汤就喝了起来。

墨玉听这这话先是一愣，立马站了起来，忙笑道：“主子说的是，主子从来不惩罚没有过错的人。”

张小玉笑道：“哈，墨玉姐姐，你怎么也有糊涂的时候，要是没有做错，反而跪下，这样主子可会认为你真的做错了，在咱主子这只有错了人才会下跪，你若是没做错，而下跪，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

张小玉说完咯咯的笑个不停，

“你个死丫头，这般嘲笑我，下次看你下跪的时候，看我怎么修理你。”墨玉放下心中的疑惑，与张小玉打闹起来。

“碰——”一声碰撞之声，墨玉华丽的撞到了刚进屋的司马剑澜。

正在嬉笑的张小玉也连忙下跪请安，而司马剑澜则用中指轻声的嘘了一下，示意他们不要出声。

出宫1

正在嬉笑的张小玉也连忙下跪请安，而司马剑澜则用中指轻声的嘘了一下，示意他们不要出声。

张梦莲本是背对着她们的，但见他们没有再打闹，忍不住的问：“你们两个丫头，怎么突然没有了声音？”

说完话，一转头，看到了让她何止惊讶的一幕——司马剑澜正扶着墨玉，轻笑着。

那样子无比的温柔，她很少看到他能笑的那般好看。

心底泛起一丝酸味，刚才，就在刚才墨玉还说她与他没什么，可是现在来看，真的没什么么？

司马剑澜应声而抬头，笑着说：“因为朕来了。”但是他抬头的时候，张梦莲的惊讶却慢慢的藏在了心底。

无人能察觉刚才她那无比惊讶的神情，她掩藏的很好，很好。

但是心底却失落了，美梦化作泡影。帝王的爱本就短暂，她在奢求什么？

“昨晚睡的还好吧？”司马剑澜轻声问，走到了张梦莲的身边，一副温柔的模样。

“如果你不来——”说到这，张梦莲停顿了下，看着司马剑澜，然后又道：“我会睡的很好。”

不她心底不是这么想的，她要说的其实是，‘如果你天天都和我一起，我会睡的很好。’

可是她忘不了刚才墨玉那满脸幸福的诉说着司马剑澜的好的模样，她忘不了自己不经意间见到的那副情景。

都说恋爱的女人很白痴，为什么她是这么的敏感?

司马剑澜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轻轻的笑了下：“怎么了？在宫中闷的荒么？那我要芯妃陪你到宫外走走？”

司马剑澜说完这话的时候，张小玉和墨玉都张大了嘴巴，不可质疑的瞪大眼睛。

皇上说的在真的么？她们真的很想代替皇后来询问。

而张梦莲不领情，一提到张梦芯她心里就万分的不高兴。不过也是，试想张梦芯来这皇宫如此之勤，而皇帝曾经又要娶的是她，就算张梦莲本人不想歪，外人也会那么认为。

出宫2

而张梦莲不领情，一提到张梦芯她心里就万分的不高兴。不过也是，试想张梦芯来这皇宫如此之勤，而皇帝曾经又要娶的是她，就算张梦莲本人不想歪，外人也会那么认为。

更何况眼前的司马剑澜她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张小玉和墨玉看着张梦莲的脸色不对，互相看了一眼，张小玉立马道：“好啊好啊，到时候我会好好的照顾主子的，主子很久就想出去走走了，只是怕皇上您为难，所以她一直没有说。并且主子好久没有回过家了，肯定也想老爷和夫人了。”

张梦莲听张小玉这么一说，她倒还真的想起了那日自己被糊里糊涂的送进宫前，站在风中的人。和那有点苍老的声音。

心底微微一动，但是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她进宫不就是那两个人策划的么？她为什么要对他们百依百顺，还为他们增光?

更何况她不是真正的张梦莲，就算是张梦莲本人，她想她也不会原谅自己的父母，不，是自己的父把自己掉婚了。

她听张小玉说过以前的张梦莲的母亲死了，而她这个没有母亲的孩子，父亲却对她如何呢?

他定知道自己与司马宜君是暗生情愫，可是为了另个女人的女儿得到幸福，他不惜的拆散自己与司马宜君。

难道他没有想到自己做了欺君的事么？难到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会毁了整个张家，和她么?

开始她决定嫁出去，是因为要感恩，代替这里的主人感恩，而你现在她回去干嘛？替和自己一个名字的张梦莲尽孝么?

不，她可不做那样的别人给你卖了，你还给别人数钱的事。

张梦莲本想一口拒绝司马剑澜的好意，但是看到张小玉与墨玉那期待的眼神时，还是忍了一下道："我是想回家了，但是我不想和其他人一起，我只带墨玉和小玉。"

她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她这话，是谁都能听出睨端。

出宫3

回家了，但是我不想和其他人一起，我只带墨玉和小玉。"

她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她这话，是谁都能听出睨端。

司马剑澜一愣笑道："既然是爱妃想出去，带谁都是你的自由，不过可得注意安全啊。"说完她笑着拍拍张梦莲的肩膀。

"朕还有事，你们要是出宫，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过要在今晚之前回宫。"说完拿出一张金黄色的令牌，看样子早有所准备了。

张梦莲接过令牌，笑着道："那当然，不过你可得给我银子，没银子可就不好玩了。"

司马剑澜笑着拿出张银票，“这是刚才林竟将军与朕打赌输的，爱妃看够不够。”说完就转身道：“你们两个好好照顾皇后。”

然后又转头：“爱妃，朕还有事，先走了。”说完，就大步的离开了锦阳宫。

“哦，哈哈。”张小玉与墨玉两人大声的叫着，那样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你们就这么高兴？”张梦莲不以为然。

“主子，你可不知道，这

Chapter_6

后宫的妃嫔从进宫后就没有人出去过，现在皇上特许主子您出宫玩一天，这对于整个后宫来说，可是前所未有的啊。”墨玉那话，就是主子您真的很幸福，皇上对您真的很好，你可得知足。

“好了，好了，不和你们说了，还不快些收拾收拾，不然天黑了，你们可别出宫了。”张梦莲板状生气道，实则心里甜如蜜。

司马剑澜真的如墨玉说的那般对自己那么好么？有，对，一定有，她肯定着，不然他为什么让自己出宫玩?

她进宫这么久，是没有听过有妃嫔出过宫，最多也是妃嫔的亲人进宫。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她刚才是误会了墨玉与他?

等出宫了，她一定要好好的问问墨玉，不然要她这样天天心里带着刺，她可不好受。

一身的月白长袍，一个简单的发髻，与衣服同样颜色的玉冠，再加上手中的折扇，这套看起来还真有些飘飘欲仙的风流劲。

本公子帅不帅?

一身的月白长袍，一个简单的发髻，与衣服同样颜色的玉冠，再加上手中的折扇，这套看起来还真有些飘飘欲仙的风流劲。

张梦莲上下打量着，叹道：“哎，这张妖艳的脸，以后定是祸根。”

张小玉不高兴了：“主子，有您这样损自己的么？”边说这，边帮张梦莲理着衣服，生怕她的衣服上有一点点褶印。

“哎呦，你个小笨蛋，本公子是在夸自己呢，连这都听不出来。”张梦莲用扇子像模像样的在张小玉的头上轻轻一拍，道：“墨玉走！”

墨玉咯咯的笑道：“小玉啊，咱们主子那话的意思是——以后有少女要被她迷倒了。到时候那些姑娘非卿不嫁，你说我们主子这是不是

祸根啊！”

“啪！”的一声张梦莲收住了自己的扇子：“聪明，还是我家墨玉聪明，一点就通，小玉啊，你可得好好学学人家墨玉。”

“小姐，你怎么偏袒墨玉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您——”张小玉不满的叫道。

“得，本公子谁都不袒护，你们俩给本公子打一架，看看谁厉害，本公子就带谁走。”张梦莲连连打断张小玉的话。转身头有不回的往锦阳宫外走去。

只留下张小玉嚎啕般的声音：“主子你好坏，明明是不想带上我们，还要我们起内哄，哼，我小玉有那么傻么？墨玉快点啊，小心真的被主子甩下了，你可别哭鼻子。”

张小玉嘴上说着，脚下也不吃素，三下两下就追上了张梦莲。

“哟西，我家小玉什么时候会武了？”张梦莲吃惊，还不忘记调侃。

“哼，主子您又不关心奴婢，奴婢会什么难道全都和您说啊。”张小玉不满道。主子也太不关心自己了，连自己学了武都不知道，心里多少有点难受。

“啧啧，这就是本公子惯着你的后果，啧啧，本公子到了八辈子霉了，碰上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丫头。”张梦莲故意装作一幅悔恨不已的样子。

保护

“啧啧，这就是本公子惯着你的后果，啧啧，本公子到了八辈子霉了，碰上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丫头。”张梦莲故意装作一幅悔恨不已的样子。

张小玉偷偷的笑了，眼泪也轻轻的从眼角滑落。她的小姐总是那么替别人想，以前是，现在更是。

她的恩情，恐怕自己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主子，小玉也是想保护您啊，才和我学了几招。”墨玉说完有些后悔，要知道她说这话，聪明的张梦莲定能知道她的意思。

虽然她是无心的，可是听者有意，这句话她不是不明白。

果然张梦莲眼神暗淡下去，但是只是那么瞬间她又拍拍张小玉和墨玉的肩膀道：“跟着我这样的主子让你们吃苦了。”

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大家都沉默了。

“呵呵，主子，你说你今天出门这身打扮会迷倒多少大家闺秀啊。”墨玉笑着打破僵局。

“那还用说，定是一大堆！”张小玉也连忙提高气氛。

张梦莲摇摇头，“你家公子我，不要迷倒什么大家闺秀。”

两人不解：“为什么啊？”异口同声。

说完呵呵的笑了起来，这就是她们之间的默契。

“因为我要偷走小家碧玉的心，哈哈！”张梦莲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若她真的男人那样子还真是欠扁的自恋狂。

张小玉又无语了，她又不明白了。

“小玉啊我家公子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你想啊，这世上哪来那么的大家闺秀？哪来的那么多的有钱人？再说了，以主子现在的样子，迷倒可能么？最起码也是把她们的心给偷走。”墨玉小声的说着，说完咯咯的笑起来。

留下张小玉一人在那点点头道：“恩，有道理。”

说完一抬头，见张梦莲与墨玉已经把自己甩掉一大截，连忙跑着道：“喂，你个墨玉，你等等我啊。”

然后皇宫内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笑声，声到之处人人满脸惊讶，这也太夸张了吧?

撞衫1

然后皇宫内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笑声，声到之处人人满脸惊讶，这也太夸张了吧?

看着车马人流，张梦莲连连咂咂嘴，摇摇头道：“皇朝果然是热闹啊！”

她的感叹在两个小宫女的眼里自然也达成了共识，但是张小玉相对与墨玉要幸福的多，因为她之前是在宰相府的，怎么说也会一个月出来一次。

可能是在宫中呆久了的缘故吧，她居然没有觉得夸张。

“墨玉，很少出宫吧。”张梦莲感叹着，这是作为宫里的女人的代价，而她一个小宫女更是不可能随意出宫。

墨玉的眼角湿润了，点点头。

张梦莲转过身，笑道：“你这丫头，哭什么，像是谁欺负你了，走公子我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说着不等她们回答，大步流星的向前走去。

“嘶——”一声马鸣，一个一身白衣男子，带着一脸的玩世不恭，使劲勒住了马儿。

马儿像是受到了惊吓，蹄子高高的扬起，身上的那个男人脸色一变，只见他身体一跃，飞离了马身。

在众人都瞪大了眼睛的时候，马儿嘶鸣一声，重重的倒在了地上不在动弹。

“哇——”围观的人不知何时一下子多了很多。大家都惊讶的叫了一声。

连同张梦莲也张大了嘴巴，惊讶的跑到马儿身边左右的围着转。

“啧啧——”张梦莲称赞着，然后跑像刚才那个白衣男子的面前竖起大拇指：“N真N!”由衷的称赞着。

“主子，主子。”张小玉第一个冲破人群，跑到了张梦莲的身边。

“小玉，你看到了么？这才叫功夫，这才叫功夫，以后好好学。”张梦莲一边盯着那男子看，一边吩咐着张小玉。

那男子原本玩世不恭的脸上顿时又多了几丝傲慢。

张梦莲咽咽口水，想说什么，但是还是忍住了，要知道人家还真有那个本事傲慢，在这大街上的，她要是招惹了麻烦，那可是没人能救的了她的。

撞衫2

张梦莲咽咽口水，想说什么，但是还是忍住了，要知道人家还真有那个本事傲慢，在这大街上的，她要是招惹了麻烦，那可是没人能救的了她的。

小玉上下打量着那个白衣华服男子，然后又看看张梦莲，轻轻的拉了拉张梦莲的衣角，示意她注意。

而张梦莲没有注意，那男子倒是注意到了张小玉的眼光，定睛一看，像是被什么咽了一下狠狠的咽了下口水。

他怎么和自己的衣服是一个款式？一个颜色？连头上的玉冠都是白玉冠，这天下还真无不巧合。

张梦莲被他看的，也是一愣，才发现自己的装扮与他却是那么的想像。顿时也觉得很是揪心。

“这位公子，实在不好意思，我家主子不是有意挡住你的道的，我在此次昂您陪个不是。”终于突破人群的墨玉，气喘吁吁的跑到张梦莲的身边道。

话一完，她也愣住了，怎么今天是刮的什么风啊，她家主子的着装居然和他一摸一样。

人好说话的说不定一笑置之，但是看他那傲慢和那吃瘪的样子，定不是好惹的。

岳一药心底的怒气化作痞子，笑呵呵的道：“哟，公子好福气，身边跟着这么两位大美女。”说完还用眼神上下打量着墨玉与张小玉。

痞痞的笑在脸上尽显无疑，张梦莲眼睛转了转，然后小心的退了一步，靠在张小玉与墨玉的身上。

“哟，公子是要女人保护你呢？放心吧我不会拿你怎么样的，只要——”岳一药高傲的说着。

而张梦莲靠在张小玉和墨玉身上的那一刻，她们两人立马知道了她的用意，三人立马趁着岳一药分神的时候拔腿就跑。

而岳一药，昂起头再低下眼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早已不知踪影。

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大家虽然都想看这个天下第一的药师如何处理今天这件事，但是刚才那三个人更让他们看到了天下第一的药师吃了鳖。

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你！1

人群发出一阵哄笑，大家虽然都想看这个天下第一的药师如何处理今天这件事，但是刚才那三个人更让他们看到了天下第一的药师吃了鳖。

岳一药发誓，他一定要找到刚才的那三个主仆。

当下身体一跃，飞身离开，丢下还在发愣的人群。

张梦莲和张小玉还有墨玉三人跑进了小胡同，气喘吁吁的大笑。

张梦莲问："你们怎么知道我要跑？"问完又道："哈哈我在想若要是那个臭屁精知道被我们耍了，不知道他那脸要气成什么样呢！"

"主子的话我和墨玉时刻都记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打不过还不跑！"张小玉笑着道，话在嘴边刚一说完，笑容就僵在嘴边。

而边倒着走路边说的张梦莲，仰着头笑着，边说："说的对，三十六计——"

话还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就僵。"嘿嘿——"她傻笑着，有种冲动想上去使劲K张小玉一顿。

她哭丧着脸，看着墨玉。然后又看看背对着她们而站的岳一药。

"真是阴魂不散！"张梦莲在心底狠狠地骂了一句。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岳一药转过身接着张梦莲的话说道，脸上挂着胜利的笑。

张梦莲后退，再后退，再后退——

"别退了，再退的你速度还是没我快。"岳一药嘲笑着，看着距离张小玉和墨玉还有那么远的距离的张梦莲。

张梦莲像是被点中了穴道一样，猛地愣住。这次她吃了鳖，看来眼前这个男人不简单啊。

刚刚在自己这吃了鳖，现在就把还了回来。

高手，高手，高手中的高手！

“你想怎么样？”张梦莲问道，然后又嘿嘿的笑道：“我赔你钱可以不？你那马就当我买了，我赔你钱，你别再找我了。”

岳一药平身最讨厌别人那钱来压他，此时顿时脸色一变，：“赔钱？你赔得起么？”边说着边往张梦莲一步步的走去。

那气势，那样子，着实有点吓人，像是视死如归的战士。

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你！2

“赔钱？你赔得起么？”边说着边往张梦莲一步步的走去。

那气势，那样子，着实有点吓人，像是视死如归的战士。

张梦莲咽咽口水，被眼前的家伙的气势吓到。“我有钱，我肯定赔得起，你放心，我现在就叫她们给你钱。”

岳一药一听这话，更加的恼怒，当下手一摆，示意你不用再说了：“别让她们在靠近一步，不然我在眨眼之间让你一命呜呼。”

他恐吓着，正要往张梦莲身边跑来的张小玉和墨玉一愣也不是敢在往前靠，担心的看着张梦莲和岳一药。

张梦莲知道自己碰到了个难缠的人，当下也不再说话。

TMD都说江湖险恶，看来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敌人的手掌心。

想到刚才差点被他的马撞到，张梦莲硬着头皮抬起头道：“又不是我的，刚才若不是你骑马骑得太快，你的马也不会死啊，再说了你的马死了也是你自己把它杀死的，现在找我什么麻烦。”

说这话的时候，她很害怕，就算是死，气势也不能输。

“哈哈，哈哈！”岳一药大笑起来：“你说的没错，马是我自己杀死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你的责任啊，你说是你的命值钱，还是我的马啊？”

岳一药的嘲笑让张梦莲抓狂，这个看上去人模人样，衣冠华服的男子相貌堂堂，却是个小心眼的家伙，还不忘嘲笑自己。

若是她说了自己的命值钱，他定会道，‘我的马没你值钱，那你让我骑啊。’

若是她说了马比自己的命值钱，他又会到：‘啧啧，你连畜生都不如啊！’

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索性她不说话，看他还拿自己怎么样！

“怎么不说话？”岳一药问道。

“我说什么？”张梦莲带着脾气问道，一脸的不满。

“说我问的问题啊。”他笑的如一只狡猾的狐狸，眼角眯了起来，把他那脸的玩世不恭更显无疑。

嘴角轻挑，一脸的妖媚。

这个男人真难缠1（十六更）

“说我问的问题啊。”他笑的如一只狡猾的狐狸，眼角眯了起来，把他那脸的玩世不恭更显无疑。

嘴角轻挑，一脸的妖媚。

突然张梦莲觉得眼前的男人若要是是个女子，还真和她有相似之处，比起那个一脸纯真的张梦芯更像自己的姐妹。

“你，你的马怎么有我们家主子的命值钱？我们有的是钱，给你，赔你的马的钱。”张小玉气的怒声道。

他怎么能这般的侮辱她家小姐，看这就不舒服。

原本有些缓和的场面被张小玉这么一说，顿时又紧张起来。

只见岳一药眼睛一眯，那邪魅的容颜顿时给人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张小玉心神一晃，只见那张银票洋洋洒洒的被化为碎片飘落而下。

“你——你——”张小玉结巴的说不出话来。

张梦莲和墨玉都惊讶着睁大了眼睛。

“一百两是吧，我的马要一万，你现在还缺九千九百！”他看也不看张小玉一眼，扬起嘴角盯着张梦莲。

张梦莲立马换过神，“你是打劫啊！”

“打劫？”岳一药一笑露出一排洁白无暇的牙齿，笑道：“你认为是打劫也好，抢劫也罢，我只要你说一句话，是你的命值钱，还是我的马值钱？只要你说是我的马值钱，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今天算我倒霉，遇到了贱命不要，害死我马的人。”说完又是一笑。

那欠扁的样子，恨的张梦莲牙直痒痒，恨不得一口咬死她。

张梦莲刚想破口大骂他这个疯子，只见他手一摆：“你若是说我的马没有你的命值钱，那么你就赔我一万两。哦，不，是九千九百两，不然——”

他说到此停顿了下来，没有再说话。

“不然怎么样？”张梦莲紧张的盯着他的嘴巴，等着他的不然后面的话，而多嘴的张小玉却又插了一句。

“不然我就把她们买到妓院来还我的债，你就给我为仆。”岳一药邪魅的一笑，那威胁的话却是那般的恶毒。

这个男人真难缠2

“不然我就把她们买到妓院来还我的债，你就给我为仆。”岳一药邪魅的一笑，那威胁的话却是那般的恶毒。

张梦莲心神又是一震，墨玉立马跑上前，站到张梦莲的身边：“少废话，要杀要刮你放马过来，别在这唧唧歪歪。”

岳一药嘴角的笑容又放大了数倍：“你认为你们打的过我么？”他把嘴轻轻的靠在墨玉的耳边，轻声的道。

呼出的气让墨玉顿时半脸通红。

张梦莲有一挡，把张小玉和墨玉往后推了推：“别拿女人威胁我，要是想大家找我！”

张小玉和墨玉听了她这话，差点喷血，她家主子还真的把自己当男人了？她又是什么武功都不会，怎么打的过眼前这家伙。

当下墨玉就道：“主子别和他废话，让我来教训这个出言不逊的家伙。”

“墨玉！”张梦莲吼声制止。

“啪啪——”岳一药拍拍自己的手，一脸的笑容：“好一个主仆情深，原本我想如果她们是个黄花大闺女，我还有可能放过你，让她们来抵债，看来，你们的关系定不一般啊！”

岳一药欠扁的道，还用他那痞子般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她们。

张梦莲当下气的满脸通红，而墨玉和张小玉也是恨得牙直痒痒。

“怎么，说到你的痛楚了？”岳一药不知死活的把头往张梦莲身前靠一靠，鼻尖不经意间一股淡淡的香味。

“碰——”只听一声巨响，张梦莲一拳打在了岳一药的鼻子上。

岳一药那原本白净笔直的鼻子顿时一条殷红的血迹往下流。

他吃痛，轻轻的擦了下鼻子，似笑非笑的道：“手劲不小，要是多锻炼，定能打败我，我以为你只是个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呢！”

张小玉和墨玉还震惊在张梦莲打岳一药那拳中，当下也捏了捏手，看那样子，只要张梦莲吃亏她们定当扑上来。

“这是给你对人不敬的教训，让你记住下次不要侮辱别人。”张梦莲眼睛微红。

这个男人真难缠3

“这是给你对人不敬的教训，让你记住下次不要侮辱别人。”张梦莲眼睛微红。

她真是不中用，带她们出来玩，不仅没有保护好她们，还要她们被人羞辱。

要知道古代的女子是那么的注重贞洁，就算她们长期生活在宫中，她们在她的眼里依然是纯洁无瑕。

更何况她们两人又是自己的朋友，是的，在张梦莲的眼里，张小玉和墨玉已经成为了她在宫里的朋友。

岳一药一愣，他没想到他打自己一拳不是恼羞成怒，而是气愤自己没有尊重人。

曾几何时，他也变的这般的羞辱女人了？他记得以前的他从没有这样过，难道是因为他们激怒了自己?

而自己是恼羞成怒?

岳一药脸色一变，随即一笑："好，是我的错，刚才是本公子出言不逊，本公子不和你计较。"

张小玉和墨玉本为张梦莲打眼前这家伙一拳而担心，没想到他却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难道是他怕了她们?

不，肯定不是，因为他的武功在她们三人的之上，更何况她家主子根本就不会武。

"可是，先前的事，我可不会就那么轻易的算了。"岳一药一想到他们拿钱来侮辱他，他就气愤。

再看到张梦莲那身衣服，他更气，他的东西从来都不喜欢别人和自己的一样，而她不仅侮辱他，还犯了他的忌。

他怎么能随便就算了，就像她刚才说的一样，如果她不愿意自己让他羞辱一顿，那就要他们还钱，虽然他们看上去真得不缺钱，可是带上一万两，没有那个可能。

还不上，那就把他身边的两个丫头卖到妓院吓吓她们，看他不求着自己。只要他求自己，那么他就可以出一口恶气。

"那你要如何算！"张梦莲咬牙切齿道。

岳一药嘴角一扬，笑道："你认为呢？"

那样子别提有多可恶和欠扁了。张梦莲告诉自己要忍，任由他宰一顿，不染她相信他真的如他说的，回把她们两人卖进妓院。

这个男人真难缠4

那样子别提有多可恶和欠扁了。

张梦莲告诉自己要忍，任由他宰一顿，不染她相信他真的如他说的，回把她们两人卖进妓院。

张梦莲没有说话，看着岳一药，嘴角也轻轻扬起。

张小玉本想又说话，被旁边的墨玉拉了一把，她低下了，怨墨玉不让她说话。

张梦莲像是看出了张小玉的不满道："墨玉，你们俩别在这掺和，我和这为公子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话虽轻，但是却是像下了死命令。

张小玉张张嘴想说话，墨玉又拉了下衣角，她才不甘心的默不作声。

"只要你一句话，我定会做到。"张梦莲口气不小，她笑的妖媚，眼神里满是自信。

岳一药一吹手，像是手上有脏东西一样："本公子现在有三个方案，供你参考。"说完歪着脑袋笑着。

"请说。"张梦莲也不含糊，当下道。

"第一，我知道你们很有钱，不缺一万两，但是我也不差你点钱，这个方案么，就是你当场付我一万两，我就不再追究此事。"岳一药说的很轻松，那样子，那口气比张梦莲他们开始还狂妄。

张梦莲咬咬牙，道："那第二呢？"

岳一药轻轻一笑："那公子的意思是你们拿不出一万两了？"满眼的嘲笑，和嘲弄，像是非要他们低头接受侮辱。

张梦莲狠狠的盯着眼前欠扁的家伙道："没有！"

是，她们是很有钱，可是，真的有一万两么？司马剑澜会给一万两，不可能！

"好，很好，既然没有一万两，那就是你们放弃了第一个方案！"岳一药继续道。

"是！"张梦莲道。心底满是愤怒。

岳一药身形一晃，笑道："那么这个方案作废了，就不能再用了，你们也不能再反悔。"

他是要把他们的后路斩断，让他们无退，只有进。

这点张梦莲当然知道，当深吸一口气下也没有说话。

这个男人真难缠5

他是要把他们的后路斩断，让他们无退，只有进。

这点张梦莲当然知道，当深吸一口气下也没有说话。

张小玉按耐不住了，“废话，我们主子说话当然算话——”

张小玉原本还想说什么，但是张梦莲一个眼神，她立马闭嘴了。

这个时候，这个丫头还不知道轻重，她敢肯定眼前这个家伙说道做到，要是真的惹恼他，恐怕今天很难脱身。

“好，既然说话算数，那我就说第二条了。”岳一药，好像并不着急他们快点解决此事，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捉弄着。

“第二条那就是你承认你的命没有我的马的命值钱！”他说的轻描淡写，没有半点人情味。

他这话一出，连墨玉也怒了，她本想上前一步要动手，可是硬生生的被张梦莲拦下。

她不甘心的退下。

“既然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认了！”岳一药嘲笑，满脸的得意。

张梦莲深吸一口气：“本公子有说要认了这条么？”

岳一药点点头，然后道：“好，既然不不人离这一条，那我们来下一条，不过，你可想好了。”话中多了些警告，没有了刚才那么的漫不经心。

当下三人都以为是要他们与她单挑，心情顿时凝重起来，一副视死如归要与岳一药打起来的模样。

“放心，我不是要你们拼命，而这件事只有你们的主子做才算数！”她轻轻勾起嘴角，一笑。

张梦莲美誉说话，她在等他的话。

“这位公子，不是岳某没有提醒你，要是你真的答应了下面的一个方案，你定会后悔！”岳一药警告着。

说是警告，在张梦莲的眼里却是威胁。

她轻轻的一勾嘴角，妖媚的一笑：“既然公子都说了不能回头，那么张某怎么能反悔？”

岳一药微微愣了神，原本他张的就有写妖气，虽然嘴巴里有个像是冰玄铁做的东西，但是此时却不抹杀他的妖娆。如果不是他的魄力，他还真的以为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男子是个女子。

这个男人真难缠6

岳一药微微愣了神，原本他张的就有写妖气，虽然嘴巴里有个像是冰玄铁做的东西，但是此时却不抹杀他的妖娆。如果不是他的魄力，他还真的以为站在自己眼前的这个男子是个女子。

“发什么愣，不会你后悔了吧？”张梦莲嘲笑道，样子倒与岳一药有些相似。

岳一药一叹气：“哎，既然公子都不怕，我岳某就成人之美了。”说着脸上那股邪气的笑又浮现出来。

让张梦莲不由的一颤，她有些后悔自己的话说的太满。万一他后面的要求真的比较变态，那她怎么办？

“怎么，怕了？”岳一药，见张梦莲不说话，以为他害怕。语调里又多了丝调侃与嘲讽。

面子，面子，现在是面子，张梦莲觉得此时若是退缩，那就不是她张梦莲的作风，一狠心道：“哈哈，本公子做出的决定就没有后悔过的！”

坚定而有魄力，岳一药点点头，恩，他喜欢这样的人，也喜欢与这样的人交朋友。只是他们却因为误会而弄到这个地步。

他想若不是他们拿钱来压自己，估计自己也不会计较太多，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半点的缓和。

“那么这个方案作废了，就不能再用了，你们也不能再反悔。”他又重复刚才说过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听在墨玉与张小玉的耳朵里分明就是啰嗦，无比的啰嗦。

可是听在张梦莲的耳朵里却又成为了另番境界，她不禁的想，他下面的一个解决方法定是比这个还难。

她不禁又有些担心与害怕，可是没有了退路，当下就点点头道：“是！”

“那好，跟我走。”岳一药转身说到，拖也不回的向前走去。

张梦莲愣了愣，抬起脚步跟在他的后面。

张小玉与墨玉也抬眼互相看了看，然后跟在张梦莲的身后。

就这样，四人排成三队向前走着。

来到人群多的地方，岳一药突然脚步停住，看了看旁边的人。

这个男人真难缠7

就这样，四人排成三队向前走着。

来到人群多的地方，岳一药突然脚步停住，看了看旁边的人。

然后又转头看了看张梦莲，轻轻启唇：“第三个方法是你脱了这身衣服，摘掉头上的玉冠，以后别在这身打扮！”

邪魅的笑在他嘴角绽放，张梦莲惊讶的抬头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怎么这般的羞辱人？这叫什么？难道他看出了自己的女子？故意羞辱？

岳一药一笑，“怎么后悔了，我早说过要你选择第二个方法么？但是你自己不愿意，不过我想不明白，不就是脱了这身华服？你舍不得了？又不是女人，连衣服也不敢脱。”他笑的肆无忌惮。

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指指点点。

有人说：“这个公子真倒霉，居然穿的和岳公子一样，怪不的岳公子要他脱掉了，以后穿衣服可得小心了。”

“是啊，是啊，我还记得刚才岳公子的马就是因为那人死的呢，怪不得岳公子又把他抓回来了。”

人们议论纷纷的声音不绝于耳，张小玉使劲咬着自己的唇，眼泪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连一向沉稳的墨玉也咬着牙捏着拳头，恨不得只要张梦莲的一声令下，她就会与岳一药一拼死活一般。

张梦莲抬高了头道：“是，我不该拿赔钱来侮辱你，向你这样的人，看不起有钱人，我知道你开始只是和我们闹着玩的，但是当我们提到钱的时候，你却恼怒了。”

张梦莲回想着整个过程，她发现只要每次她们无意说了钱，他就很生气。开始她以为是自己弄错了，试问这天下有谁不爱钱的?

可是这么久耗下去她发现眼前的男子确实是因为自己的无心，让他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

岳一药欣赏的看着张梦莲，他没想到他一直不说话，以为他退缩了，不敢说话，却没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男人，却看懂了他的心思。

而自己却没有看懂他。

这个男人真难缠8

岳一药欣赏的看着张梦莲，他没想到他一直不说话，以为他退缩了，不敢说话，却没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男人，却看懂了他的心思。

而自己却没有看懂他。

他用眼神追问张梦莲，‘然后呢?’

张梦莲倔强的一抬头，道：“既然这位公子不达目的不罢休，那就算张某今日倒霉，衣服我会脱，玉冠我也会摘。”

她这话一说完，张小玉就大叫：“主子，不可以，不可以啊！”

张梦莲一愣，犹豫了下，是呀，这是古代，她若真的脱了衣服，摘了玉冠，那他们就知道她是女子了。

“怎么，后悔了？”岳一药虽然欣赏他，但是如果他借此机会什么都没做，他一样不会放过他。

“你个卑鄙小人！”墨玉气愤的骂道，他这不是用激将法么?

如果主子不脱，就是出而反而，要是主子拖了。。。。。。墨玉不敢往下想。

“主子，我替你脱。”张小玉上前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你休想羞辱我家的主子。”

岳一药被张小玉的那个眼神一震，刚想说话，就听到张梦莲道：“小玉，下去。”

声音很是严厉，和开始的模样相差甚远。

张小玉也是一愣，她从来没有见过今日的小姐，小姐也从来没有这样的呵斥自己。

“没你们的事，你们先下去，买件衣服。”张梦莲吩咐着，轻言细语，和刚才的话像出自不同人的口中一样。

“主子你——”墨玉还想说什么，张梦莲已经开始解开一服的扣子。

墨玉闭上了眼睛，一转身，跑开了。

衣服从张梦莲的身上滑了下来，众人惊讶的看着她。

然后是玉冠轻轻的被她摘了下来，众人眼睛一眨不眨。

岳一药猛的心一疼，怪不得刚才他要她脱掉衣服，摘掉玉冠的时候，那两个丫鬟会那么大的反映，原来她是个女子。

就在他还发愣的期间，墨玉一个飞身，来到张梦莲身边，默默的把衣服披在她的身上，眼泪滑落一地。

张梦莲轻笑：“岳公子可对今天的结果满意？”言语中满是讽刺与不屑。

落入青楼1

张梦莲轻笑：“岳公子可对今天的结果满意？”言语中满是讽刺与不屑。

岳一药动了动嘴角，没有说话。

他这次可算是真的错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子当街脱了衣服？

“既然岳公子还满意，那，那我就不再欠你什么了。”说完张梦莲抬起头，人群顿时让出了个道，张梦莲慢慢向前走去。

张小玉走时，恶狠狠的盯着岳一药，要是眼神能杀死人，她早就把岳一药剁个稀巴烂。

看着张梦莲的背影，躲在一个脚落下的女子得意的笑了：看来那个女子还真有魄力，要是能把她得到手，定能赚上一大笔。

“哭什么哭！”张梦莲心疼的呵斥着张小玉。

其实她的心里又何尝不难受？她回宫了要如何去面对司马剑澜？该怎么和他说？

“不哭，奴婢不哭。”张小玉擦擦眼泪道。

“墨玉，我想去喝酒。”张梦莲道。头发在她手中三两下成为一个结，然后在墨玉的头上挑一个简单的金钗，一插，形成了个完美的发髻。

墨玉没有说话，然后轻轻的跟在张梦莲的身后。

她本是想说，‘主子我们会皇宫再喝，天色不早了。’

可是看着张梦莲，她突然说不出话来，主子的魄力，比一个男人还摄动人心。试问普天下有几人能作出主子今天的这般举动？

好在她家主子是个女子，要是个男子，恐怕这天下定会有一番动乱。

这种魄力，就算连当今的皇上也没有。

天色微微发黑，朦胧的天色给小街上罩着一丝诡异，张小玉有些怕怕的，她想说要主子别再走下去，要赶紧回宫，可是她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张梦莲在一家普通的小酒馆坐下，墨玉吩咐小儿上茶。张梦莲看了一眼墨玉道：“墨玉，你什么时候也和小玉学的这么不了解主子的心了？”

落入青楼2

张梦莲在一家普通的小酒馆坐下，墨玉吩咐小儿上茶。张梦莲看了一眼墨玉道：“墨玉，你什么时候也和小玉学的这么不了解主子的心

了？”

刚才，那个岳公子，霸道不可一世，但是他没想到身为女子的他比他还狠。

她猜出了他的心思，可是他呢?

他一分也猜不出，这就足够说明自己的心志深，谋划远。连他那个男子都不如自己，可是有谁知道她现在想的是什么?

心里莫名的苦，很苦，苦的她想逃避，可是她无法逃避。

所以她想喝酒，于是她就坐到了在个小酒馆前。

酒来了，墨玉还是忍了忍，但是看到张梦莲那眼神后，还是把酒递过去了。

一杯下肚，张梦莲皱起了眉头，酒她还真没喝过，怎么是这般的辣?

墨玉在张小玉耳边吩咐一声，张小玉连连点头，对，墨玉说的对，他们要快点找到皇上，这样也许能把皇后劝回去。

小二在上第二壶酒的时候，眼神闪烁的看着墨玉，然后又迅速的低下了头。墨玉觉得奇怪，想抓住他问一下。

可是他跑的比兔子还快，墨玉追了出去，却不想，她刚踏进厨房，脑部就重重的挨了一下，眼前一黑，被人暗算。

而张梦莲因为不会喝酒，刚才猛灌了一壶，现在酒劲上来，只觉得晕乎乎的，倒在了桌子上。

当张梦莲醒来时，自己被泡在大红的木桶里，里面的花瓣洒了一层。

张梦莲以为自己被送回了宫，轻轻笑着摇摇头，可是笑还没绽放完，她就觉得不对劲，因为若要是皇宫怎么会泡在木桶里?

她的花容店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温泉?

当下站了起来，只听“哗。”的一声，她又蹲下了，因为她全身一丝不挂，而门口却有个男人往里走。

“你，你是谁？”也许是在水里的原因她的酒醒了一大半，再加上刚才那男子的进入，她更加的清醒了。

落入青楼3

“你，你是谁？”也许是在水里的原因她的酒醒了一大半，再加上刚才那男子的进入，她更加的清醒了。

男子呵呵的笑着，看着普通的样子，眼睛却猥琐的在张梦莲身上一扫一遍，果“然比另一个漂亮，看来定能卖个还价钱。”

什么？她没听错吧，比另个漂亮？卖个好价钱？难道她遇到了人贩子？

她惊讶的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不用看我，不是我把你骗过来的，我只是个买家，我替人买你！”那个长相平凡的男子笑道，好像解释张梦莲的惊讶一般。

“那我能卖多少钱？”张梦莲警惕的看着他。

那人得意的竖起三个手指。

“三完两？”张梦莲疑问。

那男子呸了一声：“你是长的漂亮，可是能值三完两？”那男子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一般。

张梦莲吃了鳖，但是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话，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酿酝好该如何逃出去。

突然她想到了张小玉和墨玉，急忙问道：“和我在一起的那两个女孩呢？”

那男子疑惑的看了她一眼，然后一笑：“你不就一个丫鬟么？不过说实话，你的丫鬟也还值钱，虽然没你好看，但是至少她还是个处子之身。”说完他上下打量着张梦莲。

“我说，你要是好好的伺候我，说不定我会放了那丫头。”那男子猥琐的道。

张梦莲顿时感到恶心，这人还真不要脸，居然要自己陪他睡觉。

当下笑道：“你有什么实权放过我家的丫鬟？你不还是一个只会做些鸡鸣狗盗的事？有什么资格我姑奶奶我谈条件！”

“我呸，当真把你自己当成了大美女了，也许你不笑或者不说话，还算个人样，但是你一说话，那丑样，有谁看了还有兴趣，当真要妈妈把你的嘴巴给缝起来，我想缝个花来也不错。”那猥琐男，恼羞成怒，但是说完话还是边笑边往张梦莲走去。

落入青楼5

张梦莲使劲拽住自己的手，以免自己一个控制不住，冲动的砸了这木桶。

当下，娇媚的一笑：“好啊，那麻烦帮我拿件衣服啊！”

当下琴姐睁大了眼睛，然后上下的打量着张梦莲，然后点点头：“恩，妖姬，真是个妖精，以后你的花名就叫做红色妖姬了！”

抛下一句话就打算走。

“等一下，衣服呢？”张梦莲无所谓的道，好像不是要她来做妓女，而是请她来做客一样。

琴姐身子一晃，笑呵呵的道：“急什么，这么快就想？——”

张梦莲顿时满眼的怒气，但是还是很快的被她压下去：“难道你就让我不穿衣服就去陪客？”

张梦莲问的直白，倒把老鸨惊了一下：“等会我会命人拿给你！”说完话就转身离开。

张梦莲在她身后叫道：“别让你这那色狼般的恶心人出现在姑奶奶的面前，要不然，姑奶奶让你一个子儿都收不回。”

已经踏出脚的琴姐一愣，当下笑道：“妈妈我当然分的清楚轻和重，我还等着你为我生钱呢，怎么会得罪你！”

那罪恶的嘴脸，一脸的铜臭味。

穿好了衣服，那老鸨一直在张梦莲身边呵呵笑个不停，眼中全是钱的样子。

然后画着浓艳的装，此时的她还真是妖娆，比起平日里的样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现在的样子还真的应了那个该死的老鸨的话，还真是个在世妖精，活脱脱一个迷惑人心的妖姬！

“我们新来的人呢，多会穿粉红色的衣服，算是把自己嫁进来了，怎么说也算是成过亲，以后也会没有遗憾了。”那老鸨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进了她在门，就别想出。

想嫁人？没门，因为你已经嫁给了“怡红院！”。

张梦莲虽然嘴上什么都没说，但是心里把老鸨骂了几千几万次。有朝一日，她一定连根端起这个该死的怡红院！

别说这粉红色还真好看，而她就喜欢这个色，在皇宫天天穿着大红，想着就难受。

落入青楼6

“我呸，当真把你自己当成了大美女了，也许你笑或者不说话，还算个人样，但是你一说话，那丑样，有谁看了还有兴趣，当真要妈妈把你的嘴巴给缝起来，我想缝个花来也不错。”那猥琐男，恼羞成怒，但是说完话还是边笑边往张梦莲走去。

张梦莲最看不起这样的男人，说着你这不好，那不好，还想伸出魔爪，纯粹一个虚伪加无敌大色狼。

难道她今日真的栽倒在这个猥琐男的手里?

警惕的看着他一步步的靠近，要知道此时她没有穿衣服，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往前走。

“黑狗！”一声怒声划破了安静的小屋。

那男子身形一愣，嘿嘿笑道：“琴姐——”然后又看看还在木桶里的张梦莲：“这贱人不听话，就让我来代替你好好调教调教。”

张梦莲一听，心里顿时的恶心无比，这丫的TM的居然说出这么违心的话。

“还不给我滚出去！”被称为琴姐的女人怒道，嫌恶的看了黑狗一眼。

张梦莲觉得好笑，还真是一物降一物，‘黑狗’哈哈，这名字还真符合他的形象。

黑狗在听了琴姐的话后，色迷迷的看了张梦莲一眼，一溜烟跑了出去。

琴姐慢慢走进了张梦莲，“我果然没看错，遇事不惶恐，镇定。哎，可惜啊！”说完她还摇摇头。

张梦莲不知道她怎么知道于是冷静的，但是听她的话，她好像认识自己，她为什么要说可惜？那话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抓我？你要我干什么？”张梦莲问道。

琴姐没想到她这般问，然后笑道：“你叫我妈妈吧，我怡红院的妈妈。本来啊，我想以你的智慧和稳重，想把你送进宫的，可惜，你已经不是处子，无法送进去了。”

送进宫？张梦莲嗤笑，要是真的把她送进宫，那她们的脑袋就还真的得搬家。

“要你干嘛？当然是做妓女了！”琴姐不满的道。

张梦莲使劲拽住自己的手，以免自己一个控制不住，冲动的砸了这木桶。

当下，娇媚的一笑：“好啊，那麻烦帮我拿件衣服啊！”

落入青楼7

别说这粉红色还真好看，而她就喜欢这个色，在皇宫天天穿着大红，想着就难受。

而却在妓院穿到了自己喜欢的色彩，还真是讽刺！

张小玉以最快的速度往皇宫跑去，可是不管她如何努力还是没有在皇城门关时进入皇宫。

无论她如何敲门，都没有人开。

看来得想办法，要是不进宫很难搬到救兵，要是皇后喝醉了，又回不来，那可怎么办啊。

她可是清楚的记得他们出宫前皇上对她们的警告。

只能等半夜换班的时候，拿出皇上的令牌，才能进宫了。

司马剑澜在锦阳宫等了很久，都没等到张梦莲，不由得有些恼火。

这个张梦莲自己那么放纵她，她居然不回来了。当下心情万分的难受。

命人拿酒来，然后一杯接着一杯的喝个不停。心中却想着：她会不会借着这次的出宫不回宫了?

俗话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而此时的司马剑澜就是如此，他喝的酒越多，心情就越差。

他恨不得立马出宫，把张梦莲抓回来。可是他又不想，因为他对她没有那么深的情！

对她的安慰不在意，只在意她违背了自己的命令。

“皇上，您别喝了。”林悠走出来，把手中端着的酒壶轻轻的压住，像是怕司马剑澜又要拿去一般。

司马剑澜一愣，看着林悠，笑道：“你就是锦阳宫的小九？”

林悠点头，然后又道：“不过皇后又让奴婢把名字改为原名了。”

说到张梦莲，司马剑澜像是触到弹簧一般，心情立马没刚才好了。

“皇后说过喝酒伤身，皇上，你若是不愿意皇后担心，可别再喝了。”林悠小声的道。

原本就对张梦莲有些不满的司马剑澜顿时一脸的溴色。

提起酒壶就站起来，然后狠狠地看着林悠。

落入青楼8

原本就对张梦莲有些不满的司马剑澜顿时一脸的溴色。

提起酒壶就站起来，然后狠狠地看着林悠。

林悠以为皇上定会责罚她，她微微颤颤的低下了头，然后等着他呵斥，可是半天也没有见他说话。

不由的抬起头，看到的却是司马剑澜的背影，在黑夜中有些孤独，有些悲凉。

来到了聚亲阁，司马剑澜直奔张梦芯的住处，借着酒意，一脚踹开了她的房间，可是房间空空如也，两她的半个影子也没。

司马剑澜顿时心底的火苗又串了起来，该死的，她们姐妹俩都不在！

气愤的他，借着酒意又想起了刚才还在锦阳宫碰到的林悠。

哼，既然都这般挑衅他的威严，那他就不会再可怜任何人。

当张小玉气喘吁吁的跑到锦阳宫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一幕：林悠的衣服都被扯碎了，仍在一边，而司马剑澜则从她身上起身。

在他转身的那一刻，看到了张小玉吃惊的眼神。

他微微一愣，难道她回来了？可是很快气愤战胜了理智："小九的事，我会和皇后解释的。"

司马剑澜不悦地道，见张小玉还是那般的傻傻的不说话，气不一处来。

张小玉终于把目光从林悠的身体上移开，满眼含泪的道："主子，皇后不见了——"

是的，当时她准备要等到半夜才进宫的时候，想着还是不行，她的回去和墨玉说，但是当她回到那小酒馆的时候，却没有见到墨玉。

而那小二也支支吾吾的不说话，张小玉在地上看到了墨玉的金钗。她清楚的记得这金钗是她家主子从墨玉头上拿下用的。

当下慌了神，立马到处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人。于是她急中生智，买了很多的柴，在第一道宫门前燃起，她要让里面的人出来。

只要一出来，她那着皇上的令牌，定能见到皇上，然后把实情告诉他。

她先去了御书房，但是没有，她才跑回锦阳宫，可是一进锦阳宫就看到这样的事。

落入青楼9（十五更）

她先去了御书房，但是没有，她才跑回锦阳宫，可是一进锦阳宫就看到这样的事。

入股皇上真的喜欢林悠她无话可说，皇上尽管封她为妃子，可是他却在皇后没有回来的时候这样的偷。

对是“偷”，用皇后的话，是叫偷。

“还忤在哪里干什么，还不带路。”司马剑澜气愤的吼道。

真是一群无用的奴才，要他们好好的跟着她，居然丢了。他突然发现他是这么在意她的安危，他自己也有些不明所以。

他在心底告诉自己：不，他不是在意她了，而是她还有利用的价值。

这么想了，他才觉得心底好受很多。

林悠看着司马剑澜和张小玉渐渐远去的背影，泪渐渐的滑了下来，其实她不想这样的。

但是刚才她其实可以推开皇上逃跑的，可是她没有，因为她想起了上次她也是慌张的碰了皇上，当时的他是那么的温柔。

她以为他真的对她有意，可是刚才的一切才把她的幻想打破。

她在妄想什么呢？她到底在妄想什么？妄想成妃？

轻轻的闭上了眼睛，此时的她才觉得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她要如何面对皇后？在宫女里如何立足？有何颜面？

对于别人来说，她可能是幸运的，因为被皇上宠幸了，可是在她眼里却是难受的，因为她无法面对明天。

披上衣服，慢慢站起来，看着还在桌子上的刀，她轻轻扯出一丝笑容。

拿起刀，看了又看，然后泪流满脸：“主子，是小九对不起你，不该与妄想，小九这就拿命来赎罪。”

说着就要往自己的肚子刺去，只听一声声音道：“慢着——”

林悠的刀子一颤，手一松，声响，刀落。

张梦芯慢悠悠的从门口进来，然后玩味的把刀捡起来：“你想死是吧？但是你没有死的权利。”

林悠不明所以的看着张梦芯：“芯妃你也知道了？”言语中淡淡的忧伤。

林悠不明所以的看着张梦芯：“芯妃你也知道了？”言语中淡淡的忧伤。

“我是知道，可是如果姐姐知道了，她恐怕不会让你死吧？”张梦芯玩弄着刀道。

林悠还是不明白她的意思，疑惑的看着她。

“你不用这般看着我，我的姐姐，我了解，她一定不会让你死的。不信你明天看！”说完张梦芯诡异的一笑，转身把刀又丢在不远处的地上，然后头也不回的往外走。

“如果刀头朝外，你日后就是皇妃，如果刀头朝里，你还是宫女，但是绝对不用死。”张梦芯笑道。

她当然知道刀头是朝里还是朝外，因为是她丢的：“我赌你当皇妃，也就是刀头朝外。”

说完，什么也不说的大步往外走去，留下站在那的林悠。

刀头是朝外，她真的能做皇妃么？她陷入了无限的思考中。

在黑暗中的张梦芯，心情有史以来第一次好。她其实看到了司马剑澜去找她，可是她躲了起来。

随后看着他发脾气走了，于是她就跟着去看，却没想到他居然要了锦阳宫的小宫女林悠。

她更没想到却被姐姐身边的张小玉撞见，好在她一直躲在暗处，一有声音或者风吹草动，她立马躲了起来。

看来皇宫中的这出戏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好看。其实她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张梦莲没有她幸福，那她就什么也不会计较。

可是如果她总是比自己幸运，那么她绝对不愿意接受。

凭什么小的时候是，现在还是？她可不愿事事都在她之下，就算在她之下，她也要覆手翻云。

怡红院中，张梦莲在众人的拥簇下，站在走廊上。她在选时机，她要逃跑，她还要带走墨玉。

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张小玉没事，而被一起抓来的是墨。

她要先打探好这怡红院是怎么状况，才好找到时机和墨玉一起逃跑。

“啊——”“放开我！”一声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出的房间传来。

落入青楼11

“啊——”“放开我！”一声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出的房间传来。

张梦莲一愣，看了过去。

老鸨立马笑着道：“红儿，妈妈这就去处理，不打扰你挑客人。”

红儿？张梦莲连连皱眉，还真恶心，什么红色妖姬，根本就是俗到家了。

但是她面无风波的道：“我想去看看这位姑娘，然后教教她如何变乖。”说完张梦莲不等老鸨同意就往有墨玉的房间走去。

留下还在发愣的老鸨。她以为她只有镇定和忍耐的本事，没想到她这么快就上路了。

开始她以为像她这般的人定是倔强的很，还怕没有方法对付她，没有想到却是这般的一点就通。

不，她根本就没有指点。

墨玉的房间门被张梦莲一脚踢开了，墨玉应声对上了张梦莲的眸子，先是一愣，然后看着她不说话。

而那个男人先是回身，再是惊艳，傻傻的看着张梦莲。

“哎哟，客官，这是我们怡红院的红牌，她正要教导她的妹妹如何伺候客官您呢！”那老鸨出来打圆场。

但是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墨玉和张梦莲是一伙的，顿时警惕了起来。

只见张梦莲上前，轻轻的拍了拍墨玉，然后故作大声的道：“你若想活着，就得好好听话，像你这样年轻才有资本。”

虽然话听在老鸨的耳朵里无意是安慰的，可是听在墨玉的耳里，却是个小小的暗示。

她轻轻的点点头，然后扬起头道：“我要换件衣服。”

那话虽轻，但是老鸨立马眉开眼笑。原本是因为这丫头不听话，又会武，所以才急冲冲的要人破了她的处。

现在看来倒没有那个必要了，只要她好好的听话，然后好好的打扮打扮，也是一朵娇艳的小花。

定能卖个好的价钱，看来这个女子还真的不一般啊，连一直吵闹的丫头，只是轻轻一拍就搞定。

虽然她们是主仆，可是不一定仆人就一定要事事听主人的啊！

落入青楼12

定能卖个好的价钱，看来这个女子还真的不一般啊，连一直吵闹的丫头，只是轻轻一拍就搞定。

虽然她们是主仆，可是不一定仆人就一定要事事听主人的啊！

张梦莲和墨玉两人并排走着，然后小心的打量着前后左右的路口，因为她们想从人稀少的地方突破冲出去。

也许是老鸨比较精明，就算张梦莲这般的听话，她还是防范的很好，没有一丝的漏洞。

岳一药从和张梦莲她们走后，就来到了怡红院，一个人在那喝闷酒。旁边围绕着几个妙龄女子，一个劲的劝酒。

要知道天下第一药师，他身上的钱可没人能挖空，更何况他还是那般的年轻帅气。光是那一副外表就不知道迷倒多少女子的心。

听着楼上吵吵闹闹的，岳一药一皱眉，满脸的不悦。可是在看到张梦莲时，还是不由得一愣。

她不是那个他白天见到的女子么？怎么到了这里？难道她是?

想到着岳一药，连忙摇摇头，不她不可能是妓女，若不然他以前怎么没见过?

突然他想起当她离开后，他转身看到了老鸨，他当时以为是巧合，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她定是被他们抓来的。

这怡红院常常有逼良为娼，看中了好看的女子就下手的事，如果她是被抓来的，那也是不足为奇了。

当下装作不认识她们一般，咻地扔起一定金子，不偏不倚的仍在了老鸨的脚尖出。

老鸨愣了愣，当下笑这捡起金子："哎哟，原来是岳公子啊，我当是谁呢，怎么大方。"说着老鸨一摇三摆的往楼下去。

张梦莲见是白天的那个无赖，当下心紧张了起来。他会不会为难自己?

这是张梦莲的第一想法，那自己被抓到青楼又会不会与他有关?像他这般喜欢记仇的人，做出这样的事，也不足为奇！

岳一药嘴角一挑，一抹玩世不恭的笑再次绽放，他身边的女子无一不暗暗骂着张梦莲，为什么这个花心大少愿意为她一展笑容，还亲自点她。

落入青楼13

岳一药嘴角一挑，一抹玩世不恭的笑再次绽放，他身边的女子无一不暗暗骂着张梦莲，为什么这个花心大少愿意为她一展笑容，还亲自点她。

要知道这个天下第一药师，可是清高的很，虽然看上去总是玩世不恭的模样，可真正入的了他的法眼却的没有几个，更别说那种有意的笑了。

虽然他平时也对她们笑，可是她们知道他那是捧场做戏而已。

都说女人擅长嫉妒，把张梦莲放在这样的一群女人里，她天生的就一副被人嫉妒的模样。

先不提那长相妖里妖气的，就连男人缘也是那么的好。瞧瞧那帮男人们，见她下来个，各个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

好像八百年没见过女人似地，深怕他们一眨眼，眼前的妖精就不见了。

怡红院的女人们顿时团结一致，都狠毒的瞪着张梦莲，像是要把她大卸八块一样。

老鸨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连反抗都不反抗，就留在了怡红院，说句难听的，他妈的就一天生狐狸精样。

要是能这般的受人举目，是她，她也愿意留下。

当下她也有点放心，然后也放松了警惕，笑着对旁边的客人道："大家都是花了钱，姑娘们可好生的伺候着。"

大嗓门把那些只差流口水的男人叫醒，各个看了看身边的女人，都一副崔头丧气的模样。

好似他们真的被丑女伺候，而看着美女却不能动手一样。

老鸨在心底祈祷：这个红色妖姬，可千万别说话，也可千万别笑，不然这样的效果不知道会不会被她那一笑而击破。

张梦莲看了老鸨一眼，好似明白她的心声一样，然后冲岳一药妖娆一笑，连连抛媚眼。

只是她是嘴角微扬，一百八十度的笑，而并非露出了牙齿。

她知道该如何拿捏，眼下是搞定岳一药的时机，只要他愿意帮自己，现在别说笑，就是让她再道次歉她也愿意。

落入青楼14

只是她是嘴角微扬，一百八十度的笑，而并非露出了牙齿。她知道该如何拿捏，眼下是搞定岳一药的时机，只要他愿意帮自己，现在别说笑，就是让她再道次歉她也愿意。

要知道，道歉总比呆在怡红院好啊。先不说那些个好色的男人，就光眼前的这些女人，她觉得自己都无法应付了。

老鸨的心也跟着张梦莲的微笑猛跳不已，生怕她一个不留神，就咧牙大笑。那她非被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色狼们集体群殴！

张梦莲轻轻一扬手，只听“哧。”的一声，她衣角边的粉红色纱衣被她撕掉一块，手只是那么轻巧的一扬，谁都没有注意到她是怎么撕破衣服的。

只见她轻轻的把手捂在嘴边，眉眼一抛道：“公子是叫我么？”无比的诱惑，赤裸裸的勾引。

要是眼前的个男人的订立不够好，定会当场喷鼻血。

四目相对，只有岳一药眼里看到了她眼里的狞狠，其他男人都沉浸在刚才那个眉眼中。

岳一药站起，佛掉还拔在他身上的女人，然后定睛看着张梦莲，像是要把她看个透一样。然后在众人以为他们就这么耗上上的时候，岳一药猛地搂住了她的腰。

老鸨终于笑脸相迎的擦擦额头上的汗水，眼前这个活菩萨她可惹不起啊，若是一个不满意，她的怡红院可以直接停业了。

她还记得，三年前，一家很红的妓院，就是毁在这个阎王爷手中的。

当时那个妓院比起自己的大上三倍，而且还有很硬的后台，人家都拿他没辙，更别说自己了。

“你能不能笑个跟本子看看？”岳一药嘴角一扬，一脸的邪气。

张梦莲放下在嘴边的手，歪了下头，轻轻一扯嘴角，一抹玩世不恭的笑绽放在她那妖艳的容颜上，别说还真是一笑百媚生辉。

“哈哈，好，笑的好，本公子喜欢。”岳一药哈哈大笑道，说完一把抱起张梦莲，就往楼上去。

落入青楼15

“哈哈，好，笑的好，本公子喜欢。”岳一药哈哈大笑道，说完一把抱起张梦莲，就往楼上去。

墨玉站在一边捏了捏手心，想要动武，可是在看到张梦莲的眼神的时候，她轻轻松开了手，满脸怒气的看着岳一药一步步往楼上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岳一药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停顿了下身子。

大家都以为这个花花公子又不高兴了，各个都伸长了脖子，等候他发落。

“墨玉也跟着来吧。”说完不等还站在发愣的墨玉反应过来，就走上了楼上，进了房间。

墨玉疑惑，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难道是娘娘告诉他的？

当下也跟着上了楼梯，众人哗然，这个岳一药专挑好的上，还一次两个，真是嫉妒这些人了。

而老鸨为了生意也招呼着客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她自个则跑到了岳一药进去的年阿哥房间门口偷听。

“我说妈妈，你若是想进来说一声，别站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像是做贼一般！”岳一药坐在板凳上，手中把玩着茶水道。

老鸨听了这话，身体一颤，脸马上红了起来。这该死的岳一药，说的话是人听的么！当下连连赔笑的离开了。

“你怎么在这？”这是岳一药把张梦莲抱进房后问的第一句话。

而墨玉快一步走到岳一药身边喝道：“不许无力！”

岳一药微微一扬嘴角，轻轻的吹着杯子里的茶，那抹好看的笑容隐没在唇齿之间。

“我问你话呢！”墨玉恼羞成怒，发威道。

“你问我？”岳一药一副不可相信的模样，然后咋咋嘴道：“啧啧，我还以为你问墙呢！本公子有名字，你不称本公子岳公子，就该叫本公子的名字。”

他故意与墨玉打着哈哈。墨玉气的顿时没了形象：“你到底想怎么样？要是等小玉带着救兵来了，看不把你碎尸万段，顺便把着黑心的怡红院给拆了！”

落入青楼16

他故意与墨玉打着哈哈。墨玉气的顿时没了形象：“你到底想怎么样？要是等小玉带着救兵来了，看不把你碎尸万段，顺便把着黑心的怡红院给拆了！”

“等你的救兵来了，你知道你已经怎么样了么？”岳一药哈哈笑着，然后又把目光对着一言不发的张梦莲。

“看看，你的主子多沉得住气，主子还是主子，总有大将风范，若要是个男子，定是个可塑之才！”岳一药话里有话。

而张梦莲却不说话，看了看墨玉那气的通红的脸，轻轻一扯嘴角，一抹明媚的笑绽放。

刚才墨玉被岳一药的话说的一脸的赤红，该死的男人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惹得她满脸微红。

岳一药看着张梦莲，一眼也不眨，嘴角始终都是轻轻上扬着。

张梦莲的一双桃花眼也是满眼的笑意，也是一眨不眨的回盯着岳一药。

两人就这么静静的互相对看着，墨玉反倒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站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反而有些尴尬。

“我叫岳一药——”岳一药突然说道，然后冲张梦莲释然一笑。那笑没了先前的邪气，也没了妖娆，反而笑的纯真，发自内心。

“我叫张梦莲——”张梦莲如着了魔一般轻轻道。

当说完话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东西。要知道这普天之下有谁不知道皇后的名讳？

果然岳一药的脸上多了丝震惊，然后反问：“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惊讶？”

张梦莲不知道他是何意，不明所以的用眼神追问。

这时站在一边的墨玉终于在震惊中惊醒，他就是传说中的天下第一药师——岳一药？那个无人能及的药师？

连皇上花重金，下皇榜都招安不了，那个是皇朝大家闺秀都梦想中的郎君的药师？

是他确实长的很出色，不管是笑还是不笑，是坐着还是站着，是作弄人，还是夸人，他的动作，笑容仿佛找不出半丝的缺点。

“我为什么要惊讶？”张梦莲反问，笑的从容。

身份揭晓1

是他确实长的很出色，不管是笑还是不笑，是坐着还是站着，是作弄人，还是夸人，他的动作，笑容仿佛找不出半丝的缺点。“我为什么要惊讶？”张梦莲反问，笑的从容。

岳一药真想狂抓，这对于他来说是多大的讽刺啊，他自认为自己很出名，并且还是无数少女的心中王子。可是怎么到了皇后这就什么也不是了？

就算她是皇后，可是皇后也有过少女期啊，也会对男子有幻想啊，何况像他这般人人都传言的神一般的人物？

更何况她看上去也不是很大，难道就不会对男人有幻想？

“我送你们出去。”岳一药轻声说道，但是话一说完，他就有些后悔。

“谢谢！”这是张梦莲的话，简单，却包括了感激，没有架子，很是是亲切。

“你自己飞，你主子交给我了。”岳一药扭头朝墨玉道。

墨玉那丫头两边脸颊顿时绽放两朵粉云，张梦莲无奈的摇摇头，在心底叹道：真丢我的脸，一点定力都没。

怡红院虽然人来人往，查得很严，但是对于岳一药来说，都是小儿科。

张梦莲被岳一药抱在怀里，吸允着他的草药香，有那一刻的恍惚，如果她不是嫁给了司马剑澜那样的权高位重的君王，她想她会沉

浸在眼前男子的柔情中，享受着他不一样的爱。

她一直记得初中的时候，同桌送给她男朋友的一句话“你笑的越邪气，我爱的越蛮力”。意思是，你笑越邪气，越坏，她就狠狠的爱。当时她的同桌为校花，而她的男朋友也是学校公认的大帅哥。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离开怡红院好一段地方，岳一药轻身落地然后看着张梦莲，像是做了很大的决定一样，然后深吸口气把张梦莲放在了地上。

“草民多有得罪，皇后莫要怪罪。”他看着她，说道。

张梦莲真得很想笑，眼前这个自命清高的男人居然也会请罪。并且他请罪的方法还独具一格，人家都会说请降罪，而他倒好，直接来句‘莫要怪罪’。

身份揭晓2

张梦莲真得很想笑，眼前这个自命清高的男人居然也会请罪。并且他请罪的方法还独具一格，人家都会说请降罪，而他倒好，直接来句‘莫要怪罪’。

好似他没有做错一般，想到这，张梦莲又觉得他说的对，他确实没有错，并且还救了自己。

“若是没有什么事，草民告辞！”说着岳一药轻轻抱拳，转身要走。

张梦莲慌了：“你，你为什么相信我的话？”张梦莲突然叫住他，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话锋一转，问了句白痴的话。

岳一药一愣：“疑人不问，问人不疑。”

他把话改了，好家伙也学的文绉绉的，张梦莲又道：“我们还能见面么？”

这句话说的含义太多，很容易让人误会，张梦莲好像觉得有些不妥，连忙解释道：“我是想谢你！”

“如果有缘，定会在见！”岳一药说完，不等张梦莲再问，身体一跃，飞身消失在黑暗中。

汗，该死的男人，说话居然这般的狗血，这怎么和那些古装电视里，那些女子遇到了心仪的男子对白怎么那么相像啊?

她干嘛没事问出这句话？要知道这句话多多少少有些暧昧的味道。

张梦莲刚转身就看到了怒气冲天的司马剑澜，他那满脸的暴溴，就算在夜色朦胧的夜晚也是格外的分明。

张小玉站在司马剑澜的身边本想跑过去看看主子有没有事，但是见场面十分的紧张，踌躇了下，没有再动。

司马剑澜强忍着心底的怒气，然后慢慢地走向盯着自己发愣的张梦莲，脸上的暴溴也跟着每近一步慢慢柔和了起来。

仿佛他不是在生气，而是在担心。见到她没有事，而怒气烟消云散了一般。

“爱妃没事吧？”司马剑澜温柔恰到好处的声音在张梦莲耳边响起，像是柔和的风一般吹过。

张梦莲眨眨眼睛，笑了笑：“没事。”然后心有余悸的又疑惑的看了看司马剑澜，走到他身边：“我们回去吧。”

你是在关心我么?

张梦莲眨眨眼睛，笑了笑：“没事。”然后心有余悸的又疑惑的看了看司马剑澜，走到他身边：“我们回去吧。”

简单的话，像是一个妻子在等待自己的丈夫和自己回去一般的温馨。

司马剑澜有片刻的恍神，然后一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外面，要不是朕来找你，恐怕你还要继续玩下去吧。”

透着疼惜孩子般的问题在他嘴中说去，却是别有一番风味。

张梦莲轻轻眨了眨眼：“你——是——在关心我吗？”不确定他是不是关心她，她说的话中也有很多疑问。

司马剑澜没有回答：“还是快点回宫吧！”其实他想再多问问她为什么穿成着样，但是他还是忍住了，他怕他一问有要和她一直啰嗦下

去。

其实他对她已经有了感觉，不是么？只是他不敢承认而已。

起风，有点凉。

张梦莲搓搓手臂，旁边的张小玉本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她，但是司马剑澜已经把自己的衣服披在了张梦莲身上。

墨玉和张小玉对看一眼，都默契的笑了笑，然后两人很在既然的和司马剑澜他们拉远了距离。

她们真没想到那个暴溴的皇帝，居然没有对夜不归家的皇后发脾气，反而还那么的体贴。

虽然司马剑澜这一路都没有对张梦莲说话，但是张梦莲还是很开心，毕竟他为了她改变了很多。

第二天中午司马剑澜再次的来到了锦阳宫，张梦莲已经真备好了水果拼盘，但见司马剑澜过来，立马端了上来。

“你，为什么不问我昨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张梦莲边吃着东西边问司马剑澜。

只见他眉毛轻轻一挑，像在想什么，然后又吃了块苹果道：“既然爱妃不想说，朕就不问喽。”

张梦莲无奈的叹口气：“哎！你怎么知道我不想说？只是你未问而已！”然后又玩弄着手中的刀子，一脸的失落。

司马剑澜疑惑的看了一眼张梦莲：“你昨天的打扮还真好看，就是有点——”他没有再说下去。

这衣服很好看

司马剑澜疑惑的看了一眼张梦莲：“你昨天的打扮还真好看，就是有点——”他没有再说下去。

张梦莲轻轻的冷哼一声：“好看，好看，你就知道好看，你一国之主，自己的妻子被绑架了，你都不管，我还以为昨晚你是担心我才去找我的，没想到原来不是。还说那身衣服好看！”

其实张梦莲也觉得那身衣服好看，哦，不是，是那身衣服的颜色好看，因为她实在太喜欢粉红，可是她又不敢直接问司马剑澜要。

要知道，在这之前她可是一个一直不受宠，而且天天都过着心惊胆寒的生活的。能顾住命就不错的了，还要这要那，那分明就是——找死！

一想到那衣服，张梦莲就又雀跃起来："你真的觉得那衣服好看？"她欣喜的问司马剑澜，期待着他的回答。

"恩！"司马剑澜吃着东西含糊的恩了一声点点头。

"那我以后可不可以想什么时候穿那衣服就什么时候穿啊？"张梦莲兴奋的抓住司马剑澜的手臂道。

"嗝！"司马剑澜一下子被张梦莲的噎住，穿那衣服？天啊，这张梦莲的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那衣服那般的露，说难听点真还有些衣不蔽体的感觉，虽然不是破，但是太露了，要是在皇宫每天都见那么多人穿着那样，皇宫还成什么样？

"诶，你怎么了？"张梦莲连忙给司马剑澜拍拍后背，一脸的讨好样。

一口气把嗝憋下去了，司马剑澜才道："可以，但是得改动下，那衣服太露了。"

张梦莲一愣，然后呵呵的笑道："那是，那怡红院里的东西怎么能如了皇宫，那样的话皇宫不成了妓院。"

"噗（pu这里指口中的东西被喷出来了，小痕自己的意思，哈哈）。咳咳——咳咳——"司马剑澜一口吐出了要咽下去的水果，咳嗽个不停。

他本在听到怡红院三个字时就惊讶，而张梦莲后面的话，更是让他惊吓不小。

你为何对怡红院感兴趣？

他本在听到怡红院三个字时就惊讶，而张梦莲后面的话，更是让他惊吓不小。

“诶，你怎么了？”张梦莲还不知所以然，一个劲的帮司马剑澜拍后背，一个劲的问。

半晌司马剑澜才缓和过来，立即问道：“爱妃刚才说什么？”一脸的焦急，满是关心。

张梦莲开心的一笑：“皇宫成了怡红院？”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般的惊讶，难道是因为自己说了怡红院三个字？还是忌讳自己拿了后宫和怡红院比？

“怡红院？你怎么知道？”司马剑澜一脸的严肃，满脑子的疑问。

张梦莲见他真的对怡红院感兴趣，脸色一变道：“你为什么对怡红院这么感兴趣？是不是想去啊？”

“对，我是感兴趣，是我是想——”话说道一般他连忙刹住：“不，朕不是想去，朕只是想了解了解，你看你都扯到哪去了！”

司马剑澜一脸的无奈，然后叹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了张梦莲的话：“你说那衣服是怡红院的？”

与此同时张梦莲也开口道：“对了，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关于怡红院的！”

两人异口同声，争着说话。反而是对方谁也没有听清楚谁的话，只觉得一阵声音，乱糟糟的。

张梦莲看着司马剑澜，司马剑澜看着她，两人都笑了。

笑后，张梦莲先开了口道：“我有个重大发现，怡红院居然和朝廷有关！”

司马剑澜一惊：“爱妃如何知道？”

张梦莲见他那般关心，不知道他的目的为何，看着他不说话。

司马剑澜没办法，才道：“最近朝中朕猜出了有人有二心，但是目前没有新突破，只知道一个叫怡红院的妓院是有朝廷众人撑腰，但是朕又没有证据，不敢打草惊蛇，但是不知道爱妃是如何知晓的。”

张梦莲见他这般说，于是就把她昨天在外的事情前前后后都告诉了司马剑澜，唯独省掉了被岳一药所救的那部分。

“特殊”的爱

张梦莲见他这般说，于是就把她昨天在外的事情前前后后都告诉了司马剑澜，唯独省掉了被岳一药所救的那部分。

因为她知道，做为一个男人，定不想自己的妻和别的男子扯上一点关系，更何况眼前的男人，是天下至尊的皇帝?

张梦莲被困妓院的事，就那么轻而易举的被司马剑澜的朝中叛乱的事击败。

不过对于张梦莲个人而言，司马剑澜没有问反而是好事，毕竟司马剑澜的脾气她是知道的，若要是被他抓住问，反而倒霉的是自己。

并且司马剑澜还允许张梦莲用粉红色的宫服代替大红色的宫服，从此以后，粉红色可以为皇后的宫服颜色。

为此张梦莲雀跃了一下午，一个劲的和墨玉她们打闹。

但是对于常居住在深宫的墨玉来说，司马剑澜这么宠着皇后，并不是什么好事，她总有点不安，但是哪出了问题，她又说不清楚。

这晚，张梦芯主动找到了司马剑澜，这让司马剑澜惊喜若狂。他没想到张梦芯居然主动找自己，连忙去了和她约好的地方见面。

张梦芯一见到司马剑澜就嘲笑他：“听说你为了讨姐姐开心，特许皇后的宫服改为粉红色？”

言语里没有尊敬，只有责怪与不屑。

司马剑澜一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看着张梦芯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这么做无非是你爱上了姐姐。”张梦芯的话有些悲凉，像是要哭泣。“而我却是无人疼爱！”有点自叹可怜的味道。

她一直认为自己命没有张梦莲的命好，看来还真是，为什么她总是得不到，而她总是要什么都唾手可得?

不，不是她要什么都得不到，是她夺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她张梦莲就是她张梦芯的煞星，从她们出生开始就是，一直到现在。

司马剑澜再次沉默了，他以为她叫他来是真心的相见自己，可是看来他想错了，而她也误会了自己的用意。

诱惑

司马剑澜再次沉默了，他以为她叫他来是真心的相见自己，可是看来他想错了，而她也误会了自己的用意。

但是需要解释么？不需要了，因为她的心从她嫁给司马宜君的那一刻，就注定不会属于自己，更何况张梦莲又是她的姐姐。

他开始居然忽略了，她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单纯，她决不可能伤害张梦莲的。其实他早该想到，也不至于，时至之今还被她误会。

“皇上，臣妾想喝酒。”许久后张梦芯道，那悠长而哀叹的声音，我听犹怜。

司马剑澜不忍拒绝，然后点点头：“走，到朕的地窖去喝个够！”

张梦芯笑着摇了摇头，道：“请允许我不自称臣妾。”在看到了司马剑澜点头头，张梦芯道：“我在这藏了酒，皇上若要是不介意，可以和我一起拼酒！”

“拼酒？”司马剑澜不可置疑。

张梦莲点点头，司马剑澜高兴的笑了，就这样堂堂的皇朝皇帝和王爷的妃嫔拼起了酒。

都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孤男寡女在一起很危险，更何况一个男人对着自己心爱的女子?

果然司马剑澜一坛酒下肚，心神有点恍惚，他有些分不清楚眼前的是张梦芯还是张梦莲了，本来她们姐妹俩长的就比较相似，现在他喝醉了看起东西更加的恍惚。

手不自觉的扶上了张梦芯的脸，笑容在他的脸上极其的柔和完美，轻轻的，轻轻的，在那月色朦胧的夜晚是那么的美，看上去那么的不真实。

张梦芯微微一笑，可心底却有些退缩了，但是既然她已经决定走这条路，司马剑澜也已经喝下她准备的酒，那就没有退路，她看着他

越来越急躁，一咬牙，一抬头迎上了他的唇。

这是她的初吻，她有些措手不及，那炽热的唇带着无限的诱惑。

他轻轻的试探着，很小心，很小心。

她轻轻的伸出自己的舌头，小心的和他的触碰，刚一接触又缩了回去，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一般。

诱惑2（十五更）

她轻轻的伸出自己的舌头，小心的和他的触碰，刚一接触又缩了回去，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一般。

他身上的燥热越来月厉害，有点口干舌燥，但是在触碰到张梦芯的身体是却是一阵的舒服。

他有些神志不清楚，甚至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两个人就在刚才坐的地方躺下，星空中繁星点点，月色朦胧，给夜色带来一种忧伤而美丽的色彩。

没喝完的酒被触碰，倒了，洒落一地，醇厚的酒香肆意飘扬着，像那正在缠绵的两人一般石无忌弹的呻吟着。

天微微发亮，一抹曙光像天斧劈开的一道白刃，太阳调皮的从光中专出来，像是个偷窥的孩子，满脸通红。

司马剑澜是被张梦芯的小声抽噎吵醒，他微微睁开眼睛，揉了揉，赫然发现自己和张梦芯躺在草地上。

而自己和她都是衣衫未整，不用张梦芯哭，他也知道他和她之间出了什么事。

司马剑澜把手轻轻的放在了张梦芯的肩膀上：“放心吧梦芯，朕定会给你个交代的，朕绝不会辜负你。”

张梦芯依然在哭泣，声音虽轻，但是打在司马剑澜的心底却能惊起千层浪花。

他暗暗决定，一定要给她一个交代，他记得当日司马宜君和他说，他依然为自己留着张梦芯，目的只为换回张梦莲。

原本他是不同意的，因为他还没有出了自己心中的气，但是现在看来真是老天有意的捉弄。

他总是什么事都到一半事情就会不按照他想要的发展，是废了张梦莲，还是和她坦白的说？废了她没有理由，坦白，委屈了张梦芯。

“皇上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守着这个秘密终老，不和任何人提起。我知道我对不起姐姐，我不想伤害她，请皇上把昨晚的事忘记了吧。”说完张梦芯小声的哭泣起来。

满脸的泪水，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她这般的模样，这般的容颜，无时无刻不烧着司马剑澜的心。

捉奸

她这般的模样，这般的容颜，无时无刻不烧着司马剑澜的心。

“你为何这般的傻？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是替别人想着？”司马剑澜不明白，为什么她不肯接受自己，反而愿意自己委屈自己。

而且她的委屈里还包括了张梦莲！

又是张梦莲，又是为了她，到底张梦芯欠了她多少的债？要她还了一次又一次？

“皇上，你不会明白的。”张梦芯看了一眼司马剑澜，满眼的内疚，让人顿生怜爱之心。

司马剑澜心头一颤，忍了半天才说道：“我，我定会保守这个秘密的。不过我一定要纳你为妃！”

张梦芯心底一丝惶恐，连忙擦擦脸上的泪：“不，不要，我是芯妃，这样会被天下人耻笑的。”她激动的抓住了司马剑澜的手都浑然不知。

司马剑澜反抓住她的手深情的道：“可是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我怎么能忍心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不。”张梦芯摇摇头，“我不需要你对我这么，你若是真的爱我，你就该对姐姐好点，要知道她可是我姐姐啊，小时候我都爱她比娘亲

还好，若是因为我，她过的不好，我会伤心死的。”张梦芯说着说着又泪流满面。

站在不远处的张梦莲蠕动了嘴角，半句话也说不出来。昨天，她见他没来，她出来找他，可是没找到。

今天天还没亮，她就出来找，却没想到他们发生了一夜情。

可笑，太可笑了。但是她的“妹妹”还一力的要掩护自己一样，她本觉得司马剑澜对自己很好了，每天那般的温柔，可是她没想到他对她好却是因为张梦芯。

回到宫中，张梦莲人已经没了精神，像是个行尸走肉一般，目光无神。

墨玉不知道为什么一大早的皇后怎么从外面回来，连忙扶住她问道：“主子，您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张梦莲神色不变的摇摇头，默不作声。

请罪

张梦莲神色不变的摇摇头，默不作声。

墨玉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一试“哎呀”的叫了一句：“主子您发烧了，怎么回事，您生病了还出去。”墨玉连忙吩咐林悠去请太医。

林悠失魂落魄，也比张梦莲好不到哪去，墨玉长叹一口气道：“好了，好了，看你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像霜打了的茄子一般，还是我自己去找太医，你先服侍主子。”

墨玉丢下话，就快步跑出了锦阳宫。

林悠一脸的落寞，扑的一声跪在了地上，原本失魂落魄的张梦莲眼睛抬了抬，不明所以的看着她。

“小九，林悠，你这是怎么了？”张梦莲本想叫她小九的，但是转念一想，马上改过来了称呼。

因为只要叫她为她排编的名字，她就会想起那些死在那夜的人，和小三与小五，并且她发觉自从编排了这些代号作为她们的名字后，

就不断的出事。并不是她迷信，而是她怕，她怕她们又像先前的人一样都死了。

所以她一直以来都在极力的要求自己不要再叫她们的编排名字了，而是叫她们的真名。

林悠只是掉眼泪，泣不成声。

张梦莲心底有一丝的不祥，但是又说不上是什么。眉头轻轻蹙起："林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林悠终于抬头看着张梦莲，然后张张嘴，突然又使劲的磕头，头在地上碰的嘣嘣直响，张梦莲连忙俯身扶住她。

"你这是在干嘛啊？你到底怎么了，说出来我才好为你做主啊！"张梦莲一脸的心疼加怜惜，她这是何苦呢，做什么事，让她这般的作践自己？

"主子，主子，奴婢不值得您关心，都是奴婢该死，奴婢不该在您不在的时候和皇上，和皇上——"林悠没有再说下去，却已经泣不成声。

张梦莲一下子瘫痪在地上，什么？她说什么？她不在的时候，司马剑澜和她之间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前天晚上，前天他们之间有了什么？可是那天的司马剑澜与往日没有不同啊？

请罪2

难道是前天晚上，前天他们之间有了什么？可是那天的司马剑澜与往日没有不同啊？

反而还亲自出宫找自己，并且还那么的体贴，虽然刚开始他的脸色不佳，但是他还是对自己很好啊，他怎么可能与林悠有什么？

不，不可能，她不相信。

突然她又想起早上自己刚刚看到的那一幕，她顿时又像只泄了气的气球："那皇上说要如何安排你？"

林悠一听张梦莲不但没有怪罪自己，反而问皇上要如何安排自己，以为是张梦莲要帮自己做主，连忙磕头道：“全听主子的。”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司马剑澜没有安排她，而是把她凉在了一边，她现在需要张梦莲的帮助。

张梦莲苦笑：“若是皇上那么喜欢你，他定会给你个交代的。”说这话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力气，像是心底都被什么抽干了一般。

这个司马剑澜怎么能这样对她，当着自己的面说有多喜欢她，可背对着她却做了这么多的事，他把她当成什么？

“主子，奴婢怎么奴婢错了，请您再给奴婢一个机会。”林悠继续说道。

张梦莲突然笑了笑道：“林悠，你不必自称奴婢，本宫可担当不起，说不定那天本宫的位置都会让给你。”不是她不可怜林悠，而是她可怜她，又有谁去可怜她？她可没有那么伟大，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

“主子，主子，奴婢求求您给奴婢一条活路，奴婢要是被人查出不守宫闱，定会被宫刑处死，奴婢求主子您发发慈悲救救奴婢。”林悠连连磕头，额头已经被磕出了血。

张梦莲有些不忍，但是她同时又心痛，一狠心道：“既然你有勇气来求我，不如留点力气去求皇上，看她会不会公平处事。”

张梦莲说这话的时候，又回想去张梦芯和司马剑澜的话，他的话历历在耳，他要为自己的妹妹负责，要封她为妃。

传说中的猫哭耗子1

张梦莲说这话的时候，又回想去张梦芯和司马剑澜的话，他的话历历在耳，他要为自己的妹妹负责，要封她为妃。

可是他明明知道张梦芯已经是宜王的芯妃，可是他还愿意留下她让天下人有耻笑他的话柄，要立她为妃。

既然他那么有情谊，那么他也定会给林悠一个交代，不会让她受到宫刑，怎么说林悠都算的上是他宠幸过的人。

历史书上那么多皇帝好色，见一个爱一个的例子，那些宫廷电视她也看的不少，为什么自己身在皇宫后反而变的迟钝了?

越想越伤心，加上她已经发高烧了，现在的身子轻飘飘，头也晕乎乎，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到了。

当张梦莲醒来时张梦芯正在她身边哭个不停，满脸的泪水与关切，张梦莲抬抬眼然后又闭上。

她不想说话，也不想见到他们，谁知道现在在这哭，转个身会不会又抱着司马剑澜撒娇，他们都不可信，这宫中的人更不可信。

就算是妹妹怎么？难道是她妹妹就不会骗她了？更何况这个妹妹她又不是很了解，难道要她以貌判人?

“芯妃，娘娘还在昏迷，你先回去休息吧，别伤心了，当心身子。”张小玉在张梦芯的身边轻声道，那轻声的感觉像是怕自己吵到了张梦莲一样。

张梦芯看看张小玉，又看看床上的张梦莲，然后点点头“那这边就交给你了，小玉代我好好照顾姐姐。”说完，她起身离开了。

听到张梦芯离开后，张梦莲才慢慢的睁开眼睛。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抵触张梦芯，更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她是假心假意，难道是她对人有太多的成见?

“主子，您醒了？”张小玉高兴的叫道。

“小玉——”张梦莲制止，然后坐了起来，头还是有些晕眩，但是比起先前好多了。

“主子，御医说了，您要多多的休息才好，您病的不轻啊。”张小玉赶紧拿了衣服，披在张梦莲的身上。

别拿我当病猫

“主子，御医说了，您要多多的休息才好，您病的不轻啊。”张小玉赶紧拿了衣服，披在张梦莲的身上。

张梦莲经过这一病，让她想通了很多，现在她能做的是继续帮小五她们查案，然后再查出上次自己落水失忆到底为何。

先前因为害怕再失去什么人，她不敢去查，可是现在她不怕，因为心中没了爱，她什么都不怕。

如果自己再不好好的保护自己，那么总是会被有心的人伤害的。

“没事，死不了。”张梦莲带着哀愁般的声音悠悠传出，让站在一旁的张小玉浑身一颤，一股死亡的气息直扑而来。

扑咚一声张小玉跪在了地上，连哭带说的道：“主子您可不能吓我啊，您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您叫我该怎么办啊。”说完又哭了起来。

张梦莲心底一触，眼泪也涌了上来，然后走下床一把抱住张小玉，呜咽的道：“小玉，小玉你放心，主子我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说完张小玉的哭声更大了，张梦莲也嚎啕大哭，顿时整个锦阳宫哭声不断。

司马剑澜得了消息很快就赶到了锦阳宫，当他到来的时候张小玉和张梦莲都各自的忙着自己的事。

“爱妃怎么了？”司马剑澜走到张梦莲的身边关切的问道。眼里写满了柔情。

张梦莲心神一漾，这个眼神是真的么？会不会同样的眼神也给过张梦芯和林悠？或者是更多的人？

张梦莲自嘲，她为什么还是那么的天真？为什么她在碰到了林悠和张梦芯先后都失身与眼前的男子的时候，她还在想他的好？

张梦莲轻轻一扯嘴角，微微扬起笑：“皇上这不是见到了么，臣妾哪还有什么事？”半爱搭理不搭理的，半嘲笑着。

司马剑澜一愣，这样的张梦莲说实话她还真的没有遇到过，以往她再怎么生气，她都会叫他“你”，称自己为“我”的，她突然这般的称呼她当真有些不适应。

别拿我当病猫2

司马剑澜一愣，这样的张梦莲说实话她还真的没有遇到过，以往她再怎么生气，她都会叫他“你”，称自己为“我”的，她突然这般的称呼她当真有些不适应。

司马剑澜收回自己的神绪：“上次爱妃不是和朕说怡红院么，朕想和爱妃探讨探讨。”

张梦莲一听，气顿时又不打一处来。当下冷着脸：“皇上想去就去啊，和我说什么说！”口气一点也不友善。

司马剑澜一听觉得火药味很大，暗暗一把冷汗，没想到发起火来还真像那么回事：“爱妃，哈哈，原来你吃醋了。你误会朕的意思了。”

说完双手自然的扶上了张梦莲的肩膀。

张梦莲一挣，司马剑澜的手尴尬的停在半空中。

“这事朕没有和任何人说，因为事关重大，朕怕隔墙有耳万一传了出去就不好了。朕知道此事一提起怡红院你就会生气，可是朕提起怡红院是另有其他事。”

司马剑澜说的很是慎重，但是在怡红院那三个字上还是加重读音，像是故意说给张梦莲听一般。

“怡红院，怡红院，你要说几次，才开心啊，还是要现在就去，要本宫为你掩护？”

张梦莲越听越气，直接以身份来压司马剑澜。

但是她忘记了自己始终都没他大。

“爱妃，别生气啊！朕和你开玩笑的。”司马剑澜见张梦莲真的生气了，连忙哄道，一脸的讨好样。

拥着她

Chapter_7

，她没有再挣开：“哎呀，爱妃这身子还没好，赶紧上床躺着，别又严重了。”司马剑澜说着把张梦莲打横抱了起来，放在了床上。

被司马剑澜这一抱，张梦莲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在怡红院里救了自己的岳一药，他也是这般的抱着自己的。

猛的一回神，她连连打住，自己这是怎么了？突然想起了他来了？那个登徒浪子，要是不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估计也不会那么好心放了自己。

无微不至的关怀1

猛的一回神，她连连打住，自己这是怎么了？突然想起了他来了？那个登徒浪子，要是不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估计也不会那么好心放了自己。

他放了自己说不定也有什么目的，要知道，她现在的身份可是皇后，就算不是来邀功，只要小小的威胁她，他就能加官进爵。

既然司马剑澜和她玩，那自己也和他玩，他可以左拥右抱，为什么她不行？张梦莲邪恶的想。

当下也装作不再生气，然后冲司马剑澜微微一笑道：“皇上对臣妾真好，要是能一辈子这样对臣妾，那臣妾死也愿意了。”

说完她暧昧的勾住司马剑澜的脖子，满眼的笑意，漾在眸子中。

让人看一眼欲罢不能，当然对于司马剑澜也是不小的诱惑。

司马剑澜咽了口口水，轻轻掰开张梦莲索绕在自己脖子上的双手：“爱妃多多休息，朕先去处理国事。”

张梦莲得意的笑了笑，看来司马剑澜真的是段正淳，见一个爱一个，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最爱谁了！那么她为什么不能做个女版的段正淳？

让他知道女人也不是好惹的，既然惹了就要一心一意，不然就算你是皇帝，照样给你带绿帽子。

晚上的时候司马剑澜热心的端了碗热腾腾的汤过来，而且是亲手端来的，这让张梦莲感动不已。

“皇上这端的是什么？‘张梦莲惊讶的问，满眼的吃惊。皇帝居然放下了身段，给她当起了宫人？这在宫中定是一大新闻。

那些个后宫妃子肯定又要争风吃醋一番，明天她这锦阳宫的门槛定会被踏破。

“来爱妃，这是朕叫人给你做的养颜汤，你看你最近都瘦了，而且脸色也苍白了很多，比起进宫来那段十日相差很多呢！”司马剑澜边把碗端到张梦莲面前，边道。

见张梦莲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疑惑的皱起眉头：“来，朕亲自喂你！”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收藏啊！

无微不至的关怀2

见张梦莲目不转睛的看着自己，疑惑的皱起眉头：“来，朕亲自喂你！”

司马剑澜笑着把手缩了回去，然后轻轻的拿起勺子，舀起一勺放在嘴边轻轻的吹了吹，那样子深怕张梦莲烫到一般。

张梦莲就那么看着司马剑澜，她不明白为什么司马剑澜对自己这样好，并且他不是一直喜欢张梦芯?

如今他们之间又有了不可切断的联系，他为什么还对自己这般的好？难道这就是男人犯了错后献殷勤的一种表现?

不，以她对司马剑澜的了解，他不会为了献殷勤而为自己做这些的，他不仅脾气火爆，而且又是一国之主，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卑躬屈起?

难道他真的爱上了自己?

“爱妃？”司马剑澜见张梦莲盯着自己不说话，也不张嘴疑惑的叫了一句。

张梦莲回神，垂眸轻轻的看了碗一眼，淡红色的颜色，带着一阵花香，让人看着就有食欲。

张梦莲轻轻张嘴，然后喝了司马剑澜送往嘴边的汤。

“好喝么？”司马剑澜笑着问道，然后又舀第二勺子，笑容在他低头的那刻嘴角依然上扬着。

看着他为了自己喝了汤而高兴，张梦莲顿时把所有气读压在了心底。不，不是把气压在了心底，而是她没有理由再生气了，因为她起不起来。

“如果你喜欢妹妹，可以纳她为妃。”这是张梦莲趁着司马剑澜还没把汤舀起来说道。

司马剑澜的手明显的一漾，汤抖出了一些，愣了愣，放下勺子道：“爱妃为何突然这样说。”他笑了笑。张梦莲可以看的出他笑容里的苦涩。

然后她不动声色的道：“其实你也知道我再进宫前失忆了，以前的事虽然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小玉多多少少告诉我一些，我知道皇上是喜欢小妹的，但是因为——”

“好了，不要说了，这事以后也不要再提！”司马剑澜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然后又舀起汤喂给张梦莲。

无微不至的关怀2

“好了，不要说了，这事以后也不要再提！”司马剑澜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然后又舀起汤喂给张梦莲。

见她不张嘴，他叹口气道：“即使我对芯儿念念不忘那也是以前的，就和你跟三弟司马宜君一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她是芯妃，用民间的话她是我的弟媳。”

说到这，司马剑澜好像觉得自己说的不妥，然后又道：“更何况上天对朕也不薄，我不是还有你么？别想那么多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吧，明天会更好。”说完又把汤舀起，送到张梦莲的嘴边。

那无微不至的样子，真的是神仙眷侣。

张梦莲很感动，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如此的小鸡肚肠，既然他有喜欢的，为什么自己不成全他？而自己心底呢？自己不是也藏着司马宜君？

她懂得那种感受，很难受，更何况他是皇帝，他从小就有着不一样的思想，那崇高的帝王地位早就把他的思想捧到了最高处。

他的欲望，和他的自尊来的都比别人强烈。

他会给自己送养颜汤，他会一勺子一勺子的喂给她，也会很小心的关心着汤的温度。这样的男人她有什么不满意？

天下又有几个人能做的到？更何况他的身份不一般！

心头一酸，眼泪毫无预兆的流了出来，司马剑澜慌了，连忙掏出手绢给她擦眼里，边紧张的问：“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的么？”

“没！”张梦莲摇摇头，泪落的更凶了，像是止不住的江水。

司马剑澜显得不知所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那般踌躇不安，像是担心，又像是关心，表情丰富极了。

“呵呵——”突然张梦莲掩面笑了，边笑别看着司马剑澜。

司马剑澜莫名其妙的看着张梦莲，用眼神询问她为何一会哭一会笑的。

“你身为一国之君，还和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我当然笑了。”张梦莲解释道，然后有咯咯的笑了起来。

无微不至的关怀3

“你身为一国之君，还和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我当然笑了。”张梦莲解释道，然后有咯咯的笑了起来。

其实当张梦莲原谅和不原谅一个人的时候，称呼的转变最为大，因为她如果不原谅一个人，定会以古代的说词来称呼自己和对方。

如果她决定了原谅一个人，定会大大的改变自己的称呼。

就像先前，她和司马剑澜不和，就叫他“皇上”而自称“臣妾”。可是这些司马剑澜却不知道，也不懂。

“好啊，你敢说朕孩子气，看朕怎么收拾你。”司马剑澜说完就扑向张梦莲，装作生气的样子。锦阳宫内顿时满屋笑声——

张梦莲以为自己与司马剑澜之间的纠结就因为一碗养颜汤会化解，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庄仪太后的一道圣旨又打破了他们还不容易建立起的情感。

在接到庄仪太后的圣旨时，张梦莲还没怎么在意，也没想到为什么庄仪太后会下圣旨宣召自己去慈宁宫。

可是到了后她也没明白，看着林仙儿，贾一怡，还有其他她叫不上来的才人、美人，张梦莲觉得事情有些奇怪了。

为什么庄仪太后这般的慎重？平时请安也不是一起去的，很多妃嫔她是没有见过的，如今都被宣召了过来，看来庄仪太后还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

今天一早，她的右眼皮就一直跳个不停。以前小的时候，她记得妈妈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意思是，左眼皮跳一定会有好事，而相反右眼皮跳定是要挨骂或者要倒霉。

本来她想这后宫刚刚一场风波才平息，暂时不会有人会冒险去做不利于自己的事，那骂她就更不可能了。因为这后宫皇帝是不可能骂她的，而庄仪太后虽然对自己有些成见，可是也不至于当着大家的面不给她面子啊，怎么说她都是后宫之主啊！

但是现在看那庄仪太后那么的凝重，心底不由的一丝不祥感。

无微不至的关怀4

但是现在看那庄仪太后那么的凝重，心底不由的一丝不祥感。

其实当张梦莲到慈宁宫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她，而她却只注意庄仪太后凝重的脸色，却没有注意大家都各个崔头丧气。

“臣妾给母后请安！”张梦莲福身，在这宫中呆久了，什么都没学会，倒学会了一招，见到不自己有权利，官大的就要福身请安。

而眼前这个太后又是德高望重，连皇帝都怕她三分。她还清晰的记得那日司马剑澜发现自己不是他想娶的人张梦芯的时候，那杀气逼人的样，那天要不是眼前这个庄严的太后，她的小命早就不保，说来她应该谢谢她才对的。

可是她也清楚的记得，以为自己的过失，伤到了司马剑澜，这个曾经对她百般好的太后却突然翻脸不认人。

要说她与司马剑澜的相像之处，莫过于他们的脾气。都属于前一秒钟还对你掏心掏肺，后一秒就翻脸不认你是谁的个性。

所以说，这样的人最好是做朋友，要是成了敌人，那自己就是万事小心，也有可能得不到他的满意。

只可惜，如今的太后不是她的保护伞，而是让她摸不清楚真实面目的人了。

“恩！”庄仪太后点点头，总算这个张梦莲没有迟到，要她们这些人等她一人。恩了声，边摆摆手，示意她坐下。

大家见张梦莲坐下了，都跟着坐在了属于她们的位置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庄仪太后。

“想必大家都听说了，哀家给皇帝物色了一位美人。”庄仪太后说着停顿了下来，用她那锐利的眼神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

当然所有人都是异口同声的道：“是！”

只有张梦莲处于半呆滞状。于是我们这位曾经对张梦莲好，而现如今不太喜欢她的太后道：“皇后觉得有什么不妥么？”

张梦莲这才愣愣地回过神，看着庄仪太后：“母后是要给皇上纳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

张梦莲这才愣愣地回过神，看着庄仪太后：“母后是要给皇上纳妃？”

此话一出，其他的妃嫔都哧哧的笑出声来。

庄仪太后眼神一扫，顿时又肃静下来，然后道："这次为皇帝纳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哀家也是百里挑一，希望给皇家挑一个才德兼备的好儿媳。"

庄仪太后的话还没说完，张梦莲就觉得一肚子的窝火："太后，儿媳不是不让您为皇帝纳妃，但是您说的什么才德兼备，儿媳不太懂。"

当下整个慈宁宫内静悄悄的，因为张梦莲居然接过庄仪太后的话，这要是太后一个不高兴，恐怕会有人要遭殃。

"哀家是那么说的！"庄仪太后毫不犹豫的道："皇后你的事，我想就不用哀家来细细数出吧？恐怕这整个后宫都知道你的那些陈年往事吧？"

张梦莲当下气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只听一个声音响起："太后给皇上选的是什么样的美人呢，我们大家也想见见，日后也多个照应。"

这是贾一怡的声音，说这话时她还不停的冲张梦莲使眼色。这样才压住张梦莲的火气，要不然以她的性格定会与太后顶撞，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果然，一提到那个新的美人，庄仪太后立马眉开眼笑："好，哀家这就让她出来。"说完眼神就对旁边的宫女看一眼。

那宫女立马进了里屋去，不到片刻就出来一位姿色上等，白色宫服的女子。

那女字淡淡的柳叶眉，一双明亮的丹凤眼，灵秀的鼻子，樱桃小嘴，白净的皮肤，杨柳细腰。

怕是一阵大风就能把她吹走，张梦莲有些不屑。原本就因为庄仪太后没有和自己先打个招呼就帮皇上纳妃而不高兴，现在见一个这般有姿色的女子更是不高兴。

要知道，眼前的女子将来是要和她一起分享丈夫的，是谁，谁都不高兴的，更何况才是张梦莲？

————————————————沫痕分割线————————————————

亲们啊，票票，收藏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十三更）

要知道，眼前的女子将来是要和她一起分享丈夫的，是谁，谁都不高兴的，更何况才是张梦莲?

“伍衣，见过皇后，见过各位姐姐。”那女子转着她那灵动的丹凤眼，好一幅顾盼生辉，我见犹怜。她先发制人，让在场的不管是比她职位高的，还是职位低的，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她们也只能对她点头微笑。

庄仪太后像是故意要和张梦莲做对一样，然后又笑道：“为了皇室的血脉，我还为皇上纳了位美人。”说完看向张梦莲，那样子好像在与她叫嚣一般。

众人又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但见林仙儿一脸的高兴样。

“陈舞，出来吧。”庄仪太后的话刚落下，就见一美少女手抱着朱红色的琵琶，楚楚可怜的站在众人的面前。

张梦莲一惊，这不是上次她见过的舞儿么？她何时也和太后扯上关系了?

“陈舞是哀家特意从聚亲阁为皇帝选的妃子，也是林美人的表妹，本想着也一同与伍衣同一天册封，但想着还是不妥，怕人有非议，说我这个老太婆专权，我决定把她安排在今年的秀女一起，到时候再由皇帝看什么时候册封。”庄仪太后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看向张梦莲的。

张梦莲更家的不爽了，凭什么她是太后就随意个皇上安排女人?还有秀女？为什么这后宫归她管，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庄仪太后，真是专横！

听的张梦莲一肚子窝火，要不是贾一怡一直给她使眼色，估计她早就抽翻了她面前的桌子，跑回锦阳宫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这是招谁惹谁了？让太后这般的讨厌?

“好了，今天的事也说完了，以后大家都互相扶持皇上，让皇室的江山更加的稳固，哀家还有事和皇后说，你们都先退下吧。”

张梦莲本以为那个庄仪太后说完了就放她离开，没想到她话锋一转，居然要留下自己，真是倒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

张梦莲本以为那个庄仪太后说完了就放她离开，没想到她话锋一转，居然要留下自己，真是倒霉！

“是！”众妃都俯身告退，贾一怡在临走前一直暗示张梦莲不要冲动，张梦莲也轻轻点头，默默认允。贾一怡这才放心的一笑离开了。

其实张梦莲不相信宫中的女人会对自己的好的，但是贾一怡这个人看上去不错，又与世无争的，所以她也就没有想太多，就当她是在关心自己。

庄仪太后见人都走了，这才慢条斯理的端起杯子喝了口差，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累了，想休息的样子，反而更像养精蓄锐好好教训张梦莲一番。

“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要给皇帝选妃么。”庄仪太后终于放下杯子道。

张梦莲不想回答她，这无非是没话找话，她有什么好说的?

“哀家知道，哀家擅自做主给皇帝纳了妃没和你商量是哀家欠考虑，没给你留面子。”庄仪太后继续说，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张梦莲那无所谓的脸。

其实张梦莲并非是无所谓，因为她知道自己在这个翻脸比翻书快的太后面前是说不出什么道道的，所以她干脆什么都不说，省的又招惹了这个那斥候的太后，万一一个不小心，她在慈宁宫给自己动刑，那她不是倒霉透顶?

俗话说以不变为万变，她现在做的只是庄仪太后说什么她就说是什么。

“一切凭太后做主。”张梦莲低头道，眼睛一直向地面上看着。

在庄仪太后的眼里，张梦莲是怕自己，她很开心，因为她的权利维护了她的尊严，因为只要是高高在上的人都希望别人怕自己。这点庄仪后也不例外。

“皇后你为什么不问问哀家为何突然要给皇上纳妃？”

庄仪太后不知道为什么张梦莲会如此的平静，以她的小道消息，张梦莲定会暴跳雷霆追究问底的要知道个原因，可是眼前的她仿佛并没有那个意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

“皇后你为什么不问问哀家为何突然要给皇上纳妃？”

庄仪太后不知道为什么张梦莲会如此的平静，以她的小道消息，张梦莲定会暴跳雷霆追究问底的要知道个原因，可是眼前的她仿佛并没有那个意思。

“为什么？”张梦莲依言问道。

“眼下皇上都二十多岁了，像他这么大，先帝都有很多子嗣，而皇帝却一个也没有。要是作为母亲的不帮他多纳妃，不知道哀家何时能抱上小皇孙了。”装一提啊后叹道，看了看不动声色的张梦莲又道：“林美人好不容易怀上了皇帝的骨肉吧，又被徐清零那个爱嫉妒的女人害的流产，真是皇室的不幸啊！”

张梦莲并没有因为庄仪太后说的话而动容，而是心底嘲笑：什么叫做为皇室着想？分明是想瓦解自己的势力，还有那个是伍衣明明是她的表侄女，得了便宜还卖乖。还有，徐清零的事根本就属于栽赃家祸，却成了铁定的事实。

她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在宫中待了半辈子的女人一点都不怀疑徐清零的事，反而也和别人一样一口咬定是她所为。

要知道，很多事不能看表面，但是她是经过大风大浪才得到了今天的太后，不可能什么都只看表面。

“好了，哀家也不多留皇后了，听说你昨天还在生病，早些回去休息吧。”庄仪太后见张梦莲一直是人她摆布，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张梦莲告退了庄仪太后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起了自己失忆那会发生的事，既然知道徐清零的事的人都死了，那么就从自己失忆那查起。

太医院里没有人，静悄悄的，张梦莲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找人，因为她知道，若是让别人知道定会掩盖事实。

她不能再让别人破坏这次的查案，她知道那人一定不会杀自己，因为那人没那胆子。

但是若是杀了证人呢？那自己不是白白的幸苦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

但是若是杀了证人呢？那自己不是白白的幸苦了？

找到御医院的记载病例房，这里都是记载着后宫妃嫔和宫人的病例。而宫人的病例肯定又是与妃嫔的不会放在一起。

张梦莲认为宫人那么多，定是那半看上去比较多，于是走向少的书架。翻看一本一看，上面虽然有病例却不详细。

都是：西宫的宫女春桃七月十四日中暑、西院的柴房小太监被蝎子咬，之类的记载。

张梦莲叹一口气，放下手中的记载本，然后看来看那些摆放整齐，而又一尘不染的大摞记载本。

看来这些御医还真是吃皇家饭，帮皇家办事。后宫的妃嫔和宫女太监比起来那要少的多的多，可是记载的却是少的不得了。

张梦莲又反了一通，可是还是没找到。

她都查到了林美人流产的事，为什么找不到自己失忆的事？

难道没有记载？不可能，要知道皇后失忆可是大事，她记得当天她可是跌落水中了的，不可能没有记载。

可是她都找了很久了，要是再找不到那可得回去了，不然张小玉她们见不到自己，定会去慈宁宫找自己的。

到时候不想别人知道，都不可能了。

突然张梦莲看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放着一个红色的锦盒，难道她的在那里?

也许是吧，毕竟自己的身份比较高，或许放的地方不一样，宫廷一向不是有这些讲究么?

打开锦盒一看，一本印着龙的图案的记载册，一本印着凤凰图案的记载册。

张梦莲二话不说，拿起就翻看，首先就看到了，失忆两字，虽然古今字体有些区别，她还是大概明白了些。

可是病册上记载的是她因为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太多，导致抑郁，然后又因为掉落水中而惊吓的，并没有说其他的。

并且依照当时的御医检查，头部没有伤痕，从而确认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承受有限，导致血液不通，从而引起的暂时失忆。

查案

并且依照当时的御医检查，头部没有伤痕，从而确认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承受有限，导致血液不通，从而引起的暂时失忆。

张梦莲觉得好笑，为什么那御医会说是因为事情太多导致抑郁，然后又因承受有限导致血液不通? 她的承受能力可以说不说那么脆弱的。

难道这也是这些御医们胡乱编的? 张梦莲又仔细研究了一番，但是这上面除了整治还有用药。

于是她又多了个心眼，把药名一个一个抄了下来，到时候她要张小玉去查查。

回到了锦阳宫张小玉立马跑上前去关切的问：“主子，太后没难为你吧? ”张小玉满脸的关切。

“没事！”张梦莲拍拍张小玉的手，然后看了看她又道：“皇上来过没？”

张小玉看了看张梦莲，低下了头道：“来了，又走了。”

“好了小玉，没事你下去吧。”张梦莲心情不好，不仅是因为在庄仪太后那受了气，更重要的是现在连对她无微不至的司马剑澜也不在。

“哎，等一下，你去帮我找一本药物说明的书来。我想知道什么药有什么药性。”张梦莲又吩咐着张小玉。

张小玉虽然疑惑，但是见张梦莲那般的状态又没有问了，她记得墨玉和她说最近皇后生病，身子虚，要多补补，并且什么都顺着她的意的好。

不然惹得她不开心，到时候又来个心结郁结那就不好了。

张小玉很快就找来了药书，刚想说话，张梦莲就吩咐她道：“小玉找药书这事别和外人说，知道么！”那副紧张的样子，让张小玉不由地又捏了一把汗。

张小玉恩了声，点点头，立在了一边。

张梦莲把头抬起来，看了看她道：“这里暂时没什么事了，你先去休息吧，等我有事再叫你。”

张小玉一听张梦莲不自称“本宫”而是“我”当下就不高兴道：“主子，您要记得您现在是什么身份，别老我我的称呼。”

怀疑

张小玉一听张梦莲不自称“本宫”而是“我”当下就不高兴道：“主子，您要记得您现在是什么身份，别老我我的称呼。”

张梦莲又看像张小玉道：“然后么？”

“然后没了啊。”张小玉无奈的道。然后又叹一声道：“哎，奴婢知道您不喜欢摆架子，可是这后宫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您要是不好好拿权利保护自己，那就没人能保护您了，要知道这后宫不知有多少女人想做到您这个位置的，您的一言一行，她们可都看着呢，要是

烙下什么话柄那可是很损您的威严与权利的。”张小玉苦口麻心的道，那样子像个导师教学生一般。

张梦莲扑哧一笑，心中的烦恼顿时少了一半，她半做认真样道：“是，老师，学生遵命谨遵老师教诲！”

“主子！”张小玉不高兴自己又被张梦莲耍了，一蹬脚跑向外跑去，边跑边道：“那小玉先出去了，等会再过来。”

看到张小玉离开，又看看旁边没人，赶紧把抄来的药方在书中查找。

她不是不相信张小玉，而她怕她身边人一旦被卷入此事，定会受到牵连，她不想她们都因为自己又被陷害了。

查了很久，除了补药外就是驱散淤血的，没有其他的药材。

张梦莲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说真的是因为自己脑中有淤血而失忆？没有人打伤过自己？那么是不是她冤枉了张梦芯？

因为她一直都怀疑那么多的事都是张梦芯一人做的，因为除了她没有别人比她更有动机。可是如今真的从她头上查起了，却什么都查不到。

如果自己的头部是因为受到重伤而失忆，那么当天与自己在一起的只有张梦芯，那么所有的事，她都逃不了干系。

可是现在看来这一切只是她的猜想，并且到目前为止她的猜想全部为错。

原本她一直怀疑张梦芯对自己并不是表面上的好，并且她还总是来皇宫和司马剑澜暧昧不清，所以她怀疑了她。

陈舞

原本她一直怀疑张梦芯对自己并不是表面上的好，并且她还总是来皇宫和司马剑澜暧昧不清，所以她怀疑了她。但是现在看来也并非如此，是自己对她的成见太深了。她又想起前天的事，她记得当时发现司马剑澜和她有发生关系的时候，那是的张梦芯还哭着不要把事情

闹大，不想自己知道，怕自己承受不了。当时自己以为她都是装的，或者是因为舍不得司马宜君才那般的说。

可是现在回头想想她也未必真的没有想过自己，看来自己对她的看法也要改变一下了。

想到此，张梦莲就决定去找张梦芯，要知道自己先前对她多少有些误会，对她也是不冷不热，现在想来有些后悔。

其实就算当初的错嫁是张梦芯有意做的，但是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她也没有必要生她的气了。

更何况当时的情况她又不清楚，也许真的和张小玉说的，是原先的张梦莲答应她的。

想到这，张梦莲把抄来的药方烧了，然后整理下衣服，去找张梦芯去。

聚亲阁内。

陈舞要成为美人的消息很快传的人尽皆知，虽然只是秀女，但是她的位置已经被预留了。

她虽然现在还住在聚亲阁，只是因为她是林美人的表妹，只要她不愿意走，没有人能赶走她。

她来聚亲阁经常弹琴，与着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经常琴萧合奏，两人的默契相当的好，每每能弹到深夜。

今日陈舞又弹起了琴，声音了充满了欢快。让她又想起上次无意中碰到了司马剑澜的事。

她本以为皇帝是个满脸胡子，又丑又老的人，没想到居然是那般的温柔英俊。他抱住她的腰的手苍劲有力。

若不是因为皇上抱住了自己，自己定会摔倒在地。

琴越弹约欢快，箫声很快就跟了上来，两人又合奏了起来。

张梦莲到来的时候，两人正合奏的欢，张梦莲的心情也被感染，一脸的雀跃。

琴音

张梦莲到来的时候，两人正合奏的欢，张梦莲的心情也被感染，一脸的雀跃。这是她到宫中来后很少有过的心情，现在看来除了庄仪太后给突然立的两个没人外，没有什么值得她伤心了。

不过只要皇帝只爱她一人，她也没必要去挣那些不必要的虚名。

很快琴声和箫声近了尾声，张梦莲再想，这两人若要是一男一女定能成为情侣，若要是两男，或者两女，定会义结金兰。

她还记得这句是话是从《大丫鬟》里的少陵讲的，不过她也觉得现在的情况很符合当时的意境。

不过她现在没有心情去拉红线，而是要找到张梦芯，解除一直以来的误会。

张梦莲在聚亲阁内与张梦芯聊了很久，张梦芯总是給她讲解童年往事，希望张梦莲能想起以前的事。但是只有张梦莲知道，就算张梦芯再怎么说，她也不会想起那些往事，可是她还是认真的听了下去。

这要是换做以前，她定把张梦芯说的话都当耳边风。

但不知道怎么的，现在她为什么会什么都听的进去？难道她在慢慢的改变么？

她曾经听好朋友说，当人处于兴奋状态的时候，是最好卖乖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趁那个人兴奋的时候说些事，或者要些什么，往往那人头脑一热就会答应。

因为她的那位朋友就经常趁她的爸爸高兴的时候撒娇要钱，而屡试不爽。当时她没有觉得她说的是对的，现在看来是真的么？

虽然她算不上是高兴，至少和以前有点区别，难道是因为她的头脑里某个部位在活跃着兴奋的细胞？

汗，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明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她又能高兴什么？难道因为司马剑澜？

这样想，张梦莲终于有点想通了。不过她真的对司马剑澜动了情？有那么快么？她不是喜欢司马翊么？她真的能忘得了他么？

————————————————沫痕分割线
————————————————————————————

亲们沫痕求长评，好的评论有机会加精！亲们踊跃报名吧——

初遇1

这样想，张梦莲终于有点想通了。不过她真的对司马剑澜动了情？有那么快么？她不是喜欢司马翊么？她真的能忘得了他么？有着太多个问题连她自己都想不明白，不过俗话说你对人好，她也会对你好，也许她真的是被张梦芯的心感动的吧！

张梦莲从张梦芯那里出来，又听到了箫声。心情一好，她准备去看看吹箫的为何人。

当找到箫声来源，张梦莲才觉得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大的聚亲阁，居然那么大，让她饶了好几圈，并且这个聚亲阁到处都是奇花异石。

和那些妃子美人的宫殿相比之下一点也不逊色，怪不得当初装一套后那般的生气。

一身竹绿色衣服的男子，背对着张梦莲而站。

他面对着的是一树的桂花，略带着透明颜色的竹绿色衣服，轻轻随着风舞着，像是也听的懂那吹箫者的音乐。

随之尾声，张梦莲“啪啪”的拍着手，笑脸相迎：“吹的真好。”

伍逸桀随着张梦莲的话转身，惊讶的看着站在不远处的一身粉红色宫衣的张梦莲，问道：“姑娘懂得音律？”

他不仅吃惊为什么有人来了他没察觉，他更吃惊眼前这个女子怎么和自己先前见的一个女子有些相似？

可是这个女子脸上更多的是娇媚，而那个女子则是单纯。看似一人，又不是一人，真让人捉摸不透。

“虽然我不懂音律，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张梦莲如实道。

伍逸桀看着张梦莲那般的直白，呵呵笑道：“姑娘过奖。”他打量着眼前的女子，和那天他见到的女子有些相似，只是那个女子，满脸

的纯真，而她却恰恰相反，虽穿着淡粉色的宫服，但是依然可从她的面容上看出三分的妖娆。

“公子为何这般的看我？难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么？”张梦莲摸摸脸，一脸的困惑。

伍逸桀这才回神，脸上悄悄的爬上了红晕，再加上他那儒雅的样子，别提有多可爱了。

初遇2

伍逸桀这才回神，脸上悄悄的爬上了红晕，再加上他那儒雅的样子，别提有多可爱了。

“呵呵。”张梦莲轻轻笑了，但是她忘记遮掩住口中的那银晃晃的牙套。

伍逸桀刚才原本就因为她和张梦芯张的像有些分神没看注意到她口中的牙套，可是她这么一笑，就算他再怎么粗心大意也看到了。

当下脸色一变连忙跪下：“草民不知您皇后娘娘，多有失礼之处，请皇后娘娘恕罪！”

刚才还是一个会害羞的男子，现在却是这般的正经，张梦莲突然起了玩心，眼珠一转一计上心：“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连忙一璇身跪了下来。

伍逸桀一愣，轻轻抬起头，看了看自己的前面，又看看张梦莲一脸的迷惑。

而张梦莲也装作偷偷的抬眼，两人的的目光不期而遇。伍逸桀的身子明显的一顿，像是被人点了穴一般。

张梦莲故意转动着自己那灵秀的大眼睛，然后又看看伍逸桀，一脸迷茫，然后站起来，叹了一口气道：“哎！我还以为皇后娘娘真的来了呢，吓死我了，要让她知道自己在此还没回去，那可就完了。”张梦莲边拍拍衣服，边得意的道，心想这次定把那傻瓜耍了。

她这还是第一次为自己下跪呢，想来也好笑，只为了耍一个人，还自毁形象说皇后会骂自己。

果然伍逸桀惊讶道：“姑娘不是当今皇后？”

看到伍逸桀那副惊讶样张梦莲忍住笑，故意严肃的看着他片刻，直到他满脸的紧张越来越凝重，才哈哈一笑道：“公子觉得我哪点像皇后？”

伍逸桀一时窘迫，憋的脸桃红，和个女孩子似的：“长得像！”他说的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下轮到张梦莲猛的一惊了，心道，难道他见过自己？：“你见过皇后？”张梦莲紧张的问。

想想更觉得有可能，他说不定在太后的寿宴上见到过，不过事情隔了挺长段时间的，他能记得么？

初遇3

想想更觉得有可能，他说不定在太后的寿宴上见到过，不过事情隔了挺长段时间的，他能记得么？

更何况自己当时可是盛装出席，满脸画着浓浓的妆。突然张梦莲想到他难道是因为自己口中的牙套猜的？

张梦莲当下就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嘴巴问道：“公子可是因我口中的这个以为我当今的皇后？”

果然不出张梦莲所料，只见伍逸桀轻轻的点点头，整张脸都因为窘迫而通红。

张梦莲庆幸自己好在没有说出自己的真是身份，不然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了。

“难到你不知道么？宫中现在很多人都带这个呢？据说啊，皇后就是因为这个皇上才对她宠爱有加。”张梦莲开始胡编乱造起来，她倒要看看传言的书呆子是不是真的和传言中的一样。

看的那个《天仙配》那个董永居然那般的傻里傻气，她总觉得世界上才高八斗又一幅傻样的人很少，更何况他还懂得音律。

要是这个才高八斗有多才多艺的男子真的像《天仙配》里的董永那般，看来还真是有享福的“七公主”了。

伍逸桀半信半疑，眉头轻皱像是在思考，那样子让张梦莲有片刻的恍惚，张梦莲这才发现他居然和司马翊有些相似，只是那儒雅的气质更酷似司马宜君。为什么她刚才没发现?

他的眉心像司马翊，气质像司马宜君，这个人不是集中了两人的特点？他到底是什么人?

正当张梦莲想的出神的时候，只听伍逸桀道："在下还真没有听说，姑娘也想得到皇上的宠幸？"伍逸桀话锋一转，说完话，就有点后悔。

并不是因为他问出这句话，觉得自己唐突而后悔，而是怕她说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很关心眼前的女子。

张梦莲偷偷一笑，果然还没有那么傻，但是他的下半句话让她觉得有猫腻，一个陌生人怎么会这关心一个刚认识的小宫女?

初遇4

张梦莲偷偷一笑，果然还没有那么傻，但是他的下半句话让她觉得有猫腻，一个陌生人怎么会这关心一个刚认识的小宫女?

"当然了，这宫里面的女子，谁不想得到皇帝的垂青？"张梦莲说的理所当然。其实她有感觉到眼前的男子可能对自己有意思喜欢。

但是她不能害别人，自己好不容易从爱情的苦海里走出来，如果再把别人拉进去，那也太不道德了，所以她不能给他半点希望。

不是她自恋，她发现古代的女子都是养在深闺中，不仅是女子见不到男子，就连常在外走动的男子，也很少看到自已意中的女子。

所以向他们这种人群很容易对人一见钟情。

果然不出张梦莲所想，只见伍逸桀脸色微微有些失望，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又道："姑娘说的是。"

话岁简单，也说的是奉承的话，但是话中的失落还是出卖了他。

张梦莲为了不再让此人再抱喜欢之心，当下道："皇上经常说我与皇后长的相似呢？其实我也觉得我与皇后长的相似。"说完得意的笑了。

那样子明显就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子。

当下伍逸桀就低头，没有说什么，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说什么。难道要他说自己家很有钱，然后叫她和自己出宫?

张梦莲见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并且如果字一不小心，就又伤害一个人，也没有再说什么，当下就道：“公子有事先忙吧，我先走了。”

张梦莲说完话，没等伍逸桀回话转身就走。

原本伍逸桀想说些什么，但是看着张梦莲走的那么匆忙，把话又吞到肚子里。

走到不远处，张梦莲轻轻转身，看着还杵在那的伍逸桀道：“记住哦，今天的话，千万别和任何人说，不然那可是杀头之罪。”

说完笑呵呵的一蹦一跳的离开了，只留下还站在远处暗自悔恨的伍逸桀。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

激动的后果

说完笑呵呵的一蹦一跳的离开了，只留下还站在远处暗自悔恨的伍逸桀。

回到锦阳宫，张梦莲坐在铜镜前边叹气边拍拍自己那张妖娆的脸：

“哎，我长的这么纯真，这么无害怎么可能是狐狸精？怎么可能到处都沾上桃花？”

说完张梦莲突然眯起眼睛道：“难道和这双桃花眼有关？”

“桃花眼”这个名词她在嘴巴里不停的揣摩：“桃花眼，桃花眼，嗯，桃花眼，定是这双桃花眼的祸。”说着她激动起来，一把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但是太用力，她连忙大呼小叫的：“哎呀，哎呀，痛死我了。”边说着，边甩着手。

正好刚进锦阳宫的司马剑澜见到，一把拉过她的手，之间白皙的手面已经微微泛红。

“怎么了，怎么了。”司马剑澜边细心的吹着气，边焦急的问。

张梦莲心底顿时升起一丝暖意，她轻笑着：“没，没什么，我不小心碰了一下。”

其实刚才司马剑澜在风屏外就听到了张梦莲大叫一句什么桃花，然后他就听到了一掌拍到桌子上的声音，但见她不愿意说，当下也不想多问，只是轻轻一笑，把张梦莲拉入怀中：“以后可得小心了！不然朕会心疼。”

真是郎情妾意，人间美事。

司马剑澜刚扶张梦莲坐下，就见墨玉端着一碗东西进来，她轻轻的把碗端在桌子上然后一笑，离开了。

司马剑澜端起墨玉刚才放下的碗，轻笑着搅动着碗里的汤汁：“来，这是朕特地叫人给你做的养颜汤，朕要把你皇后养的无人能及，让天下人都羡慕朕有个天仙般的皇后。”

说着司马剑澜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那笑看在张梦莲眼里却是那般的幸福。如果说不能选择自己爱的人结婚，那就选个爱自己的人。这是二十一世纪最经典的一句话。

晚餐好像都没有吃，屋内的两人就双双倒在床上，缠绵不已。

为何不争宠？（十三更）

晚餐好像都没有吃，屋内的两人就双双倒在床上，缠绵不已。

要说张梦莲不讲究，那就错了，其实是司马剑澜的利诱，要不是他的诱惑，张梦莲定是吃完了饭再看会星星，然后再倒在司马剑澜的怀里数着星星，然后再慢慢的“进入正题”。

春晓一度值千金，粉红佳人郎情谊。

天微微亮，一丝白光轻轻洒在了粉红色帷帐下张梦莲的身上。司马剑澜的脸朝着床外，而张梦莲的手却绕在司马剑澜的腰上。

日复一日，不知过了多久那么美好的宫廷生活，而司马剑澜也是呵护张梦莲如同每天的早朝，成了必做之事。

这天张梦莲在贵妃椅上摇着孔雀扇，在一颗大银杏树下闭目养神。

墨玉慌张的从外跑到张梦莲身边，一个劲的喘着粗气，还未待自己平息就道："主子，听说今日是皇上纳新妃的日子。"

张梦莲手中的扇子一顿，轻轻挣开眼睛。慢条斯理的道："墨玉平时我是怎么说的，什么事自己都不能乱了手脚，失了方寸，你可知错？"

墨玉轻轻调整了下呼吸，低头道："奴婢也是怕主子伤心，才第一时间告诉主子您的。"说完墨玉好像还没有尽兴，又道："皇上也真是的，平日里对您是百般的呵护，这会有了这种大事干嘛不和您说声呢？"

张梦莲心底有丝难受，她闭上眼睛，又摇起了孔雀扇子。

墨玉见张梦莲不说话，反而一脸的淡然，当下就急了："主子，难道您不想问皇上？您不想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么？"那样子还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张梦莲手中的扇子稍微加了下力气，原本缓慢的手，却比刚才快了一些。

但是站在张梦莲身边的墨玉却未发现这微毫的变化，而是一脸的不甘："主子，您平时什么都不争，什么都不抢，光说皇上虽然很久都不去仙群殿和半月殿。

————————————————沫痕分割线————————————————

今天到这结束吧，呵呵

爱没有理由

但是站在张梦莲身边的墨玉却未发现这微毫的变化，而是一脸的不甘："主子，您平时什么都不争，什么都不抢，光说皇上虽然很久都不去仙群殿和半月殿。

但是皇上送她们的绫罗绸缎，珍珠异宝也是书不尽数，而他送您的又是什么？一碗养颜汤，就那么一碗一文不值的养颜汤，就把您打发的服服帖帖。是，您是脸色光艳动人，可是和那写珠宝、绸缎比起又值几个钱？说不定随便在她们那些美人妃子的地上都能捡到一个比那碗汤值钱的东西。”

张梦莲还是心平气和的摇着自己的扇子，慢条斯理的道：“墨玉，你何时也注重那些东西了？”

墨玉费了大半天说出那么多的话，目的就是想让张梦莲作出些举动，但是她却依然是无动于衷，当下只是叹气道：“我真替主子不值，很多传言说主子专宠，可是又有谁知道内情？是，您说过爱是看一个人对你感情，可是您也真的什么都不计较啊！”

“好了墨玉，你先下去吧，皇上若是想和我说，定会和我说的。”张梦莲虽然表面上看着心平气和，可是她心里乱糟糟的。

让墨玉那丫头那么说，她还真觉得这很委屈，可是自己要的爱不就是能和自己爱的人分享一杯羹么？

难道她也被那些金钱迷住了眼睛？变的俗气了？

他给了自己这后宫最大最高、天下女人都想要的位子，他对自己柔情之至，还亲自给自己喂养颜汤，夜夜与自己缠绵，那般的温柔。

一个帝王对自己如此之好，她有何求？本来张梦莲对爱的要求就极为简单，并且她对与司马剑澜的性格是相当的了解。

那般暴溴，那般骄傲的人，对自己却是百般的维护和柔情，她还要他怎么对自己？

既然身为帝王家，那她也不能得寸进尺，要懂得理解他，要是事事都和他争吵，事事她都要占上风，那他们之间还有爱情可言么？

习惯他的存在

既然身为帝王家，那她也不能得寸进尺，要懂得理解他，要是事事都和他争吵，事事她都要占上风，那他们之间还有爱情可言么？

不知道是女传翻多了，还是古代的三从四德听多了，现在的张梦莲一心想维持好这段情感。

虽说先前她有和司马翊相恋，但是他们的恋爱持续的时间太短，大家都没的及来回味和品尝却就烟消云散了。

这不是她想要的爱情，二十一世纪她没来的及谈恋爱，但是不能到了古代还是啊，那也太悲哀了！

既然错嫁到帝王家，她就算再能折腾，以司马剑澜的个性，他不放手她是无法都逃脱的。更何况那个司马翊处处都以皇家的颜面放在先。

虽说最后还是因为思恋自己，而妥协准备带自己离开，可是在司马剑澜面前他依旧是低人一等。

因为这是封建社会，君主制，她还记得曾经无意中司马翊的一句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当时她也没有想太多，也只认为是一个古代人都会有的思想，可是司马翊身上的忍让，让她觉得是懦弱。

也许在别人眼里，司马翊是完美无瑕的，百里挑一的，又是君子，可是在爱情中那就成了懦弱。

如果他有司马剑澜的五分的坚持，三分的霸道，估计事情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她放弃司马翊而决定和司马剑澜好好过，很多原因都在这。

可是司马翊能知道么？多年后他知道了会后悔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开始习惯了司马剑澜的好，习惯了她的温柔、柔情。喜欢上了他的霸道他的坏。

很多古代女人也许就喜欢司马翊那样的，但是对与张梦莲来说司马翊那样的当个蓝颜知己还不错，哭的时候靠个背不错，但是如果是保护那那个人就要担心了。因为在他心里也许爱情并不算是真正的生活。

————————————————沫痕分割线

亲们为啥觉得梦莲不该爱上司马剑澜?

俗话说日久生情，更何况梦莲看到的只是剑澜的好，她没看到他的坏。

当爱变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梦莲会如何选择？尽请期待——

其实我不是不在乎

很多古代女人也许就喜欢司马翊那样的，但是对与张梦莲来说司马翊那样的当个蓝颜知己还不错，哭的时候靠个背不错，但是如果是保护那那个人就要担心了。因为在他心里也许爱情并不算是真正的生活。

或许这是张梦莲对自己移情别恋找的借口，但是她现在确实想司马翊是越来越少了，因为每天对着她笑，给她吹汤的是司马剑澜，而不是在那个星空繁绕的夜晚而相遇的白马王子——司马翊。

当初失意后她就在慢慢的接受司马剑澜，虽然她记起了记忆后，还是对司马剑澜有些敌意，可是司马剑澜很聪明，在她孤独，在她失落，在她需要人安慰，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是他用他的温情，用他的理解来开化她。

既然选择了尝试接受，她定是做了多些打算，对于纳妃，宠幸这样的事，她曾经虽然没有想过，但是她没有想过就不代表不会发生。

更何况庄仪太后的话还在耳边——皇家子嗣稀薄，后宫妃嫔太少。

是啊，自古皇帝不都是这样么？又有哪个皇后逃得掉自己的丈夫纳妃？相比之下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了。

她总是安慰自己，但是墨玉的一番话她的心底还是承受不了了，不然为什么墨玉说皇帝纳妃时她不停的使劲扇扇子?

虽然她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心底都急的可以开多花了。但是她知道急是没用的，只有想办法抓住司马剑澜的心。

同时她也要他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就算他不想说，她也有办法要他说。

现在就自己乱了手脚，到时候不就成了完全的怨妇？女人一旦成了怨妇，那就没得救了，因为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自己的老婆成为怨妇。

这一天是张梦芯最难过的一天，她没有见到司马剑澜，也没有人到她这来。本来自从徐美人那件事后，本喜欢来她这的林仙儿和贾一怡都很少了，今天又加上司马剑澜没有来，本就人少的锦阳宫更显得清冷。

烫伤

这一天是张梦芯最难过的一天，她没有见到司马剑澜，也没有人到她这来。本来自从徐美人那件事后，本喜欢来她这的林仙儿和贾一怡都很少了，今天又加上司马剑澜没有来，本就人少的锦阳宫更显得清冷。

她知道因为伍衣是妃子，又加上边疆战事连连为了减少开支，就没有摆宴。

晚上想当然的司马剑澜没有来锦阳宫，烛光在风中轻轻的闪烁着，跳跃着，像是在诉说张梦莲此时的孤独。

墨玉像以往一样端来了养颜汤，此时对于张梦莲来说无意是喜悦的，因为她想他是没有忘记她的。

端过汤就拿起勺子往嘴边送，她想赶快把那带着司马剑澜的味道的汤汁喝下去。不料手一滑，那碗汤掉落。汤汁洒落在张梦莲手上，手很疼，张梦莲微微发愣，却似没觉得一般，傻乎乎的把勺子放在嘴里，好像还在品尝那个有着司马剑澜的味道的汤汁一般。

墨玉慌忙拉着张梦莲的左手，哭着吹着："主子，拧疼不疼，都是奴婢该死，奴婢不该这么烫就拿给您。"

张梦莲摇摇头缩回手没有说话，静静的发呆。她一直以为这汤不烫，而每次司马剑澜吹的时候她都以为是他做样子，可是这烫却真的是他一口口吹凉的。

墨玉帮张梦莲包扎好手后，被张梦莲打发去休息。她一个人坐在桌子边静静的看着烛光。

看着慢慢滴下的烛泪，张梦莲也有些想落泪，擦擦眼角，她何时也变的这般的伤感?

天微微亮了，张梦莲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司马剑澜见趴在桌子上还在睡觉的张梦莲，嘴角洋溢起一丝微笑，看上去是那么的温暖柔情。

他轻轻的把衣服脱掉，然后披在张梦莲的身上，在看到她手上包扎的那块白色的布时，眼神微微有丝变化，像是心疼。

他慢慢的伸出手轻轻的拂过张梦莲脸颊上的发丝，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沫痕分割线————————————————

下午要去听课，晚上回来再发。

默契

他慢慢的伸出手轻轻的拂过张梦莲脸颊上的发丝，嘴角的笑意更浓了。

张梦莲微微动了下眼睛，眨了眨然后有揉一揉惊喜的发现真的是司马剑澜高兴的站起："你来拉。"简单的言语中透着丝兴奋。

衣服轻轻的从张梦莲的身上滑落，她这才发现他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准备捡起。

他也弯了腰，两人的手都抓住了衣服，只是她的手被他的手覆盖在下面。

两人对看一眼都笑了。

司马剑澜松开了覆在张梦莲手上的手，然后对她笑着："爱妃为朕穿吧。"

他笑的很狐狸，眯着眼睛像是在等待着她这只乌鸦张嘴。

张梦莲缓缓地抬起手，把衣服披在司马剑澜的身上慢慢的帮他把衣服系好。其实她想说：你自己穿。然后把衣服塞进他的怀里，可是她没有。

“你的手？”司马剑澜眼疾手快的一把抓过张梦莲的手。

只见张梦莲倒抽一口气，司马剑澜像是被电到了一样把手弹开，紧张的道：“朕没有弄疼你吧？”一脸的歉意和慌张。

“没。”张梦莲满脸的笑意，摇摇头。

“还笑。”司马剑澜责备道，轻轻的拿起她的手，那样子比张梦莲本人还心疼。“以后端碗的时候注意些，墨玉她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连这点事都做不好，让你受伤！”司马剑澜责备着，脸上也尽是歉意。

“真的没事，就被水烫了一下而已。”张梦莲笑道，看着司马剑澜那般的紧张，心底也甜甜的。她想自己定是疯了，不然怎么被烫了还高兴？

司马剑澜轻轻的张梦莲手上的布拆开，然后从身上拿出一个白玉瓶，把药轻轻的洒在她的伤口上：“这药是岳家的，对烫伤很管用，之前朕被烫伤，用过岳家药后很快就好了，就一直带在身上。”

张梦莲觉得奇怪，为什么皇上伤了不用御医的药，而是用岳家药，这个岳家是医馆？

神医

张梦莲觉得奇怪，为什么皇上伤了不用御医的药，而是用岳家药，这个岳家是医馆？

“为什么皇宫这么多御医，而你只用岳家药？”她问出了心中疑问。

司马剑澜向是知道张梦莲要问他这个问题一般，轻轻的笑了，嘴角那抹笑有些得意：“因为岳家药是这天下最好的药。”

“那么神奇？”张梦莲觉得奇怪，既然是最好的为什么皇上没把岳家人请到皇宫当御医？

“爱妃不信？”司马剑澜把瓶子盖好，故作神秘。“如若不是天下第一的好药，朕也不会给爱妃用了。”

“为什么要给我最好的？”张梦莲一句也不放过，继续追问着司马剑澜。

司马剑澜用手轻轻的一勾张梦莲的鼻子，笑道：“爱妃哪来的这么多个为什么？”

然后收好药又道：“那好把，朕就满足爱妃的好奇心，给爱妃讲讲，以赎昨天的罪过。”

张梦莲一听着不高兴了，当下就道：“你拿别人的好处来为自己赎罪一点诚意也没，我不听。”佯装生气，实则是撒娇。

“好好好，是朕的错，朕不该拿别人的东西来邀功。”司马剑澜一把抱住张梦莲。

“我和你说岳家的事，你认真的听着我说！”司马剑澜生怕张梦莲不认真听一样，强调道。

直到见张梦莲很郑重其事的点下头，才慢慢开口道：

“岳家世代是神医，在皇朝建立以来就开始为皇家治病，每代如此，只是在第三代的时候出了个女神医。她长的貌若天仙，医术也是天下人无极，一时成为天下人都仰慕的神仙般人物，成为众男子都仰慕的对象。可是大家都知道她身在皇宫有谁能有那个福气把她从皇宫里带出去?

没有，因为当时的皇帝也喜欢她，当时的皇帝从小就和她玩到大的，而且她又懂得医术长的又美，这个皇帝就想把她占为己有。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

神医2

没有，因为当时的皇帝也喜欢她，当时的皇帝从小就和她玩到大的，而且她又懂得医术长的又美，这个皇帝就想把她占为己有。

可是那个女神医却喜欢别人，一个她在宫外巧合遇到的一个大侠，那人风度翩翩满身的儒雅像个读书人，但是却是个侠客。

后来皇帝为了成全女神医割爱成全了他们，事情到这也算该是美满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个侠客死了。

后来女神医以为是皇帝派人追杀，就从此与皇宫断绝关系，不许自己的子女为王公贵族治病，这样也就成了今天的局面。”

张梦莲把司马剑澜的手轻轻的掰开，疑惑的问：“说完了？”

司马剑澜自认为这个爱情故事很感人，被张梦莲一问伤感顿时全无：“难道爱妃没觉得感人么？”他疑惑。

“切！这有什么好感人的，看来你还没听过感人的爱情故事。”对于张梦莲来说这种故事像个流水帐一样，还感人？看来司马剑澜还真可怜，身为帝王家就够痛苦的了，还没听过感人的爱情故事，那真是悲哀啊！

司马剑澜不高兴了，脸色一变：“那爱妃说说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张梦莲白他一眼道：“皇上该去上朝了，再不去我可又成了大臣眼里的狐狸精，太后眼里的扫把星了！”她要是再不催这家伙走，不知道又哟啊啰嗦到什么时候了，她昨晚没睡，早上才睡一会他就来了，现在突然好困，先把他打发走了再说。

“那好，朕先去上朝，等朕回来爱妃再给我讲讲。”司马剑澜好像看出了张梦莲困了一般，体贴的道。

张梦莲打个哈欠连连摆手，她感觉头昏沉沉的，胳膊酸痛，真的好想睡一大觉。

然后看也不看司马剑澜一眼就往床边走去，倒下床一扯被子就睡了起来。

司马剑澜见张梦莲倒床就睡着了，嘴角微微扬起笑容，转身出去离开了锦阳宫，

请安迟到1

司马剑澜见张梦莲倒床就睡着了，嘴角微微扬起笑容，转身出去离开了锦阳宫，

上完早朝司马剑澜就急冲冲的向锦阳宫走去，一个早朝他都没上好，都在想张梦莲说他讲的爱情不是感人的，这要是让父皇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是的他讲述的那个皇帝就是他的父皇，当年的事事隔多年已经成了禁话。

要说张梦莲有时候司马剑澜觉得她什么地方都好，比如不争宠，不无理取闹，不耍心机，可是他就是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她，一并接受她骗了自己的事实。

昨天他纳伍衣为妃故意没有告诉张梦莲，就是想看她的表现，可是她没有闹，反而一脸的平静。

其实他知道她心里应该也不好受吧，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闹。晚上他照例让宫人做了养颜汤，但是他却让人在晚底涂抹了一点点油。

他在她面前表现的无微不至，但是他的心却也有些心疼，本想叫御医来看看，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当年张梦芯给自己的药该她上了。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见对她这么好，也许是因为她大度，让他觉得理亏吧。

一进锦阳宫，整个宫内都静悄悄的，恍惚没有人一般。本来锦阳宫自从上次刺杀事件人就少了，现在更感觉和冷宫差不多。

司马剑澜微微有点动容，走到张梦莲的床头，轻轻的坐在她的身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她，其实她长的不比梦芯差，可是他的心底只有梦芯。

他该放了她还是继续把她留在身边，知道她为了他伤心难过而死?

突然司马剑澜心底有个声音在叫：司马剑澜，你忘记了她是怎么骗你的么？你忘记了你曾经发过的誓言么？难道你忘记了要给自己出

口气么？你不能心软，不能，永远不能，作为一个帝王你连一点的残忍都做不到，那你还做什么帝王？

————————————————沫痕分割线————————————————

晚上再更！

请安迟到2

突然司马剑澜心底有个声音在叫：司马剑澜，你忘记了她是怎么骗你的么？你忘记了你曾经发过的誓言么？难道你忘记了要给自己出口气么？你不能心软，不能，永远不能，作为一个帝王你连一点的残忍都做不到，那你还做什么帝王？

“奴婢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正在司马剑澜挣扎的时候，墨玉突然走了进来。

司马剑澜一愣回过了神：“怎么皇后去了慈宁宫没？”他觉得自己有些明知故问。

“奴婢不知。”墨玉惶恐的低下头。

司马剑澜脸色立即变了一脸的暴溴：“你是怎么当值的？玩忽职守？皇后有没有去请安你不知道？快，还不快给皇后准备洗漱，真是个没用的奴才！”

墨玉的心底咯噔一跳，他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真是个没用的奴才”这句话，他是在警告她。

其实她想不明白什么皇上对皇后这么好，还要她监视她，皇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再说了皇后做什么都不喜欢人跟着，她若要是偷偷的跟着别说自己原本就不想，要是被皇后发觉不就知道她故意跟着监视的么？

张梦莲听到很吵也睡不着了，坐起身揉揉眼睛问道：“这是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

“爱妃你还没有去给母后请安吧？”司马剑澜问道，一脸的焦急和关切。

张梦莲像突然响起是还没有去，一下跳了起来嘴里不停的道：“哎呀，这下完蛋了太后又要骂我了。”还真是倒霉，前段时间和太后因为纳妃的事有点不合，昨天又是皇上纳妃之日，今天她就没去请安，这不是明摆的找茬么！

司马剑澜按住了张梦莲一脸暧昧的道：“爱妃不必如此着急，有朕在没什么的！”

张梦莲看了看司马剑澜一脸的疑惑：“有你在太后就不会生气了？”

————————————————————————沫痕分割线————————————————————————

票票，嘻嘻！

请安迟到3

张梦莲看了看司马剑澜一脸的疑惑：“有你在太后就会生气了？”

“那当然了有朕在母后生什么气啊，她还想早点抱孙子呢！”说完司马剑澜哈哈大笑起来，而张梦莲一脸的娇羞。

到了慈宁宫庄仪太后已经一脸的怒气了，见到张梦莲和司马剑澜一起到，更加的生气当下转身就要往屋里进，像个闹情绪的孩子一般。

“母后！”司马剑澜及时叫住了庄仪太后。庄仪太后身子一愣，转头一脸的怒气，别说他们母子俩生起气来还真有那么三分像。

张梦莲暗自叹倒霉，看来自己最近流年不运啊，原本有人和你分享丈夫就是一件悲哀的事了，但是自己还不能发火那是更悲哀。

现在又得罪了太后，哎这宫中的是非就是多啊，何时她能不用着急这些事呢?

“诶——”司马剑澜拉长了说话的音调：“母后何必生气呢，皇后在和朕商讨国家大事，还帮了儿臣了。”司马剑澜说的很自豪。

而张梦莲却一头雾水了，她什么时候帮过他处理过国家大事？这个司马剑澜还真会撒谎，不过只要帮她躲过一劫就好了，其他的什么

都不重要。

庄仪太后一听说更加的火冒三丈："什么？处理国事？她一个女子怎么处理国事？再说了就算她回也轮不到她啊，要那些大臣干什么？"

庄仪太后的气焰也吓到了司马剑澜，他立马改道："不，儿臣说错了，皇后没有帮儿臣处理国事，请母后息怒。"

张梦莲一听庄仪太后那般的看不起自己，当下也不高兴，一把拉过司马剑澜道："处理国事怎么了？一个人一个想法错一个想法多一条建议不是对国家很好么，太后你用的着这么生气么？"

司马剑澜倒抽一口气，这个张梦莲还真胆大居然和母后吵起来，看来这次她真的要倒霉了。

"好，好，好，很好。"庄仪太后连说说那个好字，一脸的怒气。这时张梦莲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要知道有水顶撞过太后？

请安迟到4

"好，好，好，很好。"庄仪太后连说说那个好字，一脸的怒气。这时张梦莲才觉得事情的严重性，要知道有水顶撞过太后？

自己来迟请安不说，还和她大大出口，这次要是倒霉也活该自己忍不住气，但是要她吞了这个气她更是忍不住。

越想越不高兴，当下就道：

"什么叫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你认为的，你有没有问天下的才女有没有认为自己有了才就没有了德？"

见庄仪太后脸色依然不好看，张梦莲索性跟她斗到底："后宫中谁人不知贾妃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她温柔贤淑，知书达理试问什么事有她做错的？哪一个王公大臣不认为她是难得的妃嫔？"

"相反，那个林仙儿一脸的嫉妒，一肚子的坏水，可是谁不知道她从小就没有学过字，显而易见这两个鲜明的对比，太后您问问皇上是喜欢什么样的？是喜欢太的后宫歌舞升平还是乌烟瘴气？"

张梦莲觉得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推到了司马剑澜的身上还不错，至少可以转移庄仪太后的视线。就算没有转移成功，至少也可以拉上司

马剑澜。

有了司马剑澜当护身符，估计太后也不会拿她这个皇后怎么样！

“好，很好，皇后说的很好，哀家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法！”说着一瞪眼，一身的暴溴。

让张梦莲顿时觉得她和身如掉进了冰窟，她不由的看了身边的司马剑澜。

只见司马剑澜也如张梦莲一般的紧张，张梦莲这才觉得自己真的闯祸了。

但是她属于那种只要自己认定自己是对的绝不会低头的那种人。

只见随着庄仪太后的话，走出一个嬷嬷手中拿这一般长鞭，严肃的走到庄仪太后的身边等待着抓一台后的吩咐。

“陈嬷嬷，你是宫中的老嬷嬷了知道今天皇后犯下的是什么罪吧。”

庄仪太后盯着张梦莲，满脸的怒气，看样子是被张梦莲气的行。

请安迟到5

“陈嬷嬷，你是宫中的老嬷嬷了知道今天皇后犯下的是什么罪吧。”庄仪太后盯着张梦莲，满脸的怒气，看样子是被张梦莲气的行。

“给打，狠狠的打，要是打出了人命由哀家负责。更何况像她这中皇后死不足惜，正好好立伍衣为后。”

要说庄仪太后没有私心，那是假。因为她本就想让自己的侄女伍衣成为皇后，而是一直没有时机又被张梦莲抢去。

原本因为张梦莲曾经救过自己一命她也就算了，对她也是很好，可是她却不守妇道与其他王爷幽会，还打伤了她心头肉——司马剑澜。

她怎么能容忍自己以前百般呵护才留下的骨血？

而张梦莲更加的不服气了，她就算是太后又怎么了，她凭什么动私刑要打她？就算她有至高的权利有怎么样？她现在还是皇后呢！

就算要定罪也要交给宗人府或者其他的地方，再怎么找她庄仪太后就是不能动用私刑！

那陈嬷嬷得到了转移太后的允许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那样子好像和张梦莲有什么仇一般。

正当张梦莲万分的紧张，还想为自己的权利争取希望的时候，只听那陈嬷嬷道：“这条御赐鞭子，自从先帝那代就没有尝到人血的味道了，今日就让它喝喝我们尊贵的皇后娘娘的血，看看是不是味道不一样！”

说完，在张梦莲还在诧异这个老女人怎么如此变态的时候，鞭子一轮就挥了下来。

张梦莲瞪大了眼睛，看着马上就要落在自己身上的鞭子，可想而知此时正是慢镜头，但是对于司马剑澜来说却是快如闪电。

只见他一把抱住张梦莲闷哼一声，陈嬷嬷的鞭子落在了司马剑澜的身上。

与此同时庄仪太后大叫一声：“住手——”

陈嬷嬷的鞭子挺在了半空中，庄仪太后赶紧的向司马剑澜怕过来。

“母后，别过来！”司马剑澜忍住疼道，满脸的汗水一痛苦。

受伤（十三更）

陈嬷嬷的鞭子挺在了半空中，庄仪太后赶紧的向司马剑澜怕过来。

“母后，别过来！”司马剑澜忍住疼道，满脸的汗水一痛苦。

张梦莲从那鞭子落在司马剑澜的身上，精神恍惚定了格一般，任由司马剑澜搂着，心里也流了泪，为什么她要这半冲动，和太后顶起来。

要不这样司马剑澜也不会为自己挨了这一鞭子。

“皇儿，你——”庄仪太后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她的激动是因为皇帝居然为张梦莲挡了鞭子，现在还不让自己过去看他。

在心底她有对张梦莲多了分恨意，这个张梦莲她一定不能放过。瞧那一脸的狐狸像，一看就是个不吉利的人。

“母后只要你答应儿臣不再责罚皇后，儿臣任由母后处置。”司马剑澜依旧把张梦莲紧紧的护在怀里。

庄仪太后见他那般的护着张梦莲心底也是很不爽，当下冷哼一声，看也不看张梦莲和司马剑澜两人一眼，转身就走。

留下张梦莲和司马剑澜两人还在那依偎着，司马剑澜轻轻的帮张梦莲擦去眼角的泪，笑道：“哭什么，朕这不是好好的么？要是那一鞭子真的落到你的身上，朕会比现在还疼的。”

张梦莲听了这话哭的更凶了，司马剑澜轻轻的拍着她的肩膀嘴角轻轻上扬，眼底写满了意味深长的笑意。

锦阳宫内张梦莲小心的帮司马剑澜上着药，那一鞭子不轻，他背后那道红色血印像是烙在了张梦莲的心底。

司马剑澜轻轻的拉住张梦莲的手：“这下爱妃的气消了么？”

张梦莲满眼的不解，司马剑澜轻轻笑了下道：“难道爱妃还在为朕纳妃而生气？那朕再去让母后抽一鞭子。”说完就要起身。

“哎呀，你别动。我有说过还生你的气么？”张梦莲不依，连忙拉住他：“你着个傻瓜都伤成这样了，还问我生不生你的气。我生你的气又怎么样，不生你的气又怎么样，又生气又不生气你又怎么样？”

无巧不成书

“哎呀，你别动。我有说过还生你的气么？”张梦莲不依，连忙拉住他：“你着个傻瓜都伤成这样了，还问我生不生你的气。我生你的气又怎么样，不生你的气又怎么样，又生气又不生气你又怎么样？”

“哈哈。”司马剑澜哈哈大笑：“只要爱妃不生气，要朕挨多少下朕都不会皱眉头，若要是爱妃还生气，那朕还起领鞭子，直到爱妃气消了为止。”

“你就会讨人高兴。”张梦莲装作生气，但是心底却甜了。

听说司马宜君回来了，张梦芯当天下午就往宜王府跑。连一声告别都没有。

每次司马宜君回来司马翊也会跟着回来，这次也不例外。

张梦莲自从决定和司马剑澜好好的过日子，就没有再去御花园那个秋千那了，缘于此，缘尽于此。

今天她再次来到御花园的秋千这里，看着那么有任何变化的秋千，张梦莲的思绪顿时如洪水一般涌上心头，眼泪顿时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张梦莲轻轻的摸着秋千，含着眼泪道："秋千的情缘因为秋千而结束，我会命人拆了这伤心物。"

司马翊也站在不远处，听着张梦莲那般伤心的话，再也忍不住了："其实我也一直想你，可是——"

张梦莲听到有人，连忙用手擦擦眼泪，笑着转头："王爷说笑了，这话莫让别人听到。"

其实她也想和他一述相思之苦，可是她不能，她已经压制住心底的爱意，要是再把那砸门打开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莲儿。"司马翊叫了句他朝思暮想的名字，但是话到了嘴边他再也说不出来。

"王爷别再多说，本宫现在为皇后，若是有人无意听到王爷的无心之话，定有惹来非议。"张梦莲说完就丢下话，向别处走去。

司马翊想追过去，可是司马剑澜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那日他约他，和他说："现在的张梦莲为皇后，就算你们心心相印那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不要因为个人的情感连累了她，不然他们将都会收到宫刑处罚，而他可能是被罢免王爷的衔头，而张梦莲就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

母凭子贵1

司马翊想追过去，可是司马剑澜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那日他约他，和他说：

“现在的张梦莲为皇后，就算你们心心相印那也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不要因为个人的情感连累了她，不然他们将都会收到宫刑处罚，而他可能是被罢免王爷的衔头，而张梦莲就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

那句话一直敲在他的心头，就算自己再怎么忍受他都无法忘记张梦莲。

虽然司马剑澜的话听着像是威胁，但是那话说的一点也不假，他退缩了，害怕了。

宜王府。

张梦芯在第一时间跑了回了府，连忙梳妆打扮起来，她要以最美的面目去迎接司马宜君，但是她刚走到司马宜君的书房前，就看到司马宜君把头贴在张小平的肚子上，一脸的高兴。

张梦芯心底划过一丝不祥，她不会怀孕了吧？顿时像泄了气的气球。

司马宜君见到张梦芯来了，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像是故意要作秀给她看一般。

张小平轻轻的低下了头，她本以为王爷真是因为自己怀了他的骨肉而高兴，没想到又是因为要气小姐，看来她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

张梦芯失魂落魄的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又砸起东西来。本来房间的东西又少，被她那么一砸更加的少，正个放假空荡荡的。园子内也因为是秋天树叶也开始往下掉。

第二天王府内张灯结彩，到处都洋溢着喜庆。这是司马宜君特意为张小平办的，他要立张小平而王妃，他要让张梦莲知道这就是她自己算计的代价。

不是他司马宜君小人，而是他真的不喜欢张梦芯可是她还是苦苦纠缠，要不是她，他怎么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分开？他永远不会原谅她。

既然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幸福，他也不会给张梦芯，就算是像张小平这样的虚假的，他也不给她！

爱一个人很容易，恨一个人也是那么简单。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嘻嘻！

母凭子贵2

爱一个人很容易，恨一个人也是那么简单。

张梦芯在王府实在呆不下去了，又回到了皇宫。她知道宜王府早在自己嫁过去的那一天就不属于她了，既然如此那她就回到皇宫里。

虽然在皇宫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快乐，但是至少司马剑澜给她的远远比司马宜君给自己的多。

经过锦阳宫的时候林悠慌慌张张的往外跑，一下撞到了张梦芯的身上。她当时虽然吓了一跳，但是看到林悠那满脸的难受样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出与好奇张梦芯轻轻的拍着她道："小七你这是怎么了？"

林悠见是张梦芯，唯唯诺诺的道："芯妃，奴婢，奴婢最近胃不舒服。"说完像是做错了事一般低下了头。

张梦芯笑笑，亲切的道："小七在我面前不必这么拘泥，走到我那去，我给你酸梅吃。"一听小七那么说，聪明的张梦芯立即知道了怎么回事。

先前她见过徐美人害孕，而现在小七也是那样，并且她还看到了司马剑澜那晚的事，当下再肯定不过了。

一想到孩子，她心底就划过一丝阴霸，凭什么大家都不是得到爱就是得到孩子，为什么她什么都没有？她一定不会让孩子出现在她的面前。

林悠本就害怕得了什么病，一直没敢和张梦莲说，现在见张梦莲帮自己当下也高兴就随她去了。

在张梦芯那呆了一会，又吃了点酸梅，林悠高兴的告别了张梦芯。当晚又有人给林悠送碗汤去，那送汤的小太监称是有人吩咐他送的。

要林悠喝下汤就睡，肚子疼一会第二天就没事了。

林悠半信半疑，但是还是喝了汤汁，然后听话的睡下了。可是刚睡下不久肚子就疼的厉害，满头的汗水，肚子如刀绞一般，晕了过去。

这一夜雷光闪电，大雨一直下到天亮。

第二天一地的落叶，秋天的又加快了脚步。

水还未干，像是还没有完成使命一般，滴答滴答的顺着屋檐往下落，在清晨听起来格外的悦耳。

林悠之死1

水还未干，像是还没有完成使命一般，滴答滴答的顺着屋檐往下落，在清晨听起来格外的悦耳。

“啊——”宫女住处有人尖叫着向外跑去。

墨玉随声进去一看，顿时血液向外涌，死人了，又死人了。这不是林悠的房间么?

是谁，那个躺在血泊里的人是谁?

她的胆子虽然比较大，但是现在看到一个人面色苍白，满身的血迹，床上也血红，头发散乱的粘着血液沾在她的脸上的模样，也不禁害怕起来。

那哪里还是平日里美丽的林悠? 那真的比恶鬼还要可怕。

这件事最先传到司马剑澜的耳朵里，他慌张的往宫女的住处跑去，要知道曾经的一个晚上，是他占有了林悠，现在出事了他当然要管。

宫女死亡事很快又在宫中像个长了翅膀一般，传的到处皆知。

而最为关心此时的除了司马剑澜外就莫过于张梦莲的锦阳宫了，林悠是锦阳宫的人，她的死对于锦阳宫来说不是一件小事。

大家都在传言关于锦阳宫的事，都说锦阳宫不吉利总是死人，先前是去了她那的徐美人，再是宫女，现在又死宫人。

都说锦阳宫定是住在了邪处，这个消息也像是张了翅膀一般，每个更人见了锦阳宫的人都避让三分，生怕接近了锦阳宫的人都会受到牵连一般。

其实他们是怕张梦莲，因为大家都觉得张梦莲这个人不吉祥但是没人敢说，所以他们才把话题转移到了锦阳宫上。

当张梦莲到的时候，司马剑澜已经到了，他满脸的怒气看着张梦莲，然后又把怒气逼进心底："死的是锦阳宫的宫女。"

张梦莲在来的路上已经知道了，是林悠，那个总是精神恍惚，有时候突然跑出去的林悠。

本来她就觉得她最近有些不一样，但是没想到却死了。尸体已经被人抬走，张梦莲连血迹都没看到。

因为一切都被司马剑澜处理好了，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林悠之死2

因为一切都被司马剑澜处理好了，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张梦莲不惊有些失望，她居然来迟了，难道这件事又是人为的?

上次她以为自己失忆是人为的，可是查了御医院，记载的都是说她因为发生的事情太多承受不了，加上身体又虚弱失足落水，所以就在脑袋里积了淤血。

司马剑澜的神情与往常有些不一样，看上去有些生气，但是却又没有发火，这和第一次司马剑澜在锦阳宫等了张梦莲两个时辰的神色相同。

张梦莲没有再说什么，看了眼身边的墨玉对她悄悄的使了个眼色然后离开了宫女的住处。

司马剑澜回到了御书房，拿起酒就往嘴里灌，满脸的失望与悲愤。张梦莲！又是张梦莲！

为什么他的芯儿每次为了张梦莲都来求自己?

除了张梦莲外她从来没有求过自己。这次他又捡到了他送给张梦莲的耳环，而张梦芯恰好看见。

上前就下跪，当时的张梦芯楚楚可怜，泪流满面求自己不要追究这件事。

想当然杀人凶手定和这只耳环有关，可是他也不愿意这件事与张梦莲扯上关系。

“你认识这耳环？”司马剑澜忍住心底要发狂的冲动。

因为眼前的人儿是张梦芯，不是那个心机耍尽，玩弄一切的张梦莲。

他这才刚为她挨了一次，没想到她却这么快又害人，难道是她知道了自己和林悠的事?

是他对不起这个宫女，让她平白无故的牺牲了，并且，并且还怀着他的孩子。

如果是张梦莲怕自己的地位不保而杀害了林悠那这一点也不稀奇，对于她这样喜欢妒忌的女人有什么做不出的?

“臣妾当然认识这个耳环，这是姐姐的，曾经我还见过她带。可是现在出现在这，定是姐姐与此事有关，臣妾还希望皇上不要怪罪姐姐，梦芯愿意给姐姐分担此罪。”说完她抬头泪眼婆娑的看着自己。

饶恕

“臣妾当然认识这个耳环，这是姐姐的，曾经我还见过她带。可是现在出现在这，定是姐姐与此事有关，臣妾还希望皇上不要怪罪姐姐，梦芯愿意给姐姐分担此罪。”说完她抬头泪眼婆娑的看着自己。

一想到着司马剑澜又举起杯子狠狠的灌进自己的嘴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梦芯一点都不怨恨，不觉得不公平。

他也听说了宜王府内的事，当时他就怕张梦芯受不了，可是现在她却为了张梦莲而哀求自己。

对于张梦芯，他是越来越心疼，但是对于张梦莲他虽然有过恻隐之心，却都在此时化为乌有。

最终自己还是答应了不把此时闹大，给张梦莲一次的余地。

晚上锦阳宫里张梦莲坐在桌子前，回想着司马剑澜白天的表情，那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像真的在怨自己不吉利一般！

她除了觉得司马剑澜为了早上的谣言生气外，她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让他的眼神那般的吓人。

像往常一样，司马剑澜还是带来了养颜汤，但是这次他的手却有些发抖，眼神也有些闪烁，不像往日那般的自然。

张梦莲见他来，笑着相迎看到他的脸色不对时也只以为是受到了早晨谣言的影响并没有放在心上。

司马剑澜把碗端在手里，久久都没有开口，张梦莲见他像害怕一样心底有一丝生气，他这是什么意思啊？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祸害人的妖精了?

那他还来干什么？干脆不要来了让她自己好好休息，也不用他还害怕："我自己来吧。"她忍住疑问准备要接司马剑澜手中的汤。

司马剑澜一愣像是回了神一般，把手伸出去，但是看到张梦莲手上的白布时又想到她的伤。

又把手缩了回去道："还是朕来喂你吧，你的手受了伤。"

说完不再看张梦莲把汤习惯的舀起，喂了张梦莲。

————————————————沫痕分割线

————————————————

票票!

隐瞒

说完不再看张梦莲把汤习惯的舀起，喂了张梦莲。

司马剑澜之所以会紧张并不是因为他怕张梦莲，而是这碗汤。当他像往常一样去吩咐御厨做养颜汤时，发现张梦莲也在，而她正在煮着什么。

过去一看才发现原来张梦莲的汤一直都是张梦芯在准备，可是那汤是用不少的红花。

当时他就诧异，为什么张梦芯会用红花为姐姐做养颜汤，就问道：“芯儿你可认识此花？”

张梦芯太后一看是司马剑澜当时有点慌，但是随后摇摇头道：“臣妾不认识，但是臣妾知道这花有养颜美容之效，我知道平日里皇上为姐姐做养颜汤，但是自从上次的事后，我越觉得愧对姐姐，所以就想亲自为她做点什么，既然这花味道不错，又有养颜的功效，我希望姐姐喝了这汤后青春永驻。”

她笑的很纯真，纯洁的脸上写满了无害的笑容。

司马剑澜本想告诉她这是红花，孕妇不能接触的，但是想到张梦莲也没有怀孕，就没有说什么。

可是如果她有了身孕就会因为误食红花而流产，但那是他觉得要是把这事和张梦芯说了，她又会自责不已，所以尽管他知道这红花会使人流产，他还是端给了张梦莲喝。

更何况他心底也没有想过要和张梦莲有孩子，要是真的怀孕流产了，那也是她自找的。

更何况如果天天喝红花又怎么会有身孕？张梦芯那么柔弱，事事都为姐姐着想要是知道了她这不是在帮姐姐，反而会害了她，她定会自责。

他怎么想让自己心爱的人自责呢？

张梦莲见司马剑澜一直发呆，不知道他怎么了，她轻轻的拉了拉他的衣服：“你在想什么呢？想的这样出神？”

司马剑澜回过神道：“没有，你觉得这养颜汤有什么对没？”他问道。

“没有啊。”张梦莲蹙眉耸耸肩。

司马剑澜笑了笑：“爱妃不是想查上次的怡红院的事么，走朕这就带你去看看朕收集的资料。”

一招制敌1

司马剑澜笑了笑："爱妃不是想查上次的怡红院的事么，走朕这就带你去看看朕收集的资料。"

说完就拉着张梦莲向往走去。

夜凉如水，繁星闪耀，踏着月光，两人到了御书房司马剑澜迫不及待的拿出了一个手册。

轻轻的翻开："最近朕是收集到了怡红院的资料，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下手，因为这牵扯到朝中大臣，并且还有左相。"

"所以你就不知道该如何拔了这棵大树？"张梦莲笑着接过他的话："这好办，臣妾不认识什么左相右相，交给臣妾来做。"

说完见司马剑澜不说话，张梦莲又补一句道："只要皇上放心给我做，我定能让皇上满意，并且还拔出那颗大树。据我猜测这个左相既然在背后力挺这个怡红院，定是想谋反。"

张梦莲毫不惧畏的道，眼底一丝皎洁，让人看了有些害怕。

都说女子头发长见识短，可是眼前的张梦莲却像只豹子一样，让司马剑澜看到了危险。

"好，朕就交给爱妃了。"说完笑着拍拍张梦莲的后背，但是心底却有丝惶恐。为什么他突然有些怕她？就是因为刚才那自信的眼神？

张梦莲很快就把司马剑澜给她的资料理了出来，并且还划分好了人群和状态。根据资料上再加上历史以来只要有人专权就会有谋反的心里推算，张梦莲十分有把握的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左相定是要自己开辟一个新的江山。

当然张梦莲肯定不会把这样的结果直接告诉皇上，而是采取了反击，她手上有司马剑澜给的职权，她随意的调动人马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允许。

想赢了敌人就要一招制敌，让他永无还手的能力。

挑出十个武艺高超的特训御林军，然后在夜间混进了怡红院，一夜之间怡红院杀的被杀，放的被放，走的被迫走了。怡红院在一把大火中成为了一片的废墟。

一招制敌2

挑出十个武艺高超的特训御林军，然后在夜间混进了怡红院，一夜之间怡红院杀的被杀，放的被放，走的被迫走了。怡红院在一把大火中成为了一片的废墟。

当然这些司马剑澜不会不知道，只是他没想到张梦莲的速度太快，连他这个知情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用了什么方法就把偌大个怡红院灭了。那些特训御林军其实是司马剑澜的私有卫队，是专门在暗处保护他的，但是为了给张梦莲多一份的胜算，他把他们呼唤出来任她使唤。

顿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本就有了一本的人站在左相那边，现在怡红院——最大的资金来源被毁灭他们能不慌张么？

第二天下午左相就带着一些亲信到了皇宫，表面上是要皇上查清楚这次事件，实则是要逼宫。

司马剑澜在御书房桌子边坐着，手拿着朱红狼毫，在许以山（左相）的名字上画上了个大大的叉叉。

气氛凝重，张梦莲和特训御林军躲在暗格内，秉住呼吸静静等待。

朝中大臣五十余人，居然有三十人都跟着左相前来。

“皇上，请给微臣个说法，今日早朝皇上以身体不适拖延，现在皇上该给臣一个公道了吧？”左相上前一步，怒气冲冲。

“丞相这是何意？难道朕必须今天就给你一个交代么？”司马剑澜也不是吃素的，当下忍不住一拍桌子就站起。

“臣不敢，但是臣听说此事有皇家有关。”许以山说完拍拍手，随着就有一个胖女人被带了进来，那人是怡红院的老鸨。

张梦莲躲在暗处一惊，看来这个左相果然和自己猜想的一样，今天哪里是来商讨国家大事的，目的是要逼宫。

看来他们是一不做二不休了，好在自己还有准备，不然今天还真是司马剑澜的末日，当下就更加的警惕。

只见那老鸨不慌不慢的拿出一个令牌，那正是司马剑澜给自己的调动人马的令牌，她什么时候掉了都不知道?

逼宫1

只见那老鸨不慌不慢的拿出一个令牌，那正是司马剑澜给自己的调动人马的令牌，她什么时候掉了都不知道?

她明明记得那个令牌百自己好好的饿收藏起来了，怎么会在老鸨手里?

当日她不是没有在现场么？那个令牌怎么会在怡红院出现?

“皇上请看，这是民妇在杀人现场找到的，我的怡红院一未作出犯法的事，二位害人，皇上为什么命人毁我青楼？”那个老鸨完全不怕司马剑澜。

这让司马剑澜和张梦莲两人都吃惊不小，看来这个老鸨定是个不简单的人。

司马剑澜嘴角微微上扬，见许以山都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那他也不用多说，当下就啪啪的拍了掌。暗格里的特训御林军顿时涌了出来，原本硕大的御书房，顿时人满为患。

那群贼臣顿时都惊慌了，虽然他们也各个身有防身之术，但是怎么能和这写御林军比呢?

左相本以为司马剑澜灭了怡红院定会在一边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定不敢有所行动，所以他才冒险到宫中一拼。

没想到这个司马剑澜居然早有准备，还动用了灭怡红院的特训御林军。

其实许以山早就知道司马剑澜有支特训御林军，但是他没想到司马剑澜会把他们用于自己的身上。

一分钟的时间不到，特难寻御林军就灭了前来逼宫的大臣。
而许以山却还站在司马剑澜面前，一脸的杀意。
张梦莲不知道为什么司马剑澜会留着他，但是见那个

Chapter_8

许以山也不动也并未去问司马剑澜。

“老夫没想到皇上居然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老夫死不足惜。”许以山看着司马剑澜咬牙切齿的道。

司马剑澜轻轻一扬嘴角，笑笑：“不，不，许以山你不是死在我的手上。”

许以山一愣，看了看周围，然后一笑：“哈哈，老夫明白，老夫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可是没有想到却掉进了被人称为狐狸精的皇后手中，真没想到张皇后居然是人中之龙！”

逼宫2

许以山一愣，看了看周围，然后一笑：“哈哈，老夫明白，老夫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可是没有想到却掉进了被人称为狐狸精的皇后手中，真没想到张皇后居然是人中之龙！”

说完他就把匕首从手下一抽，刺进了自己的咽喉。

许以山的死来的太快，司马剑澜也没想到他会这般的决绝，更没想到他不拼一拼就自杀，还夸张梦莲人中之龙。

这话无意让司马剑澜难以忍受，先不说张梦莲这次的事这么成功了，就说她的思想缜密，这点他这个帝王都无法与她相比。

现在许以山居然还说她的人中之龙，他的意思张梦莲将会取代自己么？

他不由的看向张梦莲，张梦莲也正向司马剑澜看去，她轻轻一挑眉：“你会认为他说的是真的么？”

司马剑澜没有说话，张梦莲摇摇头道：“看来许以山的激将法居然真的用对了，连你都会被他临死前的话骗了，那看来我真不改帮你处理这件事了。”

张梦莲说的满身委屈，又满是遗憾。

司马剑澜依然看着张梦林，片刻后笑道：“你认为被许以山的话骗了？朕知道他寓意何为，但是朕没想到是你的速度和决绝。”

张梦莲不知道他这是在夸自己还是什么，其实司马剑澜的话是一语双关，他既要试探张梦莲，也要暗赞一番。

张梦莲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但是她想不明白，既然他把整件事交给了自己，那为什么他还要怀疑自己?

许以山的这件事很快就过一段落，而那些死去的臣子，用司马剑澜的话说就是被劫匪杀害。

张梦莲早已经为了司马剑澜铺好了后路，司马剑澜只要把答案公众于世。

可以说张梦莲的计划与后路都是无瑕疵，但是别人还是有了起疑，不过他们又确实找不到证据说许以山他们的死不是山贼所为。

又无从查起，所以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恋爱智商低

又无从查起，所以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说来也奇怪，这么大的一件事说了就过了，未必太平静了，按照张梦莲的想法这件事最起码还有后续，可是却就这么随着他们的死而销声匿迹。

张梦莲的这次帮忙不仅没在司马剑澜心底起到丝毫好感，却更让他觉得张梦莲有些可怕。

先前只以为她回耍心计，没想到却是如此的决绝，如果将来和她决裂，那他是她的对手么?

只是这些他当然不会和张梦莲说。这些日子只顾着要把怡红院那帮人铲除，好久都没有看到张梦芯了，也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又回宜王府了，但是她走最起码的要和张梦莲说一声啊，为什么总是什么都不说就走了，让他也不知道她是何时来，何时走，想见她都难上加难。

朝廷有大批的提拔人，又形成了一项新的气派，司马剑澜又忙了起来，但那是他依然每天都到锦阳宫，不知何时他没有再端养颜汤了。

但是张梦莲没有说什么，只要他的心就够了，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后宫也看上去一片和祥，特别从林悠死后，锦阳宫都成了众人芬说的对象。

更有传言张梦莲乃狐妖在世，迷惑皇帝。但是要找出什么陷害人的事情，却又是揪不出。

张梦莲虽然贵为皇后，却也成了大家饭后品茶的话题。

既然张梦莲自己都不在乎自己成为别人的眼中钉，那么他们也乐意在无聊的时候拿来当笑话讲着。

张梦莲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司马剑澜对她疼爱有加，日日缠绵，天天清晨为她画眉，要说两人的感情，正处于热恋的状态。

都说热恋中的女人最美，但是智商却为零，张梦莲就应了那句话。

虽然她依然无法拿掉自己口中的牙套，但是她每次笑的都很开心，而司马剑澜也好像看不到她口中的牙套一般。

更有很多美人、宫人学着做了副假的样子和牙套差不多的，带在嘴里，以为美的表现。

旧情

顿时整个后宫都以追求不伦不类作为美，后宫突然成为空前最为热闹的时期。

———————

张梦芯在宜王府内再怎么卑微，司马宜君都不看她一眼，不管她如何努力甚至见到张小平还低微的下跪，司马宜君都是见若未闻。

既然爱不行，那她就要他恨她。

她回到了宫，向张梦莲哭述自己的不幸，希望她能收留自己。

锦阳宫内。

张梦芯跪在地上，满脸的泪痕。

张梦莲一脸为难的看着她：“妹妹，不是姐姐不愿意你在宫中留下，只是这后宫虽然我说的算，可是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太后。太后本就对我很多成见，如今你又要进宫，这不仅不和规矩，更是会成为大家的笑话。你也知道这后宫的是非多，那么多人针对我想以你的性格定不适合。”

张梦莲其实有些私心，原本司马剑澜就对张梦芯多少有些旧情，现在要是张梦芯再进宫，自己无意是在断自己的后路。

自己好不容易才和司马剑澜磨到今天，如果再因为张梦芯，那自己可就悔恨终身啊。

“姐姐，我知道让我进宫你会很为难，可是妹妹我真的不想在宜王府内天天看着宜王抱着别的女人，对着别的女人，你知道么我是那么的爱他，他不领情也就算了。还用小平来刺激我，我虽然看着柔弱，但是我从小就很骄傲，如今怎么能看着我原本的丫鬟成为王妃，我会不难受？更何况我还那么的爱司马宜君，求求你，求求你可怜可怜我，让我不要在宜王府内受苦了。家我是不能回的，以爹爹的个性，定不让我进张府。现在只有姐姐你能救我了，姐姐。”张梦芯说完又磕头，那满脸的泪水的样子楚楚可怜，让人看了就心酸。

张梦莲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道：“芯儿姐姐知道你很苦，姐姐也知道不能和爱的人相守是什么感觉，但是至少你还可以默默的在他身边守候。如果是我，我会珍惜那份福气。”

威逼利诱

张梦莲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道：“芯儿姐姐知道你很苦，姐姐也知道不能和爱的人相守是什么感觉，但是至少你还可以默默的在他身边守候。如果是我，我会珍惜那份福气。”

“如果你一旦进了宫做了宫女，就再也无翻身之日了。姐姐答应你，让你一直以我妹妹的身份住进聚亲阁，那样不管你什么时候都可

以自由的离去。至少你不会后悔。”张梦莲在试图说服张梦芯不要因为一时之气，而进宫当了宫女。

张梦芯心底嘲笑，什么叫为她好？什么叫不要当宫女，等日后想走了就走？

不，她不要住进聚亲阁，那样她想要做事不仅不方便，还会被人笑话。

她要的是一个可以接近司马剑澜，日夜可以见到他，这样她的仇就指日可待了。

一把雪亮的匕首猛的从张梦芯的手中滑出，眼看着张梦芯就要往自己的胸口刺去，张梦莲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连忙道：“好，姐姐答应你。”

张梦莲没有想到张梦芯会这般的傻，居然要自杀，若要是她今天真的因为这件事而自杀，她想她定会悔恨终身。

不就是一个宫女的身份么？

她给她就是了，只要她不插手司马剑澜的，那就没问题。

张梦芯高兴的一把抱住张梦莲道：“还是姐姐待我好，芯儿定会永远记住姐姐的好。”

张梦莲下了道懿旨，把张梦芯从宜王府接进宫，张梦芯从此过上了她的复仇之路，而张梦莲则从此过上了她在皇宫最后的皇后日子。

只是这一切张梦莲并不知，她不知道自己的妹妹计划中也有自己。

张梦芯自然被张梦莲安排在自己的身边，而她的工作依然为张梦莲熬养颜汤，司马剑澜因为朝中事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又做回了以前的工作——喂汤。

日子好像又回到张梦莲与司马剑澜恩爱的日子，只是时间长了却让张梦莲成为了一种自然的习惯。

隐瞒（十三更）

日子好像又回到张梦莲与司马剑澜恩爱的日子，只是时间长了却让张梦莲成为了一种自然的习惯。

她不知道哪一天司马剑澜没有给她端汤喂自己，自己会不会怀恋这样的日子。

当天晚上张梦芯就帮张梦莲做汤，但是她没有在汤中加红花，做好了后只是简单的收拾下，就去休息了。

第二天张梦芯又开始为张梦莲做养颜汤，其实她每次加入汤中的红花都是大量的，只是她不想被人发现，就偷偷的在宫外买。

而张梦莲却不知，司马剑澜很久以前就知道张梦芯加如的东西是红花，他之所以不说其中也是有原因的，第一他不想让张梦芯知道了那花是红花，能使孕妇流产，然后她自责。

二是他根本就没想过要张梦莲为他诞下子嗣，尽管他子嗣稀薄，可是他不能接受张梦莲生的孩子。

他不能拿自己以后其他的孩子也想张梦芯一样被张梦莲的孩子算计。

张梦莲喝完汤就要出去走走，张梦芯也跟着她，刚走到锦阳宫的阶梯往下下，张梦莲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

顿时肚子如针扎一般疼，眼前一黑张梦莲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身子极其不舒服，特别是腹部，但是她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摔倒肚子会疼。

司马剑澜把张梦莲小产的事封锁，不让任何人说。其实御医也告诉他了，张梦莲小产不在于那摔一跤，而是服用了大量的红花。

但是司马剑澜则让御医说是因为摔跤而导致流产，这是为了张梦芯别自责。

而封锁消息她也是为了张梦芯，他怕张梦莲知道了自己有了身孕，而小产，会去查原因，因为她那么的聪明，定会查出自己是服用了“养颜汤”而流产，这样一来张梦芯的处境就难了。

张梦莲见自己醒来墨玉和张小玉都一脸的难过，不知道她们为何那般的表情。

————————————————沫痕分割线————————————————

不就虐吗？急什么？故事还没讲到那里嘛，要是上来就虐，那也太蹊跷了。咱们得师出有因。

虐吗，指日可待，哈哈。

张小玉不服气

张梦莲见自己醒来墨玉和张小玉都一脸的难过，不知道她们为何那般的表情。

“小玉，你为何那般的表情啊？”张梦莲忍住身体的不适，坐起来问道。

张小玉刚想开口说话，就见墨玉轻轻的扯了下张小玉的衣角。然后上前去扶张梦莲道：“主子，御医说您身体不好，刚才又摔了一跤，现在要好好的修养。”

张梦莲虽然听到墨玉那样说，但是依然半信半疑，看向张小玉时，她却一脸的愁容。

“小玉，你不舒服么？”张梦莲问道，然后看看墨玉。

张小玉口直心快，当下就道：“奴婢是不舒服，很不舒服。”

“为什么”张梦莲见她说她不舒服以为她是生病了，连忙又道：“要是不舒服就去休息休息吧。”

张小玉一脸的焦急，刚想说话，就听墨玉道：

“是啊，小玉今天早上起床就说头不舒服，本来我想让锦儿来代替她，但是她不愿意，小玉既然主子让你去休息，你就去吧，主子这我来照顾你就放心。”

张小玉一口气憋在肚子里，恨的牙直痒痒，为什么皇上不让她们说出小姐是小产？难道不告诉她真的是为她好？

当下也是不服，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看了看墨玉道：

“墨玉主子身体现在不好，你要多注意些，我先去休息了。”说完气鼓鼓的走了。

张梦莲笑笑道：“这个小玉，都是我平日里惯坏了，墨玉啊，别把她的话放在心里啊，其实我没什么的。”

其实张梦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替张小玉说好话，让墨玉别和她刚才一般见识。

墨玉是何等的聪明，当下就明白张梦莲为何意：“主子您就放心，小玉那丫头什么性子我墨玉怎么会不知道？我不会多想的。”

张梦莲安慰的笑了，拍拍墨玉的手道：“只要你们能平安，我就算少活十年也愿意。”说完展眉一笑，是那么的妖娆明媚。

乐师伍逸桀1

张梦莲安慰的笑了，拍拍墨玉的手道：“只要你们能平安，我就算少活十年也愿意。”说完展眉一笑，是那么的妖娆明媚。

墨玉赶紧打住张梦莲的话：“啊呸呸，要是真的有神仙，可别听主子那胡话，我们做奴婢的只要能得到主子的庇护就万死不辞了，还要主子减寿，哪有这样的奴才的！”

张梦莲拍拍墨玉，呵呵的笑道：“你呀，等你满二十的时候，我特许你出宫找个好人家嫁了。”

张梦莲说完就哈哈的笑了起来，她知道墨玉接下来要做的定是来挠她的痒痒。

可是今天的墨玉却站在那不动，眼泪慢慢滑落：“主子墨玉不嫁，一辈子都跟着您，您在哪墨玉就在哪！”

张梦莲慌了神，平时她这样取笑墨玉，墨玉总是一副小丫头的模样，怎么今日如此只怪？

“主子不必担心，奴婢没事，只是感动的才哭。”墨玉擦着眼泪，佯装笑道，但是心底还是难过，为什么向她家主子这么好的人老天让她失去了孩子呢？要真是有神明，那神明定是没有长眼睛的神明。

张梦莲见墨玉和刚才的张小玉都有些怪怪的，但是又说不上哪里怪，当下也多了个心眼。

晚上的时候司马剑澜来到了锦阳宫，满脸的忧愁。

“你这是怎么了？”张梦莲向司马剑澜问道，边给他倒上一杯茶。今天的司马剑澜她也觉的有些怪里怪气的。

“没什么。”司马剑澜笑道，然后又看向张梦莲：“有没有兴致听乐曲啊？”

张梦莲顿时疑惑的皱起眉头：“你会什么乐器？”

“不，不是朕会，是伍逸桀会，他是刚进宫的乐师，保准爱妃听了他的箫声会喜欢。”司马剑澜道，眼角漾起的笑意。

“萧？”张梦莲反问，那日她在聚亲阁听见的不就是箫声么？难到是那个人？

“看来爱妃是喜欢的。”司马剑澜笑着道，然后转头吩咐宫人：“来啊，去把伍逸桀请到锦阳宫来为皇后吹上一曲。”

乐师伍逸桀2

“看来爱妃是喜欢的。”司马剑澜笑着道，然后转头吩咐宫人：“来啊，去把伍逸桀请到锦阳宫来为皇后吹上一曲。”

张梦莲其实没有想听乐曲，但见司马剑澜那般高兴也没有说什么。如果那个吹箫的真是那日见到的那个人，那还真算的上是“顾人重逢”啊！

伍逸桀很快就随着宫人到了锦阳宫，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沙，但是张梦莲还是看清楚了伍逸桀的面目，他真的是那日她见到的那人。

于是她趁伍逸桀没有看到自己时调了一个方向，面朝司马剑澜。

一曲完毕张梦莲连忙要司马剑澜打发伍逸桀走：“皇上臣妾身子有些不适，想休息一会了。”她怕伍逸桀认出自己，到时候又要尴尬了。

看来以后真不能撒谎啊，要不然真是撒了一个谎，就要撒更多的谎来圆前面自己说的谎话了。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伍逸桀眼神到处飘，有点心神不定。当他听到皇上要自己来锦阳宫奏乐时很是高兴，以为自己又可以见到上次的那个小宫女，可是无论他怎么找，都找不到。

司马剑澜看出了伍逸桀心不在焉，笑道："逸桀你在找什么呢？"

伍逸桀一听马上回了神，忙低头道："臣在找人——"

张梦莲一慌，生怕他认出了自己，然后一慌就要往房间里进，但是脚下一滑，一下往后倒去。

好在司马剑澜眼疾手快，又是学过武的人，当下一把接住了张梦莲。

原本张梦莲是背对着伍逸桀的，但是现在她滑倒，又被司马剑澜扶住，是侧面对着伍逸桀。

这下原本就觉得张梦莲的背影有些熟悉的伍逸桀一惊，认出了张梦莲，他惊讶的张着嘴，不知道要说什么。

"爱妃你没事吧？"司马剑澜扶着张梦莲问道。

张梦莲一回神，立马把司马剑澜的手掰开道："我没事没事，我先去休息了，皇上你慢慢欣赏乐曲吧。"说完脚下一溜烟就跑了。

相思之痛

张梦莲一回神，立马把司马剑澜的手掰开道："我没事没事，我先去休息了，皇上你慢慢欣赏乐曲吧。"说完脚下一溜烟就跑了。

只留下还在发愣的伍逸桀和不知所以然的司马剑澜。

伍逸桀是伍衣的弟弟，他先前住在聚亲阁就是因为伍衣要被封为美人，而他正好又被选进宫中当乐师，所以就住在了聚亲阁。

这一切都是庄仪太后安排的，庄仪太后的亲戚少，年轻没有成亲的就更少，虽然伍衣只是她的远房侄女，但总归也是一门亲。

司马剑澜对伍逸桀又是很欣赏，所以很快就成为了司马剑澜的专属乐师。

———

伍逸桀从锦阳宫出来后，就一直想着张梦莲刚才的表现。原本他就觉得她的背影向那日与自己说话的女子，但是他没有想到她真的皇后。

原本他对她已经情根相种，现在看来自己是自作多情了，人家身为皇后怎么会喜欢自己？就算喜欢自己，那又能怎么样？

更何况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以她的条件作为皇后也不为过。但是自己心底为什么这么的疼？

失魂落魄的伍逸桀回到了住处，躺在床上一闭眼就想起那日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张梦莲。

满脑子都是她那明媚的笑容，满脑子都是她的声音和笑声。

伍逸桀怎么翻身都无法睡着，他到底该怎么办？

他要如何才能跳出想念张梦莲的世界？

爱情这个东西换玄妙，在没有认识张梦莲以前家里不曾多次为他提亲，前来相亲的女子也数不胜数，可是他一个也没有看上的。

本以为自己情根不沾，六根清静，但是他没想到与当今皇后的一次偶遇，他居然成为了苦相思的人。

若她真的个小宫女，那他和她还有希望，可是为什么老天给了自己希望又要把她拿走？这是在捉弄他么？

他要如何能走出相思之痛？

忘了她，他想他是做不到了，那天就对她默默许下诺言，今日一见更是难以忘怀。

也曾经多次打探她的下落，无奈自己却无从查到。

本以为是因为自己权利不够，查不到，但是她却贵为皇后。真是冤孽啊！

伍美人怀孕

也曾经多次打探她的下落，无奈自己却无从查到。

本以为是因为自己权利不够，查不到，但是她却贵为皇后。真是冤孽啊！

司马剑澜自己一个人喝着酒，直到把自己灌的半醉才向张梦莲的床边东倒西歪的走去。

原本张梦莲就没有睡着，听到司马剑澜进来，不由的朝他看去，只见他醉醺醺的。

在她还来不及起床扶他的时候，他就倒在床上，口中直道："对不起，对不起——"

喃喃自语，张梦莲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摇摇头，叹一口气道："看来又喝醉了。"

第二天张梦莲向往常一样躺在贵妃椅上闭目养神，只听一个人气喘吁吁的向自己跑来。

张梦莲不睁眼睛都知道那人是谁，除了小玉，墨玉很少这般的慌张的，当下就道："小玉啊，什么事把你慌张成这样？"

张小玉刚跑到张梦莲身边，见张梦莲闭着眼睛以为她睡着了，被她这么开口一说话，顿时吓的直拍胸口。

张梦莲轻轻挣开眼睛，慢慢的站起来："哎，真是不小心，明知道我是闭目养神还吓了一跳，看来还真是缺胆子，要好好的补补喽。"

说完把自己的手在张小玉那细腻的脸上一拂，一脸的痞意，要是她现在男装，别人定以为她在调戏张小玉。

"哎呀，我说主子，你什么时候能生气啊！"张小玉委屈的道。

张梦莲哈哈大笑道："小玉，你干嘛希望我生气啊，你很想看到我生气的样子。"说完伸手去摘眼前一片已经枯黄的银杏叶。

"主子，奴婢都快被您气死了。你为什么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张小玉搞不懂为什么她家的小姐总是一副没事人的样。

"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张梦莲把玩着手中的银杏叶。

"伍美人怀孕了！"张小玉气道，着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

手中的银杏叶悄然的滑落，张梦莲有点不相信张小玉说的话，为什么伍美人怀孕了？这些天司马剑澜不是跟这自己么？她怎么会怀孕？

伍美人怀孕2

手中的银杏叶悄然的滑落，张梦莲有点不相信张小玉说的话，为什么伍美人怀孕了？这些天司马剑澜不是跟这自己么？她怎么会怀孕?

难道是那天晚上？一晚她就怀孕了?

张梦莲觉得老天太爱戏弄人了，为什么怀孕的不是她，而是伍衣？并且她只不过和司马剑澜一个晚上。

“主子？”张小玉担心的看着张梦莲。她本以为自家的主子真不在意，没想到她是还不知道。

自己如此的莽撞，这下主子怎么受得了呢?

“主子你要不要去看看？”张小玉话一说出来就觉得自己多嘴，现在主子这么的伤心自己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明显的是在主子的伤口上撒盐，幸好主子还不知道自己流产的事，不然此刻她会更伤心的。

“去，为什么不去。”说完张梦莲向个没了灵魂的躯壳，还没等张小玉缓过神就想外面走去。

伍美人是住在徐美人的华阳殿，华阳殿现在人满为患，伍衣一脸娇羞的坐在床上，司马剑澜和太后则坐在旁边。

“皇后驾到——”华阳殿的小太监传通着信息。原本张梦莲的宫中就是有宫女没有太监，虽然这个比较奇怪，但是张梦莲一直没有问司马剑澜要。

众人都回头看着她，她看起来那么的柔弱，脸色有点苍白，没有先前的红润。

她像刚生过一场大病一般，没有精神，但是她那明亮的桃花眼无时无刻不透露出一丝逼人的灵气。

虽然她整个人看上去没有精神，但是她的眼光依然让她光彩动人。

病怏怏的张梦莲看上去没有平日里的妖娆，不知道是因为她此时的状态原因还是其他的，她的周身看上去是那么的寂寞。

要说原来的张梦莲是火红的太阳，高傲而夺目，而现在的张梦莲则是清冷的月亮，孤独而泛着冰冷。

众人都看着她一步步走进来，仿佛她下一脚还没抬起来人就会倒下一般。

伍美人怀孕3

众人都看着她一步步走进来，仿佛她下一脚还没抬起来人就会倒下一般。

有幸灾乐祸的、有无所谓的、也有看上去有些担忧的。

但是没有人愿意上前去扶住她，待张梦莲走进，给司马剑澜和庄仪太后请了安，众人才纷纷给她请安。

张梦莲脸上的笑容很牵强，她不想笑，但是又想笑。

不想笑，为什么别的女人怀了自己丈夫的孩子，她还高兴？想笑，一个新的生命将要降临她不开心么？

如果可以站在外人的立场上，她想自己定是笑的百媚生辉。

但是现在她的立场是多么的尴尬啊？她的丈夫，日日夜夜与自己缠绵的丈夫，此时正满脸的笑容，接受着另个老婆怀孕的喜事。

张梦莲后悔自己来了华阳殿，但是她又不得不来。

其实在张小玉问她要不要来的时候，她本想不来的，但是作为皇后，作为这后宫的一宫之主，她不能失了礼仪。

看看，这就是当皇后的代价，看看，这就是当皇后该有的虚伪表现，看看，这就是古代的封建制度。

大老婆不能因为自己的丈夫的小老婆怀孕，而心怀妒忌而吃醋。要大度忍耐，还要恭喜。

一切都怪她跟着他的原因么？

不，怪只怪自己把自己想的太坚强。其实她在决定跟着他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将要接受的是什么，可是她现在还是受不了。

张梦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华阳殿的，只知道当时身边除了张小玉再也没有别人。

而那个日夜搂着自己，日夜与自己缠绵，口口声声说爱的男人此时却在伍衣那里。

真是母凭子贵，看来这个伍衣以后是平步青云了，而自己会沦落到电视里的黄脸皇后那个下场么？

如果真的到那一地步，她该如何抉择？离开么？离的开么？舍得离开么？

太多太多个问题，连自己都想不清楚，她该去像谁求救？又有谁救的了她？

箫声

太多太多个问题，连自己都想不清楚，她该去像谁求救？又有谁救的了她？

悠扬的箫声不知道何时传进了她的耳朵里，她只知道当她听到箫声的时候，伍逸桀已经站在她的面前。

她优雅的笑着，不含意思杂质，像个干净的婴儿。

“想哭就哭出来吧。”伍逸桀知道她难过，所以他特意在锦阳宫附近吹箫，没想到她真的出来了。

只是她看上去像个无灵魂的躯壳，她那原本灵动的眼睛不知道何时已经变的空洞无光。

“我为什么要哭。”张梦莲看着随风而落的树叶，眼角涩涩的，却没有眼泪。

伍逸桀闭上眼睛像是比她还伤心一样，“我知道皇后心里苦，哭出来会好受些的，现在这里没有人。”他提醒道。

张梦莲轻轻的转头，看着伍逸桀：“你和他好像，好像。”

“不，你比他还好。”张梦莲又补充道。伍逸桀是与司马翊有些相像，但是他比起司马翊更好，因为他比司马翊胆子大，还会安慰她。

可惜她对他无意，因为她心底已经种下了司马剑澜。她好不容把司马翊从自己的心底拔出，把司马剑澜安插进去，现在她再也没有力气去忘记一个人，然后再爱上另一个人了。

伍逸桀垂下眼帘，轻声道：“你是说七王爷吧。”关于她的传闻他多少也了解一点，大多都是恶言。

可是他就爱这样的一个女子，那花般的娇柔，那真诚的眼神，比起那些名门闺秀，天下才女要好上百倍，只因为她比她们更真。

她身为皇后，却自称“我”和平常的女子多少有些不同，她不会看不起任何人，也不会抬高自己。

这个世界有几个女子像她一般，坐在权利的顶峰，而没有被权利束搏?

就连自己那一向自持矜持，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表现出大家闺秀风范的姐姐，在得知自己要将被安排进宫当美人时也是激动不已，甩了与她相爱的男子。

相似

就连自己那一向自持矜持，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表现出大家闺秀风范的姐姐，在得知自己要将被安排进宫当美人时也是激动不已，甩了与她相爱的男子。

他以为天下的女人都是如此，在荣华富贵，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都会折腰。可是她却不会。

像她这么好的女子，当今的皇帝为什么还辜负她？他有什么理由辜负她?

要是他得到此佳人，定当疼之、爱之，又怎么会舍得让她一人独行伤心?

张梦莲轻轻转头：“你如何知道？难道你见过司马翊？”

“呵呵，我没有见过。”伍逸桀笑着说，他本想还说他只是听说过，但是又怕她知道自己的意思，索性就没有再说。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与他相像？难到也有人和你说过？”张梦莲疑问，他与司马翊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有人说过也不足为奇。

这次轮到了伍逸桀愣住了，他没想到她说的像是因为自己和七王爷长的像。

他以为她说自己像七王爷，是性格呢。

“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不该和你提起他的。”张梦莲喃喃自语，像是在述说，又像是在琢磨自己的话有没有错。

伍逸桀知道她这是精神恍惚的一种表现，当下心底有些难受，轻轻的把萧放在嘴边吹了起来。

他要用乐曲把她心底的忧愁都驱散，他要把她内心的伤心都洗掉，还她心的自由，还她精神的快乐。

没有再说什么话，张梦莲和伍逸桀就那么对坐着，两人用心灵交流，眼神交流。

夜色来临，有些凉。

张梦莲正听在兴头上，好不容易把心中郁结解开，伍逸桀却收了萧，笑着道：“这么晚了，天也有些凉，娘娘还是回去吧。”

张梦莲一愣，又想起了白天的事，低下头，其实她不想回去，可是天色是很晚了。

她觉得自己与伍逸桀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只可惜他们相识的时候，她已经贵为皇后，而他却成为她的臣子。

生气

她觉得自己与伍逸桀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只可惜他们相识的时候，她已经贵为皇后，而他却成为她的臣子。

她想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定是因为司马翊，毕竟他与他多少有些相似。

依依不舍的和伍逸桀分开，张梦莲突然好想谢谢他，要不是他，她真的不自己这晚会怎么过。

看着张梦莲一步步走远，伍逸桀的心里其实也是不想要她这么快就走的，但是如果她不走，若被人知道了他与她在一起，她定又有麻烦了。

正好姐姐又怀孕了，他们定会以她夜会男子不回宫，又没子嗣而要求废了她。

他虽然喜欢她，但是他最希望的是她幸福，只要她幸福，要他干什么他都愿意。

张梦莲回到了锦阳宫，见司马剑澜又是怒气的坐在桌子前，她轻轻的垂下眼帘装作未看见。

她不想和他多说什么，再多的话此时都显的苍白无力，更何况他还一脸的溴色?

她都没生他的气，他生哪门子的气？凭什么自己没有生气他生气，还要自己安慰他么？那她还真是犯贱！

司马剑澜见张梦莲根本就不想搭理自己，当下也忍住气愤，跟她进了房间。

其实他在这等了她很久，以为她会因为伍美人的事而和自己大吵大闹，所以他很早就来了。

锦阳宫经常没有宫人也就算了，他今天居然又等了她一个半时辰。

“皇上不在华阳殿，来我锦阳宫干什么？”张梦莲嘲讽道。原本有点平复的心情，在见到他那暴溴的脸色后，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司马剑澜憋住暴跳的冲动，狠狠的咽下一口气，微微扬起唇道：“爱妃是在吃醋么？”说着就上前去环住张梦莲的肩膀。

张梦莲像是没有了知觉一般，任由他抱着，不说话也不反抗，再加上她苍白的脸色，看上异常恐怖。

对于张梦莲，司马剑澜多多少少有些愧对，要不是自己，她又怎么会小产?

爱昏了头

对于张梦莲，司马剑澜多多少少有些愧对，要不是自己，她又怎么会小产？

就算她与多可恶，可是孩子是无辜更何况那孩子还是他的！

“以后你不必再来锦阳宫了，现在伍美人有了身孕，你要好好的照顾她。”张梦莲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平静，无波澜。

“如果你不去，后宫姐妹定说我专宠，连伍美人怀了皇上的骨血也也不放你去看她，我会成为众人眼中的不近人情。”张梦莲见司马剑澜没有说话又道。

其实她这话说的对，若是司马剑澜没有去华阳殿，那她定会被人说成狐狸精，迷惑皇帝。

连伍美人有了龙脉都得不到皇帝的恩宠。

“诶~~”司马剑澜拉长了音调：“他们说的话可能放在心上？再说了魅惑皇帝的狐狸精怎么能和爱妃比呢？她们都是庸脂俗粉，而爱妃可是国色天香，两者根本就是无法相提并论么！”

要说女人不喜欢吃甜的，那纯属扯淡。像张梦莲现在就满脸的笑容，心底甜丝丝的。

要说男人不会讨女人欢心，那句真的是笨到家了。很多男人说自己不会说甜言蜜语，其实是他不想说。

为什么很多人原本不抽烟喝酒赌博，却最后还是会沾染？难道是从小就会？还不是学的！

男人总是为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而找出众多的借口，殊不知女人要的很简单，但是他们往往就连那么简单的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甚至觉得没必要。

记得曾经有人说，生活中男女大家互相辱骂都是自然现象，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定会无聊，而打架吵架就成了生活中的调色剂。

可是为什么不把吵架打架的那种调色剂换成浪漫与互相的体谅？

粉色纱绸被风轻轻的撩起，若影若现的影子呈现在帷帐之上。

张梦莲又一次被司马剑澜的话俘虏了，这说明什么？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迎接张梦莲的又是什么？她从来不去想。

阴谋1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迎接张梦莲的又是什么？她从来不去想。

虽然张梦莲总是得到皇帝的眷顾，但是她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怀孕过，难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不会自己得了什么不孕之症吧？

这么一样，张梦莲有些害怕。

上次庄仪太后不就在直接暗示自己皇帝到现在还没有子嗣，所以她必须给皇帝多选些妃子么。

与其让别的女人为司马剑澜生孩子，那不如自己来，免得又招进些美人啊妃子啊什么的。

那她可不愿意，现在一心一意跟着司马剑澜怎么能让把他让给别人？那不是自掘坟墓么？

“娘娘听说城外有个十里坡外，那边有个庙，很多更成亲的人都去那边求签保佑，要不娘娘也去？”锦儿见张梦莲站在窗前，看着秋叶飘落一脸的伤感，知道她心底在想什么，当下按照张梦芯给她的计来诱惑张梦莲。

张梦莲原本就因为庄仪太后的话心烦意乱，她本对生孩子没有看的那么重要，可是眼下情势逼人，她不想都难。

古代不都是母凭子贵么？？再说皇朝上下又有谁不说她是祸世妖孽？如果那个新进的美人伍衣真的生个男孩，那她是不是就要被废了？

就算她不在乎这个名衔，可是要是要司马剑澜抱着别的女人而入睡，她的心里断然是不好受的。

“娘娘要去我陪你去吧！”墨玉不知道何时站在张梦莲的身后。

张梦莲回头笑道：“什么送子观音，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是我的就算我去求也求不来，懂么？”她装作不在乎，可是心底却动容了。

她很奇怪，自己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怎么会被送子观音这样的迷信迷住了心智，却也想去求签。

如果说司马剑澜肯陪她去，她肯定会愿意，但是就算她现在想去，也被自己的那一点点自尊所迷惑。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

阴谋2

如果说司马剑澜肯陪她去，她肯定会愿意，但是就算她现在想去，也被自己的那一点点自尊所迷惑。

为什么怕自己的丈夫出轨爱上别的女人，自己不努力挽回，还去求什么送子观音？送子观音真的有那么灵验么？

不，她不能迷失自己。

就算心底想，她也不要去。

墨玉见张梦莲不说话，看了看旁边的锦儿，两人很有默契的退出去。

张梦莲一直不喜欢太多的人找过自己，本来像什么更衣沐浴这些都是墨玉她们该做的，张梦莲却从来没有让她们做。

除了有时候帮着端茶倒水，或者送饭来，又或者值班，这些根本就无法拒绝的事，张梦莲才让她们做。

秋天原本就是张梦莲喜欢的天，可是现在却让她的心头苦不堪言。

爱了，就爱了。伤了，就伤了。

这些话说的容易，可是又有谁接受的了呢？

她不能说是坚强的，但是至少她也不懦弱。

但是对于司马剑澜她却退缩了，当初和司马翊幽会都没有现在这本担心，为什么她会如此的在乎司马剑澜？难道自己真的爱上他了？

还爱的无法自拔？就算他有了别的女人，让别的女人为他生孩子，她都可以接受？

不，如果这是爱，她不要，她不要自己如此的窝囊。

秋叶的飘零如同她现在的心情，悲哀而凄凉。都说落叶归根是好事，因为它们的家在树根。可是现在的张梦莲看来那落叶归根道成了讽刺。

看来她必须制造机会，让自己与司马剑澜的感情越来越好。

晚间。

锦阳宫内又恢复了先前最初的热闹，原本被遗忘的花容店此时也派上了用场。今天她要和司马剑澜鸳鸯浴，来点刺激的。

曾经她听过一个朋友说，偷情生出来的孩子一般都很聪明。

当时她也不知道那朋友为什么那么说，反对鄙夷她，后来经过那朋友的解释她才知道。

阴谋3

当时她也不知道那朋友为什么那么说，反对鄙夷她，后来经过那朋友的解释她才知道。

人在激情的时候性欲高，并且心里也能得到很高的满足。

他们的兴奋点很高，并且偷情又刺激。而鸳鸯浴也是其中一种刺激人心里和生理的一种方法。

既然已经爱他爱到心底，那就为他做点事，给他他想要的——子嗣。

人们都说爱是自私的，那是对待第三者，但是当这个问题放在双方的身上时就成了错误。

爱能使人欲罢不能。

当司马剑澜走进锦阳宫的时候，顿时觉得与往日有些不同，而没有看到张梦莲，只有墨玉立在一旁。

“皇上，主子请您过去。”墨玉轻言细语，宛若没有说话一般。

司马剑澜带着半点疑问的神色跟着墨玉，一路走下去色彩斑斓的灯光把正个锦阳宫都显得无比神秘。

看着那些蜡烛在风中微微跳跃，那起伏不定的烛影在各种颜色各异的纸上像是有了生命一般的舞动着。

司马剑澜撩开轻纱，装修精致的花容店在雾气缭绕的房间中显得如同仙境一般。暖暖的气体随着司马剑澜的走动而流动着，司马剑澜转头看看身后本想问墨玉皇后要他来这干嘛，但是他哪里还找的到墨玉的影子?

原本就雾气缭绕的房间因为彩色的灯光而显得更加的神秘，像是带了面纱的仙女。

张梦莲早在房间的横梁上系好了布绸，只等待司马剑澜的过来，她只要一拉布绸，就会飞起来。

司马剑澜被眼前的情景迷住，他从来没有想过用不同颜色的纸也能照出这么多的色彩，并且那么的好看，比那田口中绽放的烟花还美。

烟花是一逝而过，而这些灯光可以自己调换，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保留。

司马剑澜轻轻挪动着脚步，每一步都非常小心，生怕自己的不小心就把这些火焰熄灭，虽然他的想法很幼稚，但是这是他真是的想法。

阴谋4

司马剑澜轻轻挪动着脚步，每一步都非常小心，生怕自己的不小心就把这些火焰熄灭，虽然他的想法很幼稚，但是这是他真是的想法。

张梦莲远远地就看到了司马剑澜探出的脚，随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她单手抓着布绸飘了出来。

墨玉般的头发像瀑布一样飘洒在白色的衣服上，随着风流衣服、头发都舞了起来。

灯光的颜色洒在她干净的衣服上，像绚丽多彩的虹。

那流动的身影划过半个房间，那惊鸿的一憋让司马剑澜就得自己沉醉在梦幻中。

张梦莲带着她仙子般的姿态落在了司马剑澜的身边，抿唇轻轻一笑，长长的睫，在那对漂亮的眼翦里投下半个阴影。

温泉中雾气总是不断的升起，房间里的花总是散着淡淡的幽香，温暖的气氛，让司马剑澜的嗓子有些干。

他伸出粉红色的唇轻轻的舔了一下唇，眼神迷离的看着张梦莲，手也轻轻的抬起拂去她花环上的发丝。

张梦莲眨动了下那如羽翼般的长睫，嘴角微微上扬，一抹明媚而又诱惑的笑容绽放在她那绝美的容颜上。

她始终都是抿着嘴，笑的没有半点不雅。

她总是很谨慎的笑着，尽管如此，那抹淡雅的笑也只有在她的脸上才能魅人心魄。

司马剑澜轻轻的伸手，挽住她的腰肢。

她轻轻一璇身，轻巧的脱离他的臂膀。

微笑着看着他，然后纵身一跳，惊起万点水珠，纷纷的落在了地上，绸缎上，他的衣服上、脸上。

温温的，带着些暖意，他像是被眼前的人儿夺取了心魄一般，傻傻的向着池中的人走去。

“扑咚——”他掉落水中。

“呵呵——”银铃般的笑声，在不远处传来。

张梦莲又带着湿漉漉的衣服跑出了温池，调皮的冲池中人一眨眼睛，转头就跑。

司马剑澜还愣在那，等回过神张梦莲已不见了踪影。他连忙四处寻找人，却见一玉床上她跳着优雅的舞。

阴谋5

司马剑澜还愣在那，等回过神张梦莲已不见了踪影。他连忙四处寻找人，却见一玉床上她跳着优雅的舞。

今天的一切都是司马剑澜来不及思考就发生的，而他整个人又像是中了邪一样迷迷糊糊的，与往日那个精明又邪魅的司马剑澜相差甚远。

难道是中了美人毒?

还没等司马剑澜走到玉床旁边，张梦莲又鬼使神差的飞离于床，再次的掉落水中。

经过张梦莲几次的调戏，司马剑澜嘴角一挑，飞速落如温泉中，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张梦莲纤细的腰肢上。

霸道的吻带着强而有力的占有性，紧紧的吸允着她如幽兰的芳香。

一吻醉心房。

轻纱索绕，暖风微扬。窗外冷风轻灌，室内温暖如春。

一夜的缠绵，一次的真情，司马剑澜心中有些恍惚，他觉得自己真的对眼前的女子有些爱不释手了。

只是他始终都放不下心中的郁结，那满心的芥蒂。

经过一夜的缠绵，张梦莲决定还是像墨玉她们说的，去拜拜神吧，就算没有，心底也会舒服些，就当自己出门透透气。

张梦莲没有和司马剑澜说自己要出宫。

皇宫是不会让后宫的妃嫔随意的出宫，只有自己偷偷的溜出去，只要在关城门前回到皇宫就没什么大事。

第一次偷偷出宫让张小玉墨玉两人很兴奋，但是张梦莲的心里却很沉重，一入侯门深似海，可是她却也不小心掉了进来。

这次为了自己的一丝意念出宫，是给自己带来的是永久的相守还是一时的欢心?

其实心底一直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不能沦陷，可是她却怎么也无法控制自己，情爱在没有尝试爱情滋味的人来描述就是轻烟，微风一吹就散了。

可是在爱过的人心中，就是永驻心头的一束罂粟，可以让人闻到芳香，也可以让人永劫不复。

阴谋6

可是在爱过的人心中，就是永驻心头的一束罂粟，可以让人闻到芳香，也可以让人永劫不复。

其实她挺佩服自己的移情别恋，那速度真是另她自己都汗颜。

不知道司马翊会不会怪她，但是现在她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司马剑澜，而且是很爱，爱的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之前对于司马翊也许只是初恋，因为和他在一起她总觉得自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般，总是在他的臂膀里生活。

而司马剑澜给她的则是家的温馨，尽管还有那么多的妃嫔，但是他对她的呵护让她倍觉温馨。

他脾气暴躁，却对自己总是和颜悦色，他为一国之君，总是为自己着想亲手喂汤，他为人子，不惜为自己顶撞母亲，保护自己，这分情，她能不感动么？能不放在心底么？

金兰寺在金兰山上，传说曾经有对好友，因赴京赶考两人同时高中状元，皇帝一时难以分出谁更胜一筹，于是就出了个题目，状元不仅要会动脑还要有好的身体，那样才能为百姓多做事，于是就说谁最先跑到城外那坐无名山，状元就是谁的。

当时人都不解皇帝怎么出这样的题目，很多人也是带着笑话来看。

然而那对好友，十年苦读，心早生默契，就算不言语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于是他们当下就答应，到达无名山的时候天下大雨，两人躲上了山上的一个无人的寺庙，在庙中两人结拜金兰。

皇帝的题目没有难到两人，反而被两人的情谊感动，当下钦点两人为状元，赐无名山为金兰山。

而那寺庙虽然与金兰山有些格格不如，但是后人都传言那两个状元最后成为神仙。

而他们是送子观音身边的金童玉女，因为犯了天条，所才被罚下人间的。而最后观音见他们在人间也是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就又把他们召回。

虽然张梦莲对于这个传说不感冒，但是既然想来那就来看看，就当一回郊游。

阴谋7

虽然张梦莲对于这个传说不感冒，但是既然想来那就来看看，就当一回郊游。

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像是要下大雨的前兆，墨玉有些慌了。

“主子。”墨玉担心的叫了一句。

张梦莲看了看她：“墨玉我们快点，赶在大雨前到达金兰寺。”说着就加快了脚步。

墨玉和张小玉对看一眼，眼底都漾上了喜悦，因为她们曾听说只要赶在雨天求会更灵验，特别是出门前没下雨，而到了半路就下雨。

别人的地方上香都是挑好日子，可是到金兰寺的人都是调雨天，这是因为那两个结为金兰的金童玉女也是在雨天结拜的原因。

她们只希望在今晚能回皇宫。

可是事情怎么可能都如人愿？雨一下就不挺了，而且是越下越大，山路都有些打滑，别说下山了。

金兰寺的香火很旺，地方也大，张梦莲主仆三人无法下山只好暂住于此。

只是她们今天是无论如何都赶不回去了。

———————

皇宫内，锦儿在张梦芯的房间里低着头，张梦芯一脸的得意。

“你的计很好，我定会让你如愿以偿的当上美人。”此时的纯真容颜看上去有几分阴沉。

锦儿有片刻恍惚，她不知道自己和芯妃合作是对是错，但是既然已经做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要畏畏缩缩的她永远也只能当个小宫女人人使唤，永无出头之日。

上次林悠就因为皇后不在差点飞上枝头变凤凰，她为什么不能?只是她的运气不好而已，而自己从小就被算命的先生说过有朝一日定能成为贵人。

虽然她以前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底，但是看见林悠被皇帝宠幸后，她也开始向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使唤别人。

“芯妃接下李爱会如何帮助锦儿？”锦儿满怀期待的看着张梦芯。

她很早之前就听说芯妃的事，对芯妃多多少少有些了解，那日她无意中看到了皇上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她才知道皇上在对待皇后宠幸有加的时候还对芯妃恋恋不忘。

阴谋8

她很早之前就听说芯妃的事，对芯妃多多少少有些了解，那日她无意中看到了皇上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她才知道皇上在对待皇后宠幸有加的时候还对芯妃恋恋不忘。

虽然当时她躲了起来，皇上没有发现她，但是心思敏捷的张梦芯看到她了，并要她以后听命与自己。

只要她肯听与她，她就让自己也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于是她就像张梦莲献计，但至于张梦芯接下来要做什么，她一概不知。

她只知道她会帮自己，让自己当上美人。

一夜的雨下的很凶，击打着瓦片，锦阳宫内一片和祥。

司马剑澜在御书房睡了一夜，还未睁开眼，就有小太监慌慌张张的往他这跑。

睡意全无，司马剑澜不悦的睁开眼睛斥问：“发生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小太监扑咚一声跪倒在地：“回皇上，伍美人疯了。”

这可怎么办，伍美人是为皇上再次怀上龙种的美人，却好端端的流产，流产也就算了，还疯了。

他虽然是华阳殿的，但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却不知情。

就算此时与自己无关，但是皇上的脾气他可是见过的。

司马剑澜猛的从床上站起，披上衣服就往外跑。小太监冒着冷汗也跟在他身后。

华阳殿内，伍美人目光呆滞的抱着枕头，头发散乱的披在肩上。

见到人也不说话，只是紧紧的搂住枕头。

庄仪太后满眼的心疼，但是却远远的看着伍衣，并没有上前去安抚她。

司马剑澜见伍衣那个样子，叹一口气，转身就走了。留下一堆女人在那看笑话也不是看笑话，关心也不是关心。

“皇后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她怎么还不来。”庄仪太后把心底的不舒服全都推到了还没有出场的张梦莲身上。

贾一怡见状上前一步：“母后息怒，臣妾已经派人去通知皇后姐姐了，相信很快就会到的。”

阴谋9

贾一怡见状上前一步：“母后息怒，臣妾已经派人去通知皇后姐姐了，相信很快就会到的。”

庄仪太后没有说话，但是心底的怒气却升了起来，这后宫自从归张梦莲管后，什么事都发生。

这伍衣好不容易怀了皇帝的龙子，却无缘无故的流产，流产也就算了，还疯了，难道这是人为的？

除了张梦莲怕自己的地位不保外，有谁会对伍衣下手？如果真是那样，她定不会放过张梦莲。

大家见庄仪太后一直在华阳殿不走，都留了下来，她们一是想看看庄仪太后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二是想知道伍衣为什么会疯。

谁这么大胆，连太后的人都敢动，要是真的是张梦莲，那她们更有好戏看了。皇帝那么爱她，庄仪太后也不会放过皇后。

这两个势力要是争斗起来，那谁会输谁会赢？到时候皇帝回怎么收场？

她们之所以都不敢接近伍衣的原因是，只要有人接近伍衣，伍衣就会上前抓别人，不管是谁，她都会想是发疯般了乱抓。

刚才若不是小宫女拦住，庄仪太后都被伍衣抓伤，她们估计着定是伍衣因为疯前与人挣打过。

张梦莲很快就到了华阳殿，她今天起的特别早，就是希望能早点回到宫，可是刚到宫就见到锦儿在门口等着自己，告诉她庄仪太后在等她。

路上锦儿还告诉她伍衣流产了，而且还疯了。

张梦莲当下就觉得事情的严重性，她有点担心庄仪太后会怀疑自己。

人们常说只有小偷心虚，因为他们偷了别人的东西，同而言之，那么也只有做了错事和坏事的人会心慌会紧张，可是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如此的紧张和心慌。

她怕庄仪太后怀疑自己，而她又没有证明自己不在宫，就算墨玉和小玉，还有锦儿作证，可是都是她宫里人，又有谁会相信此时与她无关呢？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谢谢，木啊！

阴谋10

她怕庄仪太后怀疑自己，而她又没有证明自己不在宫，就算墨玉和小玉，还有锦儿作证，可是都是她宫里人，又有谁会相信此时与她

无关呢?

做贼心虚，而她不做贼更心虚。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觉得庄仪太后会把矛头指向自己。

事实证明张梦莲的想法没有多余，因为庄仪太后本就把矛头指向她。

张梦莲刚一踏进华阳殿，所有的目光都向她射去，包括已经疯了的伍衣。

而伍衣不仅是看向她，还恶狠狠的盯着张梦莲，然后尖叫一声就晕了过去。

这些现象足够把矛头指向张梦莲，而她又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下太后就下另张梦莲禁足与锦阳宫直到查明真相才能出来。

这是软禁，这是直接明了的怀疑。

张梦莲这是有口难辩，说自己出宫了么？说自己去金兰寺了么？那为什么自己谁都没有说，谁都没有告诉?

拜佛求佛有错么？更何况庄仪太后自己本身就信佛。有什么隐瞒的必要？看来她真是掉进自己的死胡同里了。

司马剑澜应该相信自己吧？他那么的爱自己，对找他去。张梦莲当下什么话也没说就退出了华阳殿。

当张梦莲回到锦阳宫时却没有见而司马剑澜，她有些心慌，没来由的心慌。

昨天一天没有见他，她居然很想念他，有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现在又发生这样的事，好像一切都冲着她来的一般。现在身边就需要他，为什么他不来？难道他也不想信自己了么?

晚上的时候，墨玉带着司马剑澜的口谕，支支吾吾的说："主子，皇上让奴婢告诉您这些天他就不来锦阳宫了，太后懿旨要皇上好好照顾伍美人。"

墨玉的声音低如蚊蝇，仿佛连她自己都听不到了一般。

“是么？他真的这么说？”张梦莲就料到事情会这样，不然白天他怎么不出现？还有自己一回来到现在都没见到他，他肯定也在怀疑自己。

阴谋11

“是么？他真的这么说？”张梦莲就料到事情会这样，不然白天他怎么不出现？还有自己一回来到现在都没见到他，他肯定也在怀疑自己。

是啊，她一出宫就发生这样的事，并且她还被后宫人传言因为看中皇后的位置，私自与张梦芯掉了包！

虽然她知道不是自己要换的，但是有谁为她解说过？大家都把她当成了不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就算她去解释，在别人的眼中也是欲盖弥彰。

总之一切的矛头都是指着她，没有半点的正面新闻。

现在庄仪太后只是禁足，算是对自己客气的了，要是按照庄仪太后以往对自己的态度，没有打入冷宫就已经很不错了。

连他都怀疑了自己，那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人相信了？

伍美人已经疯了怎么照顾？庄仪太后这懿旨就算是真的，也只不过是借口，定又是在找人代替伍美人。

只是那人会是陈舞么？

想到陈舞张梦莲有些不忍，她不想那么美好的女孩将来成为自己的情敌。

不过她的想法很快就被自己推翻了，司马剑澜若真的是爱自己，那么他就不会对陈舞有好感，更不会宠幸她。

只是万一太后逼迫的紧，那又怎么办呢？张梦莲觉得自己有点杞人忧天了，在这瞎想。

天刚刚破晓，一抹黎明的光亮撕破了天空。

原本是个艳阳天，却慢慢的布上了迷雾。

整个锦阳宫和张梦莲的心一样，都蒙上了白雾。

好像没有见到司马剑澜的日子过的特别的慢，张梦莲不管做什么都没有心思。也不知道是不是冬天开来临了，总是喜欢迷雾妖娆。

让人看不清东西，就像现在的张梦莲看不清司马剑澜一样。

听说那个代替伍美人的不是陈舞，是新进的美人，长的灵动秀气，一双眼睛灵气逼人，听说那个美人没有什么背景，是司马剑澜直接宣召的。

听说那个美人对宫人们都很好，不管司马剑澜赏赐什么都分个宫人。

阴谋12（13更）

听说那个美人对宫人们都很好，不管司马剑澜赏赐什么都分个宫人。

听说那个美人很受庄仪太后的喜欢，因为她有一手的按摩手艺。

听说那个美人和后宫的妃嫔都相处的十分融洽，因为她做人很圆滑。

还听说那个美人唯一不喜欢的人就是她这个皇后。

虽然这些只是听说，但是却刺进了张梦莲的心底。人言可畏，真是人言可畏啊。

她到底做了什么，连一个刚进的美人都对自己没有任何好感?

她想去看看，去看看那个美人到底是谁。但是现在在禁足，她该如何?

不管怎么样她都要当面问清楚司马剑澜心底到底有没有自己，为什么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 那晚她还和他缠绵，可是转眼就变成了别的女人。

“主子——”墨玉打断了张梦莲的沉思，她看着张梦莲那般心底非常难受，她还怎么和她说皇上的事?

这个皇上变化也太快了，先前对皇后还是百依百顺，现在却是连一眼都不来看，还升了锦儿为美人。

那个该死的锦儿，平时皇后不知道对她有多好，她居然有二心。

“说吧。”张梦莲能感觉的到墨玉是要和自己说关于司马剑澜的事，若要是她没有猜错的话，墨玉这次带来了她想要知道的事情——新进美人。

墨玉忍了忍，“没什么，主子，我们出去三步吧，您总是这样会憋出病来的。”

“主子，主子——”张小玉大声的嚷嚷着，像是有天塌下来的事一样。

张梦莲不解的看着刚从外边跑进来的张小玉，不解的蹩起眉头。

墨玉一个劲的给张小玉使眼色，而张小玉也一个劲的冲墨玉挤眼睛。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张梦莲见她们那样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没——”两人异口同声。

张小玉和墨玉互看一眼，张梦莲觉得一定有蹊跷，这两个人今天怎么这么怪？难道是新近美人的事？

————————————————沫痕分割线————————————————

亲们，想加更不？想看更精彩的不？

想那就给瓦鼓励吧！就当是瓦与亲们的互动，20个评论加一更（记住哦，是评论不是拍砖也不是瞎打字凑条数，是写写看了瓦的文的感想，嘿嘿要求与点高哦！）。

100票也加一更，一人一天有3张票票，偶有1000多个亲的支持，就算一人一天一个票，偶也要多更了，呵呵。

100个收也加！

但是加更限上10更。因为某人实在码不出那么多，加10更估计就累的趴下了。

瓦不是贪心，55~~~瓦只是想知道有多少亲支持瓦（不好意思ing）！

阴谋13

张小玉和墨玉互看一眼，张梦莲觉得一定有蹊跷，这两个人今天怎么这么怪？难道是新近美人的事？

“走吧，我也该出去透透气了。”张梦莲见也问不出什么，只好决定自己去看看。

这下张小玉可慌张了，连忙拦住张梦莲道：“主子，不能出去啊。”

张梦莲不解，本来最近自己心情就不好，见两人这般知道她们一定有事隐瞒了自己，当下也没有好脾气：“如果你们两个想离开锦阳宫，现在就走，别在我面前碍手碍脚的。”

张小玉和墨玉两人扑咚哦一声跪在了地上：“主子您这话是何意？”

“何意？”张梦莲看着张小玉：“如果你还把我当成主子，你和墨玉你们两人就不该对我有所隐瞒，如果你们要竭力隐瞒，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新美人那，我不会怪你们，我也不会留你们。”

话说到这份上了，墨玉和张小玉也不是傻子，张小玉低下头在那抽噎，墨玉当下就道：“主子，您真的想知道新美人的事？”

张梦莲把头扭到一边，故做不理睬的样子。

墨玉一下狠心，开口道：“新进美人是锦儿。”

她直接了断的话反而让张梦莲倒抽一口气，锦儿？她从来没有想过那人会是锦儿。

为什么司马剑澜选择了锦儿？心有点痛，不是司马剑澜的背叛，而是锦儿的虚伪。

突然间她很想大笑一场，她这才知道张梦芯的苦，做为女人身边的人和你抢丈夫确实不好过。更何况你一向看为朋友的人？

“走，我们去恭喜锦儿，哦，不，是，恭喜美人去。”张梦莲把那口气咽到肚子里。她倒想看看那个锦儿有何本事让司马剑澜留驻与华阳殿。

怪不得她说她很久都没有见到锦儿了呢，原来她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都说女人爱一个人的时候智商低，现在的张梦莲就是如此，在爱的世界里，她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阴谋14

都说女人爱一个人的时候智商低，现在的张梦莲就是如此，在爱的世界里，她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如果是以前她定不会去找那个女人，而是和那个男人分手。可是眼下她是不理智的，她居然也变成了一个怨妇。

张梦莲的话刚说完，就听见有人进了锦阳宫。

锦阳宫什么都好，就是一点不好，就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不经通传就可以进来。

这是张梦莲的失算，以前是为了减少人，现在却有些丢失身份。

“锦儿参见皇后娘娘。”锦儿福身，张梦莲心底一丝怒气难发。

“起来吧。”张梦莲心平气和的道。

身边的墨玉和张小玉都长大了嘴巴，他们都以为这次锦儿定会为她自己做错的饿事而付出代价，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刚才还一肚子的火气的张梦莲此时却心平气和。

锦儿也是一愣，然后抬头满眼的委屈，像是做错的事不是她一般。

张梦莲心底暗笑，这叫负荆请罪么？如果她真的惩戒了锦儿，那庄仪太后那边不是又有新招对付自己了?

“锦美人来的可真不是时候，本宫正要出去呢，你要是想在锦阳宫待着，那本宫就不陪你了。”心高气傲的她怎么能忍受的了这口气?

就算要发火也要讲究时机，现在的锦儿可能只是庄仪太后对付自己的一个旗子，如果她上当，那就满盘皆输。

张梦莲本以为司马剑澜与锦儿只是逢场作戏，他只是听从母后的吩咐，可是他们却夜夜笙歌。

锦美人在宫中受宠已经剥夺了张皇后的地位的消息，像是水一般无孔不入。

张梦莲也以为自己只有守着司马剑澜的那份爱，他定当还她一个属于自己的爱情。

可是等待是无期的，失望也越随着时间慢慢的变本加厉。

她还记得前几天她无意中碰到了司马剑澜，但是自己本想避开他，可是他却先见到了自己。

阴谋15

她还记得前几天她无意中碰到了司马剑澜，但是自己本想避开他，可是他却先见到了自己。

然后他就述说自己的苦恼，如果自己不答应和锦儿生一个皇子出来，庄仪太后就会给他纳更多的妃子，要是自己不愿意，那她就废了张梦莲。

其实张梦莲在乎的不是皇后，而是司马剑澜的爱，可是看到他那么坚持，而且后宫的是非有是那么多，所她忍了下来。

前两天还抱着司马剑澜的话常常能笑醒，可是过几天她又有些难受了。

又听说华阳殿歌舞升平，连陈舞都被请去给司马剑澜和锦儿跳舞。

张梦莲觉得真是讽刺，这陈舞是庄仪太后钦点的日后美人，但是却也被司马剑澜请去给她跳舞助兴。

几天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张梦莲却觉得过了半年一样久。

张梦莲实在受不了司马剑澜这边说爱自己，那边又与锦儿缠绵。她无法忍受自己爱的人抱着别的女人，越想越伤心。

不由自主的走出了锦阳宫，来到御花园的池边。

看着水被风吹的一阵阵涟漪，心底也慢慢有些难受。

她不是如这水么？风怎么吹，吹多大，她都只能欣然接受，反抗也是无用。

闭上眼睛，轻轻的往前倒去，她的思想成了空白。

眼看着再往前斜点就会快速落水，只见一道白影轻然飘过。

张梦莲腰间一紧，被人轻巧的抱起。

幕地睁开眼睛，一抹玩世不恭的笑出现在她的眼帘。

如墨般的眸子像要浸出水一般，笔直的鼻子像被雕刻出来的，微薄的唇粉粉的，这个容颜，这个笑怎么如此的熟悉?

“美人为何想不开？”岳一药还没看清楚人就先调侃道。

这声音？张梦莲猛地想起了救过她的岳一药，当下就脱口道：“你怎么在宫里？”

正好岳一药的眼睛也对上了张梦莲的脸，惊讶的眯了下眼睛：“哦——”他拉长了音调：“原来是张皇后啊，你想洗澡么？这大冬天的可是很冷啊？”

阴谋16

正好岳一药的眼睛也对上了张梦莲的脸，惊讶的眯了下眼睛：“哦——”他拉长了音调：“原来是张皇后啊，你想洗澡么？这大冬天的可是很冷啊？”

他故作不解状，脸上表现出一种迷惑，要是不了解他的人还真会被他骗。

“洗澡？”张梦莲有些吃瘪，这若是在平时岳一药和她这般说话，她定笑翻了，可是眼下她怎么也笑不出来。

尽管他的话确实很好笑，也能让她有足够的理由笑，但是她真的不想笑。

“当今的皇后不是要洗澡，那为什么要下池中啊？难不成疯了？”说着岳一药就把手往张梦莲的额前一放，倒有几分像个医生的样子。

张梦莲没有说话，静静地站着，像个人有人宰割的羔羊一般温顺。

而岳一药也无法调侃，但是岳一药就是岳一药，只有那么分秒的停顿就立马笑了起来：“哦，我知道了，你是在等待英雄救美，就像上次一样。”

岳一药那种自信的笑容，那种明明是关心却变成调侃的话语，让张梦莲的心底终于有一丝温暖。

多久她没有有过这样的感觉了？自从前天司马剑澜拿来图纸到锦阳宫，她为他解决了问题，他吻了她。不，那不叫温暖，其实更让她心酸。

她本以为庄仪太后会因为自己帮助了皇朝解决了堤坝洪水问题，她会让自己与司马剑澜和好，可是却不然。她等了两天了，除了听说华阳殿还是如从前一样夜夜笙歌外，她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

她没想到太后居然如此的恨她。

算了，罢了，不想就不会不开心。

天作孽游客或，自作孽不可活，她这是自作自受，谁让她明知到是坑，还愿意往下跳?

张梦莲强壮镇定，轻轻一笑：“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为什么也会在皇宫呢？”

岳一药心底一抽，一丝难过，她看着她那样，看着她强装欢笑心底不知有多难受。他有多少个夜晚独自在床前思念着她。

————————————沫痕分割线————————————

看到亲说沫痕把张氏姐妹的名字弄反了，沫痕很困惑，自己检查了一下，也没有发觉啊。

那亲提出下，沫痕反过去看下，检查一下。

阴谋17

岳一药心底一抽，一丝难过，她看着她那样，看着她强装欢笑心底不知有多难受。他有多少个夜晚独自在床前思念着她。

自从那日一别，他知道自己心底装进了她。

开始他以为自己错觉，想他岳一药不知天下有多少女子为他倾心，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别人，更别说想念。

不知道为什么那日一别他常常想到她，想到她的一颦一笑，还有她耍弄自己的样子，占自己便宜的样子。

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天相处，可是他的心底已经印上了她那与众不同的容颜。

她是那么的妖媚，却带着丝调皮一纯真，她是那么的聪明，却在犯糊涂的时候是那么的可爱。

她的嘴巴里明明带着一副奇怪的东西，她却不以为然，笑的那么自然。

美丽妖娆中带着本质的纯真，邪魅诱惑中带着冰雪聪明。

简单的说他岳一药爱上了她，他岳一药在自己二十二岁的时候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

很多时候他都怀疑他岳一药找不到传说中的爱情，可是他的心却轻而易举的被张梦莲俘虏。

时也，命也！

“我是来给——”岳一药说到这停顿了下来，把手中的扇子啪的一声打开，故意买起了关子。

张梦莲见他那样也不急躁，只是轻轻的摇摇头：“看来不是我生病了，而是你生病了。”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真的把岳一药的视线拉了过来，他迷惑的饿转过脸看着张梦莲。

张梦莲指指他的扇子，然后又吹一口气。白色的气体从她空中散出，岳一药人一愣，恍然大悟像突然才想起这是冬天一样。

啪的一声又利索的把扇子合了起来：“是啊，这是冬天，但是谁规定冬天不能拿扇子的？”

张梦莲无语，这个岳一药，在他面前自己好像就占不到便宜似的，他总是什么都是对的，而自己总是什么都错的，哎！这额能就是

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吧，看来她今生都斗不过他了。

阴谋18

张梦莲无语，这个岳一药，在他面前自己好像就占不到便宜似的，他总是什么都是对的，而自己总是什么都错的，哎！这额能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吧，看来她今生都斗不过他了。

只是她现在的心情跟让她没有心思与他调侃。

“其实我可以帮助你。”岳一药轻声的说。他其实在宫中也有听说张梦莲的事，以他的角度观察张梦莲绝对是个事外人。

而司马剑澜却没有理由看不出，除非他对她存在着不满，或者——

岳一药把眼光投在了张梦莲的牙套上，也许是因为那个东西。

“帮我？”张梦莲投去个疑问的眼光：你怎么帮我？

随即又把目光垂了下来，她自己都帮不了自己，别说一个局外人了。

“我可以帮你把那个摘掉。”岳一药指指自己的嘴巴，示意张梦莲，他可以帮她把牙套摘掉。

张梦莲一愣，她想笑，她以为他要如何帮助自己呢，原来是帮助自己取掉着个被人嘲笑的牙套。自从她失宠后，她也听惯了别人的恶言恶语。

一丝嘲笑涌上心头，若司马剑澜真的介意自己的牙套，那她也无话可说，这只能说她失算，选了个只在乎自己外表的人。

很多人不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么？既然他爱她，他介意自己带着这牙套么？如果不是自己被他冷落了，那么她可能会接受岳一药的建议，可是现在——

岳一药以为张梦莲不信自己的话，当下又道：“别忘了我可是药师，我可以配出药把那卸掉。”他笑容里带着自信。

那玩世不恭的容颜总是带着丝妖媚，却显的他更加的迷幻不真实。

张梦莲见到的男人当中要数岳一药长的最出色，也数他救自己的次数最多。

如果能从新开始，重新认识，她会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不让自己爱上司马剑澜等待着岳一药的出现，可是没有如果。

想到这，花心一词油然而生。张梦莲有些嘲笑自己，有些看不起自己。为什么她会这么想?

阴谋19

想到这，花心一词油然而生。张梦莲有些嘲笑自己，有些看不起自己。为什么她会这么想?

见到美男子就心动么？不，她已经不会心动了，因为她的心在司马剑澜那里了。

伍逸桀不是也很优秀？他不是也对自己暗许心意？他总是在自己失意时默默的陪在自己的身边，给自己吹着一曲有一曲的曲子。

就算众多人都认为伍美人是她害的时候，他也只是对自己苦笑道：“我永远相信你。”

这话代表什么？他是伍美人的弟弟，但是他却愿意相信她，还为她排忧解难，她又怎么不知道他的心?

聪明如她，敏感如她。

如果真的不知，那只能说她在装傻。

现在的她只能看作是在小小的感慨，不能算是心动。心动那一词早在她爱上司马剑澜那一刻已经被剥夺了。

“谢谢，可是我不想。”张梦林如实的回答。轻轻勾唇，一抹淡淡的笑容浮现在嘴边。

岳一药明白她为何拒绝，他知道像她那般的人儿当然会拒绝，若要是不拒绝他倒觉得奇怪了。

不是他了解她，而是她与她太像了。那个尘封在他记忆里的高贵而又美丽的女人。

其实他和她也属于一类人，只是她多了份倔强，他却是从容，从不把事放在心上。

“如果哪一天你想开了，随时叫我。”岳一药又补充一句，他有些叹息，那轻的让人无法察觉的叹息却被张梦莲收藏到心底。

张梦莲轻笑，那笑容中总是带着几许忧愁。

张梦莲告别了岳一药，回到了锦阳宫。

以前总是喜欢清静的张梦莲现在也常常把墨玉和张小玉留在身边，身边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背叛了自己，她怕那一天张小玉和墨玉也会离开自己。

她现在害怕寂寞，讨厌孤独。

司马剑澜有半个月没来了吧？她这个皇后也只是个挂着皇后名衔的没有实权的皇后了吧。

听说现在由林仙儿暂时保管着凤印，她也被升为贵妃。

阴谋20

听说现在由林仙儿暂时保管着凤印，她也被升为贵妃。

在锦阳宫附近张梦莲时常能听到伍逸桀的箫声，那忧伤的曲子总是带给张梦莲无限的思愁。

冬天很冷，风到处的专，无孔不入。

岳一药再次约了张梦莲，虽然这是后宫，但是对于一像放荡不羁的岳一药而言，司马剑澜还是特许他随便出入的。

张梦莲本不想去，但是现在的她有些孤家寡人，要是再和这个救过她的人孤立，那自己真的没有朋友了。

司马翊虽然爱自己，但是他过于懦弱，不敢争取。

而面对岳一药的时候，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霸道的味道，让她有些痴。

如果当初的司马翊能和岳一药一样，那她也许就不会落到今天的样子。

不，不能愿别人，要愿就愿自己，明知道是火坑，还心甘情愿的往下跳，既然火升起了，那只有自己才能灭，别人是帮不了的。

岳一药虽然是自己的朋友，但是他却是救过自己两次的人。

那次在青楼，这次在皇宫。

虽然两次他都显得玩世不恭，没有半点变化，但是她知道他只是喜欢玩，既然他喜欢玩，她也不会介意，如果他的欢乐能带动自己，那不是很好么？

在这深宫中，没了依靠，没了爱情，没了激情，那活着比死还难受。

张梦莲去了岳一药约的地方，是御花园角落里的那个秋千。秋千在风中轻轻的晃着，像是没有依靠的她。

前程往事一涌而上，那个夏天，那个秋千，那个人。

岳一药为把自己约到此处？看着背对着自己而站的岳一药，张梦莲的鼻子有些酸。

回忆如潮水一般，她今生爱过的的两个男子，一个不知道身在何方，一个日日抱着别的女人。而她呢？依然如此——

岳一药早就感觉到了张梦莲的到来，他之所以没有说话，是在等她问起那个人，可是她只是站在自己的身后。

“司马翊他战死——”

阴谋21

“司马翊他战死——”

岳一药轻描淡写，但是却惊起了张梦莲心底的万道浪花。

司马翊战死？什么时候，为什么？他怎么会死？刚才还思恋到旧人，此时岳一药却告诉自己他已死。

天啊，多么可笑多么让人难以接受啊。

“几天前，也就是那日在我救你的当天，只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到皇宫来也是给他带信，让司马剑澜发兵救援。”岳一药

声音虽然没有半丝波澜，但是张梦莲还是在他的话中听出了一丝波澜。

“司马宜君也不知踪影。”忍了许久岳一药再次道。

司马宜君？张梦莲这才想到了那个温润如玉的男子，他的执着，他的痴情。只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却不知生死！

是啊，他和司马翊一起被司马剑澜派往边疆，他们两人都是为国家而死。

“你不想伤心么？”岳一药反问张梦莲。

张梦莲心底抽搐的厉害，但是面上却一点也看不出半丝波澜，她强笑道：“两位王爷都是为国捐躯，是值得人学习的。”

虽然面上再怎么强壮无所谓，但是她的声音却出卖了自己。

张梦莲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像是开了闸门的水一般延绵不绝的流下。

她趴在了他的肩膀上，泪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他轻轻拍拍她的后背，无言的安慰着。

“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好好保重。”岳一药轻声道，往日的玩世不恭此时看着却带着更多的心疼。

张梦莲哭够了，轻轻抬起头，不好意思的冲岳一药一笑：“让你见笑了，有没有兴致去锦阳宫喝酒？”

岳一药微微一笑：“我要喝上好的女儿红。”

第二天司马剑澜上完朝就去了锦阳宫，见张梦莲躺在床上依然还在睡觉，心底一丝不安，忙上前去试探，果然她的额头很烫。

昨天见她与岳一药在喝酒，他本想进去，但是他最终选择离开。

没想到今天却病倒了，心底不一丝内疚。

阴谋22

没想到今天却病倒了，心底不一丝内疚。

当张梦莲醒来时，看到的是司马剑澜温柔的帮自己拉被角，她有些恍惚，司马剑澜何时来的？

“爱妃醒了？”司马剑澜微笑道。

“你——？”张梦莲迷惑的看着司马剑澜，然后摇摇头：“看来我又做梦了——”

轻轻的声音像话过的气流，淡淡的失落如被人抛弃的孩子。

“不，朕在这儿——”司马剑澜一把拉住张梦莲的手，像是要证明自己真的存在一般。

张梦莲动了动自己微凉的手，反抓住司马剑澜的手，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真的是你——？”

“好了太医说你要好好休息，你睡吧，朕在你身边陪你。”司马剑澜难得的温柔。

原本就很累的张梦莲微微一笑，轻眨下眼睛，安心的闭上了眼睛。

病在墨玉和张小玉精心的呵护下，很快就好了，可是自从张梦莲睡着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司马剑澜了，心底总是起起伏伏。

这种日子仿佛没完没了一般，总是不断的重复着。

这天张梦莲精神好了很多，突然来了兴致，在锦阳宫内舞了起来。虽说她不会古代舞，但是瞎舞一番也别有韵味。

古代的长袖衫总是能划出优美的弧，锦阳宫内清冷无人，墨玉和张小玉也被张梦莲打发了。

她喜欢静，静到没人。

刚跳到兴起，就听到悠扬的箫声传来，张梦莲这才想起自己也有很久没有见到伍逸桀了。

当下就出了锦阳宫。

————

锦儿依照张梦芯的话劝司马剑澜去锦阳宫，司马剑澜也欣然答应了。

他不知道自己多久没有来锦阳宫了，好像是上次张梦莲生病来了一次吧？此次前来却有一丝雀跃，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想见张梦莲，

还是因为很久没来的原因。

他居然也对锦阳宫有了感情。

锦阳宫一如既往，人很少，不，确切的说是没有人。

阴谋23

锦阳宫一如既往，人很少，不，确切的说是没有人。

刚步入内屋就见一个妙曼身影在舞动，轻纱上投射着她多姿的舞姿。

轻轻掀起纱帘，一久违的容颜展现在他的面前。

张梦芯轻轻的把外套脱掉，一璇身一个漂亮的舞姿坐在地上，仰面看到了司马剑澜，眼底一丝得意很快的划过，满脸的惊讶。

张梦芯连忙起身，刚要拜见，司马剑澜就连忙扶住了她。

顿时火电交加，司马剑澜愣愣的看着张梦芯，他没想到张梦莲不在，而她却在此，这个他朝思暮想的人儿，他有多久没有见到她了？

张梦芯脸上带着泪珠，身上一股酒气，她一把抱住了司马剑澜口中喃喃的道："宜君，宜君，我就知道你没有死，我就知道——"

话吞在她的唇齿之间，她吻上了他的脸。

司马剑澜一个激灵，一把推开了张梦芯，不他不是司马宜君，他不能被她当成他。

本来他一直在隐瞒着司马宜君和司马翊的事，没想到她还是知道了，而且还为此伤害自己。

"不——"张梦芯凄惨的叫道："王爷，王爷你不要我了么？"

"王爷，你说，你说，只要你说，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臣妾立马改立马改。"她的声音渐渐的被自己的哽咽的声音淹没。

楚楚可怜！

司马剑澜终于忍不住了，他轻轻的蹲下："芯儿，你看清楚是我，我是司马剑澜。"这是他唯一对人自称"我"。

"你原谅我了？呵呵，你真的原谅我了？"张梦芯说着又把司马剑澜抱在怀里："你知不知道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知不知道！"

司马剑澜深吸一口气，准备站起来。他本想为她准备醒酒汤，却不想张梦芯死死的抱着他不松。

孤男寡女，一个诡计多端，一个死心塌地，很容易出事。

“你会保护的对吗？”张梦莲扬起那纯真的笑脸，一脸笑意，梨花带雨。

阴谋24

“你会保护的对吗？”张梦莲扬起那纯真的笑脸，一脸笑意，梨花带雨。

这种诱惑司马剑澜怎么抵挡的住，当下一把把张梦芯横抱起来，他把她平放在床上，那点仅存的理智全部沦陷。

————

门没有关，里面传来男女粗喘的声音。张梦莲心底顿时划过一丝不安，为什么她的房间会有人？

难道是司马剑澜？那那个女人又会是谁？

千万不要是墨玉或者张小玉，那样她真的会疯的。

轻轻进入，轰——！顿时眼前一黑，心底抽搐的厉害，脑袋里也是空白。自己的床上躺着的不别人，正是她那个妹妹。

哭？骂？吵？闹？还是离开？

张梦莲一样也没有选择，她只是像被定位了一样，站在那像个木头。

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妹妹会背叛自己，她也没有想过司马剑澜居然在自己的寝宫内对她的妹妹下手。

本以为那一次之后，他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牵连了，可是她错了。

说不定她的妹妹就是在那个时候与司马剑澜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她未曾察觉。但是她只愿意这个猜想是她的猜想。

她不希望一切都被她遇上。

“姐姐——？”张梦芯慌乱的从床上爬起，身上的衣服凌乱不堪，而司马剑澜也惊愕的看着杵在门口的张梦莲。

刚才还一身酒意的张梦芯像是突然间醒了酒一般，她惊愕看了看司马剑澜，有看看张梦莲。

“姐姐，不是你看的这样，你要听我解释啊。”她连忙下床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

张梦莲轻轻一笑，看着司马剑澜：“芯妃说不是我看的样子，是不是我看错了，把宜王府看成了锦阳宫？”鼻子很酸，她强忍着眼泪往下流。

她本以为那日他生病了，他来看她，他心底是有自己的，可是没想到他却和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床上。

哈哈，这是多么的可笑啊。她只是刚出去一会，只是刚刚一会而已。

阴谋 25(十三更)

哈哈，这是多么的可笑啊。她只是刚出去一会，只是刚刚一会而已。

张梦莲扬起头，不想自己的眼泪流下：“宜王府，哈哈，本宫自己来了宜王府，哈哈，哈哈——”边笑边走出了锦阳宫。

留下还在地上跪着的张梦芯和还在床上的司马剑澜。

“姐姐，对不起。”张梦芯喃喃的说，眼角一丝诡异的光芒一闪而过。

她站起来猛的像柱子撞去，司马剑澜眼疾手快，飞身抱住了她。

只是人儿已经晕了——

话说张梦莲出了锦阳宫后就一路吹着冷风，也不知道自己走向何处。

她只记得自己后来被陈舞带到了仙群殿，林仙儿则为她端了热茶。

直到张小玉和墨玉把她接回去。

锦阳宫里张小玉还在抽噎着，张梦莲目光无神，思想麻木。

背叛?

谁背叛了谁?

她再追究又有什么用？既然已经背叛了，她这只能面对现实。

墨玉拉了拉张小玉的袖子，她示意她不要再哭了。

“主子，听说皇上和——”

“是的，芯妃马上也要成为你们的半个主子了。”没等墨玉说完，张梦莲就接过话。

她此时平静的吓人，墨玉从没见过这样的张梦莲，不禁有些害怕。

今天在仙群殿的时候，林仙儿偷偷的递给她一张纸条，她打开来一看，却见是林仙儿约自己，说有重要的事，后面一个字是“张梦芯”的“芯”字。

聪明如她，怎么回不知道林仙儿的用意？只是林仙儿可靠么？曾经她那么恨自己，要是这件事是贾一怡来和自己说，她定然欣然答应。

只是——

哎！她现在已经一败涂地，就算林仙儿想算计也不是算计她啊，而是张梦芯。

深夜，北风呼呼的刮着，张梦莲依言前去与林仙儿聚头。

她相信，如果林仙儿不是害自己，定是有天大的事告诉自己。

可是她等了很久，都不见林仙儿前来。难道是自己会意错了？为什么她还没有来?

阴谋26

可是她等了很久，都不见林仙儿前来。难道是自己会意错了？为什么她还没有来?

这夜，张梦莲没有等到林仙儿，可是第二天就传来了林仙儿在宫中使用妖法残害张梦芯。

张梦莲觉得这消息蹊跷，为什么林仙儿要用妖法来对付张梦芯？张梦芯现在不什么都不是么？有谁知道张梦芯和司马剑澜发生了关系？

那天除了自己撞到外，好像连张小玉和墨玉都不知情？

难道是张梦芯自己放出的风？可是她这也太明显了，但是她也没有那个必要啊！

张梦莲不管什么足禁，直接去往仙群殿去，正好看到林仙儿被人摘了衣冠要往天牢带去。

“慢！”张梦莲制止。

众人都是一愣，连司马剑澜也出场了，而庄仪太后就更没的说了。

“太后，为何把林美人打入天牢？”张梦莲一针见血。

庄仪太后怒目而视：“别告诉哀家巫蛊之术皇后也有参加？”

巫蛊？张梦莲不解的看了看林仙儿，只见她目光呆滞半点光泽也没有，一脸的落寞。

巫蛊之术是后宫历代以来是最忌讳的，现在看林仙儿本人也是不反驳，那真是没有救的希望了。

眼睁睁的看着林仙儿被拉下去，张梦莲心底有了个答案，这人一定是针对自己，故意陷害林仙儿。

但是林仙儿为什么不帮自己开罪？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

司马剑澜从张梦莲的身边擦肩而过，眼神格外的复杂，有种淡淡的故意不去之意。

张梦莲有种不祥的感觉，这司马剑澜难道这么急就要立张梦芯？那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呢？

难道一切的一切只抵不过张梦芯的一次自责而自杀？谁知道她是不是故意演戏，还是故意想博的人同情？

这么久以来，她耳中的张梦芯一向是高傲而不可侵犯的，为什么自己和她相处以来除了看到了她的可怜，她的卑微，为什么自己一点

也看不到她身上的骄傲？难道一个人的变化会这么大？

阴谋27

她身上的骄傲？难道一个人的变化会这么大？

不！

当初司马剑澜娶了自己时，她还记得那晚他清晰的话，到现在犹如还在耳边。

是啊，司马剑澜爱的是张梦芯，而自己又傻傻的掉进了他的温柔情！这是自己悲哀，还是他们三人的悲哀？

她决定要好好找张梦芯谈谈，这次她要她离开，她不能让她破坏自己的爱情。

人都是自私的，张梦莲也承认自己很自私，但是如果她不自私那么幸福就只会是别人的。

只是宫中发生了这么多事，她该如何劝服司马剑澜？就算要等，也要等到林仙儿的事解决。

可是她还能等待那么久么？听说张梦芯昏迷不醒，而司马剑澜又是寸步不离的照顾。

就连一直很受宠的锦儿美人，也被搁置在一边了。

更有传言说张梦芯已经代替了张梦莲的位置，还说张梦芯本来就该得到皇后，她仁慈、温柔、纯真。

可是难道她张梦莲就歹毒了么？她杀人放火，害过人？

不就是几个谣传，让她连皇后的位置也坐不了了么？这叫什么？这叫诽谤，难道诽谤就能让爱而消失？

那司马剑澜的爱到

Chapter_9

底是几分?

————

张梦莲去看望过林仙儿，她想听到她的真话，可是林仙儿已经疯了，见人就叫皇上，要司马剑澜相信自己。

原本是要被处死的，但是却因为她有个哥哥是大将军，再加上传说中的那个德妃——张梦芯的好言相劝，最终把她扁到冷宫。

是啊，只是几天的时间，张梦芯就从宜王的芯妃成为了皇朝的德妃。

张梦莲虽然心里很难受，但是她又有什么办法？难道大哭一场？又或者大闹一场？不什么用也没有。

她决定只要一有时机，她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沫痕分割线————————————

喷，一天十几章还慢。

100票票算多？哎，很多书是一百收才加更呢！我一百票还嫌多，那偶也来一百收？？

阴谋28

她决定只要一有时机，她要离开这个伤心地。

但是心底始终都挣扎的厉害，一头是不舍，一头又是难受。

自作孽不可活，她能为自己做的只有离开，离开这个伤心地，离开那个心不属于自己的司马剑澜。

好像冬天特别喜欢刮北风，现在也是如此。听说德妃也怀孕了，而且皇上也是日日夜夜夜的关心她，给她喂汤。

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他亲自为她准备，多么讽刺啊。那个曾经对自己甜言蜜语的人，转眼间多了个美人，再转眼又多了个美人，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他最想要的——张梦芯！

也许他曾经那么的爱自己，只不过就是因为张梦芯吧？自己还傻的那厉害，什么都为他想着，哈准备为他养儿育女。

幸好老天可怜她，没有让她背个包袱，不然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主子，吃饭了。”墨玉轻轻的帮张梦莲披上披风，现在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而主子的身子却是一天比一天单薄。

有时候还杂风中发瑟，但是她从来不当回事，好像故意要折磨自己一般，看的她好生心疼。

如果能代替，她愿意代主子来受罪。

张小玉端来了张梦莲最爱的红烧鱼，说来也怪，都说后宫中失宠的人连奴才也欺负，可是张梦莲却顿顿大鱼大肉。

连衣服和珠宝都是和张梦芯的一样，她不知道张梦芯为什么会允许司马剑澜给自己备这么好的东西。

但是她知道，她和司马剑澜永远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之间永远都隔着大河。

那道河早在不经意间越来越宽，越来越深。

张小玉和墨玉也坐下陪张梦莲一起吃，这是张梦莲要求的。张梦莲说一个人吃的不香，让他们也作陪。

张梦莲拿起筷子，夹了鱼眼睛，自嘲的一笑道：“今后可得擦两了眼睛，别被一时的虚情假意所迷惑。”

说完就往嘴边送。

而墨玉和张小玉也是对眼一看，一脸的难受。

阴谋29

而墨玉和张小玉也是对眼一看，一脸的难受。

“呕——呕——”张梦莲的鱼还没放进嘴里就干呕不停。

张小玉和墨玉连忙放下筷子，一个帮张梦莲捶背，一个帮忙倒水。

“主子，你怎么了？”墨玉关心的问。

“小玉快去请太医来看看。”墨玉吩咐道。

张梦莲慌忙摆手道：“不用，老毛病了，胃一直这样子，你们也别折腾了。”她吃饭经常会胃抽，想吐。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记得以前她在学校里这样，同寝的朋友还捉弄她，说她怀孕了。

她当然没她他们的话放在心上，怀孕？怎么可能，那时她那般的守规矩，连男朋友也没有，何来的怀孕？

不过当时确实吓了她一跳，以为自己的了什么病，后来去了医院才知道这是因为胃不好，引起的，只要自己以后注意就好了。

现在看把两个小丫头吓的，张梦莲淡淡的摇摇头。

她没有胃口了，放下筷子对张小玉和墨玉一笑道：“我先去睡会，你们慢慢吃。”

说完就向内屋里走去。

墨玉和张小玉两人不放心，私底下商量着去太医院问问太医。

一天比一天想司马剑澜，不知道为什么她最近总是想起他，比先前频繁不知多少。

难道真是距离产生美么？她轻轻一笑，甩开自己的不愉快。

又不想睡了，她决定出门走走，也许找到岳一药，他能帮自己出宫。

风很大，卷起了张梦莲身上的貂皮披风，周边的白毛在大风的煽动下雀跃着，她一直以来都穿着红色的宫衣。

虽然没有皇后那大红色饿妖艳，但也有自己的别致。

只要她喜欢，她不管任何人怎么说。

找到岳一药的时候，他正在看书，说来也奇怪，这岳一药生性玩世不恭喜欢到处游玩，但是自从上次送信回来他就一直呆在了皇宫。

只要张梦莲有事，他随叫随到，好像是张梦莲的专属御医一般。

阴谋30

只要张梦莲有事，他随叫随到，好像是张梦莲的专属御医一般。

在张梦莲这里任何人都不用行礼，只要尊重互相谈的来，都可以成为她的朋友。

“哟，大美人来拉。”岳一药像往常一样调侃。

懒洋洋的把手中的书放下，那双邪魅的桃花眼轻轻一挑，嘴角一抹妖艳的笑：“来，过来坐，刚从外面来很冷吧？有什么事叫墨玉前来告诉我一声，何必美人前来呢？”

他边说着，边把自己刚才坐的椅子让给张梦莲。

张梦莲本心中有点不好受，但是经过岳一药这么一调侃，心底也慢慢好转：“喜欢我宫里那丫头了啊？行，找个黄道吉日，我下道旨让大公子你抱得美人归！你也这般的优秀，我相信墨玉那丫头也愿意。”

张梦莲这话不是假，墨玉的确对岳一药有好感，她经常能听到墨玉在那唧唧歪歪的说岳一药这好那好。

“哎哟我的大美人，有了你我任何人都不看一眼。”岳一药故意反调侃。

张梦莲心底一漾，这敏感的话题她有些招架不住。原本就因为爱情创伤的伤口此时还没有痊愈，就有人无意的说到那伤口是怎么来的。

那滋味，还真不好受。

张梦莲连忙站起来，强装镇定的道：“时候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说着就要往外走。

岳一药一把拉住她，脸上的笑容很淡，甚至有些看不真切。

“只要你愿意，我愿意带你离开这皇宫。”岳一药深情的道，这话他不知道自己憋了多久。

而司马剑澜又是这般对她，如果他再不出手错过了机会，那将是终身遗憾。

张梦莲挣扎了一下，但是他抓的很紧。

“只要你愿意，没有任何人能阻拦我们，相信我。”岳一药把手扶在了张梦莲的肩膀上，眼神中流露出无比的认真。

张梦莲轻笑：“我们既然是朋友，我和你就注定了没有交接。”她低下了头：“如果你愿意帮我，我也想离开这里。”

阴谋31

张梦莲轻笑：“我们既然是朋友，我和你就注定了没有交接。”她低下了头：“如果你愿意帮我，我也想离开这里。”

“只是——”

岳一药闭上了眼睛，张梦莲也没有再说下去。

片刻后岳一药松开了张梦莲的肩膀，“只要你想离开，随时找我。”

简单的话，不是海誓山盟。

张梦莲轻轻的点头，笑道：“谢谢你，我会永远记住你。”

岳一药送走了张梦莲就回了自己的住处，他本想多送送她，但是后宫最近发生的事太多，若要是让人看到他和她在一起，定又要引起非议。

所以张梦莲婉言谢绝了他。

刚走不远，张梦莲就看到了张梦芯向自己走来，她本想绕道，但是却不像张梦芯早一步看到了她。

“姐姐——”张梦芯老远的就呼叫。张梦莲迟疑了一下硬着头皮向张梦芯走去。

扑咚一声，张梦芯跪倒，在呼啸的风中微微发抖。

“姐姐，你原谅我吧。”张梦芯如哭如诉的声音在风中有些不清楚。

张梦莲顿时一个头两个大，这叫什么事？她有必要么？这么久都没有来，突然把自己拦路，这叫负荆请罪还是另有阴谋?

突然她想起她有身孕，顿时眼底一亮，连忙去扶她。

她知道张梦芯在玩什么，如果她有什么闪失自己定又被司马剑澜或者太后数落。

张梦莲脚下一滑，向前倒去，正好压在张梦芯的身上，两人倒在了一起。

“芯儿——”一声熟悉的声音划空而来。

张梦莲神经一紧，完了自己又上当了——

司马剑澜连忙把张梦莲从张梦芯的身上拨开，小心的扶起张梦芯。

张梦莲心底那道伤口顿时被司马剑澜的无情撕裂，她心底苦笑，这就是她一起期待的爱情？一直期待能回头的男人？

原来她爱的真的不值，本来岳一药说愿意带自己走时，她还想着司马剑澜，哪怕有一丝希望。

阴谋32

原来她爱的真的不值，本来岳一药说愿意带自己走时，她还想着司马剑澜，哪怕有一丝希望。

可是现在看来完全不用了，因为她已经彻底死心。

只可惜她发现张梦芯那纯真的外表下那恶毒的心太迟，迟到她可能被处死——

因为她已经看到张梦芯的衣服上有血流出来。如若她没猜错，那定是她流产了——

这个妹妹还真是狠毒，就连自己快要抽身出来的时候，还要算计自己一把。

以前她怎么就那么傻？不，不是她傻，是她对她太没有防备之心，是她太没有警惕性，以致于她可以有空专。

司马剑澜抱着张梦芯很快就消失在张梦莲面前，司马剑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张梦莲一眼，他一心只顾张梦芯！

张梦莲还没有回到锦阳宫，就见到御医慌张的往仙群殿去。

想笑，她真的好想笑，那个上个月还是林美人的住处，现在就成了德妃的。

什么时候自己的锦阳宫成为下个皇后的？不，这不是她的锦阳宫，这是皇宫里的锦阳宫，专为那种会心计会害人的人而准备的。

“墨玉，去太医院告诉岳一药，今晚三更我们离开。”张梦莲没有再做多的打算，她不想自己还留在着物是人非的地方。

除了伤心以外她还能得到什么？就算自己不和岳一药，就当自己欠他的情。

墨玉惊慌的站在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岳一药？那个她喜欢了很久的岳一药？

皇后要和他私奔？那她呢？她——

墨玉没有再想下去，她怕张梦莲起疑心，当下就答应，刚准备退下，张梦莲就叫住她道：“如果你和小玉愿意，不怕，你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

停顿了下，张梦莲又道：“你放心，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没人能抢的去。”

墨玉退下了，张梦莲思绪更愁。刚才那句话虽然是说给墨玉听的，但是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阴谋33

墨玉退下了，张梦莲思绪更愁。刚才那句话虽然是说给墨玉听的，但是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她希望墨玉能明白自己的话，不要因为自己的儿女私情背叛了自己。

她早就看出了墨玉喜欢岳一药，说实话如果岳一药要是真的喜欢墨玉，她愿意给他们拉红线，可是感情的事，她很清楚，不喜欢绝对不能勉强！

这半天好像过的很慢，比那些天，她天天等待着司马剑澜过的还慢，好像一分钟都要过几个小时一般。

眼巴巴的看着屋外的风吹着树叶，晃悠悠的掉落地上。

不知不觉秋天好像过去了，现在已是冬天，张梦莲没想到这个秋天自己就是在孤独中度过。

这个冬天呢？希望自己能逃离这个皇宫！

命运真的和这季节很像，夏天的时候她这朵“莲”正是红火受宠的时候，可是秋天快来了，桂花香的时候她的爱正在膨胀。落叶的时候，就相当于他心已经开始远离她，晚秋的时候，只有自己在那盼望。

真希望这个冬天她能有个温暖的火炉，关心她的人，这样她就觉得够了。

这半年来她经历的太多，悲欢离合，样样都占全，他如果还在他会在干嘛呢？司马翊啊司马翊，一一走不要紧，连感情都带走。

你虽然走的潇洒，但是对于爱情你却显的懦弱。

风呼呼的吹进来，锦阳宫内清冷的无人，张小玉也不知道去干嘛了，都到这个时候还没回来。

而墨玉呢，去带个信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整个偌大的锦阳宫内只有张梦莲的寝宫有灯光，人影印在窗户上，地上，黑了一片。

等人真累，她这半年等的人她多，但是却不习惯。

墨玉啊墨玉，你会不会背叛自己？这个时候了，如果你真的背叛了我，我也不会怪你。

因为爱让人无法自拔，因为爱让人沉迷。连一向把感情当成宝贝小心翼翼的我都会把爱情丢失，更别说你了。

出逃1

因为爱让人无法自拔，因为爱让人沉迷。连一向把感情当成宝贝小心翼翼的我都会把爱情丢失，更别说你了。

张梦莲挑了挑灯蕊，把自己的思绪收回。

是等下去，还是不等了？

她有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今晚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她一秒也呆不下去了。

一想起司马剑澜和自己在这个宫殿里有过多少的缠绵，有过多少的蜜语，她的心都在抽动，鞭打着心口的每一个角落。

爱不到，那就放手。

何必自己苦了自己?

冬天很冷，张梦莲的手脚有些冰凉，她不有自主的搓了搓双手，要是平时就算是张小玉和墨玉都不在，她也点燃了暖炉，可是今天她不想多此一举。

风越吹越大，呼呼的风声从门缝里吹进来，在那寂静的夜晚显的格外的清晰。

听了令人毛骨悚然。那一阵阵呜咽的声音像是鬼奎狼嚎一般，深宫人稀，倒还真有些让人害怕。

“吱呀——”

门突然被风吹开，灯一下灭了，顿时整个放假都黑暗无比，什么都看不见。

张梦莲不由得打个哆嗦，心底也有股凉意。

张梦莲摸摸桌子，她想摸到火折子，可是整个桌子都摸遍了，也没有摸到。

难道就这样等待着? 平时虽然自己没有亏待墨玉和张小玉，但是大多的东西都是她们帮自己弄，现在少了她们自己倒真的成为了废物！

连一个火折子都找不到，看着门外黑漆漆的一片，此时把锦阳宫显得更加的荒凉。

她一个皇后，何时变得这般的寒酸?

是她一直要保护，却没有保护好的宫人们死后? 还是她一开始到这锦阳宫就是无比的寒酸?

风慢慢的熄了，没有刚才那么鬼叫。

心也静了下来，一切仿佛恢复了平静。

张梦莲不由自主的又想起司马剑澜日日个她端汤喂汤的日子，那段时间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却过的好快啊。

而这段时间是这般的凄凉，却是过的很慢。

出逃2

而这段时间是这般的凄凉，却是过的很慢。

张梦莲起身去关门，刚把门关好，吱呀一声又开了，还是带着劲道，张梦莲的手根本就来不及离开。

心中一紧，有些害怕。

身平未做亏心事，谁说就不怕鬼敲门?

她张梦莲虽然也不相信鬼怪，但是毕竟这深宫一人，没有半点光亮，就算是人也会吧她吓个半死。

正所谓人吓人吓死人，人比鬼还可怕！

“主子——”墨玉压低了声音，反手抓住了张梦莲的手。

张梦莲心一惊，有点喜出望外。

没想到等了半天都没等到的人回来了，看来墨玉没有让自己失望。

“岳一药呢？”张梦莲忍不住的问道。

墨玉的身后没有岳一药，难道是他不愿意带自己离开了么?

“嘘——”墨玉把中指竖起，制止张梦莲小声。

张梦莲疑惑的看着她弥补知道他为何这般的小心翼翼，明明锦阳宫已经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了，还这样的小心。

难到说她这清冷的锦阳宫又有人关注了?

墨玉手中拿着个包袱，把一个令牌往张梦莲手中一塞道：“主子，这次墨玉不能随你走了，但是墨玉一定送主子最后一程。主子你把这个令牌收好，要是出不了城门把这令牌拿出来。”

张梦莲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那令牌到底是什么，想问但是最终还是忍住了，轻轻点点头。

但是她还是希望墨玉能和自己一起走，出言劝道：“墨玉你要和我一起走，出去后就可以过自由自主的日子，你何必在这深宫中——”

“主子，您的心意墨玉清楚，但是墨玉已经想清楚了，您放心吧。”张梦莲的话还没有说完墨玉就打断了她的话。

张梦莲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墨玉的饿脾气，只要她决定的，不管谁的劝解她都不会改变注意。

当下也没有说什么，笑了笑道：“我不需要带走任何东西，墨玉这些东西不值得我带走。”

出逃3

当下也没有说什么，笑了笑道：“我不需要带走任何东西，墨玉这些东西不值得我带走。”

心已凉，情已不在，那就什么都不带。

她在爱上既然输了，但是做人绝不能输。

墨玉没有说话，轻轻的把包袱放下，垂下眼翦点了点头。

在呼啸的风中张梦莲只身穿着粉色的宫女服，外面披了素白的貂皮风衣，在大风中连行走都显的艰难。

墨玉连灯笼也没有撑，两人就在黑夜中摸索着。在着寂静的夜，行走的声音格外的清晰。

两人一前一后。

静，这如果是在锦阳宫张梦莲到觉得也没什么，可是一路走来都是如此。

难到是她长时间在宫中未出门的缘故？不知道冬天人员减少？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人影，虽然是黑夜但是那身的白衣在夜里也格外清晰。

岳一药？张梦莲心慢慢跳了起来，她有些感动，岳一药是在自己最苦的时候总是默默的陪在自己身边的人。虽然伍逸桀也经常为自己排忧解难，但是岳一药的关心总是让她倍加温暖。

在这深宫中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没有了温暖的感觉，一切的事仿佛如过眼烟云。

岳一药也向张梦莲走去，惊讶的看了看张梦莲，她除了那件貂皮风衣外，全身上下没有一件值钱的。

他轻笑，果然符合她的脾气。若不要，什么都不带走。若要，全都得归自己。

虽然这个脾气有些吃亏，但是他欣赏。

“来了！”岳一药说着递了一可药丸给张梦莲：“要是这次没有出逃成功，找时机把这药吃了，能保你一命。”

他轻描淡写，轻轻的把张梦莲飞扬起的头发抚平：“我希望以后的你一帆风顺，一生平安。”

岳一药的手还没有放下去，就听到司马剑澜道：“朕本不相信谣言，但是朕真的没想到堂堂的皇后居然要和人私奔！”

随着司马剑澜的话，顿时灯火通明，四周涌上了无数的锦衣卫。

出逃4

随着司马剑澜的话，顿时灯火通明，四周涌上了无数的锦衣卫。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张梦莲的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但是她还是很快就想到了岳一药。

自己死也就无所谓，但是她不能拖累岳一药，当下就趁司马剑澜还未到跟前压低了声音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快走。”

岳一药一愣，不解的看着张梦莲。

张梦莲看了墨玉一眼，墨玉眼神流露出一丝伤感，轻轻的点下头，使劲拉住岳一药就往人少的地方跑去。

“放箭——”司马剑澜毫不犹豫的下个命令，一丝人情味也没有。

“不要——”张梦莲大声叫道，希望司马剑澜不要那么冷血无情。

可是有谁会听她的？箭像雨点一样向岳一药和墨玉飞去。

张梦莲一急，一股血一涌而上，眼前一黑人晕倒。

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她后悔自己要岳一药带自己出逃，她后悔自己连累了岳一药，想那万支雨点一样的利箭他们怎么能逃脱?

司马剑澜又是如何知道自己要逃走?

————

当张梦莲醒来时看到了张小玉焦急的帮自己盖被子。

“小玉——”沙哑的声音从张梦莲的嘴中传出。停顿了一下又道：“岳一药他们怎么样了？”

“小姐。”张小玉话还没说就泪流满面，声音哽咽，话也卡在了嗓子里。

张梦莲那双美目有布满了血丝，轻轻摇头，不，岳一药和墨玉不能死，他们死了那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最该死的人是她，为什么她身边关心她的人又把她留了下来。

司马剑澜，司马剑澜，我是那么爱你，为什么你连我身边的人一个都不放过？这就是你给我的爱？张梦莲眼泪顺着眼角无声的滑出。

不，这不是她想要的结局，不是。

张小玉还在哽咽，硬着嗓子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

这几天她一直被幽禁了起来，外界的事情却是一清二楚，可是她万万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出逃5（十三更）

这几天她一直被幽禁了起来，外界的事情却是一清二楚，可是她万万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墨玉——墨玉死了。岳公子——他——不知去向。”终于话从张小玉口中挤了出来。

墨玉死了？岳一药——

张梦莲心里一阵难受，胃中一抽，又是一阵干呕。

张小玉连忙俯身帮张梦莲拍，“主子，您要保重啊，您有了身孕。”

轰——

顿时张梦莲觉得自己头顶雷光闪电，老天真会捉弄她。她好不容易做出决定要离开这个没有人情味的皇宫牢笼，却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小姐，小姐？”张小玉擦着眼泪叫着张梦莲。

“司马剑澜怎么说？”张梦莲看着空荡荡的屋愣愣的道。

她想知道那个司马剑澜会不会连他的孩子一起处死，她没有想到他会放了自己，因为她早已对他失去了信心。

“皇上驾到——”

张小玉还来不及回答，就听到了太监通传。

张梦莲神情一愣，把目光微微向前看去。司马剑澜一身的明黄，脸上冰冷的没有半丝表情走进了锦阳宫。

张小玉看了看张梦莲，本想福身，却又倔强的站在那一动不动。

“朕给你坦白的一次机会，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是谁，朕看在德妃的面子上，饶你一命！”司马剑澜看着张梦莲一个字一个字的道。

男人？哪个男人？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张梦莲觉得好笑，她没有想到司马剑澜不但没有因为自己怀孕，好好待自己，反而怀疑自己。

张梦莲轻挑起唇，似笑非笑的抬起脸，双眼带着鄙视的目光道：“这孩子没有父亲！”

说完连一眼也不想看司马剑澜，就把头转朝里。

她的心在流血，那段情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现在面对他的人时，更是心痛不已。

可是他却怀疑自己，因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他又凭什么怀疑自己对他不忠心？就算她真的对他不忠心，那也不是他先破例？

怀孕1

他又凭什么怀疑自己对他不忠心？就算她真的对他不忠心，那也不是他先破例？

到头来指责自己？是自己错么？更何况他还是有眼无珠！

“朕没时间给你废话，朕给你一天的时间，如若你自己不解决，朕会亲自他一程！”司马剑澜丢下一句话就愤然离开。

废话？自己解决？亲自送他？哈哈，这个暴溴的昏君啊，他说要自己亲自送自己的孩子一程，他是疯了，还是中邪了？

“为什么？——”张梦莲使劲大叫，冲着司马剑澜挺拔的背影使劲大叫。

声音有些被撕破的感觉，像是无力的宣泄着主人的悲剧。

司马剑澜的身形愣了一下，轻轻转身看了张梦莲一眼，嘴角一挑笑道：“因为朕根本就没有给你怀孕的机会——”

说完转身毫不留情的走了。

张梦莲顿时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猛然间力气毫无，根本就没有给自己怀孕的饿机会，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给自己喝的养颜汤有问题？张梦莲顿时想起有一日他在喂自己喝汤的时候，眼神闪烁不定。

哈哈，原来从那个时候他就在汤里做了手脚，而自己还傻不拉唧的喝着他所谓的养颜汤。

多么可笑，多么荒唐啊！

“小玉，扶我下床。”张梦莲平静的吩咐张小玉。

张小玉满脸的疑惑，伸手扶住张梦莲：“小姐，你？”

“我要去太医院鉴定——”

“小姐，不用了。”张小玉连忙道。

张梦莲不解的看着她，轻轻的笑道：“就算他要我死，我也要知道个原因，跟何况我除了他没有和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不会连你也不相信我吧？”

张小玉连忙摇头，泪水顺着眼眶流出：“不，不是的，我相信小姐，可是，可是小姐确实怀孕了。”

张梦莲摇头，再摇头：“你不信我，我不怪你，可是小玉你不能质疑我的人格。”

“小姐，你听我说，小姐。”张小玉连忙跪下拉住张梦莲的衣角，满脸的泪水。

怀孕2

“小姐，你听我说，小姐。”张小玉连忙跪下拉住张梦莲的衣角，满脸的泪水。

张梦莲看着泪流满面的张小玉，轻轻的把眼睛闭上。

“小姐，你可知道奴婢最近为什么没有在您的身边？奴婢并不是在偷懒，而是一直躲在德妃的衣橱里。”说到这张小玉哭的更凶了。

“我没有想到小姐这边的事会发生的这么快，我听到德妃说你害的她的孩子流产，她一定要你也血债血还，拿掉你的孩子。”

“你躲在衣橱里？”张梦莲疑惑道：“这些天你一直都躲在那里？”

“小姐，小玉在您现在心底很苦，可是小姐您相信小玉，这次皇上之所以要拿掉你的孩子，都是德妃的计划，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只希望小姐一定要保护好皇子。”张小玉知道如果要保住了皇子，那她家的小姐一定还有的救。

后宫不是一向都是母凭子贵么？更何况现在的皇帝一个子嗣都没。

“小玉，你错了，当一个人真的不爱你时，就算你为他付出生命他也不一定能记住你，更何况是司马剑澜这样的人？纵然我心底已经深深的印上了他的容颜，但是我必须要把他从我心底挖出去，就算我会死，我也毫不留情的把印着他容颜的那块肉割掉。”张梦莲现在有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感觉，如果他不信自己，那么自己做在多都是无意义的，如果他真的亲自端来毒药，她也会毫不犹豫的喝下去。

“小姐——”张小玉一下抱住了张梦莲的腿，大声哭了起来。

“小玉，你别这样，你要记住，如果我真的死里，你把我的骨灰洒在枯井里，我去陪墨玉她们。”张梦莲苦笑着仰起头道。

岳一药你还好么？你还活着么？只希望自己不要欠你的太多，不然就算死我也不原谅自己。张梦莲轻轻的把墨玉给她的令牌从腰间拿出。

————————————沫痕分割线————————————

票票哦，亲们！

怀孕3

岳一药你还好么？你还活着么？只希望自己不要欠你的太多，不然就算死我也不原谅自己。张梦莲轻轻的把墨玉给她的令牌从腰间拿出。

她苦笑的道：“墨玉啊墨玉，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司马剑澜的人，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一直都忠于我。我欠你的恐怕今生都还不了了！”

张小玉连忙把张梦莲手中的令牌接过仔细的看了一番道：“小姐墨玉真的是皇上的人，可是——”

“没什么，她有没有做伤害我的事，就算她是皇上的人又怎么样？”张梦莲笑着接过张小玉的话。“还不是我欠了她——”

张小玉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默默的低下了头。

以往锦阳宫再怎么清冷也没有像现在这般的狼藉，偌大的一个房间空的让人害怕。

这一天张梦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她只是在等，但是等什么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也许是还没有被人安排的命运，也许是送她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现在对于她来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死了那么多的人，唯独她现在还苟延残喘。

一天过去她苍老了许多，时间并没有因为她而定格，反而过的飞快，转眼间天又亮了，张梦莲就那么坐到天亮。

今天司马剑澜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惩罚？一把匕首？一瓶毒药？还是一条白绫？

风肆意的吹着，卷起那一地的银杏叶，干巴巴的，微微发黄。

银杏是药材，可是在这后宫，在着锦阳宫却一点用处也没有，仿佛只是供人观赏的。

就像她一般，好像一到这个地方就是任人摆布一样，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现状，一直是那么安逸的活在司马剑澜给她安排的世界里。

所以她输得一塌糊涂，就像是这一地的银杏叶，只能任由风吹，风刮向哪，它就只能飞向哪！

都说人生不能随了浮萍，但是人生又能随了落叶么？

————————沫痕分割线————————

寒，一下微看完了，偶可是码了一晚上！

亲，票票！

逼宫1

都说人生不能随了浮萍，但是人生又能随了落叶么？

落叶虽然是落叶归根，但是它不还是一样随着风而远走？

只有自己争取的幸福才是幸福，等待幸福降临那会是幸福么？

就好比一个人等待着天上掉馅饼一样，只是她现在才理解这个道理，会不会太迟了？

张梦芯一身的纯白，高贵的站在张梦莲的身后。她来的无声无息，仿佛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样。

“你输了——”张梦芯眨了眨眼睛皎洁的道，那满脸的纯真写满的骄傲。

“我早该料到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只是我太傻，傻的把你一次一次的留在宫中。”张梦莲连羊皮都懒得抬，她不想看张梦芯，这个童颜蛇心的人。这个从一开始就算计她的人！

“你现在知道了不是不迟么？总比不知道的好啊？”张梦芯笑道，身上的玉佩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这般的算计我？”张梦莲反问，她想知道张梦芯到底有多恨自己，还是她真的爱司马剑澜才这般的与她争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张梦芯仰头长笑：“为什么，你问本宫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你从小就比我强，事事都比我好，得到的也比我好，总是把我喜欢的东西抢去？难到你真不不知道？”

张梦莲闭上了眼睛，嘴角浮出意思微笑：“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不，不是你咎由自取，而是你我不该同时出生在张家。”张梦芯一甩衣袖，扭过头高傲的道：“你我只能一人生存在这世上！”

呵呵，原来是既生瑜何生亮？也是，老天也真会拿她当碟菜，生了张梦芯那般的娇俏人儿，又生了她这样的狐媚子。

“其实我并不是恨你，只是我不服气为什么事事都是先比我得到，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你？”张梦芯放低了声音，一股淡淡的忧愁划过。

————————————沫痕分割线————————————

逼宫这段虽然和前面的有些一样，但是过度，必须些，并且我也改了很多。

逼宫2

“其实我并不是恨你，只是我不服气为什么事事都是先比我得到，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你？”张梦芯放低了声音，一股淡淡的忧愁划过。

张梦莲有那么一刻微微愣了神，这是她的真心话，还是她的迷魂汤？

只是只是再来灌迷魂汤又有何意？

是呀，她也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和迷魂汤了。

“如果，我说如果司马宜君没有爱上我，你会这么恨我么？”张梦莲轻声的问。

“哈哈，你想让本宫放了你么？”张梦芯笑道，眼泪也流了出来。司马宜君是她一身的伤痕，只要响起他，她就会心痛。

“只要你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会放了你！”张梦芯见张梦莲没有说话，又道。

“不——”张小玉不知何时夺门而进，她大声的道：“德妃，德妃娘娘，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请你看在小姐还是您姐姐的份上放过他们母子吧！”张小玉挣开宫女的阻拦，跑到张梦芯的身边道。

张梦芯看也不看张小玉一眼，头一摆示意宫女把她拉下去。

张小玉见张梦莲不答自己，使劲的挣脱宫女的手，而张梦芯的宫女一巴掌闪在张小玉的脸上道：“该死的奴才要是碰到我家主子，拿你十个小命你也还不起！”说着又闪了过去。

张梦莲实在无法忍受她们这般的狂妄肆为，一扭头使劲一脚踹在那个打张小玉宫女的肚子上。

那宫女立马蹲了下来，而其他的宫女一涌而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使劲打张小玉。

“住手——”张梦莲大叫一声蹲在地上，手轻轻扶着张小玉。

而站在张小玉身边的宫女竟然一脚把张梦莲踢倒，张梦莲头发散乱坐在地上，的眼神空洞的看着张小玉。她不能再让任何人因为自己而受伤。

珠钗叮叮当当的发出悲哀的声音，像是在述说着此时她的凄凉境遇。

“送娘娘去紫淤宫。”张梦莲刚想说话就听到张梦芯趾高气昂的吩咐身边的宫人。

逼宫3

“送娘娘去紫淤宫。”张梦莲刚想说话就听到张梦芯趾高气昂的吩咐身边的宫人。

那绝美的脸上，印满了骄傲的笑容。

张梦芯那一身纯白的宫服虽然把她那绝美的容颜寸托的清纯无比，却把她那颗狠毒的心寸托的淋漓尽致。

表面纯洁无瑕，如婴儿般无害，却狠毒的如罂粟花一般，让人吸一口，就永世不得翻身。

那个纯洁的脸，此时却是如此的丑陋。

连惊讶都来不及的张梦莲气急，反笑："没想到本宫一心维护的妹妹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那笑声中带着些悲凉，更带着绝望。她二十一世纪的骄傲呢?

她没想到自己却如书中所说的农夫，而最可悲的却是，这条毒蛇却是她的妹妹。是那个为了她的一句话，而牺牲自己的一生的人。

当初，她记得小玉和她说，只因为她喜司马宜君，而她就舍弃了自己心爱的男人，与她合谋，让她嫁给了她心爱之人。而自己却冒着生命危险嫁入皇宫。

可是没想到，她的妹妹就是如此报答她，甚至连她身边的人都不放过。

这也许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吧!

谁让她犯了一次错误，没有悔悟，还继续把她收留在宫中呢。

在她收留她的时候，她就应该想到今天的结果。

可是一切都晚了，一切都晚了。

要不是她撞见那个口口声声说已经深爱她的男人，正在和自己的妹妹在她的床上缠绵，打死她她都不会相信，她爱的男人会和自己曾经一而再帮助的妹妹厮混在一起的。

而且她的妹妹还这么迅速的占有了属于她的爱，这就是她对自己的报复么？可是有谁知道她的无辜?

她爱的不是司马宜君，甚至连多看他一眼都没有，可是自己却要带着张梦芯对那原本的张梦莲的恨过了大半年。

"怎么，皇后娘娘还不肯移驾去紫淤宫么？难道要侍卫带路？本宫认为那样会很不好吧？"张梦芯围着张梦莲打量着她。

逼宫4

“怎么，皇后娘娘还不肯移驾去紫淤宫么？难道要侍卫带路？本宫认为那样会很不好吧？”张梦芯围着张梦莲打量着她。

“你为什么要如此的逼迫我？难到你不知道我深爱着剑澜？”张梦莲放下尊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和她的妹妹道，声音中充满了哀求。希望她还看在她是她的姐姐的份上，有一丝恻隐之心。

就算她不愿意放弃要她死的念头，但是只要放过张小玉和自己肚子里的孩子那就够了。

原本她没有想过自己要力保孩子，可是张小玉的话提醒了她，就算司马剑澜有多可恨，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更何况这还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她，想以她以前为她的牺牲，来唤醒她的良知。

“姐姐，本宫最后一次称你为姐姐。只要你喝了打胎药，本宫保证不逼迫你。”张梦芯子俯下身，一脸笑意的道。那种势在必得的样子，犹如一个骄傲的孔雀。

“你为什么非要本宫打掉孩子？难道在你眼里连个孩子也容不下么？”张梦莲痛苦的眼神中，体现了她彻底死心。

其实她早就料到，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只是现在她真的说出来了，她的心还是冷不及防的像被人撕了条大大的口子。

“为什么，哈哈，你真可笑，居然问我为什么？难道你真的要我说出来么？”张梦芯笑的花枝乱颤。言语中也带着：‘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寓意。

“你这个丑女怎么和我争？你拿什么和我争？你以为你还像以前一样么？错，你已经成为大家眼中的笑话，大家眼中的丑女，只是你自己一味的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张梦芯终于发飙了，言语中尽是诋毁之意。

“好，既然皇后的位置对你如此的重要，那我给你！”张梦莲一擦眼泪，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手也轻轻抚摸着腹部，眼神流露出一股轻

蔑的神色。

————————————沫痕分割线————————————

亲们，票票哦！

逼宫5

“好，既然皇后的位置对你如此的重要，那我给你！”张梦莲一擦眼泪，猛地从地上站起来。手也轻轻抚摸着腹部，眼神流露出一股轻蔑的神色。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休想要我为了皇后之位，舍去我的孩子。

只是小玉，我对不起你了。张梦莲看着张小玉，眼里流露出无比的伤心。

张小玉轻轻一笑，眼里漾满了笑意。她懂得，她希望自己的主子能有筹码。而自己主子的筹码就是肚子里的皇子。

当张梦莲从容的从张梦芯身边擦身而过的时候，张梦芯眼神中流露出了得意之色。

她早就料到她为了孩子会放弃皇后之位，可是她就算放弃了皇后的位置也别想保留下那个孩子！

雪，在张梦莲离开锦阳宫的时候，悄无声息的慢慢飘落。

像是在为她的离开而哭泣，而她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那种笑，有种说不出来的美和凄凉。

一抹明黄，如当初她进宫时候一样出现在她的眼中。微微福身施礼，原来他也来了，可是他来又是何意?

司徒剑澜手一抬，冷冷的声音响起：“皇后不必施礼，先把这碗药喝下去再说。”

随着他的话落下，一个宫人端着黑乎乎的汤药至张梦莲的面前。

她那迷人的桃花眼轻轻一眯，一抹苦笑绽放在她的脸上，什么话都没说，她只感觉心底一股如刀绞一般的疼痛延伸至心脏。

听听，多冷的话啊，多么“柔情的爱”啊？原来他们早就是联合起来，一个知道她不会为了皇后的位置而放弃孩子。一个知道她必定会

顺从的听从他的话，真是合谋的天衣无缝啊。

曾经的溺爱，成为现在的利剑，一点点割着她身上的肉。

那一次一次的喂着自己汤药的手，却冰冷的举起阻止她要说的话。

没有言语，她一扬手，一端碗，一抹浅笑在嘴边随着药碗而消失。

他居然亲自给她送药，那么她为什么不成全他呢。她说过，只要他亲自前来，她就会成全他。

逼宫6

他居然亲自给她送药，那么她为什么不成全他呢。她说过，只要他亲自前来，她就会成全他。

那些诺言，那些甜言蜜语，此时都成了穿肠毒药，让她的五脏六腑如同被浸泡在了硫酸中。

她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腹部开始疼痛，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从此她与他一刀两断，永不原谅。

她没有停顿，他亦没有回头。

雪越下越大，一路的脚印下，殷红的血迹，一直延伸至紫淤宫。

腹部疼的厉害，眼泪模糊了视线，她再也坚持不住了，轻轻一扬嘴角，一抹苦笑绽放在那绝美的容颜上，她的世界从此黑暗了，她如秋天的落叶般，旋转着，划着优美的弧，倒落在紫淤宫的宫门前——

张梦莲在张小玉的一阵真哭声中醒来，睁开眼睛印入眼帘的是林仙儿那苍白的脸。

张梦莲张张嘴想说话，林仙儿苦笑了一下道：“别说话，等你身体好了，我再慢慢告诉你。”

张小玉见张梦莲醒来连忙上前问道：“小姐，你饿了么？”她故意挤出的微笑在脸上显得有些僵硬。

张梦莲摇摇头，看到张小玉没事淡淡的笑道：“我不饿，你和林美人去吃吧。”

林仙儿淡淡的摇摇头：“你这样不值！”她原本不想说太多，但是见张梦莲一幅生不如死的样子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张梦莲轻笑：“是不值，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不会这么傻，但是我一定会选择这条路——”

林仙儿疑惑的看着张梦莲，不知道她的话为何意。

张梦莲轻轻的闭上眼睛，心底的伤痕只有自己能抹平，她之所以说自己不会那么傻不仅指把张梦芯接进宫，还指自己不应该那般的相信她和司马剑澜，但是她一样会选择让司马剑澜亲手杀死他的孩子。

这不是她心有多狠，只是她心中全是恨。

她不是不爱孩子，只是她要让他以后后悔，悔恨终身。

冷宫生活1

她不是不爱孩子，只是她要让他以后后悔，悔恨终身。

“你可知道我为何也会在这紫淤宫？”林仙儿话还没说完就咳嗽个不停。

张梦莲看看她摇摇头。

其实现在她知道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还有一条命，只要她活着她就要让司马剑澜不好过。

林仙儿也扬起头，往常那个妖媚的女子，此时脸上多了几份清秀，眼神有些稀疏。

一身白色的普通衣服，把她那原本娇艳的脸显得有几分苍白。

仿佛是变了一个人一般，这样的林仙儿倒还真有几分仙味。

“也许我们本就该是敌人，但是我知道就算我和你再怎么敌对也没有她一人厉害，更何况还加上个芯妃？”林仙儿有点自嘲。

她把手上的一个精致的戒子取下，笑着递给张梦莲道：“这个送给你，也许以后会对你有所帮助。”说完不等张梦莲说话，就把塞在她手里。

“咳咳——咳咳——”张梦莲刚想推迟，就见林仙儿咳嗽个不停，身子也在发颤。

怪不得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憔悴，原来是生病了。

张梦莲把手在林仙儿的后背轻轻的拍着，想着她以前和自己敌对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她是那么的骄傲与光鲜。可是一转眼却如此落魄。

一丝苦笑绽放在张梦莲的唇边，自己不也是和她一样?

“咳咳——咳咳——”林仙儿咳嗽个不停，那声音像是要把嗓子都快被扯破了一般。身子也一个劲的抖颤个不停，看来她病的不轻啊！

张梦莲心底有一丝恻隐之心，林仙儿的咳嗽终于平波了，她小心的收起手绢，轻笑道：“我以前那般对你，你不抱怨？”

眼神中写满了歉意，但是在她话说完的时候，嘴角却扬起了微笑。

张梦莲心底一暖，一把抱住她：“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你好好养身体，我会让小玉好好照顾你的。”

————————————————沫痕分割线————————————————

亲们偶小痕需要你们大力的支持，票票~~~！谢谢，散花！

冷宫生活2

张梦莲心底一暖，一把抱住她：“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你好好养身体，我会让小玉好好照顾你的。”

尽管林仙儿是如何的小心翼翼，张梦莲还是看到了她嘴角边的血迹，她没想到她居然病到咯（ka）血，以前的事本就不算什么，现在她有何必在意呢?

都说你宽容一次是——大度，宽容两次是——忍让，而宽容第三次那就是——懦弱。

可是在面对林仙儿的时候，她宁愿自己懦弱一点，因为她其实也和自己一样，她不会去欺负甚至恨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可怜女人。

林仙儿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流到了张梦莲粉色的衣服上。她擦干眼泪道：“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定不会做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

你知道么？我曾今想过你死，但是却把我自己给拉进去了，虽然那次我从贵妃被扁入冷宫，但是我还不罢休，却暗中要我哥哥去杀你，只是当时的我真的昏了头，我请你的原谅。

如果你要恨就恨我，请你千万不要恨我的哥哥。他是无辜的，他是因为太在乎我这个妹妹，所以什么都以我为先。”

张梦莲吃惊的看着林仙儿，那次的刺客居然是她哥哥？那么说是她错怪了司马剑澜？

林仙儿见张梦莲那般的吃惊，惭愧的低下了头：“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是我的错，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哥哥会杀那么多人。”说完她又小声的哭泣起来。

张梦莲顿时觉得无语，生在一个屋檐下，却是与她为敌的人，她该原谅她所谓的无心，还是永远不理她？

“你知道，当我那天听到了芯妃与贾一怡密谋的时候，我就有想过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徐清零，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会这么快。

当天我约你晚上出来，我也是挣扎了很久，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贾一怡她们的计谋。

那天贾一怡半夜从半月殿出来，正好我约了哥哥，但是他一直没到，我又见贾一怡鬼鬼祟祟，于是就跟了上去。

冷宫生活3

那天贾一怡半夜从半月殿出来，正好我约了哥哥，但是他一直没到，我又见贾一怡鬼鬼祟祟，于是就跟了上去。

却见到她与芯妃会面，起先两人窃窃私语，到最后见无人居然大声的讨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宫中的一切都是她们两人在控制。

于是我就决定多留个心眼，以保自己，可惜我却没想到她们下手比我还快。”

“你说宫中的一切都是她们两人在策划？”张梦莲有些惊讶，虽然她曾经怀疑过张梦芯但是她没想到这一切还真的和她有关。

而自己更是养虎为患。

但是贾一怡也与此事有关系，她觉得不像。贾一怡怎么说都是个心智才气比较高的女子。

她一向不喜欢与人争风吃醋，这件事与她有关她确实觉得可疑。

“你是不是不相信此时和贾一怡有关？”林仙儿像是看出了张梦莲的心底想法一样，张梦莲轻轻的点点头，林仙儿一笑道：“不要说你不信，连我自己都不信，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永远也抹不掉贾一怡身上的污点。”

张梦莲默默的低下了头，原本就不好过的心，此时却更加难受了。

她不敢看林仙儿那明亮的眼睛，要说没有怨恨那是不可能的，她又不是圣人当然也有恨过，只是那恨来的快，去的也快。

只是贾一怡为什么会和张梦芯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这她就不知道了，林仙儿的身子好似越来越差一般，一咳嗽就满脸苍白，像是只要风一吹就倒了一样，那般的脆弱、单薄。

“其实生在后宫的女人都是可怜而又可悲的，只是她们不知道如何的互相关爱，反而互相的算计与仇恨，当真的死亡来临时，却才恍然大悟。”林仙儿嘲笑着，仿佛在叙述她自己的人生一般。

张梦莲轻轻的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那有点苍白的手此时冰凉，毫无温度。

————————————沫痕分割线————————————

好困啊，~~

冷宫生活4（十三更）

张梦莲轻轻的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她那有点苍白的手此时冰凉，毫无温度。

“其实相对而言我们比那些无知的人更加的幸福，因为我们懂得了该互相照顾和关爱。”张梦莲盯着林仙儿的眼睛：“我和你都比徐美人幸福。”

林仙儿听完张梦莲的话，轻轻的点头道：“谢谢你——”

两人相视一笑，互相抱住对方。这是相濡以沫么？

张小玉端来了清汤，抿着嘴头也很低。

张梦莲见她那般，疑惑的看了眼碗，接过道：“冷宫不比锦阳宫，丰衣足食，能照顾自己就好好照顾自己，以后林美人就交给你了，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说完把汤水移至林仙儿的面前，张小玉张张嘴想说什么，见张梦莲轻扫自己一眼又把话别到肚子里。

林仙儿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我真是没用，还要你们照顾。”

话虽如此，但是她还是接过了张梦芯递给她的水。虽然只有一碗白开水，但是对于现在她而言已经是很好了。

更何况她自从打入冷宫以来都一直喝着冷水，吃着剩饭，所以才导致她的病是越来越重。

要是以前她定会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和饮食，可是现在如果她再挑剔，那只有死路一条，在张梦莲没有打入冷宫前，她是自暴自弃的。

可是她现在不能那么快死，她要把她知道，全部都告诉她，让她知道这些所谓的好人到底是何等的阴狠。

“不要这么说，刚才我们不是还想着要如何互相照顾么？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张梦莲笑道，把眼神瞟向张小玉。

张小玉心不甘情不愿的向前走一步：“是啊，只要林美人不嫌弃，小玉随时听后您的调遣。”

张梦莲这才一展笑容，如果墨玉要在她会更家的开心，可是——

不想也罢，一想心底就阵阵的特疼痛。

————————————————沫痕分割线————————————————

小痕明天要去医院，本是今天去的，结果忘记了，哎，明天更新可能会慢些，亲们稍安勿躁。

等偶回来希望能看到亲们的爱心——多多的票票！嘻嘻。

冷宫生活5

不想也罢，一想心底就阵阵的特疼痛。

她还记得那天半天都没见到她，以为她也背叛了自己，可是她却为了自己送了性命。

虽然岳一药不知去向，但是她相信他一定还活着，以他的武功又有墨玉的掩护，怎么会逃脱不了呢?

只是这一切不又是因为她而起的? 到底还要有多少人为她而死?

不，不能再有人为自己而死，她不能在那么“大度”的宽容下去，就算曾经她的爱，她也要手到擒来，让那人终身悔恨!

软弱的人总是受人欺负，她不能让人觉得她软弱。

“我去给你请太医。”张梦莲站起来，看着林仙儿那惨白的脸，心底划过一丝的难受。

如果有一天她也变成这样，会不会有人也这样心疼自己?

“咳咳——咳咳——”林仙儿刚想制止就咳嗽个不停。

张小玉也跟着张梦莲跑了出去，她跟着张梦莲，本想叫她，但是又没有说话。她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时候叫自己的主子，她定不会听。

只是这后宫人都知道的规矩，为什么她家住子总是像一头雾水一般毫不知情呢?

要是墨玉还在，她肯定有办法让主子不去碰壁，可是自己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她不去。

要知道就算去，除了被人嘲笑外什么也没有。更何况她们现在是冷宫的人了，怎么能随便的出入呢?

要是让人看到了又要被人数落，现在的她们什么权势，什么地位都没有了，就算是个小宫女小太监，只要他么愿意，连他们也能使唤主子。

现在出去除了看人颜色以外，一个不小心就得罪了哪位。特别是那个二小姐张梦芯，一见她呢个嘴脸，就讨厌。

要知道主子一向对她都很好，却不想是她来算计主子，她不敢把自己那天听到的都和主子说，她怕她受不了。

本来她以为主子因为这次打胎一事会被打倒，但是她没想到主子不但没有低头，反而连哭泣都没。这点让她很吃惊，不会她想不开吧?

冷宫生活6

本来她以为主子因为这次打胎一事会被打倒，但是她没想到主子不但没有低头，反而连哭泣都没。这点让她很吃惊，不会她想不开吧?

“小玉快点——”张梦莲见张小玉慢腾腾的跟这自己，摇摇头叫道。

“哎——”张小玉答应着，也加快了脚步。

她可得跟紧了主子，万一她——

哎，呸呸呸——竟在这瞎想一通。主子千万不能有事啊！

雪很深，一脚下去很深很深的脚印，并发出吱吱的声音。

风很大，两人单薄的衣服在风中瑟瑟发颤，那般单薄让人看了有点唯恐被风一吹就飞走一般。

司马剑澜看着远处的两道身影一前一后，本想过去，但是还是止住脚步。

她不是刚打胎么？怎么出来了？这么冷的天她怎么穿的那样单薄，其实昨天他有那一刻的犹豫，他是多么喜欢孩子啊，可是自己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死在红花中，是自己亲手杀死。

但是这个孩子他虽然也怀疑，可是他容不得别人的背叛，若不是自己亲眼所见他不会相信她会背着自己和别的男人幽会。

为什么要背叛他？为什么要？如果可以，他宁愿自己亲手杀死岳一药也不是杀死那个孩子。

可是晚了，全晚了。

那天他无意中发现了岳一药与她谈笑风生，她居然笑的那么的美，可是在他怎么从来没有那么开朗过，他嫉妒。

他本想上前去质问，可是他的芯儿拉住了他，求他给姐姐一次机会，于是他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那笑。

可是这次她居然与他偷欢，本想要一刀了结了他们，但是又是芯儿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忍，他只能忍。

他答应过他的芯儿不会伤害她的姐姐，和家人，无论何时何地。

可是她居然和他私奔，若不是他答应过他的芯儿不伤害她，当天他也一样将她万箭穿心。

只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是她居然怀孕了，哈哈，老天真会开玩笑，他亲手害了自己的孩子，又要他的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

冷宫生活7

只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是她居然怀孕了，哈哈，老天真会开玩笑，他亲手害了自己的孩子，又要他的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

老天这是在惩罚他么，惩罚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么？可是他也不知道会那样啊！

脚步一串串，人影已经消失在视线里。他轻轻的叹口气，只一切又能怪谁?

只是他的心仿佛也开始疼了——

“皇上——！”张梦芯悄无声息的来到司马剑澜的面前，手轻轻的挽住了他的胳膊，一脸明媚的笑着。

“我像把宜王妃接近宫，你看怎么样？”张梦芯半做伤心道。

司马剑澜一愣，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做：“你难道不恨张小平？”他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芯儿会要宜王妃进宫。

要知道那个女人可是夺了她的爱的人啊，难到她真的一点都不介意么?

张梦芯轻轻的把目光撇开，淡淡的道：“臣妾知道要接宜王妃皇上会不高兴，可是现如今宜王都已经不在了，如果我能尽点心意，不是

很好么？”

“虽然曾经她抢走了宜王，可是在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我现在对司马宜君有情好了，我只希望他能有子嗣。”

轻声细语，委婉动听，丝丝入扣，环环真情。

你不感动么？现在的司马剑澜感动了，因为她的无私，因为她的高尚，因为她不计前嫌，还因为她善良。

如此人儿，就算心里因为某些人难受的他，也一样被她感动。

“好，我答应你，聚亲阁给她住，不过等她生产完她就得回去。”司马剑澜应允道，虽然以前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如她所说，只是照顾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更何况他照顾的是自家兄弟的妻子?

她都不在乎前嫌，他在乎什么?

“太好了，臣妾就知道皇上对臣妾最好了。”张梦芯明媚的笑道，那脸上的纯真让她看上去像个孩子般无害。

————————沫痕分割线————————

还有哪个亲不知道小痕的群号?

小痕再一次，嘻嘻，群号：119648496（喜欢的亲可以加入，加入时请以小说人名为暗号）

冷宫生活8

“太好了，臣妾就知道皇上对臣妾最好了。”张梦芯明媚的笑道，那脸上的纯真让她看上去像个孩子般无害。

“难道皇上不怪臣妾么？”张梦芯担心的看着司马剑澜，一脸的疑惑。那意思再明显不过：难到你不会不高兴么?

司马剑澜笑笑，用手在她鼻子上一刮笑道：“傻瓜，我爱你都来不及，何来的怪罪？你能如此重情，才证明我没有爱错人啊！”

司马剑澜轻轻将张梦芯涌入在怀，张梦芯眼底划过一丝得意，那笑容中写满的骄傲。

“以后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只需称我为剑澜即可，我就称你芯儿。”司马剑澜说着甜言蜜语。

是啊，他一个帝王有他的骄傲与尊严，在张梦莲经常以“我”称自己时，他都没有被绕进去，却甘心的被张梦芯的假情假意绕进去。

这就是金刚钻变成绕指柔么？

————

“走，走，快走，我们大人没有时间！”小太监拿着佛尘，轰着门口的张梦莲。

张小玉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揪住那小太监的衣服道：“小臣子，平常我小玉待你也不错吧，你怎么能这般的落尽下石？俗话说不堪僧面看佛面，我看你什么面都不看，你做人不能做到如此地步啊，小心被雷劈！”

“你——你——”小臣子翘着兰花指气呼呼的说不出话来，这是他要这样做的没？这是上面吩咐的，只要是紫淤宫来的，不管是谁，不管曾经对自己有多好，只要是那边来的人，一律不许给药。

他可得罪不起，不过要是偷偷的给，他还是愿意的，但是张小玉说的话也太种伤人了，他多委屈啊！

小臣子气归气，但是还是一个劲的对张小玉和张梦莲挤眼睛。

张梦莲拉了拉张小玉：“好，谢谢公公，我们这就下去，不在打扰张大人了。”

说完拉着张小玉头也不会的就走了。

张小玉不服气一直嘟囔着，但是又不敢大声，生怕把自家的主子惹气了。

冷宫生活9

说完拉着张小玉头也不会的就走了。

张小玉不服气一直嘟囔着，但是又不敢大声，生怕把自家的主子惹气了。

“小玉，你要记住我们现在连太监宫女都不如，刚才小臣子说的对，以后别再为难他们了，他们也不容易。”张梦莲放下张小玉的手语重深长的道。

“主子，你怎么帮起了那个小臣子啊！”张小玉不服气，刚才她就想好好教训那个狗眼看人低见风就使舵的人，可是主子却打断了她。

“小玉，你还是和先前一样叫我小姐吧，以后不要叫我主子了。”张梦莲停下脚步，转头认真的和张小玉说道。

她既然决定要改变，那就从头到尾，变的彻底。

张小玉看着张梦莲轻轻点头没有说话，她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要求自己。因为她知道她家主子怕自己想起在锦阳宫的日子，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虽然过去的成为过去了，但是那永远都成为了一道伤疤，就算你不刻意的去揭开它，但是它是伤疤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回到紫淤宫不久，张梦芯就到访，她带着懿旨满脸的笑容，别人都在过冬天，但是她却如在过春天一般，满面春光！

她一身的纯白，带着她特有的容颜——纯洁无瑕，一步一步的慢悠悠的往那凌乱不堪的房间走去。

虽然紫淤宫外面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宫内就完全两个样子。

到粗都是破烂的东西，那些灰尘如冬天的雪一般，把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白雾”。

白衣所到之处都带着死光辉，仔细看你会发现，那衣服上有一颗颗小小的水晶，每一颗都能折射出美丽的光环。

只是它太过于亮，所以就显得太刺眼。

张梦莲坐在自己的床上一动不动，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看着自己手上的书。

张梦芯的宫女倒是忍不住了，大声的呵斥：“大胆，居然见到了德妃不下跪！”

冷宫生活10

张梦芯的宫女倒是忍不住了，大声的呵斥：“大胆，居然见到了德妃不下跪！”

张梦芯一台手，那小宫女停止了说话，脚步往后退了两步，默默的站在一边。

张梦莲想嘲笑，但是却也无心。因为她根本就没打算和张梦芯对着干，她要的不是她表面的风光。

既然她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和那个口口声声叫自己爱妃的男人暗渡陈仓，那她为什么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这个社会既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要赢，那就得比别人狠上千倍。

“姐姐，你还好么？”张梦芯轻轻的把自己的衣服一扫，那华丽的衣服轻轻划过一道美丽的弧。

高傲如她！她怎么能被她所灭了尊严？“德妃，您可不能叫我姐姐，您是德妃，而我什么都不是，更何况当日某些人可是口口声声的本宫自称。更有些人还要和和自己流着一样的雪的人割断关系！”

话虽然不是最难听的，但是张梦莲知道现在在事事如意趾高气昂的张梦芯那里有足够的杀伤力。

那么她有为何费力去却寻找更气人的话拉刺激她呢？为了她伤了自己的脑细胞，是不值得的。

她那种人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不知得她费心的，只要她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把她气个半死。

她不是说她嫉妒她为什么什么都比自己好么？她不是说她总是逼自己得到的少么？那她就让她更加的嫉妒，更加的恼怒。

“好，好，有志气！”张梦芯咬牙切齿的道。难道要她在自己面前低头就那么难么?

她为什么总是那么的高傲，为什么总是那么的自信？就连身在冷宫，还一副可以翻身的模样！

“只是紫淤宫一向都很脏，会不会把德妃你的衣服弄脏了？”张梦莲又故作惊讶的拿起张梦芯的衣服，然后一脸的失落。

那样子仿佛张梦芯的衣服真的被紫淤宫的脏物所污染。

冷宫生活11

那样子仿佛张梦芯的衣服真的被紫淤宫的脏物所污染。

张梦芯在心底暗暗得意：哼，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呢，原来还是喜欢奢华的么，那还装什么清高！

“本宫没打算在此多待，这就走。皇上还在锦阳宫等着我回去陪他泡温泉呢！”说完哈哈的笑起，那样子分明就是十足的来叫嚣样。

“哦，对了，本宫听说皇后与皇上最后缠绵那日也是在温泉，不知道皇上还记得皇后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张梦莲气的嘴唇直哆嗦，这个贱人，亏她以前还对她那么好，她不仅是落尽下石，还是在人伤口上撒盐！

脚步一移，只听“哧——”的一声，衣服被撕破了，也随着张梦芯“啊——”的一声惨叫，华丽落幕。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紫淤宫内传来一个人的笑声，虽然是笑，但是却带着众多的悲伤。

张小玉扶着林仙儿担心的看着张梦莲，林仙儿轻轻拍着张小玉的手，像是在安慰，又像是无奈。

“小姐，你别在笑了，要是想哭，那就哭出来吧！”张小玉终于忍不住了。

张梦莲猛的停住笑声，转眼看着张小玉与林仙儿道：“仙儿，你也认为我要哭么？”眼神中带着几丝无奈，却又是那般的明亮。

林仙儿抬起苍白的脸，轻笑道：“如果哭能好受些，也未尝不可，只是我连哭的勇气都没有。”说完低下了头。

张梦莲苦笑道：“我为什么要哭？难道你们躲在风屏后真的没有看到她那狼狈样？”

张梦莲边说，边手舞足蹈：“哈哈，就算她那件衣服是天上的月亮做的面料，拿星星做的点缀那又如何？不还是被我的脚轻轻一踩，她

就摔个狗吃屎？”

张小玉和林仙儿被张梦莲的话逗的低下了头，这般粗俗的话，她们女儿家怎么能说出来？更何况她们受到的说教是不让她们说粗俗的话。

虽然这紫淤宫没有人，但是她们还是不免有些难为情。

冷宫生活12

虽然这紫淤宫没有人，但是她们还是不免有些难为情。

“啪——”一声耳光，在那清冷的紫淤宫格外的响，原本低着头的张小玉和林仙儿立马抬起了头。

她们眼前是那个满脸暴溴的司马剑澜，而张梦莲正捂着半边的脸，一脸的鄙视！

“啪——”

想当初一样，在司马剑澜还来不及思考时，张梦莲反过就是一巴掌，然后又是一声清脆的声音——啪！

司马剑澜的另一边脸又重重的挨了一巴掌。

“你凭什么打我？你有什么资格打我？”张梦莲愤怒了，这个疯狗什么时候出现在紫淤宫？

他现在有什么资格打她？他以为他是谁？她以为他什么都可做么？

司马剑澜恼羞成怒，原本对她的一丝恻隐之心也随之湮灭，他一把捏住张梦莲的脖子，恶狠狠的道：“别以为朕就不敢杀你！”

他绿着眼睛，涨红了的脸不知是因为生气还是被张梦莲扇红的。

整个人看起来都异常的恐怖。

张小玉首先反应过来。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皇上，皇上求求你放过小姐，她最近生病的厉害，所以不知道您是谁，所以才冒犯了您。”

张小玉的话一说完，林仙儿也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连忙道：“是啊，是啊，皇上最近皇后的神经有些失常，您就看在先前的份上绕了

她吧。”

原本张小玉为张梦莲求情也算不上什么，可是连林仙儿也为她求情，司马剑澜更加的生气。

手上的力气又加重了几分：“哼，果然是祸害人的妖精，连仙儿也为你说情，朕今天非灭了你不可！”

张梦莲使劲憋一口气道：“如果你要是想杀我，何必等到现在，既然你不杀我，那就说明我还有用，是不是拿我讨你的芯妃开心啊？哈哈哈哈——”

张梦莲的话是故意嘲笑司马剑澜捡了别人的破鞋，那个芯妃本就是她故意刺激他的，没想到还真好用，看来男人口口声声说爱的人，呀会在意她的过去。

冷宫生活13

张梦莲的话是故意嘲笑司马剑澜捡了别人的破鞋，那个芯妃本就是她故意刺激他的，没想到还真好用，看来男人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也会在意她的过去。

这是悲哀，还是幸福?

果然司马剑澜上当了，他顿时更加的生气怒吼一声道：“你——？！”然后一把把张梦莲甩了出去。

张梦莲的身体碰到了桌子，然后又跌落到地上，她身上虽然痛苦，但是心底却笑开了花。

她赢了，不是么?

林仙儿和张小玉一翁而上，连忙把张梦莲扶起。

两人顿时都泪流满脸，一脸的关心。

这些看在司马剑澜的眼底，让他更加的生气。

一股怒气憋在肚子里却无可发作，当下冷下脸道：“以后不许再离开紫淤宫半步，否则别怪朕狠心！”说完一甩袖，扬长而去。

张梦莲咳嗽了两声，心中的难受，就算打翻了五味瓶也无法调出那个味。

伤心，悲哀，难受，同时也痛快着——

刚才和林仙儿他们说笑，没想到他却来了，而且还是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她，他有什么资格？他休了她，他凭什么还打她？

定又是张梦芯回去随便扯个理由，再随便的挤掉几滴眼泪，他就信以为真。

就算她真的欺负她了，难道她有错么？她的妹妹对不起自己，被自己教训了一次，还用的着他出面的么？

“啊————”越想越气，最后张梦莲终于忍不住的大叫一声。

林仙儿和张小玉都疑惑的看着张梦莲，两人知道她心底苦，默默的不支声。

不行她一定得想出个办法快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若想忘记那个混蛋，那个昏君她真还没有把握，可是不离开永远都无法忘记。

如果岳一药在，他能带的走自己么？可是她走了还有林仙儿和小玉啊，她会放下她们不顾么？

这个司马剑澜算的还真精，居然用两个人来牵制她。

她一定得想个万无一失的方案。

冷宫生活14——相见梦中

这个司马剑澜算的还真精，居然用两个人来牵制她。

她一定得想个万无一失的方案。

打地洞逃跑？不，不行。等待时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还是假死？三个人假死没人帮收尸，就算蒙混过关也被火化了，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原本还有个贾一怡人不错，可惜是个瘾君子真小人居然也和张梦芯同谋。

不知道那个和自己一个姓氏的张梦芯到底给了她什么好处，居然让她服服帖帖的听她使唤。

原本因为打胎身体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出门受了风张梦莲感觉自己头重脚轻。

而林仙儿和张小玉的面孔也越来越模糊，思维不在思考，慢慢的黑暗袭遍全身。

“莲儿。”岳一药那张玩世不恭的面孔出现在张梦莲的眼前，张梦莲顿时放大了瞳孔一脸的不可思议。

伸出手要摸岳一药：“你还活着——”

话还没说完，岳一药的人就消失。张梦莲顿时惶恐起来：“岳一药，岳一药，你在哪？”她转了一圈到处寻找岳一药的身影。

没有人，周围都是一片白。

“莲儿，你不要再找我了，我已经被万箭穿心，现在是我的灵魂就算你找到了我，也无法触摸到我。”岳一药又出现在张梦莲的面前。

脸色很苍白，连那往日殷红的唇，此时也毫无血色。

“不，你骗我，你骗我。”张梦莲摇摇头，为什么关心她的人都一个个的没有好下场？而岳一药本是局外人，可是此时却也被卷入风潮之中。

“不，我没有骗你，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岳一药一笑轻轻的道：“你要面对现实，就像司马剑澜从来都爱的是张梦芯而不是你一样。别等到事实来临时，你才相信，那样你会更加的痛苦。”

张梦莲摇摇头，伸手一抓，岳一药顿时又消失不见。

张梦莲慌了起来，他不可以消失，他消失了自己该如何才能见到他？见不到他自己该如何逃的出去？自己该如何脱离苦海？

冷宫生活15——相见梦中

张梦莲慌了起来，他不可以消失，他消失了自己该如何才能见到他？见不到他自己该如何逃的出去？自己该如何脱离苦海？

她还等着他救自己跳出苦海呢，可是他为什么那般的不负责任，说把她丢弃就丢弃？

“你出来，你出来啊，你为什么躲着我？就算你真的死了，你也不能躲着我，你出来啊岳一药，岳一药——”张梦莲使劲的呼叫，可是依然是徒劳，岳一药不但没有出现，连再说一次话都没有。

张梦莲蹲在了地上使劲的大哭，当她毫无顾忌的坐在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地上到处都是乱箭，而乱箭下面全是血。

沿着血迹她慢慢的把头抬起，看向远方，“啊——”张梦莲大叫一声，连忙连跑带爬的往那血肉模糊的人跑去。

“墨玉，墨玉，你醒醒啊，墨玉！”张梦莲搂起墨玉，她的身体已经凉了。

“莲儿，救我——”

身边不远处又传来呼救声，张梦莲抬起眼睛看到了满身是箭的岳一药，他那原本纯白的衣服，此时却是血红。

“主子，别丢下我——”张梦莲刚想放下墨玉，去看岳一药，墨玉就道。

张梦莲吓的手一哆嗦，把墨玉丢在了地上，刚才她抱她的时候她不是已经死了？怎么突然间又说起话来了？

她惊恐地看着墨玉一句话也不敢说，墨玉呼救要她帮帮她，可是张梦莲却像定格了一般一直摇头不敢向前。

突然那个奄奄一息的墨玉一变，成了那个满脸恶毒的张梦芯：“哼！你居然见死不救，看我不杀了你。”说着手就像张梦莲掐去。

张梦莲一慌神转身就跑，可是还没来得及跑开，就撞到了一人的身上。

硬生生的被挡了回来，她抬头一看，见是岳一药，连忙求救，岳一药邪魅的一笑道：“爱妃不用怕，朕会帮你。”

张梦莲连连点头，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他怎么称字爱妃，自己称朕？难道——

冷宫生活16

张梦莲连连点头，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他怎么称字爱妃，自己称朕？难道——

“哧——”张梦莲一转身于此同时肚子一疼，眼前的岳一药却变成了司马剑澜。他手上正拿着一把匕首，匕首的另一头却在她的腹部。

她惊讶的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他们：“你们，你们居然一起算计我——”

“小姐，小姐——”耳边一直传来熟悉的声音，张梦莲轻轻睁开眼睛，看到了张小玉焦急的面孔。

刚才，刚才难道是梦？她疑惑地看着张小玉道：“有没有人来过？”

张小玉左右看看有点不明白张梦莲的话为何意，一脸迷惑的道：“小姐，你一直在昏迷中，我没有看到有谁来过啊。”

梦，那是梦。张梦莲陷入的沉思，呵呵，那个梦还真符合实际，不仅告诉她有人为她牺牲了，还告用演绎的方式呈现了司马剑澜和张梦芯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哦，刚才御医院的小臣子了来，他给我们送药了。都是我错怪了他——”张小玉突然道，言语中尽是自责。

一抹苦笑在张梦莲嘴角绽放，这个小玉，何时能改一改她的迷糊样？轻轻点了点头，她知道小臣子会帮自己。所以她一点也不惊讶。

只是现在紫淤宫不是被司马剑澜那个昏君下了禁止令？那小臣子会不会有麻烦？

“小姐，岳公子他——”张小玉欲言又止，眼神闪烁。

张梦莲心头一惊，慌张的看向张小玉：“他来了？”其实刚才张小玉那眼神那样子分明就是告诉自己他有事，可是她不愿意相信，刚才好不容易从噩梦中醒过来，现在噩梦却又开始？

他是她全部的希望——如果他没了，她该如何翻身。

第一次张梦莲觉得岳一药居然对自己这么有用，她是如此在乎他，可是一切都晚了。

难道刚才的梦是传说中的托梦？

————————————沫痕分割线————————————

看到此的亲们，手中若还有票票，那就不要吝啬，都给小痕吧，嘻嘻！

冷宫生活17

难道刚才的梦是传说中的托梦？

张小玉张张嘴垂下了眼帘，样子有些难受，张梦莲连连摇头道：“你不用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

那样子和平时镇定的她完全两样，完全就是精神失调——

张小玉拿出一个玉冠递给张梦莲道：“小姐，这个是岳公子的。”说着眼泪也流出了。

她不是对岳一药的死感觉难受，而是因为张梦莲的样子。

“这是谁给你的？”张梦莲抖颤的拿起那个白玉冠，她记得这个是自己第一次遇见他，他带的。

那是还以为自己的衣服和玉冠与他撞衫，他要求自己脱了衣服摘了玉冠，就是那日她认识了他，也是那日他救了她。

那是的事还历历在目，可是现在居然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玉冠，为什么老天总在玩弄她？只要和自己有关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难道真的如她们说的自己不吉利？不，她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什么不吉利，只不过是那些哗众取宠的人的计量而已。

她一定要扭转乾坤，她一定要那个司马剑澜跪地求她。

还有张梦芯，那个口蜜腹剑的女子，那个处处都算计自己，到最后还把责任推给自己的人，就算不给那些为自己牺牲的人报仇，她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让那些一直小看自己，以为自己好欺负的人统统都去见阎王爷！

“这是德妃给的——”张小玉低声细语，不敢看张梦莲。

张梦芯？张梦莲顿时把玉冠扔在了地上，玉冠顿时摔得粉碎。

“她给的，定是没安好心，我不信岳一药已经死了，更何况墨玉已经牺牲，不可能换不回岳一药一命。她送东西来就是让我以为岳一药死，哼，以为我还会像当初一样信任她？”张梦莲愤怒的道。

但是看着地上摔得粉碎的玉冠，心底不免还是有点难受。

————————————沫痕分割线————————————

亲们小痕很努力的在码拉，谢谢支持，嘻嘻。

不知道到晚上6点能不能冲到700票啊，那我加更！（一小时一更，更到6点）

冷宫生活18

但是看着地上摔得粉碎的玉冠，心底不免还是有点难受。

眼泪无声无息的流了出来，这将是她在皇宫里最后一次流泪，以后全部都是她的敌人，她不用流泪，他们也不配让她流泪！

“以后不管是德妃给你的东西，还是司马剑澜那个昏君给你的东西，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张梦莲抬起下颚，眼光复杂而悠远，她不会认输，她不但不认输，她还有夺回一切——

张小玉见张梦莲那般心底更加的难受，若要是平时一样她什么都不计较，她也倒习惯，可是现在的她哪里还有当初的样子?

林仙儿站在一边轻轻的拉了一下张小玉，张小玉随她出去了。

“小玉，我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你家小姐。”林仙儿说完，目光转向了天空，冬天的风似乎总是刮不完。

“要知道爱一个人容易，恨一个人也很容易，只在一念之差，她的这种表现我完全能明白，我希望你也能懂，只要你好好的她不会那般难受，若要是你也有个不测，估计她会更加伤心，所以你在照顾好她的同时也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林仙儿了解张梦莲的心，她知道她难受不止是因为司马剑澜和张梦莲算计她呗哦俺她，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很多人为她而死。

这一点也是她被打入冷宫后才体会到的，可惜她体会到这一切的时候太晚了。她之前不是也骄横无理么?

那个时候她为什么就想不到呢?

曾经还眼睁睁的看着徐清零做了替死鬼，其实她也知道徐清零是替死鬼，她之所以没有说是因为找不到真凶，但是又必须有人要为她骨肉的死付出代价，不然他真的不甘心。

张小玉似懂非懂的点点头：“我会好好保护小姐和自己的，可是美人你为什么说自己——”

张小玉没有把话说下去，因为她怕自己那么直白的问会伤到林仙儿。

冷宫生活19

张小玉没有把话说下去，因为她怕自己那么直白的问会伤到林仙儿。

“小玉，现在你我同一屋檐下，你就不要再叫我美人了，那对我是个极大的讽刺。”林仙儿苦笑道。

“不，美人，我不是要嘲笑你，你别误会，小玉不是要讽刺你。”张小玉慌了神，一个劲的解释。

林仙儿拍拍她的肩膀道：“小玉别紧张，我知道你不是讽刺我，我只希望你以后别在那么称呼我了，那对我说其实就是伤疤——”话说道最后，声音很轻，一阵风吹来尾音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张小玉低下了头，她没有想到林仙儿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要是以前她定不会这么直接的说出自己的伤痛，可是她此时却愿意说出，真的很不容易。

张梦莲动手做了一些姜汤，林仙儿的身体越来越差，她该为她做点什么。

对了她不是有一个做将军的哥哥么？说不定他可以救自己的妹妹呢，这样想着，张梦莲把姜汤也端了出来。

“仙儿，来趁热把这姜汤喝了。”张梦莲柔声的道，和刚才失控的她判若两人。

林仙儿看了看张小玉，转头笑着接过了张梦莲手中的姜汤，刚想把放在嘴边却又停住了，她看看屋内没有多余的汤汁笑道：“我不渴，

你喝吧。”

“你不用担心我和小玉，要知道你是病人，我们得照顾你，更何况只是个小小的姜汤，没必要让来让去。”张梦莲忍住自己的讥饿道。

是的，林仙儿的洞察力果然不错，现在这个紫淤宫连找到半块生姜去寒都找不到，更别说有吃的了。

现在仅有的火，也是靠她小心的维持着。

这真比掉落到了原始森林好恐怖，最起码原始森林还能找到充饥的，而这紫淤宫呢?

司马剑澜，你加在我张梦莲身上的痛苦我会一一的如数奉还给你的！张梦莲捏紧了拳头，心底划过一丝阴狠。

————————————————沫痕分割线————————————————

谢谢亲们的支持，木啊~！

冷宫生活20

司马剑澜，你加在我张梦莲身上的痛苦我会一一的如数奉还给你的！张梦莲捏紧了拳头，心底划过一丝阴狠。

林仙儿抿了一口姜汤，笑着把碗送到张梦莲的面前道“我们之间现在不需要这般的虚，都到什么时候了，紫淤宫我比你先来，是什么情况我比你清楚，你身体也不好，你也喝些吧。”

张梦莲看看林仙儿，咬咬牙，心底划过一丝感动。其实她再给林仙儿姜汤的时候就没有想过她也会如此的替别人着想。

这和以前的她真很不一样。

接过姜汤张梦莲没有再说什么，喝了两口，把姜汤递给了张小玉道：“小玉，这里三人你一直忙来忙去的喝些驱寒，这冬天不好过让你跟着受苦了。”

张小玉犹豫了一下，接过碗看了看林仙儿和张梦莲，忍着泪点点头喝了姜汤。

只是原本一碗的姜汤三人喝下来却还有半碗。

“呵呵——”张梦莲笑了起来。

林仙儿和张小玉两人惊讶的看着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笑。

张梦莲理理头发笑道：“我们如此的团结，定能突破困难，你们知道么，我们今天的事可能会成为后人模拟的榜样。”

张小玉和林仙儿还是莫名其妙，张梦莲笑了笑道：“不要想太多了，好好休息一番，明天我们还要找吃的呢。”

只有她知道自己笑什么，曾经学过的一篇课文，七个战士分一个苹果，居然没有吃完，而此时此景和当初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自己更为可悲而已，因为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不要这般想，你不能怪你自己，要怪只能怪德妃心计太深。”林仙儿拍拍张梦莲的肩膀安慰道，那样子好像她看穿了张梦莲的心思一般。

张梦莲轻轻一扯唇，轻启朱唇：“你才不要多想呢，你要好好的养好身体，以后除了紫淤宫后别忘记我。”

————————沫痕分割线————————

55，我好想哭啊，今天不知道点了我爸爸的什么眼药水，现在眼睛一直梗塞，难受死了。

闭上吧一直流眼泪，不闭吧又梗塞。鼻子也一把把的流，55眼睛毁了！

冷宫生活21（加更）

张梦莲轻轻一扯唇，轻启朱唇：“你才不要多想呢，你要好好的养好身体，以后除了紫淤宫后别忘记我。”

林仙儿不明张梦莲的话为何意：“你为何这般说？”

“你放心，我会救你出去的，是是——”张梦莲把手从林仙儿的肩膀上抽回。“我希望以后我还能看到紫淤宫的仙儿。”

她不想她出去后又变的和以前一般，那她救她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她恢复原样?

“你放心吧，我林仙儿虽然生性爱嫉妒，但是我也不会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只是你的心意我心领了，我想我是出不了和紫淤宫了，我只

希望我死后我的骨灰能被哥哥带里这里。”林仙儿起先还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说到自己死后，眼神却那是那般的暗淡。

“不，我不会让你死的。”张梦莲心底划过一丝担忧，同时也祈祷着她能坚持下去。

为什么人总是在患难时才那般的团结？当真是有难同当，有福不可同享？

这个世界上的人又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对待没一个人？当时间切换，当回到过去，你看到的是什么？只有冰冷的算计。

人情冷暖，真心的人付出真心，收回的大多是伤心。可是谁又愿意在没有碰壁的时候自己就变得世故？只有经历了很多事，且那人的心理素质非常好，对人没有埋怨和怨恨之心，那人才能变得圆滑呢！

就算是圆滑的人，也有被人嘲笑的地方，人难做，做人难，难做人，这三个字颠来倒去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当你付出的时候，千万别抱太大的希望，希望有很高的回报。

因为如果你的希望太高，往往摔下来的时候，让你粉身碎骨。

林仙儿笑了笑，轻轻点头：“我相信你，可是我自己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所以你不用为我担心，也不要自责，我死后你直接把我的骨灰交给我哥哥，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沫痕分割线————————————

小痕看到亲的留言和票票的支持，小痕很感动，谢谢亲们的支持。

小痕今晚还会再更的，但是更几章就不知道了，本来说去看医生的，无奈，破天气热死人了，外面真的和火焰山没什么区别，都不敢出去了。偶去码子鸟，各位亲亲，木啊——

冷宫生活22（加更）

林仙儿笑了笑，轻轻点头：“我相信你，可是我自己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所以你不用为我担心，也不要自责，我死后你直接把我的骨灰

交给我哥哥，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张梦莲无语，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解释，或者说劝解。

是的，根据林仙儿的病情，张梦莲知道她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只是她来到紫淤宫才两天而已，现在司马剑澜又限制了她的自由，她该如何安排林仙儿和林竟将军见一面呢?

张小玉偷偷的抹眼泪，她怕张梦莲和林仙儿看到。

“小玉今晚我们围着火堆睡，三人挤在一起，应该不会太冷。”对于这清冷的紫淤宫张梦莲有些害怕，再加上林仙儿也病重，如果不相互取暖，那情况将会变的更糟。现在只有大家一起努力的照顾对方，一起度过困难。

她相信春天很快就会来临的，因为她心中有希望——

今天林仙儿的精神特别好，比起昨天来好像病已经好了一大半，只是偶尔还会咳嗽，咯血不咯血她不知道，但是见她精神不错，张梦莲也就放心了。

这冷宫真是名副其实的冷，不仅冷还到处专风，真是无孔不入。

好在紫淤宫破烂不堪的家具倒还很多，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的桌椅，虽然破了不能使用，但是用来当柴还是不错的。

张梦莲和张小玉两人把好拆的桌椅都拆了，堆了一堆，估计能用个三到五天。

先前可能只是林仙儿一人在这的原因，司马剑澜还命人送了点东西过来，虽然都是林仙儿以前的衣物，但是现在对于没人管没人问的她们而言，足够是奢侈品了。

张梦莲找来了破布，搽干净了几块大的木板，拼在一起，然后又在一边挖坑，把火堆移到那边。

张小玉和林仙儿疑惑的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又是擦木板又是移火堆的，但是她门都在一边帮忙，一句话也不问。

冷宫生活23（加更）

张小玉和林仙儿疑惑的看着她的一举一动，虽然不明白她为什么又是擦木板又是移火堆的，但是她门都在一边帮忙，一句话也不问。

火烧的很旺，印红了房间。

外面虽然很冷，但是此时的紫淤宫却温暖异常。

林仙儿的头靠在张梦莲的头上，满足的微笑道。

以前她得到的远远比此

Chapter_10

时的多，可是她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满足，而现在就一个温暖的火堆，两个关心自己的朋友，却让她心情倍好。

原来幸福居然如此简单，可惜她理解的太迟了。

以前的勾心斗角，以前的名利算计，和此时比起来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她高兴自己最后的悔悟，虽然加快了她被打入冷宫，但是她知道自己迟早都是张梦芯的眼中钉。

突然间她很想看张梦莲舞，听说她的舞无人能及，听说她弹了一首好琴。

虽然那次太后寿宴上司马剑澜有意的让她舞，但是却因为司马翊的原因，她没能舞。那是她是带着嘲笑的目的，可是此时她是真心的想看。

“仙儿想看姐姐跳舞，不知——”林仙儿终于憋不住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

虽然她比起张梦莲大，但是在着后宫，被称为姐姐的是比自己的权利大的人。

所以她林仙儿纵然比张梦莲小，她也称她为姐姐。

张梦莲轻笑，她可不会什么古代舞，若是说让她跳一段现代的体操，她倒还可以。只是她如果拒绝了她，她会不会伤心?

“仙儿，你不必叫我姐姐，你比我年长，若是你不嫌弃我叫你姐姐吧。”张梦莲委婉的把话题扯开。她希望她能明白她的心。

林仙儿要咬唇，她知道自己叫她给自己舞是不礼貌的，可是她很好想见一见她的舞美到何种地步。

“姐姐怎么会嫌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林仙儿激动抓住张梦莲的手，“只是姐姐想见妹妹的舞，姐姐不是要难为妹妹只是姐姐真的很想看。”

冷宫生活24

“姐姐怎么会嫌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林仙儿激动抓住张梦莲的手，，“只是姐姐想见妹妹的舞，姐姐不是要难为妹妹只是姐姐真的很想看。”

这时一旁的张小玉终于忍不住了，刚要开口就听张梦莲苦笑道：“姐姐既然这般说，那我也不隐瞒了。姐姐可曾听说过我失忆的事？”

张梦莲注视着林仙儿的眼睛，那跳跃的火焰在她那明亮的眼眸中闪耀着。

林仙儿轻轻点头道：“是，我听说过。”

“你看，我着牙套也是那个时候来的，我以前会什么，我以前所有的东西全都忘记，除了我自己叫什么以外我什么都不记得。”张梦莲指着自己的牙套无比认真的说。

同时她也在心中默默的道歉：林仙儿，小玉你们别怪我不告诉你们我不是原本的张梦莲，但是我对你们的好是真心的。我之所以不说，是怕吓到你们，请你们原谅。

林仙儿听到张梦莲那般说，失望的低下了头道：“看来我真的没眼福。”说完好像又觉得不妥一般：“不过能和妹妹你成为好姐妹我还是很高兴的。”

张梦莲淡笑，没有说话。她无法代替张梦莲，她无法舞出传言中的舞，她不想林仙儿失望。

“姐姐不是也会舞，若要是姐姐能教教我，说不定我还能想起以前的舞。”张梦莲又道。虽然自己不会舞，但是她学舞可是很快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天生对舞有所爱好，只要别人教一遍她便能记住。

林仙儿笑着起身道：“好啊。”与是她就在火堆边舞了起来，火焰照在她洁白的衣服把她显的明媚动人。

和先前那个脸色苍白的林仙儿比起来，现在的她感觉根本就没有生病。

舞累了，林仙儿停了下来，脸上挂着笑：“我想休息一下。”

张梦莲笑着坐到她身边把肩膀借给林仙儿，两人微笑的相依着。

————————————————沫痕分割线————————————————

小痕求长评，有兴趣的亲可以参加，希望亲们踊跃报名~~

冷宫生活25

张梦莲笑着坐到她身边把肩膀借给林仙儿，两人微笑的相依着。

88

没有言语，柴不时的噼里啪啦的响着。

火苗也越穿越高，屋内的温度也渐渐的高了起来，张梦莲感觉到了有些热。

“我们睡吧。”张梦莲轻轻抖动下肩膀，示意林仙儿起来。

她还要把那火堆移个地方呢，这样他们晚上睡在那刚才被火烤过的地方，定不会太冷。

林仙儿眯着眼，精神有些恍惚。

张梦莲轻笑和张小玉把火堆移了另一边，然后又把先前准备好的木板铺在刚才的地方。

三块木板的中央就是刚才烧火的地方，那是为林仙儿准备的。

林仙儿有些推迟，但是张梦莲坚持病人要得到最好的照顾，于是林仙儿一笑道：“那以后我们轮流着睡。”

张梦莲和张小玉两人都点头称是，林仙儿这才满意的躺了上去，眼底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只是她在司马剑澜那无法得到的关爱。

曾经几何时她也是那般的幸福，可是进了宫后全都变了，虽然以前司马剑澜对她也不错，可是那种爱没有现在来的真切，让人感动。

由于睡的晚，天亮了张梦莲她们还没醒，知道火快燃尽，张小玉才起身加火。

要知道就是这点火还是她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在林仙儿的衣物中找到的一点火折子燃烧的，若要是灭了，这个冬天恐怕会很难受。

张小玉揉着迷离的眼睛，到外边用铜盆盛了点水，放在火堆旁边烧了起来。

张梦莲也揉揉眼，看着外边轻轻飘扬的雪花。然后又转头看看林仙儿，她平时睡觉一直咳嗽，可是昨晚好像没有听到啊。

是她睡的太沉了还是她的病快好了?

一想到她的病快好了，张梦莲心底又是一阵欢喜。

“小姐洗漱了。”张小玉叫着张梦莲，然后帮她拿了件林仙儿以前的衣服。

她们现在一直都用的林仙儿的东西，虽然有些单薄，但是毕竟比没有的好。

冷宫生活26

她们现在一直都用的林仙儿的东西，虽然有些单薄，但是毕竟比没有的好。

张梦莲笑着轻声道：“还是让仙儿先用吧。”说着就叫着林仙儿：“仙儿，起来了。”她不习惯叫别人姐姐，对于林仙儿她更习惯叫她“仙儿”。

不是她嫌弃她，而是在她眼底叫人的名字是尊重。

林仙儿没有动，张梦莲习惯性的揉揉眼睛，又动手去推她。

可是手刚碰到林仙儿的身体，她心底一惊为什么她的身体有些发硬？难道她已经————

想到着张梦莲更加的慌了，连忙有手在林仙儿的鼻息探去，边吩咐张小玉：“小玉，快些请太医去。”

张小玉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愣了下然后又看了看慌张的张梦莲，心底也划过一丝不安，连忙放下手中的活直奔太医院。

雪花飘扬着，像空中的舞者。

洋洋洒洒的落在地上，只是先前的雪未化，现在又是一层的盖上去。不知道这个冬天是不是一直这样下着雪不停了。

张梦莲没有想到昨晚还在和自己一起舞的林仙儿说走就走，昨晚一夜未听见她咳嗽她就该注意到，可是她却睡的太沉。

悔恨不已，但是也没有用。

她默默的为林仙儿整理最后的衣物，她一向爱美，此时她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她尽点自己的心意。

就算对她的补偿吧。

张小玉冒着风寒，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太医院去寻找太医，可是犹豫风太大，脚下一滑，刚巧的落在了御花园的池中。

池中长满了冰块，但是旁边的比较薄，又收到外来的压力，张小玉还是掉进了水中。扑腾了很久她才爬上岸，但是浑身抖颤，手脚也不听使唤。

但是她还记得张梦莲吩咐的任务，依然冒着严寒和冰冷往太医院走去。

风呼呼的吹来，雪依然还在下，张小玉全身冰冷。

就连自己呵出来气，也在空气中很快散开。

沫痕有话说

————————沫痕有话说

刚才看到一个匿名的亲说我把文前加了“每日最低十更”去掉，说看着就觉得假。

那我想请问这位亲，小痕除了这个礼拜五只更了8章外，哪天低于十章了？

什么叫看着就假？难道您不识数么？是不是不会数十个数？还是故意找茬？？

要不要其他的亲帮助您老数下？不要怪小痕说话刻薄，事实本就如此，您可以质疑小痕在骗人，但是我就不能刻薄？还应该大度么？

原本我打算今天多更些，补回这个礼拜五少发的，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倒还真想问问您到底来支持小痕的呢还是来找茬的?

并且我也在文的后面说过小痕礼拜五是要去医院的，所更的少。

难道这位亲也认为小痕说去医院是托词？不想更新么？那么我再问，如果以后我不想更新的时候，我再会用什么托词呢?

况且昨天我也更了十一章，本来眼睛不舒服也有亲让小痕休息，可是礼拜五的时候自己才更了8章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不用人说，我定会坚持，小痕只想用真心换回亲们的支持，难道这就叫假？？

本来小痕是打算文写到下半部会慢慢写，每日更新的数量不求多，只求把故事写的最好，有个大家都满意的答案。

可是如果写的快了那么质量肯定成问题。当然小痕的意思不是现在的文很有质量，小痕也知道自己的水平是怎么样的，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也在努力的改善以前的不足，小痕以前用的是别的笔名发的文，虽然都是VIP，但是文的质量很一般。

所以就从新开了个号，想重新开始，并且也一直的努力。

旧文也没有给新文打广告，所有的亲都是新的支持小痕的朋友。

也希望小痕不断的成长，有亲们的陪伴。

只是有些亲，如果你觉得小痕写的不好，或者在骗你，打着十更的幌子来骗你，你大可去告小痕。

只是小痕做事一向凭良心，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绝不把错的扭曲成对的。

还有，就事论事，那位匿名的亲，您为什么要匿名？既然说小痕不对虚伪，那就请你也以真面目示人！

您说小痕那话多有欺骗的意思，那我再想问您一次，你从小痕发书的日期算起到今日，您数数小痕发的章节是不是每日都不够十章?

在此，小痕还是一如既往的感谢一直支持小痕的亲，谢谢你们的支持，散花。

冷宫生活27

风呼呼的吹来，雪依然还在下，张小玉全身冰冷。

就连自己呵出来气，也在空气中很快散开。

等到手上的时候却没有半点温度。

冬天很冷，太医们都还呆着房间里不愿意出门。张小玉好不容易找到个平时不错的李太医，可是他却是个比较老的太医。

这外面下着雪，又那么冷，就连刚才自己也摔跤了，他能行么?

“李太医林美人去世了，您能不能过去看看？”张小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问着那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御医。

如果他拒绝她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李御医曾经对自己也不错，更何况的是他都这般的老了，万一要是不小心摔了一跤，除了问题她会自责的。

李御医果然心好，只是一丝的惊讶，马上就恢复了正常道：“小玉啊，你说的是哪个美人？你家主子不是皇后——”

话说完李御医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现在的张梦莲可不是什么皇后了，自己这么问她会不会误会?

他做人的原则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帮的就帮，可是眼下他该如何抉择?

“李御医美人是林仙儿林美人，她已经——”话没有说完张小玉先哭了起来。

李御医一阵迷茫，但是当下也不含糊：“好吧，走，老夫这就同你去，只是小玉只是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

在张梦莲没有打入冷宫前，张小玉一直和李御医的关系不错，并且也帮过他。她来求他不是要他回报，只是因为李御医的人好。

雪依然在飘着，两人的脚印很快就填上新雪。

包茫茫的一片，看不清楚哪里有人走过，哪有又没有人。

李御医到紫淤宫的时候，张梦莲已经帮林仙儿打理好了一切，她看上去那么的美丽，虽然脸色苍白，但是她嘴角却噙着一丝微笑。

李御医也没有多说什么，看了看张梦莲又摇摇头道：“皇后娘娘老夫会通知皇上，让他给林美人一个体面的后事。”

冷宫生活28

李御医也没有多说什么，看了看张梦莲又摇摇头道：“皇后娘娘老夫会通知皇上，让他给林美人一个体面的后事。”

让司马剑澜给林仙儿一个体面的后事？那可能么？张梦莲没有反驳李御医的话，只是轻轻的摇头。

“谢谢御医的好意，大冷天的还往冷宫跑，我们这些被贬的妃子的命其实连草芥也不如，还劳您费心。林美人的后事体不体面对于她已然不重要，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李御医能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林将军前来紫淤宫领回林美人的骨灰，这是林美人最后的心愿。”她不需要求人，但是她也不会去得罪人，更何况是一个有善心的老人！

李御医赞赏的点点头，收拾完后离开了紫淤宫。不一会就有人来把林仙儿的尸体带走，张梦莲是不能出紫淤宫的，她只能目送林仙儿。

中午时分方才有人往紫淤宫这边来，张梦莲等了一上去，终于看到有人来了不免有些高兴。以为是林仙儿的哥哥林竟将军。

随着那人由远到近张梦莲这才看清楚原来来人居然是小太监小臣子，他手上抱着一个东西，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这边走来。

“小玉，快去看看。”张梦莲吩咐道。

张小玉应声向小臣子走去，不多时两人就到了紫淤宫。

“娘娘这是林美人的骨灰，李御医让奴才给您送过来了，她让您放心他会帮林美人完成心愿的。”小臣子把装着林仙儿骨灰的陶瓷罐递给张梦莲。

“谢谢。”张梦莲轻声道，把目光转向林美人的骨灰罐又道：“没想到后宫之中还是有好人存在的。”她声音很轻，像是在说悄悄话一般。

小臣子告别了张梦莲和张小玉，离开了紫淤宫。

张梦莲要为林仙儿送行，她穿了林仙儿的衣服，翻了很久才翻出一个合身的大红色水袖舞衣。

————————————沫痕分割线————————————

小痕也没有必要故意得罪人。好了，小痕不多说了，以后不管别人说什么，小痕再也不说什么了。偶去码字，争取多码些。谢谢亲们的支持！

冷宫生活29

张梦莲要为林仙儿送行，她穿了林仙儿的衣服，翻了很久才翻出一个合身的大红色水袖舞衣。

“仙儿，我为你送行，虽然我不会舞，但是我会用你亲自教我的舞来为你送行。”说完她轻轻扬起水袖一个璇身翻转一地的雪花被她的衣服扇起。

火红的颜色和纯白的雪相得益彰，雪花飘飘扬扬的洒落，落在张梦莲的乌黑的发间，落在她舞动的衣服上然后滑落。

她一定要强大起来，一定要离开着牢笼。司马剑澜你以为关的住我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夺回我该得的，你休想把我当成囚奴一般囚禁。

越舞越悲愤，火红的舞衣像是有了生命一般的张扬一起一伏，随着主人的舞动越来越嚣张，如那火红的焰火想要吞噬一切。

翩然飞起的衣厥随把落下的雪花又弹起，空中顿时凌乱起来。

由爱生恨，这是千古定义，但是这个恨又是由人算计，那爱就像一张废纸般没了价值。

她张梦莲既爱，那就死去活来，既恨，那就终身不原谅！

拿得起放得下是她特有的性格，不会因为时代不同而改变，更不可能因为一个负心汉而放弃爱本身的价值。

她要的本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而他永远就给不了，她先前是被爱迷昏了头脑，现在清醒过来又怎么会还是先前那般的傻?

如若是，那真可以说自作孽不可活，就算死她也没有脸再为自己叫屈。

林竟接到林仙儿去世的消息，很快就赶到了紫淤宫。

尽管雪还在无止尽的下，但是他要见自己妹妹最后一面。

先前以为放下自己的兵权可以救活自己的妹妹，可是他想不到的是当今的皇帝居然如此的无情，连给妹妹最后的机会都不愿意。

尽管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不后悔。只可惜了妹妹的冤死，还是在冷宫中。这个仇一定要报，他一定要查清楚是谁那么狠心。

————————————沫痕分割线————————————

给亲们小小的提示，只要没有直接提死，或者没有见到尸体的人，都有可能还活着。因为有的人不能死，死了就没戏了。

哦也，剧情曝光了，亲们自己猜吧！~~

冷宫生活30

尽管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不后悔。只可惜了妹妹的冤死，还是在冷宫中。这个仇一定要报，他一定要查清楚是谁那么狠心。

火红的衣服迷了林竟的眼，那个身影不是仙儿么？她不是死了么？怎么会——？

慢慢的走向那个身影，可是在她璇身的时候他却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那妖艳的容颜，那双魅惑人心的眼，她是谁？怎么会如此的熟悉？

可能是舞的时间太久，张梦莲身心疲惫，一展双手，微笑的向后倒去。

“小姐——”张小玉的声音打断了正在沉思的林竟。

张梦莲只是微笑着看着苍白的天空，那笑容是那般的不真实，仿佛一瞬间就能消失。

她累了她要休息一下，前身她有多少次想这般的亲近雪，可是没有机会，如今她为何不好好的利用这次的机会呢?

想着那就要压在身下的柔软，张梦莲第一次有些期待那种感觉。

一阵风，腰间一紧，林竟轻巧的抱住张梦莲，只差那么一点，只要林竟再迟一点，她就能与地面亲密接触。

一切仿佛又成了定格，林竟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张梦莲。

“这位公子，请你放开我。”张梦莲睁眼看到了林竟接住了她，心底一丝失落。

原本想好好亲近亲近雪，却不想又落空。

而林竟却在张梦莲张口说话的那一瞬间知道了张梦莲的身份，立马脸色一变，一把拧起了张梦莲的衣服。

刚才还为她的容颜有片刻沉迷，却不想是他的仇人——!

张梦莲也一震，奇怪的看着眼前变幻莫测的男子，一丝奇怪的感觉升上心中：“你是林竟？”

与其说她的言语是疑问，不如说她的言语中更多的是肯定。

“住口——”林竟原本好的心情，片刻全无。

这个女子，就是因为这个女子他的妹妹仙儿才会被打入冷宫，要不是她，仙儿怎么可能死在冷宫中都无人问及?

冷宫生活31

这个女子，就是因为这个女子他的妹妹仙儿才会被打入冷宫，要不是她，仙儿怎么可能死在冷宫中都无人问及?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到来而引起的，所以他要替仙儿报仇，一定要。

手一紧，迅速的掐到张梦莲那细白的脖颈。

突如起来的境况没有把张梦莲吓到，反而让张小玉惊住了：“你，你快些放开我家小姐，不然我可喊人了。”

张梦莲心中暗自苦笑，这个张小玉怎么老是稀里糊涂的。这个冷宫能有谁，又有谁会去救她们呢?

只是脖颈之上的力气似乎因为张小玉的话而加重，主人也是一脸的鄙夷：“你以为你还是先前那个任人敬而远之的张皇后么？哼，今天我就要替仙儿报仇，我倒要看看有谁还会救你！”

张梦莲微笑，尽管她使劲憋一口气想和对方解释，但是似乎只要她有吸气林竟的手就会加重力气，她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就在张梦莲感觉乏力的时候，林竟的手突然间弹开，像是收到了外力的攻击一般。

仔细发现他的手背那里有着雪，仿佛是有人借助外力用雪把林竟掐在她脖子上的手打掉的一般！

这样的功力会是谁？只是她来不及多想，吸到空气的那一瞬间大口喘着气，同时也咳嗽个不停。

“谁，是谁帮这个恶毒的女人？有本事出来？”林竟怒了，为什么到了这个没人问津的冷宫都有人帮助她？

张梦莲也在四处打探，也想知道是谁在暗处帮助了她，可惜无奈，不仅是她没找到有人，就连大将军林竟也找不到人。

林竟可不是那么容易退缩的，他立马又恢复了先前的样子，飞身前去擒拿张梦莲的脖颈。

张梦莲反弹性的用胳膊护住自己的脖子，林竟突然间停住了就要覆盖在张梦莲脖颈上的手，一脸惊讶的盯着张梦莲的手。

张小玉惊呼着，向林竟扑去。

————————————沫痕分割线————————————

哦天啊，腾讯好像抽了，亲们稍安勿躁哦。

冷宫生活31

这个女子，就是因为这个女子他的妹妹仙儿才会被打入冷宫，要不是她，仙儿怎么可能死在冷宫中都无人问及？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到来而引起的，所以他要替仙儿报仇，一定要。

手一紧，迅速的掐到张梦莲那细白的脖颈。

突如起来的境况没有把张梦莲吓到，反而让张小玉惊住了：“你，你快些放开我家小姐，不然我可喊人了。”

张梦莲心中暗自苦笑，这个张小玉怎么老是稀里糊涂的。这个冷宫能有谁，又有谁会去救她们呢?

只是脖颈之上的力气似乎因为张小玉的话而加重，主人也是一脸的鄙夷：“你以为你还是先前那个任人敬而远之的张皇后么？哼，今天我就要替仙儿报仇，我倒要看看有谁还会救你！”

张梦莲微笑，尽管她使劲憋一口气想和对方解释，但是似乎只要她有吸气林竟的手就会加重力气，她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就在张梦莲感觉乏力的时候，林竟的手突然间弹开，像是收到了外力的攻击一般。

仔细发现他的手背那里有着雪，仿佛是有人借助外力用雪把林竟掐在她脖子上的手打掉的一般！

这样的功力会是谁？只是她来不及多想，吸到空气的那一瞬间大口喘着气，同时也咳嗽个不停。

“谁，是谁帮这个恶毒的女人？有本事出来？”林竟怒了，为什么到了这个没人问津的冷宫都有人帮助她?

张梦莲也在四处打探，也想知道是谁在暗处帮助了她，可惜无奈，不仅是她没找到有人，就连大将军林竟也找不到人。

林竟可不是那么容易退缩的，他立马又恢复了先前的样子，飞身前去擒拿张梦莲的脖颈。

张梦莲反弹性的用胳膊护住自己的脖子，林竟突然间停住了就要覆盖在张梦莲脖颈上的手，一脸惊讶的盯着张梦莲的手。

张小玉惊呼着，向林竟扑去。

————————————沫痕分割线————————————

哦天啊，腾讯好像抽了，亲们稍安勿躁哦。

冷宫生活32

张小玉惊呼着，向林竟扑去。

“别过来！”林竟伸出手掌，大声的制止张小玉。

张小玉被他的气势吓到，顿时间也停顿了下来。

张梦莲也紧张的看着林竟，见他转眼间的变化也摸不透他的心。

“你的戒子是哪来的？”终于林竟问出了心中所想。那不是仙儿的戒子么？那个戒子是母亲临终前交给她的，怎么会在张梦莲的手上？

张梦莲听言看了看自己手指上的戒子，想起了刚到紫淤宫那天，林仙儿曾说过能帮助自己，难道她知道自己的哥哥会对自己不利？

林仙儿啊林仙儿，你让我张梦莲怎样感谢你？你哦虽然先前多有不快，可是你却因为我而进了冷宫，现在又怕自己死后被你哥哥误会，你就把你的信物送给我。

既然连你哥哥都认识的东西，一定对于而言很重要吧。张梦莲鼻子一酸，差点流泪。

她吸吸鼻子镇静的道：“这是我被打入冷宫的第一天她给我的。”说完张梦莲就要把那白玉戒子摘下来。

“你不必把它摘下。”林竟制止。他也想起了林仙儿在没有被打入冷宫前要自己调查一下张氏姐妹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是在得知自己的妹妹被打入冷宫后，他没有再去调查了。

难道当时仙儿就是要插手张氏姐妹的事？所以她才被打入冷宫？而不是因为张梦莲的原因？

其实刚才在她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他没有认出这个就是自己曾经刺杀的张梦莲，只是那个明晃晃的牙套让他认出了是她。

更何况在这紫淤宫又有谁会在此？

“林兄——”伍逸桀气喘吁吁的往林竟和张梦莲跑来。

他老远的就看到林竟对动粗，所以赶紧上前制止。林竟惊讶的回头看着伍逸桀：“逸桀你怎么在这？”

不仅是林竟惊讶，连张梦莲也惊讶。自从她被打到这冷宫后，已有三日未见他了。

——————————沫痕分割线——————————

哪家的MM新受伤了啊？来给偶波一口，嘻嘻！

冷宫生活33

不仅是林竟惊讶，连张梦莲也惊讶。自从她被打到这冷宫后，已有三日未见他了。

他今天怎么来了？司马剑澜不是禁止了紫淤宫的人员来往么？

“逸桀你会武功？”林竟问的直接利落。刚才有人隔空救了张梦莲，而他这么快就出现。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伍逸桀一头雾水，他怎么可能会武？他只精通音律，林竟不是不知道啊，他疑惑的看着林竟道：“林兄此话何意？”

林竟上下打量着伍逸桀，难道刚才救了她的不是你？

救了她？伍逸桀把目光又转向张梦莲，一脸紧张的道：“你对她做了什么？”

这个反应不仅让林竟吃惊，连张梦莲也大吃一惊，虽然她知道伍逸桀对自己有好感，可是他这般的表现出来真让人进退两难。

“这些天还好么？”伍逸桀突然间有所察悟，立马转移话题。

张梦莲轻笑：“谢谢关心，这是我进宫以来最开心的日子，只是现在——”张梦莲把目光憋到林仙儿的骨灰上。

“林将军，这是仙儿要我把她的骨灰叫你，我现在的使命完成了。”张梦莲转身拿起摆在雪堆上的盛着林仙儿骨灰的黑色罐子，递给林竟。

气氛突然间变得肃静而又紧张，刚才的小插曲也因林仙儿的事，慢慢被人遗忘。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将军了——”林竟结果林仙儿的骨灰，惭愧的道。

是啊，他今日的权利全都被司马剑澜收回，所以他连自己妹妹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想他当初的威风，和当初的倾城的权利，可是转眼间就被司马剑澜巧妙的收回。

“对不起——”张梦莲道歉。她不知道林竟居然也被司马剑澜列入了黑名单。

原本对张梦莲恨之入骨的林竟突然一愣，他没有想到那个高傲的女人居然和自己道歉，而且还是为了这件微不足道的事。

可见他先前对她的误会太深，试想一个连别人自尊都顾的人，能多坏？心计能有多深？就算有心计又怎么会害人？

冷宫生活34

可见他先前对她的误会太深，试想一个连别人自尊都顾的人，能多坏？心计能有多深？就算有心计又怎么会害人？

因为只要能考虑到别人感受的人，不可能会自顾自己的私欲一直伤害别人。

这个浅显的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原来仙儿在打入冷宫前叫自己去查张梦莲并不是让自己去查的坏事，而是要帮助她。他没想到仙儿刚被打入冷宫不久，她也被打入冷宫了。

看来一切的一切他都得从长计议了，如果她也是被人故意陷害，那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张梦芯了。

只是张梦芯那般的纯洁，他实在想不出她能作出那么决绝的事。

“林——林公子，凡事不能以貌取人。”张梦莲本想叫他林将军的，但是人家刚才还说自己已经被撤职了，所以她一改口称他为林公子。

伍逸桀也点点头。

这一点他深有体会，他其实一直都在默默的关注着她。小臣子之所以愿意帮她们，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只要看到她没有危险，他就心满意足了。

“对了，莲儿我有事要和你说。”伍逸桀这是第一次叫张梦莲为莲儿，在说这名字的时候不免心慌意乱，脸发红。

其实这个名字他在心底都叫了千百次了，可是真的叫出来的时候心却跳的那般的厉害。

林竟一愣，看了伍逸桀一眼，心底暗叹：好家伙，进展的这般快啊，居然都称为莲儿了，看来自己要抱得美人归，可得加快脚步了。

恩？不对，自己何时也对她暗生情愫？完了，完了，看来自己也不小心中招了！他懊恼不已，满脸的悔恨。

“林公子——？”张小玉见林竟那般的奇怪，站在林竟面前轻轻的扯了他的衣服一下。

林竟突然回过神来，在看到是张小玉叫自己的时候，吓了一跳。

看看刚才还在自己身边的张梦莲已经和伍逸桀肩并肩的向屋内走去，顿时心底一急道：“小玉姑娘，为什么他们走了不叫上我？”

冷宫生活35

看看刚才还在自己身边的张梦莲已经和伍逸桀肩并肩的向屋内走去，顿时心底一急道：“小玉姑娘，为什么他们走了不叫上我？”

满脸的迷茫加不解，说完话后也因为自己的心事，林竟满脸通红。

“咯咯——”张小玉咯咯的笑了起来，她没想到那个杀敌无数的男子竟然也会脸红，心底一丝甜蜜。

张小玉知道自己对眼前这个英俊的男子动心了，只是自己的身份——

两人的身份如此的悬殊，她只能默默的喜欢了。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林竟是急冲冲的要跟着张梦莲，而张小玉是心里甜滋滋的跟着林竟。只是张小玉不知道神女有心襄王无梦。

伍逸桀和张梦莲两人进了屋，伍逸桀凝重的看着她道：“我这有一个消息，听说有人向皇朝下了战书，想要皇朝投降，如若不然直捣皇

朝。”

张梦莲嘴角轻扬，一丝嘲笑绽放在嘴角：“这点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只是司马剑澜他本人太过自负，又太过骄傲，甚至太能算计，你对我说这些，只会让我更加的高兴，难不成我还要帮助这么对的人么？”

“纵然我有办法我也不会去帮他，更何况这些都不是你我能控制住的的。伍公子恕我无能为力与你站在一条线上！”张梦莲心中暗暗生气，没想到伍逸桀一来居然是让自己去帮那个昏君。

怎么可能，她凭什么要帮助他?

曾经她为了他帮他剿灭了左相一帮人，而他呢？他是怎么报答自己的?

不说报答了，反而还对自己这般。

她也一再忍受他连连宠幸了别的女人，可是她忍受的后果呢？还不是他连同自己的那个假妹妹骗自己?

本以为自己那些天日夜兼顾，为他整理出了如何修理堤坝资料和方案，本以为他会对自己更加的好，没想到那人不仅没有说自己好，反而还变本加厉。

冷宫生活36

本以为自己那些天日夜兼顾，为他整理出了如何修理堤坝资料和方案，本以为他会对自己更加的好，没想到那人不仅没有说自己好，反而还变本加厉。

那她凭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他？他不配！

“我不是这个意思。”伍逸桀慌了，他没想到她是如此的排斥司马剑澜。

张梦莲淡淡的看了伍逸桀一眼，那意思是：你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何不趁这个时候逃离皇宫呢，我相信那个时候没人会注意这边的。”

“伍兄说的对，要是莲儿那个时候想逃离，我林竟第一个愿意出手援助。”林竟刚进屋就听到伍逸桀提议，当下也是非常满意。

只要离开这个皇宫，张梦莲到时候就是自由的了，那么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莲儿？喷——

张梦莲顿时被两人如此亲密的叫法感觉很无力，要是伍逸桀这般叫自己，她也没有觉得什么，因为她和伍逸桀认识的也不止一两天。

可是林竟，她不是刚才才认识他么？

更何况他还是一上来就想要自己命的人。怎么回变化的如此之快？

难道——？

张梦莲不敢往下想了，她偷偷的摸摸自己的脸，心底一丝慌乱。这个时候怎么桃花这般的旺？

真是要命！

我是想离开皇宫，但是——”

“但是什么？”

“还犹豫什么？”

张梦莲的话还没有说完，伍逸桀就和林竟异口同声的道。

张小玉见这架势眼睛圆溜溜的乱转，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有谁能告诉她？

难道两人都喜欢了自己家的小姐？失望，有些难受。

原本自己对林竟是有好感的，此时她只能默默委屈。

算了，想那么多与什么用？只要自己和小姐能安全的逃离皇宫，天下的男子多的是，就像小姐，和皇上闹成这样。

到头来不是还有人喜欢？不止是岳一药，现在连乐师伍逸桀，将军林竟都对她百般的好。

冷宫生活37

到头来不是还有人喜欢？不止是岳一药，现在连乐师伍逸桀，将军林竟都对她百般的好。

难道她小玉就找不到一个好男子么？

想到此心中也稍微的好受些，她帮忙给大家加柴，屋里的温度也渐渐上升。

“好，那就决定在最近逃吧。”张梦莲想很久后才说出心中的决定。

她是想离开这里，但是真的要离开时却心绪不定了，刚才在暗中救自己的是谁？为什么不现身？

很晚林竟和伍逸桀才离开紫淤宫，人都散尽时，紫淤宫又恢复了以往的清冷。

张梦莲在想自己离开皇宫后该如何抉择今后的路，对，她要去打听岳一药的消息，虽然张小玉给了她玉冠，但是她不信任何人，更何况那个玉冠的来源是张梦芯。

张梦芯，她又按的什么心？难到就是想让她自责。

哼，休想，墨玉的牺牲不可能就那么不值钱。她相信以岳一药的武功定不会就那么牺牲了。

那今天的会不会就是他在暗中救了自己？

想到这，张梦莲更加的兴奋，一定是他，除了他还会有谁总是默默的关心着自己？

跑出屋去，外面的风很大，卷起她的衣服，飘飘扬扬。

雪还在下，仿佛要一直下个不停一样。

“岳一药，岳一药，你到底还在不在人世？你要是在就出来见我啊，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你知道不知道我很想你，你快点出来啊，快点啊！”除了回音，仿佛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声，呼呼的像是吹灭她的声音一般。

冷，浑身发抖，冷的全身僵硬，但是她一定要等，等待那个还在暗处暗暗帮助自己的岳一药。

岳一药一定没有死，一定没有。

可是他为什么不出来见自己？难道因为上次的事，他害怕了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和传言中的不吉利？

张小玉看着风中微微发颤的张梦莲，心中心疼不已。

————————————沫痕分割线————————————

七夕快乐啊，亲们今天都去约会吧，哈哈！

冷宫生活38

张小玉看着风中微微发颤的张梦莲，心中心疼不已。

别说要她为了林竟背叛她了，就算为了她死，她都愿意，小姐一直对自己那般的好，她怎么忍心她难受？

张小玉轻轻的扶住张梦莲，两人进了屋。

岳一药闭上眼睛，两行清泪从他那苍白的脸上流出。

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

张小平知道自己被接近宫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圣旨都到了如果她不去，就是公然的抗旨。

她明白张梦芯是不会放过自己，虽然现在司马宜君不在，但是她知道张梦芯定会把仇恨都发泄到自己的身上。

她倒没什么，可是要是张梦芯想伤害她肚子里的孩子，那她该怎么办？难道坐以待毙？

张梦芯给她安排在聚亲阁以前自己住的地方，司马剑澜每天除了上朝就是和张梦芯一起，天天醉生梦死，夜夜笙歌。

只是他不明白，他正在走向死亡——

张小平到的第一天没有任何的丫鬟宫女，什么都要自己整理，挺着大肚子又不方便，但是无奈，谁让她自己种下了孽缘呢？

如果当初不是自己跟了司马宜君，相信她也不会难为自己，只是她能有什么办法，她也要生活过日子啊，她也要过的有尊严啊。

跟着张梦芯别说有尊严了，说不定那天连命都没了！

难道去求她？不，她很了解自己小姐的脾气，如果她要的，没有有得到，又因为自己抢了她喜欢的，她定不会放过自己。

就如这次，如果她愿意放了自己，就不会把自己接近宫了，直接分配些东西过去，不是很好么？

听说大小姐也是因为她而被打入冷宫的，想想她那狞狠的面孔，想想她那表里不一的样子，张小平不由自主的打冷颤。

她的下场会怎么样，她现在不担心了，只要能保住孩子就行了，现在司马宜君已死，她什么都不奢望了，只要他的孩子能好好的就好。

冷宫生活39

她的下场会怎么样，她现在不担心了，只要能保住孩子就行了，现在司马宜君已死，她什么都不奢望了，只要他的孩子能好好的就好。

也算是为他留住一点血脉，她也不枉此生了。

“王妃，德妃请您去锦阳宫。”一个小宫女连门都没有敲直接进了张小平的房间。

原本在沉思的张小平吓了一跳，“你为何不敲门？”

虽然是在宫中，但是她好歹都是王妃，为什么连个宫女都这般没礼貌？难道这就是张梦芯给自己的下马威？

她心底有丝犹豫，原本自己来这宫中她没有给自己分配宫人，就知道了她是故意针对自己的。可是没有想到却这么快就来找她的麻烦了。

“本宫有些不舒服，你回去告诉娘娘改天我去给她请安。”张小玉也不傻，自己送上门让她欺负，她当然不愿意。

听说庄仪太后对她的态度不是很好，如果自己能找到她帮忙，那所有的事都好办多了。

“是么？宜王妃哪里不舒服啊？”张梦芯拉长了音调出现在张小平面前。

张小平暗自惊讶，但是还是保持着风范，轻轻起身给张梦芯福了个身：“德妃娘娘前来不知道有何事？”

刚才张梦莲咬牙切齿的说宜王妃的时候，是故意提重那三个字的，而张小平也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德妃。

她知道，就算她说的再轻，再礼貌，以张梦芯的性格定也会咽不下这口气。

她不是故意惹恼她，她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什么她什么事都要掌控，就算她现在都不过她，她又能拿她怎么着？

明天，不今天晚上她就要离开这里，难道她堂堂的王妃自己的王府不好，偏偏要来这什么破皇宫？

张梦芯顿时大吃一惊，这个张小平不仅胆子大敢勾引司马宜君，还敢明着和自己争锋相对，看来才坐上王妃几天，就嚣张了！

今天她不好好的出口恶气，她就不叫张梦芯。娘亲说的没错，女人要是没有心计，只能被别人算计。

冷宫生活40

今天她不好好的出口恶气，她就不叫张梦芯。娘亲说的没错，女人要是没有心计，只能被别人算计。

“来人啊，宜王妃敢对本宫无礼，拖下去打三十大板！”

张梦芯叫嚣着，脸上露出阴狠的神色，这就是得罪她的下场。不管是谁，谁要是阻拦了她，那她就让那人不得好死。

挨板子？这个张梦芯还真狠！她怎么说都是王妃，她凭什么打她？“你敢！”张小平脱掉已以往的柔弱，变得胆大起来。

如果说今天她没有怀孕，她肯定没有那个勇气与张梦芯对抗，只是她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她能为司马宜君唯一能做的事了。

“哈哈，哈哈！”张梦芯像是听到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了一般，张扬的大笑。

这可是她听到的天低下最大的笑话了，她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不敢?

“难道你不知道明天我就会成为了这皇朝的皇后？哈，你真笨，司马剑澜当今的皇帝早就把锦阳宫让给了我，凤印也在我执掌着，难道你张小平连这点的头脑都没有么？”

“是，当今的皇上是给了你无穷的爱，和无穷的权利，你也住进了锦阳宫，可是聪明如你，难道你不知道当今皇帝为什么会在现在才给你皇后么？难得哦啊你还要我这个丫鬟来和你说清楚么？”张小平也不甘示弱，这个时候要真的害怕了那她就输了。

至少她要拖延时间，不然她死，连还未出生的孩子都不保了，只希望快些有人发现聚亲阁这边的动静。

她不相信庄仪太后会让这个恶毒的女人胡来。

“你说什么？”张梦芯恼羞成怒，连她也敢这般的嘲笑自己，那她的威严何在?

张小平高傲的抬起头，轻轻一笑，并不搭理张梦芯。

张小平觉得自己现在是有生以来最值得兴奋的一次，也是活的最有骨气的一次。

————————————————沫痕分割线————————————————

小痕谢谢亲指出错误的地方，呵呵，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打错字了。

冷宫生活41

张小平觉得自己现在是有生以来最值得兴奋的一次，也是活的最有骨气的一次。

“你——”张梦芯没有想到以前那个软弱的丫鬟，此时居然也欺负到她的头上来了，当下话没有说完，伸手一推一把把张小平推到在地。

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张小平也吓呆了，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却把她激怒了。

受本能的往后一支撑，胳膊咯噔一声好似断了一般，好在她没有摔倒。

她暗庆自己走运，只是接下来她该如何面对张梦芯?

张梦芯心中的怒气已经升到最高，什么叫到现在才给她皇后的位置？难道司马剑澜爱她爱的不够深？难道她下的功夫和心血都是白费了？

不，这个张小平是故意激怒她的，她不会让她得逞，当下一抹阴狠的笑在她嘴角绽放，身体一晃慢慢的吐出一句话："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本宫还会让你受尽各种折磨，你不要怪我，要怪，只怪你和我争，你背叛了我。"

张梦芯眼神越来越幽暗，那原本一脸天真的容颜此时也蒙上了一层幽暗的阴沉。这样的她看起来是那样的可怕，好似恨遍世间的每一个人。

那细长的丹凤眼，此时放着精锐而又深沉的光芒。

张小平心中一颤，有种落到地狱的感觉。她该如何保护肚子里的孩子？再过不了多久她就可以把他顺利的产出了，可是为什么老天总是和她过不去？让她连给司马宜君留一线血脉都不可以?

宜王是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好人都不得好下场?

"把她带走！"张梦芯吩咐身边的小太监，一抹得意的笑在脸上浮现，狠狠的一甩水袖，一抹妖艳的红火划过一丝艳丽的影子。

她现在是没有做到皇后的位置，可是那又有什么区别？司马剑澜的心都是她的了，她还怕有什么是抓不住的?

张小平真是天真，她以为一个区区的位置她就把放在眼里了？

冷宫生活42

张小平真是天真，她以为一个区区的位置她就把放在眼里了？

笑话，那她张梦芯不是白活了？她要的是她应得的一切，包括司马宜君。就算他死了她也要他取她。

他以为他不她，她就会甘心么？

张小平被人拖着带到了一间光线幽暗的房间，胳膊的疼痛她暂时根本就没有心思管，本想趁路上能遇到什么人，可是一路走来他们把她的口堵得紧紧的，连声音也发不出，更奇怪的是连半个人影也看不到。

难道后宫的人都被她收买？这个张梦芯她真可怕，比起以前的她更加的恐怖，以前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对人不错，可是现在呢？她眼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仇恨。

可是这怨的了别人么？这不都是她自己策划的？当初自己本想劝说，可是她只是个丫鬟，她又怎么会听自己的？

嫁到了宜王府，过不上好日子就拿自己出气，自己也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活才和王爷发生关系的。

可是那一夜他根本就没有占有自己，王爷虽然一直在自己面前作秀故意气张梦芯，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张梦芯已经和以前的那个不能相比了。

她回把仇恨全部转移，这是她最恐怖的饿地方，接下来她又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自己呢？

毒打？呵呵，真是可笑，若不是孩子她宁愿一死，可是——

张小平闭上了眼睛，张梦芯得意的笑道："哈哈，你怕了么？你后悔了么？要是这样你求我，我定会放过你，是是我不会放过他——"

张梦芯狞狠的笑着，那骄傲的样子仿佛已经看到了张小平跪在地上，拿着刀子往自己的肚子上划。

是的，她容不下的是张小平肚子里的孩子，那个孩子该的她的，凭什么那个卑贱的丫鬟能怀他的孩子，而自己连和他亲近的机会也没有？

这不公平，不公平！

张小平震惊的看着张梦芯指着自己肚子的样子，心底一丝凉意。

冷宫生活43

张小平震惊的看着张梦芯指着自己肚子的样子，心底一丝凉意。

原来她的目的是要除去孩子?

哈哈，她真傻，以为她是为了妒忌恨自己，没想到她却要的不是自己的命，反而是宜王的骨肉。

“怎么不服气么？”张梦莲笑了，笑的花枝乱颤，笑的抚媚妖娆，笑的更是恐怖狞狠。

原来她笑起来才是最恐怖的，原来那纯真的容颜后却有着这样狠毒的心，和那般阴深的笑。如果，如果当初她知道自己和孩子到宫中会是这般的后果，她定会选择逃跑。

哪怕丢弃了那她一生都想得到的荣华富贵，她也在所不惜。

“呵呵，呵呵——”张小平笑的身体也跟着抖颤起来，像是疯了一般直勾勾的盯着张梦芯笑。

如果这要是放在平时，张梦芯定会大骂一句疯子就跑，可是此时她却看出了张小平的用意。

“你以为装疯卖傻就能躲过一劫？”她傲慢的扬起头，然后轻眯起眼睛，伸出脖子，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抬起张小平的脸道：“如果你求我，我定会饶你一命，但是前提是你要亲自动手杀死那个孽种！”

话到后半句，说不出的阴深恐怖，也带着浓重的玩意。

她倒要看看这个怕死的女人会不会亲手拿出自己的孩子，她相信人性都是邪恶的，都是为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

她张小平当初不是也是背信弃义？让她几天高烧都没人照顾？还趁机抢去了司马宜君?

“我疯？我有你疯么？我疯的程度有你深么？”张小平心中的最后一道希望也破灭了，看来今晚张梦芯是不会放了自己。

“如果你想要你就拿去好了？不就是一条命么？但是你在拿我的命的时候要想清楚了。哈哈哈————”张小平话没说完就又大笑起来。

把张梦芯的好奇心顿时拉升，张小平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不怕死，她还笑？难得哦啊她真的疯了？

冷宫生活44

把张梦芯的好奇心顿时拉升，张小平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不怕死，她还笑？难得哦啊她真的疯了？

张梦芯眯起眼睛，一抹不信任的神色浮现在脸上。

“难道你以为本宫不敢么？”张梦芯俯视着张小平，后而又笑道：“还是你以为本宫舍不得杀了你？”

那种冰冷不屑一顾的神情，连身边的太监也不由得心底直冒冷汗。

张小平嘴角轻轻扯动了一下，慢慢的把头抬起，至少要死，也死的尊贵，不然她怎么对得起司马宜君的爱？

她无法保住孩子，那就让她带着尊严去与司马宜君回合吧！

她不知道自己何时爱司马宜君爱的如此之深，但是她肯定的认为，因为爱，她不再胆小！

“啪啪”两声，张梦芯轻怕手掌，看着是那么的漫不经心，却又向身旁懒洋洋的道：“这个女人最大的功夫的勾引人，本宫想她的媚功也定是了得，你们怎么还不出来好好的享受？她可是宜王妃！”

言语虽慢，却有种惊心动魄的力量，张小平原本已经平静的心，顿时惊起万道浪涛。

她怎么回如此的待自己，她为什么连她死的清白都不愿意给自己？居然还在宫中藏了男人！

人还没出来，张梦芯又轻笑道：“只要你愿意自己破开肚子拿出那个不属于你的孩子，说不定本宫还会看在你伺候我那么多年的份上饶了你！”

张小平冷笑，破开肚子自己拿出自己的孩子？她张梦芯不仅歹毒，还别有用心。

原来她恨的不是自己，而是嫉妒自己怀了司马宜君的孩子。

就算破开肚子拿出孩子她能活下去又怎么样？难道她会苟活于世？“哈哈，德妃您可真够贤德啊！”张小平嘲笑着，心底的冷意却怎么也无法盖住张梦芯的阴狠。

“当今皇帝可真是慧眼识佳人，娶了你这位贤德娘娘。看来他还真得谢谢宜王娶了你，而没有要了你呢！”

冷宫生活45

“当今皇帝可真是慧眼识佳人，娶了你这位贤德娘娘。看来他还真得谢谢宜王娶了你，而没有要了你呢！”

张小平说完，又是哈哈大声的嘲笑。那话有谁听不出来是讽刺？

张梦芯恨得牙齿咯咯的直响，这个张小平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嘲笑她，揭她的伤疤，让她掩面扫尽。

“好，很好，本宫倒要看看你有多忠贞，看你死了怎么去见司马宜君！”张梦芯一甩水袖，一转身，就有数名男子向张小平走来。

张小平早就知道张梦芯不会那般就放过自己，当下也不惊慌，只是轻轻的道：“既然王爷已死，我本就无心再活，只是可惜了你那般的爱他却不能给他留下一二半女，让他也有后人拜祭，难道这就是你的爱么？”

话虽平静，又足够感动人心，可是在张梦芯的眼底，张小平这话不是为了自己想活的理由，就是在故意嘲笑她没用，连司马宜君也得不到。

心底的饿怒火越来越深，她像疯了一般恶狠狠的转身盯着张小平。

她越见张小平平静，越恨。

为什么她不跪地求自己？就算为了司马宜君，给他留下一线血脉，她要是求自己，自己说不定就会同意。

可是她脸上什么都看不到，那就叫爱？

她配么？她配给司马宜君生孩子么？

她不配，她只是个卑贱的丫鬟，她永远都不配！

“我不会求你什么，但是你别忘了，我只想说一句话。”张小平吸一口气，又轻轻的吐出。那样子像是此时万分的轻松一般。

“你不是爱王爷，而是想得到，因为你心底根本就没有爱。”轻轻一笑，张小平一头撞向身边的墙，墙上有一个用来捆绑人的铁栓，她早已看到。

要死，那就是一次，决不允许张梦芯让人侮辱了她！

张小平嘴角挂着笑，轻轻的滑落，额头的血也顺着她洁白的皮肤一涌而出。她的头靠着墙下滑的地方，沾满了触目惊心的血迹。

冷宫生活46

张小平嘴角挂着笑，轻轻的滑落，额头的血也顺着她洁白的皮肤一涌而出。她的头靠着墙下滑的地方，沾满了触目惊心的血迹。

张梦芯还在想着张小平那句话到底为何意，却只听碰的一声和众人的惊呼，张小平居然自己撞墙自尽了。

“想死？——”一声怒吼，张梦芯大步向张小平走去，冷眼看着她。

“你以为你死了就一了百了？”张梦芯自言自语，语气之中恨意腾升。“都给我上————”她吩咐自己找回来的男人。

那几个男人见此，都互相的看了看，然后掉头就跑。

张梦芯冷哼一声：“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死了又怎么样？难道死了就让你带着孩子去见司马宜君？呸，休想！

张梦芯在张小平身上吐口水，极其恶俗，和那些泼妇没什么两样！

身后的小太监两人腿直哆嗦，站立不稳。

“拿刀来！”张梦芯吩咐着恶狠狠的盯着两个小太监。

两人互相看一眼，另一个哆嗦的那早已经准备好的匕首拿了出来。

张梦芯接过刀上下比划了一下，往匕首上吹了一口气：“谁来帮我把这个女人的肚子破开啊，谁要是破开了此女子的肚子本宫就让皇上

给他个总管当当。”

说完张梦芯娇媚的一笑，把匕首对准了两个太监，比划性的在两人中间往下劈开。（解释一下，就是两人并排站的，像是要用匕首把两人分开一样的比划）

那样子好似在把某个人要劈开一般，两个小太监互相对看一眼，都摇摇头，不敢上前。

“不愿意是么？”张梦芯又笑。只是她每笑一次，两个小太监的腿就哆嗦的更加厉害。

“那两个都别想活，本宫会让皇上诛你们九族。”张梦芯说的轻描淡写，可是两个小太监却听的心惊肉跳。

终于一个高点的走了出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张小平，接过张梦芯的匕首、、、、、、

冷宫生活47

终于一个高点的走了出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张小平，接过张梦芯的匕首————

看着被那个太监掏出的已成形的婴儿，张梦芯笑的地动山摇。

此时的她不仅变态，而且还疯了，病入膏肓——

“你们两人只能活一个——”说完甩了衣袖，就往外走去。

她才不管里面的人到底是生是死，只要两人两败俱伤，那她就有机会杀死另一个。

今天的事，她不会让人泄露半点消息，也只有死人才让她相信！

张小平，你以为我会让你带着司马宜君的孩子去阎罗殿么？错，你特错大错，我张梦芯决定的事，没人有人能随便的推翻！

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

屋内的打斗慢慢消停，两个太监都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张梦芯笑着走进去，看着血肉模糊的张小平和两个快要死的太监，轻轻一扯嘴角：“很好，我会放过你们的家人的！”

说完一转身扬长而去——

——————————————————————————————

仿佛雪又下大了，张梦莲站在窗边静静的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雪地。

昨天晚上好像又下雪了，而且还很大。

不知道伍逸桀和林竟两人准备的怎么样了?

在没有想着要逃出去的时候从来没这般的渴望要离开，明明再过几日就能离开这个伤心地了，心中却更加的烦躁不安，总是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一般。

张小玉嘲笑她是因为她喜欢上了伍逸桀或者林竟，可是只有她自己心底清楚，她对他们没有那层意思。

倒是小玉在谈及林竟的时候，总是双眼发亮，一脸的崇拜。

看到她那般的神情她想起了墨玉，墨玉也曾经每每谈及岳一药的时候有那般的神情。

墨玉为爱而死，而自己为爱而沦陷，小玉呢? 她会不会比自己和墨玉幸运?

————————————沫痕分割线————————————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亲们七夕快乐——

冷宫生活48

墨玉为爱而死，而自己为爱而沦陷，小玉呢? 她会不会比自己和墨玉幸运?

希望她能和林竟成为一对恩爱的情侣，这样她才会觉得老天其实对自己也不薄，至少也让自己身边有人幸福过——

“小姐，别看了，伍公子和林公子没个几天是不会来的，至少为了避免人们的眼球，他们是不会随便就来。你只要在这好好的等，相信他们必能想到办法。”张小玉端来一碗水给张梦莲，然后又在火中加了一把柴。

火苗顿时窜得老高：“小姐，你看到了么，连火在得到外界的帮助时火苗都会越窜越高，小玉相信您一定能如愿的离开这里。”

张梦莲看看张小玉一张一合的嘴，轻笑道：“你啊，就你那张嘴巴，不把死的说成活的活的说成死的啊！”

虽是调笑，言语中更多的却是爱。

下午时分，终于有了一丝阳光，张梦莲和张小玉两人搬了椅子坐在阳光下，享受着这冬天唯一以来的温暖。

闭上眼睛，感受着那温暖的温度，那阳光的气味，张梦莲的心情不由得很好。

额头有人轻轻划过，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觉——

张梦莲猛的睁开眼睛，印入眼帘的是岳一药那玩世不恭的笑容。

轻而淡，光辉中显得那般的不真实。

张梦莲轻轻抬起手，但是在快要触碰到岳一药的时候，却又把手缩回了。

她不敢去碰，因为她怕自己一碰梦就碎了。

每次他出现在自己的梦中，只要她一伸出手，他的容颜甚至连身体都会碎。所以她不敢再碰，这次也是一样。

“怎么了？三日不见就认识我了？”岳一药一如既往的调侃着张梦莲，看着她伸出又缩回的手，心底一丝难过。

她定和自己一样，千百次的梦到过自己，那种感受他可以理解，期待又害怕——

张梦莲眨眨眼睛，一脸的疑惑，她又把头看向刚才还和自己一起晒太阳的张小玉，却见自己身边空空如也。

冷宫生活49

张梦莲眨眨眼睛，一脸的疑惑，她又把头看向刚才还和自己一起晒太阳的张小玉，却见自己身边空空如也。

心底一丝嘲笑：“看来又做梦了！”她轻声叹口气。

岳一药故意把手伸到张梦莲的头上，一脸的惊讶道：“原来大美人没有忘记本公子啊？恩，也难怪，本公子长的如此之帅，是女子见到本公子都会心生爱慕！”说完，还一脸认真的样子。

张梦莲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次她能感觉到岳一药？难道不是做梦——？

“你——你——”张梦莲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站起身一把抓住岳一药的衣服，一把把他抱住，呜呜的哭了起来。

岳一药身体一僵，有点不知所措，说实在的他等这一天很久了，可是真的到来时却还是有些震惊。

“好了，别哭了，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了好东西！”岳一药许久后双手环住了张梦莲的腰，然后又拍拍她的后背道。

“为什么你一直不出现？”张梦莲盯着岳一药问道。

她想知道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见他。而此时他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的。

“其实我一直在啊！”岳一药煞有其事的道。

张梦莲不解，一双桃花眼带着问号的盯着他。

岳一药一笑道：“难道大美人喜欢上我了？”反问中加着自信，依然一脸的玩世不恭，像那欠扁的花花公子！

张梦莲轻轻一挑眉：“谁想你了，别臭美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岳一药不管是什么样的气氛，不管什么样的场合，自己的心情都会顿时开朗。

岳一药嘴角一斜，一抹坏坏的笑绽放，再加上他那英俊的容颜别提有多诱惑了。“你还敢说不喜欢我，自己都承认想我了。哈哈！”

“你——”张梦莲手指着岳一药，说不出话来，是啊她刚才说的是想，而他问的是喜欢，这不是不打自招么？

哎！她重重的叹一口气：“那你喜欢不喜欢我呢？”半眯着眼睛得意的问。

冷宫生活50

哎！她重重的叹一口气：“那你喜欢不喜欢我呢？”半眯着眼睛得意的问。

岳一药凝重的走到张梦莲面前，一脸的思索，那样子仿佛真的在思索着一件重大的事情一样。

张梦莲急了，一蹬脚，一脸的怒气："不喜欢就直说，干嘛吞吞吐吐的！"

岳一药一回神，一脸暧昧的笑道："既然你如此的喜欢我，那我就勉强接受吧！"

"啊——？"张梦莲惊讶的张大嘴巴，这人怎么如此喜欢占自己的便宜?

当下故意挥拳向岳一药砸去，岳一药把她的秀拳一带，一把拉过她，轻轻的拥入怀，像是怀中抱的是一件稀世珍宝一般的小心。

甜蜜融进两人的心间，余光下两个身影慢慢靠近，最后紧紧的重叠在一起——

张小玉站在房内，用手捂着眼睛，时不时的透过指缝偷偷地偷看外边——

翌日。岳一药拿来了一包东西递给张小玉，吩咐她用火把水煮沸，然后把东西倒进去，再用小火慢慢熬。等熬了两个时辰后送给他。

张小玉拿着岳一药给自己的用纸包住的粉状东西，看了半天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后无奈的摇摇头，按照岳一药的指示把那粉倒入已烧开水的罐中。

直到熬了两个时辰才把东西给岳一药送去。

张梦莲和岳一药正相拥而坐，张小玉本想掉头，但是还是被岳一药叫住。

"小玉，拿过来。"岳一药吩咐着，然后笑着看着张梦莲道："等会你要听我的安排。"

一脸神秘的样子，张梦莲好奇的看了看张小玉，想从她那得到点信息。

无奈，张小玉也是摇摇头，一脸的迷茫。

“小玉再去弄碗热水来。”岳一药继续吩咐着，然后让张梦莲把手伸出来。

张梦莲疑惑的伸出手，岳一药在身上掏出一包银针，然后又从中间选出几个比较细小的，在刚才张小玉端来的糊状东西里一插。

冷宫生活51

张梦莲疑惑的伸出手，岳一药在身上掏出一包银针，然后又从中间选出几个比较细小的，在刚才张小玉端来的糊状东西里一插。

片刻后他又把拿出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那银针居然变成了小小的带沟的钩状东西。

张梦莲什么都没看懂，只见他的手飞快的扶过那银针，再一眨眼，那银针就多了个细小的勾勾。

他这是要做什么？张梦莲歪着脸，仔细的看着银针，一脸的迷惑。

“等小玉来了你就知道了。”岳一药神秘的道，脸上还挂着祸害人的笑。

张梦莲不服气，嘴唇轻轻抖动了一下，一幅我不稀罕的模样，那样子格外的滑稽。

其实若说她不稀罕，不如说她是在和岳一药故意斗气，不知道怎么的，只要一见到岳一药，那股不安分的分子就在身体里流动，总喜欢找点什么与他拉近距离。

张小玉端了水很快就来了，岳一药坏坏的一笑：“现在就是你张开嘴巴的时候了。”那语气，那样子，没有一点正经的样子！

张梦莲疑惑的看他一眼，“张就张，你因为我怕你了啊。”说完就把嘴巴张开，一脸的无所谓。

岳一药笑着拿起银针，轻轻在手上掂量掂量，一脸的高深莫测。

张梦莲的身体有些发麻，别说岳一药那个样子真像是有什么阴谋诡异得逞了一般。

“很快的，本公子出手定让你毫无察觉！”岳一药笑着冲张小玉使个眼色。张小玉乖乖的离开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岳一药不要自己帮忙，而叫她走，好奇心被岳一药那高深莫测的脸色拉的很高。

在门后，偷偷的观察，可惜只看得到岳一药的后背，而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

“好——了——没——”张梦莲用嗓子发出声音，有些含糊不清。

岳一药把身体换个角度，依然一言不发。

————————沫痕分割线————————————

小痕做了一下午的图片，纠结死了！

冷宫生活52

岳一药把身体换个角度，依然一言不发。

“快——点——啊——”张梦莲有脚踢了岳一药一脚。

张小平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外面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两个人。

“不要急啊，很快就好！”岳一药终于停下手，一脸无奈的道。

时间流逝——

“呼——”张梦莲重重的出一口气，一脸轻松样。终于好了，哎，这个岳一药不是说他一出手很快的，结果弄了这么长的时间。

“来，漱口！”岳一药拿出手帕擦擦手，又把那碗水端给张梦莲。

“哼！”张梦莲不领情，狠狠的挖了岳一药一眼。“你又安的什么心？”

岳一药把眉毛一挑：“我？怎么没安好心了？”

“你说过一会就好，为什么这么久，都累死我了。”张梦莲有些半撒娇道。

“是很快，难道你不觉得本公子没有用很长时间么？”岳一药一脸的无辜，双手一摊，一幅无奈的样子。

“很快么？hoho，你还真快啊，快的我的嘴巴都抽了。”张梦莲得理不饶人。

“还不快漱口，小心毁容——”岳一药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

听那话张梦莲立马端起碗就把水往嘴边送，“啊——”还未漱口，就听到一阵鬼哭狼嚎。

岳一药偷偷的笑，“都说过了本公子很快的，你还不信，怎么样？水还烫吧！”

张梦莲见他笑的那般贼，放下碗就追岳一药：“好啊你，原来你是字算计我！”

两人一前一后，雪地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

张小玉迷惑的看着两人，他们真的好奇怪啊，那么冷的天，在屋内都觉得冷，还在外面跑个不停，看来爱的毒真恐怖！

岳一药拥着张梦莲坐在火边，两人的脸上都挂着甜蜜的笑容。

橘黄的火色印在张梦莲的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格外的动人。那双水灵灵的桃花眼，此时写满的幸福。

如果能这样一直下去，她宁愿忘记所有。

冷宫生活53

如果能这样一直下去，她宁愿忘记所有。

如果呆在这能这样下去，她宁愿永远待在这，只是会么？她不走，司马剑澜和张梦芯会放过自己么？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离开。”张梦莲依在岳一药的肩膀上问道。

“时机——”岳一药轻声道。

是的，他在等时机。

因为伍逸桀已经被囚禁，如果有可能他会先救他，因为伍逸桀是因为张梦莲而被囚禁的。

“我离开后想改个名字，这个名字我永远都不想再叫。”张梦莲轻声道，那样子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

“好啊，你想叫什么？岳娘子？”岳一药打趣道。

“什么岳娘子啊，那是名字么？”张梦莲娇羞的道。她怎么会不明白岳一药那话的意思。

“我啊，叫——”

张梦莲的话还没说完，岳一药的唇就覆盖在她的唇上。

时间好像停止了一般，张梦莲的头脑里顿时空白。

“吱——”张小玉慌张的跑进来，张梦莲和岳一药迅速的分开。

张小玉愣在那，还在因为刚才看到的画面而发呆。

“小玉，什么事这样慌张啊？”张梦莲理理头发煞无其事的道。

张小玉仿佛这才回神一般：“舞妃的双脚被二小姐斩断——”张小玉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自己是什么神情，但是她知道自己听到此消息的时候，浑身发颤。

宫中传话要自己家的小姐快去锦阳宫，但是二小姐现在不是皇后么？为什么还要小姐去？

难道她要杀了小姐？

“舞妃？”张梦莲不知道张小玉所说的舞妃是谁。

“就是陈舞啊。”张小玉快哭出来了，当时他只是远远的看到陈舞被人拖下去，雪地上两道血痕是那般的触目惊心。

她本想回避，可是却好巧不巧的碰到了锦阳宫的宫女，那小宫女一脸轻松的道：“哎！终于找到你了，这下我也不用去紫淤宫那个鬼地方了，快去把张梦莲叫来！”

冷宫生活54

她本想回避，可是却好巧不巧的碰到了锦阳宫的宫女，那小宫女一脸轻松的道：“哎！终于找到你了，这下我也不用去紫淤宫那个鬼地方了，快去把张梦莲叫来！”

那小宫女看着不是很大，但是听她那口气好似和自己不和一般。

当时那情景她还历历在目，定是二小姐想找小姐的麻烦，如果她不回来，等会她们找来，那后果更不堪设想。

张梦莲疑惑的看了张小玉一眼“你说陈舞被张梦芯斩掉了双脚？为什么？”心底一丝难受。

那个曾经与自己有过数面之缘的陈舞，那般的可爱娇俏，怎么会得罪了张梦芯?

张小玉也满脸的难受："听说最近皇上很少去锦阳宫了，而又宠幸了陈舞，舞妃，所以皇后怀恨在心，就找她的麻烦。"

张梦莲深吸一口气，这个张梦芯真是为非作歹惯了，把自己赶出来也就不说了，现在连陈舞也被她害了。就算陈舞不死，日后还能活么?

"难道她要我去锦阳宫？"张梦莲疑惑的看着张小玉，如果不是张梦芯要自己去，小玉怎么会如此的慌张?

就算陈舞被砍掉双脚，她也不必这般害怕啊，除非张梦芯又要找自己的茬。

"恩——"张小玉连连点头，脸上也浮现出一丝担忧。

张梦莲吸口气，真是我不犯人不人必犯我。看来她如何躲避都是无济于事，当下一咬牙："去就去，她张梦芯还真把我当盘菜了，那我为什么让她失望？"

"小姐你不能去啊，你可知道这次去的后果是什么？"张小玉制止道："真不行我们可以逃啊，就不信她能抓的到。"

"不，她得去，不去张梦芯会找过来，到时候就不好应付了。"岳一药接过张梦莲的话。

张小玉和张梦莲都把头转向岳一药，不明白他的话为何意。张梦芯来和她过去有什么区别?

难道她去了张梦芯就不会针对自己？不，以张梦芯那个疯狂的性格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她想杀的人，不可能躲得过。

冷宫生活55

难道她去了张梦芯就不会针对自己？不，以张梦芯那个疯狂的性格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她想杀的人，不可能躲得过。

岳一药拿出两粒白色的药丸递给张小玉和张梦莲："你们可以把它含在嘴里，到关键的时候咬破它，不出一炷香人就会假死。只是这期

间人会有点难受，不过不会真的要了你们的命。”

张小玉和张梦莲接过药丸，疑惑的看着岳一药：“你是想要我假死，来拖延时间？”张梦莲问道。

“不到时机别用，因为伍逸桀为了你的事被囚禁了。”岳一药提醒道。

“伍逸桀被囚禁了？”张梦莲震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要救自己的事被发现了？

“那林竟林将军呢？”张小玉慌张地问道。

“林竟因为送林仙儿的骨灰，当天没有被抓，但是我知道莲儿不救出伍逸桀，就算离开了也不心安。”岳一药嘴角噙着一丝微笑。

张梦莲有些感动：“上次从林竟手中救出我的也是你吧？”她轻笑，这男人总是想的那么全面。

岳一药轻轻一笑道：“怎么？你才知道那次暗中保护你的是我？”那样子给紧张的气氛又添一丝轻松。

“不，我很早就知道是你，只是——”张梦莲低下了头，没有再说下去。

“只是你不知道我的心底道理有没有你！”岳一药接过她的话，手也扶上了她的额头。

“你放心的去吧，如果救出了伍逸桀，你就自由了，我知道以你的脾气知道了伍逸桀要是因你而牺牲，你定会自责！”岳一药轻笑着，绝世容颜上绽放着自信而又倾城的微笑。

张梦莲有些看呆了，他为何这般的好看，为什么她以前没有看到？

“我会接应你的，我相信假死这个结果是你离开皇宫最好的办法，只是我知道如果不用这种药，是瞒骗不了张梦芯和司马剑澜的。只是你和小玉得受些苦了。”他眼里满是心疼，仿佛看到了张梦莲咬破那药后痛苦的神色一般。

冷宫生活56

“我会接应你的，我相信假死这个结果是你离开皇宫最好的办法，只是我知道如果不用这种药，是瞒骗不了张梦芯和司马剑澜的。只是你和小玉得受些苦了。”他眼里满是心疼，仿佛看到了张梦莲咬破那药后痛苦的神色一般。

“我张梦莲此身若是还能活着，一定非君不嫁。”张梦莲声音哽咽，那双桃花眼中漾满了晶莹的泪花。

“傻瓜——”岳一药轻轻的拍了拍张梦莲的头，那般的疼爱着，仿佛世间只有他与她。

张小玉眼中也噙着泪水，忍了很久终究还是滑落。

“我会好好保护小姐的，请公子放心。”张小玉哽咽道。

岳一药一笑：“小玉要是真的不乐观，你今天就得咬破那个药丸，只有这样，你家小姐才能保证你安全的被送出去。”

“不，我要是先不小姐吃了这药那谁来保护小姐！”张小玉倔强的道。

“小玉，你就听一药的话，他既然这般安排了定会保护我周全的，再说了，就你那小胳膊小腿的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张梦莲嘲笑道。心中却暗暗的道：‘小玉，谢谢你如此的维护我，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着，将来我一定要你如愿以偿。让林竟娶你——’

张小玉见两人都这么说也没有再争辩，只是不确定的问道：“我们真的能逃过此劫么？要不我们现在就逃吧。”

岳一药轻笑道：“难道你怀疑我这个天下第一药师的头衔是空的其名么？”脸上自信的笑容让人倍感温馨。

张小玉轻轻的点头，看了看张梦莲低下了头。

此时的她只想若要是能离开皇宫，她也要像小姐那样去追求自己的爱。

张梦莲和岳一药并排着手拉着手，两人默默无语，但是心灵相通。

“我就送你到此，你要记住我的话，到危险的时候直接咬破那药丸，定会保你一命。而小玉，今天若要是没有什么闪失你就想个办法让她自己咬破了，不然我怕有她在，你们一个都逃不了。”岳一药无比认真的道。

冷宫生活57

“我就送你到此，你要记住我的话，到危险的时候直接咬破那药丸，定会保你一命。而小玉，今天若要是没有什么闪失你就想个办法让她自己咬破了，不然我怕有她在，你们一个都逃不了。”岳一药无比认真的道。

“你是怕小玉背叛我？”张梦莲惊讶的问道。

岳一药摇摇头道：“我不是怀疑小玉，她到现在都没有离你而去可见她是个值得相信的人。只是小玉做什么事都太没有心眼，要是墨玉和你在一起，我倒放心——”说道此岳一药忍住了后面的话没有再说下去。“好了你们还是快些去，不然张梦芯又找新的方法对付你们了。”

他刚才的不小心，让张梦莲又想起了墨玉。

张梦莲轻轻点头，依依不舍的松开了岳一药的手，然后轻轻的在他唇上一吻，飞快的转身跑开。

岳一药看着远处一身红火的张梦莲，心中有些难过。如果没有她，他想自己以后真的无法生活下去了。

这次一定要成功，也希望她们能功成身退，以后隐居在世外桃林，再也不过问世间的总总事。

锦阳宫仿佛被翻了个样，金碧辉煌，到处都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古玩。

连以前的珠帘，此时也变成了上好的白玉珠帘。样样东西都比起以前她住的时候耀眼，张梦莲的回忆如洪水猛兽般一拥而上。

说不在乎，那是假的，难道一份刻骨铭心的爱就那么轻而易举的被她遗忘么？

当初忘记司马翊的时候她可是花了大把的时间，和心血，好不容让司马剑澜取代了他的位置，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剑澜却如此的代她。

当真是天下无情帝王心。

张梦芯一身的大红凤袍，躺在贵妃椅上，她慵懒的抬头看了看张梦莲，在触碰到她火红的衣服时眼神立马严肃起来。

一脸的愤怒：“哼——！你这个卑贱的奴婢，居然也敢穿大红色，快给本宫脱下！”

冷宫生活58

一脸的愤怒：“哼——！你这个卑贱的奴婢，居然也敢穿大红色，快给本宫脱下！”

张梦莲轻轻的笑道：“卑贱？你认为我卑贱么？”

这个张梦芯不仅连那伪装都去掉了，还变得变本加厉，仿佛全世界人她都不放在眼里。

“哈，笑话，你不卑贱，难道还是本宫卑贱？”她笑的张狂，那染了豆蔻的红唇此时张的像血盆大口一般。

“哦——对了，本宫记得了，你就是那个曾经不穿到那个凤袍，只喜欢穿宫女粉红宫衣的皇后。原来是姐姐啊，本宫倒真还没认出呢！”张梦芯故意想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惊讶着。言语中尽是讽刺。

“哈，什么叫大红凤袍？什么又叫做粉红宫女服？难到你当了皇后之后就把你的审美观变得低下了？”张梦莲也不甘示弱，张梦芯欺人太甚。

故意专做不认识，然后数落一番，再装作想起来了，再狠狠的挖苦。

她以为她现在还在乎这些么？别说皇后，就连司马剑澜现在摆在她的面前，她都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

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什么只喜欢粉红宫女服。

宫女服怎么了？难道宫女服就不是衣服了？她喜欢，她爱，谁能管得着？

谁能把她怎么样？

“本宫不和你这种低贱的人废话，你今天到锦阳宫来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当皇后不成？”张梦芯嘲笑道。

张梦莲深吸口气，“高贵的娘娘，不是您让低贱的我过来么？难道高贵的娘娘不知道您叫低贱的我来有何事？”张梦莲故意咬重字音，一脸嘲笑的道。她倒要看看这张梦芯到底能自傲到什么程度。

“本宫我今天心情好，就和你叙叙旧。本宫想告诉你，一些事，不过可惜的是你知道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活着出去了？怎么你想听么？”“哦，不，是你有胆子听么？”张梦芯吹着手指，好像指甲上染了东西一样。

————————沫痕分割线————————————

牙套当然取掉了，只是很多亲都说俺拖文，所很多细节就没描写了。

其实陈舞被砍脚那段是要写的，后来想想也没必要了，那就省掉吧！

贱人中的贱人1

“本宫我今天心情好，就和你叙叙旧。本宫想告诉你，一些事，不过可惜的是你知道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活着出去了？怎么你想听么？”“哦，不，是你有胆子听么？”张梦芯吹着手指，好像指甲上染了东西一样。

张梦莲轻移一步上前笑道：“高贵的娘娘就连指甲也跟着发红____”

张梦莲话中有意：你以为你为什么得到司马剑澜的爱？不还不是和你的指甲一样，得到了主人的赏赐，你才有机会？

只是她知道张梦芯是不会理解她的嘲讽的。

“我的指甲红不红，只要我愿意，没有人能够阻止，就像你一样，你还不是被我狠狠的踹下去了。”张梦芯骄傲的道，言语里暗示着，连你的命运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你想和我怎么斗?

“是，你的指甲红不红取决与你，可是你别忘了今天的一切只不过是巧取豪夺而来的? 就算你巧取豪夺了又怎么样? 一样不是没有幸福可言，有本事你就用你的心计把司马宜君抓的牢牢的，何必跑进宫来和别的女人抢? ”张梦莲一脸的嘲笑，眼底一丝不屑。

张梦芯怒了：“哼，你以为皇上就爱你么? 你以为没有我，他就会对你死心塌地么? 错，你特错大错。难道你不知道他对你一直都是虚情假意?

就算与你缠绵心底想的依然是我，哈哈，像你那般傻的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当然不知道了。不过本宫今天心情好，就和你说一说。

其实杀死你宫里的人都是我干的，可是就算皇上知道了真相，还不是依然爱我? 你那粉色宫服她让你穿，因为她就是要羞辱你，没想到宫女的衣服你穿起来还有滋有味，以为自己真的是天仙了?

皇朝美女自古以笑为美，而一口贝齿更为重要，你以为你真的像皇上说的那般美若天仙? 哈，还真是不知廉耻!

还有，你以为皇上每晚给你喝的那个养颜汤是什么，你还真傻，那里参的有红花!

贱人中的贱人2

还有，你以为皇上每晚给你喝的那个养颜汤是什么，你还真傻，那里参的有红花!

也难怪皇上不信你怀的是他的孩子，换了我我也不信，哈哈——”

“好，很好，你告诉我这一切不就是想让我痛不欲生么? 你错了，我不但不恨你，我还感谢你，感谢你抢走了这么一个没人性，连禽兽都不如的贱男人，现在就算送给我我都不要。”

张梦莲心底憋着一口气，原来一切都是他在算计自己，原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让自己爱上他，然后他再狠狠的把自己一脚踹开，让自己尝尝什么叫痛苦。

好毒的男人，好狠心的男人，居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骨肉，虎毒还不食子呢，他司马剑澜一代帝王，当真没了人性?

心好疼，像是被万箭穿心般痛楚。

亏自己还对他恋恋不忘，他为什么这般的恨自己？难道就是因为换亲的事?

那他司马剑澜还真小气，为了这么点芝麻蒜皮的小事来算计自己。

“哦？是么，你真的不在乎了？”张梦芯不信张梦莲这么快就忘记了司马剑澜。

说实话，那段日子就算她这个局外人都羡慕甚至嫉妒，她这个当事人怎么会这么快的就忘记了?

她一向重情，她怎么会不知，可惜的是她总是抢自己的东西，以为自己真的会像她一样宽宏大量么？不，永远不会。

即使是她不要的，她也不许她沾手，因为她恨她，是恨！！

“如果我在乎，我还会这般的和你心平气和么？那么说我还真的很在乎啊，在乎的都无所谓了，管他抱着几个女人呢？可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嘴上说是自己不要的，可是却到处的吃醋，不惜杀了一个又一个。啧啧——这种的不爱，比爱还恐怖，不知道那人是恶毒呢，还是下贱，下贱到自己不要的，扔了了的还倒贴回去。”张梦莲一路讽刺，她就不信今天斗不过这个表里不一，心如毒蝎的人。

贱人中的贱人3

啧啧——这种的不爱，比爱还恐怖，不知道那人是恶毒呢，还是下贱，下贱到自己不要的，扔了了的还倒贴回去。”张梦莲一路讽刺，她就不信今天斗不过这个表里不一，心如毒蝎的人。

见过贱人，没见过她这般的贱人。

如果世间的人都如她这般，那天下真的乱套了，人见人杀人，见灰杀鬼。

“好，说的很好，你说的对，本宫就是吃醋，就是嫉妒，就是见一个杀一个，哈哈——”张梦芯像是丧心病狂了一般哈哈大笑。

张梦莲忍住心中的怒气，狠狠的盯着她，恨不得眼光能变成利剑，破开此人的胸膛，看看她的身体里留着的红血还是黑血！

“哦，对了，本宫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你可要好好的欣赏！”张梦芯说着就拍拍手，一个小宫女应声而出。

手上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盖着鲜红色的布。

张梦莲疑惑的看着那托盘，眼一眨不眨的盯着。她能有什么好东西给自己？定又是想害人的东西，看来自己得小心了。

随着那小宫女一步步走进张梦莲，张梦芯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诡异，而且还带着一丝看好戏的神情。

张梦莲的心也提的老高，忍住好奇看着宫女一步步的走到自己身边。

“自己揭开吧。”见那宫女落定脚，张梦芯就催促着。

眼底的笑意更浓了，仿佛看到了张梦莲受到了惊吓的模样。

她还真想看到这个倔强的姐姐跪地求饶，让自己放过她一马的模样，想想就想笑。这一天她都等了这么久，到来的时候还真是无比的畅快。

“小姐，还是我先看吧！”张小玉上前一步阻止了张梦莲。

看着张梦芯那个笑容，和神情不止是小姐能看的出她不安好，连自己这般笨都能看的出。

万一要是什么算计人的东西，她小玉命不足惜，可是小姐就不一样了，她好不容易才能和岳公子双宿双飞，怎么能因为这个恶毒的女人破坏呢！

贱人中的贱人4

万一要是什么算计人的东西，她小玉命不足惜，可是小姐就不一样了，她好不容易才能和岳公子双宿双飞，怎么能因为这个恶毒的女人破坏呢！

“哈哈，原来你是个怕死鬼啊，早知道这样本宫就不给你准备礼物了，省的浪费本宫的心思。”张梦芯若无其事的道，拿话故意去刺激张梦莲。

“小玉——”张梦莲制止张小玉，让她下去。

张小玉固执的站在不动，用眼睛恶狠狠的盯着张梦芯。

“下去！”张梦莲呵斥道，脸色也变得铁青。

“小姐——”张小玉不甘心，但是也无计可施，只得乖乖的退下。

“小玉，如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你自己咬舌自尽吧。”张梦莲淡淡地说，语气轻而不失威严。

张梦芯的心一下子被突如其来的转变而挑起，她很想知道张梦莲此时的想法，为什么自己让她看，而她却让张小玉死。刚才她还在嫉妒张小玉对张梦莲好，而张小平却是背叛了自己，她心底很不服气。没想到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她很期待，也很想跟她们好好玩玩。

张小玉惊愕的看着张梦莲，一脸的不可置疑：“小姐，我，我——”张小玉想问她是不是听错了，可是她却说不下去。

今天的小姐特别的反常，她还记得岳一药要自己保护好她的，可是现在小姐却要她先死。

若要是平时她不怀疑，因为小姐绝对不会说出此话，就算真的说出，那也是有理由的，可是现在?

“难道我的话你听不懂么？”张梦莲呵斥，眼神凌厉。

张小玉心中百感交集，小姐这到底是怎么了？今天她一直很反常。

起先是和张梦芯争吵，现在却又无缘无故的冲自己发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她想把自己支走?

不，她不走，要走也是小姐先走。不然就算是死，她也不走。

“今天我就教教德妃怎么教训丫鬟。”张梦莲慢腾腾的走向张小玉，别有用意的看了一眼张梦芯。

贱人中的贱人5

“今天我就教教德妃怎么教训丫鬟。”张梦莲慢腾腾的走向张小玉，别有用意的看了一眼张梦芯。

“你可知道为什么张小平会背叛你？”张梦莲挑眉，高傲的道，那样子和一个胜利的女王没什么区别。

“啪——”当张梦芯正想发作心中的怒气时，张梦莲一巴掌闪在了张小玉的脸上。

张梦莲这一巴掌不仅张梦芯震惊，就连张小玉有瞪大了眼睛，捂着脸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

“啪——”

张梦莲又是一巴掌，张小玉那嫩白的脸上顿时又多了一只红手印。

嘴角溢出血丝，张小玉倔强的把脸扬起，一眼的泪水。

张梦莲嘴角一挑：“这回你知道了你为什么连张小平都控制不了了吧，哈哈，只可惜她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宜王妃，而你呢？只能在你不喜欢的男人面前转来转去，每天还辛辛苦苦的作出喜欢他的样子。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狠起心来比你还要可怕十倍百倍，哈哈——”张梦莲也如发疯了般大笑，张梦芯有些害怕。

她一直看到的是一个你来顺受的张梦莲，现在的她，她还真有些害怕。

虽然她一直都不把张梦莲放在眼里，可是现在的她仿佛成了另一个人一般。

突然她想起她的嘴巴里没有了那个所谓的保持器，对就是没有那个个保持器，她刚才就应该注意到的，没想到现在才看到。

难道这个女人不是姐姐？要是怎么和先前那般的不相似？

“德妃是不是觉得我像变了一个人一般啊？”张梦莲转头反问

Chapter_11

，一脸的得意，她现在知道张梦芯在想什么，定是才发现自己的牙套不见了。

又见自己这般的打张小玉怀疑自己不是以前的那个张梦莲了，对，她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张梦莲了，因为此时的她只想拿着一把刀，一刀捅死眼前这丫，看她那脸的嚣张，看她那脸的纯情就不舒服。

自己就是被她那可怜相所骗，自己就是被她那假象所蒙蔽。

贱人中的贱人6

自己就是被她那可怜相所骗，自己就是被她那假象所蒙蔽。

她要找人报仇不仅仅只有张梦芯，还有那个欺骗自己半年的大骗子，司马剑澜！

“德妃还不信我会如此狠毒么？那我现在就让张小玉痛苦的死在你面前，让你看看是我毒还是你毒！”张梦莲说着把手一把覆在张小玉的嘴巴上，只听张小玉呜呜的叫了两声后，张梦莲才把手松开。

她一脸的阴笑，那样子比起张梦芯先前杀张小平没有什么区别。

坐在贵妃椅上的张梦芯害怕了，身体也不由自主的抖颤个不停。眼前的不人，她是魔鬼，不，她比魔鬼还要可怕。

“怎么德妃娘娘害怕了？”张梦莲故意嘲笑道，一脸的骄傲比起当日在锦阳宫逼宫的张梦芯不差上下。

“混账，本宫乃是皇后，何时成了德妃！”张梦芯无话可抵挡，拿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来掩盖自己的害怕心里。

“哦，对了，我差点忘记了昔日的得飞已经成了皇后。”张梦莲故意拉长声音，一脸的戏嘘。

“你，你——”张梦芯气的话也说不出来。

“我这就看娘娘您为我准备了什么。”说着张梦莲漫不经心的走像刚才张梦芯要宫女给她看的东西，说实话她一直想去看，但是又担心张小玉，所以先上演这出戏。

张小玉在肚子疼的那一刻才明白张梦莲为何打自己，原来她是要自己咬破那药丸，原来她故意扇自己不是故意的要打自己，而是要自己先假死。

心中的感动化作泪水沿着眼眶一夺而下，可是现在肚子疼的厉害，她根本就没有力气说话。

眼睁睁的看着张梦莲走向那托盘盖住的东西，心中有个预感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是刚才在看到小姐把张梦芯气成那样，心底别提有多高兴了。

只她明明就没有咬那药丸，为何还会破？为何？

————————————————沫痕分割线————————————————

票票啊，亲们！

贱人中的贱人7

只她明明就没有咬那药丸，为何还会破？为何？

张梦莲轻轻的掀起那块红布，手一抖红布落下，只听她“啊——”的大叫一声。

原本坐在贵妃椅上早已花容失色的张梦芯得意的扬起嘴角：“怎么样，本宫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吧？”问完，她又摇摇头道：“不，你一定很喜欢本宫送你的礼物，对不对？”

张小玉满脸惊恐的看着那托盘中血淋淋的两只脚。原本就痛苦的脸上浮上出一丝惊恐，整个脸部的表情异常的扭曲。

“哈哈，哈哈——”张梦莲像是抽干了心底的冷笑一般，身体抖颤的笑着。

张梦芯一颗心上下的浮动，不知道张梦莲为何笑的如此的诡异。

“你有本小姐狠么？你看看张小玉的下场吧！”说完扭过身子指着面部扭曲，嘴角依然留着血的张小玉。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让我受惊吓，然后求你放过我，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要比狠心我比你狠！”张梦莲心底的凉意一串而上，现在的她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这个张梦芯真是变态，居然把一双脚拿给自己看。

“哈哈，是，我没有你狠，不过那个贱人张小平已经被本宫赐死，如果你见到那个场景估计就不会说本宫不如你了？”张梦芯嘲笑道，那意思像是指张梦莲的这个只不过是小儿科。

“我为什么要和你比？你有资格和我比么？”张梦莲吸一口气故作镇静的道，其实她的心底难受之及。

她听说张小平已经怀孕，而张梦芯居然将她弄死，看来是一尸两命了。

就算张小平背叛她，可是那孩子是无辜的啊！更何况那孩子还是她喜欢的男人的孩子。

而司马宜君不是已经战死？为什么她不给他留下一点血脉呢？

看来她和司马剑澜那个丧心病狂的人还真像，他们不做夫妻倒还真的可惜了。

正所谓狼狈为奸，她和司马剑澜是绝配。

贱人中的贱人8

正所谓狼狈为奸，她和司马剑澜是绝配。

看着张小玉痛苦的脸，她有些心疼。

岳一药的话还在她的耳边：而小玉，今天若要是没有什么闪失你就想个办法让她自己咬破了，不然我怕有她在，你们一个都逃不了。记住，如果没有办法让她自己咬破，那就扇她耳光，直到她嘴角出血。因为这药丸见血就会自动破，只要破了张小玉就会假死。千万记住一定要狠下心来，不然她定逃脱不了张梦芯的算计。

岳一药的话，还在耳边，他的千叮万嘱她怎么会忘记？

只要能先把自傲与送出去，她当然愿意做一回坏人，更何况这个坏人还是吓唬张梦芯的？

只是她没想到这个张梦芯当真变态，不仅杀人，还把人的脚砍了下来，对了，这是不是陈舞的？

张梦莲心中顿时万分的难受，不知道陈舞现在怎么样了。

“哼，本宫不和你说，本宫要把你送给皇上处置，我看你还又没现在的无所谓。”张梦芯见自己无法使张梦莲低头，立马想到了那个司马剑澜。

她相信在司马剑澜的面前她张梦莲一定变得乖乖的，而且不会和他争吵。

她之所以知道张梦莲的心里是因为自己见到司马宜君就是如此，虽然她恨他不爱自己，但是心底的那种渴望是无法言语的。

她如此的爱司马剑澜，上次还为了他给自己下跪，她相信她一定会输在此关。

张梦莲大笑道：“见他又怎样？难道你以为我还会和你抢那个男人？”张梦莲嘲笑道。

张梦芯不管张梦莲怎么嘲笑，当下一笑：“有本事就和我走，不然你就是输了！”

“走就走，谁怕谁！”张梦莲也不甘示弱。当下就跟着张梦芯离开了锦阳宫，只留下张小玉痛苦的倒在地上，仿佛已经断了气一般。

张梦莲心底闪过一丝内疚，但是很快就换上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远远的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低着头正在批阅奏章，他依然如此，没有一点一毫的变化。

人非人，物非物1

远远的就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低着头正在批阅奏章，他依然如此，没有一点一毫的变化。

张梦莲本以为自己早就把那个人忘了，可是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心底还是痛的，那股强烈的刺痛，仿佛还在心底挥之不去。

她一直以为自己不去想他，去恨他对自己的无情就能完全彻底的忘记这个男人，恨他，可是仿佛并不是自己想的那般。

眼泪在眼睛中打转，心也因为自己的一点点靠近更加的难受。

原来自己一直刻意忘记的人却还在自己的心中。

司马捡来抬起头看到张梦莲的时候神情一愣，眼神中有些不相信的神采。

张梦芯笑了，她轻轻的一扯嘴角，露出一口洁白的贝齿：“皇上，你看臣妾把谁给你带了来了？”

张梦莲也轻轻的一扬嘴角，一抹妖媚的笑绽放在她的唇间，那口洁白的皓齿带着晶莹的光：“不用皇后介绍，我相信他一定认识我！”张梦莲毫不客气的道，和之前一个样，没有称臣妾，也没有称皇上。

在她眼底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帝王！

只是现在的心真的是那般想的么？她真对他一点都不在乎了么？暗自压住心底的波澜，她再次轻笑。

原本司马剑澜就要去找张梦芯，在得知陈舞被她砍掉双脚的时候，他怒了，在接着有消息说张小平的尸体被发现，他心底彻底的失望。

只是他对这纯洁的女子爱的太深，他想就算她真的杀害也许他还能原谅她。

可是事实真的来的时候他却不在那般的坚信了。

当初他把张梦莲废除后，张梦芯本就应该立马被升为皇后，可是他却无意中看到她惩罚宫女。

而那个方法和多年前他见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后来因为自己政务繁忙有时回来的晚她居然胡乱的惩罚宫人，还害死几条人命。

其实他心底也奇怪为什么那般纯洁的人儿也会这般的狠心，以为是因为司马宜君的事她才变的如此。

人非人，物非物2

其实他心底也奇怪为什么那般纯洁的人儿也会这般的狠心，以为是因为司马宜君的事她才变的如此。

本想给她机会让她改变，可是她变本加厉，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模样。

那段时间他真的好怀恋与张梦莲在一起的日子，一次无意中遇到了正在跳舞的陈舞，于是他喜欢上了那个温柔可人的人儿。

不知道是因为张梦芯太嚣张，还是他觉得眼前的张梦芯和以前的大有所不同，他开始注意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开始喜欢上了那个把舞跳的只因天上有人间那能记得回的那孩子。

虽然母后已经把她选为自己将要纳为妃的人选，但是他还是迫不及待。

每当回到锦阳宫，看到的不是那个温柔的笑着张梦莲时他真的有些不习惯。只是他知道自己爱的人是张梦芯，所以他一直都让自己容忍她。

可是舞儿她真的是无辜的，她为什么用那般的残忍手段害她呢?

“皇后你先回去！”司马剑澜揉揉太阳穴，一脸的疲惫，但是在说皇后的时候还是那般的轻柔。

张梦芯脸色一边，看了看张梦莲，娇滴滴的道：“皇上，臣妾不想走，臣妾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我们之间的事！”

说着把身体贴了上去。

“我么之间？”司马剑澜疑惑，他不明白张梦芯的话，什么叫‘他们之间？’她的“我们”是指自己和谁？难道是他们三人之间的事?

“难道皇上不想在我面前解决此事么？”张梦芯佯装生气，一脸的委屈：“当初我不怪姐姐把我们的孩子害死，我只让皇上你把她打入冷宫，可是没想到她恨我恨到如此的地步，居然拿张小玉来吓唬我，说我要是不把皇后的位置让出去，就让我和她的下场一样。”张梦芯擦着眼泪哭泣道。

“你没到那张小玉死的有多惨，满脸的鲜血，就连死的时候还在地上抽搐着。”说着更加的悲伤起来，那样子仿佛张小玉与她有很深的交情一般。

人非人，物非物3

“你没到那张小玉死的有多惨，满脸的鲜血，就连死的时候还在地上抽搐着。”说着更加的悲伤起来，那样子仿佛张小玉与她有很深的交情一般。

张梦莲看着张梦芯在那胡说八道，满脸伪善嘴角浮出一丝嘲笑。

司马剑澜一脸的疑虑，把目光转向张梦莲。

张梦莲轻轻一笑，飞快的抛去一个媚眼，一抹摄人心魂的笑绽放在她那妖艳的容颜上。

她不知道她只需轻轻的一笑，就足够能让人神魂颠倒。

“爱妃，母后最近身体不好，你先去看看母后，待会朕会给你个答复的。”司马剑澜揉揉太阳穴一脸的疲惫，仿佛一瞬间苍老了许多。

张梦芯有些不高兴，噘着嘴轻轻翻了下白眼，一脸不甘的离开了御书房。

偌大的御书房仿佛一下子小了许多，司马剑澜手中的奏折也掉落，但是他仿佛没有发现一般。

“你——还好么？”他忍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张梦莲轻笑，当然好，不知道有多好，但是只要见到他，她就不好了：“我很好，至少比在锦阳宫的时候好。”

心底本不是这么想的，但是她知道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以前她尚许没有想那么多，那是因为自己被他的虚情假意所骗。

可是现在，她还能信任他么?

就算自己爱他又如何？她的最终目标是找一噶爱自己的人，好好的过一生。当然能找到自己爱的和爱自己的那是最好不过的。

“我——”司马剑澜眼神闪烁。

“皇上不该这般称呼自己，你应该叫朕——”张梦莲看他那般的眼神，知道他要说什么。

从前她是多想听到他在自己面前称自己“我”啊，可是她从来就没有提及过，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古代的男人来说，男女终究有区别。

更何况是他这般骄傲的人，还是帝王呢?

“你能回到我身边么？”司马剑澜终于说出内心的想法。

“哈哈，能啊，当然可以——”

人非人，物非物4

“哈哈，能啊，当然可以——”

张梦莲停下来，饶有兴致的看着司马剑澜：“最好我被你的毒药毒死，那样我想你才会更加的满意。”满脸的笑意，此时是那般的讽刺。

司马剑澜惭愧的低下了头，一脸的悔恨不已。

“皇上怎么能那般的神色？您若是都因为消失而自弃，那不是做奴婢的该死？”张梦莲依然冷嘲热讽，该还给她的一个也少不了。

纵使心中有千言万语，那也只能是淡漠疏离。

他的爱，她要不起，当然也承受不起。既然承受不起，那就宁愿不要。

但是在这不要之前，她一定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尊严。

“我知道我不该算计你，可是我是真的爱你，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是你能听我把话说完么？”司马剑澜有些低声下气。

骄傲如他，尊贵如他，他何时这般的低声下气？何时的这般求过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他也没有这般过。

也许自己起先要算计她用真情套住她的时候，自己就掉进了自己布下的局，可是他却还乐滋滋的游走在其中。

当发现爱时，已为时已晚，可是他必须要说出来。

挣扎了很久，他不就是要亲自告诉她，自己爱她么？

都说自作孽不可活，他布下的爱情迷局，困住了自己。

只是那次无意的流产真的不是他想要的，他以为她不会怀孕。（这个流产指的是，张梦莲不知道的那次，也就是第一次，张梦莲到现在只知道司马剑澜亲自端药给自己的那次，因为张梦莲胃一直不舒服，总是会恶心，而那次怀孕她又以为是胃不舒服的原因，再加上张小玉她们怕她伤心也没有和她说，所以到现在她都不知道。）

可是没想到却起手杀死了那个孩子。他想如果没有那次的意外估计他和她还会和以前一样。毕竟她已经为他怀了骨肉。

可是他却没想到她也会害人，害的伍衣流产。

人非人，物非物5

可是他却没想到她也会害人，害的伍衣流产。

再是到张梦芯流产，他本就没有子嗣，所以对她也就更加的恨。

（解释一下，司马剑澜一直不知道所有的坏事都是张梦芯做的，而只知道陈舞和张小平的事是她做的，他之所以现在觉得自己不喜欢张梦芯了，不是他见异思迁，是他本就在慢慢对张梦莲好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爱上她，只是当时他被怨恨蒙蔽了心。而张梦莲当皇后的时候，后宫还算安宁，相处的也很融洽。可是张梦芯就不一样了，今天不是那个妃子死，明天就这这个妃子有事的。而且常常对司马剑澜回去晚了抱怨，也帮不上他的忙，说白了，张梦芯就是一花瓶女。以前的时候张梦莲一直默默的帮助司马剑澜，所以现在他很怀恋过去的恩爱。为了省掉不必要的字数，小痕省掉了张梦芯怎么设计杀死张小平，如何砍陈舞的双脚，还有经常对司马剑澜发脾气，不过亲们放心，小痕会在文完结的时候写些番外，想看的亲，再去看看，就知道了司马剑澜的感情为何起伏的这般大。）

“算计？哼！你以为就你一句算计就能解除我们之间的恩怨与情仇？皇上，我的好皇上，你可知道人的心像陶瓷一样，一旦被人摔碎就不容易恢复？就算用最好的修补匠将它修好，但是它一直都有缝，我与你之间没有什么情爱之说，只有没有化解完的情仇！”张梦莲一甩长长的水袖，骄傲的扬起头。这是林仙儿的衣服，虽然没有凤凰，但是一样的尊贵。

她现在不仅是要帮自己讨回公道，她还要帮林仙儿讨回公道。

“你要我如何做，才肯原谅我？”司马剑澜知道自己伤了的心不好愈合，但是他相信张梦莲和自己一样都深爱着对方，因为他从她的眼神中看的出来那丝没有段根的爱。

“怎么做？你认为还有必要么？”张梦莲嘲笑，她知道自己也在动摇。

——————————沫痕分割线——————————

这回到5了吧，嘿嘿，亲们稍安勿躁。

人非人，物非物6

“怎么做？你认为还有必要么？”张梦莲嘲笑，她知道自己也在动摇。

但是坚定的心，让她知道一旦原谅了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断了。

既然已经下定的决心，她就不会回头，但是如果能制造些事，让有负与她的人内疚悔恨，那还是有必要的。

别说她邪恶，只是她不能原谅如此算计她的人。

玩心计谁都会，关键是看那人愿不愿意。

“难道你还要用粉红色的宫女服羞辱我？让我成为全天下最蠢的女人？还是再一次亲手端着一碗打胎药，让我乖乖的喝下去？”张梦莲虽然嘴上比刀子还硬，但是眼泪还是流了出来。

只要一想到那种割心掏肺的疼，她心底的怨恨就会再升一级。“你亲手杀死了你的孩子，你满意了吧？更何况你的德妃当时不见得就真的怀孕了，你查了没？”张梦莲继续道。

“只能说你是个昏君！”她扬起下颚，一脸的骄傲与怜悯。

她之所以知道了张梦芯没有怀孕是因为那日的血有些奇怪，后来经过仔细思考才发现那血的颜色有点发黑。像是已经流出很久的血一样。

那日自己喝了打胎药的时候，流出的血并没有那个颜色，当时她就怀疑她到底是不没有怀孕了。

只可惜她那个时候在冷宫也无暇顾及此事。

但从今天她说自己害死她的孩子的时候她还是看到了破绽，一个即将要做母亲的女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一点思恋都没？

更何况那个孩子还是她的第一个孩子，而她眼神中有的只是装可怜，没有半点难受。

从而她更加的肯定此事不简单。

司马剑澜愤怒，但是却半点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他希望张梦莲能原谅自己。

“那个孩子真的是我的么？”他愚蠢的问道。

张梦莲一笑置之，她不需要回答这么无聊的话题，既然已经做了那就不要在去追究了，因为那孩子已经没了，不是么？那问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人非人，物非物7

张梦莲一笑置之，她不需要回答这么无聊的话题，既然已经做了那就不要在去追究了，因为那孩子已经没了，不是么？那问那些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我却看到了你和岳——”司马剑澜本想再说点什么，只见张梦莲把头一偏，一脸的淡漠，他没有再说下去。

爱真的让人卑微，恨也让人迷失的自我。他司马剑澜最大的失败就是爱恨不分，以致于到现在得不偿失。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心底是容不下其他人的，难道皇上到现在都不明白什么是爱么？”张梦莲嘲笑。

转头看着司马剑澜尴尬的脸，笑着道：“我为皇上舞一曲。”

说完张梦莲迅速的就地转了一圈，把长长的水袖一甩，抛出去，划了个优美的弧。

这是林仙儿教自己的舞蹈，不知道他可看的出？

司马剑澜愣愣地看着这个有些熟悉的舞姿，眼前出现不是林仙儿，而是那夜与张梦莲缠绵。

他还记得那是他最后一次留在锦阳宫，只是物是人非，眼前这个张梦莲和当日的那个早就不是一样了。

他想挽回，可是却力不从心。

“皇上——”小太监见司马剑澜愣愣的发呆轻声叫道。

司马剑澜这才回过神，可是张梦莲早已不知去向。他甚至怀疑张梦莲到底有没有来过，刚才是不是梦境。

“皇上，宜王和七王爷率着大军直闯京城，恐怕——”小太监拿着奏折递给司马剑澜，没有再说话。

宜王？为什么他没有听说？司马剑澜疑惑的看了看小太监。

“你是如何知道消息的？你看了奏章？”司马剑澜结果奏章问道，眼中闪着精锐的光芒。

“皇上，皇上——”又有个太监慌张的跑进来，一头的汗水。

司马剑澜心底一紧，慌忙问道：“难不成宜王他们这么快就攻进来了？”

“不，不是的，是伍逸桀，伍乐师饿死天牢。”小太监惶恐的擦着额头的汗水。

人非人，物非物8

“不，不是的，是伍逸桀，伍乐师饿死天牢。”小太监惶恐的擦着额头的汗水。

要知道这个伍逸桀没有犯什么大罪，被皇后下旨关押，现在他死了那该如何是好。

司马剑澜猛的转身，怒眼看着那小太监，大声道：“怎么会饿死？难道你们没有送饭么？”

那小太监一哆嗦，人已经跪在了地上，身子也匍匐着，用他那抖颤的声音道：“是娘娘不让送饭的，娘娘说——”

“娘娘，娘娘，就知道娘娘，难到我一个皇帝还没有娘娘大么！”司马剑澜一听到小太监拿张梦芯来当挡箭牌就更加的愤怒。

“奴才该死！”

“滚，都给我滚！”司马剑澜现在心底一团乱。

为什么老天这般的折磨他，让他爱上了一个又爱另一个，难道他真的不可救药么？他的痴情，他的专一都哪去了？

闷闷的喝着酒，可惜借酒消愁愁更愁，他心底的苦和谁去说?

爱为何这般的折磨人？还是自己在折磨自己?

闭上眼睛，他仿佛再次回到了当日与张梦莲成亲的日子。他为何要做个伪君子？为何要去故意算计？如果开始就和司马宜君一样拿得起放得下也不会像现在一般。

而司马宜君和司马翊却为此借出征假死，然后在杀自己个回马枪。这都是他一人一手造成的。

这也许是上天给他的惩罚吧，但是老天难道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么？让他好好的弥补自己的过失！

他皇朝那么多兵力现在都在司马宜君和司马翊手中，看来他这个皇帝是到头了，但是若是能让他带上梦莲他愿意。

可是今天她的态度，他明显在她心灰意冷。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可是就算再悔恨也无济于事。

只是他不明白曾经那个天真纯洁的人怎么会变的这般的快，他无法忍受现在的张梦芯。

他还记得曾经自己受伤是她为自己包扎了，还把那个药瓶遗落在自己身边，要不是那药瓶的底部有个芯字他还不知道她是张梦芯。

人非人，物非物9

他还记得曾经自己受伤是她为自己包扎了，还把那个药瓶遗落在自己身边，要不是那药瓶的底部有个芯字他还不知道她是张梦芯。

司马剑澜把那玉瓶从身上拿出来，自嘲的笑了，就是因为他曾经被她救了，所以他才会对她心生爱慕。

一次巧合碰到了她，于是才有自己下旨让她入宫。没想到她却答应了，而且还说要与姐姐一起出嫁。所以才有了梦莲进宫的事。

难道不是梦莲故意调嫁，而是老天与他开的一个玩笑？让他爱上她们姐妹俩?

不，现在说爱上她们俩有些不符合实际了，因为他现在爱张梦莲更多些。

他把目光转到玉瓶上，突然他发现那个“芯”字旁边有朵淡淡的莲花图样，他浑身血液顿时倒流，仿佛被电击了一般。

莲花？怎么会有莲花，为什么他以前没有看到？难道这个瓶子是张梦莲的？

不，他一定要找她问个清楚，为什么这个瓶子的底部会有莲花和“芯”字。

想到此，他立马站起身快步的走出御书房。

————时间分割线

张梦莲看着沉浸在回忆中的司马剑澜心底笑了，看来这个司马剑澜还真是一个段正淳（天龙八部里段玉他爹），见一个爱一个，而且各个都是真心啊，那她也不用在此为林仙儿抱不平，为自己抱不平了，这能愿她们遇人不淑，选错人了。

当下看着他那般陶醉，轻轻的退出了御书房。

心中思绪万千，这段情真是段的是时候，岳一药还在等着自己呢，不知道小玉怎么处理的，她得快点回紫淤宫。

当下也加快了脚步，只是当她到紫淤宫的时候，却未见到岳一药。

他能去哪呢？还是怕人发现躲了起来？

张梦莲到处寻找，正当她要放弃的时候，一阵清风岳一药一脸严肃的站在她的面前。

“怎么了？张梦莲轻轻的摇着岳一药的胳膊，像是在撒娇。

“如果司马翊回来了，你是和他走还是和我走。”岳一药一脸的凝重。

————————————沫痕分割线————————————

亲们，想梦莲和谁走啊？说说和谁走的理由哦！

我只爱你

“如果司马翊回来了，你是和他走还是和我走。”岳一药一脸的凝重。

张梦莲惊讶的张着嘴，一脸的迷茫。

“如果我欺骗了你，你会原谅我么？”岳一药紧张的看着张梦莲，他知道她对一个骗过她的人是不会给与原谅。

但是他之所以没有告诉她司马翊没有死，是因为怕她痛苦。

只是这份情隐藏的太久，他就越是不敢和她说司马翊的事。

时至之今他必须全部都说出来了。

“他没死？”张梦莲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但是看着岳一药那般的认真还是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回想着着一路走来，她身边的男人不少，有爱的，有喜欢的，可是真正有感觉，在一起开心的又有几个？

司马翊固然属于通话中的王子，但是他的爱亦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管他是否还活着，她只有祝福。

还记得曾经的他优柔寡断，做事藕断丝连。总是顾全大局，牺牲自我，这样的人只适合做朋友，做君王，但是做了老公会是什么样？

难道她又要自己痛苦？不，她对他的情感只是喜欢，简单的喜欢，因为童话般的相遇，因为第一次有人对自己那般的温柔，还因为他是那般的出色，无可挑剔，她才被他迷住了双眼。

只是一个小小的困难就把两人的感情摧毁。而岳一药不一样，和他在一起她是快乐的，他总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和满足。

两人在一起总是什么都不怕，哪怕天下一秒塌下来，他们还是能笑对生活，这才是她想要的，只有岳一药才能给得起自己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甜蜜生活。

那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份情感？

“他死没死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的是你——”她一笑，万物都失了光彩，水灵灵的桃花眼里写满了信任：“就算你骗我，我也心甘情愿，只要你不出去偷女人——”

话说的露骨，连岳一药也吃瘪。

置死地而后生

话说的露骨，连岳一药也吃瘪。

眼前的张梦莲就是岳一药平时的翻版，一脸的调侃，带着五分玩世不恭，那样子让人真是欲罢不能。

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这话一点也不假，看着张梦莲那般的调皮，岳一药一把抱住她，心中万分的幸福。能得此妻夫复何求?

“啊——”张梦莲拱起身子轻轻的呻吟了一声，额头上大颗的汗水随之而落下。

岳一药紧张的看着她：“你怎么了，莲儿，你没事吧？”那纠结起的眉头，和满脸的心疼，让张梦莲倍感温馨。

她轻轻的一扯嘴角，一抹笑淡淡的绽放在嘴角：“我没事，只是我不小心把那药丸咬破，我没想到在最浪漫的时候，我是如此的破坏气氛。”张梦莲忍着剧疼轻描淡写的道。

岳一药连忙从身上拿出一个药瓶：“快，快把这个吃了。”

张梦莲轻轻的摇摇头：“不，这些都不重要了，你不是说我必须得假死么？不然我以什么样的身份离开呢？司马剑澜好像对我还恋恋不忘，你放心么？你不怕我还会对他藕断丝连么。”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张梦莲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半丝的调侃。

“莲儿，我的意思是你被他们囚禁了才吃此药的，可是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么？那我绝对不让你受此痛苦的。”说着岳一药赶紧倒出一粒药，就要往张梦莲嘴里塞。

“不——”张梦莲抬起手来，轻笑着道：“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想尝尝死是什么味道，再说了人死了就不能活了，而我正好可以享受一番死后重生的滋味，不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么？我相信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更加的一帆风顺，难道你不想我以后开心快乐幸福么？”

“你这些都是什么歪道理，快把药吃了。”岳一药急了，她再多耽搁一会，就算吃了药，也对她的疼痛毫无减少。

两行清泪缓缓滑出，打湿了他英俊的脸。

——————————沫痕分割线——————————

说明一下啊，梦莲爱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司马剑澜，二是岳一药。

亲们看书别只看对话，描写也很重要，不然就断章取义了，嘿嘿

杀入皇宫1

两行清泪缓缓滑出，打湿了他英俊的脸。

张梦莲轻轻抬手，一抹心疼的笑容挂在脸上："你哭了，别哭，我又不是真的要死了，再说这药不是你配的么，我都不怕，你怕什么？"说着伸手把他的泪擦掉。

他的泪凉凉的打湿了她指尖，她又用手轻轻抚平他纠结在一起的眉。

心底万分难受，如果可以重来，她宁愿把自己的心封尘，等待着他的出现，可是这世间哪有什么如果?

那颗心虽然千苍百孔，但是只要它还会跳动，它永远都只属于一个人——岳一药。

在爱情里跳来跳去，她早已累的不行，更何况她从来都不喜欢玩爱情游戏，因为她自己知道输不起。

要爱那就全心全意，要不爱那就退避三舍。

于司马翊，那只是最初的喜欢，淡淡的，如行云，如流水。于他的退让，她早已心凉。那种爱固然伟大，固然让人渴望，但是总归太过虚无。

在他的爱里总觉的活在童话里，而不是生活。

于司马剑澜，那是刻骨铭心的爱，如烙在心底最深处的印记，但是太过于沉重，太过于痛苦。那种爱固然让人沉迷，固然让人放不下，但是总归太沉重。

在他的爱理总是迷失自我，等到觉悟的时候，自己已经一败涂地。

于岳一药，那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邂逅，美妙的，如天边的彩虹，如耀眼的星星。他的坚持守候，他的默默付出，他的一举一动，

都牵引着自己的心神，哪怕他轻轻的挽住她的腰肢，坏坏的一笑，都能让她倍感温馨。

他总是能改她最安稳的，总是为她考虑的周到，总是能轻而易举的俘获她的心。更能让她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向往着与他过着与世隔绝，两人开心的生活。

人的一生不可能只爱一个人，就算曾经多么的刻骨铭心,多么的值得人回忆，她相信时间总会像流沙一般逐渐流逝，直到无法挽回。

杀入皇宫2

人的一生不可能只爱一个人，就算曾经多么的刻骨铭心,多么的值得人回忆，她相信时间总会像流沙一般逐渐流逝，直到无法挽回。

爱也是一样——

岳一药轻轻的一笑，如春天的阳光明媚的绽开在他那蛊惑人心的容颜上：“我不是怕，我是心疼——”

简单的一句话，划过心头，张梦莲笑了，眼光折在她的脸上是那般的幸福，手轻轻的滑落，眼睛也慢慢的闭上。

所有的痛苦都在他那再平常不过的话中瓦解——

司马剑澜赶到的时候，张梦莲是倒在雪地上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是那般的安静的躺着，嘴角噙着一丝微笑。

仿佛在做一个很美妙的梦一般。

司马剑澜慢慢的走向张梦莲，血液顿时逆流。

她怎么了？怎么倒在雪地里？难道——

不，他好不容易才看清楚自己的心，她怎么能这般的无情抛下自己？难道她不想自己为之前的错误而赎罪？还是她不给自己机会，让自己弥补？

老天，这到底是为什么？

错爱一次，难道就是一生？

他伸出手，抖颤的探视她的鼻息。没有了呼吸，心中一紧，万分难受。

跪在她尸体旁边，仰起头，闭着眼。

那曾经的报复，那曾经的算计，像是千万只蚂蚁在咬着自己的心，要把自己吞噬了一般。

曾经的脉脉含情，其实没有几分是假，只是他一直都拉不下自己心中的郁结。像是被仇恨与戏弄迷失的双眼。

像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爱到底有几分一样，他总是那般的傻，傻的连连伤害自己最爱的人。

纵使她曾经做过什么，现在的她都是独一无二的。

后宫中有她，自己幸福，后宫中有她，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平淡的情感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是他却没有好好珍惜。

杀入皇宫3

后宫中有她，自己幸福，后宫中有她，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平淡的情感对于一个帝王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是他却没有好好珍惜。

“皇上，皇上——”老远的就听到小太监的叫声，司马剑澜此时哪还有心情去理会。

“不好了不好了，皇上，皇后和太后起了争执，动手打了起来，皇上快些回宫吧。”小太监见司马剑澜跪在张梦莲的面前，心底一丝不详的感觉。

这下后宫真的是热闹了，一边舞妃的脚被砍，一边张后又死，现在又是慈宁宫那边出了这等事。

司马剑澜轻轻的抬头，“叫人来先把皇后的尸体抬回去。”说完他不舍的看了张梦莲一眼，然后一步三回头。

仿佛自己走了后，下一秒就会失去她。

————时光分割线————————

张梦芯离开御书房后，直奔锦阳宫，可是刚到没多久，慈宁宫那边就有人传话，庄仪太后要她过去。

现在庄仪太后叫她？定是为了陈舞的事，张梦芯冷笑，反正这后宫已经不是她得了，一不做二不休，那就连老家伙的命也拿了，看看他司马剑澜到底能拿自己怎么样！

她吃准了他的痴情。吃准了他对自己舍不得。所以她才敢为所欲为。

“跪下——”庄仪太后严厉的看着那一脸纯真的容颜，就算再怎么仔细也察觉不出她到底那里有怀心思。

可是就是她，才使着后宫形同人间地狱，各个见她是闻风丧胆，更别说喜欢了。

砍掉了陈舞的双脚，把张小平破肚，这样的惨无人道的事，有几人能做的出？

“本宫为什么要跪？这后宫都将是本宫的，难道还有人比本宫的权利大的？”张梦芯嘲笑着，眼底的阴狠透过睫毛，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

她为什么要为司马剑澜放弃司马宜君？既然他死了，那她就找他报仇，当初不是他，司马宜君怎么会死？

这一切不都是他的错么？纵然司马宜君有多不爱自己，那自己也不能让他死在自己前面。

杀入皇宫4

这一切不都是他的错么？纵然司马宜君有多不爱自己，那自己也不能让他死在自己前面。

得不到也许永远都是最好的，用在张梦芯身上最不为过了。

只是她仿佛没有明白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只是一味的怨恨别人。

“你——”庄仪太后气的说不上话，这个张梦芯如此的胆大妄为，居然敢公然挑衅她的威严，这还有规矩么？

“来人啊，把她给我拖下去！”庄仪太后怒道，现在她才不管这个张梦芯是不是皇帝心爱的女人，只要和她叫板的就不能让她好过。

“哈，你以为我连你这个老不死的都斗不过么？你也太小看我了。”张梦芯说完就举起以免金牌。

“只是皇上的金牌，这后宫现在全都听我的调遣，包括太后你！”张梦芯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一脸的骄傲。

“你，你敢——”庄仪太后震惊，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如此的爱次女子，但是心底又不服气，她堂堂的太后，怎么能输给皇后?

怎么说她都比她年长，都属于她的长辈，就算她有金牌她又能把自己怎么样?

“众人听令，把太后给我带进来。”说着张梦芯就先行一步，进了内屋。

宫人们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如何是好。庄仪太后气氛，当下一甩衣袖也不理会张梦芯直径往屋内走。

她倒要看看这个女人能玩什么花样！

“哈哈，原来太后也敢进来啊？”张梦芯大笑道，那意思仿佛是说我以为你不敢来呢，没想到如此偶胆量。

不是夸奖，而是讽刺。

“哼，你以为哀家还怕了你不成！”庄仪太后一甩袖一扭头，一幅你也只不过如此的模样。

“啧啧——你是不怕我，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告诉我所做过的所有事，这样你死了也好对先皇交代！”张梦芯玩味的看着庄仪太后，一脸的骄傲。

“你，你说什么？”庄仪太后惊讶，这个张梦芯居然想杀了自己，看来自己小估了她。

杀入皇宫5

“你，你说什么？”庄仪太后惊讶，这个张梦芯居然想杀了自己，看来自己小估了她。

“怎么，太后害怕了？”张梦芯俯下头故作惊讶状，然后一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嚣张，嚣张，可恶，可恶！

“哼，你以为哀家会怕你？少说废话，既然有话要说，那便说，不然哀家可没有时间和你废话。”庄仪太后有种感觉，张梦芯一定会说出天大的秘密，因为她那皎洁的眼眸，和那诡异的笑容。

“好，本宫就让太后您老人家满足下什么叫做狠！”张梦芯边说，边转悠着看着庄仪太后。

庄仪太后的老脸一丝阴郁，这女人又要什么心计？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对待我姐姐的么？”张梦莲妖娆的一笑，就连那个平时看着纯洁的脸也有些扭曲。

是的，她论漂亮比不过张梦莲，因为她更加的妖娆耀眼。

但是她却长着一脸的纯洁，任何人都愿意相信她不是张梦莲，所以她也知道自己在司马剑澜那胜在什么地方。

她比张梦莲圆滑，比张梦莲更用于心计。

但是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嫉妒张梦莲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爱情！

曾经小的时候她就嫉妒她，只是为了和她拉近距离，她才故意委曲求全。

长大后，因为爹爹比较疼爱自己，而她又是出于可怜的心里才与她形影不离。但是娘亲的话，她怎么会忘记？

长大后她更加的确立了张梦莲就是她的敌人，但是她却发现自己总是在无意间输给她。包括容貌，包括性格。

她生的和姨娘一样，让人看一眼就欲罢不能。她的心计又与姨娘一样，只会可怜弱者，可怜一切。所以她注定和姨娘一样是个失败者！

“你曾经为了皇上而鞭打姐姐，可是皇上却为了姐姐与您差点反目，难道你不恨她？”张梦芯笑，她想小的和张梦莲一般的妖娆，让人

忘不了，

————————————沫痕分割线————————————

亲们莫着急，小痕会补上的，就算不睡觉也补够十章！

小痕谢谢亲们的鼎力支持，谢谢你们，木啊！

杀入皇宫6

“你曾经为了皇上而鞭打姐姐，可是皇上却为了姐姐与您差点反目，难道你不恨她？”张梦芯笑，她想小的和张梦莲一般的妖娆，让人忘不了。

可是她自己学都学不来，她讨厌自己的这份纯真样，讨厌自己拉不住男人的心。

“只是这些你不用烦心，因为我帮你把她打入了冷宫，所以你要感谢我除去了你的眼中钉肉中刺！”张梦芯说的理所当然，仿佛这一切都是必然发生的，又仿佛她做的好似在替天行道一般。

“你，你连你姐姐都不放过，还配当皇后么？你，你丧心病狂！”庄仪太后气急，言语有些抖颤，心中暗自感慨她的邪恶，但是自己的儿子好像还在为她的外表所迷惑。

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当初自己反对她当皇后的时候就应该坚持立场，不然现在也不会这般了。

她后悔，但是又有什么用，仿佛张梦芯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像是理所当然，而自己的儿子呢？他人呢？

他怎么消失了不来？自己这个母亲在这被人逼迫他人却不见了！

心有些凉，自己维护医生的儿子啊，就被眼前这个表里不一的女人所蒙骗。

“姐姐？”张梦芯大笑“哈哈，姐姐又怎么样？本宫曾经为了自己的爱，连张家上下几百人的命都不顾，和张梦莲调换了亲事，难道我还会顾及一个与我只是同父的姐姐？你把本宫想的太伟大了，哦，不，你应该把本宫想的伟大，因为本宫为了爱，什么都可以牺牲，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

“疯子，你是疯子！”庄仪太后手指着张梦芯，气的手也在哆嗦。

原来他们一直都以为是张梦莲看中了皇后的位置，而故意调换。连她着个阅人无数的太后都以为是张梦莲的计谋。可是没想到却是另有洞天。

可怜的皇儿，喜欢的人居然是如此狠毒，攻于心计的人。

她连自己的家人生死都不顾，她还有什么人性可言？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杀入皇宫7

她连自己的家人生死都不顾，她还有什么人性可言？真是个可怕的女人！

“哈哈，你可以说我是疯子，也可以说我是魔鬼，总之一句话我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不在重要。因为你是即将死之人！哈哈——”地动山摇般的笑声，仿佛不是从她嘴边发出，而是从天边的山坳里发出一样。

“哀家就不信凭你也能要了哀家的命！”庄仪太后怒道。这个张梦芯难道真的疯了？

“不我是要不了你的命，但是我可以先和你讲讲我是如何要了伍衣，你的侄女的命！”张梦芯娇笑着，脸上盛开的花朵此时比罂粟还毒。

“你——你是说伍衣是你陷害的——”庄仪太后仿佛不能接受现实一般，举起手抖颤着，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岁。

“你可知道锦儿，那个卑贱的小宫女，居然妄想当上上皇妃，可是她却是我除掉张梦莲的一颗棋子。哦，不，不止是她，连伍衣，林仙儿，徐清零她们统统都是！”

“这个世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张梦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爱，因为司马剑澜他为了他的爱而夺去我的爱，让我沉沦痛苦中，所以在我报复的同时，我不会放过他，别怪我，要怪这一切只能怪他，谁让他拿自己手上的权威来威胁人？逼人就范？”

张梦芯补给庄仪太后半点说话的机会，继续道：“当一个人愿意为了她的啊而愿意放弃一切的时候，那谁都别惹这个人，因为她眼中不止是爱，还有恨！”

“我曾经几次进宫，虽然次次皇上都对我不薄，可是在我心中他却成了拆散我和司马宜君之间的爱情的一个恶人，所以就算他再努力的做好人，我都不会感激他。”

“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私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司马宜君和司马翊去边疆战场为他守护国家，可是他知道不知道，他这般做，我的心里会有多难受？他有没有靠女我对司马宜君的情？”

杀入皇宫8

他有没有靠女我对司马宜君的情？”

“所以我要报复。！”

说道这里张梦芯眼光悠远而深沉：“我要报复的不止是他，还有张梦莲，那个口是心非的人！”

“说着自己今生非司马宜君不嫁，却又爱上了司马剑澜，她是个不值得人信任的人，因为她不仅背叛了爱情，还背叛了我！”

“她可知道自己在享受爱情的时候，享受万人瞩目的时候，她的妹妹却在守着非人的生活？”

“她不仅连一次关心没有，还是那般的冷漠，我张梦芯怎么有那般的姐姐？我宁愿不要，也不许她背叛对我的诺言！”

“她曾经说过要与我患难与共，可是她却在宫中日日受人礼拜，而我在王府却过着连奴婢都不如的生活，难道我不该恨她么？

至于张小平，她的死也是因为她背叛了我，她本是个不起眼的奴婢，却爬到主子的头上，与主子争夺男主人，她该死。那孩子更不能出生！

就算是司马宜君从子没了子嗣，也不能让那般卑微的人为他生个一二半女，因为只有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她不该背叛我，既然背叛了，我只能让她死无葬身之地！

而司马剑澜更可恶，他说他最爱我，为了我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我却总能听见他叫张梦莲那个贱人的名字。

而最后干脆躲着我，回来的很晚，甚至不回来。

还和陈舞那个贱人好上，我真不知道男人的话到底可不可信，但是他也别得意的太早，我就要当着他的面把陈舞的双脚砍了。

他不是说她的舞跳的最好看么？那我就让她跳不成，我看她还好看！

而至于你这个母亲，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救得回！”

张梦芯说完就阴笑着往庄仪太后走去，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经过光线的焦距，在匕首间呈现出一丝夺目的光点。

“你个疯子，你疯了！”庄仪太后听的惊心动魄，她哀叹皇室到底做了什么孽，居然引狼入室。

杀入皇宫9

“你个疯子，你疯了！”庄仪太后听的惊心动魄，她哀叹皇室到底做了什么孽，居然引狼入室。

“哀家一定要揭发你，让皇上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庄仪太后在面对此时的张梦芯的时候，却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多了一丝怯懦。

狠的人，怕不怕死的人。

纵然她庄仪太后再怎么铁石心肠，也没有眼前的张梦芯恐怖。

她仿佛不是人了一般，她像只眼里只带着仇恨的野兽。

难道她现在告诉自己这些只是因为她不准备让自己活着出去？不，这是慈宁宫，她一定不能输在一个恶毒的女人手里。

她的皇儿还等着她来拉出火坑呢，不然她张梦芯定会亲手杀了他。

“你不用怕，我不会亲手杀了你，只是你会死的比我亲手杀了你还要惨上百倍，因为你会七窍流血而死——”

“砰——”

张梦芯的话刚说完，房间的门砰的一声毫无预兆的被人踹开。

是司马剑澜，他满脸的怒气，仿佛阴郁的天空。

庄仪太后和张梦芯都被他的突入起来惊住，只是庄仪太后是惊讶中带着高兴，而张梦芯却是惊讶中带着不可信的目光。

黑色的影子随着司马剑澜慢慢的靠近，遮住了张梦芯的整个身躯。

不，他怎么会在门外？那些宫人呢？

她不是做了完全的准备？为什么他突然到来？

不，不，不，定是自己眼花了，她使劲揉揉，可是他依然还在，他满脸的溴气，很是吓人。他一脸的冷漠，和先前的他完全两样！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简单的话，却带着不可磨灭的威严，语气七分凌厉，八分阴冷。

这个才是真正的他吧？张梦芯轻轻的扯动了下嘴角，一抹苦笑绽放。

他会直接一把勒死她么？还是为那些被自己害死的人而报仇，一刀一刀的凌迟？

“你为什么这般做？”司马剑澜痛苦的道，他没有想到自己爱了半生的人，居然是如此与邪恶！

杀入皇宫10

“你为什么这般做？”司马剑澜痛苦的道，他没有想到自己爱了半生的人，居然是如此歹毒与邪恶！

张梦芯只是笑，轻轻的抿着唇。

她还有解释的必要么？她不是说的一清二楚？

“为什么？你说！”司马剑澜又有一步逼近，他一定要她亲口告诉自己。

“因为我讨厌你，讨厌你的专权，讨厌你的霸道，更讨厌曾经姐姐因为你而先给你上药，把我扔在一边最后我因为没有及时的治疗，高

烧了半个月，如果不是你，我不会为了逃婚，掉嫁到宜王府，而是光明正大的和姐姐一起进去。更因为你，司马宜君对我误会很深，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张梦芯轻笑，没有刚才的疯狂，脸上仿佛平静的湖面，连一丝波澜也未出现。

她为何如此的镇定？难道她真的不怕？

“你说曾经张梦芯为了救我把你丢在一边？”司马剑澜有些迷惑，但是心底想到了那次有个小女孩给自己擦药，而那瓶子却也一直在他保留着。

“难道你忘记了？哈哈，你能忘记别人救了，我可忘不了别人遗忘我！”张梦芯一脸的嘲笑，仿佛在说司马剑澜忘恩负义一般。

“难道那次救我的不是你，而是你姐姐？”司马剑澜喃喃的道。

十二年前，那个小女孩，一脸的纯真，一双美丽的眼睛。她是那般的美好，难道就是一直都在他身边的张梦莲？

他本来就因为玉屏底部的莲花怀疑，可惜的是他去到紫淤宫的时候她已经断了气。

本以为是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迷，此时却就这般的轻巧浮出水面。

上天真会作弄人，他司马剑澜真是愚蠢！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那个曾经救过自己的人，还那般的对待她，算计她。

“难道莲儿也是你杀的？”司马剑澜终于忍住痛苦理智的问道。

“哈哈，莲儿？叫的还真亲热！”张梦芯嘲笑。

————————————————沫痕分割线————————————————

亲们晚安！好梦！

杀入皇宫11

“哈哈，莲儿？叫的还真亲热！”张梦芯嘲笑。

“她怎么会死？难道皇上看到她了？就算她真的死了，也和我无关，因为她一直不都是与皇上您在一起么？”此时的张梦芯没有半点怕

司马剑澜的意思，她的生与死，已经不在重要，因为她要得到的，她要毁掉的，都沉沦了。

死这个字对于她来说不在重要，重要的是有谁还会为她哭，为她伤心！

“难道在你心中没有人值得你掉眼泪么？你这般的算计你姐姐，难道你就不觉得心底有丝愧疚么？”司马剑澜气愤的问道。

其实他没有必要问太多的，因为他只需下令杀了她。

可是一切都已经结束，杀了她又有何用？

“张梦莲不是我杀的，但是伍逸桀是我故意饿死的！”她只需再动动嘴皮子，那个庄仪太后就会因接受不了现实和她早已在她体中种下的毒气相抵，就会一命呜呼！

“你个毒妇——”庄仪太后听说伍逸桀死后果然大怒，抬起的手，被胸中的一股鲜血震得一滞，神情痛苦不已。

司马剑澜见状连忙上前去扶住庄仪太后，满脸的关怀：“母后，——”

待要发作怒气的时候，早已不见张梦芯的踪影！

“啊——”

司马剑澜大叫，以发泄心中的痛楚。

他一代天子，居然被个女子玩弄于鼓掌。

这是谁的错？都是自己的错。

“皇儿，还记得母后曾经教导你不要莽撞行事么？”庄仪太后看着司马剑澜这般，心底万分难受。

说到底现在的皇上变成今日这样，她在个做母亲的多少有些责任。是她没有及时体提醒他，才会到了今天的局面。

但是现在说着一切仿佛都是水中花，显得那般的不真实。

苍白的脸，嘴角一丝血迹，把那个平时庄严无比的庄仪太后显得如此的苍老。

一代天子，他的后宫就如此沉沦了。

他的江山仿佛也要在这个夜晚一夜易主，只是他不能告诉自己母亲。就让她安详的去吧——

杀入皇宫12

他的江山仿佛也要在这个夜晚一夜易主，只是他不能告诉自己母亲。就让她安详的去吧——

“其实，其实你的皇位是母后抢来的，你知道么？你的父皇其实没有打算把皇位传给你——”庄仪太后憋着一口气，她要把这些事都要告诉他，因为她要他好好的珍惜眼前得来不易的东西。

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放弃了她苦心经营的布局。

是，她是为了儿子什么都可以，但是这却是她心中多年的心病。

现在她就要去见先皇了，她不可以把这件事带到地下去，因为那样她更加的没有脸面。

“母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司马剑澜一脸的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母后到底隐瞒了什么，她的话又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父皇没有把皇位传给自己，那自己又为什么当上了皇帝？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母后希望皇儿不要恨母后，母后慢慢的和你说。”庄仪太后眼神迷离，仿佛回到了过去。

“那个时候我刚进宫，那段时间是多么的美好，对先皇是一见钟情，可是他却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就是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美女的岳妃。可是她呢却对先皇没有半丝的爱，直到后来她离开了皇宫，先帝为了她整日整夜不吃不喝，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

我心底很难受，也知道我是无法挽回他的心，可是我却没有半点办法，如果可以，我宁愿岳妃也留在宫中，这样我就能天天看到他微笑了。

可是又有谁能拦得住她呢？她是那般的固执。又会武功，如果谁把她逼迫极了她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出来，甚至杀了先皇都敢。

我曾经求过她让她留下，可是她却笑着反问我，如果一个人真的爱另一个人，她愿意别人和自己分享自己爱人么?

那一刻我明白，她说的很对，一个人怎么容忍另一个人去分享自己喜欢的人呢?

杀入皇宫13

那一刻我明白，她说的很对，一个人怎么容忍另一个人去分享自己喜欢的人呢?

她的爱于别人而言是伟大的，但是于被爱人而言是自私的，我羡慕她的豁达，羡慕她可以做到放弃一切，只为自己想要的而选择离开。

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是不是失败的，是不是悲哀的，但是只要我能为皇儿你帮到忙，让你不再伤心难受，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该庆幸了。

你知道么？母后手中有一道圣旨，是你父皇立岳妃的儿子而立的诏书。

母瞒了天下人违背了你父皇的遗愿，但是母后不后悔，因为只要是对我的儿子好，我做什么都不后悔。”

庄仪太后说道这里，把手抬起，指向一处柱子：“皇儿那道圣旨就在那个主子里，这回你该知道母后为什么从来不许别人进此屋了吧。”庄仪太后笑了，那种淡淡的释然在嘴边绽放。

手轻轻的垂下去，仿佛过了几世纪才把整件事说清楚一般。她没有带走遗憾，但是却留给了别人伤心。

司马剑澜心中的难受比被千只蚂蚁啃咬还要难过，这就是他的人生么？一个处处都被人安排，被人算计的人生?

得不到真爱，却又被母爱狠狠的包裹起来?

这是一个帝王该有的人生？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人生?

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是被人遗弃的，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不，他不该迷失自我，他不该算计别人。

莲儿，他的莲儿被他狠狠的甩开后，他才知道原来一直错的都是自己。

为什么老天总是在戏弄他？既然让他与莲儿相遇，那为什么还给他安排一次错误的饿邂逅，让他以为张梦芯是他深爱的莲儿？

如果没有那次百花丛中，见张梦芯搂着受伤的兔子，那他会是如此错爱么？

他恨自己没有查清楚就去错怪一个人，现在聊天惩罚他了，让他国破，让最爱他的人远离他，让他爱的人为他而死。

这就是他的一生？他不服——

杀入皇宫14

这就是他的一生？他不服——

仿佛这个冬天的这一夜就是多事之夜，而那个足够让司马剑澜一辈子都无法振作的消息马上就传来。

随着宫人慌乱的脚步，司马剑澜轻轻的抬起头，眼光没有了以往的锐利多了几丝沧桑和无奈。

该来的总归会来的，不该是自己的总归要还。即使岳家人不来取，那又怎么样？

逼急了司马宜君和司马翊，他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当初他不该那般的极端，也不该为了自己的想要的人不择手段，可惜一切都晚了，只是有谁会相信他？

他不希望别人原谅他，他只希望被人相信他，只是恐怕连这一点他都做不到了。

一身的武功又如何？他累，倦了，他不想在与人争来争去，心爱的人已经去了，他的心也去了。

一个躯体，放任他吧！

司马剑澜没有灵魂般游走在皇宫，他已经安排好了母后的后事，希望司马宜君和司马翊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不要连这一点点的尊严都不给母后。

他突然觉得整个后宫都无法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连平时的宫人也突然间好像少了很多。

“哈哈——哈哈——”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恍惚间他看出了她的身影。

——张梦芯

她手持着一把剑，见人就砍，仿佛一个杀人恶魔。司马剑澜顿时万分难受，看看他都纵容的是什么样的人?

“都去死吧，都统统的下地狱吧！”张梦芯手持着沾满鲜血的剑，仿佛从地狱来的恶魔一般。

哈哈，哈哈——

司马剑澜想嘲笑，嘲笑这个张梦芯真会见风使舵，司马宜君他们还没杀进宫，她就先杀起来。

这就是他一直认为的纯真善良的人? 这也许才是她真实的一面吧，怪不得司马宜君宁愿宠幸一个丫鬟也不给她半点爱，就是以为她太恶毒，太恶毒。

为什么这一切来的这般晚? 为什么这一切仿佛是商量好的，在一夜间爆发?

杀入皇宫15

为什么这一切来的这般晚? 为什么这一切仿佛是商量好的，在一夜间爆发?

他还要做些什么还是任由别人来收拾张梦芯?

眼见着她手上有快沾一条人命，司马剑澜一丢手上的扳指，只听哐当一声张梦芯手中的剑掉落在地。

她惊讶的看着不远处的司马剑澜，掉头就跑，那样子仿佛很怕见到他一般。

司马剑澜只是冷漠的看着张梦芯的背影，冷漠的眼神渐渐的蒙上了一层同情。她必然是算尽心计，必然是坏，但是她又怎么样呢?

到头来还不是落得悲惨下场?

张小平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死在她的手中，就算自己不杀她，也不会有人放过她。

她的下场不会比自己好。

司马宜君和司马翊杀进了皇宫，只是他们惊讶的是太轻而易举了，连司马剑澜的暗夜锦衣卫都没有看到，仿佛是一座空荡荡的皇宫。

接到可靠消息整个后宫都在张梦芯的手中已经死了很多人，司马宜君和司马翊虽然都是为了张梦莲而谋反，但是却来迟了一步。

那现在还争这个有什么意义？他们以为自己的力争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人，可是仿佛一切都成了空。

“报——”一个身形魁梧，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的男子走到司马宜君和司马翊身边。

司马翊一点头，只听那男子道：“末将抓住一个女子，满身是血，不知道是被人伤害的还是怎么回事。”

司马宜君和司马翊心头一喜，以为是张梦莲，两人同时道：“快，快带上来！”

张梦芯被人押了上来，在看到司马宜君的那一刻她微微愣住了。

原来他没有死，原来他还活着。

“怎么是她？——”司马宜君怒道，他对此女的感情从来就等于零。还为了自己的目的换婚，此时又出现在皇宫，真是扫兴，害的他还以为是他的莲儿。

张梦芯一愣，眼神中散发出一丝绝望：“你以为是谁？是张梦莲么？是她么？”

杀入皇宫16

张梦芯一愣，眼神中散发出一丝绝望：“你以为是谁？是张梦莲么？是她么？”

最后一句话叫的撕心裂肺，仿佛要把嗓子都喊破。

“哈哈，哈哈——”张梦芯不要命了般大笑。“可惜你们都来晚了，她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哈哈。哈哈！”

原本对她还有一点同情的司马翊顿时火冒三丈：“说，她是怎么死的？”他一只手掐在她的脖颈处，和平时那个温文尔雅的样子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梦芯挤出一丝微笑：“你也爱她么？哈哈，看来天下的男人都贱，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想得到，越是投怀送抱的越是不要。”

她言语里讽刺，但是却没有半丝掀起司马宜君和司马翊的后悔之心。

“那你以为天下的男人都会像司马剑澜那般的笨，喜欢你这个毒妇么？哼，我司马宜君最大的后悔就是当初没有杀了你，让你有机会害人！”司马宜君气氛，这个女人都是因为她所有的一切才会变成今天的模样。

从一开始都是因为她，到现在的失去之痛。

“报——”

一个小兵慌张的跑到司马宜君和司马翊身边，气喘吁吁的，仿佛出了什么大事了一般。

“禀告将军，西苑失火，火势非常大。”那小兵还未等自己喘口气，就立马道。

张梦芯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那里住着她最恨的人一般。

“你们还是来晚了，张梦莲这回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她的言下之意张梦莲是死在西苑。

“紫淤宫？——”司马翊抛下话第一个冲出去，他等了这么就的人儿，他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和宜王站在一跳线上。

但是他还是来迟了，现在连她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么？

不，不可以这么对他。不可以——

司马宜君见司马翊已经跑了出去，心下也急，当下把仇恨的目光狠狠的向张梦芯射去。

仿佛连恨的话也懒得说，当下也往西苑跑去。

杀你，你不配1

仿佛连恨的话也懒得说，当下也往西苑跑去。

“司马宜君，你给我站住——”张梦芯大叫着，心底的绝望从头到脚，难道自己就这般不入眼么？

她到底什么地方比她差？差在什么地方？——

司马宜君愣了下，但是很快就对张梦芯置之不理，大步向前走去。

“我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如她，你说啊，你说啊！”她撕心裂肺的叫道，她一直都在和她争，可是为什么还是争不过她。

为什么？难道连上天也帮她？

“你什么地方都不如她，不管你做什么都代替不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更何况你尽做些伤天害理之事？难道我司马宜君眼光那般的差，会喜欢一个毒妇么？”司马宜君的话不给张梦芯半点面子。

“哈哈，哈哈——”张梦芯再次的狂笑，是的，在他心中自己永远不如她。可是在自己心中为何又那么偏执的爱上他？

“既然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说完张梦芯使劲挣脱压住她手的人。

一抽身边小兵身上的刀，向司马宜君背后冲去。“就算要你死，我也在所不惜，我不会让别人的到你的爱！”

司马宜君见她死性不改，眼光一变，一掌化开了她的刀。

手一转，一掌拍在她的胸口。

张梦芯只觉得胸口一疼，一股力量，她身形不稳倒在地上。

“别逼我亲手杀了你！”司马宜君冷言道。

是，他是想杀了她，但是现在就算杀了她又如何？他的莲儿就会回来么？

他看在她是莲儿唯一的妹妹的份上不杀她，可是逼急了他一样不会放掉她。

“哈哈，你杀了我啊，我求之不得——”张梦芯嘲笑，心底的痛延伸至心脏。

“我能死在你手上才是我最大的幸福——”她满眼含泪，仿佛视死如归，又仿佛能死在司马宜君手中真的是她最大的希望一般。

“杀你，你不配——”司马宜君丢下话，扬长而去。

杀你，你不配2

“杀你，你不配——”司马宜君丢下话，扬长而去。

时间在张梦芯这里仿佛停止，“杀你，你不配”仿佛这句话在她的脑海里停留，挥之不去。

她不配，连死在他手里都不配，哈哈，她居然连死在他的手中都很难。

原来她这般的不入他眼，她情何以堪？——

“将军，此女该如何处置？”刚才那个脸上有道伤的男子问道。

司马宜君一愣，头也不会的道：“由你处置——”

张梦芯在见到司马宜君愣的那一刻，还心怀希望，却不想又是一句无情的话。

张梦芯不甘心，但是看司马宜君的背影那般的决绝，她只有认命，当下一狠心一咬牙，却不想嘴巴被人用力的捏住：“想死？哼，到了我大刀手中的人又几个不想死，可是只要我大刀不愿她死的就没有人能死！”

那个叫大刀的男子一笑，一脸的横肉，加上那道长长的伤疤，更是让人害怕。

他从身上摸出一个药瓶，奸诈的一笑：“吃了这个，保准你不想死——”说完就把药塞进张梦芯的嘴巴里，然后得意的大笑。

他身边的部下也各个笑的刺耳，张梦芯恨司马宜君怎么能把她交给这样的部下，但是身体仿佛却没有了力气。

就算她现在想自尽都没了力气，眼神中充满了怨恨。

她从来不想自己在害人的时候别人的感受，她从来没想过被人掌控生死是多么可怕，但是这一刻她却知道了。

眼泪划过纯洁的容颜，却是那般的徒然——

很多事情在她眼中慢慢划过，仿佛发生在昨天。

从第一次见到司马宜君，就注定是个错误。

可是她却把这个错误加大化，让自己来到错误身边。

这是她的悲哀，也是所有人的悲哀——

身体越来越热，直到这个时候她仿佛才知道那个大刀给她吃的是什么，眼泪划过脸颊，心中的人却慢慢模糊。

大刀一把抓起张梦芯，扛起就走，那笑声仿佛回荡在整个皇宫。

比翼双飞

张梦莲和岳一药看着火中的司马剑澜，互看一眼。

“救不救他？——”张梦莲轻声问道。

岳一药轻轻眨眼：“你看——”他手指着的地方，贾一怡正往这边奔来。

“贾一怡？”张梦莲迷着眼睛若有所思。她还记得林仙儿在临终前说要自己小心她。

她轻笑，这个女子看来也不一般，不然林仙儿为何千丁玲万嘱咐？

也许那个时候林仙儿以为自己还会回到司马剑澜的身边吧，想到林仙儿张梦莲就想到了林竟。不知道他可好，小玉不是喜欢他么？真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会好好珍惜，我欠别人的太多，我也无法还清，就把这份无法还的情留给贾一怡吧。”张梦莲轻声道。

她知道林仙儿和自己说的那番话必定有她贾一怡陷害自己的证据，既然都是过去的事了，也死了那么多人，那她再追究也无用。

难道让这后宫中再多些鬼魂么？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张梦莲调皮的问道。

“赌什么？”岳一药一脸的笑意。

“就赌他会不会和贾一怡走。”张梦莲看着站在火中却安然不动的司马剑澜，心底划过一丝苦涩。

怎么说那都是她曾经的爱，见到他那般折磨自己，她心底也不和很好受。

“好啊，不过赌注由我来定！”岳一药一刮张梦莲的鼻子，诱惑的道。

“恩！”张梦莲轻轻的点了下头，一脸的幸福。

“他和贾一怡走了，那你就跟着我一辈子嫁给我。”岳一药说道。

“好！”张梦莲点点头。

“他不和贾一怡走，那你就跟着我一辈子嫁给我。”岳一药又道。

“好——”张梦莲话一说完，才觉得不对劲：“那怎么样不都是你走运么！”她轻轻一跺脚，啊的一声尖叫，失足落下树。

哦，上帝，她居然忘记了她还在光秃秃的树上，这下不摔死也半死——

腰间一紧，岳一药那妖娆的脸放大在她的面前：“你这辈子都是我的，纵使掉下树，哈哈——”

原本感人的情话，在后半句却成了调侃。随着张梦莲佯装生气的声音，岳一药轻轻的吻住了她的唇——

续，万事因果1

一个月后。

司马剑澜坐在一颗枯萎的梧桐树上，仰望着天空，看着那朵朵的白云，如染在甚蓝的天空中一样。他的心却又回到了那个夜晚。

那夜火势很大，即使在冬天也没有半点缓和。

他其实真的不想在那般失败的活下去了，可是他却推卸不了压在他身上的责任。

纵使他不再去当那个帝王但是也得负起责任。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贾一怡他本不想在理会，但她的一番话却让他走出火海。

回想着自己二十多年走过来的路有几次是为别人而活?

这一次他不能再因为自己的恩怨放下陈舞和贾一怡不管。

———

陈舞坐在木制轮椅上，看着远房的司马剑澜，心底那如潮水般的思绪一涌而来。

时光分割线————————

“舞妃，后宫现在已经被宜王他们围个水泄不通，我必须带你走。”贾一怡坚持道，陈舞看到她眼神中的坚定。

“我又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了，你何必多此一举。”她面对贾一怡的帮助时不屑一顾。她的心早就凉了，贾一怡只不过也只披着羊皮的狼。

她之所以要与张梦芯拼个你死我活，只为那为她冤死的表姐——林仙儿。

而今她什么都没有了，她输的彻底，她斗不过那个女人。而至于贾一怡也是为虎作伥，她的那些恶行虽然没有被人揭发，但是她却知道的一清二楚。

“但是我欠你的必须要还给你。”贾一怡坚持道，眼底的神色有些波澜。

“你又何止欠我的? 你欠的人太多了，你又如何还得起? ”陈舞不为所动，其实在她被张梦芯砍掉双脚的那一刻她的心就死了。

如果她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何必落到今天的下场?

只是她爱的起却输不起，无法忘记那个曾经让她沉迷的身影——司马剑澜。

“我想这次我们必须一起走，因为还有个人等着我们去救。”贾一怡惭愧的低下头。

续，万事因果2

“我想这次我们必须一起走，因为还有个人等着我们去救。”贾一怡惭愧的低下头。

她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自保么？是的，她不喜欢争，不喜欢与人结怨，可是当别人找到你，逼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她只不过就是比较怕死，所以才会被人利用。

她承认自己不该什么都不怕就怕死，但是她也知道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怕。

但是她的良心告诉自己她的做些什么来弥补这一切。

陈舞随着贾一怡到了紫淤宫，只是她是被贾一怡命人抬来的。看着火势越来越大，而那个曾经那般骄傲的人却成了火中渺小的一个点。

眼泪顺着她白皙脸颊一滑而下。

心酸，真心酸。

这就是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司马剑澜么？那个敢爱敢恨的人么?

贾一怡全部都告诉她了，对于司马剑澜她的心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有爱，有同情。

如果让她再选一次，她依然愿意，只是她愿意不带目的的去爱他，而是真心真意的爱这个人。

只要他快乐，要她做什么都好。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如那冬天的雪已经融化。

如果可以重新开始，那一切的恩怨都让它花作风和着雨消失殆尽吧！

流离失所，国破家亡，如果司马剑澜能忘记过去重新开始，那么他的明天将是他最幸福的事。

曾经的情感他没珍惜，那放弃后又后悔。

如果今天他依然没有珍惜，那他一样后悔，他不能让自己真就那么在后悔中活一辈子。

圣旨他看到了，先皇立的是岳家人，而岳家人又只有岳一药一人。

父皇的爱怎么到了如此的地步？就算岳家是个女儿也要让她当皇帝。

他今生给不了自己最爱的女人最好的，那就给她一些弥补，让她的后人能过上最好的。

所有的爱放在一起，比起来这种爱又有谁做到？

放弃是一种爱，执着也是一种爱。

续，万事因果3

放弃是一种爱，执着也是一种爱。

只是每个人对爱的要求与执着不一样而已，谁又能说谁的爱不是爱呢？

“贾一怡你去把他叫回来吧，那里不适合他，风他大会冻着。”陈舞叫了句站在她身后的贾一怡吩咐道。

“陈舞你真的想清楚了么？”贾一怡犹豫着，这些天她一直都看着陈舞，怕她心里想不开就会自杀。

陈舞把目光投到远处的司马剑澜身上，没有说话。

“我希望你能放下先前与我的个人恩怨好好的活下去，这样也算我积德，我不想我身上的罪孽太重，不想以后孤老的时候悔不当初。”贾一怡又道，两行眼泪从她的眼角流出。

这都一个月了，她不知道为什么陈舞的心结还没有化开，她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她才能原谅自己。

“那你为什么出那么多主义给张梦芯？那你为什么让她砍掉我的双脚？难道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以后的事？还是没有想到张梦芯也会翻船的时候。或者说，一以为你出这主意的时候别人不会知道？”陈舞轻笑，脸上有着众多的不相信。

那日她听到了是贾一怡献计，让张梦芯砍掉她的双脚的。她不仅只知道是贾一怡让张梦芯砍掉自己的双脚，她还知道冠以很多事，都是她帮那个恶毒女人出的主意。

她不敢声张，想寻机问个清楚，如果有条件她希望贾一怡能和自己一起指正张梦芯。

可谁曾想过她还没有找到方法，张梦芯就找上门。

她怎么那般的大意呢？一个爱嫉妒的女人当然不会放过和皇帝有过欢和的人。

“你全都知道？”贾一怡有点惊讶，她以为陈舞这般恨自己只因为心中难受，对任何人都有抵触，可是她却没有想到她却全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如果你跑了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她轻声哀叹，这种悲剧虽然是她出的主意，但是她是真的不想发生。

只是还会有人相信么？

续，万事因果4

只是还会有人相信么？

跑？她能跑到哪去？连身边的小宫女都被张梦芯收买，她能跑到哪去？

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着，就算她能跑出去，她还不是比张梦芯抓回来？

“你现在说这些有何意义？贾一怡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既然出了主意要她砍了我的脚，却又在后面救了我，是真的想还你之前所犯下的错误，还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和皇上说出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快乐一些。”陈舞看着坐在那颗枯萎的梧桐树上的司马剑澜认真的道。

“你真能原谅我么？”贾一怡问道，有些不确认。

“贾一怡你要记住，我不是原谅你，只是给你个机会，让你重新做人。”陈舞轻笑道。

说实话她现在的处境她自己非常的清楚，她没有什么资格和别人谈原谅，因为和她谈原谅的那个人随时可以抛弃她，远离她。

只是她知道那个人现在受着良心的谴责和折磨，才会如此对她。

当那些都消失的时候，也是她陈舞该消失的时候。

贾一怡勉强的笑了一下，轻轻的点下头，“我没有想过你要原谅我，我只想你好好的活下去，你和皇上我都会好好的照顾。”

说完看了看司马剑澜，然后向他走去。

可是心底却万分的难受，贾一怡在心底叫道：陈舞你知道么如果我不那样说，让张梦芯砍掉你的双脚，你连命都没。

你知道么，你其实是我的亲妹妹，可惜小的时候被人偷走，要不是看到你身上的玉佩，我想我贾一怡这辈子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我出主意也是想保护你啊，你能明白我的心么？

————时光分割

“哎呀——”陈舞被张梦芯身边的丫鬟绊了一跤，差点摔倒。

从她身上落下了个玉佩，可是她却没有发现，站稳后扭头就走。

贾一怡上前捡起，看着陈舞若有所思。

续，万事因果5

贾一怡上前捡起，看着陈舞若有所思。

“贾妃，不就一块玉佩么？有什么好看的。”张梦芯的声音懒懒的传来，拉回了她的视线。

“哦，是，是。”她轻轻的收起，装作若无其事。其实他的心底惊起了万道思绪。

回到寝宫她连忙找到自己进宫前给自己的一块玉佩。“怡儿啊，母亲把这块玉给你，你口收好了，你有个妹妹小的时候就被人偷走了，但是她身上也有块一样的玉佩，若是有机会你们姐妹相遇，定带母亲好好照顾她，这么多年来母亲都活在自责中，如果不是母亲大意，你妹妹也不会丢了。”说完母亲哭了，那日的情形历历在目。

如今找到了她，她虽然没有保护好她，但是总比丢了性命的好。

如果不是自己当日那样说，也许她的舞儿就会和张小平一样死无葬身之地。

张梦芯那个人，看着无害，其实心如毒蝎。

只是她做这一切她又该如何和陈舞解释呢？就算解释她信么？

当日自己的一念之差，让她有了机会。若当日自己不是害怕，怎么会到了今日这个地步？

本来自己的那碗酸梅汤就没有红花，自己为什么要害怕？

现在悔不当初，又有何用？还是照顾好陈舞和司马剑澜吧！

理好了自己思绪，贾一怡向司马剑澜走去。

虽然这个冬天总是冷风无处不在，就像那盛满了阴谋的皇宫，但是只要他们能坚持，她相信一定能熬过去。

司马剑澜说他以后要过简单的生活，她也愿意。总比那些日子在皇宫里天天提心吊胆好的多。

多少年来她性情淡薄，把一切都看的很淡，死对与她是一种可怕的事情。没有经理过死里逃生的人，是无法明白那种渴望活着的感受。

只要能活着就有希望，有了希望生活才会美好。

他那一个月来都没有变换过的表情，把他整个人显得格外的不真实。

续，万事因果6

他那一个月来都没有变换过的表情，把他整个人显得格外的不真实。

曾几何时他那威严，他那骄傲，他那自负，都到哪去了？

看着心疼，她心底一丝难受，一定要他振作起来！即使不为了那个皇位，只为了他自己——

“在想什么呢？”贾一怡走到司马剑澜的身边，仰起头看着他。

“你说这世间有没有爱？”司马剑澜依然看着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

其实他心底又想起那曾经与张梦莲在一起的日子，只是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如果不是自己的报复心太重，又怎么会成了今天的杯具?

他为什么从来都不怀疑张梦芯？而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真正爱他的人呢?

一步错，步步错。

只是回头的时候，却无法见到佳人。

“我有种感觉莲儿没有死——”司马剑澜若有所思的道。

贾一怡低下了头，他该告诉她么？那天其实她在去救他的时候是看到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张梦莲，另一个就是岳一药。

可是这两个人却在一起了，如果说出来他会难受么?

岳家的事她多少也知道一些，当初的先帝立诏让岳家人做皇帝，对于司马剑澜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但是现在张梦莲又和他在一起，这样的疼痛有谁能承担的起?

“就算没有死，估计她也会过她的生活，而你身上也有你没有完成的使命。”贾一怡接到。然后目光看向了陈舞那边：“剑澜——”说到这她又停顿了下，见司马剑澜没有异样又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相信不管张——梦莲是生是死，她也不希望见到你这样。再说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要看开点，因为每个人都要放眼未来。”

司马剑澜闭上眼睛：“怡儿你说的对，即使我现在没了莲儿，可是我还有你们，我对不起陈舞，是我没把她保护好，我谢谢你把她也带了出来，以后我会好好的过好今后的生活。”

续，万事因果7

司马剑澜闭上眼睛：“怡儿你说的对，即使我现在没了莲儿，可是我还有你们，我对不起陈舞，是我没把她保护好，我谢谢你把她也带了出来，以后我会好好的过好今后的生活。”

“剑澜，我知道放下一个人很难，但是我相信你。有句话我不知道我当不当讲——”贾一怡是个聪明的女人，说道此也定然知道不能再说

下去。

司马剑澜轻轻一笑道：“怡儿称呼对于现在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在我决定要与你一起离开的那一刻把所有的事都放下了。你要说什么直接说吧。”

贾一怡一愣，她没有想到司马剑澜居然没有发脾气。她也没有想到他居然也能猜到自己的心思，是的，她是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称呼司马剑澜，她思前想后决定还是以他的名字来称呼，而自己也自称我，也许这样他会少响起前程往事，心里也会好受些。

看着现在的司马剑澜，贾一怡若有所思，也许她应该庆幸，因为他经过这些事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既然曾经的爱没有发觉，没有好好哦啊珍惜，那么现在也没有机会了，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珍惜眼前人。”贾一怡说完把目光投向了陈舞。

司马剑澜思绪万千，他没有想到贾一怡居然也能说出这番话来，只是——

哎！他这辈子注定是欠别人一生的，因为爱他的他没有珍惜到，而自己爱的他亦然如此——

曾经的伤痛仿佛都集中在了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曾经有多么的蠢，他扪心自问他真的没有对张梦莲动过心？

有，他向天发誓。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一个人的时候还忍心去伤害她，难道这就是自己处事莽撞？部分青红皂白？

可是他现在得到了处罚——

“剑澜，有句话我想问你！”贾一怡见司马剑澜满脸的愁容，顾着勇气问道。

司马剑澜轻轻的点了点头，依然把目光看向远处，仿佛那个地方真的有着他要等的人一样。

续，万事因果8

司马剑澜轻轻的点了点头，依然把目光看向远处，仿佛那个地方真的有着他要等的人一样。

“你爱张梦莲多些，还是爱张梦芯多些？她们姐妹在你的心中谁的位置比较重？”

好像是听到了铭感的话题，司马剑澜神情一滞，缓缓转过头道：“以前我以为我不爱莲儿，只爱张梦芯，我也以为我可以接近莲儿是为了报复她掉婚，所以我处心积虑的让她爱上我。让后想一脚啊她狠狠的踢开，让她也尝尝被人耍被人骗的滋味。而为了能得到张梦芯我更是不惜手段的把司马宜君和司马翊两人都毫无分说的发配北方边疆，可是直到真的一个个愿望都实现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心也会疼。”

他虽然说的婉转，但是贾一怡还是听明白了。

“那么说你是更爱张梦莲些吧。”她轻笑。

笑容在风中柔和的像水，淡淡的。

“那你林仙儿，徐清零，伍衣，锦儿，陈舞，和我，你有没有喜欢的。”贾一怡淡淡的问，她说的是喜欢而不是爱。

她一向把爱和喜欢分的很清楚，她在进宫的时候就明白这两个道理，她对司马剑澜的情感说不上爱，但是很喜欢。

她知道自己的心中有个位置一直都空着，这就是她多年不争的原因，只是她从来都是埋在心底，没有和任何人说起。

“抱歉，怡儿——”司马剑澜轻声道，然后跳下树，转身向陈舞走去。

他无法回答贾一怡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从前即使他对林仙儿宠爱有加，但是他知道她不是自己爱的，虽然他对徐清零很好，那是因为徐清零总是很笨，笨的人没有太大的额阴谋，所以他喜欢她那里。

而锦儿，那只是一场误会，他只是借用她去气一些人。

伍衣是因为自己的母后，而陈舞，那只是一时间的贪恋，因为她的舞很像张梦莲，只是当时他并没有察觉，所以他才会错误的和陈舞在一起。

续，都不做皇帝1

伍衣是因为自己的母后，而陈舞，那只是一时间的贪恋，因为她的舞很像张梦莲，只是当时他并没有察觉，所以他才会错误的和陈舞在一起。

而她呢？对于她更多的是欣赏。

曾经的他没有考虑过自己不爱一个人，或者宠爱一个人会对别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也许是只有经历了一番沧桑，才学会如何抱我自己的爱，和爱别人吧。

只是经过风吹雨打的树叶定然会变黄，然后直到风轻轻的一吹，飘零一地。

而他的爱就是这般凋谢的，那风雨就是自己——

司马宜君和司马翊两人各拿着手中的一半块玉。那样子十分凝重，仿佛在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皇帝的位置必须得有一人来承担，但是我不会去做。”司马宜君已经表明态度，那架势仿佛谁要他去做皇帝他就和谁拼命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打下来的江山，他居然如此的抵触。在外人看来他们两人是在争吵着谁当帝王，可却不想两人都不愿意。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司马宜君却那般的讨厌，可是他曾想过他当初为何去谋反？既然谋反了，那他为什么没有准备自己接人下一任皇帝？

“你也说了皇帝的位置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那你为什么不来做？当初主意是你出的，你就应该把这个结果好好承担下来，现在在这推

卸责任，那你当初干嘛去了？”司马翊也不退让，他凭什么要当这个皇帝?

就算把他贬为平明他也不要当这个皇帝，没有了心爱的人，他这个皇帝当了也是白当。

“我有足够的理由不当，而你没有。”司马宜君争辩道，这个皇帝对于他来说只是增加他痛苦的，没有半点快乐而言。

当初决定要攻打京城，也只是因为司马剑澜逼的太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早知道当初，那他就不用等这么长的时间，直接抢人，也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尴尬局面。

续，都不做皇帝2

早知道当初，那他就不用等这么长的时间，直接抢人，也不会发生现在这样的尴尬局面。

如今司马剑澜生死不明，正所谓朝中不能一日无君。

他们两人若都不愿意来做这个皇帝，那这天下不是又要乱了么?他可不要做这个千古罪人。

“那这样我们轮流着做着皇帝，你看如何？”司马宜君见司马翊不说话，又道。他就不信他不着自己的道。

一旦他答应了，那他就有办法脱身了。

“轮流？”司马翊疑惑，不明白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也就是我们一对一天来当这个皇帝，你一天我一天，你看如何？”司马宜君继续解释道，那真诚的样子让人看了也看不出什么破绽。

司马翊犹豫了，如果自己不愿意他也不愿意这何时才能想出好的办法?

自己没子嗣，他也没有子嗣，连司马剑澜都没子嗣，难道把这个皇朝让给别人么?

只是他能同意么

Chapter_12

？要是自己同意了他的办法那也不成规矩啊。

你一天当皇帝，我一天当皇帝的，那成何体统?

不如提议三年为期限，没三年来次轮流？并且自己说不定也可以因此理由脱身。

只要他先当皇帝，那么自己就有理由走了，到了三年后那些话不是全作废？试想啊，一个国家，一直换皇帝，那让外番怎么看?

注意拿定他也笑了起来，这是他在攻下皇朝后宫第一次笑。

“那你同意了？”司马宜君也笑了，见司马翊那种表情，他当然知道自己的算盘打响了。

只是两人都是各怀鬼胎，猜不中对方的心思罢了。

不然两人真的要吐血了——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这也叫臭味相同，都想着“算计”对方！

“我同意了，但是我们以三年为期限，你看如何？”司马翊问道。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得你先当。”司马宜君道，故意把难题留给司马翊。看来他还真的中了自己设下的圈套。

续，都不做皇帝3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得你先当。”司马宜君道，故意把难题留给司马翊。看来他还真的中了自己设下的圈套。

“为什么要我先，而不是你先？并且你还比我年长！如果不是你先，那哪有长幼有序的道理呢？”司马翊也不是随便就中圈套的人，立马反驳道。

这倒好，好好的皇帝位置，在别人眼里都是香饽饽的，到了他们兄弟二人这倒成了惹不得的马蜂窝一般。

司马宜君头疼了，这个司马翊，看着平时温文尔雅不和别人争斗，怎么在这件事上却是如此的彪悍?

司马翊也看着司马宜君，心底道：这个司马宜君，看着平时温文尔雅，与世无争，怎么在这件事上却是毫无退让?

一时间两人对对方的看法居然一致。

“那这样吧，我们来抓阄，就让上天来决定吧。”司马宜君无奈，看来真是没办法了，只有这种笨方法，不然他们又将上下争执了。

“那好吧。”司马翊也显得无奈。

准备好了，司马宜君和司马翊都不动手拿。写了三个，两个是空白的一个是有子，可以说先抓的人胜算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可是两人愣是不肯下手。

“你先抓吧。”司马翊催促着着司马宜君，那样子有些不耐烦。

司马宜君白了司马翊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那你为什么不先动手?

然后扭头不说话，也不动手，他怕自己一下手就抓到那个有字的。

司马翊这次可不愿意再让着司马宜君了，要知道以后要做了皇帝可没有自由了。他到处都找过，就是没有找到张梦莲的尸体，就连大火烧过的地方也没有。

所以他不能待在皇宫，他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他这一生都将不安宁。

“为什么是我先抓，而不是你？”司马宜君也不退让，要知道这一抓可是决定谁先的问题，弄不好对方就趁此机会不回来了，到时候他就算是不当这个皇帝也要当！

续，都不做皇帝4

“为什么是我先抓，而不是你？”司马宜君也不退让，要知道这一抓可是决定谁先的问题，弄不好对方就趁此机会不回来了，到时候他就算是不当这个皇帝也要当！

他可不想自己被困在这皇宫，他和司马翊都心知肚明，既然没有找到张梦莲，那就只能出去再找了。

“长幼有序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皇兄？”司马翊轻笑道，顺便叫了句皇兄，那样子好似司马宜君真的就是皇帝一样。

“好，我先来，就像当初我提议我们反攻一样。”司马宜君终于下定决心，其实先抓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一个是带子的。

说不定自己幸运，就抓到个没字的。

手轻轻的伸了出去，司马宜君的表情也很是凝重，像是要他下决心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般。

手停在桌面上，他在心底祈祷一定要抓到没字的，只是祈祷完毕还是不敢把手伸向前去。

表情也很不自然，司马翊看着他伸出去的手迟迟不落也很是着急。

他到底是抓还是不抓？他的心底也惊奇万道波澜，这样下去非把他急死。

如果自己一催，他一急不抓了怎么办？

虽然三选一，但是他可不敢确认自己运气好能抓住一个没有字的。

“先说好了，不管抓到与不抓到，都不许抵赖！！”司马宜君把手缩了回来郑重的道，那严肃的样子深怕司马翊反悔一样。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司马翊豪爽的道。

司马宜君白了司马翊一眼，心底暗骂：让你去当皇帝怎么不这般豪爽？现在豪爽有个屁用？不就一个皇帝么？自己怕什么，说不定等自己当了皇帝张莲儿更方便些了。想到这里，司马宜君以横心，飞快的抓起一个。

握在手中作了个揖，像是在祈祷。

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了这个阉祈祷多少次了，如果再不如愿他宁愿一头碰死！

“既然都抓了，那就打开来看！”司马翊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心底还是捏了一把汗。

续，都不做皇帝5

“既然都抓了，那就打开来看！”司马翊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心底还是捏了一把汗。

司马宜君又白了司马翊一眼，那样子有些烦。

不过想想也是，一个人急的要死，一个人还在那一个劲的催，听着就让人烦，别说此时正站在风口浪尖的司马宜君了。

慢慢展开自己的手中纸条，慢慢的打开——

“不可能，不肯能——”

司马宜君还没有打开自己的，就听到了司马翊喃喃自语，那样子有些深信不疑。

司马宜君被他的样子弄迷惑了，他仔细一看原来自己没有打开，他倒先打开了，而那他手中落下的纸片中有一个写着皇帝的字样。

哈哈，哈哈，他真想放声大笑，看来老天是帮自己的，哈哈，——

但是现在他不能笑，因为自己一放声长笑，他定会反击，自己又多了一重麻烦。

他轻轻叹口气：“哎！——”然后又把自己的手放在司马翊的肩膀上拍拍道：“看来这是祖上的主意，皇上也别太在意了。”司马宜君还不到眨眼的功夫就改变了对他的称呼。

司马翊心底憋了一口气，忍住道：“既然我抓阄抓中了，那就不会推迟，只是在三年后我希望你能回来接任！”

司马翊没有说一定或者必须，因为他知道司马宜君和自己一样，让对方先当皇帝然后自己就可以离开了。

这点伎俩他早就心知肚明了，不，不是心知肚明，而是自己也这般想的。

司马宜君也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一个劲的笑，然后拍着司马翊的肩膀，那样子仿佛在说你好自为之吧，我谢谢你为我接了这个位置。

司马翊只能无奈的摇头，然后收起神思离开了御书房。

哎，看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

如果能用自己的皇帝位置来换张梦莲的安稳，那他也没有白做这个皇帝，他暗叹道。

只是他不觉得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续，前缘不在1

只是他不觉得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司马宜君站在帷幔后，看着穿上黄袍戴上皇冠坐上龙椅的司马翊，轻轻的笑了。

对于这个后宫他从小便不太喜欢，现在能有贤能的人来当这个皇帝对于皇朝百姓而言是件喜事。

对于张小平的死他很抱歉，心底虽然难受，但那是同情。

从掀开张梦芯的盖头那刻起他就注定与张府牵扯不断，从他再见到张梦莲，看到她绝情的说不认识自己起，他就知道那个张梦莲不是从前的那个人儿，但是为了自己减少痛苦，他还是告诫自己她就是张梦莲。

他知道所有人都看不出她与先前的不一样，但是他看的出来，那眼神，那气质，还有那说话的语气。

但是他实在没办法确认她不是自己的那个莲儿，她的神韵是那般的与她相像，并且如果有人代替了自己的莲儿，那为什么张府没人认出？而自己的莲儿又到哪去了呢？

他无法解释这些，因为这些本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既然自己都无从解释，那他怎么能够证明她不是？

说实话，从前的张梦莲虽然善良但是胆小、懦弱、没有主见。而现在张梦莲依然善良，但是她不胆小，有气魄，有主见，什么事都考

虑的很周全。

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喜欢上司马翊，而却把自己晾在一边，难道是因为张梦芯?

不，不会是因为她，因为就算张梦芯嫁给了自己，她也没有必要和司马翊在一起啊，更何况司马剑澜才是她的夫君。

他仔细想想，难道是因为那日嫁进皇宫晚上差司马剑澜杀掉的原因？然后她又在巧缘机和的情况下认识了司马翊？再然后他们就双双爱慕对方?

除了这个解释他可以接受外，合理外，没有任何解释能掩盖这个想法。

————————————————沫痕分割线————————————————

不是沫痕不更新，是因为昨天我这边下雨打雷超级恐怖，居然把电给打停了，纠结（现在我还记得那雷声，轰——叭——现在想着都后怕。）

所以上不了网也就更新不了，沫痕今天补上。抱歉，抱歉啊，希望亲们原谅

续，前缘不在2

除了这个解释他可以接受外，合理外，没有任何解释能掩盖这个想法。

自己误打误着娶了她的妹妹，这样的结局谁都不希望。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张梦芯居然如此不甘心，还天天耍性子，这点他是无法接受的。

本来他就对张梦芯没有多少好感，又对自己娶错了而难受，经她那般的折腾她实在无法忍受。

既然你张梦芯如此刁蛮，那就让自己为你磨磨性子，这是自己当时的想法，没有想到却害了张小平。

当初为了见上张梦莲一次是难上加难，而且司马剑澜是那般的小鸡肚肠，宁愿自己扔了不要也不给别人，还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人，他如此的贪心，如此的不顾别人，他怎么能容忍?

还把自己发配边疆，好听的是给自己将军当，让自己掌权，可是呢，还不是想把自己和司马翊支开的远远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次的召回再一次的发配，这样呼之则来招之则去比那奴才还不如。

自己拼命的保家卫国，可是却次次被怀疑，就算一次的怀疑他能忍受，可是下次呢？再下次呢？再再下次呢?

他不敢想司马剑澜要折腾自己到什么时候，而自己也不一定要次次都听命与他！

所以他就找来司马翊密谋，就算以后不当皇帝，但是也要解救出自己心爱的人啊。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张小平怀孕了，而自己再次被召回去，那个张梦芯还大闹。无奈之下他只好立张小平为王妃，这样张梦芯就无法伤害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了吧。

以为一切都做的妥妥贴贴，谁知道等他功成的时候却是伊人不在时。

那他挣这些抢这些有什么用？难到真的是为了登上那九五至尊的皇位?

不，他要的其实很简单，有着平淡的生活，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这是莲儿的理想，也是他的，因为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续，前缘不在3

这是莲儿的理想，也是他的，因为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在拿下皇宫的时候成了定局，时光是不可能倒退，但是他可以去寻找，寻找心中的那份没有着落的情！

他要寻走天涯海角也要把她找到，现在的她没了牵挂的人，她会去哪呢?

她曾经对司马剑澜是爱，但是司马剑澜那般的对她，她应该能忘记了那个人吧。

如果真的能忘记，那她又会去哪?

天地之大他要找的地方很大，从哪找起？心底的思恋一日日巨增，尽管丢下王府他都在所不惜。

回到府上他命人打扫了所有的地方，虽然看着到处都一尘不染，但是他还是想再打扫一次，不是他故意要为难下人，而是他需要一份新的宁静。

翻阅从前的自己翻阅过的书，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油然而生。多少次他都盼着能与自己心爱的人一起谈天说地，一起遨游每一个地方。

还有那块手帕，这是张梦莲的时候她亲手送给自己的定情信物。上面绣的一朵莲花，粉红色的花瓣，那点点娇嫩的花蕊，仿佛如真的一般。

（回忆）“公子，这是莲儿亲手绣的莲花，我记得娘亲曾经和我说过如果遇到自己心爱的人，把自己的贴身植物送与他，就是定情。如今我把这块自己亲手绣的莲花，也就是说——”她娇羞如雨后清新的花朵，那淡淡的笑容和那清水中的莲花的娇艳是有之过而无知不及。

那个时候就连风中都带着花香，是那般的醉人。

当初只知道眼前花醉人，人更醉人。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像见却是那般的遥望无期，不紧是遥望无期，而且如今还是不知道何时再见。

他还记得那日收下她的手帕后还送了一块玉佩，他那块玉佩也是自己的母妃留给自己的。

他还记得母妃曾经和他说，等将来有了心仪之人，一定要一生一世一双人，要好好待她。

续，前缘不在4

他还记得母妃曾经和他说，等将来有了心仪之人，一定要一生一世一双人，要好好待她。

玉佩是送出去了，可是人呢?

都是水中花镜中月，看的见，摸不着的。

王府中没有睹物思人的物，只有自己的多次的白日梦。

何时那白日梦要是能成真那也无憾了。

离开了多年居住的地方，他真的要舍弃了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回头看着耸立的府邸，那如往日一样的神采的家丁。他知道，就算自己在不在，着些人依然个以往一样。因为自己无法代替别人，没了自己别人依然生活的好好的。

就算有几个朋友或者念主的仆人，那也会很快就把他这个人忘记。

冬天的风带着些暖意，像是夹杂着春天的气息，吹的人心底舒服极了。

要是再能找到自己心爱的人，那将是多么的美好啊！

他没有带一个人，像是一人游山玩水一般。

春夏秋冬，四季伦常，春天的树叶发芽，夏天的百花盛开，秋天的落叶飘，冬天的银装素裹，妹妹看着一个景物都能让他想起那个人儿。

时间对于着急的人而言过的很慢，但是对于那些不赶着时间的人却是很快，他们恨不得时间再慢些，再慢些。

岂不知时间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慢与快，都不是因为你想它快它就快，你想它慢它就慢的。

他从不像人打听，只是给自己一个希望，自己这样一直找下去也好。

总比司马翊好多了，他只能带着遗憾空等着。而自己能这样出来走走透透气，再慢慢寻找比起他来是幸运的多了。

不管将来寻找的结果如何，他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她还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定能把她找出来。

就算过不上双宿双飞的日子，只要能天天看到她那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总是有一种直觉，那直觉告诉他，张梦莲也许和另一个能保护她爱护她的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着。

续，前缘不在5

他总是有一种直觉，那直觉告诉他，张梦莲也许和另一个能保护她爱护她的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着。

两年后。

司马宜君已经寻找了两年了，但是连张梦莲的半点消息也没有。

这天雨下的很大，没办法司马宜君只好躲进了一个寺庙中。哗啦啦的雨声像是自然的音符，让司马宜君的心情也渐渐的好了许多。

闭上眼睛感受着这清凉的风和雨的悦耳，那种多久以来的轻松感顿时横生，这样的生活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所以他早就习惯了苦中作乐。

如果真的找不到，这样找下去也是给自己一种安慰，至少他这样还会认为她还活着。

人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了希望，那将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为了自己能够有点勇气活下去，他只好等待着那遥遥无期的重逢。

生了火堆，就着一地的草，曾经的王爷就这么进入了梦乡。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风，风吹动着几朵白云飘荡在蓝天中，芳草盈盈，繁花似锦空中偶尔飞着几只蝴蝶。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由远到近，司马宜君仔细的观看，总觉得那个人有些眼熟。

一张精致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那娇艳容颜不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人儿？那身随风飘扬的衣服，给她的身上添加了几分虚无的仙气，仿佛随时都可能随风而飘升至天宫做神仙一般。

她笑着像自己走来，歪了下头，轻轻的展开手臂，好像是要抱住自己一般。

司马宜君心底一喜，赶紧的像她抛弃，可是刚想抱住她，她却轻巧的一躲，跳到一边了。还调皮的冲着司马宜君眨眼睛。仿佛如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般的作弄自己。

他心里很高兴，可是却无法表达，这是他盼了多久才实现的梦想啊。

今天终于成真了，并且来的还是那么突然。

仿佛老天要个她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一般，不过这个惊喜他喜欢，很喜欢，只要能找到她，不管老天如何捉弄他他都就喜欢。

续，前缘不在6

今天终于成真了，并且来的还是那么突然。

仿佛老天要个她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一般，不过这个惊喜他喜欢，很喜欢，只要能找到她，不管老天如何捉弄他他都就喜欢。

敢问这天底下还有谁比他更幸福？这样的重逢又有几个人能享受？

对于还在为全国上下的百姓，为了国泰民安而伤脑筋的司马翊比起来他的这些年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

他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坚持那胜利就属于自己，千言万语在心底藏了那么久，却无从说起，仿佛那个能言巧辩的人，每次见到她都会边的口笨舌拙，仿佛不会说话了一般，只会傻笑。

所以现在的司马宜君正看着那个离自己不远的白衣女子而傻笑着。

“莲儿，你知道么我很想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和你说，我也想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我可以靠近些么？”司马宜君轻声道，那磁性的声音带着淡淡的忧伤，像是千年的谷底才发出的沉啸一般，深沉而又有力。

穿着白衣的张梦莲又笑了，笑的娇艳的如一朵花，那娇艳欲滴的容颜和两年前没什么区别，只是曾经的青涩在她的脸上仿佛看不出来了，而是多了几分成熟稳重，让她显得更加的妩媚动人。

星辰般的眼睛一闪一闪，仿佛月宫中挂的星星一般，让人深陷其醉人的光芒中。

她轻轻的摇摇头，只笑不语。

“为什么？”司马宜君伸出自己的手，像是想抓住她一般，痛苦的道。声音中那绝望的音调像是带着十二分的不明。

他需要她的一个解释，只是一个。

张梦莲还是轻轻摇摇自己的脑袋，没有说话，笑着看着眼前的人。仿佛要分辨他是真假一般。

“难道你不想我么？你真的不想我么？还是你恨我无法保护你？你说啊，只要你说，不管你要我怎么样，我都会答应你。和你隐居也可以。”司马宜君有些不相信眼前的张梦莲就这般的拒绝自己。

续，前缘不在7

“难道你不想我么？你真的不想我么？还是你恨我无法保护你？你说啊，只要你说，不管你要我怎么样，我都会答应你。和你隐居也可以。”司马宜君有些不相信眼前的张梦莲就这般的拒绝自己。

在他的心中他们的情是牢不可破的，是坚贞不渝的。

虽然他们分开了这么久，可是他对她的情从遇见她的那刻起就没有断绝过。

为什么她会这般的对自己？难道她真的忘记了自己和她的情？那曾经的美好，那曾经的回忆，难道真的激不起她对自己的爱？

“因为我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从前了，希望你能明白这一切早在我嫁到皇宫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了定居，我和你缘分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我们的相识是缘，但是我们之间少的却是份。只要以后彼此过的好，那就是我们两人对对方最大的安慰

了，你也不要再找我了，我希望你把我忘记了。”张梦莲轻轻的道，声音柔软细腻，仿佛绸缎一般轻轻围绕。

司马宜君摇着头，一脸的不可思议，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不，这不是的，他希望她快乐，但是他没有想要她与自己如陌生人一般，把自己拒之千里之外，这样的结果杀的他措手不及，毫无心理准备。

仿佛如一直利剑直接穿过他的心间一般，让他痛不欲生。

都说有因就有果，种了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可是他的呢？他种下的是情种，而得到的呢？他得到的是什么？

他不愿天，总是让他苦尽不甘来，他不愿任何人，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然曾经的是人为的，但是没有这些历练又怎么能显示出他对她的爱呢？

现在要问他想要什么，那他只希望能天天的看着她快乐就行了。可是她却把自己一下打到十八层地狱，这样比找不到她还痛苦。

至少找不到他是抱着幻想而生活的，可是现在呢？他要抱着什么能活下去？

续，前缘不在8

至少找不到他是抱着幻想而生活的，可是现在呢？他要抱着什么能活下去？

“这个世间没有太多为什么，缘分只在一瞬间。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王爷，你我的情缘在我失忆忘记你的时候就断了，希望你能明白这些。”张梦莲轻轻的笑了，然后慢慢的飘向远方。

最后消失在司马宜君的视线，但是对于司马宜君来说张梦莲的消失不是慢慢的，而是一瞬间，咻的一下子，仿佛飞走了一般。

“不要——”司马宜君大叫一声，一个激动猛地从梦中惊醒。

看着还剩一点点火光的火堆，他心有余悸的喘着气。

刚才的梦好真是啊，怎么如真的一般？难道这就是张梦莲的心声？不，不可能，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他怎么能被一个梦吓倒？不可以——

因为他坚信只要想办成的事，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办成。

更别说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情了，只是他好像忘记了那段情就像他自己想的那般是曾经的情了，而不是现在。

看着灰蒙蒙的天，像是快要天亮了。他没有心情再睡了。

说来也奇怪，他这两年里很少梦到张梦莲，就算有时梦到也是个侧影，或者背影。

可是这次确实如此的真是，仿佛真的见到她本人了一般。

不过好在刚才是在做梦，不然他真的不知道以后自己该如何面对她了。

那种有情却无情的尴尬，他真的承受不了。就算得不到她的情，能和她成为朋友也好，总比她对自己如陌生人一般称自己为王爷的好。

他不能说自己不够爱她，但是他知道爱不能够太自私，那种自私的爱只会让对方痛苦。

再说了经过两年的变化，他们之间存在着些因素他是不能不考虑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谁去把它打乱了，都不是很好。

只要对方过的开心就好，何必非要得到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呢？强求他向来都不行，更别说对于他爱的人了。

续，相逢1

只要对方过的开心就好，何必非要得到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呢？强求他向来都不行，更别说对于他爱的人了。

随着时间慢慢的天亮了，又升起一轮明媚的太阳，仿佛昨天的雨根本就没有来过一般。

司马宜君整理了下自己的思绪，看看外边的路。不是很难走，那就继续吧，听说附近有一处世外桃源，但是要翻过大山才能遇见。

听说里面四季如春，到处都飘满了花香。只是好像没人住在里面，那前去游玩也还是不错的。

山脚下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水中偶尔有几条小鱼调皮的游过。那鱼儿身形小巧，全身都带着淡淡的银光，就连身上的那淡淡的红色血管也隐约可见。

探头探脑的左右摇摆它那美丽的鱼尾，非常快乐的自由自在在水底遨游。它不知天外有天，还有比这小溪更大的地方。

如果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游鱼，那也未尝不可，管他什么辽阔大海，还是狭小小溪，只要快乐，只要自由一切都没有那般的重要了。

人生在世何必把自己弄的那般幸苦？自己这些年找来找去什么也找不到，不如休息一下，眼睛蓄锐。

他有时在想如归自己刚走过这个地方，张梦莲就也从那个地方走，那不是很可惜。多次梦中都能碰到她那美丽的背影。

可是无论自己如何去追，都追不上，仿佛注定的就要擦肩而过一般。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他何不就守株待兔？也不用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错过啊。

如果能找到那出世外之林，他愿意在那等，因为她曾经和自己说过希望能有一处一年四季都如春的地方，然后在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想，自己能找的到，那她也一定会找的到，说不定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相聚，然后朝夕相处。

每每想到了能与张梦莲一起生活，司马宜君总是笑的那么的迷人，眼底，脸上，嘴角都盛满了微笑，就连那眉毛也仿佛在笑。

续，相逢2

每每想到了能与张梦莲一起生活，司马宜君总是笑的那么的迷人，眼底，脸上，嘴角都盛满了微笑，就连那眉毛也仿佛在笑。

蹲下身子捧起溪中水，他仿佛看到了水中有个他朝思暮想的人儿的影子。

他笑笑摇摇头，自语道：“又在做白日梦了，不过要是真的能梦想成真也不错。”说完又笑了起来。

“你为什么引我到此？有何目的？”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司马宜君的耳，他浑身一滞，有种被定穴了一般，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死人不需要知道理由。”回答的声音却与问的声音有几分相似。

司马宜君猛地转头，眼前一亮看到了张梦莲穿着一身洁白的衣服，正和一个衣冠奇特的女子僵持着，而那女子用头巾把整个脸都蒙住了，只露出两只眼睛。

那眼睛好熟悉，那——不就是莲儿么？

怎么这个蒙面女和自己的莲儿如此的相像？

那女子说完话，就把手中的匕首向张梦莲刺去，张梦莲一闪躲，那女子的也跟着偏了方向。

“莲儿小心——”司马宜君边叫着，边一个飞身落到了张梦莲和蒙面女的身边，一把拉过张梦莲。

在司马宜君叫“莲儿小心”的这句话的时候蒙面女和张梦莲两人同时都愣了一下。

蒙面女只是那么片刻的迟疑，就让司马宜君轻巧的把张梦莲救出了危险之地。

“你是何人？为何要杀莲儿？”司马宜君刚放下张梦莲就质问蒙面女，眼神带着疑问。

那蒙面女死死的看着司马宜君，眼波中有几丝水雾，仿佛认识司马宜君一般。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再上前与他厮打。

司马宜君总觉得眼前的女子有些古怪，但是又说不上来。

“公子误会了，我叫灵笙不是你说的莲儿。”张梦莲辩解道，眼神也未看向司马宜君。

她现在的名字叫灵笙，不叫张梦莲。那个名字太多的回忆和痛楚，没有必要再留下。

续，相逢3

她现在的名字叫灵笙，不叫张梦莲。那个名字太多的回忆和痛楚，没有必要再留下。

再说这个世界上不是还有一个人叫张梦莲么，那她为什么还叫从前的名字?

在她和岳一药走的那一刻她就想到了凤凰浴火重生的道理，她要改头换面。

名字不能再用，她也需要重生，而灵笙这个名字正好，灵气重生，忘记一切。

司马宜君死死的盯着自称为不是张梦莲的灵笙，灵笙眼神闪烁有些躲藏。“好，灵笙。我叫司马宜君。”他轻声的笑道，他知道她为什么换名，因为前程往事，谁都不愿意再去提起，既然她不愿意，那他就随了她的意。

灵笙有些动容然后轻轻的低下了头。

“司马宜君——”蒙面女子重复着司马宜君的话，眼底的怒气也腾升。字里字间都带着隐忍，一双漂亮的眼中还有一丝雾气。

司马宜君身体一动，转身看了看蒙面女：“请问姑娘你与她有何深仇大恨，非要置这为姑娘与死地？”眼中透着的疑问，仿佛是憋在心底很久才问出的一般。

“你不认识我了？”蒙面女子反问道，言语中带着几丝的嘲笑。就连眼中都是讽刺之意。

司马宜君一愣，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这个人的言语冷漠，说话又带着几丝嘲讽，他确信他不认识她。

但是那种熟悉感又是从何而来?

“张——梦——莲——”蒙面女一个字一个字的道，眼底的笑意更深了，仿佛在嘲笑司马宜君这么快就把她忘记了一般。

“张梦莲？”

“莲儿？”

灵笙惊讶的反问道，自己的名字改了过来，但是现在听着别人自称张梦莲，却有几分别扭。

而司马宜君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不仅惊讶，还满脸惊愕。

“是，我就是你要找的莲儿，可是你却拉着别人，难道你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情谊，我们之间的誓言？”张梦莲向司马宜君走进一步，声音有些抖颤，不是阐述，而是逼问。

续，相逢4

“是，我就是你要找的莲儿，可是你却拉着别人，难道你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情谊，我们之间的誓言？”张梦莲向司马宜君走进一步，声音有些抖颤，不是阐述，而是逼问。

司马宜君本就觉得眼前的人有几分熟悉，又有几分陌生，现在听到她这般的说更加的疑惑起来。

“你真的是张梦莲？”灵笙问道，她觉得奇怪，自己顶替她这么久，为什么她现在才出来。按道理她早就出来澄清这一切了啊，可是现在才说，又按的是什么心？

“难不成你是？——”那个自称为张梦莲的蒙面女愤怒，猛地转身手指着灵笙。

灵笙忍住气愤，她都没有找她，她到找上门来了，难道自己欠她的不成？

“你说话客气点，本小姐可没有那么的耐心与你废话！”灵笙也不退让，要知道她在皇宫受到的气本就不少，现在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又受她的气，凭什么？他们姐妹俩人到底准备了什么阴谋来对付自己？

先是姐姐无缘无故失踪，再是拿自己冒充，这种杀头的大罪让自己去扛，还要那个没心肝的张梦芯来整治自己，难道自己欠她们姐妹俩人的不成？

“你好有种，看招——”那个自称是张梦莲的女子说罢不由分说的手中就滑出一把雪亮的匕首，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向灵笙刺去。

“小心——”司马宜君被眼前的事情弄的更加迷糊了，什么叫张梦莲不是张梦莲，而另外个神秘女子却成了张梦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但是看到蒙面女子挥刀刺向张梦莲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大叫一声。

灵笙也不是含糊的，她虽然从没有展示过自己会跆拳道，但是在危险的面前还是得露一手，当下一个侧踢，立马璇身，摆脱了张梦莲的危险一刀。

“哼！花拳绣腿！”张梦莲说罢就有把匕首的方向一转，再次像灵笙进攻。

那架势仿佛真的不杀了灵笙誓不罢休的样子。

续，相逢5

那架势仿佛真的不杀了灵笙誓不罢休的样子。

司马宜君见状立马上前化解两人，“这位姑娘不要在冲动行事了！”司马宜君向着张梦莲道。然后又看看灵笙：“莲儿，哦，不，灵笙姑娘我们先慢慢谈。”眼神有些征求。

灵笙毕竟曾经和司马宜君有过或多或少的交情，见他如此的讲理，也不好意思再和他计较。

当下点点头道：“只要她不冲动，不不分青红照白，我就没问题。”说完把眼神瞟向张梦莲。

这个张梦莲够自私，把什么都推到自己这来，让自己一人承担，还真够有心计。和那个张梦芯还真有的一拼！

现在还倒打一耙，以为她就是这么好欺负的么?

（解释一下，为了亲们看的明白些小痕解释一下，本来原来计划就放张梦莲后来回来了，只是小痕怕因为真的张梦莲回来了，而现代穿越来的张梦莲和她之间就不好分了，又加上现代的张梦莲与岳一药在一起了，所以离开皇宫后就帮自己取了个新的名字——灵笙。小痕

后面会介绍的，因为中间跳跃了两年。而真的张梦莲现在又为什么找现在的灵笙呢？请亲们慢慢细看。哦，对了，很多亲说小痕更新没有十章，小痕不想多说什么，因为文本就完结了，现在写的只是续，让结局更加完美些。续，就是续集的意思，这个可看可不看，但是喜欢丑后的亲们，续集的结局还是值得亲们期待的，所以支持下去，小痕不会让亲们失望的。因为后面有关张梦芯的事会从张梦莲嘴中说出，记住现代女张梦莲本名就叫张梦莲，和古代女一个名字，大家只要记住有两个人叫一样的名字张的一样，然后就是性格有些迥异就可了，而且为了区分和出宫后的意义，现代张梦莲叫——灵笙！其实这些我想慢慢以文的方式写出来的，但是又个别的怕亲们看不懂，所以就——）

“你多做恶，还说我不分青红照白，你以为我会就此罢手么！”张梦莲也不甘心，当下就回道。

续，相逢6

“你多做恶，还说我不分青红照白，你以为我会就此罢手么！”张梦莲也不甘心，当下就回道。

以前的她是胆小，是怕事，还有些懦弱，但是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她还不变坚强么？

“我作恶多端？哈哈，我怎么作恶多端了？你又怎么知道我作恶多端了？”灵笙不服气，眼前这个人分明就一找茬的。而且还是有备而来。

眼看着两人都比划起来，再多说几句话就要打起来的样子，司马宜君头都大了，怎么两人都那么冲动呢？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好好的将清楚？

很多事明明就可以经过安静的谈就能解决的，可是她们却对彼此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要说灵笙他之前还是有些了解的，不是那般冲动的人，而这个自称为张梦莲的就更不可能冲动了。

如果真是莲儿，她应该温婉贤淑，怎么会如此的蛮横无理?

两个人都让他感到了困惑，赶如何分辨?

“好了，你们两人别再吵了，有什么话好好说，既不伤和气又能解决！”司马宜君站到两人的中间制止道。他希望两人不要因为小事，或者前程往事弄得水火不容。

“走开！”

“走开！”

张梦莲和灵笙两人同时把司马宜君一推，愤怒的道。

这是两人见面以来第一次意见相和。

司马宜君哭笑不得，自己本是来调节的去不知惹住了两位，但是那种重逢的喜悦还是压制住了眼前的尴尬。

两年了，找了两年了，却在他最愿意放下的时候找到了，要是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那他那两年里为什么不放轻松点慢慢找呢?

往往结果总是让人欣喜若狂，而眼前两人仿佛真的都与他的莲儿牵扯不清。

“好，我不管你们了，让你们拼个你死我活，然后再喘着气慢慢叙说！”司马宜君故意一脸的无所谓。

他言外之意就是：让你们互相狗咬狗，然后等打累了再慢慢骂，然后再慢慢才知道答案，再然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续，相逢7

他言外之意就是：让你们互相狗咬狗，然后等打累了再慢慢骂，然后再慢慢才知道答案，再然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误会。

果然他的话一出，张梦莲和灵笙都把目光投到他身上然后，然后又互相看了一眼，轻轻点头。

司马宜君在见到她们两人的目光的时候还以为她们要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呢，没想到却是欣然接受自己的意见，顿时高兴万分，眼底也多少透着些欣喜。

风微微吹来，牵动着他们的衣服，衣角随风飘摆，一幅绝世的风景画在山边绽放。两个女子和一男子，让人羡慕不已——

张梦莲和司马宜君跟着灵笙一起，他们找到了一片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这回你可以说了呵？”张梦莲显得有些不耐烦，又有些傲慢。

灵笙见她那样没受得了？当下就一扬起头也一幅：你以为你很了不起的模样。

受到挑衅的张梦莲哪里受的了她那般的公然不给自己面子？当下就立即跳了起来：“你别以为你改了名字，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欺负的，哼！”

“哈哈，哈哈，你说我改了名字？”灵笙故意的问道，这个张梦莲，看着蛮聪明的，可是说出的话怎么有些白痴？这个司马宜君不是在找自己么？她还想干嘛？

她别以为她说出她就是张梦莲，她就不知道她是何意了，那分明就是在和自己挑衅么！找自己麻烦么！既然她想找自己的麻烦，那就说明她想恢复自己的身份，既然她想恢复她的身份，那她还要当着司马宜君的面揭穿自己原本就叫做张梦莲么？

她想她没有那么傻吧！

如果真是那么傻，那自己就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了。

此时的灵笙对张梦莲有些藐视，因为她光有长相没有脑子。还会冲动行事，而自己刚才与她那般的纠缠真丢人！

“你——”张梦莲知道灵笙心底怎么想的，心底的气无处可发，当下就像别了一口闷气一般非常难受。

续，相逢8

“你——”张梦莲知道灵笙心底怎么想的，心底的气无处可发，当下就像别了一口闷气一般非常难受。

灵笙见她生气还有些可爱，然后嘴角挑，故意斜着头一幅轻佻的样子。

她倒要看看自己代替这个人受苦受折磨值不值得！

如果是给心底善良，处事稳重，那还算她那些苦都没有白受。要是与想象中的相差太远那自己受的苦也就等于“0”了。

“你什么你，难道突然间不会说话了？还是你有口吃啊？”灵笙故意装模作样道。

张梦莲仿佛知道灵笙是故意让自己发火的一般，当下不在理会，只是神情的看着司马宜君，眼神流露出的情感让灵笙为之一振，那样的神态足够说明她就是和司马宜君是一对的张梦莲。

司马宜君仿佛也发现了，他把目光投到灵笙的身上，眼神有些空洞，像是觉得不可能的感觉。

他一直默默的关注着眼前的人儿，可是现在却告诉他他关心的人并不是他真正爱的人，这让他如何能接受。

“我说张梦莲，你能不能把你的面纱摘下来！”灵笙反问道，在叫道张梦莲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别扭。

但是也无奈，谁让自己也改了名字，而她又也叫张梦莲呢！

张梦莲听到灵笙的话先是无所谓的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看向司马宜君：“宜君你——”她想问他意下如何，但是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了。难道要问他自己去不去掉么？这本就是自己愿不愿意的事，一问反而成了奇怪的话。

“什么？”司马宜君听到这称呼也是有点神游，因为这个称呼都有多长时间没有人叫过了，此时听到却也欢喜。

“没什么。”张梦莲低下了头，偶轻轻的取掉面纱。

在面纱轻轻滑落的那一刻，不仅是灵笙摒住了呼吸，连司马宜君都不出大气。两人都紧紧的盯着张梦莲，生怕自己一眨眼就错过了看清楚的机会。

续，相逢9

在面纱轻轻滑落的那一刻，不仅是灵笙摒住了呼吸，连司马宜君都不出大气。两人都紧紧的盯着张梦莲，生怕自己一眨眼就错过了看

清楚的机会。

那容貌真的和自己没有什么差别，不仅没有差别，根本就是一摸一样么！灵笙惊讶的说不出来。

只是她左边的脸上有条淡淡的疤痕，仿佛被什么东西划过了一般，虽然不清晰，但是还是影响了她整体的美感。

“你的脸？”灵笙小心的问道。

“哼！”张梦莲懒得理灵笙，冷哼一声后直接无视她。

司马宜君也尴尬的看了看灵笙，其实在看到张梦莲面目的那一刻他有些犹豫，他到底更爱那一个！

这是他心中的烦事，仿佛在灵笙嫁入皇宫的那个时候他接触的就是她，而并非和自己相恋的张梦莲，多少有些情。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该如何抉择面对呢？

“你也别哼了，说，找我什么事？本小姐还要回家呢，没功夫和你在这废话。”灵笙一扬头一幅有话快说的模样。

张梦莲见她这般的凶神恶煞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下脸色一变：“你没功夫，你若没功夫怎么会害得我妹妹惨死！”

一想到张梦芯张梦莲就万分难受，这个仇她一定要报，不为了什么，只为她与妹妹的情感。

灵笙一听，顿时也火冒三丈：“什么叫我害的你妹妹惨死啊？我有害过谁么？我告诉你没有证据别在这污蔑人！”

灵笙对于张梦芯这个人更是敏感，虽然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一个小人物了，但是对她的伤害却比万丈深渊还深。

自己没找她麻烦也就算了，她张梦莲还打着为妹妹报仇的幌子找自己的麻烦，靠，她看她是不想混了！

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不知好歹！

她张梦莲为这个古代小姐张梦莲受了那么多的苦和心声的折磨，她倒好，不说自己可怜，反倒倒打一耙。

续，相逢9

她张梦莲为这个古代小姐张梦莲受了那么多的苦和心声的折磨，她倒好，不说自己可怜，反倒倒打一耙。

她凭什么为她受苦？？难道就因为自己长的和她一样，又和她一个名字？那也太不公平了吧！

“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今天就好好的和你把这笔帐算清楚！”张梦莲也激动了起来。

灵笙懒得理会这样的人，什么叫和自己算这笔帐？难道自己真的欠她们姐妹俩很多么？

那岂不是要倒过去了？挨打的被算计的反而要和打人的算计人的赔礼道歉？那要是这样，还真是可笑，看来她们张家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包括那个什么张梦芯的娘，居然为了自己的女儿，故意叫上自己，真是歹毒，又爱算计。

“当初我离开家的时候本以为妹妹会从此幸福，没有想到你这个狐狸精却从中杀了出来，妹妹进宫去看你，你反而冷言了冷语，妹妹对你关怀备至，而你呢，你对她又怎么样？尽管她怀疑你不是真的张梦莲，可是她从来就没有和别人说，而是小心翼翼的保守着这个秘密，因为你长的和我像，所以她才愿意自己一而再的受委屈。

这些你还不知足，还要她进宫陪你，故意让司马剑澜找她，还让他占了妹妹的身，难道你就不觉得你做的事很可耻么？她那般的帮你，而你不感谢也就算了，还落尽下石，名知道妹妹喜欢的是宜君，你却狠心的要皇上把宜君发配北方，让他镇守边疆，你说你按的是什么心？为什么何这么狠毒？居然连宜君读不放过？

这件事且不说，你还用红花害死林美人的孩子，让徐美人做替死鬼，而妹妹发现了，你还要自己的宫女去查，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你的宫女其实都很讨厌你，她们查到了你谋害的证据，而你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杀死了她们。你说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妹妹对你那么好，她又怎么舍得把你供出去呢？

续，相逢10

妹妹对你那么好，她又怎么舍得把你供出去呢?

你还要赶尽杀绝，居然还不放过她，难道你的心真的比石头还硬么？”张梦莲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灵笙也听得不耐烦了。

为什么什么事到了她张家姐妹这里就变了味？明明是自己再三的放过张梦芯，反过来却成了张梦芯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过自己了！

“那你那么说证据呢？”灵笙虽然气但也不恼，因为她很想知道这个张梦莲到底是不是是非不分？还是只听张梦芯的一面之词。

“证据？要什么证据？你有本事做，为何要证据？”张梦莲嗤之，那样子仿佛在说这些还需要证据么?

灵笙笑了，笑的好不妩媚。

“找你这么说我说你杀人如麻，害人害己岂不是也是真的了？”她就不信这个张梦莲长的和自己一样，名字和自己一样就和自己差这么多。

都说同人不同命，可是依她看是同人不同脑，有的聪明如斯，有的蠢笨如猪。

“你——”张梦莲气的手指着灵笙：“你何来的证据？竟然在此公然污蔑我！”

“哈哈，我的张大小姐为什么你说我害人就可以没有证据，而本姑娘说你害人就需要证据呢？”灵笙皎洁的一笑，一脸的挑衅。

司马宜君也憋着笑，他突然发现眼前这个张梦莲确实不是他曾经爱的那个莲儿，但是此时的她他却更加多了分欣赏。而真正的张梦莲他多的则是关心。

一个只会听别人一面之词，说好听点是善良、相信人、入世未深，说难听点就是没有脑子，凡事不会自己去斟酌去想，而另一个却能举一反三，说的头头是道。还能说的让人信服。

张梦莲没有话说，但是她相信她的妹妹是不会骗她的，但是她确实是无法反驳灵笙的话。

“可是你为什么明明叫灵笙还假冒我？”张梦莲思前想后终于想出一个疑点。

“我叫灵笙？”灵笙反问，脸色有些变化，然后哈哈大笑：“我当然叫灵笙。”

续，相逢11

“我叫灵笙？”灵笙反问，脸色有些变化，然后哈哈大笑：“我当然叫灵笙。”

然后又回身看着张梦莲，：“我也叫张梦莲，是和你同名同姓还长的一摸一样的张梦莲！——”灵笙觉得和眼前这个人再牵扯下去只有自己受气的份，于是高调的嚣张叫道。

这次连张梦莲也没有话说了，这点她是知道，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与眼前这个人长的会如此的相似，而她为何又偏偏的也叫张梦莲，难道是老天惩罚她当天偷偷的逃跑才把她弄来的么？

她也知道当天眼前这个女子是从自己的房间出嫁的，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子会再她的房间，只是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嫁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离开，省的面对面互相伤怀。

可是一切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妹妹因为换亲并不幸福，而自己因为逃婚下场也不乐观，反而还牵连了一个不想干的人，难道真的是她错了么？

“我也不想和你计较他多，我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张府，可能是老天牵错了红线觉得愧对于你，才把我送入张家，让我来顶替你出嫁。既然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也没有什么怨言可言，过去的对于我来说都是空，因为我这早就被掏干了！”灵笙无所谓的说道，在说道心已空的时候她忍住泪指指自己的心。其实那里还会痛，因为前程往事会痛，但是那只是过眼烟云，她又何必太执着？

张梦莲听她那么说，不禁的低下了头：“也许真的是我姐妹俩人欠你的太多，所以老天让我毁容，妹妹的下场惨烈。”

“诶——”灵笙制止张梦莲的话“我没有必要听你来述说你和你妹妹的封尘往事，我只知道要珍惜眼前。”灵笙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带着骄傲与不屑，而是瞟了一眼身边的司马宜君，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她的眼前人就是要张梦莲懂得珍惜，别在因为琐事误了自己和他人。

续，相逢12

“诶——”灵笙制止张梦莲的话“我没有必要听你来述说你和你妹妹的封尘往事，我只知道要珍惜眼前。”灵笙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带着骄傲与不屑，而是瞟了一眼身边的司马宜君，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她的眼前人就是要张梦莲懂得珍惜，别在因为琐事误了自己和他人。

张梦莲看看灵笙，有看了看司马宜君，心底一丝感动，轻轻的开口道：“谢谢灵笙姑娘。”

“不必客气，也不必在我面前虚情假意，我只希望我日后的生活不要再出现像你这样的麻烦人即可，这就是你对我的最大感谢。”灵笙的意思就是只要你以后不找我麻烦那就万岁了，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道谢，还是口蜜腹剑。

张梦莲有些下不了台，而司马宜君仿佛没有听到灵笙训斥张梦莲一般，依旧保持着沉默。

灵笙无所谓的耸耸肩：“好了，我不和你们多说了，孩子们还等着我回去呢！”说罢转身就走。

“慢着——”司马宜君叫道，连忙站了起来。

他深情的看着灵笙：“我能不能拜访？——”

他在听到她说孩子需要她回家的时候，心底一沉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很快他就面对了这样的结果，自己眼前站的不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人么，难道他还对灵笙有何非分想法?

话锋一转，他以另种方式化解了尴尬。

曾经他也一直觉得眼前的莲儿不对劲，现在他终于找到旧识的莲儿，却对她有些不舍，真是奇怪——

“去我家？”灵笙转身笑道，明媚的容颜下印着干净的笑容。

美，太美了。连阳光下的花儿也不及她半分。

“难道灵笙姑娘还对张梦莲有戒心？”这时张梦莲也起身走到司马宜君身边，出言道。

灵笙忍了一下，然后看看天：“恩，也和你们扯了大半天，我有和宜王算得上是老相识，看在司马翊的份上大家去我家吃顿便饭吧。”灵笙变相邀请着。

续，相逢13

灵笙忍了一下，然后看看天：“恩，也和你们扯了大半天，我有和宜王算得上是老相识，看在司马翊的份上大家去我家吃顿便饭吧。”灵笙变相邀请着。

其实对于张梦莲心怀何胎她心中还不知，既然别人要求要去自己的家，能有不请之理?

走过小溪，翻过土丘，不远处就见一小院。

院子不大，但也精致。

内有各种花草，偶有几只调皮的蜻蜓追着蝴蝶，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

灵笙笑着请司马宜君帮着他们引路，她不是个大度的人，她承认，所以对于张梦莲她始终都是爱理不理，她不问话她也不主动说话。

受了委屈本就不舒服，还要她笑脸相迎，她万万做不到。

岳一药怀中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极其可爱。

“一药看谁来了。”灵笙引着司马宜君向岳一药看去。

顿时岳一药身体僵了一下，而司马宜君也有些异样，看上去两人仿佛认识一般，只是片刻都恢复了正常神色。

“司马宜君——”司马宜君抱拳。

“岳一药——”岳一药放下孩子也抱拳。

司马宜君看了看地上的孩子，那是个女娃长的和灵笙有几分相似，眉眼间又透着岳一药的神态，他轻轻的低下了头。

“娃娃你宝哥哥呢？”灵笙上前抱住地上的女娃娃，亲切的问。

“宝哥哥——”那女娃话还不清楚，销售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比她高不了多少的身影。

只见那个被灵笙称为宝哥哥的孩子满脸的泥土，小手还拿着一个泥人。

见灵笙叫他，赶紧就往这边跑：“娘亲——”

司马宜君顿时愣立当场，他本就猜出灵笙和岳一药，但是真的有孩子叫她的时候他心痛了。

“哎呀，宝儿你怎么弄的这么脏。”灵笙连忙放下娃娃，向宝儿走去。

宝儿听灵笙这么说，吓得不敢在走，只是愣着看着灵笙。

续，甜蜜夫妻1

宝儿听灵笙这么说，吓得不敢在走，只是愣着看着灵笙。

“亲爱的，你别吓坏了宝儿，他呀是为妹妹做泥人才弄的那么脏的，要不是娃娃哭着要找你，他也不会做泥人，我也就人有着他去了。”岳一药解释，说完笑着看向司马宜君和张梦莲。

当然张梦莲的出现岳一药也吃惊不小，见他们都没解释也没有问。

司马宜君和张梦莲听着岳一药叫着灵笙为亲爱的，两人心底都觉得奇怪，亲爱的是何意？但是又不好去细问，只好都各自憋在肚子里。

中午十分岳一药做了一桌子的菜，都是些清淡的。

司马宜君和张梦莲两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灵笙不做而是岳一药？这可是从来都没有的事啊。

饭桌上灵笙忍住笑，夹了菜往司马宜君的碗中：“谢谢你的到来，欢迎以后常来。”

然后又看像张梦莲：“如果你喜欢吃尽管吃，不必害怕我会下毒害死你。”她是对于张梦莲说自己害张梦芯而耿耿于怀。

张梦莲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其实她也不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妹妹，但是她怎么都无法释怀自己的妹妹就那么的死去。

岳一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连忙跑下桌抱来一两坛酒：“来，王爷，我们喝上一杯。”说着把手的另一坛递给了灵笙，示意她给张梦莲倒上。

灵笙这次没有再抵触，轻轻的打开坛子：“我们也喝一杯吧。”说着就先给张梦莲倒上了一碗。

张梦莲看着酒迟迟的不喝，灵笙笑道：“这是果酒，没有什么酒性，你尝尝吧。”说完自己就端起来喝了一口。

两个小娃娃也要喝被灵笙拒绝了。

饭很快就吃完了，岳一药一样收拾餐具，这让司马宜君和张梦莲又不禁感慨。

“你们也不必这样，其实我和一药的分工都是听他的，你们也不要被我们的生活习惯弄的自然，或者觉得我什么都让他干。”灵笙笑着说，还煞有其事的看向岳一药。

续，甜蜜夫妻2

“你们也不必这样，其实我和一药的分工都是听他的，你们也不要被我们的生活习惯弄的自然，或者觉得我什么都让他干。”灵笙笑着说，还煞有其事的看向岳一药。

张梦莲觉得还是想和灵笙谈一谈，不是要追究妹妹的死，而是她想让她知道妹妹的结局其实也不尽人意，而且死的还是那么悲惨。

只是灵笙好像对这自己有着很大的敌意，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开口为自己妹妹辩解。

原本只是想报仇的她听了灵笙的简单几句话她就觉得自己理亏。

司马宜君和张梦莲两人都怀着各自的心情住在了灵笙家，他们看着眼前一家的快乐和融洽都不免心中有些羡慕，这是多少人都期望的啊。

他们又怎么能插一足去破坏?

天慢慢亮了，这又是新的一天。

吃过早饭司马宜君对着灵笙道：“灵笙昨日的打扰深感抱歉，今日我想是时候该离开了，祝福你们幸福！”

灵笙没有想到司马宜君这么快就提出离开，而一边的张梦莲仿佛也没有料到一般。岳一药边收拾餐具边道：“何不多留几日也好在次多观看附近的景色，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虽未与世隔绝，却有着仙境般的景色。”

“哦，不了，我想我也是时候回去了，出来都有段时间了。”说完他不再说话，他拿是出来有段时间啊，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如今看到她好也就高兴了。

只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以前深爱的人却也出现，这样的结果他真的很矛盾，现在不是选择的问题了，而是他该好好审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了。

张梦莲也跟着司马宜君道：“既然宜君决定了，我想你们也不必挽留了，我和他一起走吧。”说完就甜蜜的一笑。

弄的灵笙好生奇怪，这个张梦莲听说温文尔雅、知书达礼，怎么现在如此的不矜持?

当下也没有在意，只是随意笑道：“既然如此我也就不留两位了，两位准备何时走，我和一药送送你们，怎么说曾经都是旧相识。”

大结局

当下也没有在意，只是随意笑道：“既然如此我也就不留两位了，两位准备何时走，我和一药送送你们，怎么说曾经都是旧相识。”

灵笙的话说的委婉，而听在司马宜君的耳里有种淡淡的难受，只算是旧相识么？也许是吧，因为毕竟她不是他的莲儿，而身边的莲儿才是他心爱的人。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岳一药先回去了，而灵笙是因为司马宜君欲言又止也没有说要回去，只等他说话。

迟迟见他不说话，灵笙从手中拿出一个瓷瓶：“梦莲，如今我叫这个名字却有些别扭，但是看着我们有这么多的缘分上我就尽点心意，这是伤药，我不知道你的脸上伤是何时的伤疤，但是这个伤药可以治愈半年内的伤疤，只要每日涂抹，等这瓶药涂抹完也就痊愈了，但是要是你的伤是半年前，那就没有方法了，就算涂十瓶此药也没有新伤的效果。”

张梦莲见灵笙这般说，心中一漾一股柔怀：“灵笙谢谢你，不过我这伤是两年的伤，估计是不好用了。”

她看了一眼药，心中有些难受。

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可是既然有了一点希望，哪怕是一星点，那失望也会如山一样高。

灵笙看出了她眼中的意思，微微一笑：“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方法，只是方法比较痛，如果你不怕痛，可在伤疤上划出一道新伤疤，但是必须要在旧伤疤上划，然后等它结巴，再涂上药，这样也回好的，只是比较痛苦。”灵笙说完看上一边直皱眉头的司马宜君。

她轻轻小了下，看来司马宜君还是在意张梦莲的，这样他能找到心仪的人她心中也不会那么的愧疚了。

张梦莲轻轻的摇头：“我不怕，谢谢你。”她接过灵笙手中的药，轻轻一鞠躬。两人肩并肩的离去——

看着越来越远的身影，灵笙的心底才发出一丝的悲叹。

她这一身欠的人太多，但是欠她的人也多，那段刻骨铭心的爱只是过眼烟云，如风一般轻轻一吹就散了，现在的生活很美满她很知足，希望大家都能幸福，也希望司马翊能找到他所爱的人，这样她就更心安了。

（完）

本文由久久小说下载网www.txt99.com收集整理，久久出品·必属精品！